LA COMÉDIE HUMAINE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14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人间喜剧

第十四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V〕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14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VI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四卷/（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1-3

Ⅰ.人… Ⅱ.①巴… ②多… 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22号

本卷编校人员：罗　旭　艾　珉(责任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34,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1.875　插页8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7.90元



作 者 像

目　次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V〕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V〕

邦斯舅舅

一八四四年十月，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在意大利人大街上走过，他探着鼻子，假作正经的抿着嘴，好象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的从内客室走出来。在巴黎，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那些每天待在街上，坐在椅子里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①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都透出一点儿巴黎人特有的微笑；这微笑包含许多意思，或是讪笑，或是讽刺，或是同情。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脸上才会有点儿表情。那老头儿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象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亚森特②，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儿定做的。他回答说："我没有定做啊，只是保存在那儿。"对啦！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亚森特，在身上保留着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使你在大街上溜跶的时候，便是想着给

① 指坐咖啡馆的巴黎人。咖啡座每伸展至人行道，故言待在街上。

② 亚森特(1814—1887)，当时巴黎著名喜剧演员。

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也不由得要噗哧一声的笑出来。

那过路人的服装，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代的款式，所以它让你想起帝政时代而并不觉得漫画气息太浓。就凭这点儿细腻，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你的分析能力必须象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象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希望一露脸就得个满堂彩的。原来这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铜钮扣的，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叫做斯宾塞①的！……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岂不象拿破仑复活了一样吗？

顾名思义，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远在一八〇二年亚眠和会之前，这英国人就把大氅的问题给解决了：既能遮盖胸部，又不至于象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②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那些四五十岁的人，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自然而然会在脑筋里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一双翻统长靴，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老太太们见了，也得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

---

① 叫做斯宾塞的短褂没有燕尾，有如现代的夏季礼服，原系英国的约翰·查理·斯宾塞勋爵(1782—1847)创行。

② 叫做卡列克的外氅，相传为英人约翰·卡列克所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共有两三叠之多，故极厚重。

盛况。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老阿西比亚得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① 总之，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你会毫不犹豫的叫他做帝政时代的人物，正如我们叫什么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至少那些de visu② 的人，才会觉得那行人是帝政时代的象征；因为要辨别服装，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帝政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要想象它那种高卢希腊式③ 的实际场面，决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

他帽子戴得很高，差不多把整个脑门露在外面，这种昂昂然的气概，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并且那还是一顶十四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帽沿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不白的，刷也刷不掉的印子。帽坯上照例胶得很马虎的丝片子，好儿处都乱糟糟的粘在一块儿，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还象害了大麻风似的。

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张脸，滑稽可笑的模样，惟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去烧成那些丑八怪的瓷器。阔大的麻子脸象个漏勺，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高的高，低的低，象罗马人的面具，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一眼望去，竟找不着脸架子。应当长骨头的地方，却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该有窝儿的部分，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这张

---

① 希腊政治家阿西比亚得，为苏格拉底弟子，以生活奢豪闻于世，众人盛赞其所畜之名犬，阿氏即将犬尾割去，俾众人不复提及。

② 拉丁文：亲眼看见过。

③ 拿破仑称帝时，提倡希腊罗马的文物与风格，当时的美术，家具，服装，均带希腊风味，美术史上称为高卢希腊式(Gallo-Grecque)。

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配上一对灰眼睛——眉毛的地方只有两道红线——更显得凄凉；整个的脸被一个堂吉诃德式的鼻子①镇住了，象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这鼻子，想必塞万提斯也曾注意到，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而结果是着迷上当。那副丑相，尽管很滑稽，可绝对不会叫人发笑。可怜虫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会叫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新咽下去。你会觉得造物是不许这老头儿表示什么温情的，要是犯了禁，就得叫女人发笑或是难受。看到这种不幸，连法国人也不做声了，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欢心！

这个在造物面前极不得宠的人，穿得跟清寒的上等人一样，那是有钱人常常摹仿的装束。帝国禁卫军式的长统鞋罩，把鞋子盖住了，使他可以把一双袜子多穿几天。黑呢裤发出好些半红不红的闪光；裁剪的款式，跟折痕上面又象发白又象发亮的条纹，都证明裤子已经穿了三年。衣衫的宽大并掩饰不了瘦削的体格。他的瘦是天生的，并非学毕达哥拉斯②的样而素食的缘故；因为老头儿的嘴巴生得很肉感，嘴唇很厚，笑起来一口牙齿跟鲨鱼的不相上下。大翻领的背心也是黑呢料子的，里头衬一件白背心，还露出第三件红毛线背心的边，叫你想起从前加拉③穿到五件背心的故事。白纱的领结，扣得那么有模有样，正是一八〇九年代的漂亮哥儿为了勾引美人

① 堂吉诃德，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作品中主角，其人身体又高又瘦。根据一般情形，脸相大多与全身调和，故堂吉诃德的鼻子一定也是很长的。

②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③ 加拉（1764—1833），为当时有名的歌唱家，极讲究穿着。

儿而苦心推敲的；可是那硕大无朋的领结，拥在下巴前面，似乎把他的脸埋在一个窟窿里。一条编成发辫式的丝表练，穿过背心，拴在衬衫上，仿佛真会有人偷他的表似的！半绿不绿的大褂非常干净，比裤子的年代还要多上三年；丝绒领跟新换过的白铜钮扣，显得穿的人平时的小心简直是无微不至。

把帽子戴在脑后的习惯，三套头的背心，埋没下巴颏儿的大领带，长统鞋罩，绿色大褂的白铜钮扣，都是帝政时代款式的遗迹；跟这些相配的，还有当年信不信由你的哥儿们①那股卖俏的劲儿，衣褶之间那种说不出的细巧，浑身上下那种整齐而呆板的气息，令人想起大卫②的画派和雅各③设计的瘦长家具。只要瞧上一眼，你就会觉得他要不是一个有教养而给什么嗜好断送了的人，便是一个进款不多的家伙，一切开支都是被有限的收入固定了的，万一打破一块玻璃，撕破件衣服，或是碰上募捐等等的要命事儿，就得把他整个月内小小的娱乐取消。你要在场的话，一定觉得奇怪，这张奇丑的脸怎么会浮起一点笑意，它平时的表情不是应当又冷又凄凉，象所有为了挣口苦饭而奋斗的人一样吗？可是这古怪的老人，象母亲保护孩子那么小心的，右手拿着件分明很贵重的东西，藏在双重上衣的左襟底下，生怕不巧给人碰坏了：你看到这个，尤其看到他急急忙忙，活象那些有闲的人偶尔替人跑腿的神气，你可

① 执政时期(1795—1800)的漂亮人物，当时称为Incroyables，谓其奇装异服，竞骛新奇，令人不可思议。

② 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画派大师。名作有《马拉之死》等。

③ 雅各(1770—1841)，当时有名的家具商。

能以为他找到了侯爵夫人的小狗什么的，带着帝政时代的人物所有的那种殷勤，得意扬扬的给送回去；他那位上了六十岁的美人儿，还少不了他每天的问候呢。世界上惟有在巴黎才能看到这等景致，大街上就在连续不断的演这种义务戏，让法国人饱了眼福，给艺术家添了资料。

一看那人瘦骨嶙峋的轮廓，虽然很大胆的穿着过时的斯宾塞，你也不敢把他当做什么巴黎艺术家；因为巴黎的艺术家差不多跟巴黎的小孩子一样，在俗人的想象中照例是嘻嘻哈哈，大有噱头的家伙，我这么说是因为噱这个古字现在又时行了。可是这走路人的确得过头奖，在法国恢复罗马画院之后，第一支受学士院褒奖的诗歌体乐曲，便是他作的，一句话说完，他就是西尔万·邦斯先生！……他写了不少有名的感伤歌曲，给我们的母亲辈浅吟低唱过，也作过一八一五与一八一六年间上演的两三出歌剧，跟一些未曾刊行的乐曲。临了，这老实人只能替大街上一所戏院当乐队指挥；又凭着他那张脸，在几处女子私塾内当教员。薪水和学费便是他全部的收入。唉！到了这个年纪还得为了几文学费而到处奔跑！……这种很少传奇意味的生活，原来还藏着多少的神秘哟！

因此，这个穿斯宾塞的老古董不单是帝政时代的象征，三套头的背心上还大书特书的标着一个教训。他告诉你“会考”那个可怕的制度害了多少人，他自己便是一个榜样。那制度在法国行了一百年没有效果，可是至今还在继续。这种挤逼一个人聪明才智的玩意儿，原是蓬巴杜夫人① 的弟弟，一七四

① 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六年左右的美术署署长普瓦松·德·马里尼① 想出来的。一百年来得奖的人里头出了几个天才，你们屈指数一数吧！第一，伟人的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行政或学制方面费多大的劲，也代替不了那些奇迹。在一切繁殖的神秘中，这是连野心勃勃，以分析逞能的近代科学也没法分析的。其次，孵化小鸡的暖灶据说当初是埃及人发明的；倘若有了这发明而不马上拿食料去喂那些孵出来的小鸡，你对埃及人又将作何感想？法国政府可就是这么办：它想把"会考"当做暖房一般去培养艺术家；赶到这机械的方法把画家，雕塑家，镂版家，音乐家，制造出来以后，它就不再关心，好比公子哥儿一到晚上就不在乎他拴在钮扣孔上的鲜花一样。而真有才气的人倒是格勒兹、华托、费利西安·大卫、帕涅斯特、籍里柯、德康、奥贝尔、大卫·德·昂日、欧也纳·德拉克洛瓦、梅索尼埃等等，② 他们并不把什么头奖放在心上，只照着那个无形的太阳(它的名字叫做天生的倾向)的光，在大地上欣欣向荣的生长。

政府把西尔万·邦斯送往罗马，想叫他成为一个大音乐家，他却在那儿养成了爱古物爱美术品的癖。凡是手和头脑产生的杰作，近来的俗语统称为骨董的，他都非常内行。所以这音乐家一八一〇年回到巴黎的时候，成了个贪得无厌的收

---

① 马里尼(1727—1781)，蓬巴杜夫人的弟弟，王室建筑园林艺术署署长。

② 格勒兹(1725—1805)、华托(1684—1721)、籍里柯(1791—1824)、德康(1803—1860)均为法国画家兼雕刻家，大卫·德·昂日(1788—1856)是法国雕塑家，帕涅斯特(1790—1819)、德拉克洛瓦(1798—1863)、梅索尼埃(1815—1891)均为法国画家，费利西安·大卫(1810—1876)和奥贝尔(1782—1871)是法国作曲家。

藏家，带回许多油画，微型人像，象牙的和木头的雕刻，五彩的珐琅，瓷器等等；买价跟运费，使他在留学期间把父亲大部分的遗产花光了。在罗马照规矩待了三年，他又漫游意大利，把母亲的遗产也照式照样的花完了。他要很悠闲的到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博洛涅、那不勒斯各处去观光，以艺术家那种无忧无虑的心情，象梦想者与哲学家一般在每个城里逗留一番，——至于将来的生计，他觉得只要靠自己的本领就行了，正如娼妓们拿姿色看做吃饭的本钱一样。那次奇妙的游历使邦斯快活之极；一个心灵伟大，感觉锐敏，因为生得奇丑而不能象一八〇九年代的那句老话所说的，博得美人青睐的人，他所能得到的幸福，在那次旅行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他觉得人生实际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理想的典型；内心的声音跟现实的声音不调和，可是他对这一点早已满不在乎。在他心中保存得很纯粹很强烈的审美感，使他作了些巧妙、细腻、妩媚的歌曲，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间很有点名气。在法国，凡是靠潮流靠巴黎一时的狂热捧起来的那种声名，就会造成邦斯一流的人。要说对伟大的成就如此严厉，而对渺小的东西如此宽容的，世界上没有一国可与法国相比。德国音乐的巨潮和罗西尼的洋洋大作不久就把邦斯淹没了；一八二四年时，凭他最后几支歌曲，还有人知道他是个有趣的音乐家，可是你想，到一八三一年他还剩点儿什么！再到一八四四年，在他默默无闻的生涯中仅有的一幕戏开场的时候，西尔万·邦斯的价值只象洪水以前的一个小音符了；虽然他还替自己服务的戏院和几家邻近的戏院，以很少的报酬为戏剧配音，音乐商已经完

全不知道有他这个人了。

可是这好好先生倒很赏识近代的名家，倘使有些优秀作品给美满的演奏出来，他会下泪；但他的崇拜，并不象霍夫曼小说中的克雷斯莱①那样的如醉若狂；他表面上绝不流露，只在心中自得其乐，象那些抽鸦片吸麻醉品的人。唯一能使凡夫俗子与大诗人并肩的那种敬仰与了解，在巴黎极难遇到，一切思潮在那儿仅仅象旅客一般的稍作勾留，所以邦斯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了。他不曾走红仿佛有点说不过去，可是他很天真的承认，在和声方面他还是会犯错，没有把对位学研究到家；倘若再下一番新功夫，他可能在现代作曲家中占一席地，当然不是成为罗西尼，而是埃罗尔德一流；②但规模越来越大的配器法使他觉得无从下手；并且收藏家的喜悦，也把他的不能享有盛名大大的补偿了；倘若要他在收藏的骨董与罗西尼的荣名之间挑一项的话，信不信由你，他是会挑上他心爱的珍品的。那收藏名贵版画的博学的希亚伏说过，他要一张吕依斯达埃尔、霍贝玛、荷尔拜因、牟利罗、格勒兹、塞巴斯蒂亚诺·代·皮永博、乔尔乔涅、拉斐尔、阿尔布莱希特·丢勒，③欣赏

---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著名小说家，作曲家。克雷斯莱是其作品《神怪故事》中人物，富于理想。

② 罗西尼的作品，当时在巴黎红极一时。埃罗尔德(1791—1833)则系法国二三流音乐家。

③ 吕依斯达埃尔(1600—1670)、霍贝玛(1638—1709)为荷兰风景画家，荷尔拜因(1497—1543)、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为德国画家，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画家，塞巴斯蒂亚诺·代·皮永博(约1485—1547)和拉斐尔(1483—1520)为意大利画家、乔尔乔涅(约1478—1510)，威尼斯画家。

的时候，非要那张画是只花五十法郎买来的，才更觉得津津有味。邦斯也是这个主张，他绝不买一百法郎以上的东西；而要他肯花五十法郎，那东西非值三千不可；他认为世上值到三百法郎的神品久已绝迹。机会是极难得的，但他具备三大成功的条件，那就是：象鹿一般会跑的腿，逛马路的闲功夫，和犹太人那样的耐性。

这套办法，在罗马，在巴黎，行了四十年，大有成绩。回国以后每年大约花上两千法郎的结果，邦斯谁也不让看见的，藏着各种各样的精品，目录的编号到了惊人的一千九百零七号。一八一一至一八一六年间，他在巴黎城中到处奔跑的时候，如今值一千二的东西，他花十法郎就弄到了。其中有的是画，在巴黎市场上每年流通的四万五千幅中挑出来的；有的是塞夫勒窑软坯的瓷器，从奥弗涅人手中买来的；这些人是囤货商的爪牙，把蓬巴杜式的法国美术品用小车从各地载到巴黎来。总之，他搜集十七十八世纪的遗物，发掘一般有才气有性灵的法国艺术家，例如不出名的大师勒波特，拉瓦莱-普森之类；他们创造了路易十五式、路易十六式的风格，给现代艺术家整天待在博物院图版室中改头换面、自命为新创的式样做蓝本。邦斯还有好多藏品是跟人交换来的，这是收藏家无可形容的喜悦！买骨董的快乐只能放在第二位；交换骨董，在手里进进出出，才是第一乐事。邦斯是最早收鼻烟壶跟微型画像的人。① 但他在玩骨董的人中并不知名，因为他不上拍卖

① 微型画指表盖、胸章、妇女饰物上的小型画，题材不限于人像，亦有风景花鸟等。

行，也不在有名的铺子里露脸，这样他也就不知道他的宝物的时值估价了。

收藏家中的巨擘迪索默拉尔，曾经想接近这位音乐家，但迪氏没有能进入邦斯美术馆就故世了；而邦斯美术馆，是唯一能和有名的索瓦热奥的收藏媲美的。① 他们俩颇有相象的地方：两人都是音乐家，都没有什么财产，用同样的方法收藏，爱好艺术，痛恨有名的富翁与商人们抬价。对一切手工艺，一切神妙的制作，索瓦热奥是邦斯的对头，敌手，竞争者。跟他一样，邦斯的心永远不知餍足，对美术品的爱好正如情人爱一个美丽的情妇；斋戒街上的拍卖行内，作品在估价员的锤子声中卖来卖去，他觉得简直是罪大恶极，侮辱骨董的行为。他的美术馆是给自己时时刻刻享受的。生来崇拜大作品的心灵，真有大情人那样奇妙的天赋；他们今天的快乐不会比昨日的减少一点，从来不会厌倦，而可喜的是杰作也永远不会老。所以那天他象父亲抱着孩子般拿着的东西，一定是偶然碰上的什么宝物，那种欢天喜地拿着就走的心情，你们鉴赏家自然能领会到！

看了这段小传的第一道轮廓，大家一定会叫起来："哦！别瞧他生得丑，倒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不错，一个人染上了一种嗜好，什么烦恼，什么无名的愁闷，都再也伤害不到他的心。你们之中凡是没法再喝到欢乐的美酒的人，不妨想法

① 迪索默拉尔（1779—1842）和索瓦热奥（1784—1861）均为法国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前者的收藏即今克吕尼博物馆藏品，后者的收藏于生前即捐与卢浮宫。

去搅上一个收藏的瘾，不管收什么（连招贴都有人在收集呢！）；那时你即使没有整个儿的幸福，至少能得些零星的喜悦。所谓好癖，就是快感的升华。话虽如此，你们可不必艳羡邦斯；要是你们存下这种心，那就跟其他类似的情操一样，必然是由于误会的缘故了。

这个人，感觉那么灵敏，一颗心老在欣赏人类美妙的制作，欣赏人与造化争奇的奋斗，他可是犯了七大罪恶中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换句话说，邦斯是好吃的。①既没有多少钱，再加上玩骨董的瘾，饮食就不能不清苦，使他那张挑精拣肥的嘴巴受不了。先是单身汉天天在外边吃人家的，把饮食问题给解决了。帝政时代，仰慕名流的风气远过于现在，大概因为那时名流不多，又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一个人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成为诗人，作家，或音乐家。邦斯当时被认为可能和尼柯洛，帕埃尔，贝尔东②等等抗衡的，所以收到的请帖之多，甚至要在日记簿上登记下来，象律师登记案子一样。他以艺术家的身分出去周旋，拿自己作的歌谱送给饭局的主人们，在他们家弹弹钢琴，把他服务的费多戏院的包厢票请客，替人家凑几个音乐会，有时还在亲戚家的小型舞会上即兴拉提琴。

那时法兰西最健美的男儿，正在跟联盟国最健美的男儿

---

① 基督旧教有七大罪恶为一切罪恶之母之说，即骄傲、嫉妒、吝啬、淫乱、愤怒、懒惰、贪馋。

② 尼柯洛、帕埃尔、贝尔东，都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的二三流音乐家，与邦斯同时。

一刀一枪的厮杀；①因此，按照莫里哀笔下的爱丽央特的伟大理论，邦斯的丑陋被称为别具一格。②他替什么美丽的太太办了一点事，人家会叫他一声“可爱的人”，但他的安慰也不过是这句空话而已。

在这一段约摸有六年（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六）的时期内，邦斯搅上了好吃好喝的坏习惯，眼看请他吃饭的主人们那么豪爽，端出时鲜的菜，开出顶好的酒；点心，咖啡，饭后酒，无一不讲究。帝政时代就有这种好客的风气；正当多少的国王王后云集巴黎的时候，大家都摹仿他们光华显赫的气派。当时的人喜欢学帝王的样，正如现在的人喜欢学国会的样，成立好多有会长、副会长、秘书等等的团体，例如苎麻研究会，葡萄改良会，蚕种研究会，农业会，工业会，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人还在寻访社会的烂疮，把良医国手组成团体呢！再说邦斯吧，受过这种训练的胃，必然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节；对烹调的了解越深刻，志气也就越消沉。肉欲盘踞着你整个的心，在那里发号施令，意志和荣誉都给打得粉碎；它要你不惜牺牲使它满足。口腹之欲的专横，从来没有被描写过，因为每个人都得生存，所以连文学批评都把它放过了。但为了吃喝而断送掉的人，你真想象不到有多少。在巴黎，以倾家荡产而论，饮食等于在跟娼妓竞争；并且在另一方面看，一个人的吃是收入，嫖是支

① 那时指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六年间，正是拿破仑战争达于高潮的时期。

② 爱丽央特为莫利哀名剧《恨世者》中的人物。该剧第二幕第四场，有爱丽央特的长篇台词，大意谓爱情与人之美丑无关。即情人眼里出西施之意。

出。赶到邦斯因艺术家身分的低落，从无席不与的上宾降而为吃白食的清客的时候，他已经没法离开精美的筵席，跑进四十铜子一餐的饭店去尝斯巴达式的①牛奶蛋花羹。可怜他一想到要独立就得作那么大的牺牲，他就发抖，他觉得什么下贱的事都能作，只要能继续好吃好喝，按时按节尝到当令的珍馐美果，吃着精致的名菜大快朵颐！他仿佛觅食的鸟，含了满嘴的食物高飞远走，只要喊喊喳喳唱上一支歌就算道谢。并且那么好的酒饭都吃在人家头上，吃完了扯个鬼脸就跑：邦斯也觉得相当得意。跟所有的单身汉一样，他怕待在家里，喜欢老混在别人府上；凡是应酬场中的门面话，没有真情的假殷勤，他都习惯了，他也学会了把客套随口敷衍；至于看人，他只看个表面，从来不想去摸清底细。

这个勉强过得去的阶段又拖了十年，可是怎样的十年呵！简直是风风雨雨的秋天。邦斯尽量巴结那些走熟了的家庭，以便保住饭桌上的地位。终于他走上了末路，替人当差，跑腿，几次三番的代替用人和门房的职司。多少买卖都由这一个家庭派他到另一家庭中去探听消息，做个并无恶意的间谍；可是他跑了那么多回腿，当了那么些有失身分的差使，人家并不感激他。"邦斯是个单身汉，"人家说，"他无聊得很，能够替我们跑跑才高兴呢……要不然他怎么办？"

不久他开始散布出老年人的那点儿凉意，象北风一般把人家的感情都吹凉了，尤其他是个又穷又丑的老人，那不是老上加老吗？这是人生到了冬季，鼻子通红，腮帮灰白，手脚麻

① 古代斯巴达的国民以生活严肃，饮食清苦著称。

木的冬季！

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三之间，邦斯难得有人请吃饭了。每个家庭都不想再找他，他要上门，就耐着性子耽待他，象忍受捐税一样。大家觉得没有欠他一点儿情，甚至也不把他真正出过力的事放在心上。老人在那里混了一世的几个家庭，都不是尊重艺术的，它们只崇拜成功，只重视一八三〇年以后得来的果实：财富或杰出的社会地位。既然邦斯在思想上举动上都不够气魄，没有那种叫布尔乔亚敬畏的聪明或才气，结果他当然变得一文不值，只是还不至于完全被人唾弃罢了。但他跟一切懦弱的人一样，受了社会的白眼不敢说出来。慢慢的他学会了把情感压在胸中，把自己的心当做一个避难所。好多浅薄的人，管这个现象叫做自私自利。孤独的人与自私的人的確很相象，使一般说长道短之辈毁谤好人的话，显得凿凿有据，尤其在巴黎，没有人肯用心观察，一切都快得象潮水，昙花一现象内阁！

所以，人家在背后责备邦斯自私，而邦斯也就给这个罪名压倒了，因为你一朝加了人家罪名，结果终会把他坐实的。诬蔑给一般懦弱的人多大的打击，可有人想到过？谁又会描写他们的痛苦？这个一天天恶化的局面，说明了可怜的音乐家脸上的悲苦；他的生活是以可耻的牺牲换来的。可是为了嗜好而做的丢人的事，反而加强你对嗜好的联系；越需要你卑躬屈膝的嗜好，你越觉得宝贵；你会把所有的牺牲看做消极的储蓄，仿佛有无穷的财富在内。譬如说，给有钱的混蛋极不客气的瞪上一眼之后，邦斯津津有味的呷着波尔多酒，嚼着焗鹌鹑，

象出了一口怨气似的，心里想："总算还化得来！"

在伦理学家心目中，他这种生活是情有可原的。人必须在某方面有点满足才能活。一个毫无嗜好，完全合乎中庸之道的人，简直是妖魔，是没有翅膀的半吊子天使。基督旧教的神话里，天使没有别的，只有头脑。但在我们的浊世上，所谓完人便是那迂腐的葛兰狄松①，连街头的神女对他也不成其为女性的。而邦斯，除了漫游意大利的时期，大概靠气候帮忙而有过一两次平凡的艳遇以外，从来没看见女人对他笑过。好多人都遭到这一类的厄运。邦斯是天生的丑八怪，当初他父母是晚年得子，诞生既过了时令，他自有那些过了时令的瘢痕，例如死尸一般的皮色，很象在科学家保存怪胎的酒精瓶里培养出来的。这位艺术家，生成一颗温柔的心，有幻想，有感觉，却为了一副尊容不得不过那种生活，绝无希望得到女人的爱。可见他的独身并非由于自己喜欢，而是迫不得已。赶到饕餮来勾引他，他就奋不顾身的扑上去，象当年奋不顾身的崇拜艺术品和音乐一样；好吃的罪过，不是连有道行的僧侣都难免吗？② 为他，珍馐美食与骨董代替了女人；因为音乐是他的本行，而世界上哪有人喜欢他挣饭吃的本行的？职业有如婚姻，久而久之，大家只觉得它有弊无利。

布里雅-萨瓦兰，在《味觉生理学》一书中有心替老饕张目，但对于人在饮食方面真正的快乐，似乎还说得不够。消化

① 英国作家理查逊小说《葛兰狄松》中的主人公，查尔斯·葛兰狄松爵士，为一典型的正人君子。

② 基督旧教修院中的僧侣及一般传教士，中世纪起即以讲究饮食闻于世。

食物，需要不少精力，那是一场内部的战斗，对那些供养口腹的人，其快感竟不下于爱情。一个人只觉得生命力在那儿尽量发挥，头脑不再活动而让位给横隔膜那边的第二头脑，同时所有的机能都麻痹，使你入于完全陶醉的境界。便是巨蟒吧，它吞了一条公牛，就会瘫倒在那里听人宰割。一过四十岁，谁还敢吃饱了饭马上工作？……因此，所有的大人物对饮食都是有节制的。大病初愈的人，精美的食物给限制得很严，他们往往觉得吃到一只鸡翅膀就能迷迷忽忽的愣个大半天。安分老实的邦斯，一切乐趣都集中在胃的活动上，所以他老象病后的人，希望凡是珍馐美食所能给他的快感都能享受到，而至此为止他的确每天享受到。可是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有断瘾的勇气。好多自杀的人临死都改变了主意，因为丢不下每天晚上去玩多米诺骨牌的咖啡馆。

一八三五年，邦斯的不获美人青睐，意外的得到补偿，他象俗语所说的有了一根老年的拐杖。这个一生下来就老的人，居然从友谊中获得人生的依傍；社会既不容许他结婚，他便跟一个男人结合，——也是个老头儿，也是个音乐家。倘使拉封丹不曾写下那篇奇妙的寓言，我这本小传大可题作《两位朋友》①。但亵渎名著的行为，不是一切真正的作家都应当避

① 《拉封丹寓言》第八卷第十一篇，描写两位生死之交的朋友。一天晚上，甲友忽然起床往访乙友，乙友闻讯，即全身武装，一手握剑，一手持钱袋，说道："朋友，你半夜光临，必有大事。倘使你赌输了钱，这儿有钱；倘使你有仇，我马上替你去报仇；倘使你寂寞不寐，这儿有美丽的女奴奉献。"甲友回答说："这些都不是的。我梦中看见你愁容惨惨，怕你遭了祸事，方才半夜奔来……"

免的吗？咱们的寓言家既然把心中的秘密和梦境写成了一篇杰作，那题目就应该永远归他。因为这首诗简直是一所神圣的产业，一所庙堂，前面象榜额似的标着两位朋友几个大字，将来每一代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得恭恭敬敬进去瞻礼一番，只要有印刷术存在。

邦斯的朋友是钢琴教授。两人的生活，人品，都非常调和，使邦斯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因为他们直到一八三四年，方才在某个私塾的授奖典礼上认识。在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发源于伊甸园的茫茫人海中，① 两颗这样心心相印的灵魂恐怕是从来未有的。没有多少时候，两位音乐家变得你少不了我，我少不了你。彼此的信任，使他们在八天之内就跟亲兄弟一般。施模克简直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一个邦斯，邦斯也不信世界上会有一个施模克。这几句已经把两个好人形容得够了。可是大众的头脑不一定喜欢简单的综合手法。为一般不肯轻易相信的人，必须再轻描淡写的说明一番。

这钢琴家，象所有的钢琴家一样是个德国人，象伟大的李斯特、伟大的门德尔松般的德国人，象施泰贝尔特般的德国人，象莫扎特与杜赛克般的德国人，象迈尔般的德国人，象德勒般的德国人，象塔尔贝格、德莱旭克、希勒、利奥波德·迈尔、克拉迈尔、齐默尔曼、卡尔克布雷纳、赫兹、沃兹、卡尔、沃尔夫、皮

---

① 基督教传说，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私食禁果，方有人世之苦，而生男育女之事亦系上帝所罚；故作者言人海是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发源于伊甸园的。

克齐斯、克拉拉·维克般的德国人，①尤其是象所有的德国人。虽是大作曲家，施模克只能做一个演奏家，因为他天生的缺少胆气，而天才要在音乐上有所表现，就靠有胆气。好多德国人的天真并不能维持到老；倘使在相当的年龄上还有天真，那是象我们从河中引水灌田一般，特意从青春的泉源上汲取得来，使他们能够在科学、艺术、或金钱方面有所成就的；因为天真可以祛除人家的疑心。为了这个目的，法国有些刁滑的家伙，用巴黎小商人的鄙俗来代替德国人的天真。可是施模克无意之中把童年的天真全部保存着，正如邦斯保存着帝政时代的遗迹。这高尚而地道的德国人，是演员而兼观众；他玩音乐给自己听。他住在巴黎好比一只夜莺住在森林里，孤独无偶的唱了二十年，直到遇见邦斯，才有了个跟自己的化身一样的伴侣。(参看《夏娃的女儿》)②③

邦斯和施模克两人的性格与感情，都有德国人那种婆婆

---

① 除莫扎特、门德尔松、李斯特为世界知名的大师外，余皆三四流的钢琴家或作曲家。

② 《夏娃的女儿》为巴尔扎克另一小说的题目。巴氏人物常在许多作品中先后出现，作者又以社会史家自命，故每喜加入“参考某书”一类的注脚，仿佛他的小说就是一部富于考证意味的历史。

③ 在《夏娃的女儿》里面，描写施模克的部分大致如下：“这音乐家是一生下来就老的，永远好象五十岁，也永远好象八十岁。脸庞凹陷，打皱，皮肤是褐色的，老带些儿童的天真意味。无邪的眼睛是蓝的，嘴上堆起春天般喜悦的笑意。灰色头发，象基督的一样乱蓬蓬的，使他心不在焉的神气有点儿庄严，不免令人误会他的性格。其实他就在闹笑话的时候也是庄严的。衣服穿的非常随便，因为他的眼睛老望着天，想不到物质。世界上有批健忘的人，把时间与心灵都给了人，永远把手套阳伞丢

妈妈的孩子气：例如爱花成癖，爱一切天然景致，在园子里砌些玻璃瓶底，把眼前大块文章的风景，缩成了小规模来欣赏；④又如探求真理的脾气，使一个日耳曼学者穿着长统靴，走上几百里地去寻访一点事实，而那事实就在院子的素馨花下，蹲在井栏旁边瞅着他笑；再如他们对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需要找出一个形而上的意义，从而产生了约翰·保尔·李赫忒那种不可解的作品，霍夫曼那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和德国印行的那些救世济人的巨著，把芝麻绿豆的问题看做幽深玄妙，当做深渊一般的发掘，而掘到末了，一切都是德国人的捕风捉影。

两人都是旧教徒，他们一同去望弥撒，奉行宗教仪式，可是跟儿童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向忏悔师说的。他们深信音乐是天国的语言，思想与情感还不能代表音乐，正如语言的不能完全表达思想与情感。因此，他们之间拿音乐来代替谈话，一问一答，可以无穷尽的谈下去；而所谓谈话，无非象情人似的，加强自己胸中的信念。施模克的心不在焉，和邦斯的处处留神，正好是异曲同工。邦斯是收藏家，施模克是幻想家：

在旁人家里；施模克便是这等人物。……至于他住的屋子，杂乱到难以置信，可是他习惯成自然，还不承认是乱七八糟。德国式的大烟斗，抽得把天花板跟墙壁都熏黄了。钢琴木料很好，但其脏无比，琴键七零八落，象老马的牙齿。桌上、椅上、地下，到处是烟灰、果子壳、果子皮、破碟子、以及无法形容的破烂东西……”因本书对施模克的体格、相貌、生活，均以“参阅……”一语了之，故译者详注于此。

④ 玻璃瓶底系作围砌花坛之用，此习惯亦不限于德国。又瓶底玻璃之凸出部分能反映风景。

一个忙着抢救物质的美，一个专心研究精神的美。邦斯瞅着一只小瓷杯想买，施模克却在一旁擤着鼻子，想着罗西尼、贝利尼、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个主题，推敲这乐句的动机是什么一种情操，或者它的下文又该是什么一种情操。施模克的理财原则是漠不关心，邦斯是为了嗜好而挥霍，结果是殊途同归：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人的荷包里都一文不剩。

要没有这番友谊，邦斯也许早已悲伤得支持不住；但一朝有了一颗心可以倾诉自己的心，他日子又过得下去了。他第一次把痛苦倒在施模克心中的时候，淳朴的德国人便劝他，与其受那么大的委屈去吃人家的，不如和他一样在家里吃点面包跟乳酪。可怜邦斯不敢对施模克说出来：他的胃跟心是死冤家，凡是叫心受不了的事，胃都满不在乎，它不惜任何代价要有一顿好饭尝尝，仿佛一个多情男子需要有个情妇给他……调戏调戏。日子一久，施模克终于了解了邦斯，因为他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看事情不象法国人那样快；可是这样他倒反更喜爱邦斯了。要交情坚固，最好两个朋友中有一个自命为比另一个高明。施模克一发觉朋友的口腹之欲那么强，不由得在旁搓搓手，这种表情便是天使也不能加以责备。第二天，好心的德国人亲自去买了些精致的饭菜，把他们的中饭点缀一下，并且从那天起，他想法每天给朋友换口味；因为从他们搬到一起之后，午饭总是一同在家里吃的。

巴黎人爱讥讽的脾气是对什么都不留情的，倘以为这一对朋友能够幸免，那真是不认识巴黎了。施模克与邦斯，把各人精神的财富与物质的艰苦合在一块儿之后，想出个经济办

法，在沼泽区① 幽静的诺曼底街上一幢幽静的屋子内，合租了一所公寓，虽然房间的分配很不平均，房租是各半负担的。他们常常一同出去，肩并肩的老走着同样几条大街，逛马路的闲人便替他们起了一个诨名，叫做一对榛子钳。有了这个绰号，我不必再描写施模克的面貌了，他之于邦斯，正如知名的梵蒂冈的《尼俄柏像》之于《梅迪契的维纳斯像》②。

一对榛子钳家中的杂务，都以看门的西卜太太为中心。在这一幕使两老的生涯急转直下的悲剧中，西卜太太担任极重要的角色，所以她的面貌且待她登场的时候再描写。

关于两人的心境，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但这正是最不容易叫一八四七年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了解的，不了解的原因或许在于铁路的勃兴使金融有了空前的发展。路局不是发行股票，借大家的钱吗？好吧，礼尚往来，让我们向它借用一个形象来做譬喻。列车在铁路上驶过的时候，不是有无数绝细的灰土在轨道上飞扬吗？那些在旅客眼中看不见的沙粒，要是飞进了旅客的肾脏，他们就要有剧烈的痛楚，害那个叫做石淋的可怕的病，而且是致命的。我们的社会正以火车一样的速度在钢轨上飞奔，它对于那些看不见的细沙是毫不介意的，可是灰土随时随地都在飞进那两位朋友的身体，使他们仿佛心脏里面生了结石。他们对旁人的痛苦已经非常敏感，往

① 沼泽区：即今巴黎第三第四区的一部分，兴建于十七世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两朝，至十八世纪为止，素为巴黎勋贵旧家的住宅区。

② 此二像均为古希腊最美的雕刻，巴尔扎克以为双璧，故引作邦斯与施模克之譬喻。

往为了爱莫能助而在暗中难受，对自己身受的刺激当然更敏感到近于病态的地步。尽管到了老年，尽管连续不断的看到巴黎的悲剧，两颗年轻、天真、纯洁的心，始终没有变硬。他们俩越活下去，内心的痛苦越尖锐。凡是有操守的人，冷静的思想家，生活谨严的真正的诗人，不幸都是如此。

两老同居以后，因为职业相仿，起居行动象巴黎出租马车的牲口一样，自有一种同甘共苦的友爱的气息。不分冬夏，两人都七时起身，吃过早点，分头到各个私塾去教课，必要时也互相替代。到了中午，逢到排戏的日子，邦斯便上戏院去，所有空闲的时间他都在街上溜跶。然后，两人到晚上又在戏院里见面，那是邦斯把施模克荐进去的。下面我们就得把推荐的经过说一说。

邦斯认识施模克的时候，刚当上乐队指挥，那在一个无名的作曲家真是登峰造极的地位了！他并没钻谋，而是当时的部长包比诺送给他的人情。靠七月革命发迹的商界豪杰，①手头恰好有所戏院，又恰好碰上一个老朋友，一个会叫暴发户脸红的朋友，便把戏院交给了他。包比诺伯爵，有一天在车中瞥见那个青年时代的老伙计，狼狈不堪的在街上走，鞋袜不全，穿着件说不出什么颜色的大褂，探着鼻子，仿佛想凭几个小本钱找些大生意做做。那朋友叫做戈迪萨尔，跑街出身，当年对包比诺大字号的兴发很出过一番力。包比诺封了伯爵，进了贵族院，当了两任部长，可并没翻脸不认人。不但如此，他还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上台，中产阶级得势，暴发商人因缘时会而转入政治舞台的，比比皆是。

想让跑街添点服装，捞点儿钱。平民宫廷的政治与虚荣，①倒不曾使老药材商的心变质。色迷迷的戈迪萨尔，听到有所破产的戏院，便想拿过来；部长给了他戏院，又介绍给他几位老风流做股东，都是相当有钱，能够做女戏子们的后台的。邦斯既是部长府上的食客，部长就把他的名字交了下去。戈迪萨尔公司开张之后，居然很发达，一八三四年上又有了个大计划，想在大街上搅些通俗歌剧。芭蕾舞跟神幻剧的音乐，②需要有个过得去而还能写点曲子的乐队指挥。戈迪萨尔接手以前，经理部因为亏本，久已不雇用抄谱员。邦斯便介绍施模克去专管乐谱，虽是起码行业，可非有点音乐的真本领不行。施模克听了邦斯出的主意，跟喜歌剧院的乐谱主任联络之下，毋须再照顾刻板工作。两个朋友合作的结果非常圆满。象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施模克的和声学功夫极深，总谱的配器工作由他一手包办了去，邦斯只管写调子。他们替两三出走红的戏所配的音乐，颇有些新鲜的段落，得到知音的听众赞赏，但他们以为这是时代的进步，从来不想追究作者姓甚名谁。因此，象戏池里的人看不见楼厅的观众一样，没有人看见邦斯和施模克有什么光荣。在巴黎，尤其从一八三〇年起，要不是千方百计，以九牛二虎之力，把大批竞争的同业排挤掉，谁也休想出

---

① 路易-菲力浦即位之初，标榜平民作风，以争取中产阶级的拥护，故言平民宫廷。

② 神幻剧是音乐部分占重要地位的一种戏剧，每以希腊神话或著名诗歌为题材。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与《暴风雨》，莫扎特的《魔笛》，韦伯的《奥勃龙》，瓦格纳的歌剧，以及现代梅特林克的《青鸟》等，均属此类。

头；而这是需要强壮的身体的；两位朋友既然心里长了那块结石，怎么还会有气力去为功名活动呢？

邦斯平时要八点左右才上戏院，那是正戏开场的时间，而正戏的前奏曲和伴奏，都非有严格的指挥不可。小戏院对这些事多半很马虎；邦斯因为从来不跟经理部计较什么，行动更可以随便，并且必要时还能由施模克代庖。一来二去，施模克在乐队里的地位稳固了。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嘴里不说，心里很明白邦斯的副手是有本领的，有用处的。潮流所趋，人们不得不学大戏院的样，在乐队里添架钢琴放在指挥台旁边，由义务的助理指挥施模克义务弹奏。当大家把没有野心没有架子的老实的德国人认识清楚之后，所有的音乐师都拿他当自己人看待。经理部开发一份很少的薪水，把小戏院不备而有时非用不可的乐器，统统交给他担任，例如钢琴，七弦竖琴，英国号角，大提琴，竖琴，西班牙响板，串铃，竖笛等等。德国人不会运用“自由”的武器，可是天生的能演奏所有的乐器。

两个老艺术家在戏院里人缘极好；他们对什么事情都象哲学家一样取着洒脱的态度，闭着眼睛，不愿意看任何戏班子都免不了的弊病。譬如说，为了增加收入而把跳舞团跟剧团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种种麻烦事儿，叫经理，编剧和乐师们头疼。可是谦和的邦斯，凭他洁身自好与尊重旁人的作风，博得了大众的敬意。再说，一清如水的生活，诚实不欺的性格，在无论哪个阶层里，即使心术最坏的人也会对之肃然起敬。在巴黎，真正的道德，跟一颗大钻石或珍奇的宝物一样受人欣赏。没有一个演员，一个编剧，一个舞女——不管她怎样的无

赖——敢对邦斯和施模克捣鬼或搅什么缺德的玩意儿的。邦斯有时还在后台出现，施模克却只认识从戏院边门通往乐队的地下甬道。休息时间，德国老头偶尔对池子里瞧一眼，向一个吹笛子的，生在斯特拉斯堡而原籍德国克尔的乐师，打听那些月楼上的怪人物是什么来历。施模克天真的头脑，从笛师那儿受了一番社会教育之后，对于众口喧传的交际花，朝三暮四的姘居生活，红角儿的挥霍，女案目的舞弊，慢慢的也觉得真有可能了。无伤大雅的放荡，这老实人已经认为是糜烂的大都会生活中最要不得的罪恶，他听了笑笑，仿佛是海外奇谈，无法相信的。精明的读者，当然懂得邦斯和施模克照时髦的说法是受人剥削的；不错，他们在金钱上是吃了亏，但在人家的尊敬和态度上占了便宜。

戈迪萨尔公司靠了某一出芭蕾舞剧的走红而很快的赚了钱之后，经理们送了一组银铸的人像给邦斯，据说是却利尼①的作品，价值的惊人竟成为后台的谈话资料。原来人家花了一千五百法郎！好好先生一定要把礼物退回。戈迪萨尔费了多少口舌才硬要他收下了。

"唉！咱们要找到象他这样的演员才好呢！"戈迪萨尔对股东们说。

两位朋友的共同生活，表面上那么恬静，唯一的扰乱是邦斯不惜任何牺牲的那个恶癖；他无论如何非在别人家里吃晚饭不可。每逢他穿衣服而施模克恰好在家的时候，德国人总

① 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和金银器雕刻家。

得对这个要命的习惯慨叹一番。

“要是他吃得胖些倒还罢了！”他常常这么说。

而施模克一心希望能有个办法，治好朋友那个可耻的恶习；因为真正的朋友在精神方面的感应，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他们能体会到朋友的悲伤，猜到悲伤的原因，老在心里牵挂着。

施模克虽然丑得可怕，还有股恬静出世的气息给冲淡一下；可是邦斯以纯粹法国人的性格，浪漫谛克的气质，眉宇之间就没有那种风采。你们想罢，他右手小指上还戴着一只钻戒，那在帝政时代还过得去，到了今日岂不显得可笑？德国人看到朋友满面愁容的表情，知道他吃白食的角色越来越当不下去了。一八四四年十月，邦斯能够去吃饭的人家已经很有限。可怜的乐队指挥只能在亲戚中间走动，并且，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他把亲戚两字的意义也应用得太广了。

从前在布尔东奈街上做绸缎生意的富商卡缪索，前妻是娶的邦斯的嫡堂姊妹，一个有钱的独养女儿。她的父亲和邦斯的父亲便是供应内廷的刺绣商，有名的邦斯兄弟。音乐家邦斯的父母都是那铺子的合伙老板。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前创设的刺绣工场，到一八一五年上，由卡缪索太太的父亲盘给了里韦先生。退休将近十年的卡缪索，一八四四年时当了国会议员，厂商公会的委员。因为卡缪索一族的人对邦斯很好，邦斯便自认为跟卡缪索后妻所生的孩子也是甥舅，其实他们之间一点亲戚关系都谈不上。

卡缪索的填房是卡陶家的小姐，邦斯既是卡缪索的舅子，

连带就跟卡陶家认了亲戚。卡陶也是一个布尔乔亚大族，近亲远戚之多，使他们的势力不下于卡缪索族。卡缪索后妻的兄弟卡陶公证人，太太是娶希弗维尔家的，大名鼎鼎的希弗维尔是化学业的巨头，和昂赛末·包比诺有姻亲。大家知道，① 包比诺在药材批发业中称霸的时期很久，又给七月革命捧上了台，成为拥护路易-菲力浦的中心人物。邦斯附着卡缪索与卡陶的骥尾，闯入了希弗维尔家；又从希弗维尔家一溜溜进了包比诺家：说起来，他到处是舅子的舅子。

我们知道了老音乐家的这些亲戚关系，便可懂得他怎么在一八四四年上还会有人很亲昵的招待他：第一位是包比诺伯爵，贵族院议员，前任农商部部长；第二位是卡陶，退休的公证人，现任巴黎某区的区长兼国会议员；第三位是老卡缪索，国会议员，厂商公会的委员，未来的贵族院议员；第四位是卡缪索·德·玛尔维勒，老卡缪索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就是邦斯唯一的、真正的嫡堂外甥。

小卡缪索为了跟父亲和后母所生的兄弟们有所区别，在姓氏后面加上一处田产的名字——玛尔维勒。一八四四年时，他是巴黎高等法院的一个庭长。

卡陶公证人的女儿，嫁给受盘卡陶事务所的后任贝蒂埃。邦斯自命为卡陶事务所的一分子，理当一并移交，去做贝蒂埃家的座上客。在那边吃饭的权利，照邦斯说来是有老公证人

① 包比诺的身世，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两部小说中曾有详细叙述，故作者在此有"大家知道"之句。又包比诺在《贝姨》中亦有提及。

为证的。

这个布尔乔亚的天地，便是邦斯所谓的亲属，也就是他千辛万苦保留着一份刀叉的人家。

那些人家中间，卡缪索庭长照理应当是待他最好的，而他也特别巴结这一家。不幸，庭长夫人——她的父亲蒂里翁是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的传达官，——对丈夫的舅舅从来没有表示过殷勤。邦斯白白费了不少时间去奉承她，义务教卡缪索小姐弹琴，可是他没法把那个头发半红不红的姑娘造就成一个音乐家。本书开场的时候，他正捧着一件宝物要到外甥家里去。玛尔维勒府上庄严的绿幔子，淡褐色的糊壁花绸，丝绒毯子，古板的家具，屋子里一派森严的法官气息，老是使邦斯心虚胆怯，仿佛走进了杜伊勒里宫。奇怪的是他在城根街包比诺公馆，因为屋里摆满了艺术品，倒觉得很自在；原来前任部长自从进了政界以后，忽然风雅成癖，也许他在政治上悄悄搅的丑事太多了，需要收集一些美妙的艺术品调剂一下。

玛尔维勒庭长住在汉诺威街，屋子是十年前庭长太太在父母去世之后买下来的。蒂里翁老夫妇大约有十五万法郎的积蓄留给女儿。屋子在街上坐南朝北，外表有点儿阴气；但靠院子的一边是朝南的，院子尽头有所相当美丽的花园。法官住着整个的二层楼，从前是路易十五时代一个极有势力的银行家住过的。三楼租给一位有钱的老太太。整幢屋子又幽静又体面，刚好配合法官的身分。玛尔维勒乡下那块良田，当初还剩下一部分没有受主，庭长把二十年的积蓄，凑上母亲的

遗产，去买了一个年收一万二的农场，一所别墅，那种壮丽的古迹如今在诺曼底还能看到。别墅四周还有个一百亩的大花园。这规模今日之下已经近乎王侯气派了。庭长为了别墅和花园每年得花上三千法郎，把庄园的净收入减到九千。九千之外，再加他的薪俸，一年的进款统共是二万左右，表面上应当是足够的了，尤其他的嫡母只生他一个，父亲方面的遗产将来还有半数可得。但巴黎的开销和因地位关系不得不撑的场面，使玛尔维勒夫妇差不多把每年的进款花得一文不剩。到一八三四年为止，他们一向是手头很紧的。

这笔账可以说明二十三岁的玛尔维勒小姐为什么还没有嫁掉。虽然有十万法郎陪嫁，虽然将来还有遗产可得的话常常很巧妙的在嘴上搬弄，依旧没用。邦斯舅舅五年来老听着庭长太太絮絮叨叨的抱怨，她眼看所有的后备员都结了婚，新任的推事已经有了孩子；可是她把玛尔维勒小姐未来的家私，在毫不动心的，年轻的包比诺子爵前面尽量炫耀，也始终没有结果。这子爵便是药材业大王的长子；据伦巴第街上一般眼红的人说，当年闹七月革命简直是为的包比诺，至少也得说他对革命的果实和路易-菲力浦平分秋色。

走到舒瓦瑟尔街，快要拐进汉诺威街的时候，邦斯就莫名其妙的张皇起来。那种感觉使一个问心无愧的人所受的罪，象最坏的坏蛋看到了宪兵一样。而邦斯的忐忑不安，只是为了不知道庭长太太这一回怎样招待他。老在破坏他心房组织的那颗沙子，并没有给磨钝，棱角倒反越来越尖锐；庭长府上的仆役还要时时刻刻去撩拨那些刺。卡缪索他们对邦斯的轻视，

邦斯在亲属中间地位的低落，对仆役也有了影响：他们虽不至于对他不敬，却把他看成穷光蛋一流。

他的死冤家是玛尔维勒太太和玛尔维勒小姐的贴身女仆，一个干枯瘦削的老姑娘，叫做玛德莱娜·维韦的。玛德莱娜虽是酒糟皮色，也许正为了这个酒糟皮色和蛇一般细长的身材，立志要做邦斯太太。她拿两万法郎的积蓄在老鳏夫面前招摇，可是邦斯对这张酒糟脸表示无福消受。一厢情愿的女仆，存心想做主人的舅母而没有做成，从此跟可怜的音乐家结了仇，想尽方法欺侮他。听到老人走上楼梯，玛德莱娜会老实不客气的叫出来，故意要他听见："哦！吃白食的又来了！"逢着男当差不在，由她侍候开饭的话，她就在老人的杯中只斟一点儿酒，冲上很多的水，① 使他不容易把满满的杯子端向嘴边而不泼出来。她假装忘了给老人上菜，让庭长太太提醒她(而那种口气简直叫邦斯脸红)，再不然就泼些汤汁在他衣服上，总之是下人们阴损一个上级的可怜虫的那套玩意儿，他们知道那样做是决不会挨骂的。

又是贴身女仆又是管家，玛德莱娜·维韦从卡缪索夫妇结婚的时候就跟了他们。主人初期在外省过的苦日子，她是亲眼目睹的：卡缪索先生那时在阿朗松地方法院当推事。一八二二年，卡缪索在芒特法院的庭长任上调进京里当预审推事，她又帮着他们在巴黎撑持门户。她和这个家庭的关系既这样密切，自然免不了满肚皮的牢骚。想做庭长先生的舅母，岂

① 法国人饭桌上喝的红酒白酒，临时常冲凉水，多少任意。但好食善饮的人，决不喜欢加水，更不喜欢加大量的水。

非跟骄傲而野心勃勃的庭长太太开玩笑吗？这欲望明明是憋在肚子里的怨气逼出来的；她心中的许多小石子，有朝一日简直能变做一场大风雹。

“哦，太太，”玛德莱娜进去报告，“你们的邦斯先生又来了，还是穿的那件斯宾塞！我真想问问他，用什么方法保存了二十五年的！”

卡缪索太太听见在她卧房与大客厅之间的小客厅中有个男人的脚步声，便望着女儿耸耸肩。

“玛德莱娜，你老是通报得这么巧妙，叫我措手不及。”

“太太，若望出去了，只有我在家。邦斯先生打铃，是我去开的门；象他这样的熟客，总不成拦着他不让进来：此刻他正在脱他的斯宾塞呢。”

“我的小猫咪，”庭长太太对女儿说，“这一下可完啦，我们只能在家吃饭的了。”然后，看见她心爱的小猫咪哭丧着脸，便补充一句：“你说，要不要把他一劳永逸的打发掉？”

“哦！可怜的人！那他不是少了一处吃饭的地方吗？”卡缪索小姐回答。

小客厅里响起几声假咳嗽，表示：“我听见你们说话呢。”

“好，让他进来吧，”卡缪索太太耸了耸肩，吩咐玛德莱娜。

“舅公，想不到你来得这么早，”赛西尔·卡缪索小姐装着撒娇的神气，“妈妈刚要去穿衣服呢。”

舅公眼梢里看到庭长太太肩头的动作，不由得一阵心酸，把客套话都忘了，只意味深长的回答一句：

"你老是这么可爱，小外甥！"

然后转身对她母亲弯了弯腰，又道：

"亲爱的外甥，你不会怪我早来了一步吧，你上次要的东西，我特意给捎来了……"

可怜的邦斯每次叫出外甥二字，庭长夫妇和庭长小姐就要觉得头疼。这时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只雕刻极工的，小长方的檀香匣子。

"呕！我早就忘了！"庭长太太冷冷的回答。

这句话的确太狠了！那岂非把这位亲戚的情意看做一文不值吗？固然他没有什么错，但谁叫他是个穷亲戚呢？

"可是，"她又道，"你太好了，舅舅。这小玩意儿是不是要我花很多钱呢？"

这一问使舅舅心里打了个寒噤，他本想拿这件古玩来缴销他吃了多少年的饭的。

"我想你可以赏个脸，让我送给你吧。"他的声音有点儿发抖了。

"那怎么行！咱们之间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谁也不会笑话谁。你又不是那么有钱好随便乱花的。费了时间各处去找，不是已经很够了吗？……"

"亲爱的外甥，这把扇子倘使要你出足价钱，你也不想要的了，"可怜虫有点儿生气的回答；"这是一件华托的精品，两边都是他画的；可是，外甥，你放心，以艺术价值来说，我给的钱连百分之一还不到。"

对一个有钱的人说"你穷！"等于对格拉纳达的大主教说

他的布道毫无价值。① 凭着丈夫的地位，玛尔维勒的田庄，出入宫廷舞会的资格，庭长夫人素来自命不凡，听到这样的话，尤其是出诸穷音乐家之口，还是一个受她恩惠的人，当然是大不高兴了。她马上顶了一句：

"那么，卖这些玩意儿给你的人都是二百五了？"

"巴黎是没有二百五的生意人的，"邦斯冷冷的回答。

"那一定是靠你的聪明喽，"赛西尔想借此转圜。

"告诉你，小外甥，我的聪明就是在于认得朗克莱、帕泰、华托、格勒兹；可是主要我是想讨你亲爱的妈妈喜欢。"

玛尔维勒太太又虚荣又无知，不愿意显出她从清客手中接受一点儿礼物，而她的无知又刚好帮了她的忙，因为她连华托的姓名都是初次听到。另一方面，邦斯二十年来第一次有勇气跟外甥媳妇顶嘴，可见收藏家的自尊心强到什么程度，原来那是和作家不相上下的。邦斯也对自己的胆气吃了一惊，便赶紧和颜悦色，拿着那把珍奇的扇子，把扇骨的美妙指给赛西尔看。可是要了解好好先生心惊胆战的原因，必须把庭长太太略为描写一番。

玛尔维勒太太本是矮身量，淡黄头发，从前又胖又滋润，到四十六岁已经干瘪了，人也更矮了。突出的脑门，凹进去的嘴巴，年轻的时候还有鲜嫩的皮色给点缀一下，现在可使她天生傲慢的神色更象老是生气的模样。在家里霸道惯了，面貌之

① 勒萨日小说《吉尔·布拉斯》第七卷第三、四章，述格拉纳达的大主教嘱托吉尔·布拉斯，倘发现他的布道不甚精彩，即当直言无讳，以为箴规。后大主教不幸中风，病愈后的布道理路不清，吉尔·布拉斯即遵嘱进言，不料竟大拂主教之意。

间有股肃杀之气。年纪大了，淡黄头发变成生辣的栗色。目光炯炯而火气十足的眼睛，显出司法界人士的威严和勉强按捺着的妒意。的确，在邦斯去吃饭的那批暴发户中间，庭长太太算是穷酸的了。她就不能原谅有钱的药材商，从商务裁判所所长一跃而为议员、大臣、伯爵，并且进了贵族院。她也不能原谅她的公公，在包比诺进贵族院的时候，竞选到本区的议员，把大儿子的机会给抢掉了。丈夫在巴黎当了十八年差事，她还没有能看到他升做最高法院的法官，其实这也是他庸碌无能所致。一八四四年，司法部长还在后悔，不该在一八三四年上把卡缪索发表为高等法院的庭长；人家派他在控诉部工作：因为早先当过预审推事，他总算能起草判决书什么的，办点儿事。

遭到这些不如意的事，对丈夫的才具又认识得相当清楚，庭长太太的苦闷不知不觉的把精力消磨完了，使她肝火旺得不得了。泼辣的性子，一天天的变本加厉。她年纪没有老，人已经老悖，有心做得冷酷无情，象刷子一般浑身是刺，叫人为了害怕不得不对她予取予求。凶悍狠毒，朋友极少，她可是声势浩大，因为有一批跟她性格相仿，彼此回护的老虔婆替她助威。可怜的邦斯见了这个巾帼魔王，素来象小学生见了一个动不动就用戒尺的老师。所以那天庭长太太很奇怪舅舅怎么敢一下子这样大胆，因为她完全不知道礼物的价值。

“这个你在哪儿找来的？”赛西尔仔细瞧着那骨董，问。

“在拉帕街上的一个古董铺里。你知道，欧尔奈地区德勒镇附近有座别墅，从前梅纳尔别墅没有盖起的时候，蓬巴杜夫人在那儿住过几次。最近别墅给拆掉了；其中有最精美的木

器，连木雕大家利埃纳都保留着两个椭圆框子做模型，认为天下无双的精品。……别墅里头好东西多得很。这把扇子，便是我那个骨董商在一口嵌木细工的柜子里找到的。我要是收藏木器，一定会买那个柜子；可是甭提啦……一件雷斯奈制造的家具，要值三四千法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德、法两国嵌木细工的专家做的木器，简直跟图画没有分别：这一点巴黎已经有人知道了。收藏家的长处就在于开风气。你们等着瞧罢，我收藏了二十年的弗兰肯塔尔瓷器，再过五年，巴黎的价钱一定要比塞夫勒软坯高过两倍。”

“什么叫做弗兰肯塔尔？”赛西尔问。

“那是巴拉蒂纳选侯的官窑；它比我们的塞夫勒窑更早，就象有名的海德堡园亭比凡尔赛园亭更古老，因为更古老，所以被我国的丢兰纳将军给毁了。① 塞夫勒窑好些地方都摹仿弗兰肯塔尔……说句公道话，德国人在萨克森和巴拉蒂纳两郡，在我们之前早已做出了不起的东西。”

母女俩互相瞪着眼，仿佛邦斯在跟她们讲外国话。巴黎人的无知与褊狭，简直难以想象；他们什么事情都得有人教了才知道，而且还得在他们想学的时候。

“你怎么辨得出弗兰肯塔尔的瓷器呢？”

“凭它的标记呀！”邦斯精神抖擞的回答，“那些宝贝都有标记的。弗兰肯塔尔的出品有一个C字和T字（巴拉蒂纳选侯

---

① 海德堡为日尔曼名城，宫堡园亭之美，见称于史。一六七三年被法将丢兰纳摧毁一部，迩后屡遭兵燹，终于一七六四年被雷击焚毁。凡尔赛宫在一六七三年时方在兴建，至一六八二年方始竣工。

夏尔-泰奥多尔的缩写），交叉在一起，上面还有选侯的冠冕为记。萨克森老窑有两把剑，还有一个描金的数目字。万塞讷窑的图案是个号角。维也纳窑有个圆体的V字，中腰加一画。柏林窑加二画。美因兹窑有个车轮。塞夫勒窑有两个L，王后定烧的那一批有个A字，代表安东奈特①，上面还画一个王冠。十八世纪各国的君王，都在制造瓷器上面竞争，把人家的好手拉过来。华托替德累斯顿官窑画的餐具，现在价值连城。可是真要你内行，因为德累斯顿近来出一批钞袭老花样的东西。嘿，当年的出品可是真美，现在再也做不出了……”

“真的？”

“当然真的！现在造不出某些嵌木细工，某些瓷器，正象画不出拉斐尔、提善、伦勃朗、梵·爱克、克拉纳赫！……便是那么聪明那么灵巧的中国人，如今晚儿也在仿制康熙、乾隆窑……一对大尺寸的真正康熙、乾隆的花瓶，值到六千、八千、一万法郎，现代仿古的只值两百！”

“你这是说笑话吧？”

“外甥，这些价钱你听了吃惊，可不算希奇呢。全套十二客的塞夫勒软坯餐具，还不过是陶器，出厂的价钱就得十万法郎。这样一套东西，一七五〇年已经在塞夫勒卖到十五万。我连发票都看见过。”

“那么这把扇子呢？”赛西尔问，她觉得那骨董太旧了。

---

① 玛丽-安东奈特（1755—1793），法国王后，路易十六的妻子，以穷奢极侈、挥霍无度著称。

"你听我说，承你好妈妈瞧得起我，问我要把扇子以后，我就各处去找，跑遍了巴黎所有的铺子，没有能找到好的。为亲爱的庭长夫人，非弄一件精品不可，我很想替她找玛丽-安东奈特的扇子，那是所有出名的扇子中最美的一把。可是昨天，一看到这件妙物，我简直愣住了，那一定是路易十五定做的。天知道我找扇子怎么会找到拉帕街，找到一个卖铜铁器，卖描金家具的奥弗涅人那里去的！我相信艺术品是有灵性的，它们认得识货的鉴赏家，会远远的招呼他们，对他们叫着：喂！喂！来呀！……"

庭长太太望着女儿耸耸肩，邦斯却并没发觉这一刹那间的动作。

"这些精打细算的旧货鬼，我全认识。那骨董商在没有把收进的货转卖给大商人之前总愿意让我先瞧一眼的，我便问他：'喂，莫尼斯特罗，近来收了些什么呀？有没有门楣什么的？'经我这一问，他就告诉我，利埃纳怎样的在德勒圣堂替公家雕刻些很了不起的东西，怎样的在欧尔奈别墅拍卖的时候，趁巴黎商人只注意瓷器和镶嵌木器的当口，救出了一部分木雕。——'我没有弄到什么，可是靠这件东西，大概收回我的旅费是不成问题的了。'他说着给我看那口柜子，真是好东西！布歇画的稿本，给嵌木细工表现得神极了！……叫人看了差点儿要跪在它前面！他又说：'哎，先生，你瞧这个抽斗，因为没有钥匙，被我撬开了找出这把扇子来！你说，我可以卖给谁呢？……'他拿给我这口圣吕西修道院① 的檀香木雕的小匣

① 圣吕西修道院位于法国孚日省，当地盛产檀木，故有此语。

子。'瞧，这是那种跟后期哥特式相仿的蓬巴杜式。'我回答说：'哦！匣子倒不坏，我可以要！至于扇子，莫尼斯特罗，我没有什么邦斯太太好送这种老古董；并且现在有的是新出品，非常漂亮，画得挺好，价钱还很便宜。你知道吗，巴黎有两千个画家呢！'说完了，我漫不经心的打开扇子，一点不露出惊叹的表情，只冷冷的瞧了瞧两边的扇面，画得多么轻灵，多么精细！喝，我拿着蓬巴杜夫人的扇子呢！华托为此一定花过不少心血。我问他：'柜子要卖多少呢？'——'哦！一千法郎，已经有人出过这价钱了！'——我对扇子随便给了个价钱，大概等于他的旅费。我们彼此瞪了瞪眼，我看出他是给我拿住了。我赶紧把扇子放进匣子，不让奥弗涅人再去细瞧；我只装做对匣子看得出神，老实说，那也是件骨董呢。我对莫尼斯特罗说：'我买扇子，其实是看中匣子。至于那口柜子，决不止值千把法郎，你瞧瞧那些黄铜镶嵌的镂工吧，够得上做模型……人家拿去大可以利用一下，外边绝对没有相同的式样，当初是专为蓬巴杜夫人一个人设计的……'我那个家伙一心想着柜子，忘了扇子，我又给他指点出雷斯奈木器的妙处，他就让我三钱不值两文的把扇子买了来。得啦，就是这么回事。可是要作成这样的买卖，非老经验不可！那是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和打仗一样，而犹太人、奥弗涅人的眼睛又是多厉害的哟！"

他提到略施小技把没有知识的骨董商骗过了的时候，那种眉飞色舞的表情，老艺术家的兴致，大可给荷兰画家作个模特儿，可是在庭长太太母女前面，一切都白费了，她们冷冷的，鄙夷不屑的彼此眨巴着眼睛，仿佛说：

“瞧这个怪物！……”

“你觉得这些事情好玩吗？”庭长夫人问他。

邦斯一听这句话心就凉了，恨不得抓着庭长夫人揍一顿。他回答说：

“哎，好外甥，觅宝就象打猎一样！你追上去吧，劈面又来了敌人要保护那些珍禽异兽！这一下大家都得钩心斗角了！一件精品加上一个诺曼底人，或是犹太人，或是奥弗涅人，不就象童话里的公主由一些妖魔给看守着吗？”

“你又怎么知道那是华——华什么？”

“华托！我的外甥！他是十八世纪法国最大的画家之一。瞧，这不是华托的真迹是什么？”他指着扇面上那幅田园风光的画：缙绅淑女扮着男女牧人在那儿绕着圈子跳舞。“多活泼！多热烈！何等的色彩！何等的功夫！象大画家的签名似的一笔到底！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再看反面：画的是客厅里的跳舞会。一边是冬景一边是夏景，妙不妙？零星的装饰又多么讲究！保存得多好！瞧，扇骨的梢钉是金的，两头各有一颗小红宝石，我把积垢都给刮净了。”

“既然如此，舅舅，这么贵重的一份礼，我就不敢收。你还是留着去大大的赚笔钱吧，”庭长夫人嘴里这么说，心里只想把精美的扇子拿下来。

“宠姬荡妇之物，早该入于大贤大德之手了，”好好先生这时非常镇静，“直要一百年之久，才能实现这个奇迹。我敢担保，现在宫廷里决没有一个公主，能有什么东西比得上这件精品的。可叹古往今来，大家只为蓬巴杜夫人一流的女人卖力，

而忘了足为懿范的母后！"

"那么我收下了，"庭长太太笑着说，"赛西尔，我的小天使，你去瞧瞧玛德莱娜，叫她把饭菜弄得好一点，别亏待了舅舅……"

庭长夫人想借此还掉一些情分。可是非常不雅的当着客人吩咐添菜，好比在正账之外另给几文小账，叫邦斯面红耳赤象小姑娘被人拿住了错处一样。这颗石子未免太大了一点，在他心里翻上翻下的滚了好一会。红头发的赛西尔，那种俨然的态度，一方面学着父亲法官式的威严，一方面也有母亲的肃杀之气，这时她走出客厅，让可怜的邦斯自个儿去对付可怕的庭长太太。

"我的小丽丽真可爱，"庭长太太说。她老是喜欢用从前的乳名称呼赛西尔。

"可爱极了！"老音乐家把大拇指绕来绕去的回答。

"我简直弄不明白这个时代了，"庭长太太接着说，"父亲当着巴黎高等法院的庭长，荣誉勋位三级，祖父又是百万富翁的国会议员，未来的贵族院议员，绸缎批发业中最有钱的大商人，凭了这些都还不中用！"

庭长对新朝代的竭忠尽智最近换到了三级勋章，有些忌妒的人说他是巴结包比诺得来的。上文已经提过，这位部长虽然很谦虚，还是接受了伯爵的封号。

据他对好多朋友的说法是"为了儿子"。

"今日之下大家只晓得要钱，"邦斯回答道，"只敬重有钱的人，而且……"

“要是老天把可怜的小查理给我留下来的话，那又怎么得了呢？……”庭长太太叫起来。

“噢！有了两个孩子，你们就难过日子喽！”舅舅接住了她的话，“平分家产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① 可是甥少奶，你放心，赛西尔早晚会攀亲的。我哪儿也没见过这么完美的姑娘。”

邦斯在他去吃饭的那些人家就得卑躬屈膝到这个田地：他做他们的应声虫，把人家的话加上些无聊而单调的按语，象古希腊剧中的合唱队。艺术家的特色，在他早年妙语横生的辞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他再也不敢显露出来；长年韬晦的结果，差不多把那点特色给磨蚀完了，即使偶然流露，也得象刚才那样马上给压下去。

“可是我自己出嫁的时候，只有两万法郎陪嫁……”

“那是一八一九年吧，外甥？”邦斯抢着说，“还亏你精明能干，又有路易十八的提拔！”

“说是这样说，我女儿人又聪明，心地又好，十全十美跟天使一样，有了十万法郎陪嫁，将来还有一大笔遗产，还是没人请教……”

玛尔维勒太太谈谈女儿，谈谈自己，直谈了二十分钟；做母亲的手上有了待嫁的女儿，就有这些特别的唠叨。老音乐家在独一无二的外甥家吃了二十年饭，还没听见人家问过他

---

① 法国旧制“长子继承权”规定，长子于分遗产时可独得大部分，大革命后方改为弟兄姐妹，不论长幼，一律平分。

一声事情混得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并且邦斯好比一个阴沟，到处有人把家长理短的话望他那儿倒；大家对他很放心，知道他不敢不嘴严，因为他要随便溜出一言半语，马上就得尝到多少人家的闭门羹。他除了只听不说之外，还得永远附和别人；什么话都听了笑笑，既不敢替谁分辩，也不敢顺着人怪怨谁：在他看来，谁都没错儿。所以人家不拿他当人看，只当做一个酒囊饭袋！庭长夫人翻来覆去的拉扯了一大套之后，对舅舅表示，当然说话之间也很留神，只要有人给女儿提亲，她差不多想闭着眼睛答应了。甚至一个能有两万法郎进款的男人，哪怕年纪上了四十八，她也觉得是门好亲事了。

"赛西尔今年已经二十三，万一耽搁到二十五六，就极不容易嫁掉了。那时大家都要问，为什么一个姑娘在家里待了这么久。便是眼前吧，亲戚中间七嘴八舌，对这个问题已经议论太多了。我们推托的话早已说尽：什么她还年轻呀，舍不得离开父母呀，在家里挺快活呀，她条件很苛，要挑门第呀等等。老是这一套不给人笑话吗？何况赛西尔也等得不耐烦了，她很痛苦，可怜的小乖乖……"

"为什么痛苦？"邦斯愣头磕脑的问。

"哎，"做母亲的口气很象一个专门替小姐作伴的老婆子，"眼看所有的女朋友一个一个都结了婚，她心里不觉得委屈吗？"

"外甥，从我上次在府上吃过饭以后，有了些什么事，会叫你觉得连四十八岁的男人也行呢？"可怜的音乐家怯生生

的问。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早先约好，要到一个法官家里去商量亲事；他有个儿子三十岁，家产很可观，玛尔维勒预备替他出笔钱运动一个审计官，他原在那儿当着候补。不料人家来通知我们，说那个青年人迷上了马比耶舞厅的红角儿，带着她跑到意大利去了……这明明是推托，骨子里是拒绝。对方母亲已经死了，眼前就有三万一年的进款，将来还有父亲的财产可得，还嫌我们穷呢。刚才我们正为了这件事不痛快，所以你得原谅我们的心绪恶劣。”

邦斯在他见了害怕的主人家里，奉承话老是赶晚一步；那时他正搜索枯肠，想拣些好听的说，玛德莱娜却送进一个字条来，等庭长夫人回话。字条是这样写的：

> 好妈妈，你不妨把这封信当做爸爸从法院里写来的，叫你带了我上他朋友家吃饭，说我的婚事又有重开谈判的希望，那么舅舅一定会走了，而我们就能照原定计划，上包比诺家吃饭去了。

“先生这封信是叫谁送来的？”庭长太太急不及待的问。

“法院里的听差，”死板板的玛德莱娜老着脸回答。

这句话等于告诉太太：那计策是她跟不耐烦的赛西尔一块儿想出来的。

“好吧，你回报他，说我跟小姐五点半准到。”

玛德莱娜一出去，庭长太太假装很和善的瞧着邦斯舅舅，那眼神对一个感觉灵敏的人，好比挑精拣肥的舌头碰到了加有酸醋的牛奶。

"亲爱的舅舅，晚饭已经预备了，你自个儿吃罢，我们失陪了；我丈夫送信回来，说又要跟法官商量亲事，叫我们上那儿去吃饭……咱们之间一点不用客气，你在这儿尽管自便。我什么都不瞒你的，你瞧我多老实……想必你不会要我们的小天使错过机会吧？"

"我吗？噢，外甥，我真想替她找个丈夫呢；可是在我的环境里……"

"那自然谈不上，"庭长太太很不客气的抢着说，"得啦，那么你不走了？我去穿衣服的时候，赛西尔会来陪你的。"

"噢，外甥，我可以上别的地方吃饭的。"

因为穷而受到庭长太太那种待遇，他固然伤透了心，可是想到要自个儿去应付仆人，他更害怕。

"为什么？……饭菜已经预备好了，还不是得给用人们吃了吗！"

听到这句难堪的话，邦斯仿佛触电似的马上站起身子，冷冷的对外甥媳妇行了礼，去穿上他的斯宾塞。赛西尔的卧房是跟小客厅通连的，房门半开着，邦斯从前面的镜子里瞧见她在那儿笑弯了腰，对母亲颠头耸脑的做鬼脸；这一下老艺术家才明白她们是通同闹鬼。他忍着眼泪，慢腾腾的走下楼梯：他眼看自己给这一家撵走了，可不知道为的什么。

"我太老了，"他心里想，"穷跟老是人家最讨厌的。从今以后要不是邀请，我哪儿也不去了。"

多么悲壮的话！……

厨房在屋子的底层，正对门房。象业主自用的那些屋子

一样，大门老是关上，厨房门老是开着的。邦斯听见厨娘和当差的在那儿哈哈大笑：玛德莱娜没想到老头儿这么快就跑了，正在把要弄邦斯的事讲给他们听。当差的很赞成对这个熟客开一下玩笑，说他过年只给一枚埃居①！厨娘说：

“对，可是他真要怄了气，从此不来了，咱们总是少了三法郎的年赏……”

“呕！他怎么会知道？”当差的回答。

“怕什么！反正早晚是这么回事，”玛德莱娜接着说。“他上哪儿吃饭都招人厌，要不到处给人撵走才怪！”

这时音乐家招呼看门女人：“对不起，开门哪！”一听这声痛苦的叫喊，厨房里的人顿时没有了声音。

“他在那里听着呢，”当差的说。

“再好没有，让他听吧，这个老吝啬鬼是玩儿完啦，”玛德莱娜回答。

可怜虫把厨房里的话都听了去，连最后那句也没漏掉。他打大街上往回走，神气象个老婆子刚同一个要谋害她的人拼命打过了一架。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脚步很快，有点哆嗦：受伤的自尊心推着他向前，有如狂风之扫落叶。五点左右他发觉自己到了神庙街，简直不明白是怎么来的；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觉得饿。

邦斯在这时候回去真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可是要了解这一点，就得把上文保留的关于西卜太太的情形，在这儿说

① 埃居，法国古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常见的值三法郎。

一说。

巴黎颇有些诺曼底街那样的街道，叫你一进去就象到了外省：在那儿野草会开花，有个过路人就会引起注意，四邻八舍都彼此认识。房屋全要追溯到亨利四世的朝代，当时特意开辟这个区域，要把每条街题上一个州省的名字，中心造一个规模宏丽的广场题献给国家。① 以后的欧罗巴区等等，便是这个计划的重演。世界上的一切，连人的思想计划在内，都得到处重演。两位音乐家在一所前有院子后有花园的老屋子内，住着三楼全部；临街的一幢，却是在上一世纪沼泽区最走红的时代盖的。前后两幢都是一个八十老人叫做皮勒罗的产业，代管的是他用了二十六年的门房，西卜先生和西卜太太。但因进项不多，使一个在沼泽区当看门的人没法生活，所以西卜除了在房租上拿百分之五的回扣，在每车木柴上抽一定数量的燃料之外，还靠他的手艺挣点儿钱：跟好多门房一样，他是个成衣匠。一来二去，西卜在街坊上有了信用，不再替成衣铺老板做活，而专门给周围三条街上的人缝补，翻新；这些活儿，他在本区里是没人竞争的。门房很宽敞，空气很好，附带还有间卧房，因此西卜夫妇被认为一区的同业中最幸福的一对。

西卜生得单薄，矮小，整天坐着不动的生活，把他的皮肤差不多变成了橄榄色。他伏在跟临街那个装有铁栅的窗洞一般高低的工作台上，平均挣二法郎一天。虽然到了五十八岁，他还在做活；可是五十八岁正是看门人的黄金时代，他们待在

---

① 沼泽区中的广场，原名王家广场（今名伏越广场），故作者言"题献给国家"。

门房里正是得其所哉，仿佛牡蛎守着它的壳一样；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他们在一区里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

西卜太太从前是个牡蛎美人，① 凡是牡蛎美人不用追求而自然能遇到的风流艳事，她都经历过来；然后到二十八岁，因为爱上西卜，向蓝钟餐厅辞了工。小家碧玉的姿色是保持不久的，尤其是排列成行，坐在菜馆门口做活的女人。炉灶的热气射在她们脸上，使线条变硬；和跑堂的一块儿喝的剩酒，渗进她们的皮肤；因此牡蛎美人的花容月貌是衰老得最快的。西卜太太还算运气，正式的婚姻和门房的生活，刚好在紧要关头把她的美貌保住了。凭着那种男性美，她很可以做卢本斯的模特儿，② 诺曼底街上忌妒她的同业却胡说乱道，叫她大阿福。皮肤闪闪发光，跟整堆的伊西尼牛油一样叫人开胃。虽是胖子，她楼上楼下作起活来，那股快当劲儿却是谁也不能比。她已经到了那一流的女人需要剃胡子的年纪。这不是说她四十八了吗？看门女人的胡子，对业主是整齐与安全的保障。倘若德拉克洛瓦瞧见西卜太太大模大样的扶着她的长扫帚，准会把她画做一个罗马时代的女战神的。

古怪的是，西卜夫妇（照法院公诉书的口吻，应当说男人西卜，妻某氏）的地位，竟会有一天影响到两位朋友的生活！所以写历史的人不得不把门房的内情叙述得详细一点，以求忠

---

① 巴黎的大酒店雇有专剖牡蛎的女工。牡蛎美人有如我们所谓的豆腐西施。

② 弗朗德勒大画家卢本斯（1577—1640）所作裸体女子，素以丰满壮健著称。

实。临街的屋子一共有三个公寓，院子和花园之间的老屋也有三个公寓，全部房租共计八千法郎左右。此外有个卖旧铜铁器的商人叫做雷蒙诺克的，占着一个靠街的铺面。这雷蒙诺克近几月来改做了骨董生意，很知道邦斯藏品的价值，看见音乐家进进出出，总得在铺子里向他打个招呼。所以西卜夫妇除了住房跟柴火不花钱之外，房租上的回扣大概有四百法郎；西卜做活的收入每年统扯有七八百；加上年赏什么的，进款的总数约有一千六，都不折不扣的给夫妻俩吃掉了。他们日子过得比一般的平民都好，西卜女人老说："人生一世，只此一遭！"由此可见她这个大革命时期出生的人，干脆不知道什么叫做《教理问答》。

眼睛橘黄色而目光傲慢的看门女人，凭着蓝钟餐厅的经历，懂得点儿烹调，使她丈夫受到所有的同业羡慕。因此，到了中年而快要踏进老年的时候，西卜夫妇连一百法郎的积蓄都没有。穿得好，吃得好，他们还靠着二十六年的清白在街坊上受人尊重。他们固然家无恒产，可也没有（用他们说法）拿过人家唔个小钱；因为西卜太太讲话特别多用N音，她对丈夫说："你唔是个唔宝贝！"这种怪腔怪调，是跟她的不理会宗教一样的无理可说。两口儿对于这种毫无亏心事的生活，六七条街上的人的敬重，业主让他们管理屋子的大权，非常得意；可是有了这些而不能同时也有储蓄，不免使他们暗中发急。西卜常常抱怨手脚疼痛，而西卜太太也嘀嘀咕咕的，说她可怜的西卜到这个年纪还得做活。早晚会有那么一天，一个看门的过了三十年这种生活之后，要怨政府不公平，没有给他荣誉

勋位勋章！只要有人在闲话中间提到某个老妈子只干了靠十年，东家便在遗嘱上给了她三四百法郎终身年金，马上会一传十，十传百，到处在门房里引起许多唠叨，证明巴黎那些干下等行业的存着多少忌妒的心：——

“唉！咱们哪，就轮不到在遗嘱上有个名字！咱们没有这福气！可是哼，那些仆人能跟我们比吗？我们是人家的心腹，经手房租，替他们看着这个，守着那个；可是人家只拿我们当狗看待，不多不少，就跟狗一样，你瞧！”

“一切都是运道！”西卜从外边拿着件衣服回来，说。

西卜太太双手插在粗大的腰里和邻居聊天的时候，直着嗓子叫道：

“要是我把西卜丢在门房里，自个儿去当厨娘，现在也能有三万法郎存起来了。我不会做人，只晓得守着舒服的屋子，暖暖和和的，既不省穿又不省吃的。”

一八三六年，两个朋友一搬进老屋子的三楼，西卜家的生活就大起变化。事情是这样的。施模克，和邦斯一样，住到哪儿都是叫门房——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招呼家里的杂务。来到诺曼底街，两位音乐家就决定请西卜太太打杂，每月给她二十五法郎，两人各出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刚满一年，老资格的看门女人在两个男人家里就能支配一切，等于她支配包比诺伯爵夫人的舅公皮勒罗的屋子。她把他们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口口声声总是“我的两位先生”。并且，她看到一对榛子钳象绵羊一般的柔顺，生活挺马虎，绝对不猜疑人，简直是孩子，她便凭着那种下层阶级妇女的心肠保护他们，疼他们，

伺候他们，忠心耿耿，甚至有时会埋怨他们几句，不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上吃亏，——许多巴黎家庭便是这样的增加开支的。两个单身汉花了二十五法郎，无意中竟得了个母亲。发觉西卜太太那些好处之后，他们很天真的向她道谢，说些好话，逢时过节送些小礼，使彼此的关系愈加密切了。西卜太太认为受人赏识比得人钱财更快乐；知遇之感能增加工钱的价值也是人之常情。西卜替两位先生当差的时候，不论是补衣服，是跑腿，或是别的什么，都只收半费。

从第二年起，三楼房客和门房的交情又深了一层。施模克跟西卜太太作成一桩交易，使他疏懒的脾气和百事不想管的愿望，完全得到满足。以每天一法郎半，每月四十五法郎的代价，西卜太太包下了施模克的中饭跟晚饭。邦斯觉得朋友的中饭怪不错，便出十八法郎也包了一顿。这种供应伙食的办法，在门房的收入项下每月增加了九十法郎左右，把两个房客变成了不可侵犯的人物，简直是天神，天使，上帝。咱们的王上据说是很精明的，但宫中对他的侍候能不能象人家对两个榛子钳那么周到，倒很难说了。他们喝的牛奶是直接从桶子里倒出来的原货；报纸是白看二楼或四楼的，那些房客起得晚，必要时可以推说报纸还没送到。他们的屋子，衣服，楼梯间，一切都由西卜太太收拾得象弗朗德勒人家一样干净。①施模克从来没想到能这样的快乐；西卜太太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简便；花上六法郎，洗衣服和缝补也归西卜太太包办了。

① 弗朗德勒为今比利时西北部滨海地区之古称，据说弗朗德勒人为近代欧洲史上最爱清洁之民族。

伙食账跟洗衣费之外，另外买十五法郎的烟丝；每月这三项开销共计六十六法郎，一年七百九十二法郎。再加二百二十法郎的房租和捐税，一共是一千零十二法郎。西卜负责施模克的衣着，约须一百五十法郎。这位潇然意远的哲人，一年花上一千二百法郎便对付过去了。在沼泽区诺曼底街，靠西卜太太帮忙，一个人有一千二年金就能快快活活的过日子：那些一心想住到巴黎来的欧洲人听了，不是要喜出望外吗？

那天，看到邦斯在傍晚五点左右回家，西卜太太简直发呆了。不但这是从来未有的事，而且她的先生连看都没有看见她，更不必说招呼她了。

“喂！西卜，”她对丈夫说，“我看邦斯先生不是发了财，便是发了疯！”

“大概是吧，”西卜回答的时候把一只衣袖掉了下来，照裁缝的俗语说，他正在给那只袖子加衬头。

邦斯木偶似的回家，西卜太太刚巧端整好施模克的晚饭。饭菜是整个院子都闻到味儿的一盘所谓红焖牛肉。向一家熟货店买来的零头零尾的白煮牛肉，跟切成小薄片的洋葱放在牛油里尽煎，煎到肉和洋葱把油都吸干了，使看门女人的大菜看上去象炸鱼。西卜太太预备给丈夫和施模克平分的这个菜，加上一瓶啤酒一块乳酪，就能叫德国老音乐家心满意足。你们可以相信，便是全盛时期的所罗门王也没有比施模克吃得更好。今天是把白煮牛肉加上洋葱煨一煨，明天是把残余的子鸡红烧一下，后天是什么冷牛肉和鱼，浇上西卜女人自己发明的一种沙司，连做母亲的也会糊里糊涂给孩子吃的沙

司①；过一天又是什么野味，都得看大街上的菜馆卖给小熟货店的是哪一类东西，有多少数量。这便是施模克的日常菜单；他对于好西卜太太端上来的东西从来没有一句话，总是满意的。而好西卜太太把这个菜单逐渐剋减，结果只要一法郎就能对付。

“可怜的好人有什么事，我马上就能知道，”西卜太太对丈夫说，“瞧，施模克先生的夜饭预备好啦。”

西卜太太，在陶器菜盘上盖了一只粗瓷碟子，虽然上了年纪，还能在施模克给邦斯开门的时候赶到。

“你怎么啦，好朋友？”德国人看见邦斯面无人色，不由得吓了一跳。

“等会告诉你；现在我来跟你一块儿吃夜饭……”

“怎么！和我一块儿吃？”施模克高兴得叫起来，但又想起了朋友讲究吃喝的脾气：“那怎么行呢？”

这时，德国老头发觉西卜太太以管家的资格有名有分的在那儿听着。凭着一个真正的朋友所能有的灵感，他直奔女门房，把她拉到楼梯间：

“西卜太太，邦斯这好人是喜欢吃的；你上蓝钟餐厅去叫点儿讲究的菜：什么鳀鱼呀，面条呀！总之要象吕居吕斯②吃的一样！”

---

① 沙司为西菜中浇在鱼或肉类上面的酱汁，大概可分黑白两种，以牛肉汤或鸡汤为底，调以面粉，另加作料，做法各有巧妙不同。欧洲人对沙司之重视不下于正菜本身。

② 吕居吕斯为公元前二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名将，以饮食奢豪有名于世。

“什么吕居吕斯？”西卜太太问。

“得啦，你去要一个清炖小牛肉，一条新鲜的鱼，一瓶波尔多，不管什么，只要挑最好的菜就行了：譬如糯米肉饼，熏腊肉等等！你先把账给付了，一句话都别说，明儿我还你钱就是了。”

施模克搓着手，喜孜孜的回进屋子；可是听到朋友一刹那间遇到的伤心事，他脸上慢慢的又恢复了发呆的表情。他尽量安慰邦斯，搬出他那一套对社会的看法：巴黎的生活有如一场无休无歇的暴风雨，男男女女仿佛都给疯狂的华尔兹舞卷了去；我们不应该有求于人，他们都只看表面，“不看内心的”，他说。他又提到讲了上百次的老故事，说有三个女学生，是他生平最喜欢而为之不惜任何牺牲的；她们也对他挺好，还每年各出三百法郎，凑成九百法郎的津贴送他；可是她们哪，这些年来一次也没来看过他，都身不由主的给巴黎生活的狂潮冲走了，甚至最近三年他上门去也没能见到她们。（事实上施模克拜访那般阔太太，都是上午十点钟去的！）至于津贴，那是由公证人分季支给他的。

“可是她们心真好。对于我，她们简直就是保护音乐的女神。波唐杜埃太太，旺德奈斯太太，杜·蒂耶太太，个个都是怪可爱的。我看见她们的时候总是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她们可看不见我……她们对我多好，我尽可上她们家吃饭，她们一定很欢迎；我也可以上她们的别墅去住，可是我宁愿和我的邦斯在一起，因为我随时可以看到他，天天看到他。”

邦斯抓起施模克的手紧紧握着，等于把心里的话都表白

了。两人相对无语，过了好几分钟，象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似的。

"还是每天在家吃饭吧，"施模克这么说着，暗中反而在感谢庭长太太的狠心，"哎！咱们一块儿去玩骨董，那么魔鬼也不会上咱们家来捣乱了。"

要懂得咱们一块儿玩骨董这句悲壮的话，先得知道施模克对骨董一窍不通。他为了爱友心切，才不至于在让给邦斯作美术馆用的客厅和书房里打烂东西。施模克全神贯注在音乐里头，一心一意在那儿替自己作曲，他瞧着朋友的小玩意儿，好似一条鱼被请到卢森堡公园去看蔺花展览。他对那些神妙的作品很尊敬，因为邦斯捧着他的宝物掸灰的时候很尊敬。朋友在那里低徊赞叹，他就在旁凑上一句："是呀，多好看！"好似母亲看到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对她做手势，就拿些没有意义的话做回答。自从两位朋友同住之后，施模克眼看邦斯把时钟换了七次，总是越换越好。换到最后，是布勒雕的最精美的一座，紫檀木上镶着黄铜，有好几个雕刻做装饰，属于布勒第一期的风格。①布勒的风格有两期，正如拉斐尔的有三期。第一期，他把黄铜与紫檀融和得恰到好处；第二期，他违反自己的主张，改镶螺钿；为了要打倒发明贝壳嵌花的同业，他在这方面有惊人的表现。邦斯尽管引经据典的解释给施模克听，他始终看不出精美的布勒座钟和其他的多少钟有什么分别。但既然那些骨董与邦斯的快乐攸关，他就格外的

① 布勒(1642—1732)为法国有名的紫檀木雕刻家，在装饰美术上极有贡献。

爱护，连邦斯自己也不及他那样无微不至。所以听到施模克“咱们一块儿玩骨董”的话，难怪邦斯的气都平下去了，因为德国人那句话的意思是：“倘使你在家吃饭，我可以拿出钱来陪你玩骨董。”

“请两位先生用饭吧，”西卜太太装着俨然的神气进来说。

我们不难想象：邦斯瞧着尝着这一顿靠施模克的友情张罗得来的晚饭，是怎样的惊喜交集。这一类的感觉一生中是难得有的，彼此老说着“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样的深情就没有这感觉，因为时时刻刻的关切使受到的人变得麻木了；直要莫逆之交的真情洋溢，与世态炎凉的残酷有了比较，一个人才会恍然大悟。两颗伟大的心灵，一朝由感情或友情结合之后，全靠外界的刺激把他们的交谊不断的加强。因此邦斯抹掉了两滴眼泪，而施模克也不能不抹着他湿透的眼睛。他们一句话不说，可是更相爱了，他们只点首示意，而安神止痛的表情，使邦斯忘了庭长太太丢在他心中的小石子。施模克拚命搓着手，几乎把表皮都擦破，因为他心血来潮，忽然有了个主意。德国人平时对诸侯们服从惯了，头脑久已迟钝，这一回施模克念头转得这么快，可以说是了不得的奇事。

“我的好邦斯！”施模克开始说。

“我猜着了，你要我每天跟你一块儿吃晚饭……”

“我恨不得有钱，让你天天过这样的生活……”好心的德国人不胜怅惘的回答。

西卜太太，因为不时从邦斯手中得到些戏票，素来把他和包饭客人施模克同等看待的，这时提出了下面那样的计划：

"嗨，嗨，不供给酒，只要三法郎，我就能每天做一顿夜饭，包你们把盘子舔得精光，象洗过了似的。"

"对，"施模克接口道，"西卜太太给我做的菜，我吃得比那些吃王家焖肉的人还要好……"

循礼守法的德国人，为了急于要把邦斯留在家里，居然学着小报上的轻薄，对王上吃的定价菜也毁谤起来了。

"真的吗?"邦斯说，"那么我明天试一试！"

一听见朋友许了这个愿，施模克便从桌子这一头扑到那一头，把台布、盘子、水瓶一齐拖着走，他拼命搂着邦斯的劲儿，好象一条火舌窜向另一条火舌。

"哎啊，我多快活！"他叫着。

西卜太太也受了感动，很得意的说："好哇，先生天天在这儿吃饭了！"

她的美梦实现了，可是她并没知道促成美梦的内幕。她奔下楼去，走进门房，好似约瑟法在《威廉·退尔》中出场时的神气；① 她把盘子碟子望旁边一扔，叫道：

"西卜，赶快上土耳其咖啡馆要两小杯咖啡，关照炉子上说是我要的！"

然后她坐下来，双手按着肥大的膝盖，从窗里望着对面的墙，自言自语的说：

"今晚上我得找封丹纳太太去起个课！……"

封丹纳太太是替沼泽区所有的厨娘、女仆、男当差、看门

---

① 约瑟法系巴尔扎克另一小说《贝姨》中的人物，有名的女歌唱家。《威廉·退尔》为罗西尼的歌剧。

的……起课卜卦的。

“这两位先生搬来之后，咱们在储蓄银行已经有了二千法郎。不过八年功夫，总算是运气喽！包了邦斯先生的饭，是不是不要赚他的钱，把他留在家里呢？封丹纳太太一定会告诉我的。”西卜太太这样想着。

看到邦斯和施模克都没有承继人，西卜太太三年来认为两位先生将来的遗嘱上必定有她的名字。她存了这种非分之想，做事格外巴结。一向是个老实人，她的贪心直到她长了胡子才抬头的。依着女门房的心思，两位先生最好完全由她操纵；可是邦斯天天在外边吃晚饭，并没有完全落在她手里。西卜太太原有一些勾引挑逗的念头在脑海中蠢蠢欲动，看着老收藏家的游牧生活只觉得无计可施；但从那餐值得纪念的夜饭之后，她的念头就一变而为惊人的大计划。过了一刻钟，西卜太太又在饭厅里出现了，手里托着两杯芳冽的咖啡和两小杯樱桃酒。

“好一个西卜太太！”施模克叫起来，“她把我的心思猜着了。”

吃白食的朋友又絮絮叨叨的怨叹了一阵，施模克又想出话来哄了他一阵，家居的鸽子要安慰出门的鸽子是不愁没有话说的。① 然后两人一同出门了。在邦斯受了卡缪索家主仆那场气之后，施模克觉得非陪着朋友不可。他懂得邦斯的脾气，知道他坐在乐队里那张指挥椅上，又会给一些忧郁的思潮抓

---

① 鸽子的譬喻出自拉封丹的寓言，参看本卷第19页注。

住，把倦鸟归巢的效果给破坏了的。半夜里施模克搀着邦斯的胳膊回家，象一个人对待心爱的情妇似的，一路上告诉邦斯哪儿是阶沿，哪儿是缺口，哪儿是阴沟；他恨不得街面是棉花做的，但愿天色清明，有群天使唱歌给邦斯听。这颗心中他从来抓握不到的最后一角，现在也给他征服了！

三个月光景，邦斯每天和施模克一起吃晚饭。第一，他先得把玩骨董的钱克减八十法郎一月，因为在四十五法郎的饭钱之外，还得花三十五法郎买酒。第二，不论施模克多么体贴，不论他搬出多少德国式的笑话，老艺术家依然想着他早先吃饭的人家那些好菜，好咖啡，饭后酒，饭桌上的废话，虚伪的礼貌，同席的客人，东家长西家短的胡扯。一个人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要打破三十六年的习惯是办不到的。一百三十六法郎一桶的酒，斟在一个老饕的杯子里是淡薄得很的；所以邦斯每次举起杯子，总得想到别人家中的美酒而千舍不得，万舍不得。三个月末了，邦斯那颗敏感的心几乎为之破裂的痛苦，已经淡忘了，他只想着应酬场中的快意事儿，正如为女人着迷的老头儿痛惜一个几次三番不忠实的情妇。老音乐家虽然把刻骨铭心的苦闷尽量遮掩着，可是显而易见害着一种说不出的，从精神方面来的病。

要说明这个因破坏习惯而得来的相思病，只消把数不清的小事举一个例子就行，因为那些小事象铁甲衫上的钢丝一般紧裹着一个人的心。邦斯从前最大的快感，也就是吃白食的最高的享受，有一项是新鲜的刺激。女主人们为了要把饭局点缀得象酒席一样，往往很得意的添一盘精美的菜，叫人吃

的格外津津有味。邦斯就在念念不忘这种胃的享受。西卜太太有心卖弄，把饭菜预先报给他听，使邦斯的生活完全没有了周期的刺激。他的夜饭谈不上新鲜的感觉，再没有我们祖母时代所谓盖着碟子端出来的菜！这就不是施模克所能了解的了。而邦斯为了面子攸关，也不敢说出他的苦处。可是世界上要有什么比怀才不遇更可悲的事，那就是无人了解的肚子了。一般人夸张失恋的悲剧，其实心灵的需要爱情并非真正的需要，因为没有人爱我们，我们可以爱上帝，他是不吝施舍的。至于口腹的苦闷，那又有什么痛苦可以相比？人不是第一要生活吗？邦斯不胜遗憾的想念某些鸡蛋乳脂，那简直是美丽的诗歌！某些白沙司，简直是杰作！某些鲜菌烧野味，简直是心肝宝贝！而更了不起的是唯独在巴黎才吃得到的有名的莱茵鲤鱼，加的又是多精致的作料！有些日子，邦斯想到包比诺伯爵府上的厨娘，不由得叫一声："噢！莎菲！"过路人听了以为这好人在想他的情妇，哪知他想的东西比情妇还名贵得多，原来是一盘肥美的鲤鱼！沙司缸里盛着鲜明的沙司，舔在舌头上浓腻腻的，真有资格得蒙蒂翁奖金！过去那些名菜的回忆，使乐队指挥消瘦了很多，他害上了口腹的相思病。

第四个月初，一八四五年正月将尽的时候，戏院里的同事注意到邦斯的健康了。其中有个吹笛子的青年，象差不多所有的德国人一样名叫威廉，幸而他姓施瓦布，才不至于和所有的威廉相混，但仍没法和所有的施瓦布分清。他觉得必须把邦斯的情形点醒施模克。那天正上演新戏，用得着施模克所担任的乐器。邦斯愁眉苦脸跨上指挥台的时候，威廉·施瓦

布便指着他说：

“老人家精神不行呢，怕有什么病吧，你瞧，他目光惨澹，挥起棍子来也不大得劲。”

“人到了六十岁总是这样的。”施模克回答。

他为了每天和朋友一同吃饭的乐趣，简直会把朋友都牺牲掉；这情形很象瓦尔特·司各特所写的那个母亲，为了把儿子多留二十四小时，结果送了他的命。①

“戏院里大家都在为他操心，正象头牌舞女爱洛伊丝·布里斯图小姐说的，他连擤鼻子的声音都没有了。”施瓦布又说。

往常老音乐家捧着手帕擤起他窟窿很大的长鼻子来，声音象吹喇叭，为此常常受到庭长夫人的埋怨。

“只要能让他有点儿消遣，要我怎样牺牲都愿意；他心里闷得慌，”施模克回答。

“真的，我老是觉得邦斯先生了不起，咱们这批穷小子高攀不上，所以我不敢请他吃喜酒。我要结婚了……”

“怎么样的结婚？”施模克问。

“噢！当然是规规矩矩的。”威廉听到施模克问得这么古怪，以为是句俏皮话，其实这个纯粹的基督徒是根本不会挖苦人的。

听见台上的铃响了，邦斯把乐队里的人马瞧了一眼，

---

① 瓦尔特·司各特短篇小说集《卡农该特纪事》中第一篇，述一青年应征入伍，母亲爱子心切，不忍遽离，服以安眠药，致应召失时，被逻卒目为逃兵加以逮捕；逮捕时受母亲怂恿，又将逻卒一人当场格杀；两罪俱发，卒被枪毙。

叫道：

“喂，大家坐下吧！”

乐队奏着《魔鬼的未婚妻》的序曲；那是一出非常叫座的神幻剧，直演了二百场。第一次休息时间，乐队里人都走尽了，只剩下威廉和施模克，场子里的温度在列氏寒暑表上升到三十六度。

“来，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施模克对威廉说。

“那个月楼上的年轻人，你瞧见没有？……你认得是谁吗？”

“不认得……”

“那是因为他戴了黄手套，发了财的缘故；他就是我的朋友弗里茨·勃吕内，那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

“是以前到乐队里来，坐在你旁边看戏的那个吗？”

“就是他。可不是变了一个人，叫你不相信吗？”

这故事的主角是代表某一种典型的德国人。他的相貌，一方面有歌德的靡非斯特那种尖刻辛辣的气息，①一方面象奥古斯特·拉封丹②小说中的人物，爱说爱笑，脾气挺好；他又刁猾又天真；有生意人的贪狠，也有赛马俱乐部成员的洒脱；而最主要的还有使少年维特想自杀的那种苦闷，但他的苦闷不是为了什么夏洛蒂，③而是为了德国的诸侯。他的脸十

① 靡非斯特为魔鬼的名字，初见于十六世纪的通俗书籍，后歌德用作《浮士德》中魔鬼的名字，遂更知名。

② 奥古斯特·拉封丹(1758—1831)，德国小说家。平生创作近两百部。其人物大多属于十九世纪上叶德国中产阶级。

③ 夏洛蒂，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女主人公。

足地道是个德国典型：又狡狯，又朴实，又愚蠢，又勇敢，他所有的那点知识只能增加烦恼，所有的经验给他闹一下孩子气就完了；他滥喝啤酒，滥抽烟；再加美丽而无神的蓝眼睛闪出一点可怕的光芒，使身上那些对比格外显著。弗里茨·勃吕内穿扮得象银行家一样讲究，在戏院里耸着一个秃顶的脑袋，皮色象提善画上的，早年的放浪生活与以后的落难生活，还给他在脑壳两旁留下少许金黄头发蜷做一堆，使他恢复家业的那天还有资格去照顾理发匠。他的脸从前长得又俊又嫩，象画家笔下的耶稣基督，如今颜色变得很难看，长了红红的髭和茶褐色的胡子，愈加阴沉了。跟忧患挣扎的结果，眼睛也蓝得不明净了。落魄巴黎的时期所受的种种委屈，使他的眼皮瘪了下去，眼睛的轮廓也改了样；可是当初母亲还认为这对眼睛就是自己的小影而看得出神呢。这个少年老成，未老先衰的小伙子，原是个后母一手造成的。

以下我们要讲一个浪子的故事，在虽是中立而不失为开明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城里，那简直是破天荒的怪事。①

弗里茨的父亲叫做热代翁·勃吕内，是法兰克福许多有名的旅馆主人之一；他们都跟银行家上下其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盘剥旅客的。除此以外，他是个挺规矩的加尔文教徒，娶了一位改宗的犹太姑娘，带过来的陪嫁便是他起家的资本。

① 路易-菲力浦治下，自一八三六年起，国会中的政府党称为拥护王朝的左派，而反对党则分为中间偏右与中间偏左两派。巴尔扎克常在讥讽此等"中间"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为日耳曼帝国会议最后集会处，又为独立自由的城市，故作者以此隐射中间派。

犹太女人故世的时候，弗里茨只有十二岁，由父亲和舅舅共同监护。舅舅是莱比锡的一个皮货商，维拉兹公司的主人；他的性情可不象皮货那么柔和，他要老勃吕内把小弗里茨的遗产存入阿勒-萨特希德银行，不得动用。给舅子这个犹太办法一气之下，老头儿续弦了，说没有主妇的监督与帮忙，他对付不了旅馆。他娶了另一个旅馆主人的女儿，没结婚的时候认为她简直十全十美，可是他对于给父母宠惯的独养女儿完全没有经验。第二位勃吕内太太的行为脾气，就跟那些泼悍而轻狂的德国少女一模一样。她把自己的钱尽量挥霍，又为了跟故世的勃吕内太太斗气，使丈夫在家里成为法兰克福从来未有的最痛苦的人，据说一般百万富翁知道了竟想要市政当局订一条法律，勒令所有的妻子只许爱丈夫一人。那女的喜欢所有的酸酒（德国人一律叫做莱茵佳酿），喜欢巴黎的商品，喜欢骑马，喜欢装扮；总之只要是花钱的，她都爱，就是不爱女人。她和小弗里茨结了仇；这个加尔文教与犹太教的结晶品，要不是生在法兰克福而有莱比锡的维拉兹公司做监护，简直会给她气得发疯。可是维拉兹舅舅一心忙着他的皮货，除了照顾存在银行里的遗产以外，让孩子由后母摆布。

雌老虎般的后母，因为费了火车机头那么大的劲也生不出一个孩子来，所以特别恨第一位美丽的勃吕内太太生的小天使。该死的女人存着恶毒的心，鼓励年轻的弗里茨在二十一岁上就一反德国人的习惯，挥金如土。她希望英国的名马，莱茵的酸酒，歌德的玛格丽特，① 把犹太女人的儿子和他的家

① 玛格丽特为歌德《浮士德》中人物，受浮士德诱惑而失身。

私一齐毁掉；因为维拉兹舅舅在外甥成年的时候给了他一笔很大的遗产。名胜区域的赌场，包括威廉·施瓦布在内的酒肉朋友，固然把维拉兹舅舅给的钱花光了；可是上帝还有心要这青年浪子给法兰克福的小兄弟们一个教训：所有的家庭都拿他做坏榜样，吓得孩子们只能乖乖的守着装满马克的铁账柜。弗里茨·勃吕内并没夭折，还有福气把后母送进公墓，那是德国人因为酷爱园艺，借了尊重死者的名目而收拾得特别美丽的。所以第二位勃吕内太太是死在丈夫之前，而老勃吕内只得损失了她从银箱里搜刮得去的钱，白吃了好些苦，把大力士一般的体格，在六十岁上就磨得象吃了波基亚的毒药一样。① 为后妻受了十年罪而还得不到一点儿遗产，这旅馆主人便成了一座海德堡的废墟；幸而还有旅客的账单不断给他修补一下，正如海德堡废墟也老是有人修葺，使大批参观古迹的游客不至于扫兴。法兰克福人提到他，仿佛提到什么破产的新闻；大家在背后指手画脚的说：

"你瞧，娶个没有遗产的泼妇，再加一个用法国办法教养大的儿子，结果就是这样！"

在意大利和德国，法国人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一切枪弹的靶子；可是象诗人勒弗朗·德·蓬皮尼昂在颂歌里说的：*无名小子尽管出口伤人，上帝的神光早晚能照出事情的真相。*

荷兰大旅馆的主人不但在账单上泄忿，使旅客受到影响，

---

① 红衣主教恺撒·波基亚（1475—1507）为教皇亚历山大第六之子，奸诈险毒，残暴凶横，常以毒药谋害同僚及政敌，为欧洲近代史上有名的阴谋家。

还认为儿子是他间接的祸水。所以当小勃吕内把产业败光之后，老勃吕内就什么都不管了：面包，清水，盐，火，屋子，烟草，概不供给；在一个开旅馆的德国老子，这的确是恩断义绝的表示。而地方当局，既不考虑做父亲的错误在先，只觉得他是法兰克福最不幸的人，便有心帮助他一下，无端端的跟弗里茨寻事，把他赶出自由市。法兰克福虽是日耳曼帝国会议集会的地方，司法也不比别处更公平合理。世界上难得有什么法官会追溯罪恶与灾祸的根源，去弄清楚第一次把水泼出来的时候是谁挑的水桶。既然勃吕内把儿子忘了，儿子的朋友们当然群起效尤。

那晚戏院里的新闻记者，漂亮朋友，巴黎妇女，都在奇怪哪儿来的这个神色悲壮的德国人，混在巴黎的时髦场中，孤零零的坐在月楼上看第一次上演的新戏。唉！倘若上面的故事能在这戏院演出的话，它比当晚演的《魔鬼的未婚妻》不知要有趣多少倍，虽然女人受魔鬼诱惑的故事早在耶稣基督出生三千年前就在美索不达米亚演出，迄今已经连续演到几十万次。

弗里茨步行到斯特拉斯堡，在那儿的遭遇可比《圣经》上的那个浪子幸运多了。这一点证明阿尔萨斯是了不起的，它有多少慷慨豪侠的心，让那些德国人看看，法兰西民族的秀气与日耳曼民族的笃实，合在一起是多么完美。威廉·施瓦布才得了父母十万法郎遗产。他对弗里茨张开臂抱，掏出心来，接他在家里住，拿钱给他花。弗里茨浑身灰土，潦倒不堪，差不多象害了麻风病，一朝在莱茵彼岸，从一个真心朋友手中拿到一枚二十法郎的钱的那种心境，直要咏为诗歌才能描写，而且只

有古希腊的大诗人品达才有那种笔力，能使普天下的人闻风兴起，重振那行将澌灭的友情。弗里茨与威廉两人的名字，和达蒙与比底阿斯，卡斯托耳与波吕丢刻斯，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得斯，杜布勒伊与梅耶，① 施模克与邦斯，或是你给拉封丹寓言中那样的朋友起的任何名字(以拉封丹的天才，也只写了两个抽象的典型而没有给他们一个血肉之体)，② 都可以并列而无愧，因为象威廉当初帮着弗里茨把家产荡尽一样，此刻弗里茨也帮着威廉抽着各种各式的烟草，把遗产吃光。

奇怪的是，两个朋友的家私是在斯特拉斯堡的酒店里，跟跑龙套的女戏子和声名狼藉的阿尔萨斯姑娘糊里糊涂送掉的。两人每天早上都说：

"咱们怎样也该歇手了吧，拿着剩下的一点钱，该打个主意，干点儿正经才好！"

"呕，今儿再玩一天吧，"弗里茨说；"明天……噢！明天一定……"

在败家子的生活中，今天总是一个头等吹大炮的角色，明天总是一个头等胆怯鬼，听了昨天的大话害怕的；今天好比古

---

① 卡斯托耳与波吕丢刻斯(孪生兄弟)，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得斯，在希腊神话中均为以友爱著名之人物。达蒙与比底阿斯为纪元前四世纪西拉古斯人，深信毕达哥拉斯"朋友不分财"的名言，甚至生死相共。比底阿斯以罪被判死刑，刑前归家料理私事，以友人达蒙作为人质，直至行刑前最后一刻比底阿斯方始赶回，以此感动国王而获赦。杜布勒伊与梅耶为法国二名医，以交谊深厚，同死于传染病。

② 拉封丹的寓言，只说在摩诺摩太巴地方有两个朋友，并没提到姓名，故言抽象。参看本卷第19页注。

时戏剧中的牛大王，明天赛似现代哑剧中的小丑。用到最后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时，两个朋友搭上王家驿车到了巴黎，投奔一个在热代翁·勃吕内手下当过领班侍者，此刻在槌球场大街开莱茵旅社的葛拉夫。他们当下就住在旅馆的阁楼上。葛拉夫把弗里茨荐入凯勒兄弟银行当职员，拿六百法郎一年薪水；又把威廉荐到他的兄弟，有名的葛拉夫裁缝那里去当会计。葛拉夫替一对浪子谋这两个小差事，表示他并没忘了自己是荷兰大旅社出身。有钱朋友招留落难朋友，一个开旅馆的德国人救济两个囊无分文的同乡，这两件事也许叫有些人疑心这段历史是虚构的；尤其因为近来的小说一意摹仿事实，所以事实倒反更象小说了。

弗里茨当着六百法郎的职员，威廉当着六百法郎的会计，发觉在一个象巴黎那么需要花钱的城里过日子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来到巴黎的第二年，在一八三七年上，威廉靠着会吹笛子，进了邦斯的乐队，多挣几个钱开开荤。至于弗里茨，只能凭外婆家维拉兹传给他的做买卖的本领去捞些油水。可是虽然拼命的干，法兰克福人直到一八四三年才挣上二千法郎一年，而这还全靠他有弄钱的本领。贫穷这位圣明的后母，把两个青年管教好了，那是他们的母亲没有能做到的；她教他们懂得节省，懂得人生，懂得世故；她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方式给大人物(他们的童年都是艰难困苦的)受的那一套严厉的教育，也给他们受过了。可惜弗里茨与威廉都是庸庸碌碌的人，不肯全部接受贫穷的教训，只想躲避她的打击，挣脱她的拥抱，吃不消她瘦骨嶙峋的胳膊；他们不能象天才一样逆来

顺受，从困苦中去打天下。可是他们总算明白了金钱的可贵，打定主意，倘使再有财神上门，一定要割掉他翅膀不让他飞走了。

威廉用德文把这个故事详详细细讲给钢琴家听了，接着又说：

"嗳，施模克老头，再来两句，事情就全明白了。勃吕内的父亲死了。勃吕内和我们的房东葛拉夫，都不知道老头儿是巴登铁道的一个创办人，赚了很多钱，留下四百万！今晚我在这儿是最后一次吹笛子了。要不是因为这是第一场的新戏，我早跑啦，可是我不愿意我那部分音乐给弄糟了。"

"这才对啦，小伙子，"施模克说，"可是你娶的是哪一位呢？"

"就是咱们的房东、莱茵旅社主人葛拉夫先生的女儿。我爱艾米莉小姐已经爱了七年，她念的爱情小说太多了，竟然把所有的亲事都回掉，一片痴心等着我。这小姐是黎塞留街上葛拉夫裁缝唯一的承继人，将来家私很大。弗里茨把咱们一同在斯特拉斯堡吃掉的钱还了我五倍，五十万法郎！……他组织一个银行，投资一百万；我加进五十万，葛拉夫裁缝也来五十万；我的岳父答应我把二十五万陪嫁也放进去，他自己再加二十五万股子。这样，勃吕内-施瓦布公司就有二百五十万资本。最近弗里茨买进一百五十万法兰西银行股票，作为我们银行往来的保证金。他的家产不止这些，还有他父亲在法兰克福的老店，估计值到一百万，已经租给葛拉夫的一个堂兄弟去经营了。"

"你瞧着你朋友的神气不大高兴，是不是忌妒他呢？"施模克问，他把威廉的话听得很仔细。

"我是为了弗里茨的幸福着急，"威廉说，"瞧他那个表情，可是个知足的人吗？想到巴黎我就替他害怕，只希望他学我的样。他老毛病可能再犯的。咱们两人中间，他意志并不比我强。这副打扮，这个手眼镜，都叫我担心。他眼睛只看着池子里那些骚女人。唉！你不知道要弗里茨结婚才不容易呢！他最讨厌法国人所谓的*追求*；我们只能硬逼他成家，象英国人硬逼一个人进天堂一样。"①

在新戏完场例有的喧闹声中，笛师当面邀请乐队指挥去吃喜酒。邦斯挺高兴的接受了。施模克发见朋友脸上三个月来第一次有了点笑容，便一声不出的陪着他回诺曼底街。这一刹那的喜悦使德国人明白邦斯的心病到了什么程度。一个真正高尚的，胸襟如此洒脱，心灵如此伟大的人，竟会有这样的弱点！……那真使清心寡欲的施模克大为惊异而又大为伤心了，因为他觉得为了使邦斯快乐，再不能天天和他一块儿吃饭。而这样的牺牲，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忍受；想到这里他急坏了。

邦斯一怒之下躲在诺曼底街一声不出的傲气，当然引起庭长夫人的注意，可是她既然摆脱了吃白食的清客，也就不再为他操什么心。她和她可爱的女儿，都以为舅舅懂得了小丽丽开的玩笑。然而庭长先生的观感并不如此。矮胖的卡缪索·

---

① 恐系隐指英国的清教徒时时刻刻以来世得救的话逼人为善。

德·玛尔维勒，自从在法院中地位升高之后，变得更庄严了：他欣赏西塞罗，认为喜歌剧院比意大利歌剧院更高雅，喜欢把这个演员跟那个演员作比较，亦步亦趋的跟着群众；他能背出官方报纸上所有的评论，仿佛是他写的；在会议席上，他把先发言的法官的见解申说一番，就算是发表意见。除了这些主要性格之外，庭长的地位使他对什么都认真，尤其重视亲戚关系。象多数被女人控制的丈夫一样，庭长在小事情上故意独往独来，而太太也表示尊重。对于邦斯的杳无影踪，庭长夫人随便找些理由把庭长搪塞了个把月；可是久而久之，他觉得来往了四十年的老音乐家，正当送了一把蓬巴杜夫人的扇子那样贵重的礼物之后，反而不再上门，未免太古怪了。包比诺伯爵认为精品的那把扇子，在杜伊勒里宫中传观之下博得许多恭维，使庭长夫人听了得意之极；人家把十根象牙骨的美，细细指给她看，雕工的精巧真是从来未有的。在包比诺伯爵府上，一位俄国太太（俄国人到哪儿都以为是在俄国）愿意出六千法郎把扇子买过来；她觉得实物落在这样的手里太可惜了，因为那的确要公爵夫人才配得上。听到有人出价之后，赛西尔第二天就对父亲说道：

"我们不能不承认，可怜的舅公对这些小玩意儿倒真内行……"

"什么！小玩意儿？"庭长叫起来，"政府预备花三十万法郎，收买已故迪索默拉尔参议官的收藏，另外还要跟巴黎市政府合凑一百万把克吕尼古堡买下来重修，存放这些小玩意呢！……告诉你，好孩子，这些小玩意儿往往是古代文明唯一

的遗迹。一个伊特鲁立亚①的古瓶或是一串项链，要值到四五万法郎一件；这些小玩意儿教我们见识到特洛亚战争时代的艺术多么完美，又告诉我们伊特鲁立亚人原来是特洛亚人逃难到意大利半岛去的！”

矮胖庭长的说笑便是这一类，他只会用毫无风趣的挖苦对付太太和女儿。

“赛西尔，你听着，”他又接着说，“要懂这些小玩意儿，需要好多种学问，那些学问的总名叫做考古学。考古学包括建筑，雕塑，绘画，金银细工，陶器，紫檀木雕——这是近代的新兴艺术，——花边，地毯，总而言之，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工艺品。”

“那么邦斯舅舅是个学者了？”赛西尔问。

“哎！他怎么不来啦？”庭长问这句话的神气，仿佛一个人忘了好久的念头忽然集中，象猎人说的，瞄准了一点放出来，把自己吓了一跳。

“大概他为了一点小事生气了，”庭长太太回答。“他送这把扇子的时候，也许我没有表示充分的赏识。你知道，我是外行……”

“你！”庭长叫道，“你，赛尔万教授的高足，会不知道华托？”

“我知道大卫，热拉尔，格罗，还有吉罗德，盖兰，德·福尔班，丢尔班·德·克里赛②……”

① 伊特鲁立亚，意大利古地区名，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托斯卡讷地区。

② 以上都是当时法国有名的画家、雕刻家或字画收藏家。

"你应当……"

"我应当什么，先生？"庭长太太瞪着丈夫的神气活象古代的示巴女王。①

"应当知道华托是谁，我的好太太，他现在很时髦呢，"庭长的低声下气，显出他什么都是依仗太太得来的。

庭长夫妇谈这些话的时候，就在上演《魔鬼的未婚妻》，乐队里的人注意到邦斯脸色不好的那一晚的前几天。一向招待邦斯吃饭，拿他当信差用惯的人，那时都在打听邦斯的消息；并且在老人来往的小圈子内大家有点儿奇怪了，因为好几个人看见他明明在戏院里服务。邦斯在日常散步中虽是尽量避开从前的熟人，但有一天在新辟的博马舍大道上一个骨董铺里，冷不防跟前任部长包比诺伯爵照了面。那位骨董商便是邦斯以前跟庭长太太提过的莫尼斯特罗；象他那批有名的有魄力的商人，都很狡猾的把骨董天天抬价，推说货色越来越少，几乎找不到了。

包比诺一看见老人就说：

"亲爱的邦斯，怎么看不见你啦？我们都在想你，内人还在问，你这样躲着我们是什么意思。"

"伯爵，"老人回答，"在一个亲戚家里，他们叫我懂得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在社会上是多余的。一向他们就没有怎么敬重我，可是至少还没有侮辱我。我从来不有求于人，"他说到这里又流露出艺术家的傲气，"凡是瞧得起我招待我的人，我常常

① 典出《旧约·列王纪上》第十章，示巴国女王曾慕名带领商队来到以色列拜见所罗门王，并献上丰厚的礼物。

帮点儿小忙表示回敬；可是我发现我看错了，为了上亲戚朋友家吃饭，我就得含垢忍辱，笑骂由人！……好吧，吃白食这一行我现在不干了。在我家里，我每天都有无论哪一家的饭桌上都不会给我的享受，——一个真正的朋友！”

老艺术家的手势，音调，使这篇话更显得沉痛。包比诺听了不禁大为感动，把邦斯拉在一旁，说道：

“哎啊！老朋友，你怎么啦？能不能把你的伤心事告诉我呢？我敢说，在我家里总不至于有人对你失礼吧……”

“你是唯一的例外。况且你是一个王爷，一个政治家，有多少事要操心，即使有什么不周到，也应当原谅的。”

包比诺在应付人事与调度买卖上面学会了一套很高明的手腕；邦斯禁不起他三言两语，就说出了在玛尔维勒家的倒霉事儿。包比诺为他大抱不平，回家马上告诉了太太；她是一个热心而正派的女人，一见庭长太太就把她埋怨了一顿。同时，前任部长也跟庭长提了几句，使卡缪索不得不追究这件事。虽然他在家里作不了什么主，但他这一次的责备于法于理都太有根据了，妻子和女儿都没法狡辩，只得屈居下风，把错处全推在仆役头上。那些用人给叫来骂了一顿。听到他们把事情从头至尾都招认之后，庭长才觉得邦斯舅舅的闭门不出真是最聪明的办法。跟大权操在主妇手中的那些主人一样，庭长把丈夫的威严，法官的威严，一齐拿出来，说所有的仆役都得开差，连老用人应得的酬劳也要一律取消，倘若从今以后，他们对待邦斯舅舅和别的客人不象对他自己一样！玛德莱娜听了这句话，不由得微微一笑。

"你们只有一条生路，"庭长又说，"就是去向舅老爷赔罪，消他的气。告诉他，你们能不能留在这儿全在他手里，他要不原谅你们，我就把你们统统开差。"

第二天，庭长很早就出门，以便上法院之前去看他的舅舅。在西卜太太通报之下，玛尔维勒庭长的出现简直是件大事。邦斯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受到这样的荣誉，觉得这一定是重修旧好的预兆。庭长寒暄了几句，就说：

"亲爱的舅舅，我终于知道了你杜门不出的原因。你的行为使我对你更敬重了。关于那桩事，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下人全给打发了。内人和小女都急得没了主意；她们想见见你，跟你解释一番。舅舅，在这件事情里头，我这个老法官是无辜的；小姑娘为了想上包比诺家吃饭，一时糊涂，没了规矩，可是请你别为此而责罚我，尤其现在我来向你求情，承认所有的错都在我们这方面……咱们三十六年的老交情，即使受了伤害，总还能使你给个面子吧。得啦！今晚请到我们家吃饭去，表示大家讲和……"

邦斯不知所云的回答了一大堆，结果说他乐队里一位同事辞了职要去办银行，今晚请他去参加订婚礼。

"那么明天吧。"

"外甥，明天我得上包比诺家吃饭，伯爵夫人写了封信来，真是客气得……"

"那么后天……"

"后天，我那位乐师的合伙人，一个姓勃吕内的德国人，请新夫妇吃饭……"

“哦，你人缘多好，这么些人都争着请你。”庭长说，“好吧，那么下星期日，八天之内，象我们法院里说的。”

“哎，那天我们要到乐师的丈人葛拉夫家里吃饭……”

“那么就下星期六吧！这期间，请你抽空去安慰安慰我那小姑娘，她已经痛哭流涕的忏悔过了。上帝也只要求人忏悔，你对可怜的赛西尔总不至于比上帝更严吧？……”

邦斯被人抓到了弱点，不由得说了一番谦逊不遑的话，把庭长一直送到楼梯头。一小时以后，庭长家的那些仆役来了，拿出下人们卑鄙无耻，欺善怕恶的嘴脸，居然哭了！玛德莱娜特意把邦斯先生拉在一边，跪倒在他脚下，哭哭啼啼的说：

“先生，一切都是我做的，先生知道我是爱您的。那桩该死的事，只怪我恼羞成怒，迷了心窍。现在我们连年金都要丢了！……先生，我固然疯了，可不愿意连累同伴……现在我知道没有高攀先生的福分。我想明白了，当初不该有那么大的野心，可是先生，我是永远爱您的。十年功夫，我只想使您幸福，到这儿来服侍您。那才是好福气呢！……噢，要是先生能知道我的心！……我做的一切缺德的事，先生早该发觉。……倘使我明儿死了，您知道人家会找到什么？……一张遗嘱！我在遗嘱上把一切都送给先生……真的，遗嘱就藏在我箱子里，压在首饰底下！”

玛德莱娜这番话打动了老鳏夫的心，使他觉得非常舒服；有人为你颠倒，哪怕是你不喜欢的人，你的自尊心总很得意。老人宽宏大量的原谅了玛德莱娜，又原谅了其余的人，说他会

向庭长夫人说情，把他们全部留下的。邦斯看到不失身分而能重享昔日之乐，真有说不出的欢喜。这一回是人家来求他的，他的尊严只会增加；但他把这些得意事儿说给施模克听的时候，看到朋友悒郁不欢，嘴上不说而明明在怀疑的神气，他觉得很难受。可是好心的德国人，发觉邦斯脸色突然之间转好了，终于也很快慰，而情愿牺牲他四个月来独占朋友的那种幸福。心病比身病有个大占便宜的地方：只要不能满足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它就会霍然而愈。邦斯在那天早上完全变了一个人。愁眉苦脸，病病歪歪的老人，立刻变得心满意足，神魂安定，跟以前拿着蓬巴杜夫人的扇子，去送给庭长太太时一样。可是施模克对这个现象只觉得莫名其妙，不由得左思右想的出神了；真正清心寡欲的人，是永远不能了解法国人逢迎吹拍的习气的。邦斯彻头彻尾是个帝政时代的法国人，一方面讲究上一世纪的风流蕴藉，一方面极崇拜女性，象《动身去叙利亚……》那个流行歌曲所称道的那种风气。于是施模克把悲哀埋在心里，用他德国人的哲学遮盖起来；可是八天之内他脸色发黄了，西卜太太用了些小手段把本区的医生请了来。医生怕施模克是害的黄疸病，但他不说黄疸而说了一个医学上的专门名词，把西卜太太吓坏了。

两个朋友一同在外边吃饭也许还是破题儿第一遭，但施模克觉得仿佛回到德国去玩了一次。莱茵旅社的主人，约翰·葛拉夫，他的女儿艾米莉，裁缝沃尔夫冈·葛拉夫和他的太太，弗里茨·勃吕内和威廉·施瓦布，全是德国人。请的来宾只有邦斯和公证人两位是法国人。葛拉夫裁缝，在小新田

街与维勒多街之间的黎塞留街上有所华丽的大宅子，他们的侄女就在这儿长大的；因为做父亲的怕旅馆里来往的人太杂，不愿意让女儿接触。裁缝夫妇对侄女视同己出，决意把屋子的底层让给小夫妻俩；而勃吕内-施瓦布银行将来也设在这里。以上的计划才不过决定了一个月光景，因为这些喜事的主角勃吕内，执管遗产也得等待相当时间。裁缝给新夫妇置办家具，把住房粉刷一新。老屋子坐落在花园与院子之间，侧面有一进屋子预备做银行的办公室，从那儿可以通到临街一幢出租的漂亮屋子。

从诺曼底街到黎塞留街的路上，邦斯向心不在焉的施模克打听出浪子的故事，知道旅馆主人那块肥肉竟给死神送到了浪子嘴里。邦斯才跟他的至亲言归于好，立刻想替弗里茨·勃吕内跟赛西尔·德·玛尔维勒做媒。碰巧葛拉夫家的公证人又是卡陶以前的首席帮办，后来盘下他的事务所又做了他的女婿，邦斯过去常在他家吃饭的。

“哦，原来是你，贝蒂埃先生，”老音乐家向他旧日的居停主人伸出手去。

“哎，你怎么不赏光上我们家吃饭啦？”公证人问，“内人正在挂念你呢。《魔鬼的未婚妻》初次上演那一晚；我们在戏院里看见你，所以我们非但挂念，并且奇怪了。”

“老年人是很会多心的，”邦斯回答，“我们错就错在落后一个世纪；可是有什么法儿？……代表一个世纪已经够受了，再要跟上那个看到我们老死的时代是办不到的了。”

“对！”公证人很俏皮的抢着说，“咱们不能一箭双雕赶上

两个世纪。”

“哎喂！”老人把年轻的公证人拉在一旁问，“你干吗不替我的外甥孙女赛西尔做媒呢？”

“你问我干吗？……这年月连门房都在讲究奢侈了；巴黎高等法院庭长的小姐，只有十万法郎陪嫁，你想年轻人敢请教吗？在玛尔维勒小姐那个社会里，一年只花丈夫三千法郎的妻子还没听见过。十万法郎的利息，给太太做开销还不怎么足够。一个单身汉，有着一万五到二万的进款，住着一个精致的小公寓，用不着铺张，只消雇一个男当差，全部收入都可以拿去寻欢作乐，除了要裁缝把他装扮得体体面面之外，不需要别的场面。有远见的母亲们都对他另眼相看，他在巴黎交际场中是一等红人。反之，娶了太太就得撑一个家，她要一辆自己独用的车，上戏院就得要个包厢，不比单身汉只消正厅的散座就行了；总而言之，从前年轻人自个儿享受的钱，现在都得拿给太太去花。假定一对夫妻有三万进款，在眼前这个社会上，有钱的单身汉马上会变做穷小子，连上尚蒂伊去玩一次也得计算车钱了。再加上孩子……那就窘相毕露了。玛尔维勒先生跟玛尔维勒太太不过五十开外，他们的遗产还要等十五年二十年；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把遗产放在皮包里搁上这么些年的；这样计算之下，那些在马比耶舞厅，跟妓女跳着波尔卡舞的胡天胡地的小伙子，心里就长了疙瘩，所有未婚的青年都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两面，也用不着我们提醒他们。并且，咱们之间说句老实话，玛尔维勒小姐长得并不叫人动心，也就不会叫人糊涂，候选人见了她只打着不结婚的主意。倘若一个

头脑清楚，有二万法郎收入的年轻人，in petto① 想攀一门能满足他野心的亲事，那么玛尔维勒小姐还不够资格……”

“为什么？”邦斯很诧异的问。

“嗳！……如今晚儿的男人，哪怕象你我一样的丑吧，亲爱的邦斯，都痴心妄想的要六万法郎陪嫁，高门大族的小姐，长得非常漂亮，人要非常风雅，非常有教养，总之要没有一点疤瘢的完璧。”

“那末我的小外甥是不容易嫁掉的了？”

“只要她父亲舍不得把玛尔维勒的田产给她做陪嫁，赛西尔就无人问津；要是她父母肯那么办，她早已做了包比诺子爵夫人……呕，勃吕内先生来啦，我们要宣读勃吕内公司的合同和施瓦布的婚约了。”

邦斯被介绍过了，彼此客气了一番，家长们请他在婚书上也署个名，作个证人。他听人家把合同的条款都念完了，然后到五点光景，大家走进餐厅。酒席的丰腆，就象大腹贾们搁下买卖预备享受一下的那种盛宴，同时证明莱茵旅社的主人葛拉夫，跟巴黎第一流的伙食商多么够交情。邦斯和施模克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讲究的吃喝。有的是叫你神魂颠倒的名菜！……面条的细净是破天荒的，香鲇鱼给炸得没有话说，真正的莱芒湖② 鱼，配上真正的日内瓦沙司，葡萄干布丁上的乳脂之美，连传说发明布丁的那个伦敦名医都要为之叫绝。酒席到晚上十点才散。喝的莱茵酒和法国酒的数量，使公子哥

① 意大利文：私下、暗地里。

② 莱芒湖，即日内瓦湖。位于瑞士西南边及法国上萨瓦省北边。

儿都要吃惊，因为德国人能够声色不动的灌下多少酒精，简直没有人说得出。你必须在德国吃过饭，眼看多少酒瓶连续不断的给端上来，象地中海浴场上的潮水，后波逐着前浪，又眼看多少酒瓶给撤下去，仿佛德国人吸收的能力就跟沙滩和海绵一样；而他们又吸收得多么文雅，没有法国人的喧闹：谈话照常很幽静，象放印子钱的人的闲谈，脱尽火气；脸上的红晕，有如科内吕斯或施诺尔壁画上的未婚夫妻的，若有若无；而往事的回忆，也象烟斗里飘起来的烟，来得慢腾腾的。

十点半，邦斯和施模克坐在花园里一条凳上，把施瓦布夹在中间，也不知是谁把谈话引到了诉说彼此的性情，见解，和不幸的遭遇上去。在一大堆炒什锦似的心腹话中间，威廉讲起他想要弗里茨结婚的愿望，乘着酒意把话说得慷慨激昂。

"为你的朋友，我有个计划在这里，你看怎样？"邦斯凑着威廉的耳朵说，"有个可爱的，懂事的姑娘，二十四岁，门第很高，父亲是司法界的一个大官儿，十万法郎陪嫁，将来还有一百万法郎家产的希望。"

"你等着！"施瓦布回答，"我马上跟弗里茨说去。"

于是两位音乐家看着勃吕内和他的朋友在花园里绕圈子，在他的面前走过好几回，一忽儿这个听着那个说，一忽儿那个听着这个讲。邦斯脑袋重甸甸的，虽没有完全喝醉，可是觉得身子越沉重，思想越轻灵；透过酒精遮在他面前的云雾，他打量着弗里茨·勃吕内，想在他脸上找出一点想过家庭生活的愿望。不久施瓦布把他的朋友兼合伙人给邦斯介绍了。弗里茨对老人的关切再三道谢。然后彼此谈起话来，施模克

与邦斯一对单身汉，尽量歌颂结婚的好处，毫无俏皮意味的提到那句双关语，说结婚是人生的终极。等到在未来的洞房里饮冰，喝茶，呷着杂合酒，吃着甜点心的时候，那些差不多全醉了的富商听到银行的大股东也要结婚的话，顿时叫叫嚷嚷，热闹到了极点。

清早二点，施模克和邦斯打大街上走回家，一路大发议论，觉得尘世的一切都配得象音乐一样和谐，他们拿这个当做题目，说得连自己都忘乎所以了。

第二天，邦斯上他外甥媳妇庭长太太家里去了，他因为能够以德报怨而满心欢喜。可怜这心胸高尚的好人！……没有问题，他是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现在大家对一般尽本分的，照着福音书行事的人，尚且在颁发蒙蒂翁道德奖金，那么上面那句关于邦斯的话一定不会有人反对的了。

"嘿！他们要欠吃白食的一个大大的情分呢！"他在舒瓦瑟尔街上拐弯的时候这么想着。

一个不象邦斯那么得意忘形的人，一个懂世故的，知道提防的人，回到这份人家去一定会留神庭长太太和她女儿的态度的；但可怜的音乐家是个孩子，是个天真的艺术家，他只相信道德的善，犹如他只相信艺术的美；赛西尔和庭长太太的殷勤使他快活之极。这老实人，十二年来尽看着杂剧、喜剧、悲剧在眼前搬演，竟看不透人生舞台上牛鬼蛇神的嘴脸，其实他是早该看饱了的。庭长夫人的心跟身子一样的干枯，可是非常热中，拼命要显出贤德，装做虔诚，因为在家里支配惯了，格外老气横秋。凡是在巴黎社会上混惯而懂得这一类女子的

人，自会想象得到，自从庭长夫人向丈夫认错以后，她心中对舅舅抱着多深的仇恨。母女俩面上是笑脸相迎，内里都打着此仇必报的主意，不过暂时把敌忾之心压在那里罢了。阿美莉·卡缪索生平第一次向丈夫低头，而丈夫是她一向当做孩子看待的；可是现在她还得对那个使她吃败仗的人表示亲热！……这个情形，只有红衣主教之间或教会宗派的领袖之间，那种年深月久，口是心非的亲善可以相比。

三点钟，庭长从法院里回来，邦斯还没把故事讲完。他说出认识弗雷德里克·勃吕内①的那番奇妙的经过，从昨天吃到今天清早的酒席，以及一切有关勃吕内的细节。赛西尔直截了当的提到正文，打听勃吕内衣著的款式如何，身腰如何，举动如何，头发什么颜色，眼睛什么颜色；等到她揣摩出弗雷德里克是个漂亮人物之后，便称赞他的豪爽了。

"对一个患难朋友一出手就是五十万！噢，妈妈，我的车子跟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都不成问题啦……"

母亲为她所抱的野心，她自己唯恐成为泡影的希望，一下子都要实现了；赛西尔想到这里，人也差不多变得好看了。

至于庭长夫人，她只说一句话：

"亲爱的小妞子，你十五天之内就可以结婚了。"

所有的母亲都把二十三岁的女儿叫做小妞子的。

"可是，"庭长说，"要打听对方的底细总还得有些时间；我决不肯把女儿随便给一个陌生人……"

"你要打听，只消问贝蒂埃，他们的合同和婚书都是他经

① 弗雷德里克是弗里茨的全称。

手的，"老艺术家回答，"至于那小伙子，我的甥少奶，你该记得你和我说过的话！他已经过了四十岁，头发只剩一半了。他想成了家有个避风的港口，我自然不去劝阻他；这也是人的天性……"

"那就更需要打听弗雷德里克·勃吕内先生的情形了，"庭长抢着说，"我不愿意给女儿招个病病歪歪的女婿。"

"甥少奶，要是你愿意，五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那个男的，你自己去判断吧；照你的意思，似乎只要见一次面就行了……"

赛西尔和母亲做了一个极高兴的姿势。邦斯舅舅接着又道：

"弗雷德里克是个很高明的鉴赏家，他想仔细瞧瞧我的小收藏。你们从来没见过我的书，我的骨董；就来看看吧，"他对两位女主人说，"你们装做是我的朋友施模克陪来的，尽可不露痕迹的跟对方认识。弗雷德里克绝对不会知道你们是谁。"

"妙极了！"庭长叫着。

从前被人瞧不起的食客现在受到怎样的敬重，是不难想象的了。那天可怜的人才真是庭长夫人的舅舅。快活的母亲，心中的仇恨给欢乐的巨潮淹没了，竟装出那种眼神，堆起那种笑容，想出那种说话，叫老实人喜欢得魂都没有了；他觉得自己不但做了桩好事，而且还有个美丽的远景。将来在勃吕内家，施瓦布家，葛拉夫家，不是都有象订婚那天一样的酒席等着他吗？他眼见酒醉饭饱的日子到了：一连串盖着碟子端出来的菜，意想不到的异味，妙不可言的陈年佳酿！

邦斯走了以后，庭长对太太说："倘若邦斯舅舅做媒做成了，就得送他一笔年金，相当于他乐队指挥的薪水。"

"那当然啰，"庭长太太回答。

他们决定，要是赛西尔看得中那个男的，就由她去叫老音乐家收下这笔不登大雅的津贴。

为了对弗雷德里克·勃吕内的家私找些真凭实据，庭长下一天就去看公证人贝蒂埃。贝蒂埃预先得到庭长夫人的通知，把他的新主顾，笛师出身的银行家施瓦布约了来。施瓦布一听朋友可能攀上这样一门亲，不由得惊喜交集(大家知道德国人是多么看重头衔的，在德国，一位太太不是将军夫人，便是参议夫人，或是律师夫人)，他对谈判处处迁就，仿佛一个收藏家自以为叫骨董商上了当，占了便宜似的。

"第一，"赛西尔的父亲对施瓦布说，"因为我想在婚书上把玛尔维勒的产业给女儿，我要采取奁赠制度①。勃吕内先生得拿出一百万来扩充玛尔维勒庄田，凑成一份奁赠产业，使我女儿和她的孩子们将来不至于受到银行的风波。"

贝蒂埃摸着下巴颏儿想道："庭长先生倒真有一招！"

施瓦布问明了什么叫做奁赠制度，立刻代朋友一口承应。这项条件正好符合朋友的愿望，因为弗里茨曾经表示，希望成家的时候能有个办法，使他不致重蹈覆辙，再度受窘。

"眼前就有一百二十万法郎的农场跟草原预备出让，"庭

① 奁赠制度乃由夫妻双方各拨一部分动产或不动产，在婚约上订明为奁赠产业，由丈夫执管，收益归夫妇共有；但不能出卖，公家亦不得没收。即丈夫破产，此项产业仍可保留，不受牵累。

长又说。

“法兰西银行的一百万股票，作我们往来的保证金是尽够的了，”施瓦布回答，“弗里茨也不愿意在生意上的投资超过二百万；庭长的条件，他一定会接受的。”

听到庭长回家报告这些消息，两位妇女简直乐死了。在捕婿的网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一条大鱼肯这样听人摆布的。

“你将来可以叫做勃吕内·德·玛尔维勒太太，”父亲对女儿说，“我要替你丈夫正式申请用这个姓；以后他还能获得法国籍。要是我当了贵族院议员，他可以承继我！”

庭长夫人花了五天功夫装扮女儿。相亲那天，她亲自替赛西尔穿衣，在化装上细磨细琢所费的心血，不下于英国舰队的司令官的装配那艘游艇，让英国女王坐了上德国去访问。

另一方面，邦斯和施模克，把邦斯的美术馆、屋子、家具掸尘抹灰的那股劲儿，好比水手擦洗海军司令的战舰。雕花的木器连一星灰都没有。所有的铜器都闪闪发光。粉笔画外面的玻璃，叫人把拉图尔、格勒兹、利欧塔尔（他是那张不能经久的名画①《巧克力女郎》的作者）的作品看得格外分明。佛罗伦萨铜雕上神妙的珐琅，毫光四射，变化无穷。彩色玻璃上细腻的颜色，绚烂夺目。在两个诗人一般的音乐家布置之下，那些杰作都放出异彩，发出声音，直扣你的心，使这个展览会同时也成为一个音乐会。

两位妇女相当聪明，懂得避免进场时的发窘，便抢着先

① 拉图尔（1704—1788），法国著名粉画家；利欧塔尔（1702—1789），瑞士著名粉画家。因粉笔画颜色极易脱落，故称不能经久的名画。

到，以便巩固自己的阵地。邦斯把他的朋友施模克介绍了，被她们看做是个呆子。一心想着四百万富翁的新郎，两个无知的女人听着邦斯关于艺术的解释简直不大在意。她们很冷淡的，瞧着三个精美的框子里铺在红丝绒上的珀蒂托彩色珐琅。冯·赫依絮姆，大卫·德·埃姆的花卉，亚伯拉罕·米尼翁的草虫，梵·爱克，丢勒，真正的克拉纳赫，乔尔乔涅，塞巴斯蒂亚诺·代·皮永博，巴克赫伊森，霍贝玛，籍里柯，① 所有的名画都引不起她们的好奇心，因为她们等着照明这些宝物的太阳。可是看到某些伊特鲁立亚的首饰，一望而知是贵重的鼻烟壶，两位妇女也觉得惊奇。她们正为了敷衍主人而拿着佛罗伦萨铜雕出神的时候，西卜太太通报勃吕内先生来了！她们并不转过身子，却利用一面镶着大块紫檀木雕花框的威尼斯镜子，来打量这个天下无双的候选人。

弗雷德里克得到威廉的通知，把仅有的一些头发集中在一处，穿一条颜色很深而调子很柔和的裤子，一件大方而新式的绸背心，一件有空眼子的荷兰细布衬衫，系一条白地蓝条的领带。表链和手杖柄是法劳朗-夏诺② 的出品。上衣是葛拉夫老头挑最好的料子亲手裁剪的。那双瑞典皮的手套就显出他是个吃光母亲遗产的哥儿。要是两位娘儿们没有听到诺曼

---

① 珀蒂托(1607—1691)，法国搪瓷细品画家；冯·赫依絮姆(1682—1749)、大卫·德·埃姆(1606—1684)、巴克赫伊森(1631—1708)均为荷兰画家；亚伯拉罕·米尼翁(1640—1679?)、克拉纳赫(1472—1533)为德国画家；梵·爱克(约1385—1441)为弗朗德勒画家。

② 法劳朗和夏诺是法国一家精铜银器雕镂铸造业老板。

底街上的车声，单看他光可鉴人的靴子，也能想象出银行家的低矮的双马篷车。

既然二十岁的浪子就有银行家的种气，到四十岁上当然成为察言观色的老手了，而且勃吕内特别精明，因为他还懂得一个德国人可以凭他的天真取胜。那天早上，正如一个人到了或是娶妻生子，或是花天酒地继续独身下去的关头，他眉宇之间颇有怅然神往的意味。在一个法国化的德国人身上，这种表情使赛西尔觉得他真是小说中人物。她把维拉兹的后人认作少年维特。再说，哪个姑娘不把她的结婚史编成一部小小的传奇呢？勃吕内对四十年的耐性所搜集的那些精品看得非常有劲，邦斯因为第一次有人赏识他收藏的真价值，也十分高兴，而赛西尔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心里想：

"哦，他是一个诗人！他把这些玩意儿看作值几百万。诗人是不会计算的，能让太太支配家产的；那种人很容易对付，只消让他玩玩无聊的小东西就什么都不问了。"

老人卧房的两扇窗上，每块玻璃都是瑞士古代的彩色玻璃，最起码的一块也值到一千法郎，而他一共有十六块，全是现代收藏家不惜到处寻访的精品。一八一五年，这些花玻璃每方只卖六法郎到十法郎。藏的六十幅画又无一不精，无一不真，没有经后人补过一笔，它们的价钱只有在拍卖行紧张的情绪中才见分晓。给每幅画做陪衬的框子又是些无价之宝，式样应有尽有：有威尼斯造的，大块的雕花象现代英国餐具上的装饰；有罗马造的，那是以艺术家的卖弄技巧出名的；有西班牙

造的，把枯干老藤雕得多么大胆；有弗朗德勒的，有德国的，刻满了天真的人物；有嵌锡、嵌铜、嵌螺钿、嵌象牙的贝壳框子；有紫檀的，黄杨的，黄铜的框子；有路易十三式的，路易十四式的，路易十五式的，路易十六式的，总之，最美丽的款式都给包括尽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收藏。邦斯比德累斯顿与维也纳的美术馆馆员更运气，他藏有大名鼎鼎，号称木雕上的米开朗琪罗的，勃罗多洛纳手造的一个框子。

不消说，玛尔维勒小姐见到每样新骨董都要求说明。她请勃吕内介绍她认识那些奇珍异宝。听到弗雷德里克说出一幅画，一座雕像，一个铜器的美跟价值，她显得那么快活，惊讶赞美之声那么天真，使德国人有了生气，脸也变得年轻了。结果双方都越出了预定的范围，以初次会面而论是表示得过火了一些，因为他们始终自认为偶然相遇的。

他们在一起一共有三小时。下楼的时候，勃吕内搀着赛西尔的胳膊。赛西尔很聪明的放慢了脚步，老在那儿谈着美术，觉得那男的把邦斯舅舅的骨董赞不绝口有些奇怪。

“我们刚才看的那些东西，你认为值很多钱吗?”

“哎，小姐，倘若您舅公肯出让他的收藏，我立刻可以出八十万法郎，而这还是桩好买卖。标卖的时候，单是六十幅画就不止值这些。”

“既然你这么说，我当然相信，”她回答，“那一定假不了，因为你全副精神都在那些东西上面。”

“噢！小姐……”勃吕内叫道，“给你这么一说，我没有话回答了，我只能请求令堂大人允许我到府上去拜访她，让我能

不胜荣幸的再看到你。”

庭长夫人紧跟在女儿后面，心里想：“瞧我的小妞子多机灵！”然后她高声说：

“欢迎之至，先生。希望你和我们的邦斯舅舅一同来吃饭；庭长能够见见你才高兴呢……——多谢，舅舅！”

她把邦斯的胳膊紧抓了一把，那意义比“咱们这是生死不变的了！”那样神圣的话还有过之无不及。她一边说着“多谢，舅舅”，一边对他做了个媚眼。

等到把小姐送上车，出租马车拐进了夏洛街之后，勃吕内跟邦斯谈着骨董，邦斯跟勃吕内谈着亲事。

“你说，没有问题吧？……”邦斯问。

“哦！小姑娘无聊得很，母亲的神气有点儿僵……咱们再谈吧。”

“将来的家私可不小，”邦斯特别点醒他，“有一百万以上呢……”

“星期一见！”百万富翁打断了他的话，“倘若你愿意出让你的画，我可以出五六十万法郎……”

“噢！”老人叫起来，他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家私；“我唯一的快乐就靠这些画……要卖也只能在我身后交货。”

“好，慢慢再说吧……”

“这一下倒发动了两件事啦，”收藏家心中只想着婚事。

勃吕内向邦斯行了礼，坐上华丽的马车走了。邦斯目送小篷车渐渐远去，没有注意到在门口抽着烟斗的雷蒙诺克。

当天晚上，玛尔维勒庭长夫人跟公公去商量，碰巧包比诺

全家人马也在那儿。做母亲的没有能招到一个亲戚的儿子做女婿，自然想等机会出口气；玛尔维勒太太便透露一些口风，表示赛西尔攀了一门了不起的好亲事。“赛西尔攀给了谁呢？”大家异口同声的问。于是，庭长太太自以为守着秘密，说了好多半吞半吐的话，也说了好多咬耳朵的心腹话，再加贝蒂埃太太从旁证实，使那件事第二天在邦斯吃饭的小圈子里归纳成这样的几句：

“赛西尔·德·玛尔维勒攀了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存心济世的银行家，噢！他有四百万呢；简直是小说中人物，真正的少年维特，极有风度，心地极好，早年也荒唐过来，这一下可发疯似的爱上了赛西尔；真是一见钟情，连邦斯画上所有的圣母都比不过赛西尔一个，你说这爱情还不可靠吗？”诸如此类。

再过一天，有几位客人上门来向庭长太太道喜，目的只为探探是否真有那颗金牙齿；① 庭长夫人那套措辞巧妙，大同小异的对答，可以给所有的母亲作参考，好似从前大家参考《尺牍大全》一样。

“一桩婚事，”她对希弗维尔太太说，“直要等新人从区政府跟教堂里回来才算确定，而我们这时还不过在相亲的阶段；所以我希望你看在我们的老交情面上，别在外边张扬……”

“你好福气，庭长太太，这年月结亲也真不容易。”

---

① 十六世纪末，德国竞传某七岁儿童于换牙时长出金臼齿一枚。四方好事者争往瞻仰奇迹，学者霍斯脱亲往检验确实，为文证明，引起学术界争辩。迄后一金银工匠前往检视，发现所谓金臼齿者乃以金叶子贴在齿上伪装而成。

“可不是！这一回是碰巧；不过婚姻多半是这样成功的。”

“哎，赛西尔真的要大喜了吗？”卡陶太太问。

“是的，”庭长夫人懂得对方用“真的”二字挖苦她，“我们一向太苛求，耽搁了赛西尔的亲事。现在可是一切条件都齐备了：财产，性情，品格，而且长得一表人材。我亲爱的小姑娘也的确配得上这些。勃吕内先生非常可爱，非常漂亮；他喜欢排场，见过世面，可是爱赛西尔爱得发疯似的，真诚得不得了；所以，虽然他有三四百万，赛西尔也牺牲了清高的念头接受了……我们并没这么大的野心，可是……有钱总不至于坏事。”

庭长夫人对勒巴太太说的又是一套：

“噢！我们决意应允他，倒并非为他的财产，而是为他对赛西尔的感情。勃吕内先生急得很，希望满了法定期限就结婚。”①

“听说他是一个外国人？……”

“是的，太太；可是老实说，我觉得很高兴。我将来不是招了个女婿，而是得了个儿子。勃吕内先生真是太懂事了。你简直想不到他对奁赠制度会那么高兴的接受……这是对家属最可靠的保障……他要买一百二十万法郎的农场和草原，并入玛尔维勒田庄。”

第二天，她又把同样的题目做了几篇不同的文章。据说勃吕内先生是个王爷，行事全是王爷气派，从来不斤斤较量；

① 法国民法规定，婚姻须先经区政府公告，满十日后方可举行婚礼。此之谓法定期限。

要是玛尔维勒先生替他弄到了完全国籍，①（以庭长的勋劳，司法部也应当为他破一次小小的例。）女婿将来可以承继岳父做贵族院议员。没有人知道勃吕内先生的家私有多大，他养着全巴黎最好的马，有全巴黎装备最好的车……诸如此类。

卡缪索一家兴高采烈的宣传，正好说明这件事在他们是喜出望外的。

在邦斯舅舅家相过亲以后，玛尔维勒先生受着太太怂恿，立刻邀请司法部长，高等法院的首席庭长，检察长，在理想的女婿晋谒那天到家里来吃饭。虽然约的日子很局促，三位大人物居然答应了；他们懂得家长希望他们扮的角色，也就不吝臂助。对那些想钓个有钱女婿的母亲，法国人都很乐意帮忙的。包比诺伯爵夫妇虽然觉得这种请客有些俗气，也答应来凑满那一天的贵宾名单。客人一共有十一位。其中当然少不了赛西尔的祖父，老卡缪索和他的太太。请这顿饭的目的，是预备以那些客人的地位声望，使勃吕内先生当天就开口求亲。至于勃吕内，象上文所说的，早已给描写成一个德国的大资本家，鉴赏力极高（有他对小妞子的爱情为证），将来在银行界准是纽沁根，凯勒，杜·蒂耶等等的劲敌。

庭长夫人装着挺随便的神气，把当天的客人告诉她心目中的女婿：

---

① 外国人归化法国的待遇有二种：一种叫做半国籍，享有一切公民权，但无立法议会的被选举权；一种叫做完全国籍，即享有此种被选举权。此项条例至一八八九年修改为：凡获得法国国籍的外侨，满十年后即享有立法议会的被选举权。

“今天是我们每星期照例的便饭，只有熟客，并无外人。先是庭长的父亲，想你已经知道，他不久就要晋升为贵族院议员了；其次是包比诺伯爵和伯爵夫人，虽说他们的儿子因为财产不够，配不上赛西尔，我们照旧是好朋友；还有是我们的司法部长，我们的首席庭长，我们的检察署长，都是些熟朋友……我们开饭要晚一些，因为议院总得六点钟散会。”

勃吕内意味深长的瞅着邦斯，邦斯搓着手，仿佛说：“是呀，都是我们的朋友，我的朋友！……”

机灵的庭长夫人有话要跟舅舅谈，让赛西尔跟她的维特单独在一块儿。赛西尔拉拉扯扯说了好多话，故意叫弗雷德里克瞧见她藏在一边的一本德文字典，一本德文文法，一本歌德的集子。

“哦！你在学德文？”勃吕内说着，不由得脸上一红。

世界上只有法国女人才会想出这种迷人的圈套。

“噢！这怎么行！……怎么可以翻我的东西呢，先生？”她又补上两句：“我想读原文的歌德，已经念了两年德文了。”

“大概文法很难懂吧，书还只裁开了十页……”① 勃吕内很天真的说。

赛西尔羞得马上转过身去，不让他看见脸上的红晕。德国人是经不起这种诱惑的，他挽着赛西尔的手把她拉回来，瞧得她好难为情的，他的眼神，和奥古斯特·拉封丹小说中那些未婚夫妻的一样。

---

① 法国平装书都是毛边而不裁开的。

“你可爱极了！”他说。

赛西尔做了个热烈的手势，表示说：“可是你呢！谁见了你不喜欢呢？”

庭长夫人和邦斯回进客厅，女儿凑在她耳边说：

“事情很顺当，妈妈！”

在这种晚会中，一个家庭的景象是不容易描写的。看到母亲为女儿俘获了一个有钱的夫婿，每个人都觉得高兴。大家对新人和家长说些双关的或针对双方的吉利话；在听的人方面，勃吕内只是装聋作傻，赛西尔是心领神会，庭长是但愿多听几句。邦斯全身的血都在耳朵里嗡嗡作响，仿佛看到他戏院里台上全部的脚灯都亮了起来，因为赛西尔很巧妙的，悄悄的告诉他，说父亲有意思送他一千二百法郎年金；老人当下便坚决的谢绝了，说他自己有的是财产，勃吕内最近不是提醒了他吗？

部长，首席庭长，检察长，包比诺夫妇，那些忙人都走了，只剩下老卡缪索，退休的公证人卡陶，和在场照顾他的女婿贝蒂埃。邦斯这好好先生以为都是自己人了，便非常不雅的向庭长夫妇道谢赛西尔刚才的提议。好心肠的人都是这样的，什么都凭感情冲动。勃吕内觉得这笔年金等于给邦斯的佣金，不由得犯了犹太人的疑心病，立刻变得心不在焉，表示他不光是在冷冷的打算盘。

“我的收藏或是它的售价，不管我跟我的朋友勃吕内作成交易也罢，我保留下去也罢，将来终是归你们家里的，”邦斯这样告诉他的亲戚。他们听到他有着这么大的财富都很

吃惊。

勃吕内冷眼旁观，注意到那些俗物对邦斯从穷光蛋一变而为有产人士以后的好感，同时也发觉赛西尔是给父母宠惯的全家的偶像，便有心叫这些布尔乔亚诧异一下，惊叹几声。他说：

“关于邦斯先生的收藏，我对小姐说的数目只是我出的价；以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而论，没有人敢预言这个收藏在标卖的时候能值多少。单是六十幅画就可能卖到一百万，其中有好几张都值到五万一幅。”

“做你的承继人倒真有福气喽，”卡陶对邦斯说。

“嗳，我的承继人不就是我的小外甥赛西尔吗？”老人绝对不肯放松他的亲戚关系。

这句话使在场的人都对老音乐家表示不胜钦佩。

“那她将来好发笔大财啦，”卡陶一边笑着说一边告辞了。

那时屋子里只有老卡缪索，庭长，庭长夫人，赛西尔，勃吕内，贝蒂埃和邦斯，大家以为男的就要正式开口了。果然，等到只剩下这些人的时候，勃吕内问了一句话，父母一听就觉得是好预兆。

“我想小姐是独养女儿吧……”勃吕内问庭长太太。

“一点不错，”她很骄傲的回答。

“所以你跟谁都不会有纠葛的，”好人邦斯凑上一句，让勃吕内能放心大胆的提亲。

勃吕内却上了心事，没有下文了，屋子里顿时冷冰冰的有

些异样的感觉。庭长夫人那句话仿佛是承认女儿害了瘟疫。庭长觉得女儿这时不应该在场，便对她递了个眼色。她出去了。勃吕内还是不作声。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成了僵局。幸亏老卡缪索经验丰富，把德国人带往庭长太太屋里，只说要拿邦斯找来的扇子给他瞧瞧。他猜到一定是临时有了问题，便向儿子媳妇做个暗号，叫他们留在客厅里。

"你瞧瞧这件好东西！"老绸缎商拿出扇子来。

"值五千法郎，"勃吕内仔细看过了回答。

"先生，你不是来向我孙女求婚的吗？"

"是的，先生。你可以相信，我觉得这样一门亲事对我是莫大的荣幸。我从来没见过比赛西尔小姐更美，更可爱，对我更合式的姑娘；可是……"

"噢！用不着*可是*，要就把*可是*的意义马上说给我听……"

"先生，"勃吕内郑重其事的回答，"我很高兴我们彼此还没有什么约束，因为大家把独养女儿的资格看做了不得的优点，我可完全看不出好处，反而觉得是个极大的障碍……"

"怎么，先生，"老人大为诧异，"你会把天大的利益看作缺点的？你这个观念未免太古怪了，我倒要请教一下你的理由呢。"

"先生，"德国人的态度非常冷静，"我今晚到府上来，是预备向庭长先生求亲的。我有心替赛西尔小姐安排一个美丽的前程，把我的财产献给她。可是一个独养女儿是被父母优容惯的，从来没人违拗她的意志。我见过好些人家都供奉这一

类的女神，这儿也不能例外：令孙女不但是府上的偶像，而且庭长夫人还加上些……你也知道，不必我多说了。先生，我眼见先父的家庭生活为了这个缘故变成了地狱。我所有的灾难都是我后母一手造成的，她便是人家百般疼爱的独养女儿，没有出嫁的时候千娇百媚，结了婚简直是化身的魔鬼。我不说赛西尔小姐不是一个例外；可是我年纪不轻，已经到四十岁，因年龄差别而发生的龃龉，使我没有把握叫一个年轻的女人快活，因为庭长对她百依百顺惯了，她的话平日在家里象圣旨一样。我有什么权利要求赛西尔小姐改变她的思想跟习惯呢？过去她使些小性子，父亲母亲都乐于迁就的，将来和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相处，他可是自私自利的呢；她要固执一下，低头服输的准是那个中年人。所以我采取老老实实的办法，把来意打消了。再说，我只到这儿来拜访一次，倘使必要的话，我愿意牺牲我自己……"①

"先生，倘若你的理由是这样，"未来的贵族院议员说，"那么虽然有些古怪，倒也言之成理……"

"先生，千万别怀疑我的诚意，"勃吕内立刻接过他的话，"要是在一个兄弟姊妹很多的家庭里有个可怜的姑娘，尽管毫无财产，只消教养很好，——那种人家在法国很多——只消我认为她品性优良，我就会娶她。"

---

① 当时中产阶级遇有未婚夫毁约情事，在未婚妻及其家庭方面认为极不名誉。勃吕内此言，犹："倘使你们已经把婚事张扬出去（即原文'倘使必要的话'的意思），则我愿意牺牲自己，你们可推说是女方看不中男的而毁约。"

说到这里，彼此不作声了，弗雷德里克·勃吕内趁此丢下老祖父，出来向庭长夫妇客客气气行了礼，走了。赛西尔面无人色的回进客厅，把少年维特匆匆告辞的意义揭晓了；她躲在母亲的更衣室里把话全听了去。

“他回绝了！……”她咬着母亲的耳朵说。

“为什么？”庭长夫人问她的公公，他神气非常不自然。

“推说独养女儿都是宠惯的孩子，”老人回答，“嗯，这句话倒也不能完全派他错，”他因为二十年来给媳妇磨得厌烦死了，乐得借此顶她一下。

“我女儿会气死的！你要她的命了！……”庭长夫人扶着女儿对邦斯叫着。赛西尔听了就顺水推舟倒在母亲怀里。

庭长夫妇俩把女儿扶在一张椅子上，她终于完全晕了过去。祖父便打铃叫人。

“我看出来了，这是你的阴谋诡计！”狂怒的母亲指着可怜的邦斯说。

邦斯浑身一震，好似听到了最后审判的号角。庭长太太两只眼睛象两道火，接着说：

“先生，人家随便跟你开个玩笑，你就用恶毒的侮辱来报复。谁相信那个德国人不是昏了头？他要不是你的帮凶，就是发了疯。你想叫我们丢脸，要叫我们坍台，那么好吧，邦斯先生，从今以后别再上这儿来叫我们生气！”

邦斯变成了一座石像，眼睛盯着地毯上的玫瑰花纹，绕着大拇指。

“怎么，你还不走，忘恩负义的恶棍！……”庭长太太转过

身来嚷着，又指着邦斯对下人们说："要是他敢再来，别让他进门。——约翰，你去请医生。——玛德莱娜，把鹿角精① 找来！"

以庭长太太的想法，勃吕内所说的理由只是借端推托，骨子里必定别有隐情；惟其如此，这亲事更没法挽回。女人在重大关头，主意总来得特别快，玛尔维勒太太马上觉得惟有说邦斯存心报复，才能补救这次的失败。这种思想，在邦斯看来固然是恶毒万分，为挽回家庭的面子却是再好没有。她根据自己对邦斯的宿恨，把普通女人的疑心肯定为事实。一般的说，女人总另有一套信仰，另有一种规律，凡是能满足她们的利益和情感的，都被认为千真万确之事。庭长夫人还更进一步，整个晚上把自己的信念灌输给丈夫，把他说服，下一天，法官也真的相信舅舅是罪大恶极了。读者一定觉得庭长夫人的行为令人发指，但在同样的情形之下，每个母亲都会学卡缪索太太的样，宁可牺牲外人的名誉来保全自己的女儿的。手段尽可不同，目的始终不变。

老人很快的奔下楼梯；但一出门就脚步很慢的从大街上走到戏院，木偶似的进去，木偶似的跨上指挥台，木偶似的指挥乐队。休息时间，施模克看见邦斯对他的招呼都似理非理，不禁暗暗发急，以为邦斯疯了。对于天性象儿童一般的邦斯，刚才那一幕简直是滔天大祸……一片好心而招来那么深刻的仇恨，这不是世界翻了个吗？在庭长夫人的眼睛、举动、声调之间，他终于发现了一股势不两立的敌意。

---

① 鹿角精为从鹿角中提炼出来的液体，有提神醒脑之功。

到明天，卡缪索太太下了一个大决心，这是事势所迫，而庭长也同意的。他们决定把玛尔维勒庄田，汉诺威街的住宅，连同十万法郎，一齐给赛西尔做陪嫁。庭长太太懂得，对这样一个挫折，只能拿一门现成的亲事来弥补。她早上便去拜访包比诺太太，把邦斯的毒计和可怕的报复讲了一遍。人家听到亲事的破裂是为了独养女儿的缘故，也觉得庭长太太的解释是可信的了。接着她把包比诺·德·玛尔维勒那样显赫的姓氏，数目惊人的陪嫁，说得非常动听。玛尔维勒庄田现有的收入是二厘利，不动产本身值到九十万；汉诺威街的住宅估计值二十五万。只要是懂事的家庭，决不会拒绝这样一门亲事的。所以包比诺夫妇就接受下来；然后，为了新亲家里的面子，他们答应对隔天的倒霉事儿帮着向外边解释。

在赛西尔的祖父老卡缪索家里，还是原班人马，还是几天以前把勃吕内捧上天的那位庭长夫人：虽然没有人敢向她开口，她可是勇气十足的出来解释道：

"真的，这年月一牵涉到亲事，简直防不胜防，尤其是跟外国人打交道。"

"为什么呢，太太？"

"你碰到了什么事啊？"希弗维尔太太问。

"你们不知道我们跟那个勃吕内的事吗？他好大胆子，居然想向赛西尔求亲！……哪知他父亲在德国是个开小酒店的，舅舅是卖兔子皮的。"

"怎么会呢？象你这样精明的人！……"一位太太凑上来说。

"那些冒险家真狡猾！……可是我们从贝蒂埃那里全打听出来了。那德国人的好朋友是个吹笛子的穷光蛋！来往的有成衣匠，有在槌球场大街开小客栈的……他自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已经把他娘的遗产败光了，再有天大的家私也不够他花……"

"你家小姐嫁了他可真要吃苦呢！……"贝蒂埃太太说。

"他又怎么被介绍到府上来的呢？"勒巴太太问。

"那是邦斯要找我们出气；他介绍那家伙来想丢我们的脸……勃吕内，德文的意思是一口井，人家说得他象王爷一样，可是身体坏得可怜，头也秃了，牙齿也坏了；我看见他一次就起了疑心。"

"你说起的那笔好大的家私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位年轻的太太怯生生的问。

"也并没象人家说的那么了不起。那些成衣匠，那个开旅馆的，倾其所有想办个银行……如今晚儿新开一个银行算得什么！不过预备倾家荡产罢了。做太太的今儿睡觉的时候有一百万，明儿醒过来只剩她自己的一份私房了。听他一开口，看他第一面，就不是个有身分的，我们对他就拿定了主意。他戴的手套，穿的背心，处处显出他是个工人，在德国开小酒店人家的儿子，谈不到什么高尚的心胸，他滥喝啤酒，滥抽烟……哎啊，太太！烟斗一天要抽二十五筒！跟了这样的男人，我可怜的丽丽还有日子过吗？……我现在想想还寒心呢。总算是上帝救了我们！再说，赛西尔也不喜欢他……你怎么想得到，一个亲戚，一个自己人，在我们家吃了二十年饭，每星

期两次，得了我们多少好处，竟然捣这个鬼！邦斯也真会做戏，还当着司法部长，检察署长，首席庭长，承认赛西尔是他的承继人！……那勃吕内和他串通了，这个说那个有几百万，那个说这个有几百万！……真的，我敢说，你们几位要是碰上了这种艺术家的诡计，一定也会上当的！”

几星期之内，包比诺与卡缪索两家，和他们的羽党联合之下，毫不费劲的打了个大胜仗，因为谁也不替可怜的邦斯辩护，大家拿他看做吃白食的，又奸刁，又啬刻，又是假装的老实人，又是埋伏在旁人家里的毒蛇，极凶恶极危险的小丑，应当把他忘掉才好。

伪装的维特拒婚以后一个月光景，可怜的邦斯发了场神经性的高热病第一次起床，由施模克搀着，在太阳底下沿着大街溜跶。神庙街上的人看到这一个满面病容，另一个小心扶持，谁也没有心肠笑两个榛子钳了。走到鱼贩子街，邦斯呼吸着闹市的空气，脸上有了血色；肩摩踵接的地方，空气中的生命力特别强，所以罗马那个肮脏的犹太人区域连 mala aria① 都是绝迹的。见到从前每天看惯的景象和巴黎街头的热闹，或许对病人也有影响。在多艺剧院对面，邦斯跟并肩走着的施模克分开了；他一路常常这样的走开去，瞧橱窗里新陈列的东西。这时他劈面遇见了包比诺，便恭恭敬敬的上前招呼，因为前任部长是邦斯最崇拜最敬重的一个人。

“嘿！先生，”包比诺声色俱厉的回答，“你有心糟蹋人家

① 意大利文：疟疾。应为 malaria，巴尔扎克写成 mala aria。

的名誉，丢人家的脸，想不到你还敢向那份人家的至亲来打招呼！那种报复的手段，只有你们艺术家才想得出……告诉你，先生，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认得你了。伯爵夫人对你在玛尔维勒家的行为，也跟大家一样的深恶痛绝。”

前任部长走了，把邦斯丢在那里，象给雷劈了一样。情欲，法律，政治，一切支配社会的力量，打击人的时候从来不顾到对方的情形的。那位政治家，为了家庭的利益恨不得把邦斯压成齑粉，根本没有发觉这个可怕的敌人身体那么衰弱。

“怎么啦，可怜的朋友？”施模克的脸跟邦斯的一样白。

好人靠着施模克的肩膀回答说：“我心上又给人扎了一刀。现在我相信，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做好事，谁要去越俎代庖，就得受惨酷的惩罚。”

他竭尽全身之力，才迸出这几句艺术家辛辣的讽刺。可怜这好心的家伙，看到朋友脸上的恐怖还想安慰他呢。

“我也这样想，”施模克简简单单回答了一句。

邦斯简直想不过来。赛西尔的结婚，卡缪索和包比诺两家都没有请帖给他。走到意大利人大街，邦斯看见卡陶迎面而来。虽然去年还每隔半个月在他府上吃一顿饭，邦斯鉴于包比诺的训话，不敢再迎上前去，只向他行了个礼；可是那位区长兼国会议员，非但不还礼，反而怒气冲冲的瞪了邦斯一眼。

邦斯早已把倒霉事儿详详细细告诉过施模克；这时他吩咐施模克：“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他们都跟我过不去。”

“先生，”施模克走过去很婉转的对卡陶说，“我的朋友邦

斯才害了场病，也许你认不得他了？”

“当然认得。”

“那么你有什么事怪怨他呢？”

“你交的朋友是个忘恩负义的坏蛋，他那种人还能活着，那就象俗语说的，败草是拔不尽的。怪不得大家见了艺术家都要提防，他们又刁又恶，象猴子一样。你的朋友想扫他家族的面子，破坏一个姑娘的名誉，来报复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我不愿意再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但愿当初没有认识他，当做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人。先生，这不但是我的心理，而且我的家族，他的家族，所有赏他脸给他吃过饭的人都这样想……”

“先生，你是一个明白人，可不可以让我把事情解释给你听……”

“你要有那个心肠，你去跟他做朋友吧，我管不着，”卡陶回答，“可是别多说了，我告诉你，谁要替他开脱，替他辩护，我就认为跟他是一丘之貉。”

“连替他分辩一下都不行吗？”

“不行。他的行为是不齿于人的，所以是不容分辩的。”

把这两句自命为妙语的话说完了，塞纳省议员便扬长而去，不愿再听一个字。

施模克把那些恶毒的谩骂告诉了邦斯，邦斯苦笑道：“已经有两个官儿跟我作对了。”

“大家都跟我们作对，”施模克很痛心的接着说，“回家吧，免得再碰到那些畜生。”

谦恭了一辈子的施模克，这种话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出口。

他素来超然物外，荣辱不系于心，自己要临到什么患难，可能很天真的一笑置之；但看到高风亮节，韬光养晦的邦斯，以那种豁达的胸襟，慈悲的心肠而受人凌辱，他就不由得义愤填胸，把邦斯的居停主人叫做畜生了！在这个天性温和的人，他那种激动已经是大发雷霆，不下于罗兰的狂怒。① 施模克恐防再遇到熟人，便搀着朋友望神庙街回头走；邦斯迷迷忽忽听凭他带路，似乎一个战士已经挣扎到筋疲力尽，也不在乎多挨几拳了。而可怜的音乐家，命中注定要受尽世界上的打击，落在他头上的冰雹包括了一切：有贵族院议员，有国会议员，有亲戚，有外人，有强者，有弱者，也有无辜的老实人。

在沿着鱼贩子街回去的路上，对面来了卡陶的女儿。这位年轻的妇女是经过患难而比较宽容的。她因为做了桩至今瞒着人的错事，不得不永远向丈夫低头。邦斯在招待他吃饭的那些人家，只有对贝蒂埃太太是称呼名字的，叫她费利西，以为她有时还能了解他。那性情温和的太太当时一见到邦斯舅舅就有点儿发窘。虽然卡陶是卡缪索填房面上的亲戚，和邦斯毫无关系，但卡陶家一向把他当做舅舅看待。费利西·贝蒂埃没法躲开，只得在病人面前站住了：

"舅舅，我不相信你是坏人；可是人家说你的话，只要有四分之一是真的，那你的确虚伪透了……"她看见邦斯做了个手势，便抢着往下说："噢！不用分辩！第一，我对谁都没有权利

① 罗兰为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中人物，生于八世纪，为查理曼大帝的勇将。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1474—1533)曾以他为主角写成长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又译《愤怒的罗兰》和《疯狂的奥兰多》)。

责备，批判，或是定什么罪名，因为我推己及人，知道理屈的人总有办法推诿；第二，你的申辩毫无用处。贝蒂埃先生——玛尔维勒小姐和包比诺子爵的婚约是他经手的，——对你非常生气，要是知道我和你说过话，是我最后一个跟你攀谈，还会埋怨我呢。大家都对你很不好。"

"我亲眼看到了，太太！"可怜的音乐家声音异样的说着，恭恭敬敬向她行了个礼。

他费了好大的劲走回诺曼底街，靠在施模克肩上的重量，使德国人觉得他是硬撑在那里不让自己倒下来。跟这位太太的相遇，仿佛听到了睡在上帝脚下的羔羊的判决；而这是天上最后的判决，因为羔羊是可怜虫的天使，平民的象征。两个朋友一声不出的回到家里。人生有些情形，你只能觉得有个朋友在你身边；说出安慰的话只能刺痛创口，显出它的深度。在此你们可以看到，老钢琴家天生是个友谊的象征；无微不至的体贴，表示他象饱经忧患的人一样，知道怎样应付旁人的痛苦。

这次散步是邦斯老人最后的一次。他一场病没有完全好，又害了另一场病。本是多血质兼胆质的人，胆汁进到血里去了，他患着剧烈的肝炎。这是他一辈子仅有的两场病，所以他没有相熟的医生。忠心而懂事的西卜太太，开头是凭她的好意，甚至还带着点儿母性，把本区的医生给找了来。

在巴黎，每个区域都有一个医生，他的姓名住址只有下等阶级，小市民和门房知道，所以大家管他叫做本区医生。这种医生既管接生，也管放血，在医学界的地位等于分类广告上招聘或应征的打杂的用人。他人缘很好，因为对穷人不得不慈

悲，靠老经验得来的本领也不能算坏。西卜太太陪着来的普兰医生，施模克一见面就认得了。他不大在意的听着老音乐家的诉苦，说身上痒得他整夜的搔，直搔到失去了知觉。眼睛的神气和四周那圈发黄的皮色，跟上述的症象恰好相符。

“这两天中间，你一定受了剧烈的刺激吧，”医生对病人说。

“唉！是啊。”

“你这是黄疸病，上回这先生也差点儿得这个病。”他指着施模克说；“可是没有关系。”普兰一边处方一边补上一句。

医生嘴里说着安慰的话，对病人瞧着的眼光却是宣告死刑的判决，虽然他照例为了同情而隐藏着，真正关切病情的人还是能琢磨出来。西卜太太把那双间谍式的眼睛对医生瞅了一下，马上感觉到他敷衍的口气和虚假的表情，便跟着医生一起出去了。

“你认为这个病真的没有关系吗？”西卜太太在楼梯头上问医生。

“好太太，你那位先生是完了，倒并非为了胆汁进了血里去，而是为了他精神太不行。可是调养得好，还能把他救过来；应当叫他出门，换个地方住……”

“哪儿来钱呢？……他的进款只有戏院里的薪水，他的朋友是靠几位好心的阔太太送的年金过日子的，也是个小数目，他说从前教过她们音乐。这是两个孩子，我招呼了九年啦。”

“我生平看得多了：好些病人都不是病死而是穷死的，那才是无可救药的致命伤。在多多少少的顶楼上，我非但不收

诊费，还得在壁炉架上留下三五个法郎！……"

"哎唷，我的好先生！"西卜太太叫道。"街坊上有些守财奴，真是地狱里的魔鬼，倒有十万八万一年的进款；你要有了这么些钱，那真是上帝下凡了！"

普兰医生靠着区里诸位门房先生的好感，好容易有了相当的主顾给他混口苦饭吃；这时他举眼向天，对西卜太太扯了个答尔丢夫式的①鬼脸表示感谢。

"你说，普兰医生，要是好好的调养，咱们亲爱的病人还有救是不是？"

"对，只要精神上的痛苦别过分的伤害了他。"

"可怜的人！谁能给他受气呢？这样的好人，世界上除了他的朋友施模克，就找不出第二个！……我会打听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哼，哪个把我的先生气成这样的，我一定去把他臭骂一顿……"

"你听着，好太太，"医生说着已经到了大门口，"你这位先生的病有个特点，为些无聊的小事就会时时刻刻的不耐烦，他不见得会请看护，那么是你照顾他的了，所以……"

"你们是说邦斯先生吗？"那个卖旧铜铁器的咬着烟斗问。他说着从门槛上站起身子，加入看门女人和医生的谈话。

"是啊，雷蒙诺克老爹！"西卜太太回答那奥弗涅人。

"哎，他可是比莫尼斯特罗，比那些玩骨董的大老都有钱呢……这一门我是内行，他有的是宝物！"

① 莫里哀名剧《答尔丢夫》（又译《伪君子》）中的主人公，著名的伪君子典型。

"呦！我还当做你说笑话呢，那天我趁两位先生不在家带你去看古董的时候，"西卜太太对雷蒙诺克说。

在巴黎，阶沿上有耳朵，门上有嘴巴，窗上有眼睛；最危险的莫过于在大门口讲话。彼此临走说的最后几句，好比信上的附笔，所泄漏的秘密对听到的人跟说的人一样危险。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使本书的情节更显得凿凿有据。

在帝政时代男人注意修饰头发的时候，有个最走红的理发匠，在一幢屋子里替一位漂亮太太梳完头走出来。那屋子里有钱的房客都是这理发匠的主顾，其中有位上了年纪的单身汉，雇的女管家恨死了主人的承继人。单身汉那时病得很重，才请了几位名医会诊，那时他们还没称为医学界之王。碰巧几位医生和理发匠同时出门。做戏似的会诊过后，拿到了事实，根据了医学，他们之间照例有番话说的。到了大门口快分手的时候，欧德里医生说："这家伙必死无疑。"德普兰医生回答道："除非是奇迹，他活不到一个月了。"理发匠把这些话都听了去。跟所有的理发匠一样，他和下人们都是通声气的。一念之间起了贪心，他立刻回到楼上，答应给病人的女管家一笔很大的佣金，倘使她能说服主人把大部分的产业押作终身年金。病人五十六岁，实际还要老上一倍，因为过去太风流了。他产业中有所漂亮屋子坐落在黎塞留街，值到二十五万。理发匠看中这幢屋子，居然以三万法郎的终身年金① 买了下

① 终身年金为长期存款之一种，存款人每年可支取定额利息，但故世后本金即被没收。产业买卖亦可以此种方式付款。此处言三万法郎的终身年金，即理发匠每年付三万法郎与卖主，待卖主故世，不问已付一年二年或十年二十年，屋价即作为全部清讫。

来。这件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退休的理发匠现在年纪已经七十多，到一八四六年还在付那笔年金。单身汉已经九十六岁，老糊涂跟女管家结了婚，可见一时还不会死。理发匠给了女仆三万法郎；前前后后屋子花了他一百万以上，而今天的市价不过是八九十万。

学这个理发匠的样，奥弗涅人把勃吕内相亲那天和邦斯在大门口说的话听了去，便想偷偷的进邦斯美术馆去瞧一眼。雷蒙诺克和西卜夫妇混得很好，所以两位先生一出门，马上被带进屋子。他看着那些宝物呆住了，觉得这倒是个发横财的机会。五六天以来，他只想着这个念头。

"我不是说着玩的，"他对西卜太太和普兰医生说，"咱们不妨仔细谈一谈；倘若他先生肯接受五万法郎终身年金，我可以送你一篮家乡的好酒，只要你……"

"真的吗？五万法郎的终身年金！……"医生对雷蒙诺克说，"要是老头儿这么有钱，有我给他医，有西卜太太给他看护，那他的病一定能好的……害肝病的人往往身体很强……"

"我说五万吗？哎，有位先生，就在这儿，在你门房外边的走道里，对他出过七十万，还光是为他的画呢，嗨嗨！"

听了雷蒙诺克这句话，西卜太太神气好古怪的望着普兰医生，她橘黄色的眼里射出一道魔鬼的凶光。

医生知道病人能够付诊费，不由得很高兴，嘴里却说着：
"得了吧，别听那些废话。"

"噢，医生，既然先生躺在床上，只要西卜太太答应我把我的专家找来，保险要不了两个钟点，就能捧出七十万法

郎……”

“得了吧，朋友，”医生说道。“喂，西卜太太，千万别跟病人闹别扭；你得非常忍耐，他对每样事都要生气，连你的好意也会叫他不耐烦的；你得预备他怎么样都不如意……”

“那可不容易罗……”看门女人回答。

“你记着，”普兰拿出他医生的威严，“邦斯先生的命就操在招呼他的人手里；所以我每天要来，也许要来两次，早晨出诊先从这儿开始……”

医生从漠不关心——对穷苦病人的命运他一向是这样的——一变而为非常卖力非常殷勤，因为看那投机商人一本正经的态度，他觉得病人真的可能有笔财产。

“好，我一定把他服侍得象王上一样。”西卜太太装做很热心。

看门女人预备等医生拐进了夏洛街再跟雷蒙诺克谈话。卖旧货的背靠着铺子的门框，抽着最后几口烟。他那样站着并不是无心的，他等着看门女人。

铺面从前是开咖啡馆的，奥弗涅人租下来之后并没改装。象现代的铺子一样，橱窗上面有块横的招牌，上面还看得见*诺曼底咖啡馆*几个字。奥弗涅人大概没有花什么钱，叫一个漆匠的学徒在*诺曼底咖啡馆*下面空白的地方，漆上一行黑字：*雷蒙诺克，买卖旧铜铁器，兼收旧货*。不用说，那些玻璃杯，高脚凳，桌子，搁板，诺曼底咖啡馆所有的生财都给卖掉了。雷蒙诺克花了六百法郎，租下这个店面，连带一个后间，一个厨房，和二层搁上一间卧房，以前是咖啡馆的领班睡的，因为咖啡馆

主人住着另外一幢屋子。原有的体面装修，现在只剩下浅绿色的糊壁纸，橱窗外边的粗铁栏杆和插梢了。

七月革命以后，雷蒙诺克于一八三一年来到这儿，开始时摆些破门铃，破盘子，废铜烂铁，旧天平，禁止使用的老秤。(政府定了法律推行新度量衡，它自己却把路易十六时代的一个铜子两个铜子的钱照旧流通。)这奥弗涅人是抵得上五个普通的奥弗涅人的，他第二步是收买厨房用具，旧框子，旧铜器，和残缺不全的瓷器。买进卖出的过了些时候，不知不觉他铺子里的货跟尼柯莱的滑稽戏一般，越来越象样了。①他用那个稳赢的赌博方法，连本带利的押上去，使有眼光的过路人，从铺子陈列的商品上看得出他经营的成绩。画框和铜器，慢慢的代替了白铁器，高脚油灯，和破瓶破罐。接着又出现了瓷器。铺子变成卖旧画的，不久又变成了美术馆。忽然有一天，满是尘埃的玻璃窗擦得雪亮，屋子也给装修过，奥弗涅人竟脱下他的灯芯呢裤和短装，穿上大褂了！那模样好比一条龙保护着它的宝物。他周围摆着好东西，人也变得挺内行，把本钱加了十倍，把这一行的诀窍全学到了家，再不会上人家的当。这猛兽待在那儿，好似老鸨坐在一二十个年轻姑娘中间等主顾来挑。什么美，什么艺术的奇迹，他全不理会；他又狡猾又粗野，要赚多少钱都是早打算好的，遇到外行就狠狠的敲一笔。他学会了做戏，假装喜欢他的画，喜欢他嵌木细工的家

---

① 尼柯莱(1728—1796)，法国喜剧演员。于一七六〇年在神庙街创办一家杂耍剧院。即后来名噪一时的快活剧院。

具，他装穷，或是说收进的价钱多高，甚至拿出拍卖行的字条给你瞧。总之，他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又装小丑又做傻子，简直无所不为。

从第三年起，雷蒙诺克颇有些可看的时钟，盔甲，古画。他要上街就叫他的姊妹看着铺子，那是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特意为了他从乡下步行来的。这个女的雷蒙诺克，目光迟钝象个白痴，穿戴得象日本瓷器上的神道，对兄弟告诉她的价钱连一个子儿都不肯让；并且她兼管家务，把不可能的事也变做可能，就是说他们俩差不多是靠塞纳河上的雾过日子的。姊弟两人只吃些面包，青鱼，还有从饭店扔在墙根的垃圾堆上捡来的蔬菜或老叶。连面包在内，两人花不了十二铜子一天，而女的雷蒙诺克还要靠缝衣或纺纱把这几个铜子挣回来。

初到巴黎的时候，雷蒙诺克只替人家跑腿，在一八二五至一八三一年之间，他给博马舍大道上的古玩商和拉帕街上的铜匠铺做掮客。他这段开场的历史便是一般古董商的历史。犹太人，诺曼底人，奥弗涅人，萨瓦人这四个民族，① 本能相同，弄钱的方法也相同。一个小钱都不花，一个小钱都要挣，利上滚利的积聚：这些是他们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的确是不错的。

那时雷蒙诺克和他从前的东家莫尼斯特罗又讲和了，跟一些大商人做着买卖，专门到巴黎四乡去收货。诸位都知道，

---

① 诺曼底人（法国北部）、奥弗涅人（法国中南部）、萨瓦人（法国东南部），在法国都成为特殊典型的民族，以狡猾、固执、善于聚财见称。

所谓巴黎的四乡是包括一百六十里周围的。干了十四年，他积下六万法郎财产，和一个存货充足的铺子。贪图房租便宜，他待在诺曼底街，不捞额外的油水，光是跟同行做交易，只赚一些薄利。他跟人谈生意都是用的奥弗涅土话。他有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到大街上去开铺子，成为一个有钱的古董商，直接和收藏家打交道。的确，他骨子里是个很厉害的商人。因为每样事都亲自动手，脸上厚厚的一层积垢全是铜屑铁屑和着汗堆起来的；劳作的习惯，使他跟一七九九年代的老兵一样镇静，一样刻苦，所以他的表情更显得莫测高深。雷蒙诺克外表是个瘦小的男人；生得象猪眼似的小眼睛，配上冷冷的蓝颜色，表示他贪得无厌，奸刁阴狠，不下于犹太人，所不同的是，犹太人还要面上谦卑而暗中一肚子的瞧不起基督徒。

西卜夫妇对雷蒙诺克姊弟很帮忙。因为相信两个奥弗涅人真穷，所以西卜太太把施模克和西卜吃剩下来的东西卖给他们的时候，也就便宜得不象话。他们买一磅发硬的面包头和面包心子，只付两生丁半，一钵番薯只付一生丁半，诸如此类。狡猾的雷蒙诺克，从来不肯说他的买卖是为自己做的。他老说代莫尼斯特罗经手，受一般大商人的剥削，所以西卜夫妻真心的可怜他。十一年如一日，奥弗涅人还穿着他的灯芯呢上装，灯芯呢裤，和灯芯呢背心；而这三件衣服，奥弗涅最通行的服装，是由西卜不收工资，东拼西凑的维持在那里的。由此可见世界上的犹太人并不都在以色列。

“雷蒙诺克，你别跟我开玩笑，”西卜女人说，“难道邦斯先生有了那么大的家私，还这样过日子吗？他家里连一百法郎

都没有！……”

“玩古董的全是这样的，”雷蒙诺克很简洁的回答。

“那么，你真的相信他有七十万了？……”

“七十万，光是他的画……特别有一张，只要他肯，我就是拼了命也想出五万法郎买下来呢，你知道挂肖像的地方，有些铺着红丝绒的，嵌珐琅的小铜框子吗？嗳，那是珀蒂托珐琅，有位药材商出身的部长出到一千埃居一个……”

“他一共有三十个呢，”门房的女人睁大了眼睛说。

“那他有多少财产，你去算吧！”

西卜太太一阵眼花，把身子转了半个圈子。她马上想要在邦斯老人的遗嘱上有个名字，学那些管家女仆的样；她们不是为了得到主人的年金，在沼泽区叫多少人眼红的吗？她脑子里有幅图画，看到自己住在巴黎近郊一个小镇上，在一所乡下屋子里大摇大摆，养些鸡鸭，弄个菜园，叫人家服侍得舒舒服服的，跟她心疼的西卜一块儿养老；他象所有被人遗忘，无人了解的天使一般，也应该享享福了。

一见看门女人这个突如其来的天真的动作，雷蒙诺克就知道事情有了把握。收旧货的行业(就是从外行的物主手里去买便宜货)，最难的是走进人家的屋子。你真不知道他们为了要穿房入户想出多少玩意儿，那种狡猾，奸诈，哄骗，跟莫里哀剧中的司卡班、斯卡纳赖尔和道丽娜也不相上下，大有搬上舞台的资格。而那些活剧的动机，象这儿一样，永远是下人们的贪心。尤其在乡下或外省，仆人为了想捞进三十法郎的现款或东西，会让收旧货的作成净赚一二千法郎的交易。有些

塞夫勒古窑的餐具，要是把收进的故事讲给你听，你会觉得明斯特①奈梅亨，乌得勒支，列斯维克，②维也纳，那些国际会议上发挥的权术和聪明才智，还不及收旧货的商人，他们的可笑要比外交家的来得朴实。收旧货的手段，和外交使节为破坏别国邦交而苦思得来的计策，以挖掘人性而论是同样的深刻。

“西卜女人给我说得心眼儿都痒了，”雷蒙诺克对他的姊妹说，她正在坐上她坐惯的那张草垫散率的破椅子。“现在我要去请教一个独一无二的内行，那个犹太，只收咱们分半利的好犹太！”

雷蒙诺克把西卜女人的心看透了。这种性格的妇女，一有欲望就得行动；她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能从一丝不苟的诚实一刹那间变成无恶不作。诚实，象我们所有的情操一样，应当分成消极的与积极的两类。消极的诚实便是西卜女人那一种，在没有发财的机会时，她是诚实的。积极的诚实是每天受着诱惑而毫不动心的，例如收账员的诚实。

卖旧货的那番恶魔式的话，仿佛打开了水闸，把一大堆坏念头灌进了看门女人的头脑和心里。从门房到她两位先生的屋子，她不是奔了去，而是飞过去的；邦斯和施模克正在那儿长吁短叹，她便装得满脸同情的跨进门。施模克看见打杂的女人来了，赶紧递个眼色，叫她别把医生的实话当着病人说；因为这朋友，这了不起的德国人，也看出了医生眼中的意思；

① 明斯特，今联邦德国城市。欧洲历史上第一场大战——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曾在此签订了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② 奈梅亨、乌得勒支、列斯维克，均荷兰城市，十七八世纪时，欧洲各国数次重要条约均在各该地订立。

她也递个眼色回答，表示很难过。

“喂，好先生，你觉得怎么样？”西卜女人问。

她站在床跟前，把拳头插在腰里，不胜怜爱的瞅着病人，可是她眼中射出多少金星！在旁观的人看来，那就和老虎眼睛一样可怕。

“不行哪，”可怜的邦斯回答。“我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了。”——他又紧紧握着施模克的手嚷道：“噢！那些人！那些人！”施模克坐在床前抓着邦斯的手，大概邦斯正和他谈着致病的原因。——“亲爱的施模克，我早听了你的话就好啦！从我们同住之后，就该和你一起在这儿吃饭！别再跟那些人来往！他们象一车石头压一个鸡子似的把我压得粉碎，不知道为什么！……”

“得啦，得啦，好先生，别诉苦啦，”西卜女人说，“医生告诉了我真话……”

施模克扯了扯看门女人的衣角。

“哎！他说你这一关是挨得过的，可是非要招呼得好……放心，你身边有这样一个好朋友，再加上我，不是我夸口，准会把你招呼得象母亲招呼第一个孩子一样。从前西卜害过一场病，普兰医生说他完了，象俗语说的，已经把尸衣扔在他头上了，当做死人看待了，结果我还把他救了过来！……你现在虽是病势不轻，可是谢谢上帝！还没到西卜那个田地……单凭我一个人，就能叫你挨过这一关！放心吧，可是你别这样的乱动呀。”

她把被窝拉上，盖住病人的手。

"你瞧吧，小乖乖，夜里我跟施模克先生陪你，坐在你床边……包你比王爷还要给侍候得周到……再说，你又不是没有钱，为了治病，尽可以要什么有什么……我才跟西卜讲妥了；哎呀，那可怜的人，没有了我就不知怎办呢！……可是我把他开导明白了，你知道，我们俩都那么喜欢你，所以他答应我到这儿来陪夜……象他这样的男人，真是大大的牺牲哪！因为他对我的爱情还跟第一天一样。不知道他怎么的，大概在门房里咱们成天守在一起的缘故吧！……哎，你别把被窝推开呀！……"她奔到床头把被单拉到邦斯胸口。"你看普兰医生好得象上帝一样，你要不听他的吩咐，要不是乖乖的，那我就不管啦……你得听我的话……"

"是的，西卜太太，他一定听话，"施模克回答，"我知道，为了他的好朋友施模克，他要活下去的。"

"最要紧是不能烦躁，"西卜女人接着说，"便是你自己不闹脾气，这个病也要惹动你的肝火。好先生，我们害病都是上帝的意思，都是他惩罚我们的罪孽，你总该有些对不起人的事吧？……"

病人摇摇头。

"得了吧，你年轻的时候爱过女人，有过荒唐事儿，也许有些爱情的果子丢在外边，没有吃没有住的……哼，没良心的男人！爱的时候打得火热，过后就完啦，再也想不起啦，把小孩子奶妈的月费都忘了！……可怜的女人！……"

"唉，我哪，一辈子只有施模克和可怜的母亲爱我，"邦斯很伤心的回答。

"唉！你又不是圣人！你当初也年轻过来，二十岁的时候一定是个漂亮哥儿……人又这样好，连我也会喜欢你呢……"

"我一向就象癞虾蟆一样的丑！"邦斯给她缠得没了办法。

"你这是谦虚，谦虚就是你的好处。"

"不，不，好西卜太太，真的，我生来就丑的，从来没有人爱过我……"

"喝！你没有人爱？……到这个年纪，你想叫我相信你当初是个贞洁的小姑娘……这个话你去对别人说吧！一个音乐家！又是在戏院里混的！哪怕一个女人对我这么说，我也不信。"

"西卜太太，你要惹他生气了！"施模克叫着，他看见邦斯象条虫似的在床上扭来扭去。

"你，你也免开尊口！你们俩都是老风流……生得再丑也不相干，俗语说得好，没有一个丑男人娶不到媳妇的！连西卜也会叫巴黎最漂亮的牡蛎美人爱上他，还用说你吗？你比他强多了……你心地又好！……得啦，你是荒唐过的！上帝就是责罚你丢掉了你的孩子，象亚伯拉罕一样！……"①

病人疲乏已极，可是还挣扎着做了个否认的姿势。

"放心好啦，你尽管丢掉了你的孩子，还是能象玛土撒拉一样长寿的。"②

"别胡闹了！"邦斯叫起来。"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被人爱！从来没有什么孩子，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噢！真的吗？……因为你心肠这样好，那是女人最喜欢

---

① 典出《旧约》，亚伯拉罕把埃及女人夏甲为他生的儿子逐出。

② 典出《旧约》，玛土撒拉为亚当后裔的第七代，共活九百六十九岁。

的，她们舍不得男人就为这个……所以我觉得你年轻的时候不会没有……”

“把她带出去！她把我烦死了！”邦斯凑着施模克的耳朵说。

“那么施模克先生，你是有孩子的了……你们这般单身的老头儿，都是一路的货……”

“我吗！……那……”施模克猛的站了起来。

“好吧，你，你也没有承继人是不是？你们两个在世界上就象那些自生自发的菌……”

“喂，你来！”施模克回答。

忠厚的德国人使劲拿西卜太太拦腰一把，不管她怎么叫喊，拖着她往客厅里走。

“你活了这把年纪，还想糟蹋一个可怜的女人吗？”西卜女人在施模克怀里挣扎着叫道。

“别嚷！”

“两个人中间还算你好呢，你竟这样！唉！你们这些老头儿从来没尝过女人的滋味，真不该对你们提到爱情什么的！”西卜女人看见施模克气得眼睛发亮，便又嚷着：“我挑起了你的心火啦，你这个禽兽！救命呀！救命呀！我给人抢走啦！”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医生怎么说来着？……”德国人把她松了手。

“想不到你对我这样凶，”西卜女人哭着说，“我倒是水里火里为你们俩拼命呢！哎啊！人家说日久见人心……真是一点不错，西卜就不会这样虐待我……我还把你们当做孩子看

待呢；因为我没有孩子，昨天，对啦，就不过是昨天，我对西卜说：朋友，上帝不给我们孩子，他可是肚里有数的，因为楼上两个就是我的孩子呀！——你瞧，我凭着基督的十字架起誓，凭我母亲的灵魂起誓，我的的确确对他这么说……”

“嗨！医生说些什么呀？”施模克问，他气得生平第一次跺脚了。

“你听着，”西卜太太把施模克拉到饭厅里，“他说，我们这个亲爱的小心肝小宝贝的病人，性命靠不住，要是不好好的看护；可是你瞧，我还是待在这里，尽管你那样凶，是的，你好凶喔，我一向把你当做那么和气呢。真！你这种脾气！……你这个年纪还想调戏女人吗，老混蛋？……”

“我？混蛋？……难道你不明白我只喜欢邦斯吗？”

“那才好啦，那么你不跟我胡闹了吧？”她对施模克微微笑着，“你还是老实一点的好，告诉你，谁要抹西卜的面子，西卜会打断他的腿的！”

“你好好的招呼邦斯吧，西卜太太，”施模克说着，想握她的手。

“怎么！又来啦？”

“你听我呀！我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你，只要能救他的命……”

“好吧，我要上药房买药去了……先生，你知道这个病要花多少钱喔！你怎么办呢？……”

“我可以拼命去做事！我要邦斯给伺候得象王爷一样……”

“你交给我得啦，施模克先生，甭操心啦。我跟西卜有两千法郎积蓄，你们拿去用就是了，嗨！我在这儿垫款已经垫了好久了……”

“好太太！”施模克抹了抹眼泪，“你心肠多好！”

“你的眼泪就是我的报酬！”西卜女人做戏似的说，“因为我是世界上最没有贪心的人；可是你不能湿着眼睛走进去，邦斯先生会疑心他病重的。”

施模克被这番体贴感动了，抓着西卜女人的手握了一握。

“别动手动脚啊！”过时的牡蛎美人对施模克做了一个媚眼。

忠厚的德国人回进屋子说：

“邦斯，西卜太太真是个天使，说话太多一点，可的确是个天使。”

“真的？……我从一个月到现在变得多心了，”病人侧了侧脑袋回答。“吃了那些亏，我对谁都不信了，除了上帝跟你！……”

“快点儿好吧，咱们三个人可以把日子过得挺舒服的！”施模克嚷着。

看门女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奔进门房，叫道：“西卜，喂！朋友，咱们的家私跑不掉了。我那两位先生没有承继人，也没有私生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嗨嗨！……我要去叫封丹纳太太起个课，瞧瞧咱们能有多少年金！……”

“我的女人呀，”矮小的裁缝回答说，“别光着脚等死人的鞋子穿。”

“哦！你来教训我吗，你？”她在西卜肩上亲热的拍了一下。“我肚里明白得很。普兰医生说的，邦斯先生是完了！咱们好发财啦！遗嘱上准有我的名字……包在我身上！你缝你的衣服，好好照顾着门房，嗳，你快不用干这个活啦！咱们到乡下去养老，譬如说巴蒂尼奥勒吧。弄所好屋子，有个小花园，你种种花玩儿，我吗，我要雇个老妈子！……”

“哎，喂！好嫂子，楼上怎么啦？”雷蒙诺克问。“那个收藏值多少，你知道了没有？”

“不，不，还早呢！好家伙，做事不能这么急。我呀，我先把更要紧的事儿打听出来了！……”

“更要紧的？”雷蒙诺克嚷着；“除了他的东西，还有什么更要紧的？……”

“得了吧，你这小子！让我来把舵，”门房女人老气横秋的回答。

“七十万抽三成，你就一辈子吃穿不尽了！……”

“别急，雷蒙诺克；赶到要知道老头儿藏的东西值多少钱的时候，咱们再谈……”

她上药房去配了普兰医生的方子，决意等明天再去找封丹纳太太。因为那边常常挤满了人，西卜女人觉得清早去，赶在大众之前，女巫神志一定更清楚，说的话也更明白。

封丹纳太太是沼泽区的女巫，跟有名的勒诺芒小姐①竞

① 勒诺芒(1772—1843)，幼时在本笃会修院受教育，少年时即能知未来之事。初为女裁缝，后至巴黎以代人占卜为业，以灵验见称于时，朝野名流趋之若鹜；甚至以预言奇中之故，被拿破仑下狱两次，一八二一年王政时代又入狱一次。

争了四十年，结果比她还活得久。起课卜卦的女人和巴黎下等阶级的关系，愚夫愚妇要决定什么时候受到她们多少影响，大家是想象不到的。厨娘，看门女人，人家的外室，男女工人，凡是在巴黎靠希望过日子的都要去请教那些女巫；她们生来有种不可思议的，没有人解释过的神通，能够预卜休咎。学者，律师，公证人，医生，法官，哲学家，都不会想到巫术信仰普遍的程度。平民自有一些历久不灭的本能，其中有一项大家妄称为迷信的本能，不但在平民的血里有，便是优秀人士的头脑里也有。在巴黎，找人起课卜卦的政治家就不在少数。在不信的人看来，占卜星相无非利用我们的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是特别强的天性。他们绝对否认，占卜范围内七八种主要方法所显示的图谶跟人的命运有什么关系。头脑坚强的人或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只信有形的具体的事实，从蒸馏瓶或是靠现代物理学化学的天平得来的结果；可是他们的排斥占卜，等于他们排斥多少自然现象一样劳而无功，占卜术照旧存在，照旧传布，只是没有了进步，因为两百年来，优秀人士都不去研究它了。

一个人把一副纸牌洗过，分过，再由卜卦的人根据某些神秘的规则分成几堆，就能从牌上知道这个人过去的事，只有他一人知道的秘密。单从表面看，你去相信这种事是荒谬的。可是蒸汽，火药，印刷，眼镜，铜版镂刻等等的发明，以及最近的银版摄影，①都被定过荒谬的罪名，而航空至今还被认为荒

① 银版摄影为现代摄影之前身，于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九年间由法国人达盖尔发明。

谬。要是有人告诉拿破仑，说一座建筑，一个人，一切物体，在空气中永远有个形象，可以捉摸到，感觉到；这个人一定给送进沙朗通疯人院，象从前黎塞留把贡献汽船计划的沙洛蒙送入比塞特救济院一样。①可是这理论便是达盖尔的发明所证实的！某些目光犀利的人，觉得每个人的命运都给上帝印在他的相貌上；倘若把相貌当做全身的缩影，那末为什么手不能做相貌的缩影呢？手不是代表人的全部活动，而人的活动不是全靠手表现的吗？这就是手相学的出发点。社会不是摹仿上帝的吗？我们看到一个兵就预言他会打仗，看到一个律师预言他会说话，看到一个鞋匠说他会做鞋子靴子，看到一个农夫说他会锄田施肥；那么一个有先知能力的人，看了人的手预言他的将来，还不是一样的平淡无奇？举例来说：天才是一望而知的，哪怕最无知识的人在巴黎街上散步，瞧见一个大艺术家也会猜到他是大艺术家。那好比一个太阳，到哪儿都放光。一个呆子给你的印象，恰好跟天才的相反，所以你也能立刻认出他是个呆子。一个平常人走过，差不多是无人发觉的。多半的社会观察家，尤其是研究巴黎社会的，碰到一个过路人就能说出他的职业。从前关于萨巴夜会②的故事，十六世纪的画家常常作为题材，到今日已不成其为神秘了。源出印度而古时称为埃及人，现在称为波希米亚人的那个流浪民族，

---

① 沙洛蒙（1576—1626），生平事迹罕传，仅知其为旅行家，有论动力机器之文行世，于一六一五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今人皆奉沙氏为发明蒸汽之远祖。被黎塞留拘囚一节，史家认为并无根据。

② 即中世纪传说的巫师、巫婆在魔鬼主持下召开的巫魔夜会。

其实只是给顾客吃了一种叫做印度大麻的麻醉品，令人精神恍惚，自以为去赴撒旦的夜会，又是骑了扫帚柄当马呀，又是从烟囱里飞出去呀，还有所谓亲眼目睹的幻象，什么老婆子变成少妇，什么跳着疯狂的舞，听着奇妙的音乐等等。以前指为魔鬼的信徒做的一切荒诞不经的怪事，实际全是吃了麻醉品的幻梦。

今日多少千真万确的事，都是从古代的占星学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将来必有一日，那些学问会象化学天文学一样成为学校的课程。巴黎最近设立斯拉夫文讲座，满洲文讲座，其实它们和北欧文学一样，只配受人家的教育，还没资格去教育别人，而那些讲师也只搬弄些关于莎士比亚或十六世纪的陈词滥调。可怪的是：人们一方面添加这些无用的科目，同时却并没在人类学项下，把古代大学教得最精彩的占星学加以恢复。在这一点上，那个如是伟大而又如是孩子气的德国，倒是比法国先进，因为他们已经在教那门学问了，它不是比实际上大同小异的各派哲学有用得多吗？

既然俗眼看不见的自然现象，一个大发明家能看出它有成为一种工业一门学问的可能，那么某些人能从胚胎阶段的“原因”中去看出将来的“后果”，也没有什么离情背理，值得大惊小怪的。那不过是大家公认的某种官能所起的作用，一种精神的梦游。许多推测未来的方法，都可用这个假定作根据；尽管你说这个假定是荒谬的，可是事实俱在。你可以注意到，预言家推测未来并不比断言过去更费事；而在不相信的人说来，过去与未来同样是不可知的。假使既成事实有遗迹可

寻，那就不难想到未来之事必有根苗可见。只要一个算命的能把只有你一人知道的以往的事实，详细说给你听，他就能把现有的原因在将来发生的后果告诉你。精神的世界可以说是从自然界脱胎而来的，一切因果作用也是相同的，除了因环境各异而有所区别之外。物体在空气中的的确确投射一个影子，可以用银版摄影把它在半路上捕捉得来；同样，思想也是真实而活跃的东西，它在精神世界的空气中（我们只能如此说）也发生作用，也有它的影子，所以有奇异秉赋的人就能窥到这些形象，或者说窥到这些思想的迹象。

至于占卜所用的方法，只要那借来预卜吉凶休咎的物体，例如纸牌，是由问卜的人亲自调动过的，那便是奇妙的程序中最容易解释的部分了。在现实世界上，一切都是相连的。一切动作都有一个原因，一切原因都牵涉到全体；所以一个最细微的动作也代表着全体。近代最伟大的人物拉伯雷①，差不多集毕达哥拉斯，希波克拉底②，阿里斯托芬③，但丁④之大成，在三百年前说过："人是一个小宇宙。"三百年之后，瑞典的先知斯威登堡⑤又说地球是一个人。可见先知与怀疑派的远祖在人生最大的公式上是一致的。地球本身的活动是命定

---

① 拉伯雷（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作家。《巨人传》的作者。

②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53或356），古希腊著名医学家。

③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386），古希腊著名喜剧家。

④ 但丁（1265—1321），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著有《神曲》等。

⑤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著名学者、通灵论者。

的，人生的一切也是命定的。所有的事故，哪怕是最琐细的，都隶属于整个的命运。所以，大事情，大计划，大思想，必然反映在最小的行动上面，而且反映得极其忠实；譬如说，一个阴谋叛乱的人，倘使把一副牌洗过，分过，就会在牌上留下他阴谋的秘密，逃不过占卜的人的眼睛，不管你把占卜的人叫做波希米亚人，或是算命的，或是走江湖的，或是别的什么。只要你承认有宿命，就是说承认一切原因的连锁，那么就有占卜星相之学存在，而成为象过去那样的一门大学问，因为其中包括着使居维埃① 成为伟大的演绎法；可是在占卜上，演绎法的运用是挺自然的，不象那位天才的生物学家需要埋首书斋，深夜苦思才能运用。

占卜星相流行了七世纪，它的影响不象现代这样限于平民阶级，而是普及于帝王，后妃，有钱的人，和聪明才智之士。古代最大的学问之一，动物磁气（现在叫做催眠学），便是从占卜星相的学问中蜕变出来的，正如化学的脱胎于炼丹术。新兴的头盖学，人相学，神经学，也渊源于占卜星相之学。首倡这些新学问的名人，和所有的发明家一样只犯了一桩错误，就是根据零星的事实造成一个严格的理论体系，其实我们还不能从那些零星的事实中分析出一个概括的原因。互为水火的天主教会与近代哲学，居然也有一天会一致和司法当局表示同意，把降神术的神秘和相信降神术的人士说做荒谬绝伦而加以禁止，加以迫害，使占卜星相之学一百年间无人研究。

---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著名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

可是无知的平民，不少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妇女，对于能知过去未来的术士继续在那里捐输纳款，向他们买希望，买勇气，买只有宗教能够给他们的一切精神力量。可见占卜星相之术永远在冒着危险流行。从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学者提倡宽容之后，今日巫祝已不受酷刑的威胁；只有在敛人财帛，构成诈欺罪的时候才被送上轻罪法庭。不幸，诈欺行为往往跟这个通灵妙术分不开。原因是这样的：

巫祝所有的那些奇能异禀，通常只发现在我们所谓愚夫愚妇的身上。愚夫愚妇倒是上帝的选民，获有惊世骇俗的真传秘箓。圣彼得与埃尔米特① 一流的人都是愚夫愚妇出身。只要精神保持完整，不在高谈阔论，钩心斗角，著书立说，研究学问，治国治民，发明创造，驰骋疆场等等上面消耗，它就能吐出非常强烈的潜伏的火焰，好象一块未经琢磨的钻石保存着所有的光彩。一有机会，这一点灵性就会突然爆发，有飞越空间的巨翼，有洞烛一切的慧眼：昨天还是一块煤，明天被一道无名的液体浸润过后，立刻成为毫光万道的钻石了。有知识的人把聪明在各方面用尽了，除了上帝偶然要显示奇迹之外，永远表现不出这种卓绝的能力。所以卖卜看相的男男女女，几乎老是浑浑噩噩的乞丐，村野粗鲁，在苦难的波涛中，在人生的沟壑中打滚的石子，除了肉体受苦之外别无消耗。总之，所谓先知，所谓预言家，就是农夫马丁，对路易十八说出一桩惟

---

① 这里隐喻皮埃尔·埃尔米特(1050？—1115)。他是法国教士，曾发动十字军东征并充当农民十字军首领之一。

有王上自己知道的秘密而使他大吃一惊的；① 也就是勒诺芒小姐，或是象封丹纳太太般当厨娘的，或是一个近于痴呆的黑姑娘，或是一个与牛羊为伴的牧人，或是一个印度的托钵僧，坐在庙门口苦修，炼到神完气足，能够象梦游病人那样神通广大。

古往今来，这一类的异人多半出在亚洲。平时他们与常人无异；因为他们也要尽其物理的化学的功能，可是象传电的良导体一般，有时只是冥顽不灵的物质，有时却成为输送神秘电流的河床。这些人一恢复正常状态，就想为非作歹，结果把他们带上轻罪法庭，甚至象有名的伯沙撒② 一样给送进苦役监。卜卦起课对平民有多大影响，还有一个证明，便是可怜的音乐家的生死，全看西卜太太叫封丹纳太太占卜的结果而定。

虽然作者写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史，篇幅浩繁，情节复杂，某些段落的重复无法避免，但封丹纳太太所住的魔窟，已经在《天地大剧场》③ 中描写过，在此可以无庸赘述。我们只要知道，西卜太太走进老神庙街封丹纳太太家的神气，活象英国咖啡馆的熟客走进这饭店去吃饭。她是女巫多年的主顾，常

---

① 农夫托玛斯·马丁，一八一六年时向人宣称，有一异人数次现形，嘱其向路易十八传达重要消息及若干忠告。经乡村教士，本区总主教，以及警察当局盘问，被送入沙朗通疯人院。事为路易十八所闻，召入宫中，面陈若干事，使王大为感动，乃获释放。马丁死于一八三四年。

② 典出《圣经》，伯沙撒乃古代巴比伦摄政王。公元前五三九年，居鲁士攻陷巴比伦城，伯沙撒被俘，不久被杀。

③ 巴尔扎克另一小说的题目，参见《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五卷。

常介绍一些好奇的少妇或多嘴的老婆子去的。

替女巫当执事的老妈子，不先通报，就打开仙坛的门对主人说：

"西卜太太来了！……"她又回头招呼："请进来吧，没有人呐。"

"哦，孩子，你这么早赶来有什么事啊？"老妖婆问。

七十八岁的封丹纳太太，活象地狱里执掌生死大权的帕耳卡女神①，够得上称为妖婆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想请你起个大课，看看我的财运，"西卜太太叫着。

于是她把情形讲了一遍，要求对她居心不良的希望给一个预言。

"你不知道起大课是怎么回事吗？"封丹纳太太一本正经的问。

"不，我没有那么多钱来见识这个玩意儿！……一百法郎！唉！我哪儿来一百法郎呢？可是今儿我非来一下不可！"

"大课我也不大起的，"封丹纳太太说，"只替那般有钱的人有大事的时候才干一回，他们给我五百法郎呢；因为你知道，那是怪费力怪累的！仙人叫我抽肠刮肚的受罪，象从前人说的参加了萨巴一样！"

"可是我告诉你，封丹纳太太，这一下是有关我前程的……"

---

① 帕耳卡，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在希腊神话中为摩伊赖。

"好吧，承你介绍了许多主顾；我就为你上仙一次吧。"封丹纳太太的干瘪脸上有些恐怖的表情，倒绝对不是假装的。

她从壁炉旁边一张又旧又脏的大靠椅上站起来，走向桌子。桌上铺着绿呢，经纬都可以数得清；左边睡着一只其大无比的虾蟆，旁边摆一个打开着的笼，里头有只毛羽蓬松的黑母鸡。

"阿斯塔罗特！来，小东西，"她拿一支编织用的长针在虾蟆背上轻轻敲了一下，它望着她，仿佛很懂事的样子。"还有你，克莱奥帕特尔小姐！……留点儿神哪！"她把母鸡的嘴巴也用针尖敲了敲。

封丹纳太太凝神屏息，半晌不动，神气象死人，眼睛发了白，在那里骨碌碌的乱转；然后她把身子一挺，嗄着嗓子说了声："我来了！"

她象木头人似的把粟子撒在母鸡前面，拿起牌来哆哆嗦嗦的洗过了，深深的叹了口气；叫西卜太太分做两堆。这个死神转世的老婆子，戴着条油腻的头巾，披着件怕人的短袄，瞧着母鸡啄食粟子，又唤她的虾蟆在摊开的牌上爬；西卜太太看着这些，不由得身子凉了半截。只有坚定的信仰才能叫人心惊胆战。发财还是不发财，这才是问题，象莎士比亚说的。①

妖婆打开一本符咒的书，嗄着嗓子念了一段，把剩下来的粟子和虾蟆回去的路线打量了一番，瞪着白眼细细推详牌上的意义。这些动作一共花了七八分钟，然后她说：

---

① 巴尔扎克常喜套用《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景中哈姆莱特的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活还是不活，这才是问题。）

"你会成功的，虽然这桩事并不象你所想的那么发展。你得大大的忙一阵，可是你的心血不会白费。你要做些很坏的事，象那些在病人身边谋遗产的人一样。这件坏事里头，你有好些贵人相助！……将来你受临终苦难的时候要后悔……因为你要给两个苦役监的逃犯谋财害命，一个是红头发的小个子，一个是秃顶的老人，他们相信你有钱，在你跟第二个丈夫住的那个小村子上……得啦，孩子，干不干随你吧。"

表面上冷冰冰的骷髅似的老婆子，内里却是精神奋发，深陷的眼睛有如两个火把。预言完了，那点精神也跟着消灭了。封丹纳太太好似一阵头晕，象患梦游病的给人惊醒了过来，很诧异的向四下里瞧了瞧，然后认出了西卜太太，看见她面无人色觉得很奇怪。

"怎么样，孩子？你满意吗？……"她的声音和预言的声音完全不同。

西卜太太眼睛直勾勾的瞪着妖婆，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哎！你不是要起大课吗？我是把你当熟人看待的。只收你一百法郎吧……"

"西卜会死？……"门房女人叫着。

"难道我告诉了你很可怕的事吗？……"封丹纳太太问话的口气非常天真。

"可不是！……"西卜女人从袋里掏出一百法郎放在桌子边上，"要给人谋杀！……"

"哦！只怪你自己要起大课！……可是放心，牌上说要给人谋杀的，不是每一个都应验的。"

“封丹纳太太，到底可能不可能？”

“哎啊！我的小乖乖，那我怎么知道呢？你要去敲未来的门，我就替你拉了铃，他就来了！”

“他，他是谁？”西卜太太问。

“仙人呀，不是仙人是谁？”妖婆表示不耐烦了。

“再会，封丹纳太太！我没见过起大课，你真把我吓坏了，你！……”

老妈子把看门女人送到楼梯口，说道：“太太一个月也不起两回大课的！过后她真累死了。她要吃好几块猪排，睡三个钟点……”

走在街上，西卜太太象一个人随便跟人家商量什么以后的心理，把预言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都信以为真，把所说的灾难都认为不可能。第二天，主意更坚决了，她想大举进攻，把邦斯美术馆的东西弄上一部分，发一笔财。她几天之内只盘算着怎样把各种方法配合起来，达到她的目的。上面说过，粗人从来不象上等人那样随时随地消耗智力，所以他们执着一念的时候，精神上仿佛添了武器，力量格外的强。这些现象，在西卜女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执着一念的囚犯能够造成越狱的奇迹，平常人执着一念能够产生感情上的奇迹，这个看门女人的贪心，也使她变得象纽沁根受困之下一样强悍，面上愚蠢而实际和拉帕菲林一样精明。

几天之后早上七点光景，雷蒙诺克正在开铺门，她就眉开眼笑的走过去问：

“堆在我先生家里的东西，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确实的价

钱呢？"

"那容易得很。倘使你跟我公平交易，我可以介绍你一个估价的人，挺老实的，他能知道那些画的价值，差不了一两个铜子……"

"谁？"

"一个叫做玛古斯的犹太人，他现在做买卖不过是玩玩罢了。"

埃利·玛古斯在《人间喜剧》中已是老角色，可以无须介绍；① 只要知道他那时已不做古画古玩的买卖，而是以商人资格采取了收藏家邦斯的办法。以估价出名的人，例如已故的亨利，在世的皮若、莫莱、泰雷、乔治、洛恩，以及美术馆的专家等等，跟玛古斯一比简直都是小孩子。他对百年尘封的古画能辨别出是否杰作，他认得所有的画派和所有画家的笔迹。

这个从波尔多搬到巴黎来的犹太人，一八三五年起就不作买卖，但依旧穿得破破烂烂，因为这是多数犹太人的习惯，而犹太人是最守传统的民族。中世纪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使他们为了避人注目故意穿得衣衫褴褛，老是哭丧着脸，装穷叹苦。习惯成自然，当年出于不得已的行为，慢慢的成为民族的本能和习气了。玛古斯从前买卖钻石、古画、花边、珐琊、高等古玩、细巧的雕刻，古时的金银器物，靠这一行规模越来越大的生意，暗暗的挣了一份很大的财产。的确，巴黎是世界上古玩珍宝荟萃之地，近二十年骨董商的人数加到十倍。至于

① 埃利·玛古斯在《家族复仇》、《婚约》、《皮埃尔·格拉苏》等小说中都出现过。

画，只有在罗马，伦敦，巴黎三大城市才有交易。

玛古斯住在通往王家广场的一条宽而短的小街，那儿他有所古老的宅子，在一八三一年上买进的，价钱简直便宜得不象话。屋子当初是有名的审计官摩兰库盖的，其中有路易十五时代装修得最华丽的几间房，大革命时因地位关系并没受到损坏。老犹太人违反民族的习惯而置产是有他的理由的。他晚年也跟我们老来一样染上一种近乎疯狂的嗜好。虽然和他故世的老朋友高布赛克同样吝啬，他却不知不觉的对手里进出的宝物着了迷。但象他那种眼光越来越高，条件越来越苛的癖，只有国王才够得上资格有，还得是个有钱有鉴赏力的国王。据说普鲁士的第二个王①挑选掷弹兵，要身高六尺才合意，那时他会不惜重金罗致，放进他的掷弹兵博物馆；同样，那位退休的古董商看得中的画，既要没有一点毛病，又要没有经过后人修补，还得是那个画家最精的作品。所以逢到大拍卖，他从不缺席，他巡阅所有的市场，跑遍整个的欧洲。这颗唯利是图的心象冰山一般的冷，看见一件精品可马上会热起来，正如玩腻了女人的老色鬼，到处寻访绝色的美女，一朝碰见完美的姑娘就不由得神魂颠倒。他崇拜理想的美，对艺术品的风魔好比唐璜对女人，从欣赏中体味到比守财奴瞧着黄金更高级的乐趣。他置身于名画中左顾右盼，俨如苏丹进了后宫。

存放那些宝物的地方，不下于王爷的儿女们住的。玛古斯把整个二楼装修得美轮美奂的供养它们。窗上挂着威尼斯

---

① 普鲁士的第二个王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为腓特烈一世之子，有名的腓特烈二世之父。

的金线铺绣做窗帘。地下铺着萨伏纳里最漂亮的地毯。一百幅左右的画上富丽堂皇的框子，全部由赛尔韦很古雅的重新描过金。玛古斯认为他是巴黎唯一认真的描金匠，亲自教他用英国金描漆，因为英国金的质地比法国的好得多。描金业中的赛尔韦，正如装订业中的图弗南，是个爱好自己作品的艺术家。屋内所有的窗都钉着铁皮的护窗板。玛古斯自己在三层顶楼上住着两间房，里面全是些破家具破衣服，一望而知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因为他到老也没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底层到处摆着犹太人还在买进卖出的画和从国外运来的箱子；另有一间极大的画室，现代修补古画最好的一个艺术家，应该由美术馆聘请的名手，莫莱，差不多给玛古斯长期包着在这儿工作。女儿诺爱弥的房间也在楼下。她是犹太人晚年生的，长的秀美就象亚洲种族的特征表现得特别纯粹，特别高雅的那种犹太女子。和她作伴的是两个顽固的犹太老妈子，还有一个叫做阿布朗科的波兰犹太做前哨。他不知怎么阴差阳错的，牵入了波兰的革命运动，玛古斯有心利用，把他救了出来派做门房。阿布朗科守着这所又静又阴气又荒凉的屋子，住着一间门房，带了三条凶猛无比的狗，一条是纽芬兰种，一条是比利牛斯种，一条是英国种的斗牛狗。

这样，犹太人可以放心大胆的出门旅行，可以高枕无忧的睡觉，既不用怕人家来夺他的第一件宝贝，女儿，也不必为他的画跟黄金操心。他这种安全是根据极深刻的世故得来的。第一，阿布朗科的工资每年加二百法郎，可是主人故世之后再没有什么遗赠的了；同时玛古斯又把他教会了在街坊上放印

子钱。有人来的时候，阿布朗科要不先从装着粗铁杆的门洞里张一下，决不开门。这个大力士般的门房爱戴玛古斯，仿佛桑丘·潘沙①爱戴堂吉诃德。其次，三条狗白天都给关着，没有一点东西吃；晚上阿布朗科把它们放出来，照老犹太人精明的办法，叫一条狗守在花园里一根柱子下面，柱子顶上放着一块肉；一条守在院子里，也有一根同样的柱子；第三条关在楼下大厅内。要知道狗本能就是守家的，如今又被饥饿给拴住了。哪怕见到最漂亮的母狗，它们也不肯离开高悬食物的柱子，更不会东嗅西嗅的随便乱跑了。一有陌生人，三条狗就以为是来抢它们的肉吃；而那块肉是要等天明之后，阿布朗科才拿给它们的。这个刁钻古怪的办法真有说不尽的妙处。那些狗都一声不叫，玛古斯恢复了它们的野性，变得象印第安人一样狡猾。有一天，几个贼觉得屋子里静悄悄的，便大着胆子，以为一定能偷到老犹太的钱。其中一个当先锋的，爬上花园的墙想跳下去；斗牛狗明明听到了，只是不理；等到那位先生的脚走近了，它就一口咬下，吃掉了。受伤的贼居然进着勇气翻过墙头，仗着腿上的骨头走路，直到同伴身边才晕倒，由他们抬了走。《司法公报》把这条极有风趣的巴黎夜新闻给登出来，大家还认为是杜撰的笑话。

七十五岁的玛古斯可能活到一百岁。尽管有钱，他的生活和两个雷蒙诺克的差不多。连对女儿予取予求的费用在内，他每年的开支也只要三千法郎。

① 桑丘·潘沙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仆人的形象。机智、善良，对主人忠诚、爱戴。

老人的生活比谁都有规则。天一亮就起来，早餐只吃些大蒜跟面包。这一顿直要维持到吃晚饭的时候。晚饭是和大家一起吃的，食物的菲薄跟修道院的相仿。早上到中午那段时间，古怪的老头儿在他陈列名画的几间屋子内走来走去，把家具，图画，所有的东西，掸灰抹尘，永不厌倦的欣赏着；然后他下楼到女儿屋里，享受一下为父之乐；然后他上街，到巴黎各处去奔跑，看拍卖，看展览会等等。遇到一件精品符合他的条件时，这家伙的生活就有了生气：他有件事要钩心斗角了，有一场马朗戈的仗要打了。① 他使尽诡计，非用极便宜的代价把新看中的妃子收入后宫不可。玛古斯有他的欧洲地图，名作散布的地方都在图上记载明白。他托各地的同道刺探消息，经手买进的时候送他们一笔佣金。花这样许多心血的确是有收获的。

拉斐尔迷拼命寻访的两张不知下落的拉斐尔，给玛古斯弄到了。乔尔乔涅替他为之丧命的情妇② 所画的肖像，也在玛古斯手上；外边所谓的真迹其实都是临本。据玛古斯估计，他这一幅值到五十万法郎。他又有一张提善为查理五世画的《基督葬礼》，大画家当时还附了一封信给大皇帝，而现在这封亲笔信就粘在画的下角。他也有提善为腓力二世画许多肖像

---

① 马朗戈为意大利地名，一八〇〇年七月拿破仑在此大破奥军，为历史上有名的战役。

② 意大利名画家乔尔乔涅是为情妇死的。一说是情妇中时疫暴卒，乔氏亲吻死者，致染疫而死；一说为情妇被乔氏至友比哀·路佐·德·法脱尔所诱，忧愤而死。

的第一幅稿图。其余的九十七幅，画品与声名也都不相上下。有了这些宝物，难怪玛古斯要笑我们的美术馆了。他们让阳光从窗里透进来，损坏最美的作品，全不知玻璃窗的作用等于凹凸的镜片。原来画廊是只能从顶上取光的。玛古斯美术馆的护窗，都由他亲自启闭，照顾的周到象对他女儿一样，那又是他的一宝！这嗜画成癖的老人，的确懂得画的奥妙。他认为名作有它特殊的生活，每天都不同，而它的美是依赖光线的；他提到这些好象从前荷兰人提到郁金香；① 对每幅不同的画，他有一定的钟点去欣赏，因为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某幅画只有某一个时间才放射异彩。

这矮小的老头儿，穿着件粗呢大褂，上了十年的丝背心，满是油腻的裤子，露着光秃的脑袋，凹下去的脸，微微抖动的胡子，翘起了白须，凶狠的尖下巴，没有牙齿的嘴，眼睛跟他的狗的一样亮，有骨无肉的手，华表式的鼻子，全是皱痕而冰冷的皮肤，对着天才的创作欣然微笑：那在不活动的图画中间不是一幅活的图画吗！有三百万家财烘托的一个犹太人，永远是人间最美的一景。就凭我们的名演员罗贝尔·梅达② 出神入化的演技，也表现不出这种诗情画意。象玛古斯一类有所信仰的怪物，世界上以巴黎为最多。伦敦的怪物，对自己的癖好临了会象对自己的生命一样感到厌倦的；惟有巴黎的狂人精神上始终与他的怪癖融成一片。你可以在街上看到邦斯与

---

① 郁金香原生于非洲北部，亚洲西部，欧洲南部，于十六世纪末盛行西欧，种植郁金香成为一时风气，尤以荷兰人最为喜爱。

② 罗贝尔·梅达为巴尔扎克杜撰的演员。

埃利·玛古斯之流，穿得非常寒酸，象法兰西学士院的常任秘书一样心不在焉，① 仿佛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没有感觉，既不注意妇女，也不注意橱窗，漫无目的地走着，口袋里空无所有，似乎脑子里也空无所有：你碰上这种人一定会奇怪他们是属于巴黎哪一个部落的。哎，这些家伙原来是百万富翁，是收藏家，是世界上最风魔的人，为了要弄到一只杯子，一幅画，一件稀有的东西，不惜踏上轻罪法庭，象从前玛古斯在德国一样。

这便是雷蒙诺克很神秘的带着西卜女人去求见的专家。雷蒙诺克每次在大街上遇到玛古斯，总得请教一番。老犹太也知道这个当伙计出身的人老实可靠，常常由阿布朗科出面借钱给他。小街和诺曼底街近得很，两个想发横财的同党十分钟就走到了。

"你可以见识到告老的古董商中最有钱的一个，巴黎最内行的鉴赏家……"雷蒙诺克对他的同伴说。

西卜太太一看矮小的老头儿穿着连西卜也不屑于修补的上装，先就呆住了；随后被他那双象猫一样冷静而狡猾的眼睛一扫，她更觉得毛骨悚然。他在楼下冷冰冰的大厅内，监督一个画家修整古画。

"什么事啊，雷蒙诺克？"他问。

"有些画要请你估价；巴黎只有你能告诉我，象我这样卖铜器的穷小子，不象你那么家私成千成万的，为那些画可以出

① 此处系作者讽刺法兰西学士院。常任秘书之心不在焉，乃反映学士院内陈言俗套的议论令人生厌。

多少钱。”

“东西在哪儿？”

“这位便是货主屋子里的门房，替那个先生打杂的，我已经跟她讲妥了……”

“货主姓什么？”

“邦斯！”西卜女人抢着说。

“没听见过，”玛古斯假痴假呆的回答，一边轻轻的把修补古画的人踩了一脚。

画家莫莱是知道邦斯美术馆的价值的，便突然抬起头来。这种微妙的表情，只能用在雷蒙诺克与西卜女人前面。犹太人的眼睛好似称金子的人的天平，一瞥之下已经把看门女人掂过了斤两。这一男一女当然不知道邦斯与玛古斯常常斗法。事实上，两个其狠无比的收藏家彼此都很眼红。所以老犹太一听到邦斯二字就心中一动，他从来不敢希望能踏进一个守卫如是严密的宝库。巴黎惟有邦斯美术馆能和玛古斯美术馆竞争。犹太人采取邦斯的收藏办法，比邦斯晚二十年；但因他是个兼做买卖的人，所以跟迪索默拉尔一样是邦斯不招待的。而邦斯与玛古斯，双方都存着同样嫉妒的心。一般家中有画廊的人往往喜欢出名：他们两个却没有这种虚荣。玛古斯要能仔细瞧一瞧穷音乐家的精美的藏品，其愉快就好比一个好色的人有个朋友把美丽的情妇藏在一边不让看见，而有朝一日居然溜进了她的上房。雷蒙诺克对这个怪人的尊敬，把西卜女人唬住了。凡是真正的力量，即使是不可解的，都有一股声势；看门女人在老头儿面前不知不觉变得听话了，

柔和了。她不敢再拿出对付一般房客和她两位先生的专横的口气，她接受了玛古斯的条件，答应当天就带他进邦斯美术馆。这一下可是把敌人引进腹地，一刀扎入了邦斯的心窝。十年来邦斯老把钥匙随身带着，告诉西卜女人谁也不让进去，她一向对骨董的意见和施模克的相同，也就听从了他的吩咐。因为老实的德国人把宝物当做小玩意儿，看着朋友着迷觉得可叹；看门女人受他的影响，也瞧不起骨董，所以邦斯的美术馆十年功夫没有被闲人闯入。

邦斯病倒以后，戏院和私塾方面都由施模克替代。可怜的德国人为了保住两人的位置而包办一切，只能在早上和吃晚饭的时候见到朋友。他痛苦之极，所有的精力都给双份的工作消耗完了。女学生和戏院的同事，从他那儿知道了邦斯的病，看见可怜虫愁眉不展，就常常问起邦斯的情形；而钢琴家悲伤的程度，使那些不关痛痒的人也拉长着脸表示同情，象巴黎人听到了最大的灾难一样。好心的德国人，生命的本源和邦斯的受到同样深刻的打击；他熬着自己的痛苦，还得为了朋友的病而痛苦。所以他每次上课倒有一半时间在谈论邦斯，他会挺天真的中途停下来想着朋友今天怎么样，连年轻的女学生也留神听着他解释邦斯的病情了。两课之间要有空闲，他就奔回诺曼底街陪邦斯一刻钟。两人的钱都花完了，半个月来西卜太太尽量增加病费的开支，再拿这种坏消息去恐吓施模克。他虽然又惊又急，却出乎意料的发觉自己竟有勇气把悲痛压下去。为了要家里不缺少钱，他生平第一次想到挣钱的念头。有个女学生给两位朋友的境况感动了，问施模

克怎么能把邦斯一个人丢在家里的，他却象受骗的老实人一样，不胜欣慰的微笑着说："哎，小姐，我们有西卜太太呀！她又好又热心，把邦斯招呼得象王爷一样！"

可是，只要施模克一出门，西卜女人在家便是主人了。半个月不吃东西的邦斯，四肢无力的瘫在那儿，西卜女人为了铺床要他坐到沙发上去的时候，非得把他抱过去不可，他怎么还能监视这个所谓的好天使呢？不用说，西卜女人是趁施模克吃中饭时去见玛古斯的。

她回来，施模克正在跟他的朋友说再会。自从知道邦斯可能有笔大家私以后，西卜女人简直寸步不离，象孵小鸡似的老守着他。她坐在床前一张舒服的沙发里，开始东拉西扯，搬弄一套这等女人最拿手的废话，替邦斯解闷。假装温和驯良，体贴周到，老担着心事，她用种种权术把邦斯的心收拾得服服贴贴。

西卜女人听了封丹纳太太的预言吓坏了，决意用软功夫，用不犯法的恶毒手段，在她先生的遗嘱上争个名字。十年功夫，她不知道邦斯美术馆的价值；现在她忽然把自己十年的忠诚，老实，没有一点私心，看做一笔资本，预备兑现了。想发财的欲望，在这女人心里好比在壳里伏了二十五年的一条蛇，那天被雷蒙诺克一句暗示金钱的话唤醒之下，她便把潜藏在心里的所有的邪念喂着它。至于她听了蛇的主意如何执行，看下文便知分晓。

"哎，喂，他有没有喝过很多水，咱们的宝贝病人？是不是好一些呢？"她问施模克。

“不行哪！我的好西卜太太！不行哪！”德国人抹着眼泪回答。

“呕！先生，你别这样慌，事情总得望好的方面想……哪怕西卜马上要死过去，我也不至于象你一样发愁。得了吧，咱们的宝贝病人身子很棒。再说，他一向规矩，你可不知道规矩的人年纪才活得大呢！对，他现在病势不轻，可是凭我这样的服侍，一定把他救过来。放心吧，你去干你的正经，我来陪他，拿大麦水给他喝。”

“要没有你，我才急死呢……”施模克捧着打杂女人的手握了一下，表示他的信任。

西卜女人抹着眼睛走进邦斯的屋子。

“怎么啦，西卜太太？”邦斯问。

“都是施模克先生使我心里乱糟糟的，他在那儿哭你，好象你已经死了！虽然你病在这里，还不至于要人家哭你哪；可是给他一急，我也忍不住了！天哪！我傻不傻，对你比对西卜还要关切！归根结底，你对我没有什么相干，除了大家同是亚当、夏娃的子孙，咱们既不是亲又不是眷；可是，一提到你呀，真的，我心就慌了。我可以牺牲一只手，当然是左手啰，真的，就在你面前割下来，只要能看到你能吃能喝，进进出出，从做买卖的手里骗到些便宜货，跟往常一样！……我要有个孩子的话，我相信就会象爱你一样的爱他，不是吗？——来吧，好乖乖，你喝，把这一杯都喝下去！你喝不喝，先生！普兰医生对我说的：倘若邦斯先生不愿意进拉雪兹神甫公墓，就得把奥弗涅人每天挑来卖的水，统统喝下去。——所以你得喝！喝

呀！……”

“我不是喝着吗，好西卜太太！……我喝了多少，整个的胃都给水淹了……”

“对，这才对啦！”门房女人接过了空杯子，“这样你就有救了！普兰先生有过一个跟你一样的病人，没有人照顾，儿女都不理他，结果就为这个病死的，因为不喝水！……所以你瞧，你得喝水！……那个人才给埋了两个月……喂，你知道没有，要是你死了，施模克那好人就完啦……我不说假话，他真是个孩子。哦！这羔羊似的人多爱你哟！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的爱一个男人的！……他为了你吃不下喝不下，半个月到现在瘦得跟你一样，只剩皮包骨头了……我还看了忌妒呢，因为我挺喜欢你，可是不到他那地步，我没有吃不下饭，相反呢！成天楼上楼下的爬，我两条腿酸得不得了，夜里一上床就睡熟了，象块石头一样。不是吗，为了你，我顾不到可怜的西卜，只能托雷蒙诺克小姐给他弄饭，他对我叽叽咕咕，说每样东西都不行。我吗，我劝他，一个人应当为别人牺牲，说你的病不轻，不能把你丢在这儿，……先是你不能雇一个老妈子服侍你！我招呼了你十年，替你管了十年家，怎受得了一个看护女人呢？①……她们都是贪嘴的家伙！一个人吃的要抵得十个人，又是酒，又是糖，又是脚炉，要这样那样的舒服……倘使病人不把她们写上遗嘱，她们还要偷东西……今天这儿来一个服侍病人的老妈子，明天就会少了一张画或是别的什么……”

---

① 此处所谓看护女人并非现代经过医学训练的护士，故不译为“看护”或“护士”，以免混淆。

"噢！西卜太太，"邦斯急得直嚷，"别离开我啊！……不准人家动我的东西！……"

"我在这儿呀！只要我熬得住，我不会走的……你放心！普兰先生说不定在打你的宝物的主意，他想叫你雇个看护女人！……嘿！我老实不客气把他顶回去了，我说：先生只要我一个人服侍，他知道我的脾气，我也知道他的脾气。——这样他才不作声了。哼，服侍病人的老妈子全是贼！我恨透了那些女人！……你才不知道她们多坏呢……有个老先生……——还是普兰先生跟我讲的……——对啦，一个什么萨巴蒂埃太太，三十六岁，从前在王宫市场做拖鞋生意的，——你不是知道王宫市场从前有些开铺子的门面，现在给拆掉了吗？……"

邦斯点点头。

"且说那女人早先运气不好，丈夫是个酒鬼，中风死了；可是说句公道话，她长得真漂亮，可惜长得漂亮也不中用，交了些律师朋友也是白费……这样她就落难啦，平时专门服侍产妇，住在铁喙街。后来，她去看护一个老头儿，说句不文雅的话，他害着尿道病，要人给他通，象凿井似的，还得许多别的照顾，她只能睡在那个先生卧房里，搭一张帆布床。嗳！这种事说出来简直没人相信！也许你会说：男人都是不规矩的！只知道一昧的自私自利！——总之，她在房里老陪着他，逗他高兴，和他讲故事，有一搭没一搭的，就象咱们现在一样的瞎聊……她打听出来，原来老人有些侄子，都恶得很，给他受了很多气，说到末末了，他的病就是给侄子气出来的。后来哪，我的先生，她救了老人的命，嫁了他，生了个怪可爱的孩子，教

母便是夏洛街上开肉铺子的老婆，因为博德万太太跟那女的是亲戚……你瞧她这一回运气可好！……我吗，我嫁了人，可没有孩子，老实说，那只怪西卜不好，他太爱我了；因为倘使我要……呕，这样也好。有了孩子，我跟西卜俩怎么办？我们没有一点儿产业，没有一个钱，白做了三十年老实人，我的好先生！我觉得安慰的，就是从来没有拿过人家一个子儿，从来没有害过谁……打个譬喻，我这么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要不了六个星期，包你起床到大街上去溜跶了，我不过打个譬喻说，假使你把我写上遗嘱，那么，告诉你，我要不找到你的承继人把钱还掉，我就睡不着觉……因为我最怕不是自己流着汗挣来的钱。尽管你说：哦，西卜太太，你不用过意不去；那是你拿力气换来的，你把两位先生招呼得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年替他们省了一千法郎……——因为先生，你知道吗，换了别个做饭的老妈子，在我的地位早已存起万把法郎了！——所以那位好先生送你一笔小小的终身年金，也是应该的，——譬如人家对我这么说吧，可是不，我决不受，嗨！我是不贪心的！……我真不懂怎么有些女人待人好是为了有利可图……你想，先生，这还能算好事吗？……我不上教堂去，我没有那个功夫；可是我的良心告诉我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喂，你别这样乱动呀，我的宝贝！……别乱搔呀，我的天，你的脸多黄，黄得变成棕色了……一个人二十天功夫会象只柠檬，你说怪不怪！——清白老实是穷人的财产，一个人好歹总得有点东西！打个譬喻说，即使你快死了，我第一个会劝你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施模克先生。这是你的义务，你的家属只有他一个人！他

可真爱你，这家伙，象一条狗爱它的主人一样。”

“唉！是的，”邦斯说，“我一辈子只有他爱我……”

“嗯！先生，”西卜太太说，“你这句话可不客气啦；那么我呢！难道我就不喜欢你啦？……”

“我没有这么说呀，我的好西卜太太……”

“得了吧！你把我当做一个老妈子，一个普通的厨娘，好象我是没心没肺的！哎唷！我的天！十一年功夫给两个老鳏夫做牛做马！一心一意为了他们的好，为了找块布里乳饼，一跑就是几十家水果店，听人家冷言冷语；为了要买新鲜牛油，一直奔到中央菜市场；大小事情没有一样不留神，十年功夫没有砸破一件东西，连一只碗角都不缺……简直象母亲待孩子一般！临了落得一声*我的好西卜太太*，明明是老先生心里不见你的情，可是你把他服侍得象王太子一样，哼，人家服侍罗马那位小国王还差远呢！……我敢打赌他得不到你那样的照顾！……要不他怎么会年纪轻轻的死呢？……你瞧，先生，这不是你不公平吗……你没有良心！说来说去，不过因为我是个可怜的看门女人。哦！天哪，敢情你，你也拿我们当做狗看待的？……”

“哦！我的好西卜太太……”

“对，你是有学问的，请你讲给我听，干吗咱们当门房的要受到这种待遇，干吗把我们当做没心没肺，瞧咱们不起，如今不是讲平等吗？……我，我难道比不上别的女人？我当初还是一个巴黎最漂亮的姑娘，出名的牡蛎美人，求情说爱的话一天要听到七八回呢！……哪怕到了今天，只要我愿意！喝，先生，

你不是认得那个卖旧货的小家伙吗，住在大门旁边的？告诉你，倘使我做了寡妇，打个譬喻说，他会闭着眼睛娶我，他平常一只眼睛老盯着我，成天的对我说：噢！西卜太太，你这双胳膊多美！……我昨天晚上梦见你的胳膊变了面包，我变了牛油，躺在面包上！……来，先生，瞧瞧我的胳膊！……”

她卷起衣袖，露出一条世界上最美的胳膊；手越红越干，胳膊越显得又白又嫩；那是一条丰腴的、浑圆的、有小涡的手臂，从粗呢料子的衣袖中脱颖而出，好似锦囊中抽出一把宝剑，邦斯只觉得一阵眼花，不敢久视。

“吓！给这条手臂打开的心，跟我刀子劈开的牡蛎一样多！看见没有，这是西卜的。这亲爱的好人，只要我开声口，他为我从峭壁上跳下去都愿意；我真不该为了你冷淡了他，你先生只叫我声好西卜太太，我可不顾死活的，连办不到的事都想给你办……”

“你听我说啊，我总不成把你叫做我的妈妈，我的女人……”病人说。

“完啦完啦，我这一生这一世，再也不照应谁了……”

“你让我说好不好！”邦斯又道，“刚才我是在讲施模克。”

“施模克先生！对啦，他才是有良心的。他是喜欢我的，因为他穷！有了钱，心肠就硬了，你就是有了钱！好，你去找个看护老妈子吧，瞧她给你过的什么日子！要不把你折磨得象个金壳虫才怪！……医生吩咐要给你喝水，她偏给你吃东西！她要送你进坟墓，好抢你的家私！你不配西卜太太的招呼！……得啦，普兰先生来的时候，你叫他找个老妈子吧！”

“唉，要命！你听我的呀！”病人气得直叫，“我讲我的朋友施模克，又没扯到什么女人！……我很明白，真心爱我的只有你跟施模克！……”

“别这样生气好不好！”西卜女人嚷着，扑过去按着邦斯睡下。

“我怎么能不喜欢你呢？……”可怜的邦斯说。

“呕，你喜欢我，真的吗？……得啦，得啦，对不起，先生！”她一边说一边哭，抹着眼泪。“我知道，你喜欢我象喜欢一个老妈子是不是？……你扔给她六百法郎终身年金，好比拿块面包扔在狗窝里！……”

“噢！西卜太太，你拿我当做什么人？你不了解我！”

“啊！那么你不是这样对我的！”她说话之间看到邦斯瞧了她一眼；“你把好西卜太太当做母亲是不是？那对啦，我是你的母亲，你们两口儿都是我的孩子！哦！我要认得那些给你受气的人，我就得上重罪法庭了，甚至给抓进警察局也难说，因为我一定会挖掉他们的眼睛！……十恶不赦的东西，送到圣雅各门外去砍头还是便宜了他们呢！……你人这样好，心这样软，你生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使一个女人快活的……是的，你一定会使她快活……我一看就知道，你生来是这样的人……我早先看到你对施模克先生那么好，心里就想：可怜邦斯先生白活了一辈子，天生他是个好丈夫……我知道，你是喜欢女人的！”

“唉！是的，”邦斯说，“我可从来不曾有过女人！……”

“真的吗！”西卜女人带着挑拨的神气走近邦斯，抓着他的

手，“敢情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有个疯疯颠颠的情妇听你摆布吗？那怎么可能！我要是你，要不尝到人生一世最快活的事儿，决不肯离开这个世界去进天堂……可怜的小贝贝！现在我要象从前的模样，不说假话，一定扔下西卜跟你！瞧你的鼻子长得多体面！怎么会这样体面的，嗯，我的小心肝？……你一定要说：看男人，不是每个女人都有眼睛的！……对，可叹她们都糊里糊涂的嫁错了人！我以为你情妇起码有一打，什么舞女呀，戏子呀，公爵夫人呀，因为你常常不在家！……看着你出门我老对西卜说：呦！邦斯先生又找野娘们玩儿去啦！一句不假，我是这样说的，我真以为有多少女人爱你呢！你是天生的叫人爱的……告诉你，我的好先生，你第一次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哎唷！你瞧着施模克先生的欢喜，你多感动呵！第二天他还哭着对我说：西卜太太，他在家里吃过晚饭了！我也跟着哭得昏天黑地。赶到你又上外边去闲逛，在别人家里吃饭，他就多难过呵，可怜的人！从来没见过象他那么样的伤心！你的确应当把家私送给他。不是吗，这个正直的好人，就是你的亲属！……你不能忘了他！要不上帝就不准你进天堂了，你得知道，没有义气的人，不送年金给朋友的人，都进不了天堂。”

邦斯再三想回答，总是无法插嘴，西卜女人拉不断扯不断的话好比刮大风。蒸汽机还有方法叫它停止，要拦住一个看门女人的舌头，恐怕发明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好办法。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抢着往下说，“好先生，一个人害了病，立张遗嘱并不会送命的；我要是你啊，我就要防个万一，

我不愿意丢下那可怜的绵羊，真的，他是好天爷脚下的绵羊，一点儿事都不懂；我才不让他给吃公事饭的黑心人摆布，不让他落在那些坏蛋的家属手里呢！你说，二十天到现在，可有谁来看过你？……你还想把遗产送给他们！你可知道，有人说这里的东西值点儿钱吗？”

“我知道。”

“雷蒙诺克知道你是收藏家，他自己也在买进卖出，他说愿意给你三万法郎终身年金，只要你百年之后让他把画拿走……这倒是桩买卖！要是我，就答应下来了！可是他这么说，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你得把这些东西的价值告诉施模克先生，因为人家要哄他，就象哄孩子一般容易；你这些好东西能值多少，他一点儿念头都没有，连值钱两个字也没想到！他会三钱不值两文的给了人，倘使他不是为了爱你而一辈子留着，倘使他在你身后还能活着，因为你一死，他也会死的！可是放心，有我在这儿，我会保护他，抵抗所有的人！……我跟西卜两个。”

邦斯被她这一阵胡说八道感动了，觉得象所有平民阶级的人一样，她的感情的确很天真，便回答道：

“好西卜太太，要没有你跟施模克，我真不知道要落到什么田地呢！”

“哦！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是你的朋友！那是不错的！两颗好心就胜过所有的家属……哼，甭提什么家属啦！家属好比一个人的舌头，象那个有名的戏子说的，最好的是它，最坏的也是它……你的亲人，他们在哪儿？你有亲人吗？……我从来

没见过……"

"就是他们把我气成这样的！……"邦斯不胜悲痛的嚷着。

"哦！你还有亲人！……"西卜女人站起身子，仿佛她的沙发是一块突然烧红了的铁。"哎！好，他们真好，你的亲人！怎么！二十天了，对，到今儿早上已经二十天了，你病得死去活来，他们还没来问过一声！那可心肠太狠了！……我做了你，宁可把财产捐给育婴堂，决不给他们一个子儿！"

"好西卜太太，我本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的外甥孙女的，她的父亲是我的嫡堂外甥卡缪索庭长，你知道，就是两个月以前，有天早上来看我的那个法官……"

"哦！那个矮胖子，打发当差们来代他的女人向你赔罪的！……他的老妈子还跟我打听你呢，那只老妖精，我恨不得把扫帚柄在她的丝绒短斗篷上扫它两下呢。哪有一个老妈子穿丝绒斗篷的！呕，真是世界翻身了！革命，革命，干吗革命的？你们有办法，你们去吃两顿夜饭吧，有钱的混蛋！我说，法律是没用的，倘使路易—菲力浦就让人家没大没小的不分上下，那还有什么王法？因为，我们真要是平等的话，不是吗，先生，一个老妈子就不该穿丝绒斗篷，因为我西卜太太，做了三十年老实人还穿不上……这算哪一门的玩意儿？你总得叫人看出你的身分。老妈子就是老妈子，就象咱家我是个看门的！要不军人戴那些肩章干么？各人有各人的等级，怎么能胡来！这些七颠八倒的事，先生，要不要我告诉你最后一句话，那就是，法兰西是完了！……拿破仑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的，你说是不是，先生？所以我对西卜说：你瞧，家里有了穿丝绒斗篷的老妈子，那家人准是没有心肝的……”

“对啦，就是没有心肝！”邦斯回答。

于是他把心里的委屈跟痛苦讲给西卜太太听，她把那些亲戚尽量的咒骂，对每一句伤心的叙述都不怕过火的表示同情。末了她哭了。

要想象老音乐家与西卜太太之间突如其来的亲密，先得了解老鳏夫的处境。他生平第一遭害着重病，躺在床上受罪，举目无亲，孤零零的消磨日子；而他的日子特别来得长，因为他得和肝炎那种说不出的痛苦挣扎，那是连最美满的生活也要给破坏完的，何况他没有了事做，惦记着不花一钱就能看到的巴黎景象，更是意气消沉，象害了相思病。

这种孤独，这种黯淡的日子，这种生活的空虚，打击精神比打击肉体更厉害的痛苦，一切都逼得单身汉去依赖那个招呼他的人，好比淹在水里的人抓着一块木板；尤其他是生性懦弱，软心肠而又软耳朵的。所以邦斯对西卜女人的胡扯听得津津有味。在他心目中，全世界的人只有施模克，西卜太太，和普兰医生，而他的卧室便是他整个的天地。普通的病人，精神只集中于目光所及的小范围，自私的心理只关切身边琐事，所依赖的只有一间屋子里的人和物；现在邦斯又是个老鳏夫，没有亲人，没尝过爱情的滋味，他的心境更可想而知了。病了二十天，他有时竟后悔没有娶玛德莱娜·维韦！所以二十天之内，西卜太太就在病人心中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仿佛没有她就没有命了。至于施模克，在可怜的病人旁边不过等于另

外一个邦斯。西卜女人的巧妙，是在于无意之间代邦斯说出了心里的话。

“哦！医生来啦。”

她听见门铃响，就一边说着一边丢下了邦斯，明知那是犹太人和雷蒙诺克上门了。

“你们两位轻声点儿！”她说；“别让他听见什么！一牵涉到他的宝贝，他火气就大啦。”

“只要绕一转就够了，”犹太人回答。他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和一个手眼镜。

邦斯美术馆存放大部分作品的屋子，是从前建筑师替法国旧贵族设计的那种老式客厅，有二十五尺宽，三十尺长，十三尺高。四面挂着邦斯藏的六十七幅画；墙上装有白漆描金的护壁板，白漆已经发黄，描金已经变红，和谐的色调倒也不妨害画的效果。柱头上放着十四座雕像，有的在屋角，有的在画中间，柱子一律是布勒出品。靠壁半人高的地位摆着紫檀木酒柜，每个都刻花，富丽堂皇，放的是各式古玩。客厅中间，一排雕花的食器柜上全是最珍贵的手工艺品：象牙，铜器，木雕，珐琅，金银器物，与瓷器等等。

犹太人踏进宝殿，立刻认出四幅最精彩的画直奔过去，那些作家是他的收藏中没有的。他的心情，仿佛博物学者发现了采集不到的标本，不惜从西方跑到东方，踏进热带，跋涉沙漠，横渡大草原，穿越原始森林去寻访的。四幅画中第一幅是塞巴斯蒂亚诺·代·皮永博的，第二幅是弗拉·巴托洛美奥的，第三幅是霍贝玛的风景，第四幅是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

《女像》，简直是四宝！在绘画史上，塞巴斯蒂亚诺是集三大画派的精萃于一身的人。他原来是威尼斯画家，到罗马去在米开朗琪罗的指导之下学拉斐尔的风格。米开朗琪罗有心训练自己的大弟子，他是个艺术上的将才，用拉斐尔的方法去攻倒拉斐尔这个艺术之王。因此，塞巴斯蒂亚诺虽是懒散的天才，但在为数有限而相传稿本出于米开朗琪罗手笔的画上，的确把威尼斯派的色彩，佛罗伦萨派的布局，与拉斐尔的风格熔于一炉。这种兼有三家之长的艺术，其完美的程度可以从巴黎美术馆藏的《邦迪奈里肖像》① 上看到，它可以毫无愧色的比之于提善的《拿着手套的人》，拉斐尔的那幅兼有科雷琪之妙的《老人像》、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查理八世像》。这四幅都有一样的光彩与色泽，异曲同工，价值相等。人类的艺术可以说是至此而极。它还胜过自然，因为自然界的美不过是昙花一现。邦斯藏的塞巴斯蒂亚诺，是画在石版上的《马耳他骑士的祈祷》，其鲜艳，工整，沉着，还有过于《邦迪奈里肖像》。巴托洛美奥的《圣家庭》，可能有好多鉴赏家认作拉斐尔。霍贝玛的风景在标卖时可以值到六万法郎。丢勒的《女像》，很象有名的纽伦堡的《霍邱肖像》。霍邱和丢勒是朋友；那张肖像曾经由荷兰，普鲁士，巴伐利亚几邦的君主出到二十万法郎想收买，而且想收买了几次都没成功。邦斯这幅，画的或许便是霍邱的妻子或女儿。这假定很有可能，因为画上女人所摆的姿势，显然跟另一张是对称的；而爵徽的画法，地位，在两幅上也相同。最

① 此画向被认为塞巴斯蒂亚诺·代·皮永博的杰作，但现代学者已断定为同时代的勃龙齐诺的作品。

后，旁边写的四十一岁，也和另一幅上的年龄相配。不消说得，纽伦堡霍邱家的后人对那幅藏画素来视为至宝，最近才完成了一张铜刻的图。

埃利·玛古斯轮流瞧着四幅名画，眼泪都冒上来了。

“这几张画，你要是能让我花四万法郎买到，我每张送你两千法郎酬劳……”他咬着西卜女人的耳朵说。西卜女人听到这一笔天外飞来的横财，不由得愣住了。

犹太人的欣赏到了如醉若狂的境界；说得更确切一些神志乱了，平时的贪心也动摇了，他没头没脑的沉浸在里面了。

“那么我呢？……”雷蒙诺克问，他对画还是外行。

“这里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高低，”犹太人很狡猾的附着奥弗涅人的耳朵说，“随便挑十张画，跟我一样的条件，你就发财啦！”

三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贪欲获得了满足，每个人都咂摸着人生最大的快乐。不料病人一声叫喊，象钟声似的在空气中余音不绝……

“谁呀？……”邦斯嚷着。

“先生，你睡下去呀！”西卜女人奔过去硬要邦斯睡下，“嗯！你不想活吗？……来的不是普兰先生，是那个好人雷蒙诺克，他不放心你，特意来打听你的消息！……瞧大家对你多好，全屋子的人都出来了，都在为你着急。你怕什么呢？”

“我听你们有好几个人呢，”病人说。

“好几个！喔！你在做梦吗？这样下去，你会发疯的，告诉你！……好，你瞧吧。”

西卜女人奔过去打开房门，递个眼色叫玛古斯退后去，叫雷蒙诺克上前来。

“嗳，亲爱的先生，”奥弗涅人顺着西卜女人的口气说，“我来候候你，这屋里的人为了你都觉得害怕……你知道，谁都不喜欢屋子里有死神进门的！……还有莫尼斯特罗老头，你不是跟他很熟吗？他要我对你说，倘使要用钱，他可以帮忙……”

“哼，他派你来瞧瞧我的古董！……”老收藏家起了疑心，说话很不客气。

害肝病的人几乎都有一种特殊的，说来就来的反感；他们的肝火会钉住某一件东西或某一个人。邦斯一心一意只想守护他的宝物，以为有人在觊觎它们；他平日常叫施模克去瞧瞧可有人溜进禁地。

“你的收藏相当精，可能引起收货的人注意，”雷蒙诺克很调皮的回答；“我对高等古玩是外行，但大家认为你先生是大鉴赏家，所以我虽然不大懂，也愿意闭着眼睛向你先生买点东西。……倘使你要用钱的话，因为这些要命的病是最花钱的……上回我姊妹闹肚子，十天功夫就花了三十铜子，其实不吃药也会好的……医生都是些坏蛋，专门趁火打劫……”

“再见，先生，谢谢你，”邦斯一边回答，一边很不放心的把眼睛盯着旧货鬼。

“我送他出去吧，”西卜女人轻轻的告诉病人，“免得他拿了什么东西。”

“对，对，”病人不胜感激的向西卜女人递了个眼色。

西卜女人带上房门，这个举动可又引起了邦斯的疑心。她

走出去看见玛古斯一动不动的站在四幅画前面。只有能体会理想的美，对登峰造极的艺术有股说不出的感情，会几小时的站在那里欣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科雷琪的《安提俄珀》，安德烈·德·萨托的《圣家庭》与《提善的情妇》，多米尼坎的《花丛中的儿童》，拉斐尔的单色画和《老人像》的人，才能了解玛古斯那种出神的境界。

“你轻轻的走吧！”西卜女人吩咐他。

犹太人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倒退出去，眼睛老瞅着画，好比一个情人望着情妇向她告别。

西卜女人看到犹太人的出神，心里就有了主意；一到楼梯口，她拍了拍玛古斯全是骨头的胳膊。

“你每张画得给我四千法郎！不就拉倒……”

“我没有那么多钱呀！我想要那些画是为了爱好，为了爱艺术，我的漂亮太太！”

“好小子，你这样啬刻，还知道爱！今儿要不当着雷蒙诺克把一万六答应下来，明儿就要你两万了。”

“一万六就一万六，”犹太人被看门女人的贪心吓坏了。

“犹太人不是基督徒，他们能够凭什么赌咒？……”她问雷蒙诺克。

“放心，你相信他得了，他跟我一样靠得住。”收旧货的回答。

“那么你呢？我要让你买到了东西，你怎么酬劳我？……”

“赚的钱大家对分，”雷蒙诺克马上说。

“我宁可拿现钱，我不是做买卖的。”

"你真内行！"玛古斯笑道；"做起买卖来倒真够瞧的。"

"我劝她跟我合伙，把身体跟财产统统并过来，"奥弗涅人抓着西卜女人的胖手臂，用锤子一样的力气拍了几下。"除了她的漂亮，我又不要她别的资本。——你老跟着西卜傻不傻？象你这样的美人儿，可是一个门房能叫你发财的？喔！一朝坐在大街上的铺子里，四面摆满了古董，跟那些收藏家聊聊天，花言巧语的哄哄他们，你该是何等人物！等你在这儿捞饱了，赶快丢开门房，瞧咱们俩过的什么日子吧！"

"捞饱了！"西卜女人嚷道，"这儿我连一根针都不肯拿的，听见没有，雷蒙诺克！街坊上谁不知道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嘿！"

西卜女人眼里冒出火来。

"呕，你放心！"玛古斯说，"这奥弗涅人太爱你了，决不是说你坏话。"

"你瞧她会给你招徕多少买主！"奥弗涅人又补了一句。

"你们也得说句公道话，"西卜太太的态度缓和了些，"让我把这里的情形讲给你们听听……十年功夫我不顾死活的服侍这两个老鳏夫，除了空话，没有到手过一点东西……雷蒙诺克知道得清清楚楚，我给两个老头儿包饭，每天要贴掉二三十个铜子，把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真的，我可以凭我妈妈的在天之灵起誓！……我从小只知道有娘，不知道有爷的；可是象咱们头上的太阳一样千真万确，我要有半句谎话，我的咖啡就变成毒药！……现在一个不是快死了吗？并且还是有钱的一个……我把两个都当做亲生的孩子呢！……唉，你们可

想得到，二十天功夫我老告诉他，他快死了，（因为普兰先生早说他完了！……）那吝啬鬼可没有半句口风把我写上遗嘱，就象是不认识我一样！现在我真相信，咱们的名分一定要自己去拿；靠承继人吗？趁早别想！嘿！说句不好听的话：世界上的人都是混蛋！”

“不错，”玛古斯假惺惺的说，“倒还是我们这批人老实……，”他眼望着雷蒙诺克补上一句。

“别跟我打岔，我又不拉上你……就象那戏子说的，一个人盯得紧，一定会成功！……我可以起誓，两位先生已经欠了我近三千法郎，我的一点儿积蓄都给买了药，付了他们家用什么的，要是他们不认这笔账的话，那……唉，我真傻，我这老实人还不敢跟他们提呢。亲爱的先生，你是做买卖的，你说我要不要去找个律师？……”

“律师！”雷蒙诺克嚷道，“你比所有的律师都强呢！……”

这时有件笨重的东西倒在饭厅里地砖上，声音一直传到空荡荡的楼梯间。

“哎啊！我的天！”西卜女人叫着，“什么事呀？好象是我的先生摔筋斗啦！……”

她把两个同党一推，他们马上身手矫捷的奔了下去。然后她回进屋子，赶到饭厅，看见邦斯只穿一件衬衣，躺在地上晕过去了。她象捡一片羽毛似的抄起老人身子，把他一直抱到床上。她拿烧焦的鸡毛给他嗅，用科隆水擦他的脑门，慢慢的把他救转了。赶到邦斯睁开眼睛活了过来，她就把拳头望腰里一插，说道：

“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衫！这不是寻死吗？再说，你干吗疑心我？……要是这样，那么再会吧，先生。我服侍了你十年，把自己的钱贴做你们的家用，把积蓄都搅光了，只为的不要让可怜的施模克先生操心，他在楼梯上哭得象个小娃娃……想不到如今我落得这种报酬！你偷偷的刺探我……所以上帝要罚你……好，跌得好！我还拼了命把你抱起来，顾不得下半世会不会犯个毛病……喔！天哪！我连大门都没关呢……”

“你跟谁讲话啊？”

“亏你问得出这种话！我是你的奴隶吗，嗯？你管得着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的跟我怄气，我什么都不管了！你去找个看护老妈子吧！”

邦斯听了这句话的惊吓，无意中使西卜太太看出了她那个杀手锏的力量。

“那是我的病！”他可怜巴巴的说。

“那还好！”西卜太太很不客气的回答。

说完她走了，让邦斯怪不好意思的，暗暗的埋怨自己，觉得他多嘴的看护一片忠心，真是了不起；至于跌在饭厅里地砖上使他的病加重的那些痛苦，他倒反忘了。

西卜女人看见施模克正在上楼。

“你来，先生……我有坏消息告诉你！邦斯先生疯了！……你想得到吗，他光着身子从床上起来，跟着我……真的，他笔直的躺在那儿……你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不上来……他不行哪。我又没有做什么事引起他这种神经病，除非是提到了他从前的爱情，惹起了他的心火……男人的脾气真是看不透的！

哼，都是些老色鬼……我不该在他面前露出胳膊，使他眼睛亮得象一对红宝石……”

施模克听着西卜太太，好象她讲的是希伯来文。

“我过分用了力，受了内伤，怕一辈子不会好了！……”西卜女人说着，装出一阵阵剧烈的痛苦。原来她不过有些筋骨酸痛，随便想到的；可是她灵机一动，觉得大可借题发挥，利用一下。“我真傻！看他躺在地下，我就一把抄起，直抱到床上，当时只象抱个孩子。可是现在我觉得脱力了！哎唷！好疼啊！……我要下楼了，你招呼病人吧。我要叫西卜去请普兰先生来给我瞧瞧！要是残废，我宁可死的……”

她抓着楼梯的栏杆，一步步的爬，嘴里不住的哼哼叫痛，吓得每层楼上的房客都跑到了楼梯台上。施模克流着眼泪扶着她，一路把看门女人奋不顾身的事迹讲给大家听。不久，上上下下，四邻八舍，都知道西卜太太如何英勇，如何为了抱一个榛子钳而得了内伤，据说还有性命之忧呢。施模克回到邦斯身边，把管家婆受伤的情形告诉了他，两人都瞪着眼睛问：“没有她，咱们怎办呢？……”施模克看见邦斯跌了一交以后的神色，不敢再埋怨他。可是等到他弄明白了原委，就大声说道：

“该死的古董！我宁可把它们烧掉，总不能丢了我的朋友！西卜太太把积蓄都借给了我们，还疑心她？那太没有道理了；可是也难怪，这是你的病……”

“唉！这个病啊！我也觉得我自己变了。我可真不愿意叫你难过，亲爱的施模克。”

“好吧，你要埋怨就埋怨我！别跟西卜太太找麻烦……”

西卜太太终身残废的危险性，不消几天就由普兰医生给消灭了。这场病能治好，被认为奇迹，普兰在沼泽区的声望顿时大为提高。他在邦斯家里说那是靠她的身体结实。从第七天起，她又在两位先生家当差了，他们俩为此都十分高兴。经过了这件事，看门女人对两个榛子钳生活上的影响与权力，平空加了一倍。那一星期内他们又欠了债，由她代还了。西卜女人借此机会，毫不费力的从施模克手里弄到一张两千法郎的借票，据说那是她替两位朋友垫的钱。

“哦！普兰医生的本领真了不得！”西卜女人对邦斯说，“放心，先生，他一定能把你治好，我的命就是他给救过来的！可怜的西卜已经拿我当死人了！……普兰先生想必告诉过你，我躺在床上一心一意只记挂你，我说：上帝啊，把我带去吧，让亲爱的邦斯先生活着吧……”

“可怜的好西卜太太，你差点儿为了我残废！……”

“唉！没有普兰先生，我早已躺在棺材里了。象从前那戏子说的，我只好听天由命！什么事总要看得开。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办的？”

“全靠施模克服侍我；可是我们的钱跟我们的学生都受了影响……我不知道他怎么对付的。”

“急什么，邦斯！”施模克回答。“有西卜老头做我们的银行老板呢……”

“这话甭提啦，亲爱的绵羊！”西卜女人叫道，“你们俩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积蓄存在你们那儿不是顶好吗？比法兰西

银行还靠得住。只要我们有一块面包，你们就有半块……所以你那些话提也不值得提……"

"好西卜太太！"施模克这么说着，出去了。

邦斯对这个要求 ad testamentum① 的攻势一声不出。西卜女人看他心里烦恼，就说：

"你相信吗，小宝贝，我在床上死去活来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差点儿回老家！——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丢下你们，让你们孤零零的，还有丢下两手空空的可怜的西卜！我们的积蓄一共也没多少，我不过随便跟你提一句，因为想到了我的死，想到了西卜。他真是个天使，把我服侍得象王后，为了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得昏天黑地。我是相信你们的，我对他说：得了吧，西卜，我的两位东家不会让你没有饭吃的……"

对于这个针对遗嘱的攻势，邦斯一声不出，看门女人静静的等他开口。

"我会把你交托给施模克的，"病人终于说了这一句。

"啊，你怎么办都好！反正我相信你，相信你的良心……这些话都甭提啦，你要叫我不好意思了，好贝贝；你快点儿好吧，你比我们都活得长呢……"

西卜太太心里很嘀咕，决意要她东家说明预备给她什么遗产。第一步，她等晚上施模克在病人床前吃晚饭的时候，出门去看普兰医生了。

普兰医生住在奥尔良街。他占着底层的一个小公寓，包

---

① 拉丁文：为了写进遗嘱。

括一个穿堂，一个客厅，两间卧房。一边通穿堂一边通医生卧室的一间小屋子，改成了诊室。另外附带一个厨房，一间仆人的卧室，一个小小的地窖。小公寓属于正屋的侧面部分。整幢屋子很大，是帝政时代拆掉了一座老宅子盖起来的，花园还保留着，分配给底层的三个公寓。

医生住的公寓四十年没有刷新过。油漆，花纸，装修，全是帝政时代的。镜子，框子的边缘，花纸上的图案，天花板，垩漆，都积着一层四十年的油腻灰土。虽是在沼泽区的边角里，这小公寓每年还得一千法郎租金。医生的母亲普兰太太，六十七岁，占着另外一间卧房。她替裤子裁缝做些零活，什么长统鞋套，皮短裤，背带，腰带，和一切有关裤子的零件；这行手艺现在已经衰落了。她是又要照顾家务，又要监督儿子的独一无二的仆人，她从来不出门，只在小花园中换换空气；那是要打客厅里一扇玻璃门中走出去的。她二十年前做了寡妇，把专做裤子的裁缝铺盘给了手下的大伙计；他老是交些零活给她作，使她能挣到三十铜子一天。她为独养儿子的教育牺牲一切. 无论如何要他爬上高出父亲的地位。眼看他当了医生，相信他一定会发迹，她继续为他牺牲，很高兴的照顾他，省吃俭用，只希望他日子过得舒服，爱他也爱得非常识趣，那可不是每个母亲都能办到的。普兰太太没有忘了自己是普通女工出身，不愿意叫儿子受人嘲笑或轻视，因为这好太太讲话多用S音，正象西卜太太的多用N音。偶然有什么阔气的病人来就诊，或是中学的同学，或是医院的同事来看儿子，她就自动的躲到房里去。所以普兰医生从来不用为他敬爱的母亲脸红；她所

缺少的教育，由她体贴入微的温情给补救了。铺子大约盘到两万法郎，寡妇在一八二〇年上买了公债；她的全部财产便是每年一千一百法郎的利息。因此有好多年，邻居们看到医生母子的衣服都晾在小花园里的绳子上；为要省钱，所有的衣服都由老太太和仆人在家里洗。这一点日常琐事对医生很不利；人家看他这么穷，就不大相信他的医道。一千一的利息付了房租。开头的几年，清苦的家庭都是由矮胖的老太太做活来维持的。披荆斩棘的干了十二年，医生才每年挣到三千，让老太太大约有五千法郎支配。熟悉巴黎的人都知道这是最低限度的生活。

病人候诊的客厅，家具十分简陋：一张挺普通的桃木长沙发，面子是黄花的粗丝绒的，四张安乐椅，六张单靠，一张圆桌，一张茶桌，都是裤子裁缝的遗物，当年还是他亲自选购的。照例盖着玻璃罩的座钟是七弦琴的形式；旁边放着两个埃及式的烛台。黄地红玫瑰花的布窗帘，居然维持了那么些年。儒依工厂这种恶俗的棉织物，想不到一八〇九年奥贝尔康普夫初出品时还得到拿破仑的夸奖。①看诊间的家具，格式也相仿，大半拿父亲卧房里的东西充数。一切显得呆板，寒伧，冰冷。如今广告的力量高于一切，协和广场的路灯杆都给镀着金漆，让穷人自以为是有钱的公民而觉得安慰；在这种时代，哪个病家会相信一个没有名没有家具的医生是有本领的？

穿堂兼做饭厅；老妈子没有厨房工作或不陪老太太的时

① 儒依为法国地名。一七五九年，德国人奥贝尔康普夫在此创办了印花布织造厂。从此，该地以产“儒依布”而闻名于世。

候，就在这儿做活。你一进门，看到这间靠天井的屋子，窗上挂着半红半黄的布窗帘，你就能猜到这个凄凉的，大半日没有人的公寓，虽说保持尊严，情形是怎么悲惨。壁橱里准是些发霉的面团，缺角的盘子，旧瓶塞，整星期不换的饭巾，总之是巴黎的小户人家舍不得的丑东西，早该扔进垃圾篓的。所以，在这个大家把五法郎一块的钱老放在心上老挂在嘴边的时代，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做个单身汉。他的母亲在社会上是拉不到一点关系的。十年之间，在他行医的那些家庭中，可以促成罗曼史的机会，他连一次也没碰上。他的病人，生活情形都和他的不相上下；他看到的不是小职员便是做小工业的。最有钱的主顾是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和一区里比较大一些的零售商；这等人病好了，大多认为是天意，所以对这个拼着两腿走得来的医生，只要送两法郎的诊费就够了。医生的车马往往比他的学识更重要。

平凡而刻板的生活，久而久之对一个最冒险的人也免不了有影响。人总是适应自己的境遇的，早晚会忍受生活的平庸。因此，普兰医生干了十年还继续在做他的苦工，而开场特别觉得苦闷的那种失意也早已没有了。虽然如此，他还存着一个梦想，因为巴黎人全有个梦想。雷蒙诺克，西卜女人，都做着自己的梦很得意。普兰医生的希望是碰到一个有钱有势的病人，由他一手治好，然后靠这个病人的力量谋到一个差事，不是什么医院的主任，便是监狱医生，或是几个大戏院的，或是部里的医生。他能当上区政府的医官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西卜太太介绍他去看她的房东皮勒罗先生，被他治好了。皮

勒罗是包比诺伯爵夫人也就是部长的夫人的舅公，病愈之后去向医生道谢，看他清苦，便有心照应他，要求那个很敬重他的外甥孙婿，那时正在部长任上，给他弄到这个区政府的位置。这是五年以前的事，有了这笔微薄的薪水，普兰才放弃了铤而走险的出国计划。一个法国人，非到山穷水尽的田地是决不肯离开本国的。普兰医生特意登门向包比诺伯爵道谢；可是这位要人的医生是大名鼎鼎的毕安训，当然普兰没有取而代之的希望。十六年来，包比诺是当轴最亲信的十几位红人之一，可怜的医生以为得到了这位部长的提拔，不料结果仍旧隐没在沼泽区，在穷人与小市民中间混，只多了个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差事，逢着区里有死亡报告的时候去检验一下。

普兰当年实习的成绩很好，开业之后非常谨慎，经验也不少了。并且在他手里死掉的病人，家属决不会起哄；他尽有机会in anima vili① 研究各种各样的病。这样的人会有多少牢骚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天生的瘦长脸本来已经很忧郁，有时候表情简直可怕：好比黄羊皮纸上画着一双眼睛，象答尔丢夫一样火辣辣的，神气跟阿尔赛斯特的一样阴沉。② 医道不下于有名的毕安训，自以为给一双铁手压得无声无臭的人，该有怎样的举动，姿势，目光，你们自己去想象吧。他最幸运的日子可以有十法郎收入，而毕安训每天的进款是五六百：普兰不由自主的要作这个比较。这不是把民主所促成的妒恨心理

---

① 意大利文：实地，活生生地。

② 阿尔赛斯特为莫里哀名剧《恨世者》中的人物，以刚正不阿，性情暴烈著称。

暴露尽了吗?再说,这被压迫的野心家并没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地方。他为了想发财,曾经发明一种近乎莫里松丸的通便丸,交给一个转业为药剂师的老同学去发行。不料药剂师爱上昂必居喜剧院的一个舞女,破产了;而药丸的执照用的是药剂师的名义,那个了不得的发明便给后任的药房老板发了财。老同学动身上墨西哥淘金,又带走普兰一千法郎积蓄。他跑去问舞女讨债,反被人家当做放印子钱的。自从碰上好运治好皮勒罗老人之后,普兰没有碰到一个有钱的病家。他只能象只吃不饱的猫,在沼泽区拼着两条腿奔东奔西,看上一二十个病人,拿两个铜子到两法郎的诊费。① 要遇到一个肯出钱的病家,对他简直比登天还难。

没有案子的青年律师,没有病家的青年医生,是巴黎特有的两种最苦闷的体面人:心里有苦说不出,身上穿的黑衣服黑裤子,线缝都发了白,令人想起盖在顶楼上的锌片,缎子背心有了油光,帽子给保护得小心翼翼,手套是旧的,衬衫是粗布的。那是首悲惨的诗歌,阴森可怕,不下于监狱里的牢房。诗人、艺术家、演员、音乐家等等的穷,还穷得轻松,因为艺术家天生爱寻快乐,也有得过且过,满不在乎的脾气,就是使天才们慢慢的变成孤独的那种脾气。可是那两等穿黑衣服而坐不起车的人,因职业关系只看到人生的烂疮和丑恶的面目。他们初出道的艰苦时期,脸上老带着凶狠与愤愤不平的表情,郁结在胸中的怨恨与野心,仿佛一场大火潜伏在那里,眼睛就是

① 一法郎等于二十铜子(又译"苏"),或一百生丁。

一对火苗。两个老同学隔了二十年再见的时候，有钱的会躲开那个潦倒的，会不认得他，会看着命运在两人之间划成的鸿沟而大吃一惊。一个是时来运来，登上了云路；一个是在巴黎的泥淖中打滚，遍体鳞伤。见了普兰医生那件外套与背心而躲开的老朋友，不知有多少！

现在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在西卜女人假装重伤的那出戏里，普兰医生配搭得那么好。各种贪心，各种野心，都是体会得到的。他一方面看到门房女人的五脏六腑没有一点损伤，脉搏那么正常，动作那么灵活，一方面又听她高声叫痛，他就懂得她的装死作活是有作用的。把这假装的重症很快的治好，不是可以在本区里轰动一下吗？他便张大其辞的说西卜女人受的伤变了肠脱出，必须急救才有希望。他拿许多所谓秘方灵药给她，又替她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手术，结果非常圆满。他在德普兰医生的验方大全中找出一个古怪的病例，应用到西卜太太身上，还很谦虚的把这次的成绩归功于伟大的外科医生，说他自己不过是仿照名医的治疗罢了。巴黎一般初出道的人就是这样穷极无聊。只要能爬上台，什么都可以用作进身之阶；不幸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用不坏的，便是梯子也不能例外，所以每行里的新进人物简直不知道哪种木料的踏级才靠得住了。你自以为成功的事，有时巴黎人竟给你一个不理不睬。他们因为捧场捧腻了，便象宠惯的孩子一般撅着嘴，不愿意再供奉什么偶像；或者说句真话，有时他们根本找不到有才气的人值得一捧。蕴藏天才的矿山，出品也有停顿的时候，那时巴黎人就表示冷淡了，他们不是永远乐意把

庸才装了金来膜拜的。

西卜太太照例横冲直撞的闯进去，正碰到医生跟他的老母亲在饭桌上。他们吃着所有的生菜中最便宜的莴苣生菜。饭后点心只有一小尖角的布里乳饼，旁边摆着一盘四叫化水果，①看不少葡萄梗，还有一盆起码货的苹果。

"母亲，你不用走，"医生按着普兰太太的手臂，"这位便是我跟你提过的西卜太太。"

"太太万福，先生万福，"西卜女人说着，望医生端给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喔！这位就是老太太？有这样一位能干的少爷，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因为，太太，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从死路上拉回来的。"

普兰寡妇听见西卜太太这样恭维她的儿子，觉得她挺可爱。

"亲爱的普兰先生，我这番来是报告你，反正咱们说说不要紧，可怜的邦斯先生情形很不好；并且为了他，我有话跟你谈……"

"我们到客厅去坐吧，"普兰指着仆人对西卜太太做了个手势。

一进客厅，西卜女人就长篇大论的讲她跟两个榛子钳的关系，又把借钱的故事添枝接叶的背了一遍，说她十年来对邦斯与施模克帮了不知多大的忙。听她的口气，要没有她那种慈母一般的照顾，两个老人早已活不成了。她自居为天使

① 把葡萄，杏仁，无花果，榛子放在一处，叫做四叫化果子。

一流，扯了那么多的谎，浇上大把大把的眼泪，把普兰老太太也听得感动了。末了她说：

“你明白，亲爱的先生，第一我要知道邦斯先生打算把我怎么安排，要是他死下来的话；当然，我决不希望有这一天，因为，太太，你知道，我的生活就是照顾这两个好人；可是，我要丢了一个，还可以照应另外一个。我是天生的热心人，只想做人家的母亲。要没有人让我关切，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简直过不了日子……所以，倘使普兰先生肯替我在邦斯先生面前说句话，我真是感激不尽，一定会想法报答的。天哪！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可能算是多要吗，我问你？……这对施模克先生也有好处……咱们的病人对我说，他会把我嘱托给德国人，那是他心中的承继人……可是这先生连一句象样的法国话也说不上来，我能指望他什么？再说，朋友一死，心里一气，他可能回德国去的……”

“亲爱的西卜太太，”医生的态度变得很严肃，“这一类的事跟医生不相干。倘使有人知道我替病家的遗嘱出主意，我的开业执照就要被吊销。医生接受病人的遗产，是法律禁止的……”

“有这种混账法律吗！我要跟你分遗产，谁管得了？”西卜女人马上回答。

“不但如此，我还要进一步告诉你，我不能违背我做医生的良心，对邦斯先生提到他的死。先是他的病还没有危险到这个地步；其次，这种话在我嘴里说出来，他要大受刺激，加重病势，那时他真的有性命之忧了……”

“可是我老实不客气劝过他料理后事，他的病也不见得更坏……他已经听惯了！……你不用怕。”

“这些话一句都甭提了，好西卜太太！……那是公证人的事，跟医生毫无关系……”

“可是，亲爱的普兰先生，倘若邦斯先生自己问起你他的情形，要不要防个万一，那时你可愿意告诉他，把后事料理清楚也是恢复健康的好办法吗？……然后你再找机会替我说句话……”

“哦！要是他跟我提到立遗嘱的话，我决不阻挡他。”

“好啦，这不就得了吗！”西卜太太嚷着，“我特意来谢谢你为我费的心，”她把一个封着三块金洋的小纸包塞在医生手里，“眼前我只有这点儿小意思。啊！……我要有了钱，一定忘不了你，亲爱的普兰先生，你这还不象好天爷到了世界上来吗！……——太太，你家少爷真是个天使！”

西卜太太站起身来，普兰太太挺客气的跟她行了礼，然后医生把她送到门外。到了这里，这位下层阶级的麦克白夫人，①忽然胸中一亮，好象给魔鬼点醒了似的，觉得医生对她假装的病既然收了诊费，一定能做她的同党。

“亲爱的普兰先生，”她说，“我受伤的事，你已经帮了忙，怎么不愿意说几句话，救救我的穷呢？……”

医生觉得自己落在了魔鬼手里，他的头发被它无情的利爪一把抓住了。为这么一点小事而坏了名声，他不由得怕起来，马上想到一个同样阴险的念头。

① 麦克白夫人为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主角，为野心女子的典型。

“西卜太太，”他把她拉回到看诊室里，“我欠你的情分，让我还了你吧，我在区政府的差事是靠你得来的……”

“咱们平分就是了，”她抢着说。

“分什么？”

“遗产呀！”

“你不了解我，”医生拿出瓦莱留斯·皮布利科拉①的神气。“这种话不能再提。我有个中学里的同学，非常聪明，我们特别知己，因为彼此的遭遇都差不多。我念医学的时候，他在念法律；我在医院里实习，他在诉讼代理人库蒂尔那儿办公事。我是裤子裁缝的儿子，他是鞋匠的儿子；他没有得到人家的好感，也没有张罗到资本；因为归根结底，资本还是要靠好感来的。他只能在芒特城里盘下一个事务所……可是外省人太不了解巴黎人的聪明，跟我的朋友找了许许多多的麻烦……”

“那些坏蛋！”西卜女人插了一句。

“是的，因为他们勾结起来，一致和他过不去，竟找出一些好象是我朋友不对的事，逼他把事务所盘掉；检察官也出面干涉了，那官儿是地方上的人，当然偏袒同乡。我这可怜的朋友叫做弗赖齐埃，比我还穷，比我还穿得破烂，家里的排场跟我的一样，躲在我们这一区里只能在违警法庭和初级法庭辩护，因为他也是个律师。他住在珍珠街，就靠近这里。你到九号门牌，走上四楼，就可看到楼梯台上有块小红皮招牌，印着：

① 瓦莱留斯·皮布利科拉，罗马共和国创始人之一。以道德完美著称。约公元前五〇三年去世。

弗赖齐埃事务所。他专门替本区的门房，工人，穷人，办理诉讼，收费很便宜，人也很老实。因为凭他的本领，只要坏一坏良心，他早已高车大马的抖起来了。今天晚上我去看他。你赶明儿一清早去。他认得商务警察卢沙尔先生，初级法庭的执达吏塔巴罗先生，初级法庭庭长维泰尔先生，公证人特罗尼翁先生；在街坊上那些吃公事饭的里面，他已经是一个重要角儿了。倘使他做了你的代理人，倘使你能劝邦斯先生请他做顾问，那就象你一个人变了两个人。可是你不能象对我一样，向他提出那些有伤尊严的话。他非常聪明，你们一定谈得投机的。至于怎么酬谢他，我可以做中间人……”

西卜太太很俏皮的望着医生，说：

“上回老神庙街开针线铺的弗洛里蒙太太，为了姘夫的遗产差点儿倒霉，后来一个吃法律饭的给她把事情挽回了，你的朋友是不是那个人？……”

“就是他。”

“哎，你说她可有良心？”西卜女人叫起来，“人家替她争到两千法郎年金，向她求婚，她倒不答应；听说结果只送了一打荷兰布衬衫，两打手帕，整套内衣，就算谢了他！”

“西卜太太，那些内衣值到一千法郎；那时弗赖齐埃在街坊上刚出头，也用得着衣衫。并且，一切代账她都照付，没有一句话……这件案子替弗赖齐埃招来了别的案子，现在他业务已经很忙；在我们眼里，大小主顾都是一样的……”

“唉，世界上吃苦的就是那些好人！”看门女人回答，“好吧，普兰先生，再见了，谢谢你。”

老鳏夫送命的惨剧，或者说可怕的喜剧，从此开场了。因缘凑合，他落在一般贪财的人手中，只能听他们摆布。还有最强烈的情欲在那里推波助澜：一个是嗜画如命的犹太人；一个是贪狠无比的弗赖齐埃，你要看到他躲在老巢里的模样准会发抖呢；一个是无恶不作，只要能揽上一笔资本连犯罪也不怕的奥弗涅人。以上所述可以说是这出喜剧的开场白；至于重要的角儿，至此为止都已经登场了。

社会上的风俗往往很古怪，某些字的降级就是一个例子；要解释这个问题简直得写上几本书。你跟一个诉讼代理人通信而称呼他法学家，对他的侮辱就象写信给一个经营殖民地货色的大商人而称他为杂货商。上流社会的人照理应当懂得这些世故，因为他们的全身本领便是懂世故，可是他们之中还有很多不知道文学家这称呼对一个作者是最刻薄的羞辱。要说明语言的生命与死亡，最好以先生二字为例。Monsieur与Monseigneur是完全同样的意思，从前都是对诸侯贵族的称呼；可是Monsieur的sieur慢慢的变做了sire，sire现在只限于称呼王上，保留着“大人”的意义；至于Monsieur却是人人可用，仅仅是“先生”了。还有，Messire一字不多不少就是Monsieur的同义词，可是偶然有人在讣文上用了这个字，共和党的报纸就要大声疾呼，仿佛人家有意推翻平等似的。各级法院的法官、书记、执达吏、民间的法学专家、律师、诉讼代理人、法律顾问、辩护人、代办讼务的经纪人，都是包括在秉公执法或徇私枉法的这个阶级里的。其中最低的两级是经纪人和法学家。经纪人俗称为公差，因为他们除了包办讼务以外，

还临时替执达吏做见证，帮助执行，可以说是民事方面的业余刽子手。法学家却是这一行特有的轻蔑的称呼：司法界中的法学家，等于文艺界中的文学家。① 法国每个行业，由于同行嫉妒的关系，必有一些轻蔑的行话，刻薄的名称。但法学家，文学家，用作多数的时候就没有羞辱意味，说出来决不会得罪人。从另一方面说，巴黎所有的职业，都有批末等角儿把他们的一行拉到跟街上的无业游民和平民一般高低。无论哪一区，总有几个法学家，经纪人，正如中央菜市场必有些论星期放印子钱的；这些债主之于大银行，就好比弗赖齐埃之于诉讼代理人公会的会员。奇怪的是，平民阶级怕法律界的人，好象怕进时髦饭店一样；他们喝酒是上小酒店的，所以打官司也是找一般经纪人的。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人都只敢和同等地位的人打交道，这是不易之理。至于喜欢爬到上层去，站在高级的人前面不会自惭形秽，象博马舍敢把那个想折辱他的王爷的表摔在地上的，② 只有少数优秀分子或是暴发户，尤其那般善

---

① 法文中的法学家与文学家，习俗认为有轻视意味，犹如我们说"吃法律饭的"，"耍笔杆的"。

② 博马舍是法国十八世纪有名的喜剧家，原系钟表匠出身。某次在大庭广众之间，某贵人意欲加以羞辱，便拿一名贵的表给他，说："先生，你对钟表是内行，请你告诉我这只表行不行。"——博马舍把众人扫了一眼，回答说："先生，我好久不干这一行了，手也笨拙得很了。"——"喔，先生，别拒绝我的请求啊。"——"好吧，可是我告诉你我是很笨拙的。"于是他接过表来，打开盖子，举得老高，装做仔细研究的模样，然后一松手让它从半空中直掉到地上。他深深的行了个礼，说道："先生，我不是告诉你吗；我的手笨拙透了。"说完他就走了，让某贵人在哄堂大笑中急急忙忙在地上抢救残余。

于脱胎换骨的人往往有精彩表现。

第二天清早六点，西卜太太在珍珠街上打量她未来的法律顾问弗赖齐埃大爷住的屋子。那种地方从前是中下阶级住的。一进门便是一条过道，底层有个门房，有个紫檀木匠的铺子，里边的小院子给工场和堆的货占去一大半；此外是过巷和楼梯道，墙壁受着硝石和潮气的剥蚀，仿佛整个屋子害着大麻风。

西卜太太直奔门房，发现西卜的同行是个鞋匠，家里有一个女人，两个年龄很小的孩子，住的屋子只有六尺见方，窗子是靠天井的。西卜太太一经说明身分，通名报姓，提到了她诺曼底街的屋子以后，两位女人立刻谈得非常亲热。弗赖齐埃的看门女人正在替鞋匠和孩子们准备早点。两人闲扯了一刻钟，西卜女人便把话题拉到房客身上，提起那位吃法律饭的来了。

"我有点事找他商量；是他的朋友普兰医生给我介绍的。你认得普兰医生吗？"

"怎么不认识？"珍珠街上的看门女人回答。"我的小妞子害的喉头炎，便是他给治好的。"

"他也救过我的命，太太……这位弗赖齐埃先生是怎么样的人呢？"

"这个人哪，好太太，就是到月底人家不容易向他讨到送信钱的。"①

---

① 现代邮政创始于一八四八年，本书写作于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当时递信制度谅与吾国旧时相仿，月底收信钱，当系平时记账，每月结算一次之意。

聪明的西卜女人一听这句就明白了，她说："不过穷人也可能是规规矩矩的。"

"对呀，"弗赖齐埃的看门女人回答，"咱们没有金没有银，连铜子也没有，可是咱们就没拿过人家一个小钱。"

西卜女人听到了自己的那套话。

"那么他是可以信托的了，是不是？"

"喔！天！弗赖齐埃先生要真肯帮忙的话，我听弗洛里蒙太太说过，他是了不起的。"

"她靠他发了财，干吗不肯嫁给他呢？"西卜太太迫不及待的问，"一个开小针线铺的女人，姘着一个老头儿，做律师太太还不算高升了吗？……"

"你问我干吗？"看门女人把西卜女人拉到走道里。"太太，你不是要上去看他吗？……好吧，你进了他的办公室就明白了。"

楼梯是靠几扇临着小天井的拉窗取光的，你一走上去，就能知道除了房东和弗赖齐埃之外，别的房客都是干手工业的。溅满污泥的踏级有每个行业的标记，例如碎铜片，碎钮扣，零头零尾的花边和草绠等等。高头几层的学徒，在墙上涂些猥亵的漫画。看门女人的最后一句话，自然引起了西卜太太的好奇心，她决意先去请教一下普兰医生的朋友，且看印象如何，再决定是否把事情交给他办。

"索瓦热太太① 怎么能服侍他的，有时我真想不通，"看门女人跟在后面，把刚才的话加上一个注解。她又说："我陪你

① 索瓦热，法文为 sauvage，意思是野的、粗野的。

上楼，因为要替房东送牛奶跟报纸去。”

到了中二层，西卜太太在一扇怕人的门前站住了。不三不四的红漆，门钮四周二十公寸宽的地方，都堆了一层半黑不黑的油腻；在漂亮公寓里，建筑师往往在锁孔上下钉一面镜子，免得日子久了留下手上的污迹。大门上的小门，象酒店里冒充陈年老酒的瓶子一样糊满了泥巴，钉着草头花形的铁条，扎实的铰链，粗大的钉子，可以名副其实的叫做监狱的门。这些装配，只有守财奴或是在小报上骂人而与大众为敌的记者才想得出。楼梯上臭气扑鼻，一部分是从排泄脏水的铅管散布出来的。蜡烛的烟在楼梯顶上画满了乱七八糟的图案。门铃绳子的拉手是个肮脏的橄榄球，微弱的声音表示门铃已经开裂。总之，每样东西都跟这个丑恶的画面调和。西卜女人先听见笨重的脚步声，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显见是个大胖女人；而后索瓦热太太出现了。她象荷兰画家布罗韦尔笔下的老妖婆，身高五尺六寸，脸盘象个当兵的，胡子比西卜女人的还要多，身子臃肿，胖得不正常了。她穿着件挺便宜的鲁昂布衫，头上包着一块绸，还用主人家收到的印刷品做芯子，绕成头发卷儿，耳上戴着一副车轮大的金耳环，活象地狱里守门的母夜叉。她拿着一只东凹西凸的有柄的白铁锅子，淌出来的牛奶，使楼梯台上更多了一股味道，可是尽管酸溜溜的令人作呕，外边却也不大闻得到了。

“什么事啊，太太？”她一边问，一边恶狠狠的瞅着西卜女人，大概她觉得来客穿得太体面了。天生充血的眼睛，使她看起人来格外显得杀气腾腾。

“我来看弗赖齐埃先生，是他的朋友普兰医生介绍的。”

“请进来吧，太太，”索瓦热女人忽然变得一团和气，证明她早知道要有这个清早上门的客人。

行了个象戏台上一样的礼，那个半男性的老妈子粗手粗脚的打开办公室的门，里边便是从前在芒特当过诉讼代理人的角色。这间临街的办公室，跟三等执达吏的办公室一模一样，文件柜的木料是黑不溜秋的，陈旧的案卷已经纸边出毛，吊下来的红穗子也显得可怜巴巴，文件夹看得出有耗子在上面打过滚，日积月累的尘埃把地板变做了灰色，天花板给烟熏黄了。壁炉架上的镜子模糊一片；烧火的翻砂架上，木柴寥寥可数；新货的嵌木座钟只值六十法郎，是向法院拍卖来的；两旁的烛台是锌制的，还冒充四不象的岩洞式，好几处的漆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金属。弗赖齐埃是一个矮小、干瘪、病态的男人，红红的脸上生满小肉刺，足见他血液不清，他还时时刻刻搔着右边的胳膊。假头发戴得偏向脑后，露出一个土黄色的脑壳，神气很可怕。他从一张铺着绿皮坐垫的穿藤椅上站起来，堆着笑脸，端过一张椅子，装着甜蜜的声音说道：

“是西卜太太吧，我想?……”

“是的，先生，”她平素大模大样的气概竟没有了。

很象门铃声的那种嗓音，和半绿不绿的眼睛里那道尖利的光，把西卜女人吓呆了。整个办公室都有弗赖齐埃的气息，仿佛里头的空气会传染似的。西卜太太这才明白干吗弗洛里蒙太太没有做弗赖齐埃太太。

“普兰跟我提过你了，好太太，”弗赖齐埃故意用着装腔作

势的声音，可是照旧的尖锐，单薄，象乡下人做的酒。

说到这儿，他把对襟便服的下摆拉了一下，遮住裹在破裤子里的瘦膝盖。那件印花布袍子破了好几处，棉花老实不客气从里头钻出来，可是棉花的重量还老是把衣襟往两边敞开，露出一件颜色变黑了的法兰绒上衣。他有模有样的，把不听话的长袍紧了紧带子，显出他芦苇似的身腰，然后把两根象死冤家的弟兄般永远各自东西的木柴，拿火钳拨在一处；紧跟着他又心血来潮的想起了什么，站起身来叫了声：

"索瓦热太太！"

"怎么呢？"

"谁来我都不见。"

"哎唷！还要你交代！"不男不女的老妈子口气很强硬。

"她是我的老奶妈，"弗赖齐埃不好意思的向西卜女人解释。

"她还有很多奶水呢，"当年中央菜市场的红角儿回答。

弗赖齐埃笑了笑，拴上了门，免得女管家再来打断西卜女人的心腹话。他坐下来，一刻不停的拉着衣摆，说道：

"好罢，太太，把你的事讲给我听。你是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朋友介绍来的，你相信我得了……是的，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西卜太太直讲了半个钟头，对方不插一句话；他那好奇的神气，活象一个年轻的兵听着老禁卫军里的老兵①说话。她的唠叨，在她对付邦斯的几幕里，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弗赖齐

① 老禁卫军指拿破仑手下的禁卫军。

埃一声不出，态度恭顺，好象聚精会神的听着西卜女人瀑布似的拉扯，使存着疑心的看门女人，把多少丑恶的印象引起的戒惧也减少了几分。

其实弗赖齐埃那双满着黑点子的绿眼睛，正在研究他未来的当事人。赶到西卜女人把话说完，等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忽然来了一阵咳呛，直呛得死去活来；他赶紧抓起一只搪瓷碗，把半碗药茶统统灌了下去。看见门房女人对他不胜同情的样子，他便说：

"亲爱的西卜太太，没有普兰，我早已死了；可是他会把我治好的……"

他仿佛把当事人说的话全忘了。她看着这样一个病人，只想快快离开。弗赖齐埃却一本正经的接着说：

"太太，凡是遗产问题，在进行之前，先得知道两件事。第一，它的数目值不值得我们费心；第二，承继人是谁；因为遗产是战利品，承继人是敌人。"

西卜女人便提到雷蒙诺克与玛古斯，说那两位精明的同党把收藏的画估到六十万法郎。

"他们愿不愿意出这个价钱买呢？……"弗赖齐埃问；"因为，你知道，咱们吃公事饭的是不相信画的。一张画不是只值两法郎的一块画布，就是值到十万法郎的一幅名画！而十万法郎的名画都是大家知道的，而且这些东西，有多大名气的，也常闹笑话。一位出名的银行家，收藏的画经多少人看过，捧过，刻过铜版。据说买进来陆续花了几百万……赶到他死了，人不是总得死吗？他真正的画只卖了二十万！所以我得见一

见你说的那两位先生……现在再谈承继人吧。”

弗赖齐埃说完又摆起姿势，预备听她的了。她一提到卡缪索庭长的名字，他便侧了侧脑袋，扮了个鬼脸，使西卜女人大为注意；她想从他脑门上，从那张丑恶的脸上，琢磨出一点意思，可是看了半天，只看到一个生意上所谓的木头脑袋。

“不错的，先生，”西卜太太重复一遍，“邦斯先生是卡缪索庭长的亲舅舅，这个话他一天要跟我提十几回。做绸缎生意的老卡缪索先生……”

“最近进了贵族院……”

“他的第一位太太是邦斯家的小姐，跟邦斯先生是嫡堂兄妹。”

“那么邦斯先生是卡缪索庭长的堂舅舅……”

“什么也不是了，他们已经翻了脸。”

卡缪索·德·玛尔维勒来到巴黎之前，在芒特地方法院当过五年院长。不但那儿还有人记得他，他还有朋友。他的后任便是他从前来往最密的推事，至今还在芒特任上，所以对弗赖齐埃的根底是再清楚没有的。

等到西卜女人终于把话匣子关上之后，弗赖齐埃说道：

“太太，将来你的冤家，是个有力量把人送上断头台的家伙，你可知道？”

看门女人从椅子上直跳起来，活象那个叫做吓人的玩具。①

① 所谓“吓人”的玩具是一只装有弹簧的匣子，打开盖子就突然跳出一个怪东西，一般叫它魔鬼。

“你别慌，好太太。我不怪你不知道当巴黎法院控诉庭庭长的是什么角色；可是你应当知道，邦斯先生有个合法的承继人。玛尔维勒庭长是你病人的独一无二的承继人，不过是三等旁系亲族，所以照法律规定，邦斯先生可以自由处分他的财产。庭长先生的女儿，一个半月以前嫁给包比诺伯爵的大儿子，包比诺是贵族院议员，前任农商部长，目前政界最有势力的一个。攀了这门亲，庭长先生的可怕，就不止因为他在重罪法庭上操着生杀之权了。”

西卜女人听到重罪法庭几个字又吓了一跳。

“是的，”弗赖齐埃接着说，“能把你送上重罪法庭的就是他。哎，太太，你可不知道什么叫做穿红袍的官儿呢！有个穿黑袍的跟你为难已经够受了！① 你看我现在穷得一无所有，头也秃了，身子也弄坏了……唉，就因为我在外省无意中得罪了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他们逼我把事务所亏了本出盘，我能够丢了家私滚蛋，还觉得挺侥幸呢！要是跟他们硬一下，我连律师也当不成了。还有一点你不知道的；倘使只有一个卡缪索庭长，倒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告诉你，他还有一位太太呢！……你要劈面见到她，包管你浑身哆嗦，连头发都会站起来，象踏上了断头台的梯子，一朝庭长太太跟谁结了仇，她会花上十年功夫布置一个圈套，叫你送命！她调动她的丈夫象孩子玩陀螺一样。她曾经使一个挺可爱的男人在监狱里自杀；替一个被控假造文件罪的伯爵洗刷得干干净净。查理十

---

① 检察长穿红袍，普通检察官穿黑袍。

世的宫廷中一位最显赫的爵爷，差点儿给她弄得褫夺公权。还有，检察长德·格朗维尔就是被她拉下台的……”

“可是那个住在老神庙街，在圣-弗朗索瓦街拐角上的？”西卜女人问。

“就是他。人家说她想要丈夫当司法大臣，我看也不见得不成功……要是她有心把咱们俩送上重罪法庭，送进苦役监的话，我哪怕象初生的小娃娃一样纯洁，也要马上弄张护照往美国溜了……因为司法界的情形，我知道太清楚了。亲爱的西卜太太，我告诉你，为了把他们的独养女儿攀给包比诺子爵，——据说他是你房东皮勒罗先生的承继人，——庭长太太把自己的财产都弄光了，现在只靠庭长的薪俸过日子。在这种情形之下，太太，你想庭长夫人对邦斯先生的遗产会不在乎吗？……喔，我宁可让大炮来轰我，也不愿意跟这样一个女人结冤家……”

“可是他们闹翻了啊……”西卜女人说。

“那有什么相干？就因为闹翻了，她才更不肯放手！把一个讨厌的亲戚送命是一回事，承继他的遗产是另一回事，那倒是一种乐趣呢！”

“可是老头儿恨死了他的承继人；他时时刻刻对我说，我还记得那些姓名呢，什么卡陶，贝蒂埃……等等把他压扁了，象一车石子压一个鸡子似的。”

“你是不是也愿意给他们压扁呢？”

“天哪！天哪！”看门女人叫起来，“封丹纳太太说我要遇到阻碍，真是一点不错；可是她说我会成功的……”

"你听我说，亲爱的西卜太太……你要捞个三万两万是可能的；可是承继遗产哪，趁早别想……昨天晚上，我们把你跟你的事都讨论过了，我跟普兰两个……"

西卜太太又在椅子上直跳起来。

"哎，怎么啦？"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事，干吗还让我嘁嘁喳喳的说上大半天呢？"

"西卜太太，你的事我是弄明白了，可是关于西卜太太，我一点儿不知道啊！一个当事人有一个当事人的脾气……"

听了这句话，西卜太太对她未来的法律顾问极不放心的瞅了一眼，被弗赖齐埃注意到了。

"还有，"弗赖齐埃又道，"我们的朋友普兰，承你介绍给包比诺伯爵夫人的舅公皮勒罗，这也是一个理由使我愿意替你尽心出力。普兰每半个月去看一次你的房东，(听见没有？)所有的细节都是从那边知道的。那位告老的商人，参加了他外甥曾孙女的婚礼，(因为他是个有遗产的舅太公，每年大概有一万五进款，二十五年的生活象个修道士，一年难得花上三千法郎……）他把庭长女儿出嫁的事全告诉了普兰。听说那次吵架就是因为你那个音乐家为了报仇，想叫庭长家里丢人。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你的病人说他一点错儿都没有，可是人家都说他是坏人……"

"说他坏人我才不奇怪呢！"西卜女人叫道，"你可想得到，十年功夫我把自己的钱放了进去，他也知道我的积蓄都借给了他，可不肯把我写上遗嘱……真的，先生，他不肯，他一味的

死心眼儿，的的确确是匹骡子……我和他说了十天，老家伙象块路旁的界石，一动也不动。他咬紧牙关不开口，望着我的神气真象……末了他只说一句话，就是把我交托给施模克先生。”

“那么他是想把施模克立为他的承继人喽?”

“他预备把什么都送给他……”

“亲爱的西卜太太，要我得到个结论，定一个计划，我先得认识施模克，亲眼看到那些成为遗产的东西，跟你说的犹太人当面谈一谈；那时，你再听我的调度……”

“慢慢再说罢，弗赖齐埃先生。”

“怎么慢慢再说！”弗赖齐埃对西卜女人毒蛇似的扫了一眼，说话也恢复了他原来的嗓子。“嗯！我是你的顾问不是你的顾问？咱们先说说明。”

西卜女人觉得自己的心事给他猜到了，不由得背脊发冷。眼看落在了老虎手里，她只得说：“我完全相信你。”

“我们做诉讼代理人的老吃当事人的亏。哎，仔细看看你的情形吧，真是太好了。倘使你每一步都听我的话做去，我保证你在这笔遗产里头捞到三万四万法郎……可是这个美丽的远景有正面也有反面。假定庭长太太知道了邦斯先生的遗产值一百万，知道了你想把它啃掉一角的话……”说到这儿他顿了一顿，“因为这一类的事总有人去报告她的！……”

这个插句使西卜女人打了个寒噤，她马上想到弗赖齐埃就是会出头告密的人。

“那么，亲爱的当事人，不消十分钟，人家就会叫皮勒罗把

你看门的饭碗给砸了，限你两个钟点搬家……"

"那我才不怕呢！……"西卜女人象罗马战神般直站起来，"我就跟定了两位先生，做他们亲信的管家。"

"好，你这样是不是？人家就安排一个圈套，让你夫妇俩一觉醒来，身子都进了监牢，担了个天大的罪名……"

"我！……"西卜女人直嚷起来，"我从来没有拿过人家一个生丁！……我！……我！……"

她一口气讲了五分钟，弗赖齐埃却在那儿把这个自吹自捧的大艺术家细细推敲，神气又冷静又刻薄，眼睛象匕首似的盯着西卜女人，他在肚里暗笑，干瘪的假头发在那儿微微抖动。他的模样仿佛吟诗作文时代的罗伯斯比尔。①

"怎么可能？为了什么？有什么理由？"她结束的时候这样问。

"你要知道你的脑袋怎么会搬家吗？……"

西卜女人脸色白得象死人一样的坐了下去，听到这句话，好似断头台上的铡刀已经搁在她的脖子上。她迷迷糊糊的瞪着弗赖齐埃。

"你仔细听我说，"弗赖齐埃看了当事人的惊吓非常满意，可是忍着不表示出来。

"那我宁可什么都不要了……"西卜女人喃喃的说着，预备站起来了。

"别走，因为你应当知道你的危险，我也应当点醒你，"弗

① 法国大革命主角罗伯斯比尔未参加政治之前，在故乡阿拉斯颇有文名，常参加各州征文竞赛。

赖齐埃俨然的说，"你得给皮勒罗先生撵走，那是一定的，可不是？你做了两位先生的老妈子，好吧，很好！那表示你跟庭长太太开火了。你，你想不顾一切，好歹要弄到这笔遗产……"

西卜女人做了个手势，弗赖齐埃却回答说：

"我不责备你，那不是我的事儿。可是夺家私就等于打仗，你会拦不住自己！一个人有了个主意，头脑会发昏的，只知道狠命的干……"

西卜太太挺了挺腰板，又做了个否认的手势。

"得了罢，得了罢，老妈妈，"弗赖齐埃很不客气的用了这样的称呼，"你会下毒手的……"

"哦呀，你把我当做贼吗？"

"别嚷，老妈妈，你没有花多大本钱就拿到了施模克一张借票……哎！美丽的太太，你在这儿就象在忏悔室里一样……别欺骗你的忏悔师，尤其他能够看到你的心……"

西卜女人被这个家伙的明察秋毫吓坏了，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他从头至尾对她的话听得那么留神。

"可是，"弗赖齐埃接着说，"你得承认在这个抢遗产的竞赛里头，庭长太太决不肯让你占先的……他们要看着你，暗中钉着你……你叫邦斯先生把你名字写上遗嘱是不是？……好得很。可是有一天，警察上门了，搜到一杯药茶，发现有砒霜；你跟你的丈夫被逮走了，上了公堂，判了罪，认为你想毒死邦斯，得他的遗产……我曾经在凡尔赛替一个可怜的女人辩护，就象你那样顶着个莫须有的罪名，案情也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那时只能做到救她的性命为止。可怜虫给判了二十年苦

役，如今就在圣拉扎尔监狱执行。”

这时西卜女人恐怖到了极点。她面无人色，瞧着这个绿眼睛矮身量的干瘪男人，活象可怜的摩尔女子被判火刑的时候望着异教裁判官。

“好先生，你说只要把事情交给你，让你来照顾我的利益，我可以弄到一笔钱，什么都不用害怕，是不是？”

“我担保你弄到三万法郎，”弗赖齐埃表示十拿九稳。

“再说，你知道我多么敬重普兰医生，”她把声音装得很甜，“是他劝我来看你的，那好人并没叫我到这儿来听到这种话，说我要给人家当做谋财害命的凶手送上断头台……”

说到这儿她哭起来了。她想着断头台就发抖，神经受了震动，恐怖揪住了她的心，顿时没了主意。弗赖齐埃对着自己的胜利大为得意。他看到当事人犹疑不决，以为这桩生意吹了，因此他要制服西卜女人，恐吓她，唬住她，把她收拾得服服帖帖，缚手缚脚的听他摆布。看门女人进到屋子里来，象一只苍蝇投入了蜘蛛网，只能粘在上面，听人捆缚，给这个吃法律饭的小家伙当做食料，实现他的野心。的确，弗赖齐埃把自己的舒服、幸福、地位、老年的口粮，都算在这件案子的账上。隔天晚上，他和普兰两人深思熟虑，把什么都掂过斤两，仔细的，象用了放大镜似的，检讨过。医生把施模克的为人描写给他的朋友弗赖齐埃听，两个精明强干的人一同把各种可能，各种方法，各种危险都琢磨过了。弗赖齐埃一时高兴起来，嚷道：“这一下咱们俩的运道可来了！”他说普兰可以在巴黎当个医院的主任医师，他自己要做本区的初级法庭庭长。

对这个能干的角色，鞋袜不全的法学博士，初级法庭庭长的职位仿佛不容易骑上去的神龙怪兽，心中念念不忘的对象，犹如当选为议员的律师想着司法部长的长袍，意大利的神甫想着教皇的冠冕。简直想得发疯了！初级法庭庭长维泰尔先生，是个六十九岁的老头儿，病歪歪的，已经说要告老了。弗赖齐埃平日就在维泰尔庭上辩护；他常常跟普兰提到想接替这位置，正如普兰向他说希望救了一个危险的女病人而娶她做太太。一切巴黎的职位有多少人追逐，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住在巴黎是普遍一致的愿望。只要卖烟草卖印花税票的零售店有一个空额，① 上百的女人会奋臂而起，发动全体亲友为自己钻谋。巴黎二十四处捐税稽征所有一处可能出缺的话，众议院里就得给那些野心家搅得满城风雨！那些缺分都得开会来决定，发表的时候是一件国家大事。巴黎初级法庭庭长，年薪是六千法郎左右。可是初级法庭一个书记官的职位就值到十万法郎。② 所以那是司法界中人人眼红的差事。弗赖齐埃，当了初级法庭庭长，结了一门有钱的亲，把朋友普兰医生安插到医院里当主任，也设法给他结婚；他们俩就预备这样有来有往的互相提携。

从前芒特的诉讼代理人睡了一夜，主意更坚决了，一个复杂的大计划已经有了眉目，这计划不知要用到多少阴谋，也不知会有多么丰富的收获。西卜女人是这出戏的主要关键。所

---

① 法国烟草是国家公卖的，故烟草零售店的执照有一定限额。

② 法国法院的书记官与执达吏，须先经前任推荐，然后由政府任命。向例此项职位须以金钱向前任盘下，有如公证人与诉讼代理人等之事务所。

以这个工具的倔强非制服不可；弗赖齐埃没有防到这一着，可是他尽量发挥他阴险的本性，居然把大胆的看门女人打倒在脚下。

“得了吧，亲爱的西卜太太，你不用怕，”他拿着她的手说。

他那只跟蛇皮一般冷的手，使看门女人有股可怕的感觉，生理上有了反应，精神上的激动倒反停止了。她觉得碰到这个戴着土红色的假头发，说话象房门咿咿哑哑怪叫的家伙，等于碰到了一个毒药瓶，比封丹纳太太的癞虾蟆还要危险。弗赖齐埃看见西卜女人表示厌恶的姿势，便接着说：

“别以为我平空白地的恐吓你。使庭长太太凶恶出名的几桩案子，法院里无人不晓，你去打听就是了。差点倒霉的爵爷是埃斯巴侯爵。靠她的力量而没有进苦役监的是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那个又漂亮又有钱的年轻人，正要跟法国门第最高的一位小姐攀亲的时候，吊死在监狱里的，是吕西安·德·吕邦泼雷，那件案子当时曾经轰动巴黎。事情还是为的遗产，大名鼎鼎的爱丝苔小姐，死下来有几百万，人家控告吕西安说他把她毒死了，因为爱丝苔在遗嘱上指定他做承继人。可是那女人死的时候，风流公子根本不在巴黎，也不知道自己是承继人……这不是证明他毫无干系吗？……不料被卡缪索审了一堂之后，吕西安在监狱里吊死了。①……法律跟医学一样有它的牺牲者。为法律死的是为社会牺牲；为医学死的是为科学牺牲。”说到这里，他很怕人的惨笑了一下。“再说我自己不是尝过了危险吗？……我这可怜的无名小子，已经给法律把

① 以上几件案子，参见《禁治产》、《古物陈列室》、《烟花女荣辱记》等小说。

家私弄光了。我的经验花了很高的代价，现在我就拿这个经验给你当差……"

"喔！谢谢你，不用费心了……"西卜女人说，"我什么都不要了！那我要变做忘恩负义的人……我原来只是要我应该有的一份！先生，我清白了三十年呢！邦斯先生说过，他会在遗嘱上把我托付给他的朋友施模克的；好吧，我将来就依靠那好心的德国人养老吧……"

弗赖齐埃的要手段要得过火了，西卜女人灰了心；他不得不把她所受的惊吓设法消除。

"别泄气，"他说，"你安心回家，咱们会把事情调动得挺好的。"

"那么，好先生，我该怎么办才能够得到年金而不……"

"不至于后悔是不是？"他赶紧接过西卜女人的话，"哎！就因为要做到这一点，世界上才有吃法律饭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不守法律的范围，什么都不能拿……你不懂法律，我懂……有了我，你就每样事都合法了，尽可以太太平平的捞进一笔，不怕人家干涉；至于良心，那是你自己的事。"

"那么你说啊，应当怎办？"西卜女人听了这几句，觉得又好奇又安慰。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我没有考虑到用什么手段，只研究了事情的阻碍。第一，要逼他立遗嘱，你不能走错一步；可是最要紧的，先得打听出邦斯预备把遗产送给谁，因为倘使你是他的承继人的话……"

"不会的，不会的，他不喜欢我！啊！我要早知道他的小

玩意儿值那么多钱，早知道他没有什么私生子，今天我也不会着急了……”

“管它，你干就是了！”弗赖齐埃接着说，“快死的病人念头没有准儿的；亲爱的西卜太太，要对他存着希望是常常会落空的。让他立了遗嘱，我们再看着办。可是最要紧的是先估一估遗产的价值。所以你得让我见见犹太人和那个雷蒙诺克，我们用得着这两个……你完全相信我罢，我替你尽心出力。对当事人我是赤胆忠心的朋友，只要他也拿我当朋友。我的脾气干脆得很，不是朋友便是敌人。”

“那么我完全拜托你了，至于公费，普兰先生……”

“这话甭提。你只要不让病人逃出普兰先生的手掌，这医生真是太老实太纯洁了，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人；你知道，在病人身边我们必须有个心腹……普兰的心比我好，我这个人变得凶起来了。”

“我也觉得你有点儿凶；可是我相信你……”

“你这是不错的……出点儿小事就得来找我，行啦……你是聪明人，将来一切都顺当的。”

“再见，亲爱的弗赖齐埃先生；希望你恢复健康……”

弗赖齐埃把当事人送到门口，然后，象她隔天晚上对付普兰医生一样，他也和她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要是你能劝邦斯先生请我做顾问，事情就更有希望了。”

“我一定去劝他。”

弗赖齐埃把西卜女人重新拉进办公室，说道：“告诉你，老妈妈，我跟特罗尼翁先生很熟，他是本区的公证人。要是邦斯

自己没有公证人，你跟他提起这一个……最好劝他请特罗尼翁。”

“我懂了。”

看门女人走出去的时候，听见衣衫的窸窣声，和特意想走得轻而提着足尖的沉重的脚步声。在街上走了一程，她头脑方始清醒过来。虽然还受着这次谈话的影响，虽然还非常怕断头台、法律、法官等等，她的挺自然的反应，是决意跟她可怕的顾问不声不响的斗一斗。

“哼！干吗我要招些股东老板呢？”她心里想，“我捞我的；以后哪，我帮了他们的忙，再拿他们一笔酬劳……”

这个念头把可怜音乐家的命送得更快了。

西卜太太跑进两位老人家里：

“喂，亲爱的施模克先生，咱们的宝贝病人怎么啦？”

“不行哪，邦斯整夜都在说胡话。”

“说些什么呢？”

“都是瞎扯！他要我把他的财产统统拿下来，条件是一样东西也不替他卖掉……可怜的人！他哭得我难过死了！”

“慢慢会好的。现在已经九点，你的早饭给耽误了；可是别埋怨我……你知道，为了你们，我忙得很。家里一个子儿都没有了，我在张罗钱呢！……”

“怎么张罗？”德国人问。

“长生库啰！”

“什么？”

“当铺啰！”

"当铺?"

"喔！你这个好人！这样老实！你真是一个圣人，一个天使。一个纯洁的主教，一个堪为楷模的人，正象那个戏子说的。怎么！你在巴黎住了二十九年，经过了七月革命，看见了多多少少的事，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当铺……拿你的衣服杂物去押钱的地方！……我把我们的银餐具，八套刻花的，都送了去。没关系！西卜可以用镀银的，常言道，反正一样体面。你别跟咱们的宝贝病人提，他会发急的，脸更要黄了，没有这些他已经烦死了。咱们先把他救过来，旁的事以后再说。紧急的时候只能咬紧牙关，不是吗?……"

"好太太，你真了不起！"可怜的德国音乐家抓着西卜女人的手按在自己胸口，神气很感动。他含着一包眼泪望着天。

"别这样，施模克老头，你真可笑。这不是过分了吗？我这个人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摆在脸上。你瞧，我就是有这个，"她拍了拍心窝，"你们两个心地好，我可是跟你们一样……"

"唉，施模克老头吗！……"德国人接着说，"他伤透了心，哭出了血泪，上天堂去，这是施模克的命！邦斯死了，我也活不成的……"

"对啦！我知道，你是不要命了……听我说，小狗子……"

"小狗子?"

"那么小鬼……"

"小鬼?"

"那么小东西好不好?"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好吧，你听着，你得让我来照顾你，听我的安排；要不然，你这样下去，我要背上两个病人了……我看哪，咱们这儿的工作得分配一下。你不能再东奔西跑的去教书，把你弄得筋疲力尽，回家来什么事都干不了；邦斯先生的病越来越重，晚上得守着他。我想今儿挨门挨户去通知你的学生，说你病了……那么你晚上陪着病人，早上五点到下午两点可以睡觉。最吃力的活儿归我来，就是说白天由我值班，我要管你的中饭，晚饭，服侍病人，抱他起来，替他换衣服，给他吃药……照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我顶多再撑十天。咱们不顾死活的已经熬了三十天。要是我病倒了，你们怎办？……还有你哪，也叫人担心，这一夜没有睡，你自己去瞧瞧还象个样吗……”

她把施模克拉到镜子前面，施模克发觉自己的确改变了很多。

“所以，倘使你赞成我的办法，我马上去弄早饭给你吃。你陪着病人，陪到下午两点。你把主顾的名单抄下来，我很快就能办妥，那你可有半个月假期了。等我回来，你就能一觉睡到晚上。”

这个提议非常合理，施模克一口答应了。

“对邦斯先生一个字都不能提；因为，你知道，倘若我们告诉他，把他在戏院里和教书的事统统停下来，他要觉得没希望了。可怜的先生会想他的学生都要跑掉了……这不是胡闹吗？……普兰医生说的，咱们非得让他十二分安静，才能把他救过来。”

"啊！好，好！你去弄早饭，我在这儿抄地名。……你说得不错，我也会病倒的！"

一小时以后，西卜女人穿扮得非常整齐，坐着马车（雷蒙诺克见了大吃一惊），决意体体面面的，以亲信的管家身分，代表两个榛子钳到那些私塾和家庭中去。

她到一处都大同小异的拉扯一番，在此也不必细述；我们单说她好容易踏进戈迪萨尔经理室的那一幕。巴黎的戏院经理，门禁比王上和部长的都更森严。理由很简单：王上他们只要防备人家的野心；戏院经理还得防备演员和作家们的自尊心。

西卜女人的冲破禁卫，是因为她能三言两语的马上跟门房亲热。象任何一业的同行一样，看门的彼此都一见便知的。每行有每行的暗号，正如每行有每行的咒骂和伤疤。

"啊！太太，原来你是戏院的门房，"西卜女人说。"我不过是诺曼底街一个可怜的看门女人。你们的乐队指挥邦斯先生就住在我屋子里。喔！你好福气，天天看到一般戏子，舞女，和作家！这才象那个有名的戏子说的，是我们一行中的大元帅呢。"

"他怎么啦，那位多好的邦斯先生？"对方问。

"不行哪；已经两个月没下床，将来只能直着两腿给抬出去的了，一定的。"

"那多可惜……"

"可不是！我今天代他来向你们的经理说说他的情形；劳驾想个法儿，让我见一见经理。"

戏院里的当差受了门房嘱托，进去通报道：

"有位太太是邦斯先生派来的。"

戈迪萨尔为了排戏刚到戏院。碰巧那时没有人找他，作者和演员都到迟了；听到有他乐队指挥的消息，他很高兴，便做了个拿破仑式的手势。于是西卜女人进去了。

这个跑街出身的家伙当了时髦戏院的经理，把股东当做正室太太一样的欺骗。发了财，身体也跟着发福了。又胖又结实，山珍海味，日进斗金，把他调养得满脸红光。戈迪萨尔一变而为暴发户了。

"咱们面团团的快象银行家博戎了，"他自嘲自讽的说。

"我看你倒象那个市侩杜卡莱，"毕西沃回答。在戏院的头牌舞女，鼎鼎大名的爱洛伊丝·布里斯图那里，毕西沃是常常替戈迪萨尔做代表的。

戈迪萨尔的经营戏院，目的是专为替自己拼命捞钱。他先想法把几出芭蕾舞剧，杂剧，算做自己出的主意，拿到一半的上演权；而后等老是叫穷的作家要用钱的时候，把另外一半上演权也买过来。除此以外，再加上一些走红的戏，他每天都有好几块金洋上袋。他叫人出面拿黑票做生意；又公开的拿一部分戏票算做经理的津贴。这是戈迪萨尔三项主要的收入。另外他私卖包厢，收受起码演员的贿赂；她们只要能扮些小角色，例如侍从或王后等等就满足了。所以他三分之一的股份，实际的收入还不止这个比例，而别的三分之二的股权只分到盈余的十分之一。可是这十分之一也还合到分半利息，戈迪萨尔根据这分半红利，自画自赞的说自己如何调度有方，如何

热心，如何诚实，而股东们又如何运气。包比诺伯爵用着关切的神气问玛蒂法、克勒韦尔、玛蒂法的女婿古罗将军，对戈迪萨尔满意不满意，进了贵族院的古罗回答说：

"人家说他欺骗我们，可是他那么风趣，那么好脾气，我们也觉得满意了……"

"那倒象拉封丹的小说了，"① 前任部长笑着说。

戏院之外，戈迪萨尔还作别的投资。他认为葛拉夫、施瓦布、和勃吕内的公司挺不错，跟他们合伙办铁路。他不露出自己的精明，只一味装做随便，洒脱，爱女人，仿佛只想寻欢作乐，讲究穿扮；其实他每件事都想到，拿出他跑街时期的经验尽量应用。这玩世不恭的暴发户，住着一所场面阔绰，一切都由他的建筑师安排的屋子，常在那儿大开筵席，请名流吃消夜。喜欢排场，喜欢讲究，他表面上做人很随和，说起话来，除了从前跑街的一套又加上后台的切口，使人家更不防他有什么城府。干戏剧的人讲话虽然毫无忌讳，却也另有风趣；戈迪萨尔拿这些后台的风趣，和跑惯码头的人粗野的笑话混在一起，自命不凡。那时他正想把戏院让给人家，找点别的玩意儿换换口味。他希望当个铁道公司的经理，做个正经商人，娶一个巴黎最有钱的区长的女儿，米纳尔小姐。他也希望靠着铁路局当选议员，再仗着包比诺的势力当参议官。

"这一位是谁呀？"戈迪萨尔拿出经理气派瞧着西卜女人。

---

① 薄伽丘《十日谈》中第七日第七篇，题作：《丈夫戴了绿头巾还觉得满意》，迩后拉封丹根据此事用诗体写成短篇，题作：《戴了绿头巾，挨了打，觉得很满意》；并注明出处为薄氏原作。

“先生，我是邦斯先生亲信的管家。”

“哦，他怎么啦，这个好人？”

“不行，很不行，先生。”

“要命！要命！我听了真不高兴……我要去看看他，象他这样的人是少有的。”

“嗳，是啊，先生，真是个天使……我奇怪他怎么会在戏院里做事的……”

“告诉你，太太，戏院是改好一个人品性的地方……可怜的邦斯！……真的，世界上就少不得这等人……简直是个模范，并且还有才气！你想他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呢？因为戏院跟驿车一样，不管有客没客，到了钟点就得开……一到下午六点，这儿还能不开场吗？……我们尽管同情人家，可没法变出好音乐来……你说，他究竟怎么啦？”

“唉，我的好先生，”西卜女人掏出手帕来掩着眼睛，“说来可怕，他是靠不住的了，虽然我们把他服侍得千周到万周到，我跟施模克先生两个……我还得告诉你，连施模克也暂时不能来了，他每天要守夜……我们不能不死马当做活马医，想尽方法救他……医生对他已经没希望了……”

“怎么会呢？”

“喔，又是伤心事，又是黄疸病，又是肝病，还加上好多亲戚之间的纠葛，复杂得很。”

“再加上一个医生，当然更糟了，”戈迪萨尔说，“他应当找我们戏院里的特约医生，勒布伦先生，又不用他花一个钱……”

“现在看邦斯先生的那个，人好得跟上帝一样；可是病这

么复杂，医生本领再好也没用。”

“我正用得着这两个榛子钳，为我那出新排的神幻剧……”

“可不可以让我来代他们做呢？……”西卜女人的神气天真到极点。

戈迪萨尔不禁哈哈大笑。

“先生，我是他们亲信的管家，替两位先生做好多事呢……”

这时门外忽然有个女人的声音：

“朋友，既然你在笑，我可以进来吧？”

说话的便是挂头牌的舞女，爱洛伊丝·布里斯图，她披着一条鲜艳夺目，名叫阿尔及尼亚的披肩，闯进经理室，望独一无二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

“你笑什么？……是不是这位太太逗你发笑的？她预备来扮什么角儿？……”她瞧着西卜女人，象演员打量另外一个将来要登台的演员。

爱洛伊丝是个极有文学气息的姑娘，在艺术界中颇有声名，跟一般大艺术家有来往，长得体面，细巧，妩媚，比普通的头牌舞女要聪明得多。她一边问一边拿着个香炉闻着。

“太太，所有的女人只要长得漂亮，就没有什么高低，虽然我不去闻什么瓶里的臭气，腮帮上不涂什么灰土……”

“凭你这副尊容，涂上去不是多余了吗，我的孩子！”爱洛伊丝对她的经理挤了挤眼睛。

“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女人……”

"那算你倒霉。要有男人肯养你，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可是办到了，太太，而且觉得挺舒服呢！"

"怎么算我倒霉！"西卜女人说。"你尽管披着阿尔及利亚装模作样，也是白的！你又听到过多少爱情话，太太？你能跟蓝钟餐厅的牡蛎美人比吗？……"

舞女猛的站起来立正，举起右手行了个敬礼，象小兵对他的将军一样。

"什么！"戈迪萨尔嚷道，"我听父亲说起的牡蛎美人，敢情就是你？"

"那么西班牙舞，波尔卡舞，太太是完全不懂的了？太太已经五十出头了！"

爱洛伊丝说着，摆了个舞台上的姿势，念出那句有名的诗：①

咱们做个朋友吧，西拿！

"得了，爱洛伊丝，太太不是你的对手，别逗着她玩了。"

"太太就是新爱洛伊丝吗？……"② 西卜女人假装很天真。

"有意思，这老婆子！"戈迪萨尔叫着。

"这个双关语已经过时了，"舞女回答，"它已经长了胡子啦，老太太，你再想个旁的吧……要不然请你抽一支卷烟。"

"对不起，太太，我太伤心了，没有心绪再回答你；我有两位先生病得很重……为了给他们吃饱，免得他们发急，今天早

---

① 高乃依名剧《西拿》中的名句。

② 《新爱洛伊丝》为卢梭有名的小说，此处以谐音为戏谑。

上我连自己丈夫的衣服都拿去当了，你看这张当票……”

“啊唷！这么严重！是怎么回事呢？”漂亮的爱洛伊丝问。

“太太，”西卜女人接着说，“你闯进来的时候真象……”

“真象挂头牌的红角儿。我来替你提示，太太，你说下去吧。”

“得了吧，我忙得很，别胡扯了，”戈迪萨尔插嘴道，“爱洛伊丝，这位太太是咱们乐队指挥的管家，他快死了；她来告诉我，对他不能再存什么希望，这一下我可糟啦。”

“喔！可怜的人！咱们应当替他演一场义务戏。”

“那会叫他闹亏空的！义务戏收支不相抵的时候，他还得欠慈善会五百法郎捐税。他们除了自己养的穷人，不承认巴黎还有别的人需要救济。好吧，太太，既然你这样热心，预备得蒙蒂翁道德奖……”

戈迪萨尔说着，按了铃，马上来了个当差。

“去通知出纳科，支一千法郎给我。太太，你坐下吧。”

“喔，可怜的女人，她哭了……”舞女嚷道，“看她傻不傻！……得了吧，老妈妈，我们会去看他的，别难过了。——喂，你啊，”她把经理拉过一边，“你一方面要我当《阿里亚纳》①里的主角，一方面想把我丢掉，想结婚，告诉你，我能跟你捣乱的！……”

“爱洛伊丝，我的心重得很，象条巡洋舰。”

“我会向人家借几个孩子来，说是你跟我生的！”

① 《阿里亚纳》，冉·巴蒂斯特·斯图克（即巴蒂斯丹）于一七一七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咱们的关系我已经声明过了……”

“你客气一些好不好？把邦斯的位置给了迦朗若吧，那穷小子很有本领；你答应了，我就饶你。”

“那也得等邦斯死了以后……他说不定还能逃过这一关呢。”

“喔，先生，他逃不过的了……”西卜女人插嘴道。“从昨天晚上起，他已经神志不清，说胡话了。可怜他是不久的了。”

“反正你可以让迦朗若先代理一下！”爱洛伊丝说，“所有的报纸都肯替他捧场……”

这时出纳员走进来，拿着两张五百法郎的钞票。

“交给这位太太，”戈迪萨尔吩咐，“再见吧，好太太；你去好好的侍候病人，告诉他，我会去看他的，明天或是后天，只要我有空……”

“他是完蛋了，”爱洛伊丝说。

“喔！先生，象你这样大慈大悲的心肠，只有戏院里有。但愿上帝保佑你！”

“这一笔怎么出账呢？”出纳员问。

“归入津贴项下。等会我签传票给你。”

西卜女人向舞女行着礼出去之前，听见戈迪萨尔问他旧日的情妇：

“咱们的芭蕾舞剧《莫希干人》的音乐，迦朗若能不能在十二天之内赶出来？他要能替我解决这个困难，就让他接邦斯的位置！”

看门女人做了那么多坏事，反而比做善事得到更大的酬

报。她把两位朋友的收入完全割断，要是邦斯病好的话，连他们的生计也给断绝了。这个卑鄙的勾当使西卜女人几天之内就如愿以偿，把埃利·玛古斯觊觎的几张画卖了出去。为要抢到这第一批东西，她不得不把自己找来的奸刁的同党弗赖齐埃给蒙蔽起来，叫玛古斯和雷蒙诺克严守秘密。

至于奥弗涅人，他渐渐的抱了无知识的人所有的那种欲望。他们从偏僻的外省跑到巴黎来：一方面，乡居的孤独生活使他们有了个念头永远放不开；另一方面，原始性格的愚昧和暴烈的欲望，又化为许多执着的念头。西卜太太那种阳性的美，那种轻快活泼，那种菜市上的风趣，成为旧货商垂涎的目标，使他很想从西卜手中把她偷上手。在巴黎下等社会中，这一类一妇二夫的情形是很普遍的。可是贪心好比一个套结，把人的心越套越紧，结果把理智闭塞了。雷蒙诺克估计他跟玛古斯两人付的佣金大概有四万法郎，胸中的邪念便一变而为犯罪的动机，竟想人财两得，把西卜女人正式娶过来了。抱着这种纯粹投机性质的爱情，他靠在门上，抽着烟斗，老半天的胡思乱想之下，只盼望裁缝早死。那么他的资本可以变成三倍，而西卜女人做起买卖来又何等能干，坐在大街上体面的铺子里又何等妖艳。这双重的贪欲使雷蒙诺克迷了心窍。他要在玛德莱娜街租一个铺面，摆着从邦斯死后的收藏里拿来的最美的骨董。夜里做着金色的梦，烟斗里的缕缕青烟都变做成千累万的洋钱：不料他一觉醒来，正当打开铺门，摆出商品的时候，就看到矮小的裁缝扫着院子和大门口；因为从邦斯病倒以后，西卜女人的职司都由丈夫在代理。那时奥弗涅人

便觉得这个橄榄色的、黄铜色的、骨瘦如柴的、矮小的裁缝，是他的幸福的唯一的障碍，而盘算着怎么样解决他了。这股越来越热烈的痴情，西卜女人看了非常得意，因为到了她的年纪，所有的女人都明白自己是会老的了。

因此有一天早上，西卜女人起身之后，若有所思的打量着雷蒙诺克，看他在那里摆出他的小玩意儿；她很想探探他的爱情究竟到什么程度。

“哎，你的事情顺当吗？”奥弗涅人问她。

“倒是你叫我不放心，”西卜女人回答。“你要害我了，你那种鬼鬼祟祟的眼睛，早晚要给邻居们发觉的。”她说完了便走出过道，溜到奥弗涅人铺子的尽里头。

“你哪儿来的这种古怪念头？”雷蒙诺克说。

“你来，我有话跟你讲。邦斯先生的承继人要忙起来了，会跟咱们捣乱的。天知道将来出些什么事，要是他们派些吃法律饭的来到处乱搅，象猎狗一样。要我叫施模克卖几张画给你，先得看你对我真心不真心，能不能把事情保守秘密……喔，就是把你脑袋砍下来也不能哼一个字……既不说出画是哪儿来的，也不说是谁卖给你的。你知道，邦斯先生死了，埋了，人家来点他的画，六十七张只剩了五十三张的时候，那可跟谁都不相干……并且，邦斯先生在世的时候卖了画，谁也管不着。”

“好吧，”雷蒙诺克回答，“我不在乎；可是玛古斯先生是要正式的发票的。”

“急什么！你的发票也照样给你！……不是施模克先生

给你凭据，难道是我给吗？……可是你得告诉犹太人，要他跟你一样的守秘密。”

“放心，咱们做哑巴就是了。干我们这一行的，嘴巴都紧得很。我吗，我认得字，可不能写，所以我要一个象你这样又有教育又能干的女人！……我一心只想挣一笔老年的口粮，生几个小雷蒙诺克……嗳，你把西卜丢了罢！”

“呦！你那个犹太人来啦，咱们好把事情谈妥了。”

“喂，我的好太太，事情怎么啦？”玛古斯每三天都在清早来一次，打听什么时候能买他的画。

“没有人跟你提到邦斯先生和他的小玩意儿吗？”西卜女人问他。

“我收到一个律师的信；可是我觉得他是个坏蛋，是个起码掮客；我一向提防这种人，所以没理他。隔了三天他上门来留了一张片子；我吩咐门房，他要再来总回他一个不在家……”

“哎啊，你真是一个好犹太，”西卜女人当然不会知道玛古斯那种谨慎的作风，“就在这几天，我来想法叫施模克卖七八张画给你们，至多十张。可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绝对守秘密。先生，你得承认你是施模克找来的。你来买画是雷蒙诺克介绍的。不管怎么样，反正跟我不相干。你出四万六买四张画，是不是？……”

“行吧，”犹太人叹了口气。

“好。第二个条件是你得给我四万三，你只拿三千法郎给施模克；雷蒙诺克出二千法郎也买他四张，把多下来的钱给

我……可是告诉你，玛古斯先生，将来我可以让你和雷蒙诺克做到一桩好买卖，只要你答应赚了钱咱们三个人均分。我带你去看那个律师，或者他会到这儿来的。你把邦斯先生家里所有的东西估一个价钱，估一个你愿意买进的价钱，让弗赖齐埃切实知道遗产的价值。可是我们的交易没做成以前，决不能让他来，明白没有？……”

“明白了，”犹太人回答；“可是要仔细看过东西，估个价钱，是很费时间的呢。”

“你可以有半天功夫。你甭管，那是我的事……你们两位把事情商量一下；后天，咱们就来做交易。我要去找弗赖齐埃谈谈，因为这儿的事，普兰医生都会告诉他的，喝！要这个家伙不多嘴可不容易呢。”

在诺曼底街到珍珠街的半路上，西卜女人碰到弗赖齐埃上她那儿来了，他急于要知道详细的案由，照他的说法。

“呦！我正要去找你呀，”她说。

弗赖齐埃抱怨玛古斯没有接见他，看门女人说玛古斯刚旅行回来，这才把律师眼中那点儿猜疑的神气给消灭了。她说最迟到后天，一定让他在邦斯屋里跟犹太人见面，把收藏的东西定个价钱。

“你得跟我公平交易，”弗赖齐埃回答，“我大概要替邦斯先生的承继人做代表。在那个地位上，我更可以帮你忙了。”

这几句话说得那么强硬，把西卜女人吓了一跳。这饿鬼似的律师，大概也象她一样在那儿耍手段；所以她决心要把卖画的事赶紧办了。西卜女人这个猜测一点没有错。律师和医

生凑了一笔钱，给弗赖齐埃缝了套新衣服，使他能够穿得整整齐齐的去见卡缪索庭长太太。两个榛子钳的命运就凭这次会面的结果来决定。要不是为了等新衣服，弗赖齐埃决不会耽搁到现在。他预备看了西卜太太之后，去试他的上衣，背心，跟裤子。他一去就看到衣服都已缝好，便回家换上一副新的假头发，十点左右雇了一辆车上汉诺威街，希望能见到庭长太太的面。弗赖齐埃打着白领带，戴着黄手套，全新的假头发，洒着葡萄牙香水，很象水晶瓶子里的毒药：封皮，标签，缚的线，都很花哨，可是叫人看了只觉得更害怕。他的坚决的神气，满是小肉刺的脸，生的皮肤病，他的绿眼睛和凶恶的气息，好比青天上的云一样明显。在办公室内面对西卜女人的时候，他是杀人犯用的一把普通的刀；在庭长太太门外，他变为少妇们放在古董架上的一把精致的匕首了。

汉诺威街那边经过了很大的变化。包比诺子爵夫妇，前任部长夫妇，都不愿意庭长先生和庭长太太把产业给女儿做了陪嫁之后，搬到外边去另租屋子。三层的老太太下乡养老，把屋子退租了；庭长夫妇便搬上三楼。卡缪索太太还留着玛德莱娜·维韦，一个男当差和一个厨娘，可是境况又回复到早年一样的艰难，唯一的安慰是白住了四千法郎租金的屋子，另外还有一万法郎年俸。这种aurea mediocritas。① 对玛尔维勒太太已经不大合适，她是需要相当的家财和她的野心配合的。何况他们把全部产业给了女儿之后，庭长的被选举的资格也

① 拉丁文：清苦自乐。

跟着丧失了。阿美莉却照旧一心一意希望丈夫当议员，因为她决不轻易放弃计划，始终想要庭长在玛尔维勒庄田所在的那个州县里当选。老卡缪索新进了贵族院，新封了男爵；两个月以来媳妇磨着他，要他在遗产项下先拨出十万法郎。她预备拿去买一块地，就是给玛尔维勒庄田在四边围住了的一块，付了捐税每年有二千法郎收入。将来她和丈夫可以住在自己的产业上，靠近着孩子们。原有的庄田不但是扩充了，地形也可以变得更完整。庭长太太在公公前面尽量的说，为了把女儿嫁给包比诺子爵，她自己一个钱都不剩了；她问老人家是否愿意耽误他大儿子的前程，使他爬不上司法界的最高地位，那是一定要拥有国会的势力才有希望的；而她丈夫的确能当选议员，叫部长们怕他。她说：

"那些人哪，直要被你拉紧领带，把舌头都吐了出来，才肯给你一点东西。他们都是无情无义的家伙！也不想想沾了卡缪索多少光！哼，卡缪索要不促成七月法案，奥尔良家族怎么上得了台！……"①

老人回答说，他对铁路的投资超过了他的实力；所以媳妇的话虽然有理，也得等股票上涨的时候才能拨款子。

庭长太太几天以前听到老人只许了一半的愿，觉得闷闷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查理十世听从极端派保王党的提议，颁布四项法案：取消言论自由，解散国会，修改选举法，九月中举行普选。自由党人为之大哗，当即鼓动中产阶级及工商人士起而反抗，酿成暴动，卒至查理逊位。此即法国史上所谓的七月革命。结果是波旁王族的旁系奥尔良家族的路易-菲力浦上台了。

不乐。照这个情形，下届议会的改选恐怕赶不及了，因为被选的条件不单是要有相当的产业，而且置产的时期要满一年。

弗赖齐埃不费什么事就见到了玛德莱娜·维韦。这两个毒蛇般的性格一见就知道是自己人。

“小姐，”弗赖齐埃的声音很甜，“我想见见庭长夫人，有件跟她个人跟她财产有关的事，你可以告诉她是为了一笔遗产……我没有机会拜见过她，所以我的姓名对她是不生作用的……我平常不大走出办公室，可是我知道对一位庭长夫人应当怎样敬重，所以我亲自来了，尤其因为那件事一刻也耽搁不得。”

以这样的措辞作引子，再经老妈子进去添枝接叶的说了一遍，接见是当然没有问题的了。这一刻功夫，对弗赖齐埃所存的两种野心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所以，就凭外省小律师那股百折不回的勇气，死抓不放的性格，强烈的欲望，他当时也不免象决战开始时的将军，有点胜负成败在此一举的感觉。过去最强烈的发汗药，对他生满皮肤病而毛孔闭塞的身子也不生效力，可是踏进阿美莉在那儿等他的小客厅的一刹那，他脑门上背脊上都微微的出了点汗。他心里想：

“即使发财的事不成功，至少我的命是保住了，因为普兰说过，只要我能出汗，就有恢复健康的希望。”

庭长太太穿着便服等在那里。

“太太……，”弗赖齐埃叫了一声，停下来行了个礼，那种恭敬在司法界中是承认对方比自己高级的表示。

“坐下罢，先生，”庭长太太马上认出他是个吃法律饭的。

“庭长夫人，我所以敢为了一件跟庭长先生利益有关的事来求见，是因为我断定，德·玛尔维勒先生以他高级的地位，也许把事情听其自然，以致损失了七八十万法郎；可是我认为对于这一类的私事，太太们的见解比最精明的法官还要高明，或许会……”

“你提到一笔遗产……”庭长太太截住了他的话。

阿美莉听到那个数目有点飘飘然，却不愿意露出她的惊讶和高兴；她只学着一般性急的读者的样，急于想知道小说的结局。

“是的，太太，是一笔你们失之交臂的遗产，可是我能够，我有方法替你们挽回过来……”

“你说罢，先生！”玛尔维勒太太口气冷冷的，用她藐视而尖利的目光打量着弗赖齐埃。

“太太，我久仰您的大才，我是从芒特来的。那边的勒勃夫院长，玛尔维勒先生的朋友，可以把我的底细告诉庭长……”

庭长太太突然把腰板一挺，意思那么明显，使弗赖齐埃不得不赶紧说明一下。

“以太太这样心明眼亮的人，马上就会知道为什么我先跟太太谈我自己。那是提到遗产最近便的路。”

对这句巧妙的话，庭长太太只做了个手势回答。弗赖齐埃知道他可以往下说了：

“太太，我在芒特当过诉讼代理人，我的事务所就是我整个的家私，因为我是勒佛鲁先生的后任，您一定认识他

吧？……”

庭长太太点了点头。

“我借了一笔资本，自己又凑上万把法郎，离开了德罗什，巴黎最能干的一个诉讼代理人，我在他那儿当过六年一等书记。不幸我得罪了芒特的检察官……”

“奥利维埃·维奈。”

“对啦，太太，那位检察署长的儿子。他追着一位太太……”

“他吗？”

“是的，他追求瓦蒂奈尔太太……”

“哦！瓦蒂奈尔太太……她长得很漂亮，并且很……在我那个时候……”

“她对我很不错，Inde irae① ……”弗赖齐埃接着说。“我很活动，我想还清朋友的债，想结婚；我需要案子，到处招揽；没有多久，我一个人的业务比所有的同业都忙了。这样，芒特的诉讼代理人，公证人，甚至执达吏，都跟我过不去啦。他们预备跟我找麻烦。您知道，在我们这可怕的行业里，要跟人捣乱是挺容易的。有件案子我接受了两造的委托，给人发觉了。当然事情是做得轻率了些；但在某些情形之下，在巴黎是行得通的，诉讼代理人往往彼此交换条件。在芒特可不行。我对布伊奥内先生帮过这一类的小忙，他却受了同业的压迫，听了检察官的怂恿，把我出卖了……您瞧我什么都不瞒您。那可

① 拉丁文：这就种下了祸根。

犯了众怒。我变了个坏蛋，人家把我说得比马拉还要可怕。我不得不卖掉事务所，把一切都丢了。我到巴黎来想揽个小小的代办所，可是我的健康给毁了，二十四小时就没有两小时舒服的。如今我只有一个欲望，很可怜的欲望。您有朝一日可能变成司法大臣的太太，或是首席庭长太太；我这个骨瘦如柴的穷人，却只巴望找个小差事混到老，默默无闻的抱住饭碗。我想当个初级法庭庭长。在您或在庭长先生，替我谋这种小差事真是太容易了，连现任的掌玺大臣都忌惮你们，巴不得讨你们喜欢呢……"他看到庭长太太做了个手势预备开口了，便赶紧说："不，太太，我的话还没有完。我有个做医生的朋友，正在看一个老年的病人，便是庭长先生应当承继的人。您瞧，我们可提到正文来了……我们少不了这位医生的合作，而他的情形就跟我现在一样：有了本领没有机会！……我从他那儿才知道你们的利益受了损害，因为就是眼前，我们在这儿说话的时候，可能什么都完了，可能就立了一张剥夺庭长承继权的遗嘱……那医生希望当一个医院的主任，或是王家中学的医师，反正是想谋一个巴黎的差事，和我的差不多的……请您原谅我大胆提出这两个微妙问题，可是我们对这件事一点不能含糊。并且那医生是个很受敬重很有学问的人，令婿包比诺子爵的舅太公，皮勒罗先生的病是他给治好的。倘使您宽宏大量，肯答应我初级法庭庭长和主任医生这两个位置，我可以负责把遗产差不多原封不动的给您送上来，我说差不多原封不动，因为其中要除去一小部分给遗产受赠人，给其他几个我们必须要他们帮忙的人。你的诺言，可以等我的诺言兑现之

后再履行。”

庭长太太抱着手臂听着，好象一个人不得不听一番说教似的；这时她放下手臂，瞅着弗赖齐埃，说道：

“先生，关于你自己的事，你说得一明一白了；可是我觉得你对正文还是一笔糊涂账……”

“太太，再加一两句，事情就揭穿了。庭长先生是邦斯先生独一无二的三等亲属承继人。邦斯先生病得很重，要立遗嘱了，也许已经立了。他把遗产送给一个叫做施模克的德国朋友。遗产值到七十万以上，三天之内，我可以知道准确的数目……”

庭长太太听了这个数字大吃一惊，不由得自言自语的说：

“要是真的话，我跟他翻脸简直是大错特错了，我不该责备他……”

“不，太太，要没有那一场，他会象小鸟一样的开心，比您，比庭长，比我，都活得久呢……上帝自有它的主意，咱们不必多推敲！”他因为说得太露骨了，特意来这么两句遮盖一下，“那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吃法律饭的，看事情只看实际。太太，现在您可明白了，以庭长这样高的地位，他对这件事决不会也决不能有所行动。他跟舅舅变了死冤家，你们不见他的面了，把他从社会上撵出去了；你们这样做想必有充分的理由；可是事实是那家伙病了，把财产送给了他唯一的朋友。在这种情形之下立的一张合乎法定方式的遗嘱，一个巴黎高等法院的庭长能有什么话说呢？可是，太太，我们在私底下看，这究竟是极不愉快的事，明明有权承继七八十万的遗产……

谁知道，也许上一百万呢，我们以法定的唯一的承继人资格，竟没有能把这笔遗产抓回来！……要抓回来，就得把自己牵入卑鄙龌龊的阴谋，又疙瘩，又无聊，要跟那些下等人打交道，跟仆役，下属，发生关系，紧紧的钉着他们：这样的事，巴黎没有一个诉讼代理人，没有一个公证人办得了。那需要一个没有案子的律师，象我这样的，一方面要真有能力，要赤胆忠心，一方面又潦倒不堪，跟那些人的地位不相上下……我在我一区里替中下阶级、工人、平民办事……唉，太太，我落到这个田地，就因为如今在巴黎署理的那位检察官对我起了恶感，不能原谅我本领高人一等……太太，我久仰您大名，知道有了您做靠山是多么稳固的，我觉得替您效劳，干了这件事，就有苦尽甘来的希望，而我的朋友普兰医生也能够扬眉吐气了……”

庭长太太有了心事。那一忽儿功夫，弗赖齐埃可真急坏了。芒特的检察官，一年以前被调到巴黎来署理；他的父亲维奈是中间党派的一个领袖，当了十六年检察长，早已有资格当司法大臣，他是阴险的庭长太太的对头……傲慢的检察长公然表示瞧不起卡缪索庭长。这些情形是弗赖齐埃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的。

“除了在一件案子中接受两造的委托以外，你良心上没有别的疙瘩吗？”她把眼睛瞪着弗赖齐埃问。

“庭长太太可以问勒勃夫先生，他对我是不错的。”

“你可有把握，勒勃夫先生替你在庭长跟包比诺伯爵面前说好话吗？”

“那我可以保证，尤其维奈先生已经离开芒特；因为，我可

以私下说一句，勒勃夫先生是好人，但他怕那个干巴巴的小个检察官。并且，庭长太太，要是您允许，我可以到芒特去见一见勒勃夫先生。那也不会耽误事情，因为遗产的准确数目要过两三天才能知道。为这桩事所用的手段，我不愿也不能告诉太太，可是我对自己的尽心尽力所期望的报酬，不就等于保证您成功吗？”

“行，那么你去想法请勒勃夫先生替你说句好话；要是遗产真象你说的那么可观，我还不大相信呢，那我答应你要求的两个位置，当然是以事情成功为条件啰……”

“我可以担保，太太。可是将来我需要的时候，请把您的公证人，诉讼代理人都邀来，以庭长的名义给我一份委托书，同时请您要那几位听我调度，不能自作主张的行动。”

“你负了责任，我当然给你全权，”庭长太太的口气很郑重，“可是邦斯先生真的病很重吗？”她又带着点笑容问。

“我相信，太太，他是医得好的，尤其他找的是个很认真的医生；我的朋友普兰并没起什么坏心，他是听了我的指挥，为您的利益去刺探情形的；他有能力把老音乐家救过来；可是病人身边有个看门女人，为了三万法郎会送他进坟墓，不是谋杀他，不是给他吃砒霜，她才不那么慈悲呢，她更辣手，用的是软功，成天不断的去刺激他。可怜的老头儿，换一个安静的环境，譬如在乡下吧，能有周到的服侍，朋友的安慰，一定会恢复；可是给一个泼辣的女人折磨，——她年轻时候，是闻名巴黎的二三十个牡蛎美人之中的一个，又贪心，又多嘴，又蛮横，——病人给她磨着，要他在遗嘱上送她大大的一笔钱，那

不成问题肝脏会硬化的，也许现在已经生了结石，非开刀不可了，而那个手术病人是受不住的……医生哪，是个绝顶好人！……他可为难死了。照理他应当叫病人把那婆娘打发掉……"

"那泼妇简直是野兽了！"庭长夫人装出温柔的声音叫。

弗赖齐埃听到这种跟自己相象的声音，不由得在肚里暗笑，他知道把天生刺耳的嗓音故意装做柔和是什么意思。他想起路易十一所说的故事。有位法官娶了一位太太，跟苏格拉底的太太一模一样，① 法官却并没那个大人物的达观，便在燕麦中加了盐喂他的马匹，又不给它们喝水。有一天，太太坐了车沿着塞纳河到乡下去，那些马急于喝水，便连车带人一起拉到了河里。于是法官感谢上帝替他这样自自然然的摆脱了太太。这时，玛尔维勒太太也在感谢上帝在邦斯身边安插了一个女人，替她把邦斯不着痕迹的摆脱掉。她说：

"只要有一点儿不清白，哪怕一百万我也不拿的……你的朋友应当点醒邦斯先生，把看门女人打发走。"

"太太，第一，施模克和邦斯两位把这女人当做天使，不但不肯听我朋友的话，还会把他打发走呢。其次，这该死的牡蛎美人还是医生的恩人，他给皮勒罗先生看病就是她介绍去的。他嘱咐她对病人要一百二十分的柔和，可是这个话反而给她指点了加重病势的方法。"

"你的朋友对我舅舅的病认为怎么样呢？"

① 相传苏格拉底的妻子极凶悍泼辣，而苏格拉底认为可以训练他的涵养功夫。

弗赖齐埃的答话那么中肯，眼光那么尖锐，把那颗跟西卜女人一样贪婪的心看得那么清楚，使庭长太太为之一震。

"六个星期之内，继承可以开始了。"①

庭长太太把眼睛低了下去。

"可怜的人！"她想装出哀伤的神气，可是装不象。

"太太有什么话要我转达勒勃夫先生吗？我预备坐火车到芒特去。"

"好吧，你坐一会，我去写封信约他明天来吃饭；我们要他来商量，把你那件冤枉事给平反一下。"

庭长太太一走开，弗赖齐埃仿佛已经当上初级法庭庭长，人也不是本来面目了：他胖了起来，好不舒畅的呼吸着快乐的空气，吹到了万事如意的好风。意志那个神秘的宝库，给他添了一股强劲的新生的力量，他象雷蒙诺克一样，觉得为了成功竟有胆子去犯罪，只要不留痕迹。他一鼓作气来到庭长太太面前，把猜测肯定为事实，天花乱坠的说得凿凿有据，但求她委托自己去抢救那笔遗产而得到她的提拔。他和医生两人，过的是无边苦海的生活，心中存的亦是无穷无尽的欲望。他预备把珍珠街上那个丑恶的住所一脚踢开。盘算之下，西卜女人的公费大概可有三千法郎，庭长那里五千法郎，这就足够去租一个象样的公寓。并且他欠普兰的情分也能还掉了。有些阴险的性格，虽然被苦难磨得非常凶狠，也会感到相反方面的情绪，跟恶念一样强烈：黎塞留是个残酷的敌人，也是个热心

① 继承开始为法律术语，各国法律均有类似"继承因被继承人死亡而开始"之定义。

的朋友。为了报答普兰的恩惠，弗赖齐埃便是砍下自己的脑袋都愿意。庭长太太拿着一封信回进来，对这个自以为幸福而有了存款的人，偷偷的瞧了一下，觉得不象她第一眼看到的那么丑了；并且他现在要做她的爪牙了，而我们看自己的工具和看邻人的工具，眼光总是不同的。

“弗赖齐埃先生，”她说，“我已经看出你是个聪明人，我也相信你是坦白的。”

弗赖齐埃做了个意义深长的姿势。

“那么，”她接着又说，“请你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你的行动会不会连累我，或是连累玛尔维勒先生？……”

“我决不敢来见您的，太太，要是将来有一天，我会埋怨自己把泥巴丢在了你们身上，哪怕象针尖般小的污点，在你们身上也要象月亮般大。太太，您忘了我要做一个巴黎初级法庭的庭长，先得使你们满意。我一生受的第一个教训，已经使我吃不消了，还敢再碰那样的钉子吗？末了，还有一句话，我一切的行动，凡是关涉到你们的，一定先来请示……”

“那很好。这儿是给勒勃夫先生的信。现在我就等你报告遗产价值的消息。”

“关键就在这里，”弗赖齐埃很狡猾的说，他对庭长太太行着礼，尽他的脸所能表示的做得眉开眼笑。

“谢天谢地！”卡缪索太太心里想。“喔！我可以有钱啦！卡缪索可以当选议员啦。派这个弗赖齐埃到博尔贝克县里去活动，他准会替我们张罗到多数的选票。这工具再好没有了！”

“谢天谢地！”弗赖齐埃走下楼梯的时候想，“卡缪索太太

真是一个角色！我要有这一类的女人做太太才好呢！行了，干事要紧！”

于是他动身上芒特向一个不大认识的人讨情去了。他把这希望寄托在瓦蒂奈尔太太身上。过去他的倒霉就是为了她；可是不幸的爱情，往往象可靠的债务人的一张到期不付的借票，会加你利钱的。

三天以后，施模克正在睡觉，因为老音乐家和西卜太太已经把看护病人的重任分担了，她跟可怜的邦斯，象她所说的抢白了一场。肝炎有个可怕的症候，我们不妨在此说一说。凡是肝脏受了损害的病人，都容易急躁，发怒，而发怒会叫人暂时松动一下，正如一个人发烧的时候精力会特别充沛。可是高潮一过，他马上衰弱到极点，象医生所谓的虚脱了，而身体所受的内伤也格外严重。所以害肝病的人，尤其因精神受了打击而得肝病的人，大发雷霆以后的虚弱特别危险，因为他的饮食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是扰乱人的液体机能的热度，① 对血和头脑都不相干的。全身的刺激引起一种抑郁感，使病人对自己都要生气。在这等情形中，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促成剧烈的冲动，甚至有性命之忧。下等阶级出身的西卜女人，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教育，尽管医生告诫，也决不肯相信液体组织会把神经组织弄得七颠八倒。普兰的解释，在她心目中只是做医生的一厢情愿。她象所有平民阶级的人一样，无论如何要拿东西给邦斯吃，直要普兰斩钉截铁的告诉她：“你给邦

① 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洋医学，重视人身的液体，即血液，淋巴汁，胆汁，胰汁，及其他分泌物。

斯吃一口随便什么东西，就等于把他一枪打死”，才能拦住她不偷偷的给他一片火腿，一盘炒鸡子，或是一杯香草巧克力。在这一点上，一般平民真是固执到极点；他们生了病不愿意进医院，就因为相信医院里不给病人吃东西，把他们活活饿死。病人的妻子夹带食物所造成的死亡率，甚至使医生不得不下令，在探望病人的日子，家属的身体必须经过严格搜查。西卜女人为了要立刻捞一笔钱，想跟邦斯暂时翻脸，便把怎样上戏院去看经理，怎样和舞女爱洛伊丝斗嘴，统统告诉了邦斯。

“可是你到那儿去干吗呀？”病人已经问到第三遍。只要西卜女人一打开话匣子，他就拦不住的了。

“那时候，赶到我训了她一顿，爱洛伊丝小姐知道了我是谁，她就扯了白旗，咱们也变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现在你问我上那儿去干什么是不是？”她把邦斯的问话重复了一遍。

有些多嘴的人，可以称为多嘴的天才的，就会这样的把对方插进来的话，或是反对的意见，或是补充的言论，拉过来当做材料，仿佛怕他们自己的来源会枯竭似的。

“哎，我是去替你的戈迪萨尔先生解决困难呀；他有出芭蕾舞剧要人写音乐；亲爱的，你又没法拿些纸来乱划一阵，交你的差……我就无意中听到，他们找了一个迦朗若先生，去给《莫希干人》写音乐……”

“迦朗若！”邦斯气得直嚷，“迦朗若一点儿才气都没有，他要当第一提琴手我还不要呢！他很聪明，写些关于音乐的文章倒很好；可是我就不相信他能写一个调子！……你哪儿来的

鬼念头，会想起上戏院去的？”

“哎唷，瞧你这个死心眼儿，你这个魔鬼！……得了吧，小乖乖，咱们别说来就来生那么大的气好不好？……象你现在这样，你能写音乐吗？难道你没有照过镜子？要不要我给你一面镜子？你只剩皮包骨头了……力气就跟麻雀差不多……你还以为能够写音符？……连我的账你都写不起来呢……喔，对啦，我得上四楼去一趟，他们该我十七个法郎……十七法郎也是个数目呀；付了药剂师的账，咱们只剩二十法郎了……所以哪，我得告诉那个人，看上去倒是个好人，那个戈迪萨尔……我喜欢这名字……他是嘻嘻哈哈的快活人，很配我的胃口，……他呀，他可不会闹肝病的！……我把你的情形告诉了他……不是吗，你身体不行，他暂时叫人代替了你的位置……”

“代替了！”邦斯大叫一声，在床上坐了起来。

一般而论，生病的人，尤其被死神的魔掌拿住了的，拼命想抓住差事的劲儿，简直跟初出道的人谋事一样。所以听说位置有人代替，快死的人就觉得已经死了一半。他接着说：

“可是医生说我情形很好呢！他认为我不久生活就能照常了。你害了我，毁了我，要了我的命！……”

“啧！啧！啧！啧！”西卜女人叫起来，“你又来啦！好吧，我是你的刽子手，你在我背后老对施模克先生说这些好听的话，哼！我都听见的……你真是个没心没肺的恶人。”

“你可不知道，只要我的病多拖上半个月，我好起来的时候，人家就会说我老朽，老顽固，落伍了，说我是帝政时代的，

十八世纪的古董！”病人这样嚷着，一心只想活下去。“那时，迦朗若在戏院里从顶楼到卖票房都交了朋友啦！他会降低一个调门，去迁就一个没有嗓子的女戏子，他会爬在地上舔戈迪萨尔的靴子；他会拉拢他的三朋四友，在报纸上乱捧一阵；可是，你知道，西卜太太，平常报纸专门在光头上找头发的呢！……你见了什么鬼会跑得去的？……”

“怪啦！施模克先生为这件事跟我商量了八天呢。你要怎么办？你眼里只看见你自己，你自私自利，恨不得叫别人送了命来治好你的病！……可怜施模克先生，一个月到现在拖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他哪儿都去不成了，又不能去上课，又不能到戏院去上班，因为，难道你不看见吗？他通宵陪着你，我白天陪着你。早先我以为你没什么大病，所以由我陪夜，现在再要那么办，我白天就得睡觉，那么家里的事谁管？吃饭又归谁管呢？……有什么法儿，病总是病呀！……不是吗？……”

“施模克决不会打这个主意的……”

“那么是我凭空想出来的？你以为我们的身体是铁打的？要是施模克先生照旧一天教七八个学生，晚上六点半到十一点半在戏院里指挥乐队，不消十天他就没有命了……这好人，为了你便是挤出血来都愿意，你可要他死吗？我可以叫爷叫娘的起誓，象你这种病人真是从来没见过……你的理性到哪儿去啦？难道送进了当铺吗？这儿大家都在为你卖命，每件事都尽了力，你还不满意……你要逼我们气得发疯不是？……我吗，不说别的，我人快倒下来了！……”

西卜女人尽可以信口胡说，邦斯气得话都说不上来了，他

在床上扭来扭去，结结巴巴的只能迸出几个声音，他要死过去了。到了这个阶段，照理急转直下，吵架一变而为亲热的表示。看护女人扑到病人身边，捧着他的脑袋，硬逼他睡下去，把被子盖在他身上。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的乖乖，怪来怪去只能怪你的病！好普兰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得了吧，你静静吧。好孩子，乖一点呀。凡是接近你的人都把你当做宝贝似的，医生甚至一天来瞧你两回！倘使看到你烦躁成这样，他要怎么说呢？你叫我沉不住气，唉，这对你可不好……一个人有西卜老奶奶看护的时候，应当敬重她呀！……你却又叫又嚷！……你明明知道那是不可以的。说话会刺激你的……干吗要生气呀？这都是你的错儿，老跟我闹别扭！喂，咱们讲个理吧！倘使施模克先生和我，我是把你当做心肝宝贝一般的，倘使我们认为做得不错……那么，告诉你，就是做得不错！”

“施模克不会不跟我商量，就叫你上戏院去的……”

“要不要叫醒他，要他来做见证呢？可怜的好人睡得象登了天似的。”

“不！不！倘使我的好朋友施模克决定这样办，那么也许我的病比我自己想象的要重得多，”邦斯说着，对他卧房里陈设的美术品好不凄惨的瞧了一眼，“得跟我心爱的画，跟我当做朋友一般的这些东西……跟我那个超凡入圣的施模克告别了！——喔！可是真的吗？”

西卜女人这恶毒的戏子把手帕掩着眼睛。这个没有声音的答复顿时使病人黯然若失。地位与健康，失业与死亡，在这

个最受不起打击的两点上受了打击，他完全消沉了，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恹恹一息的愣在那里，好似害肺病的人和临终苦难挣扎过了的情景。

西卜女人看见她的俘虏完全屈服了，便道："我说，为了施模克先生的利益，你最好把特罗尼翁先生找来，他是本区的公证人，人挺好的。"

"你老是跟我提到这个特罗尼翁……"

"嘿！随你将来给我多少，请这个请那个，我才不在乎呢！"

她侧了侧脑袋表示瞧不起金钱。于是两人都不做声了。

那时施模克已经睡了六个多钟点，给肚子饿闹醒了。他走进邦斯屋子，一言不发的对他看了一会，因为西卜女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警告他："嘘！"

然后她站起来走近德国人，附在他耳边说：

"谢天谢地！这一下他快睡着了，刚才他凶得象要吃人似的！……也难怪，他是跟他的病挣扎……"

"哪里！我倒是很有耐性呢，"病人凄恻的声音表示他已经萎靡到极点，"可是，亲爱的施模克，她到戏院去叫人把我开差了。"

他歇了一下，没有力气说下去。西卜女人趁此机会对施模克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他神志不清。她说：

"你别跟他分辩，他快死过去了……"

"她还说是你叫她去的……"邦斯瞧着老实的施模克补上一句。

“是的，”施模克拿出代人受过的勇气，“那没有法儿呀。你别多讲！……让我们把你救过来！……有了这些家私还要拼命做事，你傻不傻？……只要你快快好起来，咱们卖掉些小骨董，安安静静的躲在一边过日子，带着这个好西卜太太……”

“她把你教坏了！”邦斯很痛苦的回答。

西卜女人特意站在床后，好偷偷的对施模克做手势。病人看不见她，以为她走了，接着又说：

“她要我的命！”

“怎么！我要你的命？……”她突然闪出身子，红着眼睛，把拳头插在腰里，“做牛做马，落得这个报答吗？……哎唷，我的天！”

她眼泪马上涌了出来，就手儿倒在一张沙发里；这悲剧式的动作对邦斯又是个加重病势的刺激。

“好吧，”她又站起身子瞪着两个朋友，眼睛里射出两颗子弹和一肚子的怨毒。“我在这儿不顾死活的干，还不见一点好，我受够了。你们去找一个看护女人吧！”

两个朋友听了，相顾失色。

“喔！你们俩尽管挤眉弄眼的做戏吧！我主意拿定了！我去请普兰医生找个看护女人来。咱们把账算一算。你们得还我在这儿垫的钱……我本意是永远不跟你们要的……哼，我还为你们又向皮勒罗先生借了五百法郎呢……”

“那是他的病呀！”施模克扑过去抱着她的腰，“你耐着点吧！”

“你，你是一个天使，我会跪在地上亲你的脚印。可是邦

斯先生从来没有喜欢过我，老是恨我的……并且还以为我要在他遗嘱上有个名字呢！……”

“嘘——！你要他的命了！”施模克叫着。

“再会，先生，”她走过来对邦斯象霹雳似的瞪了一眼，“你说我对你那么坏，我还是希望你好。赶到你对我和和气气，觉得我做的事并没有错的时候我再来！暂时我待在家里……你是我的孩子，哪有孩子反抗妈妈的？……——不，施模克先生，你再说也没用……你的饭我给你送来，我照常服侍你；可是你们得找个看护女人，托普兰医生找吧。”

说完她走了，气势汹汹的关上房门，把一些贵重而细巧的东西震得摇摇欲坠。瓷器的叮当声，在受难的病人听来，仿佛一个熬着车刑的人，听到了最后那个送他上天的声音。

一小时以后，西卜女人不走进邦斯的卧室，只隔着房门招呼施模克，说他的晚饭已经在饭厅里了。可怜的德国人脸色惨白，挂满了眼泪走出来。

“可怜的邦斯神志糊涂了，他竟把你当做一个坏人。那都是他的病哟，”施模克这么说着，想讨好西卜女人而同时不责备邦斯。

“喔！他的病，我真是受够了！告诉你，他又不是我的父亲，又不是我的丈夫，又不是我的弟兄，又不是我的孩子。他讨厌我，那么好，大家拉倒！你哪，你到天边，我也跟你到天边；可是一个人卖了命，拿出了真心，拿出了全部的积蓄，甚至连丈夫都来不及照顾，你知道，西卜病了，结果我还给人家当做坏人……那真是他妈的太那个了……”

“他妈的?”

“是的,他妈的! 废话少说。咱们谈正经。你们该我三个月的钱,每月一百九十法郎,一共是五百七! 我代付了两次房租,连捐税和小费,六百法郎,收条在这里; 两项加起来,一千二不到,另外我借给你们两千,当然不算利息; 总数是三千一百九十二法郎……除了这个,你至少还得预备两千法郎对付看护女人,医生,药,和看护女人的伙食。所以我又向皮勒罗先生借了一千法郎在这里,”她把戈迪萨尔给的一千法郎拿给施模克看。

施模克对她这笔账听得呆住了,因为他的不懂银钱出入,就好比猫的不懂音乐。

“西卜太太,邦斯是头脑不清楚! 请你原谅他,照旧来服侍他,做我们的好天使吧……我给你磕个头求情吧。”

德国人说着跪在了地上,捧着这刽子手的手亲吻。

“听我说,小乖乖,”她把他扶了起来,亲了亲他的额角,“西卜病了,躺在床上,我才叫人去请了普兰医生。在这个情形之下,我的事一定要料理清楚。并且,西卜看我哭哭啼啼的回去,气恼得不得了,不准我再上这儿来了。他要收回他的钱,那也难怪,钱原来是他的。我们做女人的能有什么法儿? 还了他三千二百法郎,说不定他的气会消下去。可怜的人! 那是他全部的家私,二十六年的积蓄,流着汗挣来的。他明天一定要这笔钱,不能再拖了……唉,你不知道西卜的脾气; 他一冒火,会杀人的呢。也许我能跟他商量,照旧来服侍你们。你放心,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预备受他的气,因为我太喜

欢你了，你是一个天使。”

“不，我不过是个可怜虫，只知道爱我的朋友，恨不得牺牲了性命去救他……”

“可是钱哪……施模克先生，哪怕一个子儿不给我，你也得张罗三千法郎，对付你们的用途！你知道我要是你，我怎么办？我决不三心两意，立刻把没用的画儿卖掉七八张；再拿你屋子里因为没处放而靠壁堆着的，搬些出来补在客厅里。只要那儿数目不缺，管他这一张那一张！”

“干吗要补上去呢？”

“哎，他坏得很哪！不错，那是他的病，平常他是象绵羊一般的！他可能起来，东找西寻；虽说他软弱得连房门都出不来，万一他闯进客厅，画的数目总是不错啦！……”

“对！”

“将来等他完全好了，咱们再把卖画的事告诉他。那时你都推在我头上得啦，说要还我的钱，没有法儿。我才不怕负责呢。”

“不是我的东西，我总不能支配的……”老实的德国人很简单的回答。

“那么我去告一状，让法院把你和邦斯先生都传得去。”

“那不是要他命吗？……”

“这两条路你自己挑吧！……我的天！我看你还是先把画卖了，以后再告诉他……那时你拿法院的传票给他看。”

“好，你去告我们吧……那我总算有个理由……将来可以把判决书给他做交代……”

当天晚上七点钟，西卜太太跟一个执达吏商量过了，把施模克叫了去。德国人见了塔巴罗，当场听说要他付款；他浑身哆嗦的答了话，执达吏吩咐他和邦斯都得上法院去听候裁判。那个衙门里的小官儿和备案的公事，把施模克骇坏了，再也不敢抵抗。

"卖画就卖画吧，"他含着一包眼泪说。

下一天早上六点，玛古斯和雷蒙诺克一齐来把各人的画卸了下来。二千五百法郎的两张正式收据是这样写的：

本人兹代表邦斯先生，将油画四幅出售与埃利·玛古斯先生，共得价二千五百法郎整，拨充邦斯先生个人用途。计开：女像一幅，疑系丢勒所作；又人像一幅，属意大利画派；又荷兰风景画一幅，布勒盖尔①作；又《圣家庭》一幅，属佛罗伦萨画派，作家不详。

给雷蒙诺克的收据，措辞相仿；他的四张画是格勒兹，克洛德·洛兰，卢本斯，和梵·迪克的作品，② 收据上都用法国画派、弗朗德勒画派含混过去了。

"这笔钱，使我相信了这些小玩意儿的确有点价值……"施模克拿到了五千法郎说。

"对啦，有点价值……"雷蒙诺克回答。"我很愿意出十万法郎统统买下来呢。"

邦斯有些次等的画堆在施模克屋里；奥弗涅人受了西卜

① 布勒盖尔（约1525—1569）或其子（约1564—1638），弗朗德勒画家。

② 克洛德·洛兰（1600—1682），法国画家、雕刻家；梵·迪克（1599—1641），弗朗德勒画家。

女人之托，就在那一批中挑出几幅尺寸相同的放在老框子内，补足了八张空额。

埃利·玛古斯拿到了四张杰作，以算账为名，把西卜女人邀到自己家里。他拼命哭穷，吹毛求疵的指出画上的缺点，说要重新修过，只能出三万法郎佣金。他把法兰西银行印着一千法郎的辉煌耀眼的钞票摆在西卜女人面前，她看得动了心，接受了。玛古斯勒令雷蒙诺克也给西卜女人同样的数目，因为雷蒙诺克是要拿四幅画做抵押，向他借这笔钱的。玛古斯觉得那四幅太美了，舍不得再放手，便在下一天送了六千法郎给旧货商作为他的赚头，叫他开一张发票把画卖给了他。西卜太太有了六万八千法郎财产，又把严守秘密的话对两个同党说了一遍。她请教犹太人，怎么样才能存放这笔款子而不让人家发见。

“你不妨买奥尔良铁路股票，目前市价比票面低三十法郎，三年之后包你对本对利；凭据只有几张纸，往皮包里一放就行了。”

“你在这儿等着，玛古斯先生，我得看邦斯先生亲属的代理人去，他要知道你对楼上那些东西肯出多少钱买……我去把他找来。”

“要是她做了寡妇，”雷蒙诺克对玛古斯说，“那倒对我正合适，你瞧她现在有钱啦……”

“倘使买了奥尔良股票，两年功夫她的钱还能加一倍。我的一些小积蓄就投资在这上面，做我女儿陪嫁的……趁律师没有来，咱们到大街上去溜溜吧。”

“西卜已经病得很重，”雷蒙诺克又道，“要是上帝愿意把他召回，我就能有个出色的女人管铺子，我的买卖也做得开了……”

西卜女人走进法律顾问的办公室，娇声娇气的说：

“你好，亲爱的弗赖齐埃先生，怎么你的门房说你要搬家了？”

“对啊，西卜太太；我在普兰医生屋子的二层楼上租了个公寓，就在他的上面。房东把屋子装修过了，怪漂亮的，我正想借两三千法郎，体体面面的布置一下。现在我负责照顾你跟玛尔维勒庭长两方面的利益了，就象我以前跟你说的一样……我不再干这个法律经纪人的行业，我要加入律师公会，非住得象个样儿不可。一定要有一套过得去的家具，一套藏书，巴黎的律师公会才让你登记。我是法学博士，见习过几年，如今又有了大人物做后台……啊，你说，咱们的事怎么啦？”

“我有笔积蓄存在银行里，”西卜女人对他说，“没有多少，不过三千法郎，二十五年苦吃苦熬省下来的，倘使你愿意接受，你就给我一张约期票，象雷蒙诺克说的，因为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人家叫我怎办就怎办……”

“不，公会条例不准咱们律师出约期票的。这样吧，我给你一张收据，写明五厘起息；将来我要替你在邦斯的遗产上弄到一千两百终身年金的话，你就把收据还我。”

西卜女人发觉自己上了当，不做一声。弗赖齐埃便钉着说：

“不开口就是默认。明儿你给我送来。”

“喔！我很乐意先付公费，这样我的年金更靠得住了。”

弗赖齐埃点了点头，又说：“咱们的事怎么啦？昨天晚上我碰到普兰，似乎你对病人毫不留情哪。再象昨天那样来一次，他胆囊里准会生结石了……我看你还是缓和一点吧，好西卜太太，别叫良心过不去。一个人不是长命百岁的。”

“得了吧，什么良心不良心的！……你还想拿断头台来吓我吗？邦斯先生简直是个老顽固！你可不知道他呢！是他惹我冒火的！世界上再没比他更恶的人了，活该受他亲戚的那一套……他又刁，又毒，又是死心眼儿！……我把答应你的话做到了，现在玛古斯先生在我们那儿等你。”

“好！……我跟你同时赶到就是了。你年金的多少全靠那个收藏的价值；要是有八十万，你一年就能有一千五……那是个很大的数目呢！”

“那么，我去吩咐他们估价的时候要绝对公平。”

一小时以后，邦斯正睡得很熟。他从施模克手里吃了一点医生开的安神药，可是被西卜女人私下把量加了一倍。弗赖齐埃，雷蒙诺克，玛古斯，这三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把老音乐家收藏的一千七百件东西，一样一样的仔细看过来。施模克也睡在那里，所以那些乌鸦尽可以嗅着死尸，为所欲为了。

玛古斯屡次对着作品出神，看到什么杰作便指点雷蒙诺克，告诉他作品的价值，和他讨论；那时西卜女人就得警告他们：“别出声呀！”

四个人各有各的贪心，都希望物主早死，如今趁他睡着的时候先来掂一掂遗产的斤两；这样的一幕叫人看了真是揪心。

他们直花了三小时才把客厅里的东西看完。

“平均计算，”吝啬的老犹太说，“这儿每件东西值一千法郎。”

“那么总共有一百七十万了！”弗赖齐埃听着愣住了。

“对我是不值的，”玛古斯眼里发出一道冷光，“我不会出到八十万以上；因为你不知道那些东西要在铺子里搁多久……有些精品要过十年才卖得出，那时进价以复利计算已经加了一倍；可是我要买的话是付现款的。”

“卧室里还有彩色玻璃，珐琅，小型画，金银的鼻烟壶等等，”雷蒙诺克在旁提了一句。

“能去瞧瞧吗？”弗赖齐埃问。

“让我去看看他是不是睡得很熟，”西卜女人回答。

门房女人做了个手势，三只掠食的鸟便走了进去。

“那边是精品，”玛古斯指着客厅说，他的白须根根都在那里颤动，“这儿是贵重的宝物！而且是何等的宝物！帝王的宫中也没有比这儿更美的东西。”

雷蒙诺克瞧着那些鼻烟壶，眼睛亮得象两颗宝石。弗赖齐埃，沉着，冷静，象一条蛇在地上竖了起来，扯着他的扁脑袋，姿势活象画家笔下的靡非斯特。这三个不同的吝啬鬼，对黄金的饥渴象魔鬼贪嗜天堂上的露水一样，不约而同对宝物的主人瞧了一眼，因为他在床上动了一动，仿佛一个人做恶梦时的动作。给三道魔鬼般的目光注视之下，病人突然睁开眼睛，大叫起来：

“有贼！有贼！……警察呀！有人谋杀我呀！”

显而易见，他虽然醒了，还是在做梦，因为他在床上坐起，眼睛越睁越大，白白的定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

玛古斯和雷蒙诺克抢着望门外跑，可是被一句话喝住了：

“玛古斯！……我给人出卖了！……”

病人是被保护爱物的本能惊醒的，这情绪至少和保卫生命的本能一样强。

“西卜太太，这一位是谁？”他一看到弗赖齐埃，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弗赖齐埃却呆呆的站在那儿。

“哎啊！你想我能把他赶出去吗？”她眨巴着眼睛说，同时对弗赖齐埃递了个暗号，“这先生才来，代表你的亲属来看你……”

弗赖齐埃竟没法不露出佩服西卜女人的表情。

“是的，先生，我代表玛尔维勒庭长太太，代表她的丈夫，她的女儿，来向你道歉。他们无意中知道你病了，很想亲自来招呼你……接你到玛尔维勒田庄上去养病；包比诺子爵夫人，你那么喜欢的赛西尔，预备做你的看护……她在她母亲面前替你分辩，现在庭长太太也觉得她自己错了……”

“哼！我的承继人派你来，”邦斯气得直嚷，“还给你找了一个巴黎最有眼光的鉴赏家，最精明的专家！……啊！你的故事倒编得不错！”他说到这里象疯子一般哈哈大笑。“你们来估我的画，估我的骨董，估我的鼻烟壶！估我的微型画！……好，你们估价吧！你找的人不但每样都内行，而且还有钱买，他是上千万的富翁哪……我的遗产，我那些亲爱的家属用不着久等了，”他含讥带讽的说，“他们把我勒死了！……——嘿，西卜

太太，你自称为我的母亲，可趁我睡觉的时候，把一些做买卖的，跟我竞争的，和玛尔维勒家的人，带到这儿来！……——你们都替我滚出去！……”

可怜虫又是愤怒又是害怕，冲动之下，竟撑起瘦骨嶙峋的身子站了起来。

“抓住我的胳膊，先生，”西卜女人扑上去扶着他，不让他倒下来。“你静静吧，那些人都走了。”

“我要瞧瞧我的客厅去！……”快死的病人说。

西卜女人做个手势叫三只乌鸦赶快飞走；然后她抓着邦斯，也不理会他的叫喊，象捡一根羽毛似的把他抱起来放倒在床上。看见可怜的收藏家完全瘫倒了，她便出去关上大门。邦斯的三个刽子手还在楼梯台上，西卜女人招呼他们等一会；同时她听见弗赖齐埃正在对玛古斯说：

“你们俩得共同署名写一封信，说愿意出九十万现款承买邦斯先生的收藏；将来我们一定让你们大大的赚一笔。”

然后他咬着西卜女人的耳朵说了一个字，只有一个字，而且是谁也听不见的；说完他和两个商人下楼到门房里去了。

看门女人回进屋子，可怜的邦斯问：

“西卜太太，他们走了吗？”

“谁？……谁走了？……”她反问他。

“那些人呀……”

“那些人？……怎么，你看到了人？……刚才你热度多高，要不是我在这儿，你早已从窗里跳出去了，现在你又跟我说什么人……你头脑老是不清楚吗？……”

“怎么？刚才这儿不是有位先生，说是我亲属派来的吗？……”

“你还要跟我胡闹？……哼，你该叫人送到哪儿去，你知道吗？送到沙朗通！……你见神见鬼的看到人！……”

“怎么没有人，埃利·玛古斯！雷蒙诺克！……”

“啊！雷蒙诺克，你看到雷蒙诺克是可能的；他来告诉我可怜的西卜情形很不好，我只能丢下你不管了。你知道，第一得救我的西卜。只要我男人一闹病，我就谁都不理了。你静下来睡两个钟点吧，我已经打发人去请普兰医生，等会我跟他一起来……你喝点水，乖乖的睡吧。”

“真的没人到我屋子里来过吗，我刚才醒来的时候？……”

“没有！你也许在镜子里看到了雷蒙诺克。”

“你说得不错，西卜太太，”病人又变得绵羊一般了。

“啊，你这才懂事啦……回头见，小宝宝，乖一点儿，我马上来的。”

邦斯听见大门一关上，便集中最后一些精力爬起来，心里想着：

“他们欺骗我！偷我东西！施模克是个孩子，会让人家捆起来装在袋里的！……”

他觉得刚才那可怕的一幕明明是真的，决不象幻觉；因为一心要求个水落石出，他居然挨到房门口，费了好大的劲把门打开，走进客厅。一看到心爱的画，雕像，佛罗伦萨的铜器，瓷器，他马上精神为之一振。餐具柜和古董橱把客厅分成两半，拦做两条甬道；收藏家穿着睡衣，光着腿，脑袋在发烧，在甬道

里绕了一转。作为主人，他先把作品数了数，并没缺少。他正要退出来，忽然瞧见塞巴斯蒂亚诺·代·皮永博的《马耳他骑士的祈祷》，给换了一张格勒兹的肖像。一有疑心，他头脑里立刻象雷雨将临的天上划了一道闪电。他把八幅名画的地位看了一遍，发觉全部调换了。可怜虫顿时眼前一黑，脚下一软，往地板上倒了下去。他这一晕简直人事不知，在地上躺了两小时；直到施模克睡醒了，从房里出来预备去看他朋友的时候方始发现。施模克好容易才把快死的病人抱起，放在床上给他睡好。可是他跟这个死尸般的朋友一说话，就发觉他目光冰冷，嘟嘟囔囔的不知回答些什么；这时德国人非但没有惊惶失措，反倒表现出英勇无比的友谊。给无可奈何的情形一逼，这孩子般的人居然有了灵感，象慈母或动了爱情的妇女一样。他把手巾烫热了（他也会找到手巾！）裹着邦斯的手，放在邦斯胸口，又把出着冷汗的脑门捧在自己手里。他拿出不下于古希腊哲人阿波里奴斯·德·蒂阿纳①的意志，把朋友的生命救了回来。他吻着朋友的眼睛，仿佛意大利雕塑家在《圣母哭子》的浮雕上表现马利亚亲吻基督。超人的努力，象慈母与情人一般的奋斗，把一个人的生命灌输给另一个人的结果，终于见了功效。半小时以后，邦斯的身体暖了，恢复了人样：眼睛有了神采，身上的暖气使身内的器官又活动起来。施模克拿着提神的药水和了酒，给邦斯喝了：生机传布到全身，早先象顽石一般毫无知觉的脑门上又发出点儿灵性。那时邦斯才明

① 阿波里奴斯·德·蒂阿纳（？—97），古代小亚细亚哲学家。师承毕达哥拉斯。

白，他能够苏生是靠了多么热烈的情意和多么了不起的友谊。他觉得脸上给刚刚哭过的好德国人洒满了眼泪，便说了句：

"没有你，我早死了！"

施模克在那里又是笑又是哭。他为了希望朋友开口，焦急的痛苦已经近于绝望；他已经筋疲力尽，所以一听到邦斯的话，就象破皮球似的泄了气。这一回是轮到他支持不住了，他把身子往软椅上倒了下去，合着手做了个极诚心的祷告感谢上帝。在他心目中，邦斯的复活是一个奇迹！他并不以为自己心中的愿望有什么作用，却相信一切都由于上帝的神力。其实这种奇迹是医生们常常看到的很自然的结果。倘使有两个病情相仿的人，一个得到温情的安慰，有关切他生死存亡的人照顾，一个是由职业的看护服侍：那么一定是后者不治而前者得救的。这是人与人之间不由自主的交感作用；医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以为病人得救是由于服侍周到，由于严格听从医生的嘱咐；可是很多做母亲的都知道，持久的愿望的确有起死回生之力。

"亲爱的施模克！……"

"别说话，我能听到你的心的……你歇歇吧，歇歇吧！"老音乐家微笑着说。

"可怜的朋友！高尚的心胸！你是上帝的孩子，永远生活在上帝身上的！只有你爱我！……"邦斯断断续续的说话，有一种从来未有的音调。

快要飞升的灵魂，整个儿都在这几句话里表现出来，施模克听了简直象体验到爱情似的，达于极乐的境界。

“你活呀！你活呀！我可以象狮子一样的勇猛，我一个人能养活两个人。”

“你听着，我的好朋友，我的忠实的，亲爱的朋友！你得让我说话，我快来不及了。我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受了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怎么还能恢复？”

施模克哭得象孩子一样。

“你先听着，听完了再哭，”邦斯说，“别忘了你是基督徒，应当逆来顺受。我给人家偷盗了，而偷的人便是西卜女人……跟你分手之前，我得告诉你一些人情世故，你是完全不懂的……他们偷了我八张画，值到很大的一笔钱呢。”

“对不起，是我卖掉的……”

“你？……”

“是我……”可怜的德国人回答。“我们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传票？……谁告了我们？……”

“你等一下！……”施模克说着，出去把执达吏交给他的公文拿了来。

邦斯仔仔细细的看过了，让公事在手里掉了下来，一声不出。他生平只知道观察人类的创作，从没注意到道德方面，这时才把西卜女人的诡计一桩桩的想起。于是他艺术家的谈吐，罗马画院时代的才气，又回复了一刹那。

“施模克，我的好人，现在你得象小兵一样的服从我。你听着！你下去到门房里对那万恶的女人说，我要再见见我外甥派来的那个人，要是他不来，我就有意思把收藏送给博物

院，因为我要立遗嘱了。”

施模克照着他的吩咐去做了；可是他才开口，西卜女人就笑了一笑：

“施模克先生，咱们亲爱的病人才发了一场恶热，说看到屋子里有人。我可以拿我的一生清白赌咒，咱们病人的亲属压根儿没有派什么人来……”

施模克一五一十把话回报了邦斯。

“想不到她这么厉害，这么奸刁，这么阴险，”邦斯微笑着说，“她扯谎直扯到自己的家里去了！你知道吗，她今儿早上把一个叫做埃利·玛古斯的犹太人，雷蒙诺克，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可是比其他两个更丑，带到这儿来。她预备趁我睡觉的时间估我的遗产，碰巧我醒过来，撞见他们三个拿着我的鼻烟壶正在估价。那陌生人自称为卡缪索他们派来的，我跟他讲了话，无耻的西卜女人硬说我是做梦，可是施模克，我并没做梦！我明明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他和我说过话……至于那两个做买卖的，吃了一惊，当场溜了……我以为西卜女人会露马脚的……想不到我没有成功。我要另外做个圈套，叫那坏女人上当！……可怜的朋友，你把西卜女人当做天使，哪知她一个月来为了贪心老是在折磨我，希望我快死。我本不愿意相信一个忠心耿耿服侍我们多年的女人能坏到这地步。这一念之差，我把自己断送了……告诉我，那八张画，人家给了你多少钱？……”

“五千法郎。”

“天哪！它们至少值到二十倍！这是我全部收藏的精华。

我来不及告到法院去了；并且你上了那些坏蛋的当，也得给牵涉进去……那就要了你的命！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司法！那是世界上的阴沟，集卑鄙龌龊之大成……看到那么些丑恶，象你那样的心灵是受不了的……何况你现在还有相当的财产。那八张画当初是我出四千法郎买来的，已经藏了三十六年……再说，他们偷盗的手段也真高明。我已经在坟墓边上了，心上只牵挂你一个人……你这个最好的好人。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我可不愿意你给人家偷盗。所以你得提防所有的人，可是你就从来不知道提防。我知道你有上帝保护；可是万一上帝把你忘了一刹那，你就得象条商船似的给海盗抢得精光了。西卜女人是个妖魔，她害了我的命！你还把她当作天使！我要叫你看看她的本相。你现在去托她介绍个公证人替我立遗嘱……然后我想法叫你把她当场活捉……”

施模克听着邦斯的话好象听着天书。天底下会有西卜女人那样恶毒的人，倘使邦斯看得不错的话，那岂不是没有上帝了吗？

“可怜的邦斯情形很坏，”德国人到门房里对西卜太太说，“他想立遗嘱了；请你给找个公证人来……”

这话是当着好多人说的，因为西卜的病差不多没希望了，雷蒙诺克和他的姊妹，从隔壁过来的两个看门女人，房客们家里的三个老妈子，靠街的二层楼上的房客，都站在大门口。

“喔！你自己去找吧，”西卜女人含着一包眼泪叫道，“你们爱叫哪个立遗嘱都可以……可怜的西卜快死了，我还离开他吗？……哪怕一百个邦斯我也不稀罕，我只要救我的西卜，

唉，结婚三十年，他从来没有叫我伤过一次心！……”

说完她走了进去，让施模克愣在那里。

“先生，”二楼的房客问，“邦斯先生的病真是很厉害吗？……”

这房客叫做约利瓦，是法院登记处的职员。

“刚才差点儿死了！”施模克不胜痛苦的回答。

“靠近这儿，”约利瓦接着说，“圣路易街上有位特罗尼翁先生，他是本区的公证人。”

“要不要我替你去请呢？”雷蒙诺克问。

“好极了……”施模克回答，“我朋友病成这样，西卜太太又不能陪他，我就没法抽身啦……”

“西卜太太说他发疯了！……”约利瓦又说。

“邦斯发疯？”施模克骇然叫起来，“喝，他头脑比什么时候都灵活呢……我就担心是回光返照。”

周围所有的人当然很好奇的听着这些话，而且印象很深。施模克是不认识弗赖齐埃的，也就没注意到那张撒旦式的脸和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刚才那幕大胆的戏，也许超过了西卜女人的能力，实际上是弗赖齐埃在她耳边提了一句，在幕后主使的；可是她的表演的确非常精彩。当众宣告病人发疯，原是恶讼师为这篇文章预先安排好的伏笔。早上的事叫弗赖齐埃有了准备；因为他要不在的话，老实的施模克下楼叫西卜女人去请邦斯家属的代表的时候，她一时心慌意乱，也许会圆不过谎来。至于雷蒙诺克，他看见普兰医生来了，巴不得溜之大吉，原因是这样的：——

十天以来，雷蒙诺克正在代行上帝的职司；这是法律所痛恨的，因为它认为赏罚大权应当由它包办才对。雷蒙诺克无论如何想摆脱他幸福的障碍。而他所谓的幸福是把妖娆的看门女人娶过来，使自己的资本增加两倍。他看见小裁缝喝着药茶，就有心把他无关紧要的病变为致命的绝症，而贩卖废铜烂铁的行业又给了他下手的方便。

一天早上，他靠着铺门抽着烟斗，正在想象玛德莱娜街上的铺子，穿得漂漂亮亮的西卜太太坐镇在那儿……他忽然眼睛一转，看到一个氧化很厉害的圆铜片，大小象五法郎一枚的洋钱，便马上灵机一动，想很经济的用西卜的药茶把它洗干净。他在铜片上系了一根线，每天等西卜女人去服侍两位先生的时候，以探望他的裁缝朋友为名，过去坐上几分钟，把铜片浸入药茶，临走再提着线拿回去。俗称为铜绿的这些酸性的东西，使有益身体的药茶有了侵害身体的毒素，虽是份量极微，也产生了可惊的效果。从第三天起，可怜的西卜头发脱了，牙齿动摇了，身体上调节的机能都被这微乎其微的毒物破坏了。普兰医生看到药茶发生这种作用，不由得左思右想起来，因为他有相当学识，断定必有个破坏性的因素在那里作怪。他瞒着大家把药茶拿回去亲自化验，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因为那一天，雷蒙诺克看着自己的成绩也有点害怕了，没有把致命的铜片放进去。普兰医生对自己对科学的唯一的交代，只有认为在潮湿的门房里，整天伏在桌上，对着装有铁栅的窗子，长期枯坐的生活，可能使裁缝的血因为缺少运动而变质，何况还有阳沟的臭气永远把他熏着。诺曼底街是巴黎最老的

街道之一，路面开裂，市政府还没装置公共的水龙头，家家户户的脏水都在乌黑的阳沟里慢腾腾的淌着，渗进街面：巴黎特有的那种泥浆便是这么来的。

西卜女人老是奔东奔西的活动着；工作勤奋的丈夫，却老对着窗洞象苦行僧一样的坐着。裁缝的膝盖，关节不灵活了，血都集中在上身；越来越瘦的腿扭曲了，差不多成为废物。所以大家久已认为西卜黄铜般的脸色是一种病态。而在医生眼中，老婆的强壮和丈夫的病病歪歪，更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我可怜的西卜害的是什么病呀？”看门女人问普兰医生。

“好西卜太太，他的病是当门房得来的……一般性的干枯憔悴，表示他害了不可救药的坏血症。”

普兰医生早先的疑心已经化解，因为他想到一个人犯罪必有目的，必有利害关系，而象西卜那样的人，谁又会害他的命呢？他的老婆吗？医生明明看到她替西卜的药茶加糖的时候，自己也喝上几口的。凡是逃过社会惩罚的许多命案，通常都因为象这一桩一样，表面上并没有暴行的证据，杀人不用刀枪，绳索，锤子那一类笨拙的方法，但尤其因为凶杀发生在下等阶级里面而并无显著的利害关系。罪案的暴露，往往是由于它的远因，或是仇恨，或是谋财，那是瞒不过周围的人的。但在小裁缝，雷蒙诺克，与西卜女人的情形中，除了医生，谁也没有心思去推究死因。黄脸的病歪歪的门房，一方面老婆对他很好，一方面既无财产，又无敌人，旧货商的动机与痴情，西卜女人的横财，都是藏在暗里的。医生把看门女人和她的心事看得雪亮，认为她能折磨邦斯，可并没犯罪的动机与胆量；何

况医生每次来，看她拿药茶递给丈夫的时候，她总还先尝一下。这案子本来只有普兰一个人能揭破，可是他以为病势的恶化完全是出于偶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例外，就因为有这种例外，医生这一行才不容易对付。不幸裁缝平素萎靡不振的生活早已把他身子磨坏，所以受到一点儿轻量的铜绿就把命送掉了。而街坊上的邻居和多嘴的妇女，对他暴病身亡的不以为奇，也等于替雷蒙诺克开脱。

“啊！”一个邻居说，“我早说过西卜身体不行了。”

另外一个接口道：“他工作太多，这家伙！他火气上了头。”

“他不肯听我的话，”第三个又说，“我劝他星期日出去溜溜，另外也该停一天工，一礼拜玩两天也不能算多。”

街谈巷议往往是警察分局长破案的线索，司法当局也利用这个平民阶级的皇帝做耳目；如今关于西卜的舆论把他暴卒的原因完全给解释清楚，毫无可疑之处了。可是普兰若有所思的神气，烦躁不安的眼睛，使雷蒙诺克慌得厉害；所以他一看见医生来到，就向施模克自告奋勇，请弗赖齐埃认识的那个特罗尼翁去了。

“赶到立遗嘱的时候，我再来，”弗赖齐埃附在西卜女人的耳边说，“虽然你心里很难过，还得看着你的谷子。”

小讼师象影子一般轻飘飘的溜走了，半路上碰到他的医生朋友。

“喂，普兰，一切顺利，”他说。“咱们得救啦！……今晚上我把情形告诉你！你喜欢什么位置，早点儿打定主意吧，包在我身上！至于我哪，初级法庭庭长是稳的了！这一回我再向

塔巴罗的女儿提亲，可不会被拒绝啦……我还要替你做媒，把那初级法庭庭长的孙女儿，维泰尔小姐介绍给你。"

普兰听着愣住了，弗赖齐埃把他丢在那里，象箭头似的直奔大街，对街车招了招手，十分钟之后就到了舒瓦瑟尔街的上段。那时大约四点钟，弗赖齐埃知道只有庭长夫人一个人在家，因为法官决不会在五点以前离开衙门。

玛尔维勒太太这次对他的另眼相看，证明勒勃夫先生对瓦蒂奈尔太太的诺言已经兑现，替弗赖齐埃说过好话。阿美莉招呼他的态度可以说近乎亲热了，当年蒙庞西埃公爵夫人对雅克·克莱芒想必也是如此；① 因为这个小律师是她的一把刀。玛古斯和雷蒙诺克共同署名写了封信，声明愿意出九十万现款承买邦斯的收藏，弗赖齐埃拿出这封信以后，庭长太太瞧着他的眼光可完全反映出那个数字，好比一道贪欲的巨流直冲到小律师面前。

"庭长先生要我约你明天来吃饭，"她说；"没有什么外客，不过是我的诉讼代理人德罗什的后任，高德夏先生；我的公证人贝蒂埃先生；还有小女和小婿……吃过饭，你，我，公证人，诉讼代理人，我们可以照你上次要求的办法谈一谈，同时我们要全权委托你。那两位一定能听从你的主意，帮你把那件事儿办妥。至于庭长先生的委托书，你需要的时候我随时可以

---

① 蒙庞西埃公爵夫人（1552—1596），波旁王族出身，与当时在位的瓦卢瓦—昂古莱姆王族的亨利三世不睦。雅克·克莱芒教士（1567—1589），为刺杀亨利三世的凶手。据说他行刺的凶器是公爵夫人提供的。

交给你……"

"病人死的那一天我就用得着……"

"我们先给你准备好就是了。"

"庭长太太，我所以要求有份委托书，要求府上的诉讼代理人别出面，倒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们……我要替人出力的话，我是把自己整个儿贡献出来的。所以，太太，我希望我的保护人(我不敢把你们看作当事人)，对我一样的忠实，一样的信任。您可能以为我这样做是要抓住生意；不是的，太太，不是的；如果出了点小小的乱子……因为在遗产案子里，尤其目标有九十万法郎的数目，一个人往往要给拖到……那时您总不能让高德夏先生那样的人为难，他的清白是无可批评的；可是对一个无名小卒的经纪人，您尽可把全部责任推在他头上……"

庭长太太望着弗赖齐埃，不觉深表佩服。她说：

"你将来不是爬得极高，便是跌得极重。我要是你，我才不眼红什么初级法庭庭长，我要上芒特去当一任检察官，大大的干一番。"

"您等着瞧吧，太太！初级法庭的位置对维泰尔先生是匹驽马，对我却是匹战马。"

这样谈着，庭长太太对弗赖齐埃说出了更进一步的心腹话。她说：

"你既然这样关切我们的利益，我不妨让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和希望。以前小女跟一个现在开着银行的油滑小子提亲的时候，庭长就有心扩充玛尔维勒产业，把当时有人出卖的几块

牧场买下来。后来我们为了嫁女儿，把那美丽的庄子放手了，那是你知道的；可是我只有这个女儿，我还希望把剩下的牧场买进，因为一部分已经给别人买去。业主是个英国人，在那儿住了二十年，预备回国了。他盖着一所精致的别墅，风景极好，一边是玛尔维勒花园，一边是草地，这草地从前也是英国人的。他为了要起造大花园，曾经花了很多钱，把小树林和园亭等等大加修葺。这乡下别墅跟它附属的建筑物，正好衬托出四周的形胜，和我女儿的花园又只有一墙之隔。屋子连同牧场的价钱大概是七十万法郎，因为每年的净收入是两万……但要是瓦德曼先生知道我们想买，马上会多要二三十万，因为照乡下出卖田产的惯例，建筑物不算钱的话，他是有损失的……"

"可是，太太，您那份遗产可以说十拿九稳了；我有个主意在这儿，我能代您出面，用最低价买进那块地。我跟卖主的手续不用经过官方，象地产商一样办法……我不妨就用那个身分去跟英国人接洽。这种事我很内行，在芒特专门干这一套；瓦蒂奈尔事务所的资本，就是这样的增加了一倍，因为是我替他经手……"

"你跟小瓦蒂奈尔太太的关系敢情就是这么来的……那位公证人现在该很有钱啦？……"

"可是瓦蒂奈尔太太也真会花……所以，太太，您放心，我一定替您把英国人收拾得服服贴贴……"

"你要办到这一点，那我真感激不尽了……再会，亲爱的弗赖齐埃先生，明儿见。"

弗赖齐埃临走对庭长太太行的礼不象上次那样卑恭了。

“明儿我要在玛尔维勒庭长家吃饭了！”弗赖齐埃心里想。“得了，这些人都给我抓住了。不过要完全控制大局，还得利用初级法庭的执达吏塔巴罗，去间接支配那德国人。塔巴罗从前不愿意把独养女儿给我，我当了庭长就不怕他不肯了。红头发，高身量，害着肺病的塔巴罗小姐，从母亲手里承继了一所王家广场上的屋子，那我不是有被选资格了吗？将来她父亲死后，总还能有六千法郎一年的收入。她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天哪！从一文不名一跳跳到一万八千的进款，可不能再管脚下的跳板好看不好看啦！”

从大街上回到诺曼底街，他一路做着这些黄金梦：想到从此不愁衣食的快乐，也想到替初级法庭庭长的女儿维泰尔小姐做媒，攀给他的朋友普兰。跟医生合作之下，他可以在一区里称霸，控制所有的选举，不论是市里的，军队里的，中央的。① 他一边走一边让自己的野心象奔马般飞腾，大街的路程也就显得特别短了。

施模克上楼回到朋友身边，告诉他西卜快死了，雷蒙诺克请特罗尼翁公证人去了。邦斯听着不由得一怔，以前西卜女人滔滔不绝的跟他胡扯的时候，常常提到这名字，说那公证人如何如何诚实，要介绍给他。病人从早上起已经满腹狐疑，这时更恍然大悟，使他那个捉弄西卜女人，叫轻信的施模克把她完全揭穿的计划，给修正得更完满了。

---

① 军队里的选举，系指国家禁卫军的选举军官。因路易-菲力浦治下的禁卫军为民团性质，由中产阶级与工商人士组成。

"施模克，"他拿着他的手说，可怜的德国人被这么多的新闻这么多的事搅糊涂了；"屋子里要乱起来了；倘若门房西卜快死，咱们就可以有一忽儿的自由，就是说可以暂时摆脱一下奸细，因为人家一定在那里刺探我们。你出去，雇一辆车上戏院，找爱洛伊丝小姐，告诉她我临死之前想见她一面，希望她十点半完场以后到这儿来。你再去找你的朋友施瓦布和勃吕内，约他们明儿早上九点来看我，要做得象走过这儿顺便来的……"

老艺术家自知不久人世之后所定的计划是这样的：他要使施模克有钱，指定他为全部遗产的继承人；而为预防人家跟德国人捣乱起见，他预备当着见证把遗嘱口述给公证人，令人不能说他精神错乱，而卡缪索他们也找不到藉口来攻击他对遗产的处理。听到特罗尼翁的名字，他认为其中必有阴谋：先是公证人可能把遗嘱订得不合法定方式，使它失效；其次，西卜女人一定有心出卖他，早就定下什么诡计。他就想将计就计，叫特罗尼翁口授一份遗嘱，由他亲笔书写，封固，藏在柜子的抽斗内。然后他打算要施模克躲入床后的小房间，把西卜女人来偷遗嘱，拆开来念过了再封好等等的勾当，一一看在眼里。然后，明天早上九点，他另外请个公证人，立一份合格的无可批驳的遗嘱，把昨天那份撤销。一知道西卜女人在外边说他发疯，说他白日见鬼，他就觉得背后必有庭长太太的深仇宿恨在作怪，她既要报复，又要谋他的财产；因为两个月以来，可怜虫躺在床上失眠的时候，长时间孤独的时候，把一生的事都细细温过一遍了。

古往今来的雕塑家，往往在坟墓两旁设计两个手执火把的神像。这些火把，除了使黄泉路上有点儿亮光之外，同时照出亡人的过失与错误。在这一点上，雕塑的确刻画出极深刻的思想，说明了一个合乎人性的事实。临终的痛苦自有它的智慧。我们常常看到一般普通的年纪轻轻的姑娘，头脑会象上百岁的老人一样，她们能预言未来，批判家人，决不给虚情假意蒙蔽。这是死亡带来的伟大。而值得注意的是，人的死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洞烛过去或预言未来那样的能力，只限于因躯壳受伤，因肉体生活遭到破坏而致命的人。凡是害坏疽病的，例如路易十四；或是害肺病的，或是发高热的，例如邦斯，或是患胃病的，例如莫尔索太太，或是生龙活虎般的人受了重伤，例如兵士：这种人就能洞察幽微，死得奇特，死得神妙；至于另外一些病人，可以说病在理智，病在头脑，病在替肉身与思想作媒介的神经组织的，他们的死是整个儿死的，精神与肉体同时毁灭的。前者是没有肉体的灵魂，象圣经中所说的精灵；后者只是死尸。邦斯这个童贞的男子，这个贪嘴的道学家，这个端方正直的完人，很晚才参透庭长夫人胸中那股怨毒之气。他直到快离开尘世的时候才了解尘世。所以从几小时以来，他高高兴兴的打定了主意，仿佛一个生性快活的艺术家，觉得一切都可以拿来做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材料。他与人生最后的联系，爱美的热情，鉴赏家对艺术品的留恋，从那天早上起也斩断了。一发觉给西卜女人偷盗之后，邦斯对艺术的浮华与虚幻，对自己的收藏，对创造那些神奇的作品的作者，决意告别了；他一心只想到死，并且象我们的祖先一样，把

死看作基督徒的一个快乐的归宿。惟有他对施模克的友爱，使他还想在身后保护他；所以他要找爱洛伊丝来帮助他对付那些坏蛋，他知道他们不但眼前在包围他，将来还不肯放过他的受赠人。

爱洛伊丝·布里斯图，颇象珍妮·卡迪讷与约瑟法一流，① 身分虽然不上不下，人倒是实在的：她一方面不择手段，玩弄一切出钱买笑的崇拜者；另方面却很够朋友，什么权势都不怕，因为她看穿了人的弱点，而在马比耶舞厅与狂欢节中间，跟巴黎警察对垒的阵式，她也见得多了。邦斯对她的想法是这样的：

"她既然把我的位置给了在她卵翼下的迦朗若，她一定觉得更应该帮我的忙。"

门房里情形混乱，施模克出去竟没有人发觉；他极快的赶回来，惟恐邦斯一个人在家里耽得太久。

特罗尼翁和施模克同时来到。虽然西卜快死了，他的女人还是陪着公证人上楼，带进卧房；然后她自动退了出去，让施模克、特罗尼翁和邦斯三个人在屋里。但她把房门开着一点，手中拿了一面很巧妙的小镜子站在门口。这样，她不但能听见，还能看到屋内的情形，因为这一刻功夫是她的重要关头。

邦斯对特罗尼翁说："先生，我不幸神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自己要死了；大概由于上帝的意志，死亡的痛苦我一桩都不

---

① 珍妮·卡迪讷与约瑟法同样是《人间喜剧》中有名的女歌唱家兼演员。

能幸免！……这一位是施模克先生……”

公证人向施模克行了礼。邦斯又道：

“他是我世界上唯一的朋友，我要指定他为全部遗产的继承人；他是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完全不懂的。请你告诉我，遗嘱应该用什么方式，我的朋友才能执管遗产而不致受人家反对。”

“先生，”公证人回答，“天下没有一件事不可以反对的，所谓法律就有这点儿麻烦。可是在遗嘱的范围内，也有批驳不倒的……”

“请问是哪样的遗嘱呢？”

“那是当着公证人和见证立的遗嘱。有了见证就能证明立遗嘱人的神志完全清楚，而如果遗嘱人没有妻子儿女，没有父亲，没有弟兄……”

“这些我都没有，我全部感情都在我亲爱的朋友施模克身上……”

施模克听着哭了。

“根据法律，倘若你只有旁系远亲，你就可以自由处理你的动产与不动产。但遗嘱的行为不能与道德抵触。想必你也看到过，有些遗嘱受到攻击是因为遗嘱人措置乖张。但当着公证人立的遗嘱是推翻不了的。因为这样，人家不能说遗嘱是伪造的，遗嘱人的精神状态有公证人鉴定，而遗嘱人的签字也绝无争辩的余地……除此以外，凡是意义清楚，合乎法定方式的自书遗嘱，也同样不容易推翻。”

“那么我根据我的理由，决定请你口授遗嘱，由我亲笔写

下来，交给我的朋友……你说这么办行不行？……”

“行！……你写吧，我来念……”

“施模克，把我那个布勒小墨水缸拿过来。”——“先生，请你念的时候声音放低一些，可能有人偷听。”

“把你的意思先告诉我吧，”公证人说。

十分钟之后，施模克点起一支蜡烛，公证人把遗嘱仔细看过，封固，由邦斯交给施模克，要他放在书桌的一只暗抽屉内；然后邦斯把书桌的钥匙系在手帕上，放在枕头底下。这些情形，西卜女人都看在眼里，而邦斯在大镜子内也把她看在眼里。遗嘱人为表示礼貌起见，指定公证人为遗嘱执行人，又遗赠他一幅名贵的画，那是公证人在法律范围内可以接受的。特罗尼翁出来在客厅内碰到了西卜女人。

“喂，先生，邦斯先生有没有想到我呀？”

“好太太，你总不至于要公证人泄露当事人的秘密吧？”特罗尼翁回答，“我只能告诉你，多少人的贪心和希望这一下都完事大吉。邦斯先生的遗嘱通情达理，极有爱国心，我非常赞成。”

这几句话把西卜女人的好奇心刺激到什么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她下楼去替西卜守夜，打算等会叫雷蒙诺克小姐来替代她，以便在清早两三点钟去偷看遗嘱。

爱洛伊丝·布里斯图小姐晚上十点半来拜访，西卜女人并不觉得奇怪；但她很怕头牌舞女提到戈迪萨尔给的一千法郎，所以她对客人的礼貌与巴结，好似招待什么王后一般。爱洛伊丝一边上楼一边说：

“啊！亲爱的，你在这儿比进戏院好多啦，我劝你还是把这个差使干下去吧！”

爱洛伊丝是由她的知心朋友毕西沃坐着车送来的，她浓装艳服，因为要赴歌剧院的红角儿玛丽埃特的晚会。二楼的房客，从前在圣德尼街开绣作铺的夏普洛先生，带着太太和女儿，刚从昂必居喜剧院回来，在楼梯上遇到这样漂亮的装束这样漂亮的人物，都不由得吃了一惊。

“这位是谁呀，西卜太太？”夏普洛太太问。

“是个贱货！……你只要花四十铜子，就可以看到她每天晚上差不多光着身子跳舞……”看门女人咬着房客的耳朵回答。

“维克托莉，你让太太先走！”夏普洛太太吩咐女儿。

爱洛伊丝完全明白做母亲的这样大惊小怪的叫嚷是什么意思，便回过头来说：

“太太，你家小姐难道比艾绒还容易着火，你怕她一碰到我就会烧起来吗？……”

爱洛伊丝笑盈盈的对夏普洛先生飞了一眼。

“嗯，不错，她下了台倒真漂亮！”夏普洛先生说着，站在了楼梯台上。

夏普洛太太把丈夫使劲拧了一把，使他痛得直叫，顺手把他拉进了屋子。

“哼！”爱洛伊丝说，“这里的三楼简直象五楼一样。”

“小姐可是爬高爬惯的呢，”西卜女人一边说一边替她开门。

爱洛伊丝走进卧房，看见可怜的音乐家躺着，瘦削的脸上血色全无。

“喂，老兄，还是不行吗？戏院里大家都在牵挂你；可是你知道，光有好心也没用，各人忙着各人的事，简直抽不出一个钟点去看朋友。'戈迪萨尔天天都说要上这儿来，可天天为了经理室的琐碎事儿分身不开。不过我们心里都对你很好……”

“西卜太太，”病人说，“你走开一下好不好，我们要跟小姐谈谈戏院的事，商量我的位置问题……回头施模克会送小姐出去的。”

施模克看见邦斯对他递了个眼色，便推着西卜女人出去，把门梢插上了。

西卜女人一听见锁门声，就对自己说：“嘿！这混账的德国人，他也学坏了，他！……这些缺德事儿一定是邦斯教他的……好吧，你们瞧我的吧……”西卜女人自言自语的下楼。“管他！要是跳舞女人提到一千法郎什么的，我就说是戏子们开的玩笑。”

她去坐在西卜床头。西卜嘟囔着说胃里热得象一团火；因为他女人不在的时候，雷蒙诺克又给他喝过了药茶。

邦斯在施模克送出西卜女人的时间，对舞女说：“亲爱的孩子，我有件事只信托你一个人，就是请你介绍一位诚实可靠的公证人，要他明天上午九点半准时到这儿来，给我立遗嘱。我要把全部财产送给我的朋友施模克。万一这可怜的德国人受到欺侮的话，我希望那公证人能做他的顾问，做他的保护人。因此我要找一个极有地位极有钱的公证人，不至于象一般吃

法律饭的，为了某些顾虑而轻易屈服；我可怜的承继人将来是要依靠他的。我就不相信卡陶的后任贝蒂埃；你交游极广……”

“喔！有了有了！佛洛丽纳和杜·勃吕埃伯爵夫人的公证人莱奥波德·阿讷坎，不是行了吗？他是个道学家，从来不跟什么交际花来往！你找到他仿佛找到了一个父亲，你自己挣的钱，他也不许你乱花；我把他叫做吝啬鬼的祖宗，因为我所有的女朋友都给他教得省俭了。告诉你，第一，他除了事务所以外，一年有六万法郎进款。第二，他这个公证人完全是老派的公证人！他走路，睡觉，随时随地都忘不了公证人身分，大概他生的儿女也是些小公证人吧……他顽固，迂执；可是办起事来决不对权势低头……他从来没养过女人，好做家长的标本！太太对他挺好，也不欺骗他，虽然是公证人太太……要讲到公证人，巴黎没有更好的了；就象古时的长老一样。他不象卡陶对玛拉迦那么够意思，可也不会溜之大吉，象跟安东尼亚同居的那小子！我叫他明儿早上八点钟来……你放心睡觉吧。希望你的病快点儿好，再替我们写些美丽的音乐；可是，人生的确没意思，经理们讨价还价，国王们横征暴敛，部长们操纵投机，有钱的一钱如命……干戏剧的连这个都没有啦！”她说着拍了拍心窝。“这年月真是活不下去……再见吧，老朋友！”

“爱洛伊丝，我第一要求你严守秘密。”

“这不是舞台上的玩意儿，”她说，“我们做戏的，嘿，把这种事看得很重呢。”

“孩子，你现在的后台是谁呀？”

“你这一区的区长博杜瓦耶，象故世的克勒韦尔一样的蠢家伙；你知道，戈迪萨尔的股东克勒韦尔，几天之前死了，什么都没留给我，连一瓶头发油都没有。① 所以我说咱们这时代真没出息。”

“他怎么死的？”

“死在他女人手里！……要是他不离开我，还不照常活着吗？再见，好朋友！我毫不忌讳的跟你提到死，因为我料你不消半个月，一定会在大街上溜跶，捡些小古董小玩意儿；你没有什么病，我从来没见过你眼睛这么精神……”

舞女走了，知道她嫡堂兄弟迦朗若的乐队指挥是稳的了……每层楼上都有人开出门来瞧这位头牌舞女。她的出现轰动了整个屋子。

舞女走到大门口招呼开门的时候，弗赖齐埃象条斗牛狗咬到了东西死不放松，正待在门房里守着西卜女人。他知道遗嘱已经立了，特意来探探看门女人的意思；因为特罗尼翁对他象对西卜女人一样，一点消息不肯透露。恶讼师不免把舞女瞧了一眼，决意要使他这in extremis② 的访问有点儿结果。

“亲爱的西卜太太，你事情紧急啦。”

“唉，是啊，可怜的西卜！……将来我发了财，他可享受不到了，想到这个，我……”

---

① 爱洛伊丝从前是克勒韦尔的情妇，而克勒韦尔是做花粉生意出身，见《贝姨》。

② 拉丁文：最后时刻。

"可是先得知道邦斯先生有没有留给你什么，就是说遗嘱上有没有你的名字。我是代表血亲继承人，当然反对邦斯的处理；总而言之，你只能指望我的当事人给你一些好处……听说那遗嘱是自己写的，所以很容易推翻……你知道放在哪儿？"

"放在书桌的抽斗里，他把钥匙缚在手帕上，藏在枕头底下……我看得清清楚楚。"

"遗嘱有没有封起来？"

"哎啊！封起来的呀。"

"偷盗遗嘱把它灭迹，固然是很重的刑事，但私下看一看不过是很轻的罪名；老实说，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没人看见你！老头儿睡觉是不是睡得很熟的？……"

"睡是睡得很熟的；可是早上你要把每样东西都看到，估个价钱的时候，他明明睡得象死人一样，谁想到他会醒的……可是我得去瞧瞧！天亮四点钟，我去跟施模克换班，你要愿意来，可以有十分钟的时间看到遗嘱……"

"行！就这么办。我四点钟来轻轻的敲门……"

"等会雷蒙诺克小姐代我陪西卜，我先通知她叫她开门；你只要敲敲窗子，免得惊动旁人。"

"好吧；你先把火预备好，是不是？一支蜡烛就够了……"

半夜左右，可怜的德国人坐在软椅里，不胜悲痛的端详着邦斯。邦斯象垂危的人一样满脸皱痕，他经过了那天多少的刺激，疲倦不堪，仿佛快断气了。

"我想我这点精力只能撑到明天下午，"邦斯很洒脱的说，

“明天晚上，我大概要进入弥留状态了。施模克，等公证人和你两个朋友来过以后，你去把圣弗朗索瓦教堂的杜泼朗蒂神甫请来。这位好人不知道我病了，我希望明天中午受临终圣体……”

他停了半晌又说：“上帝不愿意给我理想的生活。我要有个女人，有些孩子，有个家庭的话，我会多么爱他们！……我的野心不过是躲在一边，有几个亲人爱我！……每个人都觉得人生是场空梦，我看到有些人，凡是我希望不到的都齐备了，可也并不快乐……慈悲的上帝使我晚年有了意想不到的安慰，给我一个象你这样的朋友！……亲爱的施模克，我自问没有误解你，完全体会到你的优点，我把我的心，把我的友爱都给了你……你别哭，要不然我就不说了！可是和你谈谈我们的事，我心里多快乐……要是听了你的话，我就不会死了。我应当脱离社会，戒掉我的习惯，那就不至于受到奇耻大辱，把我的命送掉了。现在我只想料理你的事……”

“你不用费这个心！……”

“别跟我争，你听着我，好朋友……你天真，坦白，象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的五六岁的孩子，这是了不起的；我看上帝会亲自照顾你这一类的人。可是世界上的人心术多坏，我应当教你提防他们。你的轻信是胸怀高洁的表现，惟有天才和象你那样的心灵才会有，可是你这些纯洁的信心马上要丧失了。你要看到西卜太太来偷我这份假遗嘱，你不知道她刚才在半开的门里始终在偷看我们……我料定那坏女人要在天亮的时候下手，以为那时你是睡着的。你得仔细听我的话，我说什么

你都得照办，一点不能含糊……听见没有？"病人又问了一句。

被痛苦压倒的施模克，心跳得可怕，脑袋仰在椅背上，好似昏迷了。

"是的，我听见的！ 可是你的声音远得很……我好象跟你一块儿陷到坟墓里去了！……"德国人说着，难过到极点。

他过去捧着邦斯的手，很诚心的做了个祈祷。

"你念念有词的用德文说些什么呀？……"

祷告完了，他很简单的回答："我求上帝把我们俩一块儿召回去！"

邦斯忍着肝脏的疼痛，勉强探出身子，挨近施模克去亲他的额角，把自己的灵魂灌注给这个上帝脚下的羔羊，表示祝福。

"喂，听我呀，亲爱的施模克，快死的人的话，是非听从不可的……"

"我听着！"

"你知道，你的屋子跟我的屋子中间有个小房间，两边都有扇小门。"

"不错，可是里头全堆满了画。"

"你马上去轻轻的把门的地位腾出来！……"

"好吧……"

"你先把两边的过道出清，再把你那儿的门虚掩着。等西卜女人来跟你换班的时候（今天她可能提早一个钟点），你照常去睡觉，要做出很疲倦的神气。你得装做睡熟……只要她在椅子上坐下了，你就从门里走进我的小房间，把玻璃门上的

窗纱撩开一点，留神看着这儿的动静……明白没有？”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那个坏女人要来烧掉遗嘱……”

“我不知道她要怎么办，反正以后你不会再拿她当做天使了。现在我要听听音乐，你来临时作些曲子让我享受一下……这样你心有所归，不至于太愁闷；而你的诗意也可以替我排遣这凄凉的一夜……”

施模克就开始弹琴了。悲痛的激动和反应所唤起的音乐灵感，不消几分钟，就象往常一样把德国人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找到些意境高远的主题，任意发挥，时而凄怆沉痛，委婉动人如肖邦，时而慷慨激昂，气势雄壮如李斯特：这是最接近帕格尼尼的两个音乐家。演技的完美到这一步，演奏家差不多与诗人并肩了；他与作曲家的关系，好比演员之于编剧：神妙的内容有了神妙的表现。那晚上，邦斯仿佛预先听到了天国的音乐，连音乐家的祖师圣女赛西尔也为之废然若失的神奇的音乐。施模克这一下是等于贝多芬而兼帕格尼尼，是创造者同时是表演者。涓涓不尽的乐思，象夜莺的歌喉，崇高伟大象夜莺头上的青天，精深阏博象夜莺在那里千啼百啭的丛林：他从来没有这样精彩的表现。邦斯听得悠然神往，有如博洛尼亚美术馆中那幅拉斐尔画上的情景。不料这团诗意给一阵粗暴的铃声打断了。二楼房客的老妈子，奉主人之命来请施模克停止吵闹。夏普洛先生，夏普洛太太，夏普洛小姐，都给吵醒了，没法再睡；他们认为戏院里的音乐白天尽有时间练习；而在沼泽区的屋子里也不该在夜里弹琴……那时已经三点了。到三点半，不出邦斯所料，——他仿佛亲耳听见弗赖

齐埃和西卜女人的约会的，——看门女人出现了。病人对施模克会心的望了一眼，意思是说："你瞧，我不是猜着了吗？"然后他装做睡得很熟的模样。

一个人的老实最容易使人上当，儿童的卖弄狡狯就利用他的天真烂漫做手段，而且往往是成功的。西卜女人绝对相信施模克是老实人，所以看他悲喜交集的走过来对她说话，一点也不疑心他扯谎。

"哎啊！他这一夜情形坏透了！烦躁不堪，象着了魔似的。我只得给他弹弹琴使他安静；想不到二楼的房客跑来叫我停止！……真是岂有此理！那是为救我朋友性命呀。我弹了一夜琴，累死了，到今儿早上简直撑不住啦。"

"我可怜的西卜情形也不好，今儿要再象昨天一样，就没希望了！……有什么法儿！只能听上帝的意思！"

"你人多老实，心多好，要是西卜老头死了，咱们住在一块儿！"狡狯的施模克说。

朴实正直的人作假的时候，会象儿童一样可怕，做的陷阱跟野蛮人做的一样精密。

"得啦，小乖乖，去睡吧！"西卜女人说；"瞧你眼睛多累，象核桃一样了。能跟你这样的好人一块儿养老，那我丢了西卜，还算有点安慰。放心，我会把夏普洛太太去训一顿的！……嘿，卖针线出身的女人也配拿架子吗！……"

这样以后，施模克就躲进了他的小房间。西卜女人把大门虚掩着，弗赖齐埃溜了进来，轻轻的把门关上了，那时施模克已经走进自己屋子。律师拿着一支点着的蜡烛，和一根极

细的铜丝，预备拆遗嘱用的。病人有心让缚着钥匙的手帕露在长枕头外面，身子朝着墙，睡的姿势使西卜女人拿起手帕来格外方便。她拿了钥匙走向书桌，尽量轻手轻脚的开了锁，摸到抽斗的暗机关，抓着遗嘱到客厅去了。邦斯看见这情形骇坏了。施模克却从头到脚在那里哆嗦，仿佛他自己犯了什么罪。

"你回进屋子去，"弗赖齐埃从西卜女人手里接过遗嘱，吩咐她，"他要醒来，应当看见你坐在屋里才对。"

弗赖齐埃拆开封套的熟练，证明他已经不是初犯。他念着这古怪的文件，不由得大为惊异。

立自书遗嘱人邦斯，兹因自本年二月初患病以来，病势有增无减，自知不久人世，决将所有遗产亲自处分。余神志清楚，可以本遗嘱内容为证。又本遗嘱系会同公证人特罗尼翁先生拟定。

余素以历代名画聚散无常，卒至澌灭为恨。此等精品往往转辗贩卖，周游列国，从不能集中一地，以饱爱美人士眼福，尤为可叹。窃以为名家杰作均应归国家所有，俾能经常展览，公诸同好，一如上帝创造之光明永远为万民所共享。

余毕生搜集若干画幅，均系大家手迹，面目完整，绝未经过后人窜改或重修。此项图画为余一生幸福所在，极不愿其在余身后再经拍卖，流散四方，或为俄人所得，或入英人之手，使余过去搜集之功化为乌有。所有画框，均出名工巧匠之手，余亦不忍见其流离失所。

职是之故，余决将藏画全部遗赠国王，捐入卢浮宫。遗赠条件即受赠人必须对余友人威廉·施模克负担每年二千四百法郎之终身年金。

倘或国王以卢浮宫之代表人资格，不愿接受上述条件之遗赠，则该项图画当即遗赠余友人施模克。至图画以外之其他物件，本不在捐入公家之列，亦一并赠与施模克。但受赠人必须负责将戈雅①所作《猴头》一画，致送与余外甥卡缪索庭长；将米尼翁所作花卉《郁金香》一幅，致送与公证人特罗尼翁先生。余并指定特罗尼翁先生为遗嘱执行人。又施模克当以二百法郎之年金，赠与为余服役十年之西卜太太。

余并委托友人施模克将卢本斯所作名画《放下十字架》，赠与本区教堂，以表余对杜泼朗蒂神甫之谢意。余临终深感杜神甫指导，俾余得以基督徒身分魂归天国。（下略）

"这可完蛋了！"弗赖齐埃对自己说，"我所有的希望都完蛋了！啊！庭长夫人说老头儿如何如何奸刁，我这才相信了！……"

"怎么呢？"西卜女人走来问。

"你的先生真不是人！把全部东西送给了国家美术馆。咱们可不能跟政府打官司！……这遗嘱是推翻不了的。咱们真是遇到了贼，给偷盗了，抢光了，要了命了！……"

"他给我什么？"

"两百法郎终身年金……"

"哎啊！他手面这样阔！……这十恶不赦的坏蛋！……"

"你去看着他，"弗赖齐埃说；"我得把你那个坏蛋的遗嘱给封起来。"

---

① 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雕塑家。

西卜太太一转背，弗赖齐埃赶紧拿张白纸装入封套，把遗嘱藏在自己袋里；然后他很巧妙的重新封固，等西卜太太再来的时候给她瞧，问她可看得出痕迹。西卜女人接过封套，摸了摸，觉得遗嘱还在里头，不禁深深的叹了口气。她本来希望弗赖齐埃把该死的文件烧掉的。

“唉，亲爱的弗赖齐埃先生，怎么办呢？”她问。

“哦！那是你的事！我不是承继人；我要对这些东西有权利的话，”他指着屋里的收藏，“我当然知道怎么办的……”

“我就是问你这个啊……”西卜女人愣头傻脑的说。

“壁炉里有的是火……”他说着站起身来预备走了。

“不错，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是不是？……”

“谁能证明有过什么遗嘱的！”律师说。

“那么你预备怎办？”

“我吗？……倘若邦斯先生死后没有遗嘱，我担保你到手十万法郎。”

“哼，对啦！”她说，“你们总是金山银山的答应人家；赶到东西一到手，要付钱了，你们就赖个精光，象……”

她差点儿说溜了嘴，把埃利·玛古斯的事对弗赖齐埃说出来……

“我得走了！”弗赖齐埃说，“为你着想，不应该让人家看见我在这儿；咱们在门房里见吧。”

西卜女人关上大门，拿着遗嘱回进来，打定主意要把它扔在火里了；可是她进了卧房走向壁炉的时候，忽然给两条胳膊抓住了！……她发觉邦斯与施模克一边一个站在她两旁。他

们原来靠着房门，把身子贴在墙上等着她。

“啊！”西卜女人叫了一声。

她合着身子扑倒在地上，丑态百出的浑身抽搐，也没人知道她是真是假。这模样给邦斯的刺激，使他差不多要死过去了，吓得施模克丢下西卜女人，赶紧扶着邦斯上床。两位朋友浑身发抖，就象一些人好不容易的做了件大事而把气力用过了头。赶到邦斯睡下，施模克的精力恢复了一点的时候，他听见了哭声。原来西卜女人跪在地上，流着眼泪，伸着手，做出种种表情向两位朋友哀求。她看见两人注意她了，便说：

“哎唷！我的好邦斯先生！那完全是好奇心呀。女人就是这个毛病，你知道！可是我没法拆开来念，就给你拿回来了！……”

“你滚罢！”施模克猛的站起身子，义愤填胸，一下子变得威严起来，“你是畜生！想害我邦斯的命。他没有冤枉你！你不但是畜生，还该入地狱！”

西卜女人看见天真的德国人满脸厌恶的表情，马上象答尔丢夫一般扬着脸站起身子走了，临走又瞪了施模克一眼，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出门之前，她顺手检了一幅梅兹作的小画藏在衣兜里。她听见玛古斯赞不绝口的说过那张画是“一宝”。她在门房里碰到了弗赖齐埃；他在那儿等着，只希望西卜女人把那个封套跟里面那张白纸都给烧了；一看见当事人神色慌张，他不由得吃了一惊。

“出了什么事啦？”

“亲爱的弗赖齐埃先生，你给我出的好主意！你说是指导

我，结果叫我把两位先生的年金和信任统统丢了……”

于是她又拿出她的看家本领，滔滔滚滚的话象开了水闸。

“废话少说，”弗赖齐埃冷冷的把她拦住了，“快点讲事实！事实！”

“好吧，你听我的事实……”

她就把经过情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我并没使你损失什么，”弗赖齐埃回答，“那两位先生早已在疑心你了，要不怎么会做这个圈套呢？他们早等着你，私下在注意你！……哼，敢情你还有些事瞒着我！”律师补上这句的时候，虎视眈眈的把门房女人瞪了一眼。

“咱们一同干过了那样的事……你还说我瞒着你什么！……”她说着，打了个寒噤。

“哎，好太太，我又没做什么不正当的事！”弗赖齐埃这句话，明明表示他不承认去过邦斯的屋子。

西卜女人觉得头发根里有团火，浑身上下却是冻了冰。

“怎么？……”她完全呆住了。

“你这不是担了天大的罪名吗？……人家可以告你毁灭遗嘱，”弗赖齐埃冷冷的回答她。

西卜女人马上大惊失色。

“放心吧，我是你的顾问。我不过给你证明，要做到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是多么容易，不论用什么方法。告诉我，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事，会叫那天真的德国人瞒着你躲在屋子里的？……”

“我又没有做什么，除非是昨天我说了邦斯先生见神见

鬼。从此他们俩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所以还是你害了我，因为倘若邦斯先生不相信我，德国人我还是拿得住的，他已经说起要娶我，或是带我一起走，那不是一样吗？”

这理由相当充分，弗赖齐埃没法再逼她了。

“不用怕，我答应你的年金决不赖。至此为止，这件事里头一切还只是个假定；从现在起，就跟现钞一样啦……你一千二的终身年金是少不了的……可是亲爱的西卜太太，你得完全听我的命令，而且要应付得好。”

“是的，弗赖齐埃先生，”看门女人低声下气的答应，表示她又给收服了。

“那么再会吧，”弗赖齐埃身上带着那份危险的遗嘱，离开了门房。

他很高兴的回家，因为那张遗嘱是个极厉害的武器。他心里想：

“现在我可有了保障，不怕庭长夫人翻悔了。她要不履行条件，就得丢掉她的遗产。”

天刚亮，雷蒙诺克开了铺门，由姊妹在那里看着，他照最近几天的习惯，过去看他的好朋友西卜了。西卜女人正打量着梅兹①的画，心里奇怪怎么一块涂了颜色的小小的木板能值那么多钱。雷蒙诺克掩在西卜女人背后，从她肩膀上望过去，说道：

“哦呵！玛古斯因为没有能弄到这一张还在嘀咕；他说有

① 梅兹(1629—1667)，荷兰风俗画家。

了这件小玩意儿，就一辈子心满意足啦。”

“他愿意出多少呢？”

“你要答应做了寡妇以后嫁给我，我担保替你向玛古斯弄到两万法郎；要不然你这张画卖起来永远不会超过一千。”

“为什么？”

“因为你得以物主的身分开一张发票，那就得给承继人告上啦。倘若你是我的老婆，由我出面卖给玛古斯，我们做买卖的只要在进货簿上有笔账就行了，我可以写做是施模克卖给我的。得了吧，还是把画儿放在我家里……你丈夫一死，你就麻烦啦；不比我铺子里有张画，谁也不会奇怪……你是知道我的。再说，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张收据。”

贪心的看门女人觉得自己犯的案给人拿住了，只得接受他的提议，而从此就摆脱不了这旧货商的束缚。她把画往柜子里藏起，说道：“你的话不错，你就写个字条来吧。”

“邻居啊，”旧货商把西卜女人拉到门口，低声说，“咱们的朋友西卜明明是没救的了；普兰医生昨天晚上就说没有希望，挨不过今天的……这当然是大大的不幸！不过，话得说回来，这儿也不是你住的地方，你应当坐在修女大街上一家漂亮的古董铺里。告诉你，我十年功夫，挣了靠十万法郎，倘使有朝一日，你也有那么多钱，我担保替你好好的挣笔家私……只要你做我的老婆……将来你是老板娘啦……还有我的姊妹服侍你，替你打杂，而且……”

这一篇勾引的话给小裁缝一阵哼唧打断了，他已经到了临终的阶段。

“你走吧，”西卜女人说，“你真不是东西，我丈夫快死了，还跟我讲这种话……”

“啊！因为我爱你，把什么都忘了，一心只想得到你……”

“你要是爱我，这时候一句话都不应该说，”她回答。

于是雷蒙诺克踱回自己的铺子，知道跟西卜女人结婚是没有问题的了。

十点左右，大门四周乱成一片，因为西卜在受临终圣体了。西卜夫妇所有的朋友，诺曼底街和近段几条街上的看门的，挤满了门房，大门口的过道和街面。所以施瓦布和勃吕内，阿讷坎和他的一个同事先后来到的时候，谁也没注意，西卜女人更是看不见。隔壁屋子的看门女人，听见公证人问她邦斯住在哪一层，便指给他看了。勃吕内从前来看过邦斯的收藏，这一回便不声不响，带着他的朋友往里直奔……邦斯把昨天的遗嘱正式撤销，另外立了一份，指定施模克为全部遗产的继承人。手续办完，邦斯谢过了施瓦布与勃吕内，又把施模克的利益郑重托付了阿讷坎，他就精神不济，衰弱到极点，因为半夜里对付西卜女人的那一场，刚才的吩咐后事等等，把他精力用尽了。施模克看到这种情形，不愿意再分身，就托施瓦布去通知杜泼朗蒂神甫，因为邦斯已经要求受临终圣体了。

西卜女人坐在丈夫床边，不再过问施模克的饭食，而且她也给两位朋友撵走了。至于施模克，为了清早的事，又眼看朋友泰然自若的忍着临终苦难，心中悲痛欲绝，根本不觉得饥饿。

可是到下午两点光景，看门女人因为看不见德国人，又好

奇又放心不下自己的利益，便托雷蒙诺克的姊妹，去问施模克可要点儿什么。那时杜泼朗蒂神甫听完了邦斯的忏悔，正在举行临终的抹油礼。雷蒙诺克小姐再三再四的拉着门铃，把这个仪式给扰乱了。可是邦斯怕人来偷东西，早已叫施模克发过誓，对谁都不开门。雷蒙诺克小姐拉了半天铃没有结果，便慌慌张张的奔下去，告诉西卜女人说施模克不肯开门。这一节给弗赖齐埃在旁听了去，他料到施模克不久就得为难：这德国人从来没看见死过人，而在巴黎有个死人在手里，没有人帮忙，没有人代办丧事，其窘是可想而知的。弗赖齐埃也知道，真正悲伤的亲属，临时会一点主意都没有的。他从吃过饭以后就待在门房里跟普兰医生商量个不停，这时他决定亲自来指挥施模克的行动了。

这一步很重要，普兰医生和弗赖齐埃能做到这一步，原因是这样的：

圣弗朗索瓦教堂的执事，从前是做玻璃生意的，叫做康蒂内，住在奥尔良街，跟普兰医生的屋子只有一墙之隔。康蒂内太太在教堂里专管出租椅子，平日由普兰医生义务治病，为了感激的缘故对他很亲热，常常把自己的苦处讲给他听。两个榛子钳，逢着星期日与节日，总到圣弗朗索瓦教堂去望弥撒，跟执事，门丁，分发圣水的人，都相当熟；这些人在巴黎被称为教会的小职员，往往从善男信女手里得到一些酒钱。所以康蒂内太太和施模克也彼此很熟悉。弗赖齐埃能利用这太太做盲目的工具，是因为她有两块心病。康蒂内的儿子，本有希望当教堂的门丁，可是他对戏剧着了迷，不愿意吃教会饭，进了

奥林匹克马戏团当跑龙套，过着胡天胡地的生活，伤透了母亲的心，又把她的钱袋常常刮得精光。至于康蒂内本人，又懒又爱喝酒，他为了这两个缺点把本行的买卖丢了。当了教堂的执事，糊涂虫非但不知悔改，反而觉得这职司更可以满足他的嗜好：他游手好闲，跟喜事车上的马夫，殡仪馆的员役，和教士平日救济的穷光蛋混在一块儿喝酒，从中午起就满脸通红。

康蒂内太太，据她自己说，当初还有一万二千法郎陪嫁，想不到老来没有好日子过。普兰医生听过上百遍的这些苦经，使他想起利用她把索瓦热太太引进邦斯和施模克家里去当厨娘兼打杂。因为凭空把索瓦热太太安插进去是绝对办不到的，两个榛子钳已经疑心到极点，刚才雷蒙诺克小姐没法进门，就足以使弗赖齐埃明白这一点。可是医生和律师都相信，只要是杜泼朗蒂神甫介绍去的人，两个老音乐家准会闭着眼睛接受的。根据他们的计划，康蒂内太太应当带着索瓦热太太一块儿去；而弗赖齐埃的老妈子一进了门，就等于弗赖齐埃亲自到场了。

杜泼朗蒂神甫走到大门口，被西卜的一大群朋友挡着去路，他们都来向本区资格最老最受尊敬的门房表示关切。

普兰医生招呼了神甫，把他拉过一边，说道：

“我要去看看可怜的邦斯先生；他还能有一线希望，只要他愿意让人开刀拿出肝里的结石；现在用手摸也摸得出了，使肝脏发炎而致命的就是这个；也许现在动手还来得及。他是相信你的，你应当劝他做手术；倘若开刀的时候没有意外，我

可以担保他的性命。”

“我把圣体匣送回了教堂马上就来；施模克先生的情形，也需要有点宗教的帮助。”神甫回答。

“我刚才知道他没人帮忙了，”普兰又道，“今儿早上，德国人跟西卜太太抢白了几句，他们是十年的老宾主，吵架想必是暂时的。可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身边没有人怎么行呢？我们关切他也算做了件好事。”——医生说着，招呼教堂的执事：“喂，康蒂内你去问问你女人，可愿意来看护邦斯先生，代西卜太太把施模克先生招呼几天？……就是他们不吵架，现在西卜太太也得找个替工了。”——他又回头对神甫说：“康蒂内太太人倒是挺老实的。”

“你挑的人不能再好了，”忠厚的教士回答，“我们董事会也相信她，叫她在教堂里收椅子的租钱。”

过了一会，普兰医生在邦斯床前看他的临终苦难一步步的加紧。施模克劝他开刀，毫无结果。老音乐家对德国人的苦苦哀求只是摇头，有时还表示不耐烦。临了，他迸足气力对施模克好不凄惨的瞪了一眼，说道：

“让我安安静静的死罢！”

施模克难过得要死过去了，但他还拿着邦斯的手轻轻亲吻，用两手把它捧着，还想把自己的生命灌注给他。这时普兰听见打铃，便去开门把杜泼朗蒂神甫接了进来。普兰医生说：

“病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不过是几个钟点的事了。你今晚得派个教士来守着。我们要赶紧教康蒂内太太带一个打

杂的老妈子来帮施模克的忙。他一点主意都没有，我还担心他会神经错乱呢；再说，屋子里还有值钱的东西，也得可靠的人看守。”

杜泼朗蒂神甫是个正人君子，不知道什么叫做怀疑，什么叫做恶意，听了普兰这番入情入理的话觉得很对；而且他素来相信本区医生的为人，便站在病人房门口叫施模克过来。施模克不敢马上离开邦斯，因为邦斯的手一边抽搐一边抓着他的手，好象已经掉入深渊而惟恐再往下滚。可是临死的人照例有种幻觉，使他们碰到一样抓住一样，象火烧的时候抢救贵重的东西；因此邦斯放掉了施模克，揪着被单拼命把身子裹紧，那股情急与割舍不得的模样非常可怕。

德国人终于走过来了，教士对他说："你朋友一死，你一个人怎么办？西卜太太又走了……”

“她是个畜生，害了邦斯的命！”

“可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普兰医生接口道，“今晚上就得要人守尸。”

“我来陪他，我替他祈祷！”天真的德国人回答。

“还得吃饭呢！……现在谁管你的伙食？”医生又道。

“我伤心得不想吃了！……”

“还得带着证人上区政府报告死亡，还得替死人脱掉衣服，把他缝在尸衣里，还得上丧礼代办所去定车马，还得弄饭给守尸的人，给守灵的教士吃：这些事你一个人办得了吗？……在文明世界的京城里，死个人总不能象死条狗似的！”

施模克骇得睁大了眼睛，好似变了呆子。

“邦斯不会死的！……我会把他救过来！……”

“那你也不能老不睡觉的守着他，谁跟你换班呢？邦斯要人招呼，要喝水，要吃药……”

“啊！不错！……”德国人说。

“所以，”杜波朗蒂神甫接口道，“我想叫康蒂内太太来帮你，她这个人是挺好挺老实的……”

朋友死后的种种俗事把施模克吓坏了，恨不得跟邦斯一同死。

“唉，真是个孩子！”普兰对神甫叹道。

“孩子！……”施模克莫名其妙的接了一句。

“得啦！”神甫说，“我去跟康蒂内太太说一说，要她就来。”

“你别劳驾了，”医生回答，“她是我的邻居，我现在就回去。”

死神好比一个看不见的凶手，快死的人跟他在搏斗；在临终苦难的时间，一个人受到最后几下打击，还想还手，还想挣扎。邦斯便是到了这一步，他在呻吟中叫了几声，三个人立刻从房门口奔到床前。死神又最后打了一下，把人的生机，把灵和肉的联系都斩断了：邦斯忽然静下来，那是经过临终苦难以后应有的现象；他停止了挣扎，完全清醒了，脸上显出死后的那种恬静，差不多挂着点笑容，望着周围的人。

“唉！医生，我多痛苦；可是你说得不错，现在好一些了……——神甫，谢谢你；我刚才在想施模克到哪儿去了……”

“施模克从昨天晚上起没吃过东西，现在已经下午四点

了！你身边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有，我们又不敢把西卜太太叫回来……”

“她什么事都做得出的，”邦斯一听西卜女人的名字，就表示深恶痛绝，“不错，为施模克是要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才行。”

“神甫跟我，”普兰说，“想到了你们两位……”

“哦！谢谢，我自己就没想到。”

“他想找康蒂内太太来这儿帮忙……”

“哦！是那个管出租椅子的！”邦斯叫道。“不错，她是个好人。”

“她不喜欢西卜太太，”医生又补充着说，“她会把施模克先生招呼得挺好的……”

“神甫，叫她夫妇俩一齐来吧，那我放心了，不会有人偷东西了……”

施模克抓着邦斯的手很高兴的捧着，以为朋友的病好起来了。

“咱们走罢，神甫，”医生说；“得马上去找康蒂内太太；我看得出的，她来的时候邦斯先生大概已经完了。”

杜波朗蒂神甫在这儿劝邦斯雇康蒂内太太做看护，弗赖齐埃却把她叫到自己家里，拿出他那套败坏人心的话和恶讼师的手段打动她，那是谁也不容易抵抗的。康蒂内太太，大牙齿，白嘴唇，脸黄肌瘦，象多数老百姓的妇女，给苦难磨得愣头磕脑的，看到一点儿小小的好处就认为天大的运气，听了弗赖齐埃的话就同意把索瓦热太太带到邦斯家里打杂。弗赖齐埃对自己的老妈子早已吩咐定当。她答应用铜墙铁壁把两个

音乐家包围起来，象蜘蛛看着粘在网上的苍蝇一样看着他们。索瓦热太太的酬报是到手一个烟草零售店的牌照；这样，弗赖齐埃一方面把这个所谓的老奶妈打发走了，一方面有她在康蒂内太太身边就等于有了个密探，有了个警察。两位朋友家里有一间下人的卧室和一间小小的厨房，索瓦热女人在那儿可以搭张帆布床，替施模克做饭。普兰医生把两个妇女送上门的时候，邦斯刚好断气，而施模克还没有发觉。他拿着朋友正在逐渐冷去的手，向康蒂内太太示意叫她别开口。可是一见索瓦热太太那副大兵式的模样，他不由得吓了一跳，那种反应在她这个十足男性的女人是看惯了的。

“这位太太是杜泼朗蒂神甫负责介绍的，”康蒂内太太说：“她在一个主教那儿当过厨娘，人非常靠得住，到这儿来替你做饭。”

“哦！你说话不用低声啦！”那雄赳赳的患着气喘病的索瓦热女人说，“可怜的先生已经死啦！……他才断气。”

施模克尖利的叫了一声，觉得邦斯冰冷的手在那里发硬了，他定着眼睛瞪着邦斯，死人眼睛的模样使他差不多要发疯。索瓦热太太大概对这种情形见得多了，她拿着面镜子走到床前，望死人嘴边一放，看到镜子上没有一点呼吸的水汽，便赶紧把施模克的手跟死人的手拉开。

“快放手呀，先生，你要拿不出了；你不知道骨头会硬起来吗？死人一下子就冷的。要不趁他还有点暖气的时候安顿好，等会就得扭断他的骨头了……”

想不到可怜的音乐家死后倒是由这个可怕的女人替他阖

上眼睛。她拿出十年看护的老经验，把邦斯的衣服脱了，身子放平了，把他两手贴在身旁，拉起被单盖住他鼻子：她的动作完全跟铺子里的伙计打包一样。

“现在要条被单把他裹起来，被单在哪儿呢？……”她问施模克，施模克觉得她的行动可怕极了。

他先看到宗教对一个有资格永生天国的人那么尊敬，此刻看到朋友给人当做货物一般包扎，心中的哀痛简直要使他失掉理性。

“随你怎么办吧！……”施模克迷迷忽忽的回答。

这老实人还是生平第一遭看见一个人死，而这个人是邦斯，是他唯一的朋友，唯一了解他而爱他的人！……

“让我去问西卜太太，”索瓦热女人说。

“还得一张帆布床给这位太太睡觉，”康蒂内太太对施模克说。

施模克摇摇头，眼泪簌落落的哭了。康蒂内太太只得丢下这个可怜虫。可是过了一小时她又来了：

“先生，可有钱给我们去买东西？”

施模克对康蒂内太太望了一眼，那眼风叫你即使对他有一肚子的怨恨也发作不起来；他指着死人那张惨白，干瘪，尖瘦的脸，仿佛这就答复了所有的问题。

“把所有东西都拿去吧，我要哭，我要祈祷！”他说着跪了下来。

索瓦热太太向弗赖齐埃去报告邦斯的死讯，弗赖齐埃立刻雇辆车上庭长太太家，要他们明天给他委托书，指定他做承

继人的代表。

一小时以后，康蒂内太太又来对施模克说："我去找过西卜太太了，她替你们管家，应当知道东西放在哪儿；可是西卜刚死，她对我很不客气……先生，你听我说呀！……"

施模克望着这女人，她可一点不觉得自己的残酷，因为平民对于精神上最剧烈的痛苦一向是逆来顺受的。

"先生，我们要被单做尸衣，要钱买帆布床给这位太太睡，买厨房用的东西，买盘子，碟子，杯子；等会有个教士来守夜，厨房里可一样东西都没有。"

"先生，"索瓦热女人接口说，"我要柴，要煤，预备夜饭，家里又什么都看不见！这也难怪，原来都是西卜女人包办的……"

施模克蜷伏在床脚下，完全没有了知觉。康蒂内太太指着他说：

"哎，好太太，你还不信呢，他就是这样的不理不答。"

"好吧，我来告诉你碰到这种情形该怎么办。"

索瓦热女人把屋子四下里扫了一眼，好比做贼的想找出人家放钱的地方。她奔向邦斯的柜子，打开抽屉，看到一只钱袋，里边有施模克卖了画用剩下来的钱；她拿到施模克面前，他糊里糊涂的点了点头。索瓦热女人就对康蒂内太太说：

"喂，嫂子，钱有了！让我数一数，拿点儿去买应用的东西，买酒，买菜，买蜡烛，样样都要，他们什么都没有呢……你在柜子里找条被单，把尸体缝起来。人家告诉我这好好先生非常老实，想不到他老实得不象话。简直是个初生的娃娃，连

吃东西还要人喂呢……"

两个女人忙着做事，施模克瞧着她们的眼风完全象个疯子。他悲痛之极，入于麻痹状态，跟木头人一样眼睛老盯着邦斯的脸，仿佛给它迷住了；而长眠之后的邦斯，遗容变得非常恬静。施模克只希望死，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便是屋子着了火，他也不会动的了。

"总共是一千二百五十六法郎……"索瓦热女人对他说。

施模克耸了耸肩膀。等到索瓦热女人想把邦斯缝入尸衣，来量他的身长预备裁剪被单的时候，她和可怜的德国人扭做了一团。施模克好比一条狗守着主人的尸体，谁都不让走近。索瓦热女人不耐烦了，抓着德国人，象大力士般把他按在软椅上。

"快点儿，嫂子，把死人裹进尸衣缝起来，"她吩咐康蒂内太太。

事情一完，索瓦热女人把施模克拖到床前他的老位置上，说道：

"明白没有？可怜的死人总得打发掉啊！"

施模克哭了。两个女人丢下他，支配厨房去了。不消一刻，她们把生活的必需品一齐给捎了回来。

开了三百六十法郎的第一笔账之后，索瓦热女人开始预备一顿四个人吃的夜饭。多么丰盛的夜饭！正菜有雉鸡、肥鹅，还有果酱炒蛋、生菜，最后还有那个什锦砂锅，作料之多，把肉汤变成了肉冻。晚上九点，本堂神甫派来与施模克一

起①守灵的教士到了，同来的还有康蒂内，带着四支大蜡烛和教堂里的烛台。教士发觉施模克睡在死人床上，紧紧的抱着邦斯。直要人家拿出教会的威严，他才放开尸身，跪在地上祷告。他求上帝来一个奇迹，使他能够跟邦斯相会，与朋友同葬在一个墓穴内。教士舒舒服服的坐在软椅上念他的祷文。这时康蒂内太太又上神庙街替索瓦热女人买了一张帆布床和全套被褥。她们想法把一千二百五十六法郎的钱袋尽量搜刮。十一点，康蒂内太太来问施模克可要吃点东西。他做了个记号叫人别打搅他。于是她转身招呼教士：

"帕斯特洛先生，夜饭预备好啦！"

施模克看见人都走了，便露出点笑容，好比一个疯子觉得可以为所欲为，实现象孕妇那样急切的愿望了。他又上床紧紧抱着邦斯。半夜，教士回进屋子；施模克受了埋怨，只得放开邦斯，重新做他的祷告。天一亮，教士走了。七点钟，普兰医生很亲热的来看施模克，想逼他吃东西；可是他拒绝了。医生说：

"现在要不吃，你回来就得肚子饿；因为你得带着证人上区政府报告死亡，领一张死亡证书……"

"要我去吗？"德国人骇然的问。

"不是你是谁？……这责任你逃不了的，因为看着邦斯死的只有你一个人……"

"我没有时间……"施模克向普兰带着哀求的口吻。

"你可以雇辆车，"假仁假义的医生挺和气的回答，"我已

① 此处原稿为 Veiller Schmucke，恐系 Veiller avec Schmucke（和施模克一起守灵）之误。——原编者注。

经代表公家验过死亡。你找个邻居陪你去吧。你不在的时候，这两位太太会替你看屋子的。”

法律要跟一个真正伤心的人找多少麻烦，真是想象不到的。那简直要叫人恨文明而觉得野蛮人的风俗可爱了。到九点，索瓦热太太扶着施模克下楼，他上了马车，不得不临时请雷蒙诺克陪他上区政府，去证明邦斯的死。法国醉心平等，可是在巴黎，每样事情都显出不平等。哪怕死个人，也有这个永远消灭不了的分别。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亲戚，一个朋友，或是经纪人，就能替悲伤的家属把这些不愉快的小事给担任了；但报告死亡等等的手续正如分派捐税一样，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没人帮忙的平民与穷人身上。

雷蒙诺克听见可怜的受难者长叹了一声，便说：“啊！你可惜他真是应该的，他人多好，多正派，留下多美的收藏；可是先生，你是外国人，你可知道马上要惹是招非了吗？因为人家到处说着，你是邦斯先生的承继人。”

施模克根本没有听；他的悲伤差不多使他变成了呆子，精神象肉体一样也会害“强直病”的。

“你最好还是请个顾问，找个经纪人做代表。”

“经纪人！”施模克莫名其妙的答应了一句。

“慢慢你会觉得，你不能不有个代表。我要是你，我就找个有经验的，在街坊上有名气的，可以信托的人……我平常办些小事都托执达吏塔巴罗……只要写份委托书交给他的书记，就什么都不用操心啦。”

这番暗示，原是弗赖齐埃出了主意，由西卜女人和雷蒙

诺克讲妥的，从此就深深的印在施模克的脑子里。凡是因痛苦而精神停止活动的时候，一个人的记忆会接受一切无意中得来的印象。雷蒙诺克看见施模克听着他的话，眼神象白痴一般，也就不说下去了。他心里想：

“他要老是这样呆头呆脑，我可以花十万法郎把楼上那些东西统统买下来，只要是他承继……——先生，区政府到了。”

雷蒙诺克不得不搀施模克下车，扶着他走到民政科，施模克一闯闯到登记结婚的一堆里。象巴黎常有的那种巧事，登记员手头有五六份死亡证书要办，施模克只能等着，那时他的受罪仿佛上了十字架的基督。

“这位是施模克先生吗？”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过来招呼德国人，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愣了一愣，呆子似的望着来人象他刚才望着雷蒙诺克一样。

“你找他干吗？”旧货商问陌生人，“别打搅他，你不看见他伤心得很吗？”

“我知道先生才死了个好朋友，”陌生人说，“他是承继人，一定想给朋友留点儿纪念吧。我看先生决不爱惜小钱，会买一块永久的墓地的。邦斯先生多爱艺术！他墓上要没有三座美丽的全身神像，代表音乐、绘画、雕塑追悼他，不是太可惜了吗？……”

雷蒙诺克拿出奥弗涅人的功架，做了个手势想叫那人走开；可是那人也回敬他一个生意人的手势，意思是说：“生意也得大家做！”旧货商马上明白了。

“鄙人是索南公司的伙计，”那跑街接着说；照瓦尔特·司

各特的笔法，他可以被称为墓园掮客。①"敝公司的业务是专办墓地纪念像，倘若先生向敝公司定货，我们可以向市政府代买墓地，安葬这位朋友，他的故世的确是艺术界的损失……"

雷蒙诺克摇头摆脑表示赞成，又用肘子碰了一下施模克。跑街看见奥弗涅人好似在鼓励他，便往下说：

"每天都有人委托敝公司代办一切手续。办丧事的时候，承继人往往哀伤过度，照顾不到这些小事，我们可是代客服务惯的。先生，我们的纪念像按高度计算，材料有石灰石的，有大理石的……我们也承包全家合葬的坟墓工程，大小事务都可代办，取费公道。爱丝苔·高布赛克小姐和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纪念雕刻，就是敝公司承办的，那是拉雪兹神甫公墓上最美的装饰。敝公司的工匠都是好手，你先生千万别上小公司的当……他们的货色都偷工减料，"他这么补上一句，因为又有个穿黑衣服的人走近来，预备替另一家大理石铺子招揽生意。

人家常常说死是一个人的旅行到了终点，这譬喻在巴黎是再贴切也没有了。一个死人，尤其是一个有身分的死人，到了冥土仿佛游客到了码头，给所有的旅馆招待员闹得头昏脑胀。除了几个哲学家之外，除了家道富裕，又有住宅又有生圹的某些家庭之外，没有人会想到死和死的社会影响。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死总是来得太早；并且由于感情关系，承继人从来不想到亲属是可能死的。所以，多半死了父亲，母亲，妻

① 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有部小说叫做《修墓老人》，是个专雕墓地纪念像者的绰号，因而巴尔扎克将墓地业务推销员称"墓园掮客"。

子，儿女的人，会立刻给那些兜生意的跑街包围，利用他们的悲痛与慌乱作成一些交易。早年间，承办墓地纪念工程的商人，都把铺子开在有名的拉雪兹神甫公墓四周，——他们集中的那条街可以叫做墓园街，——以便在公墓左近或出口的地方包围丧家；可是同业竞争与投机心理，使他们不知不觉的扩充地盘，现在甚至进了城，散布到各区的区政府附近了。那般跑街往往还拿着坟墓的图样，闯进丧家的屋子。

“我正在跟先生谈生意呢，”索南公司的跑街对另一个走近来的跑街说。

“喂，邦斯的丧家！……证人在那儿？……”办公室的当差嚷道。

“来吧，先生，”跑街招呼雷蒙诺克。

施模克在凳上好似一块石头种在那里，雷蒙诺克只能请跑街帮着拉他起来，挟着他站在栏杆前面；办死亡证的职员跟大众的痛苦就隔着这道栏杆。施模克的救命星君雷蒙诺克，靠了普兰医生帮忙，代他把邦斯的年岁籍贯报了出来。德国人除了邦斯是他的朋友之外一无所知。大家签过了字，雷蒙诺克，医生，跑街，把可怜的德国人挟上马车；那死不放松的伙计非要作成他的交易，也跟着挤上去。早等在大门口的索瓦热女人，由雷蒙诺克和索南公司伙计帮着，把差不多晕倒了的施模克抱上楼。

“他要闹病了！……”跑街说。他还想把自以为开了场的买卖谈出个结果来。

“可不是！”索瓦热女人回答；“他哭了一天一晚，一口东西

都不肯吃。悲伤对身体是最坏的。”

跑街也跟着说：

“亲爱的主顾，喝一碗汤吧。你还得办多少事呢：你得上市政府去买块地，安放你那位爱艺术的朋友的纪念像，你不是想表示你的感激吗？”

“不吃东西真是太胡闹了！”康蒂内太太说着，手里拿了一盘肉汤一块面包。

雷蒙诺克插嘴道：

“亲爱的先生，你这样累，就得找个代表，事情很多呢：你得去定送葬的仪仗，你朋友的丧事总不能给办得象穷人一样吧！”

“得了，得了，好先生！”索瓦热女人看见施模克把脑袋倒在椅背上，乘机凑上来。

她拿一羹匙的汤送进施模克的嘴，象对付孩子一样硬逼他吃了些东西。

“现在，先生，你要是懂事的话，既然你想安安静静的躲在一边伤心，就得找个人来做你的代表……”

“既然先生有意替他朋友立一座美丽的纪念像，”跑街说，“不妨就托我代办一切，我可以……”

“什么？什么？”索瓦热女人说。“先生向你定什么东西！你是谁？”

“我是索南公司的伙计，好太太，敝公司是承包墓地纪念像最大的号子……”他说着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魁伟的索瓦热女人。

"好，好！……我们需要的时候会去找你们的；可是不能看他这副模样就欺侮他。你明明知道他现在头脑不清……"

索南公司的跑街把索瓦热女人拉到楼梯台上，凑着她耳朵说：

"要是你能设法让我们做成一笔交易，我可以代表公司送你四十法郎……"

"行，那么把你地址留下来，"索瓦热女人变得客气了。

施模克看见人全走开了，肚子里有了汤和面包，觉得精神恢复了些，马上回到邦斯屋里去祈祷。他正陷在痛苦的深渊中昏昏沉沉的时候，忽然一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把他惊醒了。他已经"先生！先生！"的叫到第十一次，又抓着他的衣袖拼命的摇，才使可怜的受难者听到了声音。

"又是什么事啦？"

"先生，迦那医生有个了不得的发明，把埃及人保护尸身不烂的奇迹给恢复了；敝公司决不否认迦那医生的伟大，可是我们的方法更进步，成绩更好。要是你想看到你的朋友，象他活着一样……"

"看到他？……他能跟我说话吗？"施模克嚷着。

"那不一定！……他就是不能说话；可是肉身是永远不坏的了。手术只要一忽儿功夫。把颈动脉切开，来一个注射就行啦；可是得赶紧了……再过十五分钟，就赶不及替你朋友办这种称心如意的事啦……"

"去你的罢！……邦斯是有灵魂的！……这颗灵魂是在天上。"

这位青年跑街所代表的公司是跟有名的迦那医生竞争的，他走到大门口，说了句：

“那家伙一点良心都没有；竟不肯替他的朋友做防腐手术！”

“人就是这样的，先生！他是承继人，得遗产的！目的达到了，哪还想到死人！”西卜女人这样说，因为她才替心爱的丈夫做过了防腐手术。

一小时以后，施模克看见索瓦热女人走进屋子，后边跟了一个穿着黑衣服，象工人模样的年轻人，她说：“先生，康蒂内介绍教区里的棺材店老板来啦。”

棺材店老板行了礼，装着同情和安慰的神气，也有点人家少不了他和生意一定成功的派头；他挺内行的瞧着死人。

“先生要怎样的寿器呢？松板的？普通橡木的？还是铅皮里子橡木面的？最上等的当然是铅皮里子的橡木寿器。他是中等尺寸……”

老板说着，摸了摸脚，量了一下死人的身长，又补上一句：

“一米七〇！——大概先生还要向教堂里定一场法事吧？”

施模克望着那个人，眼睛象疯子要动武的神气。

“先生，你该找个人替你办这些琐琐碎碎的事，”索瓦热女人说。

“是的……”可怜虫终于答应了一声。

“要不要我去把塔巴罗先生找来？你事情还多呢。你知道，塔巴罗先生是街坊上最可靠的人。”

“哦，塔巴罗先生！有人跟我提过的……”施模克给制服了。

“那么，先生，你可以清静啦，跟你的代表商量过后，你尽管在这儿伤心吧。”

下午两点塔巴罗手下的书记，预备将来当执达吏的青年，叫做维勒摩的，文文雅雅的进来了。青春有这一点便宜，就是不会叫人害怕。维勒摩坐在施模克旁边，等机会开口。这个小心翼翼的态度使施模克很感动。

“先生，”他开始说，“我是塔巴罗先生的书记，他派我来照顾先生的利益，代办令友的葬事……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你照顾我，可救不了我的命，我是活不久的了，可是你能不能让我清静呢？”

“喔！你不用再操一点心。”

“好！那么要我怎么办呢？”

“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委托塔巴罗先生做你的代表，包括一切承继遗产的事。”

“行！把纸拿来，”德国人想马上签字了。

“别忙，我先得把委托书念给你听。”

“那么念吧！”

施模克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就签了字。年轻人把出殡的仪仗，教堂的法事，墓地的购买等等，都问过了施模克；施模克表示要在邦斯的坟上留一个墓穴给自己用。维勒摩告诉他，以后再没有人来打搅他或向他要钱了。

“只要能清静，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送人都愿意，”可怜的人

说着，又去跪在朋友的尸身前面。

弗赖齐埃得胜了，承继人给索瓦热女人和维勒摩包围之下，再不能有什么自由行动。

睡眠打不倒的痛苦是没有的，所以那天傍晚，索瓦热女人发见施模克躺在邦斯床前的地板上睡着了。她把他抱起，放在床上，象母亲般安顿他睡好了，他就一觉睡到明天早上。赶到他醒来，就是说休息过后又恢复了痛苦的知觉的时候，邦斯的遗体已经给放在大门内的走道里，灵柩上的披挂等等全是三等丧仪的排场。施模克在家里再也找不到朋友，只觉得屋子格外的大，到处都是凄凉的回忆。索瓦热女人象奶妈对付小娃娃似的调度着德国人，逼他上教堂之前吃了饭。可怜虫一边勉强吃着东西，一边听索瓦热女人絮絮叨叨，仿佛唱着耶利米哀歌①，说他连一套黑衣服都没有。施模克的衣着一向是西卜包办的，在邦斯病倒以前，已经和他的伙食一样被减缩到最低限度，统共只剩两条长裤和两件外套了！……

"难道你就象现在这样去送葬吗？这种荒唐事儿不给街坊上的人耻笑吗？……"

"那你又要我怎样去呢？"

"穿着孝服去呀！……"

"孝服！……"

"那是规矩呀……"

---

① 耶利米（公元前650—580），《圣经》传说中古代以色列四大预言家之一。公元前五八七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陷，其预言应验。犹太后裔作五首哀歌献给他。

“规矩！……我才不理会这些无聊事呢！”施模克儿童般的心灵，受着痛苦的刺激，气极了。

“嘿！这样忘恩负义，简直不是人，”索瓦热女人说着转过身去，因为屋子里忽然又来了一个人，施模克一见就抽了口冷气。

来人穿着漂亮的黑衣服，黑短裤，黑丝袜，白袖套，银链条上挂着一个徽章，整整齐齐的戴着白纱领带，白手套；这种俨然的人物，仿佛为了公众的丧事在同一模子里塑出来的，手里拿着他行业的标识，一根紫檀木短棍，左腋下挟着一个有三色徽记的三角帽。

“我是丧礼司仪员，”他用柔和的声音说。

因为每天指挥丧礼，对出入的家庭都真真假假的表示同样的悲伤，这个人和他的同业一样，说话老是小声小气的非常柔和；他的职业使他稳重，有礼，端正，好比一座代表死亡的雕像。施模克听了他的自我介绍，不由得心惊肉跳，似乎来的是个刽子手。

“你先生跟故世的人是父子呢还是弟兄？……”这俨然的人物问。

“都是的，而且还不止……我是他的朋友！……”施模克淌着大把大把的眼泪说。

“你是承继人吗？”

“承继人？……我才不理会这些呢。”

施模克又恢复了痴呆的痛苦的神气。

“亲戚朋友在哪儿呢？”

“都在这里！”施模克指着图画和骨董。“他们从来不叫我的邦斯伤心的！……他喜欢的就是我跟这些东西！”

“先生，他疯了，听他干吗？”索瓦热女人对司仪员说。

施模克坐下来，呆呆的抹着眼泪，还是那副白痴的模样。这时塔巴罗的书记维勒摩出现了，司仪员认出他是接洽葬礼的人，便招呼他：

“喂，先生，该出发啦……柩车已经到了；可是这种丧事我真难得看到。亲戚朋友都在哪儿呢？……”

“我们时间很局促，”维勒摩回答；“我的当事人又悲伤成这样，什么主意都没有；可是故世的先生也只有一个亲戚……”

司仪员很同情的瞅着施模克，因为他是鉴别痛苦的专家，真情假意是一望而知的。他走到施模克身边说：

“哎，亲爱的先生，拿点儿勇气出来！……你得想到替朋友增光泉壤。”

“我们忘了报丧，可是我派了一个专差去通知玛尔维勒庭长，就是我说的独一无二的亲戚……此外没有什么朋友……他虽是戏院的乐队指挥，恐怕那边也不会有人来……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指定承继人。”

“那么应当由他主持丧礼啰，”司仪员说着，注意到施模克的穿扮，便问：

“你没有黑衣服吗？”

“我心里全黑了！……”可怜的德国人声音很沉痛；“我只觉得自己快死了……上帝会哀怜我，让我跟朋友在坟墓里相会的，那我才感激他呢！……”说完了他合着手。

"敝公司已经新添了不少设备，"司仪员对维勒摩说，"可是我向经理室提过几回了，还得办一批丧服租给承继人……这个业务现在越来越需要了……既然他先生是承继人，送丧的大氅就该由他披着，我带来的这一件可以把他从头到脚的裹起来，遮掉他里边的服装……——请你站起来好不好？"他对施模克说。

施模克站起身子，可是晃晃悠悠的站不稳。

"你扶着他，你不是他的全权代表吗？"司仪员招呼书记。

维勒摩用胳膊挟着施模克把他撑着，司仪员抓起又大又难看的黑大氅披在他肩上，用黑丝带在他领下扣住了，那是承继人把灵柩从家里送往教堂的时候穿的。

这样，施模克就给扮做了承继人。

"现在我们可碰到了一个难题，"司仪员说。"灵柩的披挂上有四根绋……哪儿来四个执绋的人呢？……"他掏出表来瞧了瞧，"两点半了，教堂里的人已经等着了。"

"啊！弗赖齐埃来了！"维勒摩冒冒失失的叫了起来。这句话等于承认他们是串通的，可是当场没有人把它记下来。

"这位是谁？"司仪员问。

"哦！是家属方面的。"

"什么家属？"

"被剥夺承继权的家属。他是卡缪索庭长先生的代表。"

"好极了！"司仪员的神气似乎很满意。"我们至少有两个人执绋了，你跟他。"

他因为问题解决了一半觉得挺高兴，过去拿了两副漂亮

的白鹿皮手套，客客气气的分送给弗赖齐埃与维勒摩：

“你们两位可愿意执绋吗？……”

弗赖齐埃穿得整整齐齐的，黑衣服，白领带，神气俨然，叫人看了直打寒噤。他仿佛把对方罪行的证据都收齐了。

“当然愿意，”他回答。

“只要再来两位，执绋的人数就齐了，”司仪员说。

这时索南公司那个死不放松的跑街又来了，后面跟着一个人，记得邦斯而特意来尽他最后礼数的唯一的人。他是戏院的小职员，在乐队里分发乐谱的当差；邦斯因为知道他要养家活口，平时每个月都给他五法郎酒钱。

“哦！托皮纳尔！……”施模克认出了当差，叫起来。“你，你还想到邦斯！……”

“先生，我每天早上都来的，来打听邦斯先生的消息……”

“每天来的！好托皮纳尔！……”施模克握着戏院当差的手。

“可是人家大概拿我当做了家属，对我很不客气！我再三声明是戏院里的，要知道邦斯先生的病情，人家可说我扯谎。我想进来看看可怜的好病人，他们从来不准我上楼。”

“该死的西卜！……”施模克把当差那只粗糙的手按在胸口。

“邦斯先生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每个月给我五法郎……他知道我有三个孩子一个女人。现在我女人在教堂里等着。”

“以后我跟你有饭大家吃！”施模克因为旁边有个爱邦斯的人，十分高兴。

"你先生可愿意执绋吗？"司仪员过来问。"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司仪员没有费什么事，就邀上了索南公司的跑街参加执绋，尤其给他看到了一副漂亮手套，那照例是送给他的。

"十点三刻啦！……非下楼不可了……教堂里的人等着呢，"司仪员说。

于是这六个人开始走下楼梯。两个妇女站在楼梯头，可恶的弗赖齐埃吩咐道：

"把屋子关严，守在里头；康蒂内太太，倘使你想当个看屋子的，就得格外留神，嗨！嗨！四十铜子一天的工钱呢！……"

大门口停着两口柩，一口是西卜的，一口是邦斯的，因此同时有两个出殡的行列：这种巧合的事在巴黎也不足为奇。邦斯的柩罩披挂相当光鲜，可是没有一个人来对这位爱美的朋友表示敬意；倒是那看门的，有四邻八舍的门房来给他洒几滴圣水。西卜的哀荣和邦斯身后的寂寞，不但在大门口成为对照，而且在去教堂的路上也是如此。跟在邦斯柩车后面的只有施模克一个人，由司仪员搀着，因为这承继人几乎随时都要倒下来。从诺曼底街到圣弗朗索瓦教堂所在的奥尔良街，路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因为我们以前说过，这个区域里不论什么事都会轰动的。大家看到白色的柩车，柩罩上绣着一个大P字（邦斯姓氏的缩写），只有一个送殡的人；而另一辆普通的柩车，末等殡仪的车马后面，却跟着一大群吊客。幸而施模克给窗口的、路旁的、看热闹的闲人吓呆了，一句话也听不见，而且对那些拥挤的人，他的泪眼也看不大清。

"哦！是榛子钳！……"有人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音乐家！"

"那几个执绋的是谁？……"

"还不是些戏子！"

"呦！这是西卜老头的灵柩了！又少了一个认真干活的！他做活多卖力！"

"也从来不出来玩的，这家伙！"

"他一天也不歇工的。"

"而且对他女人多好！"

"呦！那可怜的寡妇来了！"

雷蒙诺克跟着他的牺牲者的柩车，听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追悼他的邻人。

两家的行列到了教堂，康蒂内跟门丁商量好了，不让乞丐向施模克开口。维勒摩答应过不打搅承继人，所以他一边看着当事人，一边负责一切开销。西卜的简陋的柩车有七八十人陪送，直送到公墓。从教堂出来，邦斯的行列一共有四辆送殡的车；一辆是为教士他们的，其他三辆是为家属亲友预备的，但实际只需要一辆。做弥撒的时候，索南公司的跑街已经先走一步，去通知索南先生准备纪念雕刻的图样和估价单，等承继人从公墓出来拿给他看。所以弗赖齐埃，维勒摩，施模克和托皮纳尔都坐在一辆车里。多余的两辆空车并不回到丧礼代办所，照旧上拉雪兹神甫公墓。这种把空车赶一趟的情形是常有的。凡是故世的人没有名望，不会吸引时髦人士赶来凑热闹的时候，送殡的车辆往往会太多。死者要不是生前极

得人心，亲戚朋友决不肯把他送上公墓；因为巴黎人生活忙乱，都恨不得每天要有二十五小时。可是马夫要不空赶一趟，就没有酒钱可得；所以有人也吧，没人也吧，车子照旧上教堂，上公墓，回丧家，回到那儿，马夫就开口讨酒钱了。多少人靠死人吃饭，你简直想象不到。教堂的小职员，穷人，殡礼代办所的员役，马夫，盖坟的工人，都把柩车当做一个马槽，让自己象海绵似的吸饱。一出教堂，大批穷人上来包围施模克，马上给门丁喝阻了。但从教堂到公墓的路上，可怜的施模克很象一些囚犯给人家从法院押送到沙滩广场。他好比替自己送葬，只顾拿着托皮纳尔的手，因为只有他心里真正的哀悼邦斯。托皮纳尔觉得被邀执绋非常荣幸，又很高兴能坐上马车，拿到一副簇新的手套，认为给邦斯送丧的确是他生平的一件大事。施模克受着痛苦的煎熬，唯一的倚傍便是从托皮纳尔的手上感觉到一些同情，他在车中完全跟装上屠宰场的小牛一样。弗赖齐埃与维勒摩占着车厢的前座。凡是常有机会参加亲友葬礼的人，全知道大家上了送殡的车就作不了假。从教堂到巴黎东区的墓地，到这个最讲场面，最讲奢侈，壮丽的雕塑最多的公墓，路程往往很远。漠不关心的送客开始谈话，结果连最悲伤的人也伸着耳朵听着，不知不觉的精神松弛了。

“庭长先生已经出庭去了，”弗赖齐埃对维勒摩说，“我认为不必再到法院去惊动他，无论如何他赶不及来的了。虽说他是血亲承继人，但邦斯先生剥夺了他的承继权，把遗产给了施模克先生，所以我想有他的代表到场也够了……”

托皮纳尔听到这话，不觉留了点神。

“还有一个执绋的家伙是谁?”弗赖齐埃问维勒摩。

“是某一家大理石铺子的跑街，想承包墓地工程，提议雕三座大理石像，由代表音乐、绘画、雕塑的三个女神来哀悼亡人。”

“主意倒不错，”弗赖齐埃回答，“那好人也值得这样的表扬；可是这件工事总要花到七八千法郎吧。”

“哦！是的！”

“要是施模克先生定了这件工程，那可不能用遗产支付，这样的开支会把整笔遗产消耗完的……”

“结果还得打一场官司，不过你会赢的……”

“那么，”弗赖齐埃又道，“要归他负责了！这桩事对那些包工的倒是个挺有意思的玩笑……”弗赖齐埃凑着维勒摩的耳朵，“因为，倘若遗嘱给撤销了，——那我可以保险的——……或是根本没有遗嘱，你想归谁付钱呢?”

维勒摩扮了个鬼脸，笑了笑。以后他跟律师两人便交头接耳，放低了声音谈话。虽然有车轮的声音和其他的打扰，戏院的当差平时在后台见貌辨色惯了，也能猜到这两个吃法律饭的正在设计划策，想叫可怜的德国人为难，他还听见提到克利希①。于是这个喜剧界中正直而忠心的仆役，决意保护邦斯的朋友了。

维勒摩早已托索南公司的伙计，向市政府买妥了三公尺墓地，声明将来要立一座伟大的纪念雕塑。到了公墓，施模克

① 指克利希监狱——巴黎有名的债务人监狱。

由司仪员搀着，从看热闹的人堆里穿过去，走向邦斯的墓穴。教士在那儿做着最后的祷告，四个人拿着邦斯柩上的绳索等着。施模克看到那个四方形的土坑，顿时一阵心酸，晕了过去。

托皮纳尔，索南公司的跑街，和索南先生本人，大家七手八脚把可怜的德国人抬进大理石铺子；索南太太和合伙老板维特洛的太太都很热心，赶紧上来帮忙。托皮纳尔在铺子里等着，因为他看见弗赖齐埃正在和索南公司的伙计谈话，而他觉得弗赖齐埃满脸凶光，完全是上断头台的料子。

过了一小时，到下午两点半，无辜的可怜虫德国人醒了。他以为过去两天全是梦，早晚能醒来看到邦斯好好的活在那里。人家在他脑门上放了多少湿手巾，给他嗅了多少盐和醋，终于使他睁开了眼睛。索南太太硬要施模克喝了一碗油水很足的肉汤，因为铺子里正燉着大砂锅。她说：

“伤心到这样的主顾，咱们难得看到的；可是每两年还能碰上一次……”

临了施模克说要回去了，于是索南先生对他说道：

“先生，你瞧这个图样，维特洛特意为你赶起来的，他画了一夜呢！……可是他的确有些灵感！完工之后一定很好看……”

“一定是拉雪兹神甫公墓最美的一座！……”矮小的索南太太插嘴道，“朋友送了你全部家私，应当给他留个永久纪念！”

那张说是特意画起来的草图，当初是为有名的大臣玛赛

设计的；可是玛赛的寡妇把纪念工程交给了雕塑家斯蒂曼①；人家不要粗制滥造的作品，把索南的图样拒绝了。那三座人像原来代表七月革命中三天光荣的日子，因为玛赛大臣是那次政变的重要角色。以后，索南与维特洛把图样修改了一下，把代表三个光荣日子②的人像画成军队、财政、与家庭的象征，预备给查理·凯勒做纪念像，结果人家又找了斯蒂曼。十一年中间，为了迎合丧家的情形，那张图给换了不知多少题目；这一回，维特洛又复着原样，把三座像描作音乐、绘画、与雕塑的女神。

“画图还不算什么，雕塑的工程才浩大呢，可是有六个月的时间也行了，”维特洛说，“先生，这儿是估价单和定货单……一共七千法郎，石工的费用在外。”

“倘若先生想做大理石的，价钱是一万二，”索南说，因为他的专业是大理石，“那么先生的大名可以跟你朋友并垂千古了……”

托皮纳尔咬着维特洛的耳朵说：“我才听到消息，遗嘱有人反对，遗产将来恐怕还得归血亲承继人；你们最好去看卡缪索庭长；这可怜的好好先生会一个子儿都拿不到的……”

“你怎么老是找这种主顾来的！”维特洛太太开始埋怨跑街了。

送殡的马车早已回去，托皮纳尔只能陪着施模克走回诺

① 《人间喜剧》中的著名雕塑家。

②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即七月革命的三天。

曼底街。

“你别离开我呀！……”施模克说，因为托皮纳尔把他交还给索瓦热女人，想走了。

“已经四点了，亲爱的施模克先生，我得回去吃饭……内人是戏院的案目，我这样老半天不回家，她要担心了。你知道，五点三刻戏院要开门的……”

“哦，我知道……可是你想，我现在孤零零的，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你是不忘记邦斯的，你得指点指点我；我简直掉在黑夜里，邦斯还说我周围全是些坏蛋……”

“我早已看出了，刚才我已经把你救出了克利希！”

“克利希？……”施模克叫道，“我不懂……”

“哎哟，可怜的人！放心，我会来看你的，再会了。”

“再会，再会！希望你就来！……”施模克说着，已经累得半死了。

“再会，先生！”索瓦热太太对托皮纳尔说话的神气很古怪。

“哦！怎么啦，老婆子？……”戏院当差冷冷的问，“你这副模样倒象舞台上的奸细。”

“你才是奸细！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想来兴风作浪，骗先生的钱吗？……”

“什么！骗先生的钱？……”托皮纳尔功架十足的回答，“鄙人不过是个戏院的当差，可是我喜欢艺术家；告诉你，我从来不向人要求什么！我有没有向你要求什么？欠过你什么？老婆子，你说！……”

“哦！你是戏院的当差，你叫什么名字？……”索瓦热女人问。

“我叫托皮纳尔！……怎么着，您哪！……”

“您要是有太太就再问个好，我要知道的就是您的尊姓大名。”

“怎么啦，好太太？……”康蒂内太太冲过来问。

“嫂子，你在这儿预备晚饭，我得上先生家跑一趟……”

“他在楼下跟西卜太太说话呢——她把眼泪都哭干了，”康蒂内太太回答。

索瓦热太太三脚两步的滚下去，把楼梯都震动了。

“先生……”她把弗赖齐埃拉到一边，离开了西卜太太。

托皮纳尔凭他在后台学的一点儿小聪明，居然使邦斯的朋友不致落人圈套；他想到这也算报答了一下恩人，不由得很高兴。他因此决心要保护这位乐队里的乐师，不让人家欺他忠厚。索瓦热女人等托皮纳尔走过门房的时候，指着他对弗赖齐埃说：

“你瞧这个小混蛋！……他自命为规矩人，想来管施模克先生的事……”

“他是谁？……”弗赖齐埃问。

“哦！是个无名小子……”

“咱们办公事的眼里，没有无名小子的……”

“他是戏院里的当差，叫做托皮纳尔……”

“好，索瓦热太太！你老是这样卖力，烟草牌照是稳的了。”

弗赖齐埃说完，又跟西卜太太继续谈话：

"所以，亲爱的当事人，我说，你没有跟我们公平交易；对一个不忠实的合伙人，我们是用不着负责的！"

"嗯，我欺骗了你什么？……"西卜女人把拳头往腰里一插，"凭你这副阴森森的眼睛，冷冰冰的神气，就想吓倒我吗？……你想找碴儿，对说过的话不认账，亏你还自称为规矩人！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你是一个流氓！哼，哼，你尽管搔你的胳膊吧！……别拿这种话来唬我！……"

"老妈妈，甭废话，甭生气，你听我说！你是捞饱了……今儿早上，他们准备出殡的时候，我找到了这本目录，一共有正副两份，都是邦斯先生的亲笔，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一条。"

他打开那本手写的目录，念道：

> 藏品第七号：精美画像一幅，底子是大理石的，塞巴斯蒂亚诺·代·皮永博一五四六年作。原作存特尔尼大教堂，给人家拿出来，现在卖给了我。还有姊妹作某主教像，被一个英国人买去。我这幅是画的一个马耳他骑士的祈祷，原来挂在教堂里罗西家墓上面。倘无年月为证，此画竟可说是拉斐尔手笔。卢浮宫所藏皮氏作品，《巴契奥·邦迪奈里肖像》，偏于干枯，似不及我这一幅。因为它用石板做底子，所以色泽鲜艳，历久不变。

"我一看第七号作品的地位，"弗赖齐埃接着说，"只有一幅沙尔丹① 作的女像，下面也没有第七号的标签！……我在司仪员找人执绋的时候，把画数了一遍，发觉有八张画都给换上了

① 原文如此。但前面已提到挂在此处的是一幅格勒兹的画。

普通的，没有号数的作品；那失踪的八张，已故的邦斯先生在目录上注明全是最好的东西……此外还少了一幅木板底子的小画，作者叫做梅兹，也是被认为精品的……”

“我可是看守图画的人，我问你？”西卜女人说。

“你可是他亲信的老妈子，邦斯先生家里的事全是你管的，这明明是偷盗……”

“偷盗！告诉你吧，先生，那些画是邦斯先生为了要用钱，叫施模克先生卖出去的。”

“卖给谁？”

“卖给埃利·玛古斯和雷蒙诺克……”

“卖了多少？……”

“我记不得了！……”

“亲爱的西卜太太，你是捞饱了！……我会看着你，你逃不了的……你要对我识相一点，我就不声张！总而言之，你该明白，既然揩了卡缪索庭长先生的油，就不能再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什么。”

“亲爱的弗赖齐埃先生，我早知道我要落空的……”西卜女人听了“我不声张”这句话，态度缓和了些。

“嗯，”雷蒙诺克闯进来说，“你来跟西卜太太找碴儿；那可不成话！卖画是邦斯先生跟我和玛古斯先生大家情愿的；你知道，他还为了画做乱梦呢，我们费了三天口舌才和他商量停当。我们拿到正式的发票，要是我们送西卜太太四十法郎，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她到手的不过是我们到人家屋里买东西照例给的佣钱。啊！亲爱的先生，你要以为一个无人照顾的女

人是好欺侮的，那可打错算盘了！……明白没有，你这位搬弄是非的人？这件事全在玛古斯先生手里，你要不跟太太客气一些，想赖掉你许下的愿，我一定在拍卖收藏品的时候等着你，哼！我跟玛古斯两个把画商鼓动起来，斗你一斗，看你损失多少！……什么七十万八十万的，你甭想啦，连二十万还卖不到！”

“好，好，咱们瞧吧！”弗赖齐埃说，“咱们根本不卖，要卖也上伦敦去卖。”

“那还不是一样！随你巴黎伦敦，玛古斯先生的势力一样大。”

“再会，太太，我要去仔细查查你的事，”弗赖齐埃说；“除非你永远听我的指挥，”他又补上一句。

“小流氓！……”

“留点神哪，”弗赖齐埃回答，“我要当初级法庭庭长啦！”

他们这样互相恫吓着分手了，其实两人听了对方的话都有点害怕。

“谢谢你，雷蒙诺克，”西卜女人说；“一个可怜的寡妇有人保护真是太好了。”

晚上十点左右，戈迪萨尔在戏院经理室召见乐队的当差。自从他跟作家们打交道，手下有了一大批做戏的，跳舞的，跑龙套的，音乐师，和管布景的技工等等给他指挥以后，他学了一副拿破仑功架，喜欢把右手插在背心里头，抓着左边的背带，斜着四分之三的脑袋，眼睛望着空中。当下他站在壁炉前面，就摆着这个姿势。

“喂！托皮纳尔，你可是发了财啦？”

“没有，先生。”

“那么你是另有高就了？”

“不，先生，”当差的脸发了白。

“该死！我派你女人在新戏上演的时候当案目……我看在前任经理的面上留着她……我让你白天擦擦后台的灯，晚上招呼乐谱。除此以外，碰到戏里有什么地狱的场面，还叫你扮个魔鬼头儿，挣二十铜子外快。这样的差事，戏院里的员工谁不眼红！朋友，人家都在忌妒你呢，因为你有你的冤家。”

“我有冤家？……”托皮纳尔说。

“你还有三个孩子，大的常在这儿扮戏里的小孩子，拿五十生丁……”

“先生……”

“你听我说好不好！……”戈迪萨尔大喝一声，“凭你这样的情形，你还想离开戏院……”

“先生……”

“你想管闲事，卷进人家的遗产官司！……嗨，糊涂蛋，人家要干掉你就象打烂一个鸡子一样容易！我的后台是部长大人包比诺伯爵阁下，他呀，一等聪明，十分能干；也算王上有眼力，又把他请进内阁去了……这位政治家，这位大人物，我是说包比诺伯爵，他替儿子娶了玛尔维勒庭长的女儿，玛尔维勒庭长是司法界最了不起最受敬重的要人，高等法院的一盏明灯。你认得高等法院吗，嗯？告诉你，他是咱们过去的乐队指挥邦斯先生的外甥，应当继承他的遗产。你今儿早上去给邦

斯送葬，我不怪你对这好人尽你最后的礼数……可是倘使去管施模克先生的闲事，你就越出范围了；我对那老实人也很好，可是他跟邦斯的承继人的关系很微妙……因为德国人对我是小事一件，而庭长和包比诺伯爵对我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你让施模克自个儿去想办法。德国人另外有个上帝照顾，你想替天行道是要倒霉的！明白没有？还是，做你的戏院当差吧……这是最聪明的办法！”

“我明白了，经理先生，”托皮纳尔说着，心里很难过。

这样，施模克就失掉了无意中碰上的保护人；他还以为明天能见到当差，那唯一哀悼邦斯的人呢。第二天一早醒来，德国人看到屋子空荡荡的，更感觉朋友的死对他损失重大。昨天和前天，因为忙着丧葬等等，周围乱轰轰的，他眼前还有些分心的事。可是一个朋友，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心爱的妻子进了坟墓以后，屋子里那种阴惨的冷静简直可怕，好象要叫你冻成冰似的。可怜虫觉得有股不由自主的力量把他推进邦斯的屋子，但他看了一眼就受不住，赶紧退出来坐在饭厅里。索瓦热女人开出早饭来，施模克可一点吃不下。

忽然门铃一响，来势相当猛烈；康蒂内太太和索瓦热太太让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初级法庭庭长维泰尔和他的书记官。第三个是弗赖齐埃，沉着脸，气色更难看了，因为他知道另有一份正式的遗嘱，把他那么大胆的偷来而当做法宝的一份给撤销了，不禁大失所望。

“先生，”庭长声音很柔和的对施模克说，“我们来封存财产……”

施模克好似听到了外国话，吓得呆呆的瞧着三个人。书记官接口道：

"我们是根据弗赖齐埃律师的申请而来的，他代表已故的邦斯先生的外甥兼承继人，卡缪索·德·玛尔维勒先生……"

"收藏就在这大客厅和故世的人的卧房里，"弗赖齐埃说。

"好，咱们就上那儿去。——对不起，先生，请吧，你尽管用饭，"初级法庭庭长说。

三个黑衣人物的光临把可怜的德国人吓得凉了半截。

"先生，"弗赖齐埃瞪着施模克，那副恶狠狠的眼神大有先声夺人的威势，好似蜘蛛能慑服苍蝇一样。"先生，你既有本领拿到一张公证遗嘱，就应当预备家属方面出来反对。家属决不会毫无抵抗，让外人抢掉家私的；咱们瞧吧，究竟是卑鄙龌龊的方面得胜，还是家属得胜！……我们以承继人的资格，有权要求封存遗产，我们一定办到这一点，而且要把手续做得非常周到。"

"上帝！上帝！我犯了什么天条呀？"淳朴的施模克叫道。

"屋子里大家都在谈论你呢，"索瓦热女人说，"你睡着的时候，有个小伙子来找你，浑身穿着黑衣服，一个油头粉脸的家伙，说是阿讷坎先生的书记。他硬要见你；可是你睡着，昨天送丧等等又把你搅累了，所以我告诉他，你已经委托塔巴罗的书记做代表，有什么事可以找他。那小伙子就说：——啊！那好极了，我可以跟他去商量。我们把遗嘱给庭长阅后要将它送法院。——我跟着托他赶快通知维勒摩先生来。哎，好先生，你放心，有人会来保护你的，他们决不能拿你当绵羊似

的随意摆布。维勒摩先生会替你尽心出力，把他们顶回去！我对那个不要脸的西卜女人已经发作了一场，一个看门的居然敢批评房客，一口咬定你抢了承继人的家私，软禁了邦斯先生，折磨他，又说他早已成了疯子。我老实不客气把她臭骂了一顿，我说：——你是一个坏东西，你是一个贼！你偷了两位先生的东西，要不送你上公堂才怪！……——她听了哑口无言。”

“先生，”书记官招呼施模克，“请你过来好不好，我们要在故去的邦斯先生的屋子里贴封条了！”

“请吧请吧！”施模克回答。“我要清清静静的死大概总可以吧？”

“放心，你要死是不会有人干涉的，”书记官笑道，“我们在这儿的重要公事是封存遗产。可是我难得看见指定承继人会跟着遗嘱人进坟墓的……”

“我就要跟他进坟墓！”施模克再三受到打击，痛苦得受不住了。

“哦！维勒摩先生来啦！”索瓦热女人叫道。

“维勒摩先生，你来代表我呀，”可怜的德国人对他说。

“我特意赶来通知你，遗嘱完全合格，法院一定会批准，让你执管遗产的。喔！你要得一笔好大的家私了。”

“我？得一笔好大的家私？”施模克觉得给人怀疑他贪财，急坏了。

“可是，”索瓦热女人插嘴道，“那法官拿着蜡烛和布条子在那儿干什么呀？”

“哦！他在贴封条……——来，施模克先生，你有权到场。”

“不，你去吧……”

“干吗要贴封条呢？先生不是在自己家里，一切东西都是他的吗？”索瓦热女人象所有的妇女一样，是用一厢情愿的态度看法律的。

“先生不是在自己家里，太太，他是在邦斯先生家里；当然将来一切都是他的，可是遗产受赠人要等到法院核准之后才能执管遗产。倘若被剥夺承继权的承继人反对执管，那就得打官司了……因为遗产归谁还没决定，所有的东西都得封存起来，由承继人和遗产受赠人双方的公证人，在法定期限之内把遗产清册造好……”

施模克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些话，完全给搅糊涂了，脑袋倒在他坐着的软椅上，重甸甸的再也抬不起来。维勒摩去跟书记官和法官谈话，拿出办公事的态度，非常冷静的参加他们封存的手续。遇到这种情形，只要没有承继人在场，大家把每样东西贴封条的时候，总免不了七嘴八舌说些打趣的话。四个吃法律饭的人，封了客厅的门，回到饭厅里。施模克心不在焉的看他们办理手续，把盖有法院官章的布条子贴在门中间，倘使是双扇门的话，而碰到单扇门或柜子等等，就贴在门缝上面。

“咱们上这间屋去吧，”弗赖齐埃指着施模克的卧房，那是有扇门跟饭厅通连的。

“这是先生的屋子呀！”索瓦热女人叫着，跑过去站在门口，挡着那些司法部门的人。

"我们在文件里头找到了租约，"可恶的弗赖齐埃说，"上面不是两个人的名字，而是邦斯先生一个人的。所以整个屋子都得归入遗产……"

他打开了施模克屋子的门，又道：

"并且，庭长，你瞧，里边还堆满了画呢。"

"啊，不错。"庭长这句话，当场使弗赖齐埃的主张得胜了。

"啊，诸位，等一等，"维勒摩说。"你们想把指定承继人撵出去吗！至今为止他的身分还没有人争论。"

"怎么没有？"弗赖齐埃回答；"我们反对他执管遗产。"

"凭什么理由？"

"你会知道的，小子！"弗赖齐埃冷冷的说，"目前，我们不反对受赠人把他宣布为自己的东西从这间屋里拿走；可是屋子一定得封起来。他先生爱上哪儿住都可以。"

"不，他决不让出屋子！……"维勒摩说。

"怎么呢？"

"我要法院来个紧急处分，当庭宣告我们是合租屋子的房客，你不能赶走我们……你们尽管把画拿出来，分清哪些是已故的邦斯先生的东西，哪些是我当事人的，他得住在他屋里……明白没有，小子？……"

"我走我走！"老音乐家说，他听着这番可厌的辩论，忽然提起了精神。

"对啦，还是这办法聪明！"弗赖齐埃说，"你可以省点儿钱；这件小事打起官司来你也赢不了的。租约是真凭实据……"

“租约租约！”维勒摩回答，“这是事实问题！……”

“哼，那象刑事案子一样不能靠人证的……你预备由法院派人调查，勘验……要求临时判决，来整套的诉讼程序吗？”

“不，不！”施模克吓得直嚷；“我搬家，我走……”

施模克过的是哲学家生活，那种朴素简陋有点玩世不恭的意味，但自己却浑然不知。他只有两双鞋子，一双靴子，两套完整的衣服，一打衬衫，一打颈围，一打手帕，四件背心，另外还有邦斯送的一支精美的烟斗，和一只绣花烟袋。他气愤之下，跑进屋子，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检出来放在椅子上。

“这些都是我的！……还有钢琴也是我的。”他说话时那种天真浑朴，就跟古希腊的高人隐士一样。

“太太……，”弗赖齐埃吩咐索瓦热女人，“你找个人帮忙，把钢琴推出去，放在楼梯台上。”

“你也欺人太甚了，”维勒摩抢着对弗赖齐埃说。“发号施令有庭长在这儿，这件事只有他才能作主。”

“里头很有些值钱的东西呢，”书记官指着卧房说了一句。

“并且先生他是自愿出去的，”庭长也表示了意见。

“从来没看到这样的当事人，”维勒摩愤愤不平的，回过来对施模克生气了，“你简直是个脓包！……”

“反正一个人死在哪儿都一样！”施模克一边出门一边说，“这些人都张牙舞爪象老虎似的……——那些破东西我叫人来拿就是了，”他又补上一句。

“你上哪儿去呀，先生？”

“听上帝安排！”指定承继人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

“你得把住址通知我，”维勒摩嘱咐他。

“你跟着他去呀，”弗赖齐埃凑着维勒摩的耳朵说。

他们指定康蒂内太太看守屋子，在邦斯剩下的款项内先拨了五十法郎给她。

施模克一走，弗赖齐埃就对维泰尔说：“事情进行得不错。你要愿意告老，把位置让给我，不妨去见见玛尔维勒庭长太太，你一定跟她谈得拢的。”

施模克在院子里回头对窗子望了最后一眼，法官在楼上看了对弗赖齐埃说：

“你碰上了一个窝囊废！”

“不错，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你不必三心两意，就把孙女儿嫁给普兰吧，他要当养老院的主任医师了。”

“慢慢再说吧！——再见，弗赖齐埃先生，”法官很亲热的和他告别。

“这家伙倒真有几招，”书记官说，“他会抖起来的，这小子！”

那时刚好十一点，德国老头心里想着邦斯，不知不觉走上了他平日和邦斯俩走惯的路；他时时刻刻看到朋友，觉得他还在自己身旁；临了他走到戏院前面，看见托皮纳尔在里头走出来。托皮纳尔一边想着经理的蛮横，一边擦着各处的灯，刚把工作做完。

“哦！办法有了！”施模克叫着把当差拦住了。“托皮纳尔，你可有地方住呀？……”

“有，先生。”

“有家吗？”

“有，先生。”

“你可愿意管我的膳宿？喔！我很能出点钱，我有九百法郎年金呢……并且我也活不久了……我决不打搅你，吃东西挺随便！唯一的嗜好是抽烟斗……跟我一起哭邦斯的只有你，所以我喜欢你。”

“先生，我还有不乐意的吗？可是先告诉你，戈迪萨尔先生把我排揎了一顿……”

“排揎？”

“就是说骂了我一顿，因为我关切你的事……所以咱们得留点儿神，倘使你上我家去的话！可是我看你住不了的，你才不知道象我这等穷小子的家是怎么回事呢！……”

“我宁可跟一些有良心的，不忘记邦斯的穷人在一块儿，可不愿意跟人面兽心的家伙住在王宫里！我才在邦斯家看到些野兽，他们把什么都想吞下去呢！……”

“来，先生，你自己去瞧吧……我们有个阁楼……去跟我女人商量一下再说……”

施模克绵羊似的跟着托皮纳尔，由他领到一个可称为巴黎之癌的贫民窟里。那地方叫做博尔丹，是条很窄的巷子，两旁的屋子都是地产商为了投机，盖得挺马虎的。巷子的起点，是邦迪街上给圣马丁门戏院的大厦——又是巴黎的一个疣——遮得黑魆魆的一段；弄内的路面比邦迪街低，从斜坡上望圣三会神殿街方面低落下去，可是半中间给一条小巷子截住了，使整个博尔丹成为T字形。这两条交叉的小巷里头，一

共有六七层高的三十来幢屋子。屋子里的院子，住房，全做了各种工场和堆栈。这简直是小型的圣安东区。其中有做木器的，做铜器的，缝戏装的，做玻璃器具的，给瓷器上颜色的，总而言之，凡是制造各式巴黎货的工业，无不应有尽有。巷子跟它的商业一样肮脏一样发达，老是挤满了来来往往的人，大大小小的货车，一切景象叫人看了恶心。满坑满谷的居民，正好跟周围的环境调和。他们都是些耍手艺的工匠，把所有的聪明都用在手艺上的人。因为租金便宜，人丁之旺不下于巷内出产的商品。托皮纳尔住在博尔丹左手第二幢屋子的七层楼上，从他的公寓里可以望到几个大花园，那是属于邦迪街上硕果仅存的三、四座大宅子的。

托皮纳尔的住屋包括两个房间，一个厨房。第一间房是孩子们睡的，摆着两张白木小床和一只摇篮。第二间是托皮纳尔夫妇的卧室。厨房兼做了饭厅。从白木扶梯上去，在这座楼里管这种梯子叫小窄梯，顶上有个六尺高而盖着锌片的假阁楼，开着一扇老虎窗。这小间既美其名曰下房，托皮纳尔的屋子也就够得上称为完全的公寓，而要花到四百法郎租金了。一进门有个小穿堂，靠厨房的圆窗取光，统共只有三间屋子的房门的地位。屋内是砖地，墙上糊的是六个铜子一卷的花纸，壁炉架的漆是摹仿木头的恶俗颜色。住的五个人中间，三个是孩子，所以壁上凡是孩子的胳膊够得着的地方，全给划满了很深的沟槽。

有钱的人万万想不到托皮纳尔家里的厨房用具多么简单，统共只有一座灶，一口小锅，一个烤肉架，一只煮菜锅，一

只平底锅，和二三只白铁水壶。白的和土黄的搪瓷碗盏，全套只值十二法郎。厨房桌子兼做饭桌，另有两张椅子两个圆凳。灶下有一个篓，堆着煤和木柴。壁角的木桶是洗衣服用的，而洗衣服多半还得等到夜里。孩子们的卧房内，拴着晾衣服的绳子，墙上花花绿绿粘着戏院的招贴，报上剪下来的画片，或是有插图的书籍的说明书。屋角堆着大儿子学校里的课本。晚上六点父母到戏院上班以后，就由这孩子管家。好些下层阶级家庭中的孩子，一到六七岁就对小兄弟小姊妹代行母亲的职司。

这段简单的描写，足以表明托皮纳尔夫妇是那些俗语所谓穷而清白的人。托皮纳尔大约四十岁，老婆名叫洛洛特，也有三十岁了。她当过合唱队的领班，据说做过戈迪萨尔前任经理的情妇，当年还是个美人儿，但前任经理的失败对她大有影响，使她不得不跟了托皮纳尔。她相信只要他们两人能挣到一百五十法郎一月，托皮纳尔一定会补办结婚手续；哪怕是为了孩子，因为他十分疼他的孩子①。托皮纳尔太太早上空闲的时候，在家里缝制戏装。这两个勇敢的小职员，花了天大的气力才挣到九百法郎一年。

"还有一层，"托皮纳尔从四楼起就对施模克这么说着；施模克伤心透了，迷迷忽忽的已分不清是在上楼还是下楼。

托皮纳尔象所有的员工一样身上套着件白围身，一开大门，就听见他太太大声嚷着：

---

① 指不会让孩子们永远做私生子。

“喂，孩子们，别嚷！爸爸来啦！”

大概孩子们对爸爸是要怎么就怎么的，所以老大照旧学着在奥林匹克马戏团看来的玩意，骑在扫帚柄上冲锋，老二吹着白铁笛子，老三尽量学着老大的样。母亲正在缝一套戏装。

“别闹！”托皮纳尔大吼一声，“再闹我要揍了！”——他又轻轻的对施模克说：“一定要这样吓吓他们的。”——然后他招呼老婆：“小乖乖，这位便是施模克先生，邦斯先生的朋友；他没有地方住，想搬到我们这儿来；我告诉他我们家里谈不上体面，又是在七层楼上，只能给他一个小阁楼……他还是要来……”

托皮纳尔太太端过一张椅子让施模克坐下；孩子们看到陌生人都愣住了，彼此挤在一起，不声不响的把他仔细打量，一忽儿也打量完了。儿童和狗一样，对人不是靠判断而是用鼻子闻的。施模克望着这群美丽的孩子，看到一个五岁的小女孩，长着漂亮的金黄头发，便是刚才吹喇叭的。

“她倒很象一个德国娃娃！”施模克说着，对她招招手要她过来。

“先生住到这儿来是怪不舒服的，”托皮纳尔太太说；“倘使我不需要把孩子放在身边，我可以腾出我们自己的卧房。”

她打开房门让施模克进去。这间屋是全家的精华所在：桃花木的床上挂着白镶边的蓝布床帷，窗上也挂着同样的蓝布帘。柜子，书桌，椅子，虽然全是桃花木的，倒也收拾得很干净。壁炉架上摆着一口钟和一对烛台，显见还是从前破产的

经理送的，那个皮埃尔·格拉苏①的一幅恶劣的画像就挂在柜子上面。孩子们因为不准踏进这间屋子，这时都在伸头探颈的张望。

“先生住在这儿才好呢，”托皮纳尔太太说。

“不，不，”施模克回答，“我活不久的了，只是找个地方等死。”

关上房门，大家走上阁楼。一到那儿，施模克就叫道：

“这才对啦！……我没有跟邦斯同住以前，就是住的这种地方。”

“那么，只要买张折床，两条褥子，一个长枕，一个方枕，两张椅子，一张桌子。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连洗脸盆，水壶，床前的脚毯在内，一百五十法郎就能对付了……”

一切商量定当，只缺少一百五十法郎。施模克看到这些新朋友的艰难，当时离开戏院又只有几步路，自然想到向经理去要薪水了……他立刻上戏院，找到了戈迪萨尔。经理拿出他对付演员们的态度，又客气又有点紧张的样子接见施模克；他听到施模克来讨一个月的薪水，不由得奇怪起来。可是一查账，果然没有错。

“嘿，朋友，你真了不起！”经理说。“德国人哪怕在悲伤的时候，也忘不了他们的账……我还以为你会谢谢我一千法郎的津贴，那等于你们一年的薪水，还该出张收据呢！”

“我们什么都没拿到，”德国人回答；“我今天来见你，是因为我给人家赶到了街上，身边一个子儿都没有……你把津贴

① 前任戏院经理。参见《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一卷。

交给谁的？”

“你们的看门女人！……”

“喔，西卜太太！”德国人叫起来。“她害了邦斯的性命，偷了他东西，把他出卖了……她还想烧掉他的遗嘱……简直是个流氓婆！是只野兽！”

“嗳，你是指定承继人，怎么会没有一个钱，没有地方住，流落在街上呢？这真叫做从何说起！”

“人家把我赶出了大门……我是外国人，一点不懂法律……”

“可怜的老头儿！”戈迪萨尔心里想，他已经料到这场一面倒的官司是什么结果了。——“你可知道你该怎么办吗？”他对施模克说。

“我有个代理人呢！”

“那么你趁早跟承继人和解，还可以从他们那儿得一笔钱和一笔终身年金，这样你就能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啦……”

“我只要能太太平平的过日子！”施模克回答。

“好吧，让我来替你安排。”

原来弗赖齐埃上一天已经把计划跟戈迪萨尔谈过了。

戈迪萨尔以为替庭长夫人解决了这件肮脏事，一定能讨包比诺子爵夫人母女俩的喜欢；他想立了这一功，将来至少也得当个参议官。

“我全权拜托你吧……”施模克说。

“行！第一我先给你三百法郎……”这位戏院里的拿破仑从皮包里掏出十五枚金路易递给施模克。

“这是预支你六个月的薪水；要是你离开戏院，就还我这笔钱。咱们来算一算你每年要多少开支，要怎么样才过得快活。来！来！譬如你过着阔老的生活，你得花多少钱？……”

“我每年只要一套冬季衣服，一套夏季衣服……”

“三百法郎！”戈迪萨尔说。

“四双鞋……”

“六十法郎。”

“袜子……”

“就算一打吧！三十六法郎。”

“六件衬衫。”

“布料子的，二十四法郎；再加六件府绸的，四十八法郎，共计七十二法郎；以上一共四百六十八法郎，加上领带手帕等等，就算五百吧，加一百法郎洗衣服……—六百！还有伙食，你要多少？……一天三法郎行吗？”

“喔，太多了！……”

“可是你还得买帽子呢……那就是一千五，五百房租，两千。要不要我替你要求两千法郎的终身年金？到期照付，决不拖欠。”

“还有我的烟草呢？”

“那么再加四百！哎，施模克老头，你管这个叫做烟草吗？……行，你要烟草就给你烟草。那就是两千四的年金。”

“我的账还没完呢，我还要一笔现款……”

“哦！还要佣金！对啦！这些德国人还说自己天真！瞧他

这个老奸巨滑！……”戈迪萨尔心里这么想着，问道：——“你还要什么呢？先告诉你，这是最后一笔，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那是为了一笔神圣的债。”

戈迪萨尔私下想：“债！……想不到他这么坏，比浪子还要不得！居然会造假账，拿出些借票来！得趁早拦住他。那弗赖齐埃是手面很小的！”——他接着说：“什么债呀，朋友？你说罢！……”

“跟我一起追悼邦斯的只有一个人……他有个可爱的小女孩子，头发真漂亮，我刚才看见她，就象看到了我亲爱的德国！……当初我就不应该离开德国，巴黎不是我们住的地方，大家拿我们打哈哈……”他微微摆了摆脑袋，仿佛把人情世故看透了似的。

“他疯了！”戈迪萨尔对自己说。

可是经理对这个忠厚的人也动了恻隐之心，不禁冒出一颗眼泪。

“啊！经理先生，你明白了我的意思！那小姑娘的父亲就是托皮纳尔，在乐队里当差，管点灯什么的；邦斯在的时候很喜欢他，常常照顾他；只有他一个人陪着我把邦斯送上教堂，送上公墓……我要拿三千法郎送给他，另外拿三千法郎给他女儿……”

“可怜的好人！……”戈迪萨尔暗暗的想。

托皮纳尔给邦斯送葬，在一般人看来完全是不足道的小事，而在施模克这只神圣的羊羔眼里却象博叙埃说的那杯水

一样，①比征略者打的胜仗还重要：这点高尚的心胸使那位贪婪成性的暴发户也大为感动。因为戈迪萨尔虽然虚荣，虽然极想不择手段的往上爬，跟他的老朋友包比诺并驾齐驱，骨子里还是有良心的。他觉得刚才把施模克看错了，便一口答应说：

"没有问题，你要的款子我都替你办到！亲爱的施模克，我还想再进一步的帮忙。托皮纳尔是个诚实可靠的人……"

"是的，我才看到他跟他清苦的家庭，他多喜欢那些孩子呵……"

"博德朗老头辞职了，我想叫托皮纳尔当出纳……"

"喔！上帝保佑你！"施模克嚷着。

"那么，我的好人，你今晚四点到公证人贝蒂埃家里去；我替你把一切都办妥，老年的生活你别愁了……你要的六千法郎也照给，在乐队里你帮着迦朗若，象跟邦斯一样，照旧支你的原薪……"

"唉！我怎么还活得下去！……我对什么都没心思了……我觉得自己完了……"

"可怜的绵羊！"戈迪萨尔一边跟告退的德国人行礼，一边想。"不过，话得说回来，人总是吃荤的。歌谣大家贝朗瑞②说得好：

可怜的绵羊，早晚得给人剪毛！

① 博叙埃(1627—1704)，曾任王子太傅、莫城主教，系法国十七世纪有名的宣教家。他曾言给穷人的一杯水，在最后审判时评量善恶功过的天秤上极占重要。

②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著名歌谣诗人。

他哼着这两句，想排遣心里的感触。

“叫他们预备车子，”他吩咐当差。

一忽儿他下楼，对马夫嚷道：“上汉诺威街！”

野心家的面目又整个儿恢复了，他眼里看到了参事院。

那时施模克买了花，买了点心，差不多很高兴的捧着去给托皮纳尔的孩子。

“我带点心来啦！……”他微笑着说。

这是他三个月来第一次的笑容，令人看了只觉不寒而栗。

“可是有个条件，”他补上一句。

“先生，你太好了，”孩子们的母亲说。

“得让我抱一下这小女孩儿，还要她把花编在辫子里，象德国小姑娘一样！”

“奥尔迦，你得听先生的话，他要你怎办就怎办……”母亲沉着脸吩咐。

“别对我的德国娃娃这么凶啊！……”施模克嚷着。他在这个女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亲爱的祖国。

“你的东西我已经叫三个挑伕从那里搬来了！……”托皮纳尔从外边进来说。

“啊！朋友，”德国人招呼他，“这儿两百法郎是做开销的……你太太真好，将来你要跟她正式结婚的，是不是？我送你三千法郎……再送你女孩儿三千法郎做陪嫁，你给她存起来。你也不用再做当差，马上要升作戏院的出纳了……”

“我？接博德朗老头的差事？”

“是啊。”

"谁跟你说的?"

"戈迪萨尔先生。"

"喔! 那真要乐疯了!…… 一哎! 罗萨莉,戏院里的人不是要忌妒死了吗!…… 一这简直不可能!"

"咱们的恩人怎么可以住在阁楼上? ……"

"我活也活不了几天,有这么个地方住也很好了,"施模克说,"再见! 我要上公墓去……看看他们把邦斯怎办了……还得给他墓上送些花去。"

卡缪索庭长太太那时正焦急到极点。弗赖齐埃在她家里跟公证人贝蒂埃和诉讼代理人高德夏商量了一番。贝蒂埃和高德夏认为那份当着两位公证人和两个见证立的遗嘱,绝对推翻不了,因为阿讷坎起的稿子措辞非常明确。据正派的高德夏说,即使施模克被他现在的法律顾问蒙蔽一时,早晚也会给人点醒,因为想出头而乐于帮忙的律师有的是。贝蒂埃和高德夏不消说,早已把弗赖齐埃的底细打听清楚,所以等他在邦斯家办妥封存手续回来的时候,特意请庭长太太把他邀到庭长书房里去起草传票底稿;然后他们劝她提防弗赖齐埃。他们觉得卡缪索先生以庭长的身分决不宜牵入这种不清不白的事。两人背着弗赖齐埃把话说完就走了。

"哎,太太,那两位先生呢?"弗赖齐埃走出来问。

"走啦! ……他们劝我放弃这件事!"玛尔维勒太太回答。

"放弃!" 弗赖齐埃勉强抑捺着胸中的怒意说。"太太,您听着……"

于是他念出代执达吏起草的传票底稿:

兹据××××××状称……（套语从略）事缘阿讷坎与克罗塔二公证人，会同两外籍证人勃吕内与施瓦布，将已故邦斯先生遗嘱送呈地方法院，请求执管遗产在案。查故邦斯先生将遗产赠与德国人施模克先生之行为，实属侵害具状人之权利；因具状人乃系故邦斯先生之法定的血亲继承人，而邦斯先生生前亦明白表示愿将遗产授予具状人之生女赛西尔小姐。关于此点，具状人可提出社会上素有声望之人士为证。

讵施模克先生不惜以卑鄙伎俩，非法手段，乘病人神志昏迷之际赚取遗嘱；甚至于事先禁锢邦斯先生，使其不能于临终时接见家属，以遂其夺取遗产之阴谋；而一旦目的达到，于主办邦斯先生丧葬之时，施模克立即忘恩负义，行同禽兽，致引起邻里公愤。此外尚有其他罪行，具状人现方搜集证据，以备日后当庭陈述。基于上述理由，具状人特请求法院宣示撤销故邦斯先生遗嘱，并将其遗产判归血亲继承人依法执管。据此，本执达吏依法当面票传施模克于×月×日到庭，听候审理撤销故邦斯遗嘱一案。本执达吏并根据具状人请求，反对施模克取得受遗赠人之身分，并反对其执管遗产……（下略）①

“庭长太太，我知道那个人的，他一收到这张请帖就会让步。他跟塔巴罗一商量，塔巴罗就会劝他接受我们的办法！您愿不愿意送他三千法郎的终身年金呢？”

“当然愿意，我恨不得现在就把第一期的款子给付了。”

“喔，三天之内一定办妥……他悲痛之下，拿到这张传票会大吃一惊的，因为这可怜虫的确在那里哀悼邦斯。他把朋

① 法国执达吏的职权，除执行法院判决，为强制执行及假扣押等以外，得签发诉讼案件及非诉讼案件的传票，并负责送达。

友的死看做很大的损失。”

“传票送了出去还能收回吗?”庭长太太问。

“当然能收回,太太,案子随时可以撤销的。”

“那么,先生,行了!……你去办吧!……你替我张罗的那份家私值得我们这样干的!我已经把维泰尔先生退休的事给安排好了,只要你给他六万法郎;这笔钱将来在邦斯的遗产项下支付。所以你瞧……我们非成功不可!……”

“他已经答应辞职了吗?”

“答应了;维泰尔绝对听庭长的话……”

“好吧,太太,我早先预备给西卜太太——那个下流的看门女人——六万法郎,现在我替您省掉了。可是索瓦热女人的烟草牌照一定得给的,还有我朋友普兰,希望能补上养老院主任医师的缺。”

“没有问题,都预备好了。”

“那么万事齐备了……为这件事大家都在替您出力,就是戏院的经理戈迪萨尔也很帮忙。昨天我去看他,因为戏院里有个当差可能跟我们捣乱,戈迪萨尔答应把他压下去。”

“哦!我知道。戈迪萨尔完全是包比诺家的人!”

弗赖齐埃走了。可是他没有碰到戈迪萨尔,那份催命符一般的传票马上给送了出去。

二十分钟以后,戈迪萨尔来报告他和施模克的谈话,那时庭长太太心中的欢喜,是一切贪心的人都能了解,一切诚实的人都切齿痛恨的。她完全赞成戈迪萨尔的办法,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而且自己的顾虑也给他一扫而空了,更对他感激

不尽。

“庭长太太，”他说，“我来的时候就想到，那可怜虫有了钱还不知道怎办呢。他的忠厚淳朴，简直象古时的长老。那种天真，那种德国人脾气，竟可以把他放在玻璃罩底下，象蜡制的小耶稣般供起来！我看他拿了两千五年金已经为难死了，要不荒唐一下才怪呢……”

“戏院里的当差追悼我们的舅舅，他就送他一笔钱，足见他宅心仁厚。当初就怪那件小事，造成了我跟邦斯先生的误会；要是他再到我们家来的话，一切都会原谅他的。你真不知道我丈夫多么想念他。这一回没有得到他的死讯，庭长心里难过得不得了；他对亲属之间的礼数看得极重，要是知道了邦斯舅舅故世，一定要上教堂，要去送丧，连我也会去参加他的弥撒祭的……”

“那么，美丽的太太，”戈迪萨尔说，“请你叫人把和解据预备起来；准四点，我替你把德国人带来……太太，希望你在令爱包比诺子爵夫人前面为我吹嘘吹嘘；也希望她对她的公公，对我那位显赫的老朋友，对这个大政治家提一句，说我对他所有的亲属都愿意尽心出力，请他继续高抬贵手，提拔提拔我。他那个当法官的叔叔救过我的命，后来他又让我发了财……太太，象你跟令爱这样有权有势的人，当然是众望所归，万人景仰，我很想沾点儿光。我的计划是想脱离戏院，做个有作为的人。”

“你现在不是很有作为了吗，先生？”

“你太好了！”戈迪萨尔说着，吻着庭长太太那只干枯

的手。

当天四点钟，贝蒂埃公证人的事务所里，陆续来了和解书的起草人弗赖齐埃，施模克的代理人塔巴罗，还有施模克本人也由戈迪萨尔陪着来了。弗赖齐埃在贝蒂埃的书桌上放着六千法郎和第一期的年金六百法郎钞票，有心让施模克看到。他果然看了那许多钱愣住了，对于人家宣读的和解书内容，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可怜虫在墓上向邦斯默祷了一番，说不久就要去跟他相会。他在回家的路上给戈迪萨尔拉到了这儿。经过多少打击之后，他神智早就不大清楚，这时更有点神魂恍惚；所以和解书上说施模克亲自到场，由代理人塔巴罗在旁协助，以及庭长为女儿提起诉讼等等的案由，施模克一概没有听见，那时德国人显而易见当了个倒霉角色，因为他签这份和解书，等于承认弗赖齐埃状子上的话是事实。但他看到有这么多钱可以拿去给托皮纳尔，让那个唯一敬爱邦斯的人有好日子过，简直高兴之极，再也不把什么和解据听在耳里。他们把文件念到一半，贝蒂埃手下的一个书记进来向主人报告说：

"先生，有个人要找施模克先生……"

公证人看见弗赖齐埃做了个手势，便特意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们在签订文件的时候，千万别来打搅！你去问问那个人的姓名……是个普通人还是上等人？是不是什么债主？……"

书记回来报告说：

"他一定要跟施模克先生说话。"

“他姓什么?”

“托皮纳尔。”

“我去，你尽管签字，”戈迪萨尔对施模克说，“让我去问他有什么事。”

戈迪萨尔明白了弗赖齐埃的意思，他们都咂摸到可能有点儿危险。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经理对当差说。“难道你不想当出纳吗? 出纳员第一个条件是谨慎小心。”

“先生……”

“你走吧；再管闲事，你的差事就砸了。”

“先生，倘使每一口面包都要塞着我喉咙管，我是咽不下去的!……——施模克先生!”他叫起来。

施模克签过了字，手里抓着钱，听见托皮纳尔的声音，跑来了。

“这是给德国娃娃和你的……”

“哎啊! 亲爱的施模克先生，那些狐群狗党想破坏你名誉，你倒让他们发了财。我把这张传票给一个规矩人，一个认得弗赖齐埃的诉讼代理人看过了，他说你不应该怕打官司，他们作恶多端，应当受点儿惩罚，并且你一接受他们的诉讼，他们会退缩的……你把这个文件念一念吧。”

这位冒失的朋友把送到博尔丹的传票递给施模克。施模克接过来念了，才知道受了诬蔑，可还不明白这些糟蹋他的话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挨了一个闷棍。他心口好似给一颗石子塞住了，当场晕倒在托皮纳尔怀里。他们正在公证人屋子的

大门下，恰好有辆车在街上过，托皮纳尔就把可怜的德国人抱上了车。他已经发作脑溢血，眼睛看不清了，可还挣扎着把钱交给托皮纳尔。施模克并不就死，但从此没有清醒过来，不饮不食，只有些无意识的动作。十天之后，他死了，连哼也不哼一声，因为他早已不能开口。他病中由托皮纳尔太太服侍；死后由托皮纳尔张罗着，无声无臭的给埋了，就葬在邦斯旁边；给这个德意志之子送丧的也只有托皮纳尔一个。

弗赖齐埃当上了初级法庭庭长，在卡缪索府上走得很熟。庭长夫人非常赏识他，不赞成他娶塔巴罗那等人的女儿，答应给他介绍一门比这个胜过万倍的亲事。庭长太太觉得，不但买进玛尔维勒的草场跟庄子都是他出的力，连庭长在一八四六年国会改选时当选议员也是他的功劳。①

本书的故事，不幸连许多细节都是事实；它与它的姊妹作② 放在一起，更足证明人的性格在社会上有极大的作用。读者谅必都想知道本书主人公的下落；而我说的主人公，凡是收藏家，鉴赏家，骨董商，全会猜到是指邦斯的收藏。那么只要把下面一段对话提一提就行了，因为就在不久以前，包比诺伯爵招待几个外国人在家里看画。

"伯爵，你收藏的全是宝物！"一个高贵的外国人说。

"喔！爵爷，"包比诺很谦虚的回答，"关于图画的收藏，不但在巴黎，就是在欧洲，也没有人敢和那不知名的犹太人，叫做埃利·玛古斯的相比。他是个怪物，可以说是收藏图画的

① 事实上国会于当年八月一日改选。

② 指《贝姨》。

巨擘。他搜集的一百多幅画，简直叫所有的收藏家望而却步，不敢再想收藏。法国政府真该花上七八百万，等这个守财奴故世之后把他的美术馆买下来……至于骨董古玩，那么我的这一批还不算坏，值得人家一提的了……”

“可是象你这样的忙人，你当初的家业又是光明正大靠经商挣来的，怎么能……”

“对啦，”包比诺伯爵接口道，“靠卖药起家的，怎么会再去买进些起码东西……”

“不是这意思，”外国客人抢着说，“我奇怪你怎么能有时间去找！古玩骨董不会自己来找你的……”

“我公公喜欢美术，喜欢精美的作品，原来就有些收藏，”包比诺子爵夫人插言道，“可是宝物之中最大的部分是我从家里带来的！”

“怎么，太太，是你带来的！……你这样年轻，已经有这种癖好了？……”一位俄国亲王说。

俄国人最喜欢摹仿别人，所以一切文明的病都会在他们国内蔓延。玩骨董的习气在彼得堡风靡一时，再加他们那种，用雷蒙诺克的话说，天真的勇猛，把货价抬得那么高，简直令人没法再买东西。那位亲王便是专程到巴黎来收骨董的。

“王爷，”子爵夫人说，“这批宝物是一个非常喜欢我的舅公传给我的。他从一八〇五起，花了四十多年在各地收集这些精品，主要是在意大利……”

“他姓什么？”那位英国爵爷问。

“邦斯！”卡缪索庭长回答。

“他是个挺可爱的人，”庭长太太装着很甜蜜的声音，“挺有风趣，挺古怪，同时心地又好得不得了。爵爷，你刚才赞美的那把扇子，原是蓬巴杜夫人的遗物，邦斯先生送给我的时候还说过一句妙语，可是原谅我不告诉你了……”

她说完了望着女儿。

“子爵夫人，”俄国亲王说，“请你告诉我们吧。”

“哦，那句话跟扇子一样名贵！……”子爵夫人回答，她说话就喜欢用这种滥调，“他对家母说：宠姬荡妇之物，早该入于大贤大德之手。”

英国爵爷望着玛尔维勒太太，那种表示不信的神气，在一个毫无风韵的女人是看了最舒服的。庭长太太接着又说：

“他每星期要在我们家吃三四次饭，他真喜欢我们！我们也非常了解他；艺术家最得意的是有人赏识他们的才气。并且玛尔维勒先生是他独一无二的亲属。可是他得这笔遗产完全是出乎意外。包比诺伯爵不忍心让这批收藏给送出去拍卖，便全部买了下来；而我们也觉得这么办最合适。倘使把舅舅多么爱好的精品散佚出去，我们心里也不好过。给这批东西估价的便是埃利·玛古斯……爵爷，我们这样才买下了令叔在玛尔维勒盖的那所别庄，以后还希望你赏光上那儿去玩。”

戈迪萨尔把戏院盘给别人已有一年了，托皮纳尔还在那里当出纳。可是他变得沉默寡言，愤世嫉俗；人家觉得他象犯了什么罪；戏院里某些缺德的人，还说他的抑郁不欢是娶了洛洛特的缘故。诚实的托皮纳尔，只要听见弗赖齐埃的名字就会吓得直跳。也许有人奇怪，品格配得上邦斯的人只有一个，

而这一个倒是戏院里的小职员。

雷蒙诺克太太鉴于封丹纳太太的预言，不愿意住到乡下去养老；她在玛德莱娜街上一家漂亮铺子里又做了寡妇。雷蒙诺克因为婚约上订明夫妇一方死亡时，遗产即归对方承受，便有心在老婆身边摆着一小杯硫酸，希望她无意中会弄错；他老婆看见了，好意把杯子换了个地方，不料雷蒙诺克竟拿去一饮而尽。这恶棍的下场当然是自食其果，同时也证明上帝还是有赏罚的。一般人往往责备描写社会风俗的作家把这一点给忘了，其实是大家看那种千篇一律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戏看得太多了。

书中倘有誊写错误，敬请读者原谅。

一八四六年七月至一八四七年五月于巴黎

傅　雷译

经 纪 人

献给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银
行家詹姆斯·罗特希尔德男爵先生

“洛雷特”① 是个体面字眼，创造这个词是为了形容某一类姑娘：那些处境难以名状、或者说难以形容其处境的姑娘。法兰西学士院的四十名院士年事都很高，且一贯重视礼教，所以不肯费心为这个词儿立下定义。假如一个新词委婉地反映了一种不能明言的社会现象，那它定是应运而生的并必能广为传播。于是“洛雷特”一词便在社会各阶级间不胫而走，在任何“洛雷特”都不会涉足的地方亦复如此。该词直至一八四〇年才编造出来，大约是由于在一座敬献圣母洛雷特的教堂四周筑起了一堆堆燕巢雀窝之故。笔者这番赘言不过是聊供字源学家参考。这衮衮诸公本可以不必如此劳神：只可惜中世纪的文人未逢当今以分析与描叙见长的时代，不似我等对世俗人情尽态极妍地详加陈述。

① 据法语《小罗伯尔字典》(一九八二年出版)，关于“洛雷特”一词解释如下：此字产生于洛雷特圣母院；原因是在该教堂所在的区域内住有许多轻薄女郎。可见此字是指旧时穿戴华丽而行为不检的年轻妇女。

蒂凯小姐，或玛拉迦小姐（此艺名更为众人所熟悉——请参阅《假情妇》），是这座可爱的教堂辖区内最为惹眼的女信徒之一。

这位快活伶俐的姑娘以其娇艳的容貌为资产，在本故事展开的时候，正在为一位公证人增添乐趣；该公证人感到明媒正娶的妻室稍过虔诚、稍过古板、稍过冷淡，不能令丈夫满足于家中的鸾凤之乐。

却说在某次狂欢节之夜，公证人卡陶在蒂凯小姐府上设宴款待律师德罗什、漫画家毕西沃、连载小说家卢斯托，以及老友拿当等人；这几位都是《人间喜剧》里的名角，毋须作者赘言。应邀光临公证人非正式私宅的，还有年轻的拉帕菲林：他享有渊源久远的伯爵封号，只可惜欠点丰盛的财源。

到一位"洛雷特"姑娘家里就晚餐，固然不是为了大嚼大咽那盆古朴的清燉牛肉、那道适于小户人家的干烧鸡和那碟家常冷盘；但也不必象在贞洁贤淑的市民阶层妇女的客厅里那样，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虚言应对。哦，世情风俗什么时候才能愉悦宾客呢？而上流社会的女性，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不靠袒胸露臂来争奇斗艳，而改为竞相展示善良和智慧呢？却说那玛格丽特·蒂凯，原是奥林匹克马戏团里的阿斯帕西①，她生性活泼开朗，人家对她一向原宥包涵，因为她行为失检往往是由于幼稚无知，且颇能知过自省。如卡陶之辈就一向对她明

---

① 阿斯帕西，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希腊名媛，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斯（公元前499—429）的情妇；其寓所为当时哲人、作家、名流荟萃之地。

言："你要骗我就尽管骗罢！"——他虽然充当了公证人，说起话来倒也不乏风趣。可你千万别相信他这种大话。德罗什和卡陶既随和又老于世故，所以能与毕西沃、卢斯托、拿当和小伯爵这等人平起平坐、旗鼓相当。而后几位也因常常有求于这二位领官俸的，所以相知渐深，也决不会——借用"洛雷特"姑娘的说法——让他们"下不了台"。

在七支雪茄喷出的香云紫雾当中，这一席闲话起初是海阔天空、任意舒展，象离群的羔羊一般逍遥自在；随后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巴黎展开的永无止境的搏斗，话题便落到双方在较量中的谋略上来。

的确，假如读者诸君肯费神回顾一下几位宾客的生平与经历，当会有此感：若要在巴黎寻找精于此道的行家，怕真是"非彼等莫属"了。其中既有老成练达的专家，又有技艺高超的画师，聚首一堂、谈笑风生，犹若法官与被告结交，笑语欢声，其乐融融。当初毕西沃曾以克利希监狱为题画了一组漫画；这便成了今晚一席闲话的引子。

已是午夜时分：宾主不拘一格，三三两两围坐在客厅的炉边桌旁，不无渲染地恣意讥评；这类玩笑，不仅为巴黎所特有，且囿于蒙马特尔城关至昂丹大道、纳瓦兰街上段至林荫大道一带；舍此而远去，也就难以喻解了。

大约花了十分钟的光景，围绕此项主题的真知灼见、微言大义，连同种种谐言趣语，无不一一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三百多年前，拉伯雷即已酣畅透彻地就这一题材发表议论，然而，舍弃这种光华四射的焰火，却不是一宗微不足道的成就：那压

轴的一柱礼花便是由玛拉迦一手燃放的。

“总之是让鞋帽店捞到了好处，”玛拉迦说道。“有个专做女式服饰的店主，连着做砸了两顶我定做的帽子；我只好不再找她。她急坏了，登门拜访了我二十七次，死活要讨二十法郎。她哪里知道，咱们从来没有二十法郎。咱们名下有一千法郎，也满可以差人到公证人事务所筹措五百法郎；至于二十法郎，我手头可从来没有过这笔小钱。我的厨娘跟使女合在一块儿，兴许能有二十法郎。我呀，我名下可只有信用贷款；若是借上二十法郎，那就会丢掉信用。我若是开口要二十法郎，那就跟那些在大马路上游荡的姐妹们一般无二啦！”

“那店东可曾把钱讨到了手？”拉帕菲林问。

“咳！你怎么这么傻？”她对拉帕菲林挤了挤眼。“她今天上午是第二十七次登门了，要不我怎么会跟你们提起呢。”

“那你是怎样打发她的呢？”德罗什问道。

“我看她实在可怜……，便向她又定做了一顶小帽儿——那是我为了不落俗套而终于设计出来的。假如这位阿芒达小姐能够马到成功，那她就不会再向我讨账啦：她必定能借此发一笔大财哩！”

德罗什律师接话道：

“依我看，这一类搏斗中最精彩的画面，应留给那些闯荡社会的勇士，这比那些把巴黎描绘得光怪陆离的图画要高明多了。各位都自认为是行家里手，（说着他瞟了一眼拿当、卢斯托、毕西沃和拉帕菲林）；但堪称大师的恐怕当推某位伯爵，眼下他正忙着为自己安排归宿。想当年，在那批手戴黄手套，

乘坐轻便车，举止风流潇洒的江洋大盗中，他就被公认为最老成练达、工于心计、修习有素、胆大心细、坚毅果敢而又目光远大的一个。这帮大盗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在巴黎这片惊涛骇浪之上载沉载浮。伯爵天不怕地不怕，奉行一套私人的方略，同英国内阁的大政方针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有家室以前，一直投身于无休止的搏击酣战之中，同……卢斯托的经历颇为相似。我从前和现在都担任着他的诉讼代理人。"

"他那大名的前半截是马克西姆·德·特拉伊，"拉帕菲林插话道。

"何况他付清了一切债款，又不曾给他人造成任何损失，"德罗什接着说。"不过，毕西沃老兄方才说得好：本意在十月份交款，却落得在三月清讫，这便是对人身自由的侵犯！马克西姆的一位债主施展花招，要他急速偿现；而依据其私法的某条某款，伯爵便认定此举已构成欺诈行为。期、汇票的一切远因近果，早已统统被他看破识透。某日他在舍下作客，一位后生当面将期、汇票贬称为'牵驴桥'①；他当即正色驳道：'不，是"断魂桥"②——那可真是魂断桥头、有去无还呀！'可见，他在商业法方面极有素养，连专职的商事诉讼代理人也未必能高出他一头。要知道，那时他可真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哩：出门的车马全靠现租现用；下榻之地便是他那亲随的小舍——据说在那仆人的眼里他始终是高山仰止的伟人，纵使攀上那么

---

① 意即"笨人心目中的难题"。典出《伊索寓言》。指某笨伯骑驴至桥前，怕桥不胜负担，特跨下座骑，牵之而过。

② 指将罪犯从王府押往威尼斯死囚牢房的必经之桥。

一门亲事①也丝毫不曾减色哩！他身为三家俱乐部的成员；城里若无人请他吃晚饭，他便任选三者之一作为就餐之地。在他的寓所倒很难见到他的踪影……”

拉帕菲林打断了德罗什的话头，插言道：

“他倒曾向我表白：‘我唯一值得自负的就是住在皮加尔街。’②”

德罗什继续讲道：

“刚刚介绍的是这两位对手中的一位。现在就说说那第二位。在座诸君对于克拉帕龙的大名恐怕都有所风闻罢……”

“他当年常常是蓬头垢面，”毕西沃嚷道，还故意动手把自己的头发揉成一团乱麻。

毕西沃跟钢琴家肖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擅长把别人模仿得惟妙惟肖；当下他就穷形毕相地将那个人物表演了一番。

“他说起话来总是这样摇头晃脑。他当过四出奔波的商品推销员；他可是三百六十行、样样都摸过……”

“可不！”德罗什接着说，“他生来就是奔波劳碌的命，眼下正在去美洲的途中。他也就只能到那里去闯大运；因为这里的法院下一回开庭，就很可能缺席宣判他犯有‘欺诈破产’的罪名。”

“这可真是落进了苦海啦！”玛拉迦惊叹道。

---

① 特拉伊后来娶了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女子。

② 在巴黎第九区，附近有皮加尔广场（十八区），上达蒙马特尔高地，是一个灯红酒绿的闹市。

"这位克拉帕龙呀，"德罗什接着说，"大约总有六、七年的光景罢，一直捏在咱们的两位老友杜·蒂耶和纽沁根的手里，让人家当枪使，做人家的挡箭牌和替罪羊；不过到了一八二九年，他充当这种角色，已经臭名远扬……"

"所以咱们的老朋友不得不把他抛在一边啦，"毕西沃插道。

"也就是叫他任命运摆布了，"德罗什继续往下说，"而他却掉进了泥淖，在里面拼命挣扎。到一八三三年，他为了做生意，同一个人称赛里泽的家伙搭了股……"

"啊呀！"那"洛雷特"姑娘啧啧称奇地问道："就是那个家伙吗？——想当初他搞股份公司，也真够离奇的，结果第六裁判厅毫不留情地判了他两年徒刑！"

"正是此人！"德罗什应声答道。"在复辟时期，约摸从一八二三到一八二七年，这位赛里泽专干一项营生：就是放胆在一些文章的末尾署上大名，而这些文章恰被司法当局严加查禁；接着他便锒铛入狱。这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名扬四海的人物。自由党把这位外省先锋称作勇将赛里泽。到一八二八年，他的这份热忱引起了普遍注意，于是得到了酬谢：由当年报界赏赐给他一顶热心公益的桂冠，这是专门赏给模范公民的称号。赛里泽想从这份公益当中贴现提成；他跑到巴黎，靠着左翼银行家的庇护，先是干代办所，又插手金融交易，靠的是一位自愿身居幕后者的资金；而那位精明过头的赌徒，终于以全部本金，与复辟王朝的巨舟一起，覆没于一八三〇年七月间的惊涛骇浪之中……"

“嗨，不就是那个家伙么，咱们还给他起了个诨名儿叫做‘好牌手’呢！”毕西沃嚷道。

“别说这可怜虫的坏话啦，”玛拉迦大声疾呼道，“这埃斯图尼可是个好好先生哩！”

德罗什接着说：

“各位不难想见，身为破产户，政治上又冠有勇将赛里泽的雅号，在一八三〇那年头该当串演何种角色。他被分配到一个顶呱呱的州里。然而这赛里泽却时运不济：党派之间相互较量，种种手段都可使得；可一旦从政当权，就不能这般百无禁忌了。

“于是他当官才三个月，便只好引咎辞职。他当初不是曾不遗余力地收买民心么？由于他还没有昭著的劣迹足以玷污头上那顶桂冠（‘勇将赛里泽’！），当局便令他充当一家报纸的发行人，作为失去职务的补偿。那报纸号称反对派喉舌，但in petto① 归附内阁。所以使这好人儿腐败堕落的，正是政府当局。赛里泽坐在报纸发行人的宝座上，觉得那滋味犹若小鸟栖息在枯木朽干之上。于是他转而献身那桩股份公司的伟业。若是比他精明强干些的，本可借此机会广罗顾主，而这倒霉鬼却正如各位所说：一举捞了个两年之久的铁窗风味！”

“顶精明强干的那一伙，咱们个个认识的，”毕西沃说。“别再损这可怜虫了，人家是上了个大当嘛！连库蒂尔也被别人掏过腰包，谁能想到！”

---

① 意大利文：暗地里，秘密地。

德罗什接着讲：

“赛里泽还是个下流胚；由于眠花宿柳而恶疾缠身，毁了自己的相貌！咱们言归正传，再来说那场搏斗吧：总之，一对做买卖的行家，串通起来干肮脏勾当，其性质之恶俗、作风之败坏、手段之低劣，都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们手头的‘流动资金’不外乎：熟知巴黎内幕者才通晓的帮派切口，贫困潦倒之下的铤而走险，生意场上练就的老谋深算，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例如巴黎财界巨子的产业规模、其发迹的前因后果、有哪些亲朋故旧及旧雨新知、每位巨子的潜在功力又如何，等等，一律都须详其始末、牢记心头。这一对江湖骗子（恕我不暇择词：在交易所的习惯用语里，还只有这个词儿可用来状其形肖）通同一气的岁月并不久长。好比两只饿急的野狗，一瞧见尸骨便会相互咬住、彼此扭打成一团。

“不过，赛里泽-克拉帕龙公司初期的投机买卖却做得很到家。这一对活宝同巴贝、夏布瓦梭、萨玛农等一帮放印子钱的沆瀣一气，把一些已经失掉清债希望的死债权接过手来。

“那时的克拉帕龙经纪行座落在夏巴奈街的一套小中二层里，共有五间小屋，租金不出七百法郎。每位股东在一间小屋里下榻，而且为了防患于未然，将门窗统统紧闭，以致我的首席帮办从来没能进门。用作办公的部分有一间前厅、一间会客室和一间办公室；里面的家具陈设，统统拿到拍卖行去估价怕也估不到三百法郎。各位都是老巴黎，不难想见那两间办公用房是如何布局：几把深色的马鬃垫椅、一张铺着绿毯的

方桌、一只不值钱的座钟(夹在两只罩上了玻璃的蜡烛台之间);那一对烛台呈现着冷清寂寞的光景,与面前镶有金边的小镜及壁炉遥相呼应;那壁炉里的残薪剩炭,如今已'经历了整整两冬的人世沧桑'(恕我借用我那帮办的一句妙语)!至于那办公室,各位必能想见:待办的业务不算多,空白的卷宗却一垛垛!……每位股东有一只通用的文件架;其后便是在办公室的正中,置放着一张活动台面的写字台:内中空空如也,恰如公司的钱柜一般无二!在烧煤炭的壁炉旁,每一侧放着两张工作软椅。地板上铺着地毯:同债权一样是二手货。总之,各位已经领教了这套充作摆设的桃花心木家具:那是这半个世纪以来,在咱们书房里代代相传层层转售下来的古董。至此,各位已经结识了这场搏战的甲、乙两方。

"且说在赛里泽和克拉帕龙合股的头三个月里(合股刚满七个月,两人便拳打脚踢地散了伙),他们便扒进了两千法郎的票据,负债人一栏俱有马克西姆的大名(因为实有马克西姆其人),有关的文件塞满了两叠卷宗(包括法院判决书、上诉呈文、传票、执行文书,以及急审裁决等等)。总之,债券数额达到三千二百法郎又挂零;扒进的价是五百法郎,用了私人结具过户的方式,由特别代理人经手,连手续费也省了……。就在这时,青春已逝的马克西姆,经历了一次情场风波,是五十岁的男人才特有的艳遇……。"

"说的是安东尼亚吧!"拉帕菲林兴冲冲地说。"想她能够发迹,靠的还是我提笔写信向她讨回一把牙刷呢!"

"她本来叫肖嘉黛儿,"玛拉迦当即订正说——她对那心

高气傲的外号① 不无反感。

“正是，”德罗什应道。

“马克西姆毕生就这一回是荒唐失算了的；可也是，既非完人，孰能无过！”毕西沃议论道。

“那当儿马克西姆还不明白同十八岁的姑娘相好的处世之道。一般这样年纪的少女，只要能落进华丽的马车，让她从那圣洁的阁楼上倒栽而下，她也甘心的，”德罗什接着说。“而政治家理应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那时，德·玛赛刚起用这位老友（也是咱们的老友），叫他参加政界高等喜剧的串演。从前马克西姆是情场上能征惯战的勇将，结识的都是名媛贵妇；现在年已半百，遇着这只娇小玲珑的所谓野果，自有张口一尝的权利。这好比一位猎手，走到一户农家的田头，便在一棵苹果树下稍作憩息。伯爵为肖嘉黛儿小姐赁下一间相当别致的文艺书屋，不过照例也还是二手货……”

“嗨，她在那里干了还不到半年工夫，”拿当插话道，“她模样儿长得太漂亮，叫她掌管文艺书屋未免可惜。”

这时那“洛雷特”姑娘问拿当：

“莫非你就是她那孩子的生父？……”

德罗什又滔滔地叙道：

“且说那赛里泽，自从买下马克西姆署名的债券以来，渐渐穿戴得满象一位法院的执达文书了。他七顾伯爵的宅邸而

① 马克·安东尼（公元前83—前30）是古罗马三执政之一，当时声势显赫。“安东尼亚”即从“安东尼”一字变化而来；此处暗指肖嘉黛儿以皇后（之美貌）自比。

无着，终于在某天早晨悄悄溜进了大门。爵府的老仆苏宗虽说是饱经世故，还是不免把赛里泽当做一位挨户兜售的推销员：假如马克西姆正想为哪位年轻太太买下一片经售印花的铺面，那么他便可当即提出一千埃居的顶租价目。苏宗对这位矮小的怪物并无丝毫戒备之意：只见他一身十足的老巴黎打扮，又经过轻罪法庭的儆戒而自知检点，老仆便力劝主子惠予接待。请看他周身一副生意人的扮相：目光浑浊、毛发稀疏、前额光秃，身穿一套瘦小利索的黑礼服，皮靴上粘着土疙瘩块儿……”

“可真是‘债权’的活化身呀！”卢斯托惊叹道。

德罗什继续讲道：

“而伯爵呢——他可是寸步不让的‘债务’的活化身哩！他肩披蓝色法兰绒晨衣，脚踏一双由某侯爵夫人亲手绣花的拖鞋，腿蹬一条洁白的毛线裤，染发之上戴着一顶好看的无边圆帽，上身着的是一件鲜艳灿烂的衬衫，双手把玩抚弄着衣带上的流苏……！”

“这可真是一幅风俗画呢！”拿当评论道。“凡见过马克西姆用午餐的那间精美小客厅的人，全都会有这种感觉。那里挂满了罕见的名贵画作，悬有丝质绸料的壁衣；让来客脚踏士麦那① 产的地毯，饱览架台上陈列的各色古董与稀世珍品；连萨克森亲王见了怕也会妒羡不已……”

“下面便是要讲的本事了，”德罗什宣布。

话声一落，全场肃静。

① 士麦那，土耳其港口城市，以出产纺织品、地毯等闻名于世。

“‘伯爵先生，’赛里泽开口道，‘本人奉前银行家夏尔·克拉帕龙先生之命，特登门拜访。’

“‘哦！这可怜虫，他想把我怎么着？……’

“‘他可变成您的债权人啦！债权总额（本息在内、外加手续费）是三千二百法郎七十五生丁……’

“‘那是库特利耶债券，’马克西姆应道。他对自己的来往业务了如指掌，就象领航员熟知本管区的海岸线一样。

“‘正是，伯爵先生，’赛里泽说着欠了欠身。‘本人今天的来意，正是要探明先生的意向。’

“‘我清不清偿这笔债务，全要看我高兴不高兴，’马克西姆答道，同时按铃招呼苏宗过来。‘克拉帕龙不声不响，竟买起我认签的债券，这未免放肆！我真替他可惜：他本来是我那些老友的掌中物，一向安分守己的嘛。我还说他来着：“佣金那么少、却俯首帖耳地为他们效劳，帮助他们成百万、成百万地扒进，这不是甘当傻瓜吗！”好呀，他这回自己跳出来，证明他是多么愚不可及……！不错：人各有命么。有人封冠为王，有人却喋血饮弹；有人进财百万，有人却替东家看门守舍。凡此种种，莫不都是天公地道。你又能教它如何呢，亲爱的？我又不是帝王，我得坚守我的信条。谁要是想从我身上捞一票，或者徒有债权人之名而对此道并未入门，那到了我手下可就绝不留情啦！苏宗，给我上茶！你没看见这位老爷么？’他转身冲着那老仆继续往下说：

“‘哎呀呀！可怜的老伙计呀，你这回可叫人蒙骗住了哩！人家是债权在握的要人啦，你一看人家的皮靴，就应当识得来

客的真面目嘛！’

“接着又说：

“‘朋友也罢，冤家也罢，用得着我的陌生人也罢，凡跨进我这家门的，还没有一个徒步当车的！亲爱的赛里泽老爷，您可弄明白了吗？您休想再用我的地毯给您擦皮靴啦！’说着，他瞅了一瞅对方由于沾上了泥块而发灰发白的鞋底……，再道：

“‘您见到那位可悲可悯的鲍尼法斯·德·克拉帕龙，烦请代我致意：我准备拿这段公案压文件柜的柜底儿哩。’

“他这一番陈词，用的是柔声细气的老好人腔调；一般潜修德行的平民听了，定会觉得实属可恶！

“‘那您可是错啦。伯爵先生，’赛里泽答道，语调颇有几分决断的气概。‘我们可是有债必清、如数索还的！至于所用的办法，或许会使您不快。为了这个缘故，我好意登门求教；君子相交，理当如此嘛！’

“‘哦？你这果真是由衷之言么？……’马克西姆反问道，他对赛里泽最后那句大言不惭的话，颇有些忿然。假如各位看出了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的穿扮）之间对比有多鲜明，必定会悟到：在那玩世不恭的言谈中，却有着塔莱朗①式的机智。

“马克西姆眉头紧蹙，眼光盯牢赛里泽；而对方呢，不仅直面这股冰凉的怒意，而且报以猫眼式的凝视，那里头藏蓄着冷

① 塔莱朗（1754—1838），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在法国督政府、拿破仑帝国、王政复辟及七月王朝时期都曾任要职，在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曾扮演重要角色。其人机敏，语多警拔。

峻的奸诈。

"'那么，老爷，请便吧……'

"'也好，伯爵先生，别了！好在不出半年，咱们就会彼此两讫的。'

"'老爷，'马克西姆反唇相讥，'我无意讳言您那份债权的合法性；不过，假如您真能按票面从我手头挖现，那我反而要感谢不尽哩！那就等于教我还要加意提防、免遭不测之虞呀……。愚仆或有不周，尚乞见谅……。'

"'伯爵先生，'赛里泽当即回敬道，'鄙人才甘当您的愚仆呢！'

"这一席话，双方都毫不含糊，并且铿锵有力、妥善周到。双方的禀性都可谓老谋深算：或寓之于傲慢高雅的风度；或掩藏于衣衫简慢的外表。两只猛虎同争一食，于拼搏之前计长议短，怕也未必比他俩更壮美、更精明。"德罗什环顾左右，只见听众都兴味盎然，颇为喜出望外；便问道：

"各位想把赌注押在哪一方？"

"这故事真有趣！……"玛拉迦叹道。"哎，亲爱的，往下讲呀，真舍不得丢开呢！"

"可谓是龙虎相逢，情景不凡！"拉帕菲林道。

玛拉迦叫嚷起来：

"嗨，我押在那矮子精一边：马克西姆哪里吃他得住！不信就叫我的木匠劈了我，工钱我给！"

卡陶却另有主张：

"我押马克西姆：若非攻其不备，极难胜他一筹！"

德罗什稍停片刻，接过"洛雷特"姑娘递过的小杯，一饮而尽道：

"肖嘉黛儿小姐的书屋就开在科克纳尔街①，离马克西姆住的皮加尔街不过咫尺之距。小姐占了一组面临花园的小套房：套房与店面之间横着昏昏黑黑的一大间，那便是藏书室。安东尼亚拜托她的姑妈代为看守店面……"

"她那时已经有了姑妈？……"玛拉迦大声问。"真见鬼，不都是马克西姆的巧安排么！"

"唉！可惜倒是人家的亲姑妈呢，"德罗什应道，"她名叫……，等我想想看……！"

"叫伊达·博纳米……"毕西沃忙着提词儿。

"于是，安东尼亚靠这位姑妈省掉了许许多多麻烦，"德罗什接道，"她晚起偃睡，每天只在两到四点之间才站一会儿柜台。不过从开张之日起，她只要一露面，便足以招徕八方，使店里门庭若市。常客之中有几位本区的老先生，尤其有一位退休的马车车架工，名叫克鲁瓦佐。那天他隔着橱窗雾里看花，瞥见这位绝代佳人，自此便借端托词，无日不光临书屋，浏览陈列的报刊；无独有偶的还有一位海关主任，叫做德尼萨尔，从前还荣膺过勋章。克鲁瓦佐一厢情愿地认他作情场对手，后来甚至有过这样的话：

"'您先生那时可真叫我作难了呢！'

"就凭这一句话，各位即可略知其人的端倪。自从亨利·

① 即今天巴黎的拉马丁街。当时并无书屋，系作者杜撰。

莫尼埃①的作品风靡于世，就出现了一种应称之为‘科克雷尔型’的小老头儿；克鲁瓦佐先生即在其列。他跟《临时家庭》②里的科克雷尔如出一辙：讲话细声细气，做事小手小脚，礼服上的燕尾做得小巧玲珑，眯着眼皮上扑满香粉的小眼，举措动止都带着小家习气，不时微微地颔首示意，说话时语调短促简洁……。

“克鲁瓦佐常常以夸张的姿势，把两个铜子的阅览费递给安东尼亚，一边搭讪着：‘喏，有请美人笑纳！’

“肖嘉黛儿小姐的姑妈伊达·博纳米不久便从厨娘口里探知：这位当年的车架工啬刻之至；他住在布福街，附近的四邻传说，他存着一份高达四万法郎的终身年金。那位娇艳的租书女郎开张不过一周光景，他就潜心编排出一句一语双关的俏皮话：

“‘您租书好比是出让“黄金屋”③，我怕也会投报您一个金币库……’

“过了几天，他又摆出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戏言道：

“‘我也知道您眼下是无暇他顾；但总会有轮到咱头上的日子：我可是卸掉了家累的大闲人呀！’

---

① 亨利·莫尼埃（1799—1877），法国幽默作家、漫画家，著有喜剧剧本《普律多姆先生盛衰记》，创造了一个平庸自负的人物典型。

② 《临时家庭》是当时法国剧作家布拉齐埃（1783—1838）、迪韦尔（1795—1876）、迪帕蒂（1798—1865）共同创作的滑稽笑剧。一八三一年七月五日在杂剧院上演。

③ 法语“书籍”一词兼有“金镑”之意，此处权译作“黄金屋”，是为了达原文的双关意于万一。全句的意思是克鲁瓦佐在摆阔。

“克鲁瓦佐出场总是穿着漂亮的内衣，一身浅蓝色礼服，一件棱纹塔夫绸面背心，一条黑长裤，一双厚底皮鞋——上面系着黑丝带，走起路来象一般神甫那样格登作响。他手里老是捧着那顶价值十四法郎的丝质礼帽。

“就在赛里泽拜访马克西姆之后的数天，他对那位少妇嘀咕道：‘我老啦，又没儿没女的。那些近亲远戚都很讨人厌，统统都是庄稼汉，种田耕地的命！要知道，我从老家出走时身上只有六法郎，我可是在这儿发家的呀。但我并没有目中无人……，一位漂亮女人跟我正好门当户对、相得益彰么。当一阵子克鲁瓦佐夫人，不是胜过替某伯爵帮一年佣么？……您迟早会给人家甩掉的，那时您就会想到我，想到您这个忠仆……，我的好美人儿呀！’

“这一切都是悄悄儿进行的。温情脉脉的奉承话儿都在暗地里诉说。世上还无人知晓：这位整齐清洁的小老头儿爱上了安东尼亚；他在书屋里十分注意行为检点，即使有情敌也觅不出什么破绽儿来。整整两个月里，克鲁瓦佐对已退休的海关主任怀着一腔戒意。但到第三个月的中旬，他服服帖帖地承认：这一团疑云实在是无端而起的。克鲁瓦佐同他一起走出书屋，两人肩并肩地走到街头；然后他一把抓住前海关主任的旧臂章，搭讪道：‘先生，今天天气真好哇！’

“那退休职员却应道：‘先生，奥斯特利茨战役① 那天也是这种好天气咧！那回可有咱一份儿……，我还挂了花哩。由

① 奥斯特利茨战役，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发生于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是日天气晴朗。拿破仑大破俄奥联军，战果辉煌。

于在那难忘的一日有超群拔俗的表现，我才荣获这枚十字勋章的……’

“于是两人天南海北地话起家常来：从车轱辘儿扯到战役的展开，又从女人论及马车的车身……，在两尊帝政时代的遗老之间竟建立起了友谊。矮子克鲁瓦佐因为是拿破仑姐妹的故旧，便对帝政时代一往情深。他当年做她们的车架工，开出的高价账单常叫她们头痛。惟其如此，他更以皇家亲随自居。

“马克西姆听安东尼亚说，那可爱的老头儿（这是姑妈对他的称呼）自有其盘算，便越发想端详一下这人物。

“那天赛里泽上门寻衅也有它的作用，便是唤起这位‘黄手套帮’的巨头仔细琢磨自己棋盘上的一子一卒，以便更能把握全局。而只要提及这可爱的老头，他耳际便响起嗡嗡的一阵不祥之鸣。

“书屋的第二进客厅灯火晦暗，四壁置放着一排排书架。某夜，马克西姆来到这里。透过两幅绿窗帘之间的一线缝隙，他将书屋里的七、八位常客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他目光一扫，一眼便看穿那矮子车架工的心思。他估摸了一下他那欲火的热度，满心欢喜地认定：等他自己吟风弄月的兴头儿一过，只消安东尼亚启动朱唇，她便会赢得如花似锦的前程。

“‘还有那一位，’他指指戴着荣誉团勋章绶带、仪表堂堂的那位胖老头儿问。‘他是谁啊？’

“‘是一位退休的海关主任。’

“‘他那副架势，倒叫人不大放心呢！’马克西姆一边观赏着德尼萨尔的穿戴，一边议论道。

"倒也是：这位退伍军人的腰身笔挺，俨然如一座耸立的钟楼。他的头部尤为引人注目：头发上扑满了香粉，发蜡抹得油光闪闪，有些象假面舞会上的四轮马车领骑的骑手。这发式好比一顶软毡帽，帽下露出一张长方脸，形容已近老迈，官僚和武将的习气兼而有之，神态极其倨傲，很象《宪政报》刊载的漫画人物。这位退休官员，以年龄、以滥施的香粉、以渐呈弯曲的脊梁等等看来，都不能不戴眼镜读书看报。然而他却挺着那令人敬畏的将军肚，满怀蓄养情妇的老翁所特有的自豪；他的耳朵上还佩着金环，使人想起通俗笑剧剧院的常客蒙柯奈老将军。德尼萨尔独爱宝蓝色，那肥大的长裤和旧礼服，都一律用蓝呢料子裁就。

"'这老头儿从什么时候开始光顾的？'马克西姆看着那副眼镜便心生疑窦，于是脱口问道。

"'哦！那可是打开张头一天就来啦，眼看就有两个月啦……，'安东尼亚回答说。

"马克西姆暗自寻思：

"'也罢，赛里泽找上门来不过是一个月以前的事。'

"然后又悄悄对安东尼亚耳语道：

"'……想办法叫他开开口，我要辨一辨他的话音呢。'

"'嗨，那可就不容易啦，人家对咱们一向是金口难开的呀！'安东尼亚回话说。

"'那他又何必光临呢？……'马克西姆反问。

"'那原因是很离奇的，'光艳动人的安东尼亚答道。'首先，他虽已到了六十九岁的高龄，却还养着一个相好；但也正

因为他年已六十有九，所以刻板得象钟表。这好人儿每天下午五点到胜利街情妇家里用晚餐……。那女人才叫不幸哩！他六点钟从她家里走出，到这里来遍读各家日报，消磨四个钟头；然后晚上十点又回到那女人的住处。克鲁瓦佐老爹说：他对德尼萨尔先生行迹的原委颇能体谅，而且有心同此理之感；设身处地，他也会如法泡制哩。由此，我也就略知天命罗：万一我变成了克鲁瓦佐夫人，便可推断出在晚上六点到十点之间，我才能自得其乐！’

“这当儿，马克西姆翻看了《二万五千名人录》，从中找到一行令人打消疑虑的文字：

※德尼萨尔，前海关主任，住胜利街。

“他感到百虑皆除了。

“渐渐地，德尼萨尔先生和克鲁瓦佐先生之间也能倾心交谈了。能使两个男人交谊日笃的，大约莫过于关于女人的见解略同。克鲁瓦佐老爹把那女人称做德尼萨尔先生的娇娘，并在她家里吃过一次晚饭。

“说到这里，我要作一点相当重要的注释。那间书屋是由伯爵出面购得，一半付了现款，一半却由这位肖嘉黛儿小姐署名的期票支付。清偿的日子已到，却正赶上伯爵囊空如洗。共有三张期票，票面都是一千法郎；头一张由可爱的车架工利利索索地付讫了。这时，德尼萨尔那老家伙却计上心来，建议他把书屋的优惠抵押权弄到手，作为对垫付的确认。他是这么说的：

“‘我呀，我可见识过最美最美的美人儿！……正因为如

此，无论何时何地，即使我已经神魂颠倒，我也要对女人提防三分。我虽然疯魔这个女人，可她的日用家具却不属于她，而属于我；那住宅的租约也签在我的名下……'

"各位都熟识马克西姆；他嫌那车架工太年轻！克鲁瓦佐很可以包付这三千法郎，但需等很久还尝不到什么甜头；因为马克西姆对安东尼亚的迷恋还在与日俱增……。"

"我也是这么想的，"拉帕菲林插言道，"她就好比中世纪的安帕丽亚①！"

"可是作为女人她的皮肤太粗糙，"那"洛雷特"姑娘尖叫道，"所以她不惜挥霍重金去洗麦麸浴②！"

德罗什往下说道：

"克鲁瓦佐用车架工的行话，大赞特赞了一番痴情汉德尼萨尔送给相好的那套精美家具；他在那野心勃勃的安东尼亚面前极力讨好，眉飞色舞地将它们一一详加描绘。其中有嵌着螺钿金丝的乌木大柜、各种尺寸的比利时地毯、价值一千埃居的中古式眠床、一架出自布勒之手的挂钟；餐厅的四角悬有火炬式的烛台、张挂着中国丝绸做成的帷帘（中国人耐心细致地在上面绣着珍禽异鸟），以及装在横档上的整幅门帘（这比对开的门帘远为珍贵）。'漂亮姐儿哟，这些家具正合你的需要呢……，也正是我想献给你的礼物……'克鲁瓦佐最后说，'我

---

① 安帕丽亚（1485—1511），意大利中世纪名妓。因姿色与才华出众，当时罗马贵族显要均趋之若骛。

② 当年在一定阶层的妇女中流行洗麦麸浴，以滑润皮肤。今西方仍有掺麦麸粉的润肤肥皂生产。

明白：那就会使你多多少少地爱上我。不过上了我这样的年纪，人就懂得有所节制啦。你看我把你爱得多么深切，既然我为你掏了整整一千法郎！不瞒你说：我这一辈子、打出娘胎的那天起，还从来没有借给别人这么一大笔！'

"说着，克鲁瓦佐递上了这次的两个铜子租金，神态极为郑重，宛如一位学者在论证。

"就在这天晚上，安东尼亚在通俗笑剧剧院对伯爵开口道：

"'看管一间阅览室真够枯燥无味的。我对这营生实在是毫无兴趣，而且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发财的机会。认命干这份活儿的，只有一心想糊口度日的寡妇，或者是自以为稍加打扮就能叫男人上钩的丑八怪！'

"'当初是你自己要求的呀，'伯爵答道。

"却说前一天这位'猛狮帮'（'黄手套'帮这时已发展成'猛狮帮'）的头目马克西姆赢了纽沁根一千埃居；这天晚上纽沁根匆匆上门来还债。一见马克西姆不无惊疑之色，便解释道：

"'根据那恶魔克拉帕龙的要求，人家给我发来了一份债务扣押通知……'

"'哼！他们就会来这一套！'马克西姆大声说。'也不怎么高明嘛……'

"'反正都一样，'那大银行家应答道，'你还是同他们清了账罢。他们也可能通过别人对你实行债务扣押，叫你吃亏……。我就请这位美人儿作证：我可是今天早晨就还了欠你的债，比扣押通知生效的时间早得多哩……'"

“你这位马戏团里的大明星，”拉帕菲林含笑瞧着玛拉迦说，“你这一宝可是押错啦！”

德罗什接着说：

“很久之前，出现过与此相类似的情况：那负债人过于老实，害怕出庭确认，又不愿向马克西姆清偿；我们可对那实行债务扣押的债权人毫不客气，立即让一大群债权人也实行债务扣押，用扣除诉讼费的办法冲掉了那笔欠款……”

“你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呀……？”玛拉迦嚷道。“我耳朵里好象听见叽哩咕噜地说黑话！……承蒙各位赏识这道干烧鲟鱼，我可要照收浇头的开销：就请你们给我上几堂诉讼课来作抵偿罢！”

德罗什解释道：

“是这样的：假如有人欠你一笔钱，而只要你的债权人之一向他发出债务扣押通知，那么你的一切债权人也都可以起而效尤。所有的债权人都申请清偿，那么法庭怎么办呢？……它将扣押的款项在所有的债权人之间按比例分摊。这种由法官监督的分摊叫做‘派份儿’。假如你欠了人家一万法郎的债，而你的债权人通过债务扣押搞到了一千法郎，那么他们每一家便可获得相当于其债权额的百分之几；这种分配用法律上的行话来说便是按债权比例清偿，即根据各自的债权数目分配。但他们必须凭法庭文书发出的一项法律文件才能提款，这种文件的名称是‘债权人序列明细表提要’。这项工作由诉讼代理人先作准备，再由法官列表，各位可以想见那是一叠叠贴满印花的公文，上面疏疏落落地写着几行字；稀稀拉拉的几

个数字，在成栏成栏的空白之中显得很冷落。表列的第一项便是扣除诉讼费。而扣押一千法郎或一百万法郎，诉讼费都一样。所以在诉讼费名下吃掉(比如说)一千埃居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出现争端时更是如此。”

“诉讼代理人总是能使它成立的，”卡陶插话道，“你们的同伙常常跑来问我：‘这里面有什么可吃进的呀？’”

德罗什又说：

“总是有办法的，尤其是当债务人主动促成以诉讼费吃进时。所以伯爵的债权人一无所获他们只能到诉讼代理人那里奔走呼号，其开支都只好自理。想叫伯爵这样老练的债务人清偿，债权人就必须为自己造成一种法律上极不易成立的地位：即身兼二任，集债务人与债权人之地位于一身；只有这样，才能依法制造混同……”

“是债务人的权益混同？”“洛雷特”姑娘在洗耳恭听之余发问道。

“不是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重资格的混同，而且是自己付款、自己收款，”德罗什答道，“克拉帕龙只会搞债务扣押，未免幼稚可笑，结果反使伯爵高枕无忧。他同安东尼亚从通俗笑剧院散场归来时更一心一意赞成将那间文艺书屋脱手，以结清那两千法郎的顶金余额；因为他觉得落下这桩事业出资人的名声一定会贻笑大方。于是他采纳了安东尼亚的如意算盘：她立志要在本行业里一展鸿图，搬进一组华丽的套房，使唤上贴身女佣，出门乘坐高车驷马，好同(比如说吧)咱们今天这位漂亮的女东道主比个高下……”

那位杂技场上的名角儿一听这话便急急嚷道：

“她长得不够漂亮，还不够这份格儿哩！不过她毕竟狠狠地涮了涮那个小埃斯格里尼翁！”

德罗什又往下说道：

“过了十天光景，那位逞能的侏儒克鲁瓦佐对美人儿安东尼亚好言相劝，大意是说：

“‘姑娘呀，你那间文艺书屋可是个无底洞哪。你守着它会变成个黄脸婆，那煤气灯会伤了你的眼睛。你好歹得从中脱身；得，……咱们可不能坐失良机呀。我替你找到一位年轻太太，她正好求之不得，很想盘过你这间书屋来。那是一位破了产的小户女子，眼下被逼得走投无路，除了跳井投河就别无他途。不过她手上有响当当的四千法郎现款，不如来它个顺水推舟，借这笔钱收容、哺育两个小孩成人哩……’

“‘真是的，克鲁瓦佐老爹，您真是慈悲心肠啊！’安东尼亚赞叹道。

“‘嗨，过一会儿我就更大慈大悲哩！’那老车架工又道。‘试想可怜的德尼萨尔先生难过得染上了黄疸病……。也真是，这件事伤了他的肝脏，多愁善感的老年人本来就好犯这种病。他不该这么感伤的。我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过他：‘当上多情种子，那倒也无妨；可感伤备至，那可要不得！这是性命攸关的呀……！’这汉子有志气、有教养；万万没料到这件事会使他痛彻肺腑，以致那天用餐用到上消化酒时，他竟不得不中途退席……’

“‘出了什么事吗？’……肖嘉黛儿小姐问。

“‘那个小娘们——我也在她家里进过晚餐——硬把他给甩啦……。可不是吗，没吭个声儿就把人家甩了：只写了一封别字连篇的便函！’

“‘克鲁瓦佐老爹呀：谁要是惹女人讨嫌，谁就会落得这等下场！……’

“‘美人儿呀，这倒真是前车之鉴呢！’性情温和的克鲁瓦佐又说。‘至此为止，我还没见到过男子汉这么伤心欲绝的。咱们的老友德尼萨尔激动得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那被他叫做‘甜蜜窝儿’的地方，他现在连看也不要看……。他已经方寸全无，居然只要我出价四千法郎，就收进奥棠丝的全套陈设……；那娘儿的名字就叫奥棠丝。’

“‘这名儿倒挺好听呢，’安东尼亚品评道。

“‘就是嘛，跟拿破仑的继女① 同名；在座的都知道，当年就是在下给她备车的呀！’

“‘好罢，让我想想要不要，’精明过人的安东尼亚说。‘先把你这位小娘子叫来看看……’

“结果是安东尼亚跑去看了那套家具，回来时象是着了魔；然后又怀着一腔古玩鉴赏家的热诚，转而叫马克西姆也着了魔。伯爵没等隔夜就同意售出那间书屋。要知道，那产业是登在肖嘉黛儿名下的；马克西姆一想到竟是矮子克鲁瓦佐替他揽了个买主，不禁暗自窃笑。‘马克西姆—肖嘉黛儿合股公司’亏了两千法郎，那是不假；但洋洋大观的四张一千法郎现

① 指奥棠丝·德·博阿奈（1783—1837），是拿破仑之妻约瑟芬与前夫德·博阿奈子爵所生之女儿。

钞到手，这点儿亏空又何足道哉？正如伯爵所说：

"'货真价实的四千法郎现洋呀！……别忘了也有这样的日子：为了收进这么多现货，认下八千法郎的期票都舍得呢！'

"第三天，伯爵怀里揣着这四张大钞，亲自端详了一遍那套家具。矮子克鲁瓦佐热心奔走、斡旋其间，于是这桩交易不日就拍板成交。克鲁瓦佐扬言是他蒙过了那小寡妇的耳目。马克西姆可不在乎那可爱的小老头儿把成千法郎扔进了水里，只想尽快将这套家具搬进新居：那是用伊达·博纳米夫人的名分在特隆谢街顶下的一组套房。因此他未雨绸缪，早就定下了几部搬家专用的大马车。

"马克西姆对这套精美绝伦的家具赞赏不置(若请一位陈设布置行家估价，怕要估到六千法郎之多)，疯魔之余便去登门造访那位倒了霉的老头儿：只见他确如得了黄疸病一般面色蜡黄，伏蜷在炉边，头上紧裹两层丝经纱纬的印度头巾，外加一顶布质睡帽，包封得严严实实，活象尚未启用的水晶灯具；他没精打采，寂寂无言地缩在一角，看上去早已命浅息微，以致伯爵只好同他的贴身男仆计议一番。

"马克西姆将那四千法郎如数交给男仆，再由他面呈主人，以便换得一纸收据。随后，伯爵想叫搬运工将大马车驱前数步；不料就在此时听得有人尖声怪气嚷道：

"'不必，不必，伯爵老爷！咱们收支两讫啦！我还应当找给您六百三十法郎十五生丁①呢！'

① 参见第356页。赛里泽手里的债权总额是三千二百法郎七十五生丁；此处该找的数字似应为七百法郎二十五生丁。

“伯爵回首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只见赛里泽的正身从层层紧裹的褴褛里脱颖而出，好比一只飞蛾从茧壳里蜕化而出，翩翩起舞。他将那叠珍贵的文书面交马克西姆，同时不免表白一番：

“‘我在背时倒兆、命运不济的日子里学得一番串演喜剧的功夫，装扮起寿翁老叟来不亚于布斐① 的演技！’

“‘啊呀呀，我果真路遇剪径大盗、落进匪夷猖獗的邦迪森林② 了吗？’马克西姆叫苦不迭道。

“‘伯爵老爷，此言差矣！您此刻正置身于奥棠丝小姐的府第：小姐当初是杜德莱老勋爵的挚友，勋爵有心藏娇于金屋，以避世人耳目。不过小姐自已不识抬举，竟属意于愚仆！’

“伯爵忆及这段往事时，曾向我吐露心曲：

“‘我平生若曾起过杀机，必是在此时此地了！但又怎能奈何他得呢？奥棠丝小姐恰在此刻一展娇容，我惟有以笑容可掬相报呀！还是顾全脸面要紧，我当即把那六百法郎扔给小姐，说道：“拿去赏使女罢！”’

“难道马克西姆就无计可施了吗？”拉帕菲林急急问。

“可是归根结底钱是矮子克鲁瓦佐掏的。”精明的卡陶说道。

“马克西姆也不无所获，”德罗什补充道，“因为奥棠丝情不自禁地惊呼：‘嗳呀呀！早知道是你，那……’”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权益混同’啊！”“洛雷特”姑娘拍案

---

① 布斐（1800—1888），法国喜剧演员，当时极为有名。

② 邦迪森林，在巴黎郊区以东的地带，历史上是绿林好汉出没之地。

叫绝道。

“卡陶老爷呀，你这回可押输了呢!”她回首对那公证人说。

这样一来玛拉迦欠木匠的一百埃居就此还清了。

一八四五年，于巴黎。

丁世中 译

浪荡王孙

献给亨利·海涅

这篇研作献给您，亲爱的海涅。献给您，因为在巴黎，您象征着德意志的才智和诗情；而在德国，您又象征着法兰西的犀利而幽默的批判。献给您，因为谁也不比您更懂得其中所能包含的嬉笑怒骂、爱和真谛。

德·巴尔扎克

"亲爱的朋友，"博德雷依夫人一面说着，一面从双人沙发的靠垫下面抽出一份手稿，"在我们这种困难的处境下，我把您前几天给我讲的事情写成短篇小说，您不会责怪我吧？"

"方今之世，什么到手的都是好题材。您没看见有的作家穷于想象，就把自己和他们情妇的心曲公之于众吗？亲爱的，总有一天会到这样的地步：人们不是为了体验传奇中英雄的乐趣而去历险，却只是为了讲给别人听。"

"总之，您和罗什菲德夫人将为我们付房租。而照目前这里的情况看来，我想我是不会为您付房租的。"

"那可难说！也许您也会象罗什菲德夫人一样走运呢。"

"您认为回到她丈夫身边就算走运吗？"

"不算，只不过是走财运……开始吧！我洗耳恭听。"

于是博德雷依夫人朗读了以下这篇作品：

背景是沙特·杜·鲁尔街一间华丽的沙龙。当代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同一位显赫的侯爵夫人并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其亲密的程度正好适合他的身份——一个靠女人而显贵起来的男人。这女人要他承欢左右，与其说是聊胜于无，不如说是作为一个百依百顺的patito①。

她说道："昨天您不是提到有几封信，说是为了给我把故事讲全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找到了吗？"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

"那么请讲吧，我会象孩子听妈妈讲'大青蛇'的童话一样听着。"

"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朋友的熟人之中，我要提的就是目前故事中的这位年轻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而又命途多舛的贵胄，颇多神思妙想，善于谈笑风生，年纪虽轻而阅历很广。目前暂时混迹于浪荡公子之列。浪荡一词，也可称之为意大利人的街头哲理。那是指一群二十多岁不超过三十岁的年轻人。个个自命不凡，而又都怀才不遇，但总有一天会崭露头角，成为赫赫要人。其实在狂欢节时，他们已经露过头角，把一年中受到压抑的过剩精力都发泄在自己发明的种种滑稽可笑的新花样之中。这是什么年月啊！荒唐的当权者竟这样大量埋没人才！在这群浪荡公子中，有出色的外交家，只要有法国当局撑腰，他们就自信有斗垮俄罗斯谋略的能耐。在那里

① 意大利文：追求者。

面还可以找到作家、行政人才、军事家、记者、艺术家！总之，可以从中发现各种各样有本领、有才气的人物。这是社会的缩影。假设俄皇愿出两千万把这群浪荡公子买过去——还得假设他们愿意离开那柏油马路，放逐到敖德萨，不出一年，敖德萨就会变成巴黎。那里面有的是空自枯萎的鲜花，当年拿破仑和路易十四到处求索的优秀法兰西青年，三十年来却被这耆老政府弃若敝屣；在这耆老政府统治下，法国的一切都在凋敝。曾几何时，那位还令人信得过的蒂索教授①提到这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代时还说过：'这些青年可真是名不虚传。无论是在参议会和政府机关里，在非常棘手而充满风险的谈判中，还是在被征服国家的统治机构中，皇上处处都用得上他们，而他们处处都不辱使命！这些青年对皇上来说，就象是当年查理曼大帝的missi dominici②。'而如今，浪荡一词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他们一无所有，随遇而安。他们的宗教就是保持希望；他们的法典就是相信自己；他们的开支全靠慈善布施。这些年轻人个个心胸豁达，多大的厄运都能处之泰然，从来得不到好运的青睐，但是总能驾御自己的命运。他们总是骑着假设之马驰骋，象落叶一样飘浮不定，象债台高筑的人那样轻松愉快，啊！他们的债务就和他们喝过的酒一样多。我快要言归正传了。他们都在谈恋爱，但是这恋爱……请想象一下：把洛

---

① 皮埃尔-弗朗索瓦·蒂索(1768—1854)，法兰西高等学校拉丁诗教授，一八三三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② 拉丁文：钦差大臣。原指中古时期法国查理曼大帝派往各省的高级官员，职责是代表国王视察工作，并向国王报告。故译为钦差大臣。

弗拉斯、亨利四世、摄政王、维特、圣普乐、勒内、黎塞留元帅集于一身，①就可以对他们的爱情有个概念了！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他们都是情场老手，拿得出任何女人都求之不得的那种炽烈的热情；他们的心有如饭馆的菜单，把斯丹达尔的《论爱情》一书付诸实施，尽管是不自觉的，甚至可能根本没看过那本书；他们把不同口味的爱情予以分门别类：热烈的、反复无常的、坚贞如冰的、尤其是昙花一现的爱情。哪一种都适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发明了这么一条荒诞的箴言：对男人说来，什么女人都是一样的。这一条款的内容还要泼辣得多，但是我既然认为其精神是错误的，就不计较措辞了。夫人，我的朋友名叫加布里埃尔-冉-安-维克多-邦雅曼-乔治-费迪南-夏尔-爱德华·吕斯蒂柯里·拉帕菲林伯爵。吕斯蒂柯里家族丢掉托斯卡讷地方的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后，立即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②一道来到法国，他们与德·埃斯特家族③

① 洛弗拉斯指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中的花花公子；亨利四世指法国波旁王朝第一任国王，摄政王指法王路易十五幼时摄政的菲力浦·奥尔良公爵；维特指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圣普乐是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中的男主人公；勒内是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勒内》的主人公；黎塞留元帅（1696—1788）指法国历史上著名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其人私生活放荡，情场轶闻极多。

② 梅迪契家族为意大利望族之一。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佛罗伦萨公爵罗兰二世之女，于一五三三年嫁给法王亨利二世，其子查理九世幼时，她曾任摄政王，以政治手腕灵活著称。

③ 德·埃斯特也是中古时期意大利著名王公世家。这一段叙述有的地方引用历史事实和真实姓名，但有的纯属虚构。吕斯蒂柯里和拉帕菲林以及以下有些姓名即为虚构。

略沾点亲，与吉斯公爵结过盟，在圣巴托罗缪之夜杀了不少新教徒。查理九世封他们继承拉帕菲林伯爵的产业，那是没收的萨瓦公爵的领地。后来亨利四世又从他们手里买了回去，不过仍把伯爵头衔留给了他们。这位伟大的皇帝做了一件蠢事，就是把领地还给了萨瓦公爵。作为补偿，拉帕菲林家族两次晋爵，并主持过一届政府。远在梅迪契家族有自己的纹章之前，他们就拥有了蓝花银质纹章（纹章正面刻有查理九世的御玺），上有两个农民的雕像托着一顶伯爵冠冕，冕上的铭文是：IN HOC SIGNO VINCIMUS。[1]拉帕菲林家族曾在瓦卢瓦王朝中政绩斐然，一直延续到黎塞留执政时期；在路易十四治下逐渐衰微，到路易十五时完全败落。我那位朋友的祖父是在布雷[2]之前，第一个为出尽风头的拉盖尔小姐[3]添妆，从而把已经所余无几的这份辉煌家业挥霍净尽的。到一七八九年，夏尔-爱德华的父亲已是一名没有任何家产的官吏。他趁大革命之机，灵机一动，给自己安了个吕斯蒂柯里的姓氏。这位父亲在意大利战争时曾和一位阿尔巴尼伯爵夫人的养女结婚（她叫个什么卡波尼[4]，拉帕菲林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成了军队里最优秀的上校之一，因此国王任命他为荣誉军团司令，并册封为伯爵。上校的脊梁骨有一点歪，他儿子提起此事常笑称他为再造伯爵。吕斯蒂柯里伯爵将军

---

① 拉丁文：佑吾必胜。

② 布雷（1710—1777），法国著名的包税人。

③ 拉盖尔小姐（1755—1783），著名女歌唱家。

④ 卡波尼系意大利佛罗伦萨望族之一。

——因为他在拉第斯波恩①一役又当上了将军衔的旅长——在瓦格拉姆战役②之后死于维也纳，当时他在战场上被任命为师长将军。以他的名望，他显赫的意大利世家，以及他的丰功伟绩，本来迟早应该升上元帅宝座。又因吕斯蒂柯里家族已经出过一位教皇，还在那不勒斯王国搞过两次维新，如果是在王朝复辟年代，他是很可能重整在一一〇〇年时已和吕斯蒂柯里一样显赫的拉帕菲林家业的。拉帕菲林家族尽管是坚定的投石党③，但靠了他在瓦卢瓦王朝的辉煌业绩，并靠了他的灵活手腕，在路易十四治下却还能存在下去；马扎兰主教对他们有感情，因为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托斯卡讷的残裔④。今天，提到夏尔-爱德华·德·拉帕菲林的名字时，知道拉帕菲林世家是怎么回事的，一百个人里找不出三个人来。但是波旁王朝的画笔却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弗阿-格拉伊⑤。啊！您可不知道，爱德华·德·拉帕菲林是以怎样的气度承受这

---

① 拉第斯波恩在今德国境内，现名累根斯堡，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在此打败奥地利。

② 瓦格拉姆，维也纳附近一村庄。瓦格拉姆战役是历史上有名的战役。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的查理大公。

③ 路易十四幼时马扎兰主教执政期间，巴黎发生了反王权的起义（1648—1649），称“投石党”运动。除广大平民外，大资产阶级及一部分贵族也参加了，后以贵族及大资产阶级与国王妥协而失败。因巴黎市政府禁止使用投石器，违者入狱。该运动以此命名，含有反抗政府之意。

④ 马扎兰（1602—1661），继黎塞留之后的红衣主教，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时代任首相，其原籍为意大利，托斯卡讷是意大利地方，故云。

⑤ 弗阿和格拉伊都是法国古老的贵族世家。一三九八年通过婚姻将两家的封号联在一起。

默默无闻的地位！他对一八三〇年的布尔乔亚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而又极其风趣、典雅。假如这些浪荡公子能容得下一位国王的话，那他就会是浪荡国之王。他的想象力真是层出不穷。创造出一张浪荡国的地图，以及连诺迪耶①都找不到的七座城堡的名字，都是他的功劳。"

侯爵夫人说："而这，正是我们时代最动人的笑话中所缺少的唯一的东西。"

拿当继续说道："您再了解一些我的朋友拉帕菲林的特点，就能对他作出判断了。有一次，拉帕菲林发现他的一个朋友——当然也是浪荡公子——正在街头与一个自称被冒犯了的布尔乔亚争吵。这些浪荡公子对当代权贵是极为蛮横无礼的。眼看就要发生一场格斗。

"'等一等，'拉帕菲林发话了，他拿出当年洛赞公爵自己都会望尘莫及的洛赞气派②，'这位先生府上？'

"'什么？先生？'那布尔乔亚问道。

"'是的，我问您府上，您怎么称呼？'

"'戈丹。'

"'嗯？戈丹！'拉帕菲林的朋友说。

"'亲爱的，等一等，'拉帕菲林止住他的朋友，'有个姓氏叫特里戈丹，您是这家族的吗？'

"那布尔乔亚瞠目不知所答。

"'不是的。那么您是属于皇家册封的加埃特的新公爵之

① 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以写富于幻想的故事见长。

② 洛赞公爵（1633—1723），路易十四时期的元帅，以勇于冒险著称。

家喽？也不是的。那么，您想，我这位朋友，将来是要当大使馆的秘书，并成为大使的，您总有一天要对他肃然起敬。他怎么能跟您打架呢？……戈丹！名不见经传；无名小卒，戈丹！我的朋友不能对空搏斗啊！有身分的人只能跟有点名望的人打架。请吧，亲爱的，再见！'

"'向尊夫人致意！'那位朋友追加了一句。

"有一天，拉帕菲林同他的朋友一起散步，那位朋友把烟头扔在一个过路行人的鼻子上了。那行人缺乏雅量，竟然发起火来。

"年轻伯爵走过去对他说：'您把对手的火给碰灭了。证人宣布：双方都保全了体面。'

"他欠了他的裁缝一千法郎，一天早晨，裁缝没有亲自去，而是派了他的大徒弟到拉帕菲林家去收钱。那孩子在鲁尔郊区一个庭院尽头六层楼上找到了这位倒霉的欠债人。房间里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那是什么床！还有一张桌子，哪儿算得上是桌子，拉帕菲林听取了在清晨七点钟向他提出的这一荒唐的、而且据他说简直是无理的要求。

"他以米拉波① 的风度和姿势回答说：'回去把你看到的我的情况告诉你师傅！"

徒弟道着歉退出去了。拉帕菲林把这年轻人送到楼梯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著名人物之一，贵族出身，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一年期间是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中最有号召力的一个政治活动家，后因转而拥护路易十六，在人民中丧失声望。他是著名的演说家，其演说辞、演讲艺术和风度都为当代所称道。

口。楼梯扶手上的装饰是《布里塔尼居斯》中情节的插画。①拉帕菲林对他说：

"'注意这楼梯！好好看看这楼梯！回去好跟你师傅讲这楼梯！'

"不论他陷入什么困境，拉帕菲林从不为危难所压倒，从不垂头丧气，从不沾染任何庸俗趣味。他总是充分显示出黎瓦洛尔②的才华和法国王公贵族的优雅风度。那则脍炙人口的，关于银行家拉斐特③的朋友的轶事，就是他发现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拉斐特的朋友来到了国民公债交易所——当初发起公债就是为了让这位银行家保住他开的一家旅馆，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就是在那旅馆里策划的——这位朋友一进去就说：'给你五法郎，找我一百个苏！④'有人把这件事画成了漫画。有一次，他不幸——借用起诉书的语言来说——使一位姑娘变成了母亲。那个已不算纯洁无瑕的女孩子向她母亲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她母亲，一个善良的布尔乔亚，跑去问他打算怎么办。

"'可是，太太，我既不是外科医生，又不是接生婆。'

---

① 《布里塔尼居斯》，法国著名古典主义悲剧作家拉辛（1639—1699）的名剧之一。这里情节指第二幕第二场尼禄赞扬朱妮那种毫无装饰的美，此处喻指拉帕菲林住所简陋，楼梯扶手毫无装饰。

② 黎瓦洛尔(1753—1801)，法国作家及记者，仇视法国大革命，经常对共和派进行尖酸刻薄的攻击。

③ 拉斐特(1767—1844)，十九世纪法国金融巨子，波旁王朝的反对派，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④ 一百个苏等于五个法郎。此处是讽刺布尔乔亚的小气、庸俗。

"一句话顶得她无言以对。但是事隔三、四年之后，她又来找他麻烦了，还是坚持问他打算怎么办。

"'啊，太太！'他答道，'到这个孩子七岁的时候，那是孩子们从女人手中转到男人手中的年龄（母亲作赞同状），假如他确实是我的孩子（母亲作手势），假如他长得惊人地象我，假如他看来有希望长成高贵绅士，假如我从他身上看到我的气质，特别是吕斯蒂柯里家族的气派，噢，那么，（对方又一个动作）君子一言为定，我一定给他……一块大麦糖！'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圣勃夫①写不知名人士传的笔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强硬的世族的玩世不恭而又有些腐败的一面。这一面更使人想起他们狩猎的鹿苑，而不是那谈诗论文的朗布依埃公馆②。这不是文质彬彬的族类，我倒倾向于认为他们有点骄奢淫佚，超出了风流倜傥，不拘小节的范围。但是这却是黎塞留式的殷勤，只是可能玩笑开得太过分些；这也可能是十八世纪的极端放纵的作风。往前说，可与当时的宫廷火枪手联系起来，而有损于尚瑟内兹③的声誉，但他们那轻浮的作风却是从瓦卢瓦故宫的画栋雕梁中养成的。在我们这个道德高尚的时代，遇到这样大胆放肆的行为当然要予以严惩；但

---

① 圣勃夫（1804—1869），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② 朗布依埃公馆，朗布依埃侯爵夫人（1588—1665）在巴黎建造的一所住宅，于一六〇八年开始接待宾客，十七世纪上半叶几乎法国所有上流社会人士和作家都做过该沙龙的座上客，开沙龙文学风气之先。

③ 尚瑟内兹（1759—1794），黎瓦洛尔的朋友和合作者，法国大革命期间极端保王派的宗教刊物《使徒报》的编辑，一七九四年在巴黎被革命派送上断头台。

是这块大麦糖也可以使年轻的姑娘们看到，这种开头充满着迷人的梦幻，盛开着玫瑰花的游乐，是多么的危险；在那无人守护的斜坡上滑下去不知节制，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件轶事生动而全面地刻画出了拉帕菲林的性格，因为他具备了帕斯卡尔①所希求的折衷性格，既温柔又无情；他象古希腊的伊巴密浓达将军一样，在两个极端都同样的伟大。再说，折衷一词正好恰当地形容这个时代；只是过去没有人制造新词就是了。这一特点足以解释我国文明的精妙之处，它将永存。”

“啊！亲爱的拿当，您向我讲了一通什么晦涩难懂的话啊？”侯爵夫人愕然问道。

“侯爵夫人，”拿当答道，“您不懂得这种高深的文辞的价值，我刚才是套用圣勃夫的笔法，是一种新型的法文。我接着讲下去吧。有一天，拉帕菲林同朋友挽着胳膊在街上散步，看见一个最凶的债主迎面走来。债主向他说：

“‘先生，您想起过我吗？’

“‘半点也不！’伯爵回答道。

“您要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有多困难。因为当年塔莱朗在同样的场合已经说过：‘您真奇怪，亲爱的；’他得避免落个效颦之讥。这位伯爵和白金汉公爵一样慷慨。他一时手头拮据，拿不出东西来给那扫烟囱的孩子，感到难为情，于是就把手伸进一家杂食店门口盛葡萄的木桶，给那个小萨瓦人②的帽子

①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古典主义散文家，也是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提倡以“自我克制”，“温和折衷”为主要内容的“理性”。

② 萨瓦，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盛产葡萄。

里盛满了葡萄，这孩子是很爱吃葡萄的。那店主人起初是笑，终于向拉帕菲林伸出手来要钱。

“‘呸！先生！’他回答，‘您的左手大概不知道我的右手刚刚给出去了什么东西。’

“夏尔-爱德华富于冒险精神。他不主动寻衅，但也不拒绝别人的挑衅；他是具有精神上的勇气的。他在歌剧院的走廊里遇到一个人，那人谈到他时言语失敬，他就在交臂而过时用胳膊肘撞他一下，等走回来时，又撞他一下。

“那人说：‘您可真不小心！’

“‘相反，我是故意的。’

“那年轻人递过了名片。

“‘太脏了，’他答道，‘这名片在口袋里放得太久了！另外再给我一张吧。’他说着把名片扔在地上。

“在决斗场上，他中了一剑。对手看见血流出来，就想结束战斗，叫道：

“‘先生，您受伤了。’

“‘突然袭击，不算数！’他回答时神态自若，就象在讲武堂上一样。

“然后他报以同样的突然袭击，不过刺得更深，同时叫道：

“‘这才是真正的一剑，先生！’

“他的对手因此卧床半年。还是用圣勃夫的笔法来说吧，这件事使人回想起皇族盛时的教养和雅谑。可以看到一种无忧无虑而又漫无目标的生活；一种只有青春少年才有的欢快的想象力。这已经不再是娇嫩的花朵，而是包含着饱满、丰

腴、能度过寒冬的干种子。您难道不觉得这些事预示着一种按捺不住的、令人不安的东西，一种分析不透，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时机一到就会燃起熊熊烈火的东西吗？这是修道院里特有的acedia①，是青春的力量在年华虚度中腐败、发酸、发酵，是一种朦胧的黯然神伤。”

“够了！”侯爵夫人叫道，“您简直是在给我的脑子下倾盆大雨。”

“那是因为午后太烦闷，太无聊。干点坏事也比没事可干好，这就是在法国经常发生的情况。目前的青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郁郁不得志者好学不倦；另一方面，是激情奋发的人热血沸腾。”

“够了！”罗什菲德夫人又说一遍，并做了一个命令的手势，“您在折磨我的神经！”

“为了给您把拉帕菲林讲完全，我得赶快进入他的风流韵事，以便使您了解这年轻人的特殊天才。他出色地代表着那一部分洋场恶少。他们坚强，坚强得足以对那些无能的统治者给他们造成的处境付之一笑；他们精明，精明得可以看出工作是没有用的，因而什么也不干；他们生气勃勃，能够寻欢作乐——这是他们唯一的，谁也剥夺不了的东西。但是一项狭隘的、布尔乔亚的重商主义政策，会把多少禀赋和才华得以施展的渠道给堵塞了。诗人也好，博学少年也好，全都无用武之地。为了使您了解新朝廷多昏庸，请看拉帕菲林遇到的以下

---

① 西班牙文：胃酸过多。

这件事：在皇家年俸的项目里，有一种职员，名叫赈济员。这个职员有一天听说拉帕菲林处境极为拮据，这同他的职务当然有关，于是他就给这吕斯蒂柯里的后裔送去五十法郎。拉帕菲林温文尔雅地接待了这位先生，并同他谈论宫里的人物。

“他问道：‘听说奥尔良小姐①为她侄子的这一美差出了如此数目的一笔钱，是吗？这事干得漂亮！’

“拉帕菲林向一个十岁的萨瓦孩子吩咐了几句话，他管这孩子叫安息斯老爹，他是白给他干活的。他讲到这孩子时说：

“‘我还没见过象这孩子那样又精又傻的；他为我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什么都明白，就是不明白我是什么也不能给他的。’

“安息斯租来了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后面还有一个跟车的仆人。拉帕菲林听到马车声的时候，已经巧妙地把话题引到这位先生的职务上，打听他的工作和待遇。

“‘您这样满城的跑，给不给您一辆车呢？’

“‘哦，没有！’他答道。

“话音刚落，拉帕菲林就和当时正巧在他家的一个朋友一起，把这个他后来称之为循规蹈矩的可怜人送下楼，并坚持要他上了马车，因为正在下着倾盆大雨。拉帕菲林一切都计算好了。他建议让马车送这公务员到他要到的地方去。当这散发布施的人结束对另一家的访问，走出来时，原班人马在门口等着他。跟车的仆人递给他一张铅笔写的条子：

---

① 指路易-菲力浦的妹妹阿黛拉伊德（1777—1847）。

"'该马车已由吕斯蒂柯里·德·拉帕菲林伯爵付妥三天租金。能为朝廷慈善事业薄尽绵力，使朝廷恩典得添羽翼，不胜欣慰之至。'

"现在拉帕菲林称年俸为'不文明的俸禄'①。有一个举止略嫌轻佻的女人热恋着他。她叫安东尼亚，住在海尔德路，在当地颇引人注目。但是在她认识这位伯爵时，她还没有'发迹'呢。她不乏过去那个时代的女人的泼辣劲儿，而这种作风在今天是被妇女们嗤为粗野的。这个女人同伯爵过了半个月纯洁无邪的幸福生活之后，为了她自己的'年俸'，不得不又回到不那么专一的爱情生活去。拉帕菲林发现对方对他不忠，就给安东尼亚夫人写了以下这封使她一举成名的信：

夫人：

您的行为使我既痛苦又惊讶。您以倨傲的态度撕碎了我的心还不满足，竟然无礼到把我的牙刷留下不还；而我的财力又不允许我再添置一把，因为我的产业被课以超过其价值的重税。

别了，美丽而无情无义的朋友！愿我们再相见于更美好的世界里。

夏尔-爱德华

"(还是借用圣勃夫的雅俗相间的诙谐诗的笔调来说吧，)这种玩笑肯定已超过了斯泰恩的《多情客游记》②一书中的幽

① 此处为双关语：皇家年俸的原文是"liste civile"，civile一字原义为"文明，拉帕菲林称之为liste incivile，即"不文明"。

② 《多情客游记》为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泰恩（1713—1768）的名著。以日记和书信的形式描写一青年女子的心理，在文学史上作为英国幽默文学的典型。

默；倒更接近于斯卡龙①，而没有他的粗俗。我不知道莫里哀兴致好的时候，见到这封信，会不会象他见到西哈诺②最好的作品时那样说：'这是我的风格！'黎塞留当年给那位在厨房院子里等他的公主写的，也不见得比这更完美：'我的女王，请留在那里，以便讨厨师的欢心。'夏尔-爱德华的玩笑没那么尖酸刻薄。我不知道罗马和希腊人是否有此机智。也许仔细翻阅柏拉图的著作，可能找到接近之处，但是在严肃的和音乐的方面……

"收起这些滥调吧，"侯爵夫人说，"这些话可以印出来，但拿来在我耳边絮聒，可不是我应受的刑罚。"

拿当接着说："现在讲他怎样遇到克洛丁娜的吧。有一天，也就是这帮年轻人游手好闲的那些日子之一，他们就象王政复辟时期的勃龙代③一样，精力充沛，而又让那些骄横的老年人压制得心情抑郁，只想干点坏事，想搞一场大恶作剧，其规模之大所需要的胆略就足以成为干这件事的正当理由。那一天，拉帕菲林拄着文明棍儿，在格拉蒙路和黎塞留路之间的人行道上闲逛。远远看见一个女人，其神态之典雅，服饰之华贵，而又穿戴得这样漫不经心，据他说，一望而知是一位公主，

① 斯卡龙(1610—1660)，法国市民写实文学作家，以写滑稽叙事诗见长，专写"英雄"出丑的故事以反讽当时贵族沙龙中流行的英雄"史诗"。对莫里哀有较大影响。

② 西哈诺(1619—1655)，法国市民写实文学作家，在当时属自由思想派。写过喜剧、小说及诗歌，并写过科学幻想小说。其风格特点为粗犷、滑稽和优美相混合。

③ 勃龙代，《人间喜剧》中的人物，作家。

不是宫廷里的，就是歌剧院的公主。但是据他认为，在一八三〇年七月之后，已经没有含糊的余地，这位公主一定是属于歌剧院的。年轻的伯爵就去同她并肩而行，好象是约会好了那样。他固执而又彬彬有礼，执着而不失其优雅地跟着她走，不时投以威风而得体的目光，逼得那女人只好让他陪着走。换了旁人，遇到那样的反应早就心灰意冷了，早就会让她开头的几次躲闪，那冷若冰霜的神情和严厉的语言弄得不知所措了；但是拉帕菲林几句好话一说，任凭多严肃、多坚决，也难以抗拒。这位素昧平生的女人为了摆脱他，就走进了她经常光顾的一家时装店。夏尔-爱德华也跟了进去，坐在那里，还发表意见。他以准备为她付钱的男人的架势给她出主意。这种泰然自若的神情使那女人感到不安，就走了出去。在楼梯上，她向这位纠缠不休的拉帕菲林说：

"'先生，我现在到我丈夫的一个亲戚家去，是一位姓邦法洛的老太太……'

"'喔！邦法洛夫人吗？不胜愉快之至，我就去……'

"两人双双去了。夏尔-爱德华同这女人一起进去，人家还以为是她带来的。他也参加大家的谈话，大大地施展了一番他优雅出众的谈吐和才情。作客的时间拖得长了一些，这于他不利。

"'夫人，'他向这不相识的女人说道，'别忘了您丈夫还在等我们呢！他只让我们呆一刻钟。'

"她为这大胆的行为弄得很狼狈，但是您知道，这种大胆也总是讨人喜欢的。夏尔-爱德华的胜利者的目光，和他特

别会摆出来的那种既莫测高深又憨态可掬的神情，使她象有人牵着似地站了起来，接受了这位强加于她的骑士伸过来的胳膊，走下楼去。在门口，她向他说：

"'先生，我喜欢您开的这个玩笑……'

"'我也喜欢！'他说。

"她笑了。

"他又说道：'但是，只有您能使这玩笑变成当真的。我是拉帕菲林伯爵，我能把我的心和我的家业全部奉献在您的脚下，感到不胜荣幸！'

"那是一八三四年。伯爵二十二岁。也凑巧，那天他风度特别优雅。我给您简单描述一下，那是路易十三的活画像：他也有那白皙的前额，清秀的额角，皮肤是意大利的橄榄色，在亮光下洁白晶莹。棕色的长发，黑色的短髭，严肃的神情里带着忧郁，因为他的外表和他的性格形成惊人的对比。克洛丁娜听到这名字，再看看这一表人才，心中一动，好象颤抖了一下。拉帕菲林已觉察到了，他用他那深邃的、杏仁般的黑眼睛看了她一眼，那微微皱起的淡棕色眼皮下面流露出来的是快乐，可又象是极度的倦怠。经他看了这一眼之后，她说道：

"'您的地址？'

"'多冒昧啊！'① 他答道。

"'啊！'她微笑着说：'是枝头小鸟吗？'

"'别了，夫人；您是我所向往的女人，但是我力不从心

① 这句话是谐音的双关语，也可以理解为"多糟糕的住址！"

啊……'

"他敬了个礼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隔了一天，碰巧——这种巧事只有在巴黎才碰得上——他到一家估衣店去卖他暂时不穿的衣裳，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他心烦意乱地收了钱。正在这时，那不相识的女人经过那里，认出他来了。

"他突然向那估衣商叫道：'我决不买你这号角！'使那人大吃一惊。

"他边说边指着店铺外面挂着的一个巨型打猎用的号角，上面刻着浮雕花纹，图案是帝国的大使和将军们狩猎的服装。接着，他趾高气扬地又追随那女人去了。自从发生这号角事件的光辉的一天之后，他们二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夏尔-爱德华对爱情的看法是再正确不过了。他认为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有两次爱情，只能有一次，象海样深，却比海更无边无涯。无论老少，这爱情袭来时就象上帝的慈悲降临到圣保罗身上一样。一个人也可能活到六十岁还没有感受过这种爱情。用海涅的一句绝妙佳句来说，这爱情可能是'暗藏的心病'，是我们心中一种无限的情感和外界一种有形的美好理想的结合。总之，这爱情把造物主和创造物都包罗在一起。倘若不是这样伟大的、诗一般的爱情，而是那不到头的露水之情，就只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它，正如对待文学作品中的轻巧小令和伟大史诗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在这次交往中，夏尔-爱德华既没有感受到这种一见钟情的真正的爱情，也没有慢慢地发现对方美好的品质，相知愈深而相得益彰，终于产生难舍难分的力量。真正的爱情只有这两种类型，要么是一见倾

心——实际上这第一次印象也是事后回味出来的，要么是两人逐渐地情投意合，终于达到柏拉图式的异性相吸。但是夏尔-爱德华却被痴情地爱着。这个女人所体验的是灵与肉融于一体的完整的爱情。拉帕菲林成了她真正的情之所钟。而对拉帕菲林来说，克洛丁娜不过是一个可意的情妇而已。地狱里的魔鬼法术再大，也改变不了这两人如此冷热不均的感情。我敢说，克洛丁娜还常常使拉帕菲林感到厌烦。

“他常说，三天之后，不讨人喜欢的女人就和臭鱼一样可以扔到窗外去了。

“在浪荡公子中间，这种风流艳事是不大保密的。拉帕菲林常向我们谈起克洛丁娜；但是我们谁也没见过她，也从来没提到过她的姓氏。克洛丁娜几乎是一个神秘人物。不过我们大家还是用这个名字，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生活中的共同要求和高雅的趣味调和起来。克洛丁娜可以是奥棠丝①、男爵夫人、布尔乔亚、女皇、交际花、西班牙女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给她安上一个头衔，以寄托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希望，讲述自己的新发现。同时，也不会超过这一限度。例如在这群浪荡公子中间偶然出现一个与之有关的人，大家就一致同意，谁也不再提她。这一点说明，这些年轻人是多么细致、知礼。他们知道开玩笑和瞎扯应该掌握什么分寸，这样的人情练达何等令人钦佩！瞎扯一词足以概括许多法国特有的事物，虽然这个词太粗俗，最好从我们的语言中剔除，但也只有这个词最能表达浪

---

① 指奥棠丝·德·博阿奈。

荡公子的性格。于是，我们常拿克洛丁娜和伯爵开玩笑：'你把克洛丁娜怎样了？''你的克洛丁娜呢？''依然是克洛丁娜吗？'就象唱罗西尼的歌剧，'依然是杰斯奈！'① 一样。

"有一天，拉帕菲林对我们说，我对你们不怀好意，因此愿你们也碰上这样一个情妇。没有一条猎狗、哈巴狗、卷毛狗，比得上她那样温柔、服帖，绝对的顺从。我有时甚至责备自己心肠太硬了。克洛丁娜以超人的柔情对我百依百顺。她来了，我赶她走，她就走，到院子里才哭。我一个星期不想见她，然后让她下星期二某个时候来，不管是半夜还是清晨六点，哪怕是最不方便的时间：午饭、晚饭、起床、入睡的时间……哦！她总是不迟不早，准时来到，总是那么美丽动人、梳妆齐整、容光焕发！她是结了婚的人，有家务之累。想到她要编出多少借口，玩弄多少花样来迎合我的喜怒无常，连我们这种人都感到于心不安！……她始终如一，从不厌倦！我对她说，这不是爱情，这是顽固不化。她天天给我写信，我根本不看，她也发现了。但还是照写不误！你看，这匣子里有她二百封信。她求我每天用她的一封信擦我的刮胡刀，我照办了。她认为看到她的字迹能使我想到她，这倒也不无道理。

"拉帕菲林一边穿衣服，一边讲这些话；我把他准备用来擦刮胡刀的信拿过来，留在我这里了，他也没有要回去；信就在这里，我答应过您把它找来的：

我的朋友，您对我满意吗？我没有要求您把手伸给我，虽然我

① 见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第一幕第六场。

多么渴望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前，贴在唇边，而对您说来，这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然而我没有这样要求，因为我真怕使您不高兴。您知道吗，尽管我痛心地意识到，我的行为对您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但我仍然处处小心、步步留意。不论是以什么身分，而且尽管是秘密地属于您的女人，她的一举一动就不能让别人挑出一点儿毛病。上界洞察一切的天使可以见证，我的爱情是最纯洁无瑕的；但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总感到好象您就在身旁，我必须为您争气。

您对我的穿着打扮所说的一切都打动了我，使我明白了高贵世族之所以优越于常人之处！我衣裳的剪裁，头发的式样，还带着歌剧院姑娘的残余。顿时，我觉察到了自己格调不够高雅之所在。今后您将接待一位公爵夫人，您一定会认不出我来了。啊！你①对你的克洛丁娜多好啊！你告诉了我这一切，我多么感激，简短的几句话中包含着多少关切！这说明你还是关心着那属于你的，叫做克洛丁娜的东西喽！那个蠢货②是不会对我有所启发的，他倒是对我所作所为全都满意。他婆婆妈妈，不懂风情，根本不会想到那美丽的星期二，那姗姗来迟的星期二，等得我好心焦！星期二！就可以在你身旁待上几个钟头了！啊！到了星期二，我一定努力把这几个钟头想象成几个月，我将永远生活在其中。那天早晨，我将在希望中生活；事后，我将靠回味为生。对未来有所向往，谓之希望；追忆过去的赏心乐事，谓之回味；思想就是这样地使得我们一生中的这段生活何等美好！我梦想着种种柔情蜜意，这是惟我独有的，任何其他女人都猜不透的。一想到可能出现障碍，我就浑身冷汗。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一定和他一刀两断；但是障碍决不会来

① 这封信开头用“您”，从这里起开始用“你”，后面又有的地方用“您”，表明写信人的心情变化。

② 指她的丈夫，信中楷体的“他”都指同一人。

自这方面，而在于你。你可能要出去应酬，或是想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啊！为这星期二开恩吧！如果你剥夺了我这个星期二，夏尔，你不知道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我会使他发疯的。如果那天你不要我，如果你要出去应酬，也还是让我来吧，就来看你整装出发，只要见你一面，别无他求！让我以此来证明我是怎样纯真地爱着你吧！自从你允许我爱你以来，——因为，既然我已属于你，你就是允许我爱你了——自从那一天起，我就以全部心灵爱着你，此情将永远不渝，因为一旦倾心于你，就不可能，也不应该移情于他人。当你接触到那专注于你一人的目光时，你会从你的克洛丁娜身上看到那为你所唤醒的圣洁的心灵。唉！我不向你卖弄风情，而是象母亲对孩子一样，什么都能容忍。想当初，我是多么不可一世！比当今整个宫廷要高贵得多的查理十世王朝中多少王公贵族和武将，都甘心为我奔走。而如今，我对你就象对一个宠坏了的孩子！卖弄风情有什么用？完全白费。然而，不这样，我永远引不起您的爱情，先生！这，我是知道的，感觉得到的，因为我意识到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我想，我这样全心全意地委身于您，总还值得您报以（据他说是）所有男人都具有的，对属于自己的财产的感情吧！

星期一夜半

啾！当我知道我不得不放弃昨天同你见面的幸福时，心头是笼罩了怎样黑暗的愁云啊！只有一个念头阻止我立刻投入死神的怀抱，那就是我知道这是你的愿望。不来，是执行你的愿望，服从你的命令。啊！夏尔，我那天多美啊！你会发现我比那位德国公主还强——就是你提出来给我作榜样，我也曾在歌剧院里仔细端详过的那位。但是你也许会看到我神情异常。你看，你已使我失去

了一切自信，也许我是丑的。啾！我真害怕。我因思念我的神采飞扬的夏尔-爱德华而变成傻瓜了。我要发疯了，这是肯定的。不要笑，不要跟我说女人是水性杨花。就算我们善变，你们可是不近情理！使这可怜的人儿十天以来感到无上快乐，使她在所有人面前都显得那样善良、迷人的那几小时的恩爱时光，你竟然给剥夺了！正是因为你，我才对他表示了温情。你不知道，你害得他好苦！我考虑过要编造出什么借口来才能保住你，或者说，才能保住有时能同你一起待一会儿的权利。你从来不愿到我这里来！如果你肯来，我会多么体贴入微地招待你啊！有人比我更得宠。你对有的女人说过：我爱你。而对我，你从来只说：你是个好姑娘。你自己不知道，你有些话实在刺伤我的心。有时一些有头脑的人问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是多么卑贱，是最可怜的罪人在她救星面前的那种卑贱。……

星期三

“您看，还有三页。拉帕菲林让我把这封信拿走，信上还有点点泪痕，使人感到好象还是热的！这封信证明拉帕菲林向我们说的是真话。马尔卡在女人面前是比较腼腆的，他收到这样一封信，欣喜若狂，刚躲在一角读完信，然后拿它点香烟。

“拉帕菲林大声说道：‘可是所有堕入情网的女人都爱写这样的信！爱情赋予她们才情和文采。这说明在法国，文采是来自思想而不是来自词藻。您看这封信，思想多周密，感情多合乎逻辑！……’

“于是他给我们读了另外一封信，比我们这些小说家挖空

心思写出来的那种矫揉造作的信要高明得多。有一天，可怜的克洛丁娜得知拉帕菲林由于一张期票，正处于极度危难之中。她竟想出了一个最倒霉的主意：给他送去一个绣得非常精致的荷包，里面装着一笔数目可观的金币。

"拉帕菲林勃然大怒，向她叫道：'谁让你这么大胆，竟敢干涉我的私事？你要高兴的话，可以给我修鞋子，绣拖鞋，可是……啊！你想冒充公爵夫人，然后回过头来，再用达那厄①的神话来反对贵族！'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荷包里的金币都倒在手里，做出要向克洛丁娜脸上扔过去的样子。克洛丁娜吓坏了，也没猜到他是开玩笑，赶快向后退，一下子让一张椅子绊倒，头刚好撞在烟囱的尖角上。她自以为要死了。当他把她扶到床上，她能说出话来时，只说了一句：

"'我是罪有应得，夏尔！'

"拉帕菲林表现了一刹那的悲痛，这悲痛使克洛丁娜活了过来。这不幸事件使她感到幸福，她利用它说服拉帕菲林接受了那笔钱，从而摆脱了困境。这正好与拉封丹的一则寓言反其道而行之：那是讲的一个丈夫由于家里来了小偷，使他有机会感受到他妻子的片刻温存，因而宽恕了那小偷。关于这方面，拉帕菲林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他的全部为人。克洛丁娜回到家里，尽其所能地编了一个故事来解释她何以受伤。她

① 达那厄，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国王阿克里西俄斯之女，与宙斯相恋，生子波斯。她被其父囚禁在亚兰塔中。宙斯化作一阵金雨进入该塔与之会面。

病情危险，头上伤口化脓。医生……大概是叫毕安训……对了，就是他……有一天要把她的头发剪掉。克洛丁娜长着和贝利公爵夫人一样美丽的头发。她拒绝了，并且偷偷告诉毕安训医生，她不得到拉帕菲林伯爵的允许是不能剪头发的。毕安训于是来到了夏尔-爱德华家里。夏尔-爱德华一本正经地听着，毕安训向他解释病情，说明绝对有必要剪去头发，以便保证做好手术：

"'剪掉克洛丁娜的头发！'他以断然的口气叫道：'不行，我宁愿失去她也不能剪！'

"直到四年之后，毕安训还跟我们谈起拉帕菲林这句话，引得我们大笑半小时。克洛丁娜得知这件事遭到反对后，自作多情地以为这证明拉帕菲林对她有感情。任凭全家人对着她流泪，丈夫向她下跪，她都岿然不动，头发非保住不可！这种自以为被爱着的信念，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力量，与手术相配合，使手术十分成功。这是一种精神的运动，足以打乱所有外科手术和医学的规律。克洛丁娜给拉帕菲林写了一封既不管拼法，又没有标点的动人的信，告诉他，手术结果良好，并说在这件事上，爱情比一切科学所起的作用都大。

"'这一来，我怎么才能甩掉克洛丁娜呢？'有一天拉帕菲林问我们。

"'但是她并不妨碍你啊，她完全听你自便。'

"'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不愿意在没有我的同意下，有什么东西溜进我的生活。'

"从那以后，他就想方设法折磨克洛丁娜，告诉她：他对一

个不是出自望族的布尔乔亚女人是深恶痛绝的，他非得要一个名门闺秀不可。不错，她是有进步：现在克洛丁娜的穿着堪与圣日耳曼区最高雅的贵妇人媲美，她已学会了使自己举止不凡，她走路的姿态有一种娴静、脱俗的风度；但这还不够……这些赞语使克洛丁娜把一切都咽了下去。

"有一天，拉帕菲林向她说：'好吧，如果你想继续做这个身无分文、穷途末路的拉帕菲林的情妇，你至少要配得上他。你得有一套车马、随从和装备，还得有爵衔。你得让我享受到我自己没法弄到手的荣华富贵。有幸得到我的恩情的女人是决不应该步行的；她要是身上溅了泥，我会感到痛苦，我生性就是如此！我的女人应该受到全巴黎的仰慕。我要全巴黎都艳羡我的幸福！我愿有一个小青年眼看着一辆华丽的马车，载着一位雍容华贵的伯爵夫人，寻思道：这神仙中人是属于谁的呢？然后久久为之神往，这将使我倍增欢乐。'

"拉帕菲林向我们承认，他为了甩掉克洛丁娜而向她劈头盖脸提出这样一套方案之后，其反应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之张口结舌。

"'我的朋友，'她说话的声音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全身心的激动，'那好吧，这一切我一定办到，否则毋宁死……'

"她吻了他的手，在上面滴了几滴幸福之泪。

"她说：'我很高兴，你向我说明了要继续做你的情妇我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拉帕菲林说：'她向我做了一个女人高兴时的爱娇的姿态，就走出去了。她修长的身影傲然屹立在我阁楼的天窗口，

与一尊古代的女神像一样高。'"

拿当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这一切大概足以向您说明那群浪荡公子的习俗，其中一个最出色的人物就是这位青年意大利小军官。现在我要讲讲我如何发现克洛丁娜是谁，我如何理解到克洛丁娜的信中有一句话是多么惊人地真实，也许您没有注意到那句话。"

侯爵夫人陷入了沉思，笑不出来，只向拿当说了一句："讲下去！"这说明她为这奇闻打动之深，特别是对拉帕菲林关心之切。

"在一八二九年时，巴黎所有的剧作家中，处境最优越，最常听人提起的人之一是杜·勃吕埃，这个名字并不为公众所知，在广告上他用的名字是德·居尔西。在王朝复辟时期，他担任过一个部的处长职务。由于忠于王室长子这一支①，后来就毅然决然辞去了职务。从那以后，他写出了双倍的剧本，以弥补他由于这一义举而造成的财政赤字。当时杜·勃吕埃四十岁，他的生平您是知道的。他追随一些作家的榜样，开始钟情于一个女演员。这种感情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在文人圈子里很常见。您知道，这个女人名叫蒂丽娅，是过去皇家音乐学院的主角之一。蒂丽娅也只是她后起的名字，就象杜·勃吕埃名叫德·居尔西一样。从一八一七到一八二七年之间，这个

①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都是路易十四这一支的直系后裔，路易十四是路易十三的长子。一八三〇年上台的路易-菲力浦则为路易十三的次子奥尔良公爵的后裔。杜·勃吕埃于一八三〇年后辞职，故云忠于王室长子这一支。

姑娘在素享盛名的歌剧院舞台上放了十年的光彩。她有貌无才，技艺平庸，但是比起一般的舞蹈演员来，稍微机灵一点，没有去参加那合乎道德的，但却使芭蕾舞团破产的改革。她还是按吉玛① 时代的老规矩办事。因此她是靠了几个名人作后台才发迹的：其中有绍利厄公爵的儿子雷托雷公爵、一位美术界权威人士、外交官，还有外国阔佬。她在极盛时期在绍沙街有一所小宅第，过着和过去歌剧院的美人儿一样的生活。杜·勃吕埃是在雷托雷公爵的爱情走下坡路时开始堕入情网的，大约在一八二三年。当时他不过是个副处长，还得受那个美术界权威人士的气，可还自以为是受到偏爱的一个。过了六年之后，这一关系成为半婚姻关系。蒂丽娅一直对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人们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她是楠泰尔地方人。据说她有一个叔叔，过去是木匠或是石匠，靠了她的介绍和慷慨借款，已成为一个富有的船舶经纪商。这是杜·勃吕埃不慎透露出来的，他有一次说蒂丽娅迟早会继承一笔不小的财产。那个经纪商没有结过婚，对他的侄女有所偏爱，他受过她的好处。

"她常说：'这个人还没有精明到忘恩负义的地步。'

"到一八二九年，蒂丽娅开始引退。她年已三十，体态微丰，试演过哑剧，没有成功。她只会按照诺布莱② 的方式在台上转圈，使裙子象气球一样鼓起来，飘得高高的，从台下看几乎象裸体一样。老威斯特里③ 一开始就对她说过，一个裸体美

① 吉玛（1743—1816），巴黎歌剧院的著名芭蕾舞演员，曾红极一时。

② 指丽丝·诺布莱（1803—1852），红极一时的舞蹈演员。

③ 威斯特里（1760—1842），巴黎音乐舞蹈学院教授。

人的舞蹈演员，如果能把这几小节跳好，就能抵得过任何高超的才艺，这是舞蹈的基本功。他说，因此，那些著名的舞蹈演员象卡玛戈、吉玛、塔格利奥尼等等①，都是又瘦、又黑、又丑，只能靠才艺过人方能出头。于是蒂丽娅在比她更美貌、更伶俐的年轻姑娘面前，趁着盛名未衰，激流勇退了。她是位贵族舞蹈家，往来无平民，因此不愿涉足于七月王朝的泥塘里。克洛丁娜（即蒂丽娅）高傲、美貌，有的是对往昔的美好回忆，却没有钱。但是她有最华贵的首饰和巴黎最漂亮的家具。这位当年名噪一时，如今几乎已被遗忘的姑娘离开歌剧院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杜·勃吕埃娶她。所以您知道，她现在已是杜·勃吕埃夫人，但婚事并未公开宣布过。这一类女人在七、八年如此亲密的关系之后，是怎么让人家娶她的呢？她按的是哪根发条，开的是哪部机器？不管这内部演的戏有多滑稽，反正不是我们的主题。总之，杜·勃吕埃秘密结婚了，这件事已完成。结婚之前，居尔西被当作一个快乐的伴侣。他不一定每天都回家住，生活有点落拓文人的味道，今天在这里参加晚会，明天到那里吃晚饭；他可以出去参加一场小歌剧的排演，但不知怎么，又出现在第厄普、巴登、圣日耳曼；他常请客，过着作家、记者、艺术家那种内容丰富而花销很大的生活。他在巴黎所有的剧院后台充分享受他剧作家的权利。他是我们圈子中人，尽管有点迂腐，还有浓厚的官僚气，斐诺、卢斯托、杜·蒂埃、德罗什、毕西沃、勃龙代、库蒂尔、德·吕卜克斯②

① 卡玛戈（1710—1770），塔格利奥尼（1804—1884），亦为当时著名舞蹈家。

② 以上都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文人、艺术家。

等人却都还肯同他周旋。但是一旦结婚之后，蒂丽娅就把杜·勃吕埃变成了奴隶。有什么办法呢？这可怜虫真爱蒂丽娅。他说蒂丽娅离开剧院是为了完全委身于他，做他可爱的贤妻。蒂丽娅也会讨好杜·勃吕埃家族中最激烈的冉森教派①的女眷，使自己在她们那里通得过。谁也不知道她当初出于什么动机，经常到邦法洛夫人那里去自找烦闷；她常给姑祖母，那个吝啬的老太婆希斯夫人送去厚礼，她在这位夫人家里过了一个夏天，一次弥撒也没拉下过。这个舞蹈演员去忏悔、接受赦罪礼、领圣体，但都是在乡下，在姑妈的眼皮底下做的。那年冬天，她对我们说：

"'你们明白吗？我要有真正的姑妈姨妈了！'

"她如此乐于变成布尔乔亚，放弃她的独立，因而找到了能使她达到目的的手段。她努力讨好那几位老人。有一次，杜·勃吕埃的母亲生病，她竟然每天在左右侍立两个钟头。杜·勃吕埃被曼特侬夫人②式的手段弄得晕头转向，他对这个女人五体投地，一点也没想过自己的处境，他已给捆得太紧，反而感觉不到绳索的存在。克洛丁娜告诉杜·勃吕埃，只有在布尔乔亚政府、布尔乔亚皇族、布尔乔亚朝廷的灵活制度底

① 冉森教派，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内部的一个派别，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与代表贵族保守势力的耶稣会相对立。一八三〇年路易-菲力浦上台后，这一派较得势。

② 曼特侬夫人（1635—1719），原为法国讽刺作家斯卡龙之妻。斯死后，负责教育路易十四的子女。王后死后与路易十四秘密结婚。她对人的心理研究有素，对路易十四有很大影响。她皈依了天主教，据称路易十四取消南特赦令，对胡格诺教徒大肆迫害，就是由于她的影响。

下，才能允许一个成为杜·勃吕埃夫人的蒂丽娅厕身于那个她过去明智地敬而远之的圈子之中。她能做邦法洛、德·希斯、老杜·勃吕埃夫人等的座上客，也就心满意足了。她在她们家里总是以贤慧、朴素、贞洁女人的形象出现，从不露马脚。三年之后，这几位夫人的朋友们也接待她了。

"昂赛末·包比诺夫人常天真地说：'我总是没法使自己相信，那个小杜·勃吕埃夫人曾经在成百盏明晃晃的灯光照耀下，让全巴黎看她的大腿和身子！'

"一八三〇年七月王朝在这点上和拿破仑帝国有相似之处。当年拿破仑帝国宫廷里接受过一位女仆出身的人，她以加拉夫人的身份出现，是大法官的妻子！您可以猜到，我们这位前舞蹈演员和过去的同伴完全断绝了来往，过去的熟人中凡对她现在的处境有妨碍的，她一概不认。她结婚时在胜利街租了一所座落于庭院之中的，迷人的小宅邸。为了布置这房子，花钱不计其数，把她自己的和杜·勃吕埃的家具中最漂亮的那部分都安置在里面；而凡是看来平凡、普通的东西都卖掉了。能与她家里这种光彩夺目的奢侈布置相比拟的，只有当年吉玛、莎菲·阿尔努和德·杜黛① 红得发紫的日子里，使王公贵族为她们倾家荡产的那种排场。这样一种阔绰的生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到了杜·勃吕埃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微妙，要回答就更加微妙。我给您讲一个细节，就可见蒂丽娅的穷奢极侈于一斑：她的床上铺的罩单是英国抽丝花的，价值一

① 莎菲·阿尔努(1744—1803)，著名歌唱家，德·杜黛(1752—1820)，舞蹈演员，曾充当若干王公贵族的情妇。

万法郎。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员也有这样一条，克洛丁娜知道之后，立刻在床上换上一条华丽的安哥拉兔毛毯子。这件事就足以刻画出这个女人来了。杜·勃吕埃对此不敢置一词；还奉命到处宣扬她如何与别人比阔气。蒂丽娅是从雷托雷公爵那里得到这份礼物的；但是她结婚五年之后，有一天同她的猫玩得兴起，把这条床单给撕了，面子、绉边、流苏，统统扯掉了，而代之以一条合乎情理的床单，是真正为罩床用的床单，而不是作为这种女人变态心理的一种发泄。正如一位记者所说：那些女人想要以疯狂的奢侈生活来对她们靠啃生土豆活命的童年进行报复。以那条床单被扯成碎片的那一天为标志，这个家庭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此，居尔西就以拼命写作的能量著称。谁也猜不到，在十八世纪的巴黎，象灰尘和苍蝇一样充斥于剧院的那些杂剧是从何而来的。曾为报刊评论员大加抨击的，数以千计的庸俗杂剧的作者，实际上就是杜·勃吕埃夫人的旨意的产物：她要她丈夫把她花了这么多钱加以布置，并在其中放了价值五十万法郎的家具的那所宅子买下来。为什么？从来没有解释过。她很懂得女人的'因为'二字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她说：'居尔西受了不少讥笑，但是肯定他是从那化妆的胭脂盒、粉扑和金光闪闪的十八世纪的戏装中找到这所房子的。要是没有我，他决不会想到这一点。'她说着，深深地倚进炉边的沙发里。

"她这番话是看完了杜·勃吕埃一个作品的首场演出后回来向我们说的。这个剧本演出很成功，同时她也预料到报

界将有一番猛烈的抨击。蒂丽娅经常在家接待客人。每星期一她都举行茶会。她的客人都是经过精选的，她尽其所能把她家里安排得使大家都宾至如归。一间客厅里可以打台球，另一间里可以聊天；有时在第三间客厅里，那最大的一间，举行音乐会，一般时间都不长，而且表演的人只限于最杰出的音乐家。她真是精通世故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使她无疑大大地优越于杜·勃吕埃。那位杂剧作家爱她至深，以至于先是由于习惯，最终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每过一天，那牢不可破而又薄如蝉翼的经纬线上又添上一根丝，织成的网可以捕捉最细致的一闪念，套住最飘忽不定的感情，把一个人的手、脚、身、心都捆得牢牢的。蒂丽娅把居尔西摸透了。她知道在哪一点上可以刺伤他，也知道怎样医治好这创伤。在所有旁观者看来，即使对我这样一个以精通某种习俗自诩的人来说，这种感情象是无底深渊，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阴暗莫测；最明朗的地方也有混浊之点。居尔西是个被戏院后台生活耗尽精力的老作家，他喜爱这舒适的环境，喜爱这奢侈、懒散、悠闲的生活；他家里点缀着经过精选的当代艺术品，象皇宫般富丽堂皇。他能成为一家之主，在这样一所公馆里接待一部分文人墨客，感到十分快活。蒂丽娅有意让杜·勃吕埃在这伙人当中逞逞威风，这里面包括很容易上圈套的记者。靠了这种晚会，还有处置得当的借贷，居尔西后来就不大受攻击了，他的作品获得成功。因此，要他离开蒂丽娅，真是南面王不易也。也许只要不干扰他这惯常的享乐生活，就是蒂丽娅对他不忠，他也不会在意的。但是奇怪得很，他对她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方

面的担心。这位前明星有什么非非之想，没人知道；即使有，表面上总还过得去。

“杜·勃吕埃在街上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亲爱的，跟一个由于过去纵欲过度而厌倦情场的女人共同生活，是再惬意不过了。象克洛丁娜这样的女人，过去过的独居生活，对歌场舞榭的游乐都已领略够了，这种人能成为你所能希求的最可爱的女人：她们无所不知，有教养而不故作矜持，能适应一切环境，而对别人宽容。因此，我总是向大家宣传，最好娶一匹倦于奔驰的骏马。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就是杜·勃吕埃当面跟我说的，当时毕西沃也在场。

“画家对我说：‘亲爱的，他这个错误可能是犯对了！’

“八天以后，一个星期二，杜·勃吕埃请我们到他家吃晚饭。那天早晨我因一点剧院的事务去找他，那是剧作家委员会委托我们的一桩调停纠纷的事，我们不得不出去。但在此之前，他先到克洛丁娜的房间去，他每次都得先敲门，得到允许后才进去。

“他向我笑着说：‘我们是按照达官贵人的派头生活的，各自在家都是自由的。’

“我们获准进去了。杜·勃吕埃向克洛丁娜说：

“‘我今天请了几个朋友……’

“她马上嚷起来：‘你看，你不跟我商量就请客，我在这里根本不算一回事。您看，’她冲着我说，那目光是把我当作仲裁人，‘我问问您，当一个人发了昏，跟我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时，而我过去毕竟是个歌剧院的舞蹈演员……是的，为了让

人家忘记这一点，我自己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好了，一个聪明的男人，为了在世人心目中抬高他的妻子，一定会竭力给她以优越的地位，一定会称道他妻子身上突出的优点，以此来证明自己决心娶她是对的！要使别人尊重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家里尊重她，让她成为绝对的主人。而现在，他却让我看到他多么怕显得听我的话，这难道是维护我的自尊心？我得拿出十倍的道理来，才能使他让一步。'

"她每讲一句话，杜·勃吕埃就做一个否认的手势。

"'嗽！不是，不是，'她看到了她丈夫的手势，激动地往下说，'杜·勃吕埃，我亲爱的！跟你结婚之前，我一辈子在家都是女王，我是过来人！那时我一动念想要什么，就有人捉摸、体会，想法使我心满意足……毕竟，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女人到了三十五岁就不会再有人爱了。嗽！如果我只有十六岁，还保持着在歌剧院时那样高的身价，您会对我多么关怀备至啊，杜·勃吕埃先生！对于那种自称爱一个女人，而又不能经常在她身边服侍周到的男人，我是极端看不起的。你知道吗，杜·勃吕埃，你是个卑鄙小人，你以折磨一个女人为乐事，你只能在她身上显示你的力量。象拿破仑那样的人对他的情妇是百依百顺的，这对他没有任何损失；而你们这种人呢？那说明你自己也已经看不起自己，你不愿受管束。三十五岁，亲爱的，'她向我说，'谜底就在这里……您看他还不承认。您知道我已三十七岁了。我真生气。去跟你的朋友说，你请他们到牡蛎岩饭店去。我本来可以招待他们吃饭，但是我不乐意，就不许他们来！我这篇可怜的独白将把各行其是这句箴言深

深地刻在你的记忆里。再说，这是我家的章程。’她笑着加上这一句，歌剧院姑娘那种轻浮、任性的故态复萌了。

“杜·勃吕埃说：‘好啦，是啦，我的小乖乖，得，得，别生气，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

“他吻了她的手，同我一起出去了，但是怒不可遏。从胜利街一直走到林荫大道，他向我说了以下一些话，那凶暴的语言，那狠毒的思想，就象从奔腾的激流旁窜出来的一股小瀑布，滔滔不绝地从他嘴里流出来，印刷厂字盘里能找到的最激烈的骂人的字眼不知是否能表达得出来：

“‘亲爱的，我一定要离开这无耻下贱的跳舞的，这个跟着什么歌剧的调子都转过圈儿的老陀螺，这丑娘儿们，这萨瓦的大母猴！嗽！你也在跟一个女戏子相好，亲爱的，可千万别鬼迷心窍，想跟你的情妇结婚！你看见没有，这是但丁的地狱里忘了设的酷刑！你看着吧，现在我一定要揍她、敲她、告诉她她是什么东西，我生活里的瘟神。她把我支使得成了房间里听差的！’

“他走在大街上，盛怒之下，话都不是打嗓子眼儿里出来的。

“‘我要一脚踹破她的肚子！’

“‘为什么事儿？’我问道。

“‘亲爱的，你可不知道这臭娘儿们能想出多少花样儿来折腾人！我想待在家里，她就要出去；我要出去，她就要我待在家里。她可以向你喷出各种道理、指责、逻辑推理、诽谤，说的话能让你发疯！她的什么荒唐想法都是好的，而我们的全

是坏的！你要是说句话把她的道理驳倒了，她就一语不发地瞅着你，好象你是条死狗一样。我的幸福吗？那就表现在绝对的顺从，象天井里的走狗一样的驯服。她卖给我这一点东西代价太高了。见鬼去吧！我要把什么都留给她，逃到一间阁楼上去，啾！阁楼和自由！我不敢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已经五年了！'

"居尔西并不去通知他的朋友，而是逗留在街头，从黎塞留街一直蹓跶到勃朗峰路，滔滔不绝地吐出最恶毒的诅咒和最可笑的夸张词句。他在街上这样暴跳如雷，和他在家里心平气和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散步的作用，就是让他神经的震动和精神上的风暴发作完毕。下午两点钟左右，他在语无伦次之中突然叫道：

"'这些该死的女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我敢拿我的脑袋打赌，如果我现在回去告诉她，我已经通知我的朋友到牡蛎岩饭店去吃晚饭，肯定又不如她的意了，尽管这主意明明是她自己提出来的。但是她可能已经出去了，也许她和一个什么山羊胡子有约会！不会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她是爱我的！'

"啊，夫人，"拿当意味深长地看着侯爵夫人，她不自禁地微笑了，"只有女人和算命先生懂得如何利用人家的信任。"

他接着说："杜·勃吕埃带着我回他家，我们慢慢地走着，到家已是三点钟。上楼之前，他看见厨房里有动静，于是走进去，看见菜做好了摆在那里。他一边看着我，一边问他家的厨娘。

“她回答说：‘太太吩咐准备一顿晚宴；太太穿戴好了，叫了一辆车来，又改变了主意，把车退了，让在夜戏开场时再来。’

“杜·勃吕埃叫道：‘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我们蹑手蹑脚地进了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一间一间客厅走过去，一直走到一间小套间，撞见蒂丽娅在哭。她不加掩饰地擦干眼泪，对杜·勃吕埃说：

“‘带个信到牡蛎岩饭店去，通知客人今晚宴会在这里举行。’

“她那一身装扮可真是任何戏院出身的女人都无法效颦的：色彩、式样都那样素雅、和谐，衣料的格调高雅，既不太昂贵，又不落俗套，没有任何招摇之处，也没有刻意修饰的痕迹。蠢才以空谈艺术为满足，而真正的艺术是尽在不言中的。总之，她的风度恰到好处。蒂丽娅今年三十七岁，正当法国女人的美丽臻于完善之时。她那有名的鹅蛋脸此时白皙得给人以圣洁之感，她没戴帽子，我看到她细细的汗毛，犹如果子上的茸毛，使她已经十分清秀的面颊，轮廓更显得柔和。金色的鬈发从两边垂下，衬托出她的脸庞，秀丽中带着哀愁。一双晶莹的灰色眸子此时为泪水所模糊，那堪与任何罗马雕刻媲美的精致的鼻子微微翕动着，小嘴还带着稚气，颀长的皇后般的头颈上青筋微微隆起，下巴由于暗自神伤而暂时有点发红，耳朵也绕着一圈红晕，手在手套里颤抖着。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她正在感情激动。她眉尖微蹙，流露出无限哀怨。实在是美得超凡脱俗！她一句话把杜·勃吕埃完全征服了。她向我们投以雌

猫一般的目光，既洞察一切，又莫测高深。这种眼神是名门闺秀和戏院的女人所专有的。然后她向杜·勃吕埃伸过手来。

"'我可怜的朋友，你一走，我就千百遍地责备自己。我责备自己实在忘恩负义到极点，我跟我自己说，我刚才真坏。(她问我：我刚才不是很坏吗？)为什么不接待你的朋友呢？这不是你的家吗？你想知道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为了什么吗？就是害怕你不爱我。总之，我既想认罪又不好意思回头。我看报时看到今晚在游艺场有你剧本的首场演出，我想你大概是要请请你的合作者。我独自一人，无精打采，就穿上衣服准备去追你……可怜的宝贝！'

"杜·勃吕埃带着胜利的神情看着我，他对他刚才那篇《讨蒂丽娅》檄文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好了，亲爱的安琪儿，我没有到任何人家里去。'他告诉她。

"'我们多么心心相印啊！'她叫道。

"就在她说出这句动人心弦的话的时刻，我瞥见她腰带上插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我不需要这一提示，也能猜到蒂丽娅的喜怒无常是有其隐衷的。我认为，除了孩子之外，女人是最合乎逻辑的。二者都总是有本事使自己独特的想法得以实现，使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心满意足的美好景象。孩子们的想法时刻在变，但是他们的行动总是只围绕着一个念头，而且总是非常热切，以至于人人都为其天真可爱和那股坚持劲儿所打动，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女人则变化没有那么经常，但是如果称她们为怪僻，那可是一种出于无知的侮辱。她们的行

动总是受一种情欲的支配，看到她们如何使这种情欲成为人类天性和社会的中心，是非常奇妙的。蒂丽娅施展出猫样的温柔，把杜·勃吕埃哄得团团转。于是云开雾散，过了一个极美妙的夜晚。这个机灵的剧作家一点也没有觉察出藏在他妻子心底的痛苦。

"他向我说：'亲爱的，这就是生活：有矛盾，有对比！'

"'尤其是不在演戏的时候！'我回答说。

"他说：'我就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激烈的感情，人都要无聊死了！啊，这个女人有能使我动心的天才！'

"晚饭之后，我们到游艺场去；但是动身之前我溜进了杜·勃吕埃的房间，在地板上的废纸堆里找到了那一期《小广告》，上面登着杜·勃吕埃买的那所房子需要办撤销租赁合同的法律手续的启事。有几个字象一道光一样射入我的眼帘：冉·弗朗索瓦·杜·勃吕埃及其妻德·克洛丁娜·沙法鲁谨启。我全明白了。我挽着克洛丁娜的胳膊，故意让别人都下楼，就剩下我们两人时，我对她说：

"'我要是拉帕菲林的话，是决不会失约的！'

"她郑重其事地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并挤挤我的胳膊，走下楼去。她想到我认识拉帕菲林，十分愉快地望着我。您知道她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吗？想让我当她的密探！但是招来的是落拓文人的一番打趣。一个月之后，又一次看完杜·勃吕埃一个戏的首场演出后出来，正下着雨。我同他们在一起，因为在戏院里耽搁了一会儿，出来时门口已没有车，我就去找一辆马车。克洛丁娜一个劲儿地埋怨杜·勃吕埃；他们

送我到佛洛丽纳家，所以我们同坐在一辆车里，她还继续同杜·勃吕埃吵，说着最令人难堪的话。

“我问道：‘喂，怎么啦？’

“‘亲爱的，她责怪我刚才让你跑出去叫车，从这点出发，她今后要自备一套车马。’

“她说：‘我过去是演主角的，我的脚从来只习惯于踩在地板上，你要是有心的话，一年可以再多写四个剧本，你只要想到写剧本的目的，就可以想象它一定会成功。这样，你的妻子就不会坐这劳什子了。这事还要我提出来，有多丢脸！你应该猜想得到我结婚五年来经常不断地受的什么样的苦！’

“杜·勃吕埃回答说，‘我是很想要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破产了。’

“‘你要是欠了债，我叔叔的遗产可以还债。’她答道。

“‘你很可能把债务留给我，而自己留着遗产。’

“她答道：‘啊！你既然这样想，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了，这种话让我只好不开口。’

“杜·勃吕埃立刻道歉不已，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白爱情，她毫无反应；他拉起她的手，她听之任之。那双手冰凉，象死人的手一样。您知道，蒂丽娅装死装得最出色了。这是女人的惯伎，为了向你证明，她所同意的一切都是违心的，她们对你已是心如死灰，只把自己看作是为你作牛马罢了。这套手法最能刺伤人心，当然，她们也只能跟爱她们的人玩这套把戏。

“她以极端蔑视的神气对我说：‘您能想象一个伯爵会说

出这样侮辱人的话来吗？他会想得出这种话吗？我曾经同公爵、大使、达官贵人们生活过，不幸而熟悉他们的气派，使我对现在的布尔乔亚的生活简直难以忍受！归根结底，一个杂剧作家既非拉斯蒂涅，也非雷托雷……'

"杜·勃吕埃脸色煞白。两天之后，我们在歌剧院休息室里遇到了，一起走了几圈儿，谈话落到蒂丽娅身上。

"他对我说：'我那天在街上说的那些胡话你别当真，我这个人性子太火暴。'

"有两个冬天，我到杜·勃吕埃家里去得很勤，并注意观察克洛丁娜的巧妙手腕。她已经有了一套漂亮的马车，杜·勃吕埃投身于政界，她让他宣布放弃了保王派观点，加入新派，在他过去任职过的政府部门中又重新得到起用；她让他为争取国民自卫军的选票而奔走，结果他当上了营长；在一次暴动中表现出色，得到了荣誉勋章，被任命为稽查官和师长。沙法鲁叔叔去世了，给他的侄女留下了一笔年收入四万法郎的遗产，大约相当于他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三。杜·勃吕埃被任命为议员，但在此之前，为了使自己不必通过选举，他先设法当上了行政法官和主任。他重印了一些考古学的论文、统计资料和两本政治小册子，以此作为晋身之阶，进入了研究所里一所悠闲的学院。当时他是军团司令，使出了浑身解数参加进议会的勾心斗角的竞争，刚被任命为法国贵族院议员，并册封为伯爵。我们这位朋友还不敢用这个头衔，只有他的妻子名片上印着'杜·勃吕埃伯爵夫人'。这个前杂剧作家获得了利奥波德勋章、伊丽莎白勋章、圣-弗拉基米尔二等十字勋章、巴

伐利亚文职功勋奖章、教皇金马刺十字勋章，总之除了他自己的大十字架之外，挂满了这些小十字勋章。三个月之前，克洛丁娜乘着她的华丽的、刻有纹章的马车来到拉帕菲林的门前。杜·勃吕埃的祖父原是一个出诊医生，是在路易十四末期被册封为贵族的。他家的纹章是当年舍兰设计的，但那伯爵的帽子和这纹章不相称，因为没有那种略带可笑的昔日皇家派头。就这样，克洛丁娜在三年之内实现了那快乐、迷人的拉帕菲林逼她实现的全部条件。大约离现在一个月之前，她全身盛装，俨然一位圣日耳曼区货真价实的伯爵夫人，走进了她恋人的那所简陋的住宅，拾级而上，爬进了我们朋友的阁楼。拉帕菲林一看见克洛丁娜就对她说：

"'我知道你已设法当上了贵族。但是现在已太迟了，克洛丁娜，大家现在都在谈论南方十字勋章，我想见到那玩意儿。'

"'我一定给你弄到手。'她说。

"这一来，拉帕菲林忍不住捧腹大笑。他说：

"'我可绝对不要这样一个女人做我的情妇，她跟梭鱼一样无知，象鲤鱼跳龙门一样，从歌剧院的后台一跃而到了宫廷里，我倒愿意看见你跳进平民的池座里！①'

"'南方十字勋章是什么？'她伤心地、低声下气地问我。

"她这种坚贞不渝的挚情在现实生活中也和最天真的童话中所描写的一样，能使人纵身跳下悬崖绝壁去采那会唱歌

① 此处系双关语。宫廷(Cour)一字，用于戏院中指右边的观众席。

的花，或是取那岩石生的蛋。她的一片痴情实在使我心悦诚服，我就向她解释，所谓'南方十字勋章'，是呈十字架形状的一片云气，比银河还明亮，只有在南海才看得见。

"她于是向他说：'好吧，夏尔，咱们上那儿去吧。'

"拉帕菲林纵是铁石心肠，眼睛里也涌出了一滴眼泪；而克洛丁娜的声调和眼神就没法形容了！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演员的最不平凡的表演，也无法与此时此刻克洛丁娜的动作相比拟。她一看见这双经常对她那么冷酷的眼睛今天竟为泪水所湿润，就跪了下去，吻这无情的拉帕菲林的手；他则把她扶了起来，摆出他那副所谓吕斯蒂柯里世家的气派，对她说：

"'好吧，我的孩子，我一定给你一点好处。我要把你列入……我的遗嘱！'"

拿当讲完了故事，向罗什菲德夫人说：

"完了。我寻思杜·勃吕埃是否算是受了作弄。固然，一个没心没肺的年轻人一句玩笑话，竟能成为支配一个家庭的金科玉律；他一忽发奇想，就能左右这个家庭最严重的决定，这真是再滑稽、古怪不过了。您知道，刚才我讲的那个晚饭的故事曾发生过无数次，而且往往是在重要得多的事情上！但是，要没有他妻子的这种荒诞行径，杜·勃吕埃还不过是德·居尔西，不过是五百个杂剧作家之一；而现在，他却已进入贵族院……"

"我希望你写的时候把名字换掉！"拿当向博德雷依夫人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给你讲的时候就是用的假名。亲爱的拿当，”她在他耳边悄声说道，“我还知道另外一家，这回是女方处于杜·勃吕埃的地位。”

“那故事的结局呢？”卢斯托问道，他是在博德雷依夫人读完她的故事时进来的。

博德雷依夫人说：“我是不喜欢什么结局的。为了说明艺术创作不见得比自然的机遇差，必须想出一些美好的结局来。但是，亲爱的，一般人只是为了那些细节才去重读一部作品的。”

“但是，还是有一个结局的。”拿当说。

“什么呢？”博德雷依夫人问道。

“罗什菲德夫人已经让夏尔-爱德华给迷上了。我的故事激起了她的好奇心。”

“啾！那她可倒霉了！”

“不那么倒霉！”拿当说，“因为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和拉帕菲林使得侯爵和匈兹夫人发生了不和，同时他们要去调解阿蒂尔和贝阿特丽克丝的关系。”（见《贝阿特丽克丝》）

写于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五年。

资中筠 译

戈迪萨尔第二

献给克里斯蒂娜·德·贝尔乔若索亲王夫人①

善于销售，能够销售，销售！一般人难以想象，繁华的巴黎同这个问题的三个方面都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商店光彩夺目，与一七八九年以前贵族沙龙的豪华不相上下；咖啡馆金碧辉煌，常常而且很容易就使新凡尔赛宫②黯然失色；橱窗的摆设美不胜收，每晚都要拆除以便凌晨重新布置！为了吸引顾客，年轻的男士个个举止文雅，风度翩翩，而为了招徕男买主，妙龄少女个个脸蛋俊美，衣着俏丽。还有新近出现的商场，买卖人为了垄断特产的销售，把商场经营得规模巨大，既深且广；但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这些不过是为了取悦于自罗马社会以来就变得既贪婪而又麻木的人类的器官，感谢最为精致的文明的培育，这器官要求之苛刻，已经变得漫无边际

① 克里斯蒂娜亲王夫人(1808—1871)，科维尔斯之女，生于米兰，因参加烧炭党活动被流放，财产被奥地利没收。客居巴黎以后，成了上流社会的风云人物，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三年与她结识。

② 这是巴尔扎克的俏皮话，指由吝啬而且格调不高的国王路易-菲力浦改建为博物馆的凡尔赛宫。

了。这器官，就是巴黎人的眼睛！……他们看惯的是价值十万法郎的烟火，那长二公里高六丈并且镶有彩色玻璃的华丽建筑物，每晚在十四个剧场演出的梦幻剧，花样翻新的活动景片①以及从不间断的杰作展览，他们还看惯了那些在林荫大道散步或在大街小巷踯躅的苦恼或快活的人们，以及狂欢节里五花八门的奇装异服，一年出二十种插图本书籍，成千种漫画，上万种商标图案，石版画和版画。巴黎人每晚要消耗一万五千法郎的照明煤气；总而言之，为了满足巴黎人的眼睛，巴黎城每年为布置观景点和种植花木就得花费几百万法郎。这些还算不上什么！……这仅仅是问题的物质方面。是的，照我们看，与六万商店伙计、四万女店员施展的聪敏才智和堪称莫里哀笔下的诡计相比，这不过是蝇头小技，这些伙计和女店员紧盯着顾客钱包时表现的狂热，与成千上万的欧鲌鱼争夺塞纳河上漂浮的面包碎块的情景相比，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地售货的戈迪萨尔②在能力、头脑、嬉笑嘲讽和明白事理方面至少不下于已经成为商业典范的名噪一时的旅行推销员③。然而一走出自己的店铺、一离开自己的本行，他可就象一只没有充气的气球了。戈迪萨尔只有待在商品中间才能发

---

① 活动景片于一七八七年由英国画家约瑟夫·巴克尔发明，于一七九九年由美国传入法国。

② 此处的戈迪萨尔为商人的代名词。

③ 旅行推销员指巴尔扎克另一篇作品《旅行推销员法典》中的人物戈迪萨尔。

挥才智，犹如演员只有在舞台上才能显得不同凡响。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伙计相比，法国的伙计知识更为丰富。他们在必要时还能就沥青、马比耶舞厅、波尔卡舞、文学、插图本的书籍、铁路、政治、议院和革命问题高谈阔论，但一旦离开自己的命根子、离开踏板、尺子和订单，他们就笨得出奇。而一旦站在柜台边绷得直直的绳子旁，眼睛盯着顾客，手里捧着料子时，他就会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连了不起的塔莱朗也会望尘莫及。他比德佐吉埃①更机智，比克勒俄帕特拉更有心计，他堪与莫里哀的蒙罗斯第二媲美②。塔莱朗在自己家里可以愚弄戈迪萨尔，可是戈迪萨尔只要在店铺里就能耍弄塔莱朗。

让我们用一件真事来说明这奇特的现象吧。

有两位漂亮的公爵夫人在那位声名卓著的亲王身边嘁嘁喳喳，想要一只手镯。她们在等待巴黎一家最负盛名的珠宝店打发伙计送来。一位戈迪萨尔带来了三只手镯——简直是三件瑰宝。面对三只手镯，两位妇女犹豫不决。选择！这是灵感的闪现。你们在犹豫吗？……该说的都说了，你们准挑错，鉴赏时决不会有两次灵感。十分钟过去了，她们终于去请教亲王。亲王见两位公爵夫人面对两只精美绝伦的手镯反复琢磨，委决不下，（因为一开始就有一只被排除了），他并没有放

---

① 马克·安托万·玛德莱娜·德佐吉埃（1772—1827），拿破仑帝国时期红极一时的滑稽歌舞剧和讽刺歌曲作者。

② 指莫里哀时期的喜剧演员蒙罗斯之子路易·巴里赞，艺名蒙罗斯（1811—1883），他于一八四一年担任奥德翁舞剧院的演员和班主，极受巴尔扎克推崇。

下书本，也不去看手镯，而是端详起送货的伙计来。“您如果为您的女朋友挑选，您会挑哪只？”他问伙计。青年指了指其中的一只手镯。“那么，把另外一只拿去吧，您会使这两位女士高兴的，”那位最精明的现代外交官说。“您呢，年轻人，您就以我的名义让您的女朋友高兴吧。”那两个漂亮女人微笑了。伙计告辞出来时既为得到亲王的礼物感到飘飘然，又为得到他的好评而陶醉。

维维安讷街一家卖披肩的豪华商店门前，驶过一辆光彩夺目的华丽马车，一位女士由另一位女士陪同走下车来。这类外出几乎总是两位女士同行的，每逢这种情况，所有的女人在下决心之前都得逛上十个商店。在从这个店到那个店的间歇里，她们总会嘲笑商店伙计对她们装模作样的接待。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谁扮演的角色最为精彩，是买主还是售货人？在这出滑稽剧里二者究竟谁占上风？

要描绘巴黎商业中那件最了不起的大事：销售！就得塑造一个典型来概括这个问题。不过，在这方面，价值一千埃居的披肩或腰带比细麻布和三百法郎一件的裙衫更为激动人心。然而，啊，新旧大陆的陌生人！倘若您读到这本发货票生理学，您一定得明白，这幕剧是在出售两法郎一米的巴勒吉纱罗或四法郎一米的印花平纹细布的时新服饰商店演出的！

亲王夫人或市民太太们，你们怎能怀疑这个英俊少年呢？他的面颊如鲜桃一般红润光艳，一双眼睛天真无邪；他的穿着几乎可以和你们的……你们的……表亲媲美。他的嗓音柔和，简直不亚于他给你们摊开的毛皮。这样的少年竟有三、四

位呢：一位是黑眼睛，神色果断，语气凛然地对您说："就是这件！"另一位是蓝眼睛，外表腼腆，说起话来低声下气。提起他，人们会说："可怜的孩子，他生来就不适合经商！……"还有一位是浅栗色头发，黄眼睛总是笑吟吟的，说起话来妙趣横生；他活泼、快乐、象南方人。最后一位的头发则是红褐色的，留一丛扇形胡须，呆板得象共产主义者；他威严、令人肃然起敬，领带系得无懈可击，语言简洁。

这些不同类型的推销员适应了妇女的一些主要特点，成为老板的左右臂。老板一般是位胖胖的好好先生，表情开朗，已经半秃，象国会议员一般大腹便便。有时他还会佩上因对保持法国纺织业的优势有功而荣获的荣誉勋位勋章，他的服装挺括，令人满意。他有妻子儿女，有乡间别墅，还有银行户头。一俟出现过于复杂的情况，要求有人前来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手段结束事端时，老板便会 deux ex machina① 上场解围。这么一来，女士们便被善意、青春、风度、微笑和风趣包围了，被文明人类所能提供的最简单而又最能骗人的东西包围了，而这一切又被安排得细致入微，适合了所有人的爱好。

一句关于视觉、建筑和装饰的自然效果的话，短短的一句话，语气坚决，给人印象强烈，这话是现场编撰的，但能立时使事情改观。您从中读到这富有教益的一页的书，是在黎塞留街七十六号的一家雅致的店铺里出售的。这家用金色和白色装饰的店铺挂着红色天鹅绒帷幔，占据了中二层的一间。阳

① 拉丁文：出其不意地。

光从梅纳尔街照进这中二层，就象照进某个画家的画室，干净、卫生、整洁、永远保持原状。有哪个游手好闲的人不曾欣赏到那位“波斯人”呢？这位洋洋自得地雄踞在交易所街和黎塞留街街角的亚洲君主，等于 urbi et orbi① 宣称：“我在此地称王，比在拉合尔当政更为安慰。”若没有这永垂不朽的剖析，五百年后，这两条街街角的雕像很可能会使考古学家们忙得不亦乐乎，写出一卷又一卷带插图的四开本著作，就象卡特梅尔先生所写的论奥林匹斯山的朱庇特的著作②一样，这些著作甚至会指出，拿破仑早在当法国人的皇帝之前，在东方的某个地区就已经有点象位索非③了。总之，这家阔绰的商店就设在可怜巴巴的中二层房间里，付款以后便将其据为己有。于是，“人间喜剧”便让位于开司米喜剧④。“波斯人”让出了皇冠上的几颗钻石，得到了如此不可或缺的阳光，而阳光对色彩的作用又百分之百地增加了销售量。光线突出了披肩的魅力，这简直是难以抗拒的光，是金色的阳光！请您根据这个事实去评价巴黎的所有商店是如何导演喜剧的吧！……

---

① 拉丁文：在罗马和在宇宙。意即“到处”。

② 《奥林匹斯山的朱庇特》又名《古代雕塑艺术新探》，由安托万·克利索斯通·卡特梅尔·德·坎西(1755—1849)著作并出版。朱庇特系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③ 索非，古代波斯沙赫(国王)的旧称。

④ 这间夹层过去属于《人间喜剧》的出版商赫策尔。巴尔扎克在这里描绘的细节，包括有夹层的披肩店，“波斯人”雕像等，基本上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那几个青年，谈谈那位佩戴勋章的，曾被法国国王宴请过的四十岁的汉子①和那位有红褐色胡须的神情庄严的大伙计吧！这一个个老练的戈迪萨尔一星期得和上千种变化莫测的爱好较量，他们对开司米这根弦在女人心里的每一次颤动都了如指掌。轻佻的俊俏女子，令人尊敬的夫人，居家的年轻母亲，怒气冲冲的悍妇，公爵夫人，老板娘，不知羞耻的舞女，无邪的女士或过分天真的外国女人，只要她们大驾光临，个个都会被这七、八个男人剖析一番。她们的手一摸商店的门把手，男士们便开始琢磨她们。他们有的站在窗前，柜台边或门旁；有的停在店堂犄角或店堂中央，看神气好象是在回想某个星期天的狂欢。如果仔细观察他们，人们会问："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于是，女人的钱包，她的需求，她的愿望，她的怪念头在一瞬间便被探索个遍，比海关人员在边境花一小时三刻钟搜查一辆可疑的车子还彻底。这些聪敏过人的男子象庄重严厉的父亲那样，把什么都看在眼里：穿着打扮的细枝末节，靴上那一点几乎看不见的泥痕，过时的帽子，肮脏的或不相称的帽带，裙衫的剪裁和式样，手套的时新程度，由维多莉亚四世②巧夺天工的剪子裁剪的裙衫，弗罗芒-默里斯店里的首饰，时髦的小玩意儿，总之，妇女身上足以昭示她的身分、财产和性格的一切。颤抖吧！由

---

① 指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想建立一个平民政府，贵族们嗤之以鼻。于是，国王周围只剩下了一些商人、暴发户、富裕农民等。

② 维多莉亚四世，即拉斯柯夫人（约1786—1850），当时著名的女裁缝，维多莉亚四世是她的绰号。

老板主持的这家戈迪萨尔犹太法庭是从来不会错判的。接着，每个人的想法便以电报般的速度通过眼神、面部肌肉神经质地抽搐、微笑和嘴唇的动作相互传递。您如果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想法使店铺伙计们的眼珠一个接一个亮起来的情景，好比煤气突然使爱丽舍田园大道的华灯一个接一个亮了起来一样。

紧接着，如果来者是个英国女人，那位面色阴郁，神秘莫测，令人无法抵御的戈迪萨尔便会走上前来，俨如拜伦爵士笔下的传奇人物。

来者若是位老板娘，便给她派去最年长的伙计。这伙计花一刻钟的工夫摆出一百条披肩并对她大谈其花色图案，弄得老板娘头晕眼花。鸢鸟在兔子头上能绕多少圈，这伙计便能给她摊开多少条披肩。半个钟头过去，可敬的老板娘晕头转向，不知如何选择，既然她所有的想法都受到迎合，最后只得听任那位伙计摆布了，其实正是这位伙计使她在两条同样诱人的披肩前左右为难的。"夫人，这条披肩很合算，苹果绿，是流行色。不过，流行色也在变。而这条呢(黑色或白色，卖得极快)，怎么也不会过时，况且和什么样的打扮都能相配。"

这就是他们的职业 A.B.C。

"您简直无法相信为这么件事要费多少唇舌，"商店里的首席戈迪萨尔最近对前来购买披肩而且对他十分信任的朋友杜·隆斯雷和毕西沃说。"喂，您二位都是谨慎的艺术家，倒可以对你们谈谈我们老板的诡计。当然，老板是我见过的最

高明的人，我不说他是制造商里最高明的，这方面弗里托先生① 自然首屈一指，我说的是作买卖。他发明了赛里姆披肩，一种卖不出去而我们又总能推销出去的披肩。我们把一条价值五、六百法郎的披肩放在一只构造简单但带缎衬的雪松木盒里，这就成了赛里姆苏丹送给拿破仑皇帝的披肩。② 这种披肩是我们的帝国卫队，我们让它破釜沉舟只进不退：只能卖出，不可死亡。”③

此刻，一位英国女士正从一辆出租马车里出来，下车时，她表现出英格兰和所谓英格兰有生命后代所特有的最理想的冷漠，看起来活象一尊骑士雕像正在以缺乏风韵之人独具的某种步伐跳跃前进，而这种缺乏风韵正是伦敦每个家庭在举国一致的关注下精心培养出来的。

“英国女人，”伙计悄悄对毕西沃说，“这是我们的滑铁卢战役。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女人，她们象鳗鱼似的从我们手下溜走了，可是我们能在楼梯上抓住她们。还有些年轻的俏娘儿们和我们说说笑笑，我们和她们一起笑，这之后便用赊卖笼络住她们。对那些难以捉摸的外国女人嘛，可以搬出好多条披肩，只要一个劲讨好她们，就能商量着作成买卖。可是对付

① 弗里托，当时的披肩制造商。

② 赛里姆苏丹三世（1761—1808）主张奥斯曼帝国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拿破仑入侵埃及后，他不得不中断这种关系，一八〇二年又与法国草率言和，拿破仑任首席执政时，赛里姆苏丹三世可能曾向拿破仑馈赠披肩。

③ 这是一句名言的戏谑性的改头换面。原句是“卫队毋宁死不投降”。在法语中，“卖出”(se vendre)与“投降”(se rendre)只差一个字母。

英国女人，那简直是向路易十四的铜像发起进攻①……讨价还价是这种女人的职业和乐趣……她们总是许下空愿，就这么回事！……"

那位传奇人物式的伙计走了过去。

"夫人想买印度披肩还是法国披肩，价高的或……"

"我肯肯（看看）。"

"夫人准备花多少钱？"

"我肯肯（看看）。"

伙计转身取披肩然后把披肩挂到衣架上，同时意味深长地向同事们看了一眼（多么讨厌！），还令人难以察觉地耸了耸肩。

"这是我们质量最好的印度红披肩，还有蓝色的，橙黄色的，每条都值一万法郎……这是五千法郎一条的，这是三千的。"

英国女人冷淡阴郁地先向左右瞟了一眼，然后不置可否地看着那三条摆出的披肩。

"横有撇的吗？（还有别的吗？）"她问。

"有，夫人。不过，也许夫人并没有决心买披肩？"

"啃，卷心顶大。（哦，决心挺大。）"

于是，伙计去找出些便宜的披肩，但他郑重其事地摆出披肩时，神气象是在说："全都没人戴过，是邮寄来的，而且是直接从拉合尔的制造商手里买来的。"

---

① 路易十四铜像就在文中所说的商店附近，以坚固闻名。不仅铜质好，而且铜马尾里藏有铁棍，将整体固定在底座上。

“哦！明白了，”她说，“这几条更呼（更合）我的意。”

伙计尽管内心懊恼，而且影响了杜·隆斯雷和毕西沃，但他仍然十分认真。英国女人始终冷淡得象水藻，而且似乎为她这种冷漠沾沾自喜。

“多小（少）钱？”她指着一条天蓝色的披肩问，披肩的图案是栖息在宝塔里的鸟儿。

“七千法郎。”

她拿过披肩披到身上，照照镜子，随后退给伙计说：

“不，窝博喜混（我不喜欢）。”

整整一刻钟过去了，试来试去，仍无结果。

“再也没有了，夫人，”伙计瞧瞧老板对她说。

“夫人跟所有趣味高雅的人士一样苛求呢，”于是老板走过来说道，他表现了店主特有的风度，既自命不凡又曲意奉承，格外容易赢得好感。

英国女人拿起夹鼻眼镜把披肩商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对于此人具有当选资格而且经常出入杜伊勒里宫参加晚宴的事实根本不予理会。

“就剩下一条披肩了，我还从来没有拿给人看过，”商人说，“它不合任何人的口味，这条披肩太古怪了。今天早上我打算给我妻子，这披肩是我一八〇五年弄到手的，还是约瑟芬皇后的东西。”

“肯肯（看看）吧，先生。”

“去把它取来！”老板对一个伙计说，“在我家里……”

“我非伤（非常）乐意肯肯（看看）这披肩，”英国女人回

答道。

她这么一说简直就是卖方的胜利，因为这个忧郁型的女士刚才似乎准备离开了。她假装只看披肩，其实她是在看那些伙计和两个顾客，还假惺惺地用单镜片的镜架挡住自己的眼珠。

“这披肩在土耳其值六万法郎，夫人。”

“嗬(哦)！”

“这是赛里姆苏丹遭难前寄给拿破仑皇帝的七条披肩中的一条。夫人也知道，约瑟芬皇后是克里奥尔人①，十分任性。她用这条披肩和我的前任换了一条他从土耳其大使那里买来的披肩。不过，我始终没有弄清这披肩的价钱，因为，在法国，我们的太太们不怎么富裕，不象在英国……这披肩值七千法郎，当然，算上复利，它实际值一万四或一万五千……”

“息么复累？(什么复利？)”英国女人问。

“请看，夫人。”

于是，老板用一把小钥匙小心翼翼地——这种小心连德累斯顿“Grüne-Gewölbe②”的实物讲解员也会叹服不已——开启一个雪松木方盒，盒子简单的造型给英国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板从这只带黑缎衬垫的盒子里取出一条大约价值一千五百法郎的披肩，金黄色带黑色花纹。这披肩十分鲜艳，只有和印第安人稀奇古怪的彩绘相比才会有所逊色。

---

① 克里奥尔人是安的列斯群岛的白种人后裔。

② 确切写法为Grünes Gewölbe，意为绿色拱顶，系德国著名的装饰艺术博物馆。

"Splendid!①"英国女人说,"的确漂亮……是条最合我理犨(理想)的披肩,it is very magnificent②……"

余下的话都湮没在她摆姿势的动作里了,她摆出圣母马利亚的姿态,目的是为了显示她那双自以为美丽但却毫无热情的眼睛。

"拿破仑皇帝非常喜欢这条披肩,他还用过呢……"

"非伤(非常),"她重复对方的话。

她取过披肩披在身上,仔细端详着。老板又把披肩拿过来,走到阳光下抖来抖去,使披肩光彩夺目。他摆弄披肩有如李斯特演奏钢琴。

"这very fine, beautiful, sweet③!"英国女人以最平静不过的神气说。

杜·隆斯雷、毕西沃和伙计们愉快地交换眼色,意思是说:"披肩卖出去了。"

"怎么样,夫人?"店主见英国女人沉浸在无休止的观赏里,便问道。

"明确地说,"她答道,"我更喜欢一件您自己地(的)!……"

默不作声而神情专注的伙计们同时一惊,倒突然兴奋起来,仿佛一股电流触动了他们的身体。

"我倒有一条很漂亮的,夫人,"老板平静地说,"是从一位俄罗斯公爵夫人处得来的。纳济科夫公爵夫人用这条披肩跟

---

① 英文:华丽。

② 英文:这非常豪华。

③ 英文:真漂亮,美极了,太令人喜爱了!

我换了些东西。如果夫人想看，这披肩一定受宠若惊，她①（它）是新的，还没有披上十天，在巴黎可再也找不出这样的披肩。"

伙计们克制住自己的惊愕，对老板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很想要，"她答道。

"请夫人披上这条披肩，"老板说，"夫人可以坐上马车去看看效果。"

老板去取他的手套和帽子。

眼看老板把手递给英国女人，而且跳上出租敞篷马车跟了她去，大伙计说道：

"这可怎么收场呀？……"

杜·隆斯雷和毕西沃都认为，方才的事除了英法文之间哪怕最无足轻重的争斗都会引起的特殊兴趣外，还具有小说结尾处的魅力。二十分钟后，老板回店了。

"去劳森宾馆，这是名片：诺斯维尔太太。把发票带去，我这就给您，要收六千法郎呢。"

"您是怎么作成的呢？"杜·隆斯雷问，同时向这位发票之王行礼致敬。

"嗨！先生，我了解怪诞夫人的天性，她们喜欢引人注目：当她看见所有的人都在瞧她的披肩时，她对我说：'请坐车回去，先生，这条披肩我买下了。'比戈尔诺先生——他指指那位

---

① 法文的"披肩"是阳性名词，但英国女人说成了阴性，所以伙计们大吃一惊。可是老板平静地将错就错，跟着她把披肩说成阴性，保全了英国女人的面子，使伙计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传奇人物式的伙计——为她摊开披肩时，我正在端详我那位女顾客。这英国女人当时瞟了您一眼，想知道您对她的看法，她对您倒比对披肩注意得多。英国女人具有一种特殊的没趣（因为不能说是情趣），她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们为一件东西讨价还价，而最后决定购买时，与其说是出于想要，倒不如说是由某种偶然情况促成。我看出来她是这么个女人，腻烦丈夫，讨厌孩子，守着贞洁，却深感遗憾，刻意追求激情，而且永远摆出垂柳一般的姿势……”

这就是店主所说的，一字不差。

这说明在任何别的国家，商人就是商人；而在法国，尤其在巴黎，商人却是王家学院的毕业生，他有知识，或爱好艺术，他热中垂钓，戏剧，或渴望继承居南-格里丹讷①，国民自卫军上校，塞纳省议员或者商务法庭法官的位置。

“阿道尔夫先生，”商人的妻子对她的金发小伙计说，“去工艺品工匠那里订购一只雪松木盒。”

伙计开始陪送已为匈兹夫人选购了披肩的杜·隆斯雷和毕西沃出门，然后说道，“而我们呢，得去看看我们的旧披肩里有哪一条可以扮演赛里姆披肩的角色。”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于巴黎

刘 方 译

---

① 居南-格里丹讷，即劳伦·居南（1778—1859），原为色当地区格里丹讷织布厂工人，后成为股东和老板女婿和继承人。一八二七年被选为自由党议员，一八三九至一八四〇年两度被任命为商业部长，因而成为一般资产者心目中成功的典型。

公　务　员

献给生于波西亚的赛拉菲纳·
桑塞弗里诺伯爵夫人

为了避免落前人窠臼，我必须博览群书。几天前，我翻阅了十六世纪作家伊·班戴洛①的三百篇多少有点滑稽的故事。伊·班戴洛在法国鲜为人知。这三百篇故事全部收入最近在佛罗伦萨出版的意大利故事家全集。在这些故事中，您，还有伯爵的姓氏时时跃入眼帘，使我如见其人。夫人，这是我第一次通读班戴洛作品的原文，发现每篇故事，即使只有五页，也必冠以一封致国王、王后，或当代最显赫的人物的措辞亲昵的信，使我顿感惊讶。这些姓氏中有米兰、皮埃蒙特（班戴洛的故乡）、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的贵族。有芒图的多尔西尼、克雷玛的桑塞弗里尼、米兰的维斯孔蒂、托尔托讷的基多博尼、斯福尔扎、多里亚、弗雷戈斯、但丁·阿利吉耶里（那时仅存一人）、伏拉斯卡托尔等。还有法国的玛格丽特王后、德国皇帝、波希米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奥地利大公、梅迪契、博洛涅的

① 伊·班戴洛（约1485—1561），意大利作家，著有《铁闻》，风格与《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相仿。

萨乌利、帕拉维西尼、邦蒂沃格利奥，西班牙的索德里尼、科洛纳、斯卡利杰和卡尔多尼。法国姓氏有马里尼、安娜·德·波利尼亚克（德·玛西亚克公主和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夫人）、阿尔马尼亚克的红衣主教、卡奥尔的主教，总之，他那个时代所有名门望族都以同这位薄伽丘的继承者鱼雁往来为乐，为荣。我也看到了伊·班戴洛本人的品质多么高尚：如果说，他以这些显赫的姓氏来装点他的作品的话，那么，他也决不肯背弃他的贫贱之交。继贝尔加姆的女伯爵加勒拉那夫人的名字之后，是一位医生，罗密欧与朱丽叶本事就是献给他的；在阿特莱那的那位雍容华贵的希波利塔·维斯孔塔夫人之后，出现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轻骑兵上尉利维奥·利维亚诺；在奥尔良公爵之后，是一名传教士；在一位里阿里沃家族成员之后，出现了吕克西的商人，漂亮的吉罗拉莫·翁加罗，一个德行高尚的人。伊·班戴洛向他讲述，如何 un gentiluomo navarese sposa una che era sua sorella et figliuola, non lo sapendo①，故事梗概是纳瓦尔王后寄给他的。我想，我也可以效仿伊·班戴洛，把一篇故事置于 una virtuosa, gentilissima, illustrassima contessa Serafina San-Severino② 的庇护之下，向她倾诉被人当

① 意大利文：一位纳瓦尔绅士同一个姑娘结婚，新娘是他的小妹妹，他却不知道。

② 意大利文：一位贤德、善良、人品出众的赛拉菲纳·桑塞弗里诺伯爵夫人。

作阿谀奉承的真话。何必不坦白承认我是多么引以自豪？因为我能够亲自证明：无论是此地还是他处，无论是今天还是十六世纪，也无论当时当地的世风置作家于何等地位，那些受尽诽谤、辱骂和刻薄批评的作家，总能从美丽而崇高的友情中得到慰藉，因获得知音而稍减文学生涯之愁闷。您是多么喜欢巴黎，这世界的大脑，多少聪明才智无时无刻不在躁动于其中；您又是多么理解它，只有您那威尼斯的细致入微的聪慧才能做到；您曾经多么热爱那如今我们已失去的丰富多采的热拉尔沙龙，在那里，和伊·班戴洛的作品中一样，曾经展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欧洲名画。还有那位名噪一时的危险的美人鱼的迷人的首场演出，每每使您惊叹不已。既然您当时如此率真地道出了您的观感，那么想必您也会把我这幅风俗画置于您的庇护之下。画中所描绘的社会您不可能熟悉，但是有它独特的风格。我但愿能写几首诗献给您，因为您本人处处表现出心灵充满着诗意；但是既然一个可怜的散文作家只能奉献其所有，也许他能以您所激发出来的最诚挚而深切的仰慕之情向您顶礼膜拜，从而赢得您稍加眷顾，庶几不负他微薄的献礼。

巴尔扎克

在巴黎某些有教养、有思想的人聚居的地区，你大概遇到过好些类似拉布丹先生的人物。本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在政府某个最重要的部里当处长；年纪四十来岁，单凭那色泽柔美

的灰发就可以使女人为之倾心。这头发还使他那郁郁寡欢的面容显得比较温和。一双火辣辣的蓝眼睛。皮肤还不失为白皙，但灼热而分布着几点鲜红的斑点①。路易十五式的前额和鼻子，严肃的嘴唇，与其说是瘦削，不如说是消瘦了的修长身材，象是久病初愈。他的神情介乎漫步街头的人那种无精打采和事务繁忙的人那种若有所思之间。如果说，这样一幅画像可以使人对他先有一个概念，那么他的穿着就使这位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了。拉布丹先生经常穿一件蓝色长外衣，系一条白领带，背心是罗伯斯比尔式的，裤子是黑色不带绑脚的，足穿灰色丝袜，鞋子露在外面。每天早晨八点钟，他刮完脸，喝一杯咖啡提提神，然后就出门到部里去，象时钟一样准确，走的也永远是同一条路。其一丝不苟和拘泥刻板，真会使人把他当作一个正在走向大使馆的英国人。从这些主要的特征中你可以想见其人：身为一家之长，既有家事纠纷之累，又有公务繁忙之扰，不过总还算达观，能随遇而安；他是一个爱国并为国效劳的正直人；当做好事而遇到障碍时，决不回避；他谨慎，因为他洞悉世情；他对妇女彬彬有礼，因为对她们一无所求。总之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对下级和蔼可亲，对同级敬而远之，对上级保持不可侮的尊严。本文写他的那个时期，你会注意到他带着那种已经把青年的幻想埋葬而变得胸无大志的人的冷漠神情；你会看到一个已经心灰意冷但还没有沦于颓丧的人，他还在坚持着当初的事业，但主要是为了

---

① 巴尔扎克在其他作品中把这种皮肤特征说成是工作勤奋的标志。

有所用其才智，而不是对那靠不住的胜利还存什么希望。他什么勋章也不戴，而且为了曾在王朝复辟初期佩戴过百合花纹勋章①而自惭。

这个人的一生有许多神秘之处：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母亲是一个奢侈成性的女人，总是乘着华丽的马车盛装赴宴。在他记忆中，她美艳异常，但很少见面，也没给他留下什么东西。她施于他的是平庸而不完全的教育，结果使他志大才疏。他十六岁上，在母亲去世前几天，离开了拿破仑中学到政府部门去当见习公务员。某一位他从来没见过面的保护人立刻给他谋到了正式职位。拉布丹二十二岁当上了副处长，二十五岁当处长。从那时以来，在生活中支持这个青年的那只手就再也没有继续显示它的威力，除了唯一的一次，就是把这个穷孩子带到前定价专员勒普兰斯先生家。那是一位鳏夫，据说很有钱，还有一个独生女儿。格扎维埃·拉布丹发狂似地爱上了赛莱斯蒂娜·勒普兰斯小姐。那时她十七岁，名下有二十万法郎的嫁妆。这位小姐在她艺术家母亲的精心培养下，继承了母亲的全部才华。她本来是可以吸引更加显贵的男人的。她修长，美貌，天资过人，能说好几国语言，还学过一点科学。最后这个长处对女人说来是危险的，使她必须倍加小心以免流于学究气。盲目的母爱使女儿产生了错觉，使她对自己的前途抱有虚妄的向往：只有一位公爵、一位大使，要么是法兰西的元帅，或是部长，才能使赛莱斯蒂娜得到配得上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个女孩子的举止也确实有大家风范。她的服

① 查理十世以百合花为王朝的象征。

饰的精致豪华也超过了待嫁女子所应有的程度。——因为这样一来，她的丈夫除了幸福之外就没法给她添任何东西了。母亲是在女儿婚后一年去世的，她把女儿娇惯得使任何人要做她的恋人都难以自处。需要多少涵养功夫才能驾驭这样一个女人！一般市民都望而却步了。格扎维埃当时是个孤儿，除了处长的地位外，一无所有。他通过勒普兰斯先生向赛莱斯蒂娜求婚，她很长时间没有应允。对求婚者本人，勒普兰斯小姐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年轻、钟情、又漂亮；但是她不愿被称作拉布丹夫人。父亲告诉女儿，拉布丹是当大臣的材料，赛莱斯蒂娜回答说，姓拉布丹的人在波旁王朝里永远不会飞黄腾达，等等等等。父亲被逼无奈，冒冒失失地向女儿声称，这位未来的夫婿不到入阁年龄就会成为拉布丹·德·××①，这格扎维埃不久就会成为他供职的那个部的稽查长和秘书长，这位年轻人通过这两个阶梯就能厕身于政府的高级阶层，同时，又将有某一份遗嘱使他继承一笔遗产和显赫的姓氏，从而富贵双全。于是，婚姻结成了。

拉布丹夫妇相信了老定价专员所暗示的那冥冥之中的力量。他们一方面让希望冲昏了头脑，再加上新婚燕尔的漫不经心，五年之内就挥霍掉了十万法郎。赛莱斯蒂娜正是由于怕她丈夫得不到晋升，就把她陪嫁剩下的十万法郎投到了地产上去，而这笔投资又收益甚微；但是他们相信将来从勒普兰斯先生那里继承的遗产总会带来舒适宽裕的生活，足以补偿现在这样节衣缩食。那位前定价专员看到他的女婿已经为他

① 法国人姓氏后加德·××表示出身贵族。拉布丹的姓无此字样。

的保护人所遗弃，出自爱女之心，想要弥补这一秘密的失败，就把他的一部分财产拿去做一桩很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但是这可怜人碰上了纽沁根公司几次倒闭中的一次①，大受打击，最后郁郁以终，只留下十几幅优美的油画装饰他女儿的客厅。还有一些古老的家具，被她放进了仓库。拉布丹夫人白白等了八年之后，终于明白，她丈夫的那位保护人大概已不在人世，而那份遗嘱不是取消了就是遗失了。勒普兰斯去世前两年，有一个司长的位子出缺，让一个在一八二三年当上大臣的右派议员的亲戚，叫个什么德·拉比亚迪埃的占了去。事情到这个地步，就该挂冠而去了。但是拉布丹怎能甘心舍弃这八千法郎的年俸呢？现在他家里已经花惯了这笔钱，须知这相当于他总收入的四分之三呢！此外，他再耐心等上几年，不是还有权享受退休金吗？这种境况对于一个当初那样心比天高而且是众所公认的大家闺秀来说，可真是一落千丈！

拉布丹夫人是无愧于当年前程无量的勒普兰斯小姐的。她有着世所倾慕的明显的高贵素质。她博学多才，能同各种人用他的本国语言交谈。她确实有真才实学和独立的高超见解。她的谈吐以新奇多采而引人入胜。所有这些秉赋在一位王后或大使夫人身上是十分有用、十分相称的；而对需要踏踏实实治家的主妇来说，却毫无裨益。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总是需要有听众，喜欢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有时使人厌倦。为了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拉布丹夫人每星期都定出一天来招待

① 纽沁根是巴尔扎克创造的金融巨子的典型，曾三次采取假倒闭的手段来坑害同他有银钱来往的主顾。

客人，并且自己也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玩味她那自尊心已经尝惯了的享乐生涯。熟悉巴黎生活的人就会知道这种磨练给这女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她力不从心，真是心急如焚。不论你对金钱唱多少高调，要住在巴黎，就得拜倒在账单和数字的脚下，亲吻那金牛的蹄子。日子真难哪！年收入一万二千利勿尔，要负担这一家子的开销：夫妻俩、两个孩子、外加一个女仆、一个厨娘。全家住在迪福街二楼的一套公寓里，房租要一百路易！在计算一家的开销之前，先得扣除夫人的服饰、车马费，因为服饰是先于一切的；再看剩下多少给孩子作教育费（女儿七岁、儿子九岁，尽管享受全部奖学金，单是养育费就需两千法郎）。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拉布丹夫人一个月给她丈夫三十法郎都勉强。巴黎几乎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的处境，除非他特别神通广大。这个自以为要大放异彩、不可一世的女人，如今却不得不把她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一场料想不到的、卑微的斗争中：每天量入为出，锱铢必较！她在父亲死后就把家里的男佣人辞退了，这已使她的自尊心大受损伤。多数女人在这种日常的斗争中往往弄得心力交瘁，尽管怨天尤人，终于还是屈服于命运。赛莱斯蒂娜却不然，困难越大，她的雄心也越大。困难不能克服，她就想予以取消。在她心目中，这生活沉浮中的坎坷，就象高尔求斯的绳结① 一样，是解不开的，只能靠一位天才大刀阔斧地砍开。她决不甘心过市民的那种小家

① 高尔求斯为古代传说中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国王。他将一辆马车献给神，把拴车的绳子打了极难解的结。根据神示，谁能解开绳结就能称王小亚细亚。许多人试过都失败。最后亚历山大王用一把斧子把它砍断。

子气的生活，急不可待地怪自己的锦绣前程为什么姗姗来迟，一味地埋怨命运欺骗了自己。赛莱斯蒂娜真心相信自己人才出众。也许她是对的。如果她有用武之地，也许能大有作为。也许她的确是不得其所。我们得承认：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成为不拘一格的人才的。而社会的法则和自然界的法则一样，总是嫩苗多于成材的树木，鱼苗多于长成的大鱼：有多少可以成器之才，多少阿塔纳兹·格朗松①这样的人，象种子落在岩石上一样，就此埋没枯死了。确实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人：有家庭主妇、有供人消愁解闷的、有惯于奢侈豪华的、有贤妻、有良母、有情人、有纯精神的、有纯物质的，正如有艺术家、军人、手艺人、数学家、诗人、商人，有只懂得钱、或只懂农业、或只懂行政事务的人一样。而往往时运多乖，事与愿违：应召的总是多于当选的。天道如此，城市的法则也是如此。拉布丹夫人自认为才华足以照耀一位政治家的前程，温暖一位艺术家的心灵，做一位发明家的贤内助，协助他斗争，为他谋福利，献身于一位纽沁根式的人物的金融政策，或是做一个代表一笔显赫家业的风云人物。也许她愿以此来解释她为什么对洗衣房的账单、对每天核对厨房的账目、对这样节衣缩食地操持一个小家庭，简直厌恶到了极点。在她高兴使自己出类拔萃的地方，她是可以办到的。而如今，她自己感到处境就象圣者洛朗在烙刑架上②一样，真是如坐针毡。她

①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青年有为，后失意自杀。见《老姑娘》。

② 圣者洛朗，传说中的殉教者，于公元二五八年被处以烙刑。

能忍得住不叫出声来吗？于是在她郁郁不得志而心烦意乱的时候，在她的虚荣心受到损伤而痛苦万分的时候，她就发泄在格扎维埃·拉布丹身上。让妻子过体面的生活，难道不是丈夫的责任吗？假如她是一个男人，她一定会有能耐立即弄到一大笔财富，使她的爱妻生活得幸福！她怪他太老实，在某些女人的嘴里，这一责怪就等于骂他笨蛋。她为他设计出各种绝妙的规划，而对于可能遇到的障碍从来是略而不顾的。就象所有感情激动的女人一样，她在思想上变得比贡德维尔①还要足智多谋，比马克西姆·德·特拉伊还要诡计多端。于是，赛莱斯蒂娜的想象力无所不包，而自己则往往沉浸在这漫无边际的想象之中。拉布丹对此已是司空见惯，当这些美丽的想象发泄出来的时候，他总是冷静对待。赛莱斯蒂娜伤心之极，认为她的丈夫思想狭隘，胆小怕事，又不体谅人，于是对她的终身伴侣做出了最无理、最错误的判断。起初，她总是以自己的能言善辩驳得他哑口无言；后来，由于她的想法往往是一闪而过的，每当他开始作解释时，她就干脆不让他讲话，以免放过一个自己思想的火花。从新婚的日子开始，赛莱斯蒂娜意识到拉布丹对她的爱慕，就对他肆无忌惮。她顾不得什么相敬如宾，把一切夫妇之礼都踩在脚下，以爱情的名义要求原谅她的各种过失，而自己却从来不改正错误。所以她经常统治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在妻子面前就象一个孩子在他的监护人面前一样。监护人总是不相信从小归他管的

---

① 贡德维尔，《人间喜剧》中的政客典型。见《一桩神秘案件》。

孩子能长大，就象当年斯塔尔夫人①在高朋满座的沙龙里对一位比她高明的先生叫道："知道吗，您刚才说的话还挺深刻呢！"拉布丹夫人提起她丈夫来也常说："他还有点头脑。"她这种把格扎维埃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往往不知不觉形之于色，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对他的不尊重。这样，她就害了她丈夫而不自知，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人们要对一个人下判断，总是先看看他妻子对他看法如何，这就是日内瓦人所谓的"*初步意见*"，当拉布丹意识到爱情促使他犯下的错误时，木已成舟。他只好逆来顺受。他是属于那种感情和理智势均力敌的人：既有美好的心灵，又有清楚的头脑。在精神的法庭上对他妻子作出判决时，他总是作她的辩护士，他引咎自责：由于自己的过错，使她没能如愿以偿地扮演她天生应该扮演的角色；她原是一匹纯英国种的千里良骥，却偏偏拴在一辆破车上，当然感到痛苦。她已经把对自己的看法，通过不断地重复传给了他。在家庭之中，思想是互相传染的。同许多大事一样，热月九日事件也是出自女人的影响②。拉布丹在赛莱斯蒂娜的野心推动下，早就想找出办法来满足她；但他一直瞒着她不说，免得使她痛苦。这个好人决心在政府部门里做出一项重大的突破，以便一鸣惊人。他想要引起一场足以使一个人成为社会

---

①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前驱。

② 一七九四年七月法国革命政府中的右翼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发动政变，逮捕并处死罗伯斯比尔等领袖，从而结束了雅各宾派的专政，称热月九日事件。此处"女人的影响"指塔利安夫人，绰号"热月圣母"，其夫冉·塔利安为热月事件主要策划者之一。

上一派头头的那种革新运动，但是他又无力制造可以从中得利的那种混乱局面，只好让那些神思妙想在心中翻滚，梦想着用高尚的手段获得胜利。这种既野心勃勃又高尚为怀的想法，几乎所有公务员都有过，不过在公务员当中和在艺术家那里一样，流产远远超过产儿。这就应了布丰的警句："忍耐即天才。"

拉布丹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就近研究法国的行政机构，观察它的运转制度，于是他就兴之所至地动起脑子来，——其实人类许多成就都是这么来的——终于发明了一套新的行政制度。他深知他与之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他一直尊重那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候都一直运行着的机器。因为一提要改造它，大家都会害怕。但是拉布丹认为如果要予以精简，谁也不应该反对。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更加恰当地使用同样的力量。简单说来，他的计划就是改革税收制度，使得税收减少而国家收入不减，使目前引起激烈争论的同样的预算能收到双倍的效果。长期的实践证明，一切事物的趋于完善都是来自简单的改革。节约即精简，精简即取消无用的机构，也就是调整。因此，他发明的体制在于减少等级，另立一套新的行政职务。大概一切革新者之所以招恨就是由此而来的。为了改进而必须取消的部分，首先是不为人所理解，而且威胁着一些人的存在，这不是通过改变条件就能解决的。拉布丹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能抑制住一切发明家所按捺不住的热情，每走一步都耐心地寻找一个齿轮，以免引起激烈震动，让时间和实践来证明每一步变革的优越性。如果在匆匆分析

这一新体制的时候看不到他的这种想法，那么，这项革新的成果之大，会使人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根据他的信念——不论这信念多么不完善——点出他对整个政府机构看法的依据，不是无关宏旨的。再说，这件事同本故事的情节中心有关，大概能说明一些时弊之所在。

格扎维埃对公务员生涯的痛苦体会极深。他暗自琢磨公务员越来越受轻视的原因何在；他找来找去，找到根源就在于一七八九年进行的那些小小的、不完全的改革；这些改革是那场革命风暴的余波，为写伟大社会运动的史家所忽视，然而却千真万确地是我们今天的习俗之由来。

过去，在君主制度下，是不存在这一支官僚大军的。那时，为数很少的公务员听从首相的指挥，而首相则经常同国王联系，并且差不多是直接为国王效力的。这些热忱的臣仆的头头，简单称作*首席官员*。在国王本人统治不到的地方，例如各农场，那里的公务员同他们的上司的关系，就象商业公司的雇员之于老板一样：学一门能使他们发财致富的专业。就这样，圆周上的各点都通向圆心，并从圆心得到生命。因此也就有忠诚，有信任。而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国家，或者说*祖国*，代替了国君。不论我们对“祖国”有多少美好的想法，事实是，那些官吏不是直接从属于一位政治长官，而是成了*政府的雇员*。他们的头头则在一个叫做什么“*部*”的权力机构里飘浮不定，今天不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由于总有大量的事务要办，就出现了一批必不可少，而又可以随意解雇，因此都拼命要保住自己职位的公务员。于是，在一群侏儒的推动下运行的庞大

的官僚体制就应运而生。它象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之间。如果说拿破仑由于要一切人和事都服从他的意志，因而暂时推迟了这个官僚体制的影响，那么它肯定是在立宪政府下形成的。那立宪政府专门喜欢庸碌之辈，热中于证件、账目，总之是象小市民一样整天忙忙叨叨。各办公室看到那些大臣们经常同四百名小人物①以及十来名野心勃勃而居心不良的人物处于勾心斗角之中，都暗自庆幸，赶忙设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于是用文牍来代替积极的行动，发明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力量，叫做报告。让我们解释一下这报告是怎么回事：

国王下面设部务大臣是从路易十五开始的。从那时起，国王遇见重大问题就要大臣们向他写报告，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同国家的元老商议。这些大臣们则糊里糊涂地让他们的办公室牵着走，也学起国王来。他们一心要在两院和朝廷中为自己辩护，结果为书面报告所左右。政府中凡有重大事情，不论多紧急，大臣总是说："我已经要他们写报告了。"于是，对这件事和对大臣本人说来，这报告就象议会中立法的报告一样，是一份提出各种正反面理由，而又略带倾向性的咨询书。而大臣也和议会一样，在听了报告之后并不比在听之前有所进步。各种决断都是在一刹那间做出的。越是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理由拿来争论不休，判断力就越差。法国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些决定都是顺乎自然地

---

① 指国会议员。

做出的。政治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象法官和医生一样，根据各种情况对症下药。拉布丹认为：“当大臣就是要做决定，熟悉情况并推动事物运行”；他看到在法国，报告统治着一切：从上校到元帅，从警察局长到国王，从省长到大臣，从议会到法律，莫不如此。从一八一八年以来，一切大声疾呼的争论、翻来覆去地衡量得失，都通过书面进行。报告尽管写得漂亮，法国却濒于破产了。人们总是坐而论，却不起而行。当时法国每年要写一百万份报告！官僚体制就此统治一切！各种档案、卷宗、文牍不断地增加，膨胀，而且日益美化。没有这些公文，法国就要垮台；没有这些通函，法国就寸步难行。这官僚阶层利用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互不信任为自己谋利，他们不惜诽谤政府来维护行政官员的声誉。总之，官僚体制发明了一群小人国里的人，把法国拴在巴黎的中央集权的铁链上，好象从一五〇〇到一八〇〇年间法国还没有那三万公务员时，什么事也没干过似的。他们象香菌寄生在梨树上一样，依附于公众事务，而又对公众事务全然漠不关心。

皇族或议会迫使大臣们分担预算的责任，他们不得不服从，而又必须保留他们的部下。于是他们就一方面减少薪金，一方面增加职位，以为政府雇用的人员越多，就越强大。事实上，宇宙的规律正好相反：活动的元素少的时候才能产生能量。因此，一八三〇年七月左右的事态[①]就证实了复辟王朝的行政主义的错误。要使政府扎根于一个国家之中，就要懂

① 指七月革命。

得不是把人，而是把各种利益同它联系起来。而现在的公务员则因为政府既不尊重他们，又扣他们薪水，自然对政府持蔑视态度，就象妓女对待老嫖客的态度一样，是为了拿钱而给他干的。这种局面于政府和公务员双方都是难以忍受的。如果双方都能互相摸一摸脉搏，如果高官厚禄没有把小人物的声音压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局面。公务员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自保，领取薪金，最后获得退休金。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他们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状况使公务员产生了阿谀奉承的作风。他们在部里勾心斗角。穷公务员们同没落贵族斗，而这批贵族又要资产阶级奉养他们，为他们的破落子弟争一席之地。一个高尚的人是很难在这迂回曲折、荆棘丛生的夹道中行走的。他无法在这只有几个显赫人物作威作福的污泥浊水中卑躬屈膝，匍匐而行。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为了爬上高位也会未老先衰。他如果想当司长，不必仿效西克斯特五世①。这里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才有出头之日。在法国，低效能的行政机构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这官僚体制完全由一群鼠目寸光的人组成，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障碍。它可以把一份足以加速一个省的生产发展的兴修运河的计划，在卷宗里压上七年之久；它因循守旧，害怕一切新事物；它让一切营私舞弊之事永久存在下去，自己也赖以永存；它摆

---

① 西克斯特五世，于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年任教皇。被任命为教皇以前，他一直伪装体弱多病、老态龙钟。被任命以后，他掷杖而起，健步如飞。巴尔扎克多次援用此例，说明能人惟有藏锋蓄锐，才会被起用，这里是说在官僚机构中，能人早已未老先衰，不必再伪装了。

布一切，包括大臣本人；如果有一个有识之士胆敢摆脱它而自行其是，或是想要启发它，指出它的愚蠢，那就一定要受到压制。退休金的册子刚刚公布，拉布丹发现，处里一个小伙子登记领取的退休金比一个负伤累累的老上校还要优厚。官僚体制的全部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还有一桩现代习俗所孕育的弊病，也是造成这种世风日下的原因之一：巴黎的政府机构是没有真正的下属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头头同最起码的抄写员之间完全平等：二者在这个舞台上都一样伟大，都是只有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才能扬眉吐气。因为在这里，诗人也好，艺术家也好，商人也好，都只不过是雇佣的公务员而已。这些公务员之间毫无相互尊重之意。根据那一视同仁地向大众散发的指令，一个看门人的儿子不是也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或是对他父亲为之看大门的财主发号施令吗？后来者可以与老人争短长。一个有钱的见习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糟蹋他的上级：同一个漂亮女人坐上双人马车到郊外去，路上用马鞭子指指这个步行着的可怜的当家人，向他的女朋友说道："这就是我的上司。"自由派人士把这叫做"进步"，而拉布丹却看出这是政权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他不是看到了吗？在苏丹王的后宫里，太监、嫔妃和昏庸王公之间不断进行的那种阴谋角逐，其结果产生的是：心胸狭隘、暗中坑人、教廷式的专制，为了晋级加薪而施展的那种连大使们也要为之侧目的外交手腕，拴在纸车上的跳蚤般的上窜下跳，黑奴耍弄部长的恶作剧等等，不一而足。也有真正有用的人，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些寄生虫的牺牲品。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在这一大群昏聩无

能者面前处处碰壁，最终为无耻的叛卖所整垮。由于所有的高级职位都从属于议会势力，而不再从属于王室，公务员们迟早会发现自己都是镶嵌在机器里的齿轮，问题只在于上了多少油而已。善良的人们早已相信自己命定如此。就这样，许多对祖国内伤的记忆都从心中抹掉，多少勇敢的人心灰意懒，最严于律己的人也会萎靡不振，因为那种种不平使他们困怠厌倦，那消磨意志的烦恼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罗特希尔德①兄弟手下的一个职员同全英国通信，一个政府公务员也可以独自同全国各省通信。但是前者可以了解到与公司财产有关的各种情况，而后者则是虚掷光阴，白白消磨掉生命与健康。国家的隐患由此产生。固然，一个国家似乎不会由于一个有才华的公务员让位于一个庸才而立即受到亡国的威胁。对国家说来很不幸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对于它的存在谁也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随着一切都在日益萎缩，长此以往，国家也就会逐步衰亡。可以到威尼斯、马德里、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罗马去看看，当年那些地方赫赫权势，盛极一时，而今却由于猥琐小人爬上了高位而败落下来。由于一切已经虚弱，一旦有事，就不堪一击。得志的蠢才受宠，而一个有才华的人倒下，人们竟然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倒霉的教育和风气所造成的结果。它逼得聪明人玩世不恭、天才走向绝望。自由派通过他们的报纸到处大声疾呼，声称公务员们的薪金就是经常性的盗窃国家财产。他们把预算的账簿勾画成吸血虫的形状，

---

① 罗特希尔德，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金融家族，其祖先为犹太人。

每年都质问，那十亿法郎的税收派了什么用场。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公务员们恢复名誉就是个难题了。但是在拉布丹看来，公务员和预算的关系就象赌徒同赌博的关系一样，凡是他得到的，最终都将还回去。一切优厚的待遇都是要求他付出代价的。每年才付给一个人一千法郎，而要求他把每一天都贡献出来，这不是同时在制造盗窃和悲惨的命运吗？养一个服劳役的囚犯差不多也要同样的钱，而他工作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国家每年付给某人一万二千法郎，而要求此人忠于国家，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合同，可以吸引有才能的人跃跃欲试。

以上这些想法促使拉布丹想要重新调整人事。少雇一些人，把待遇提高一倍或两倍，取消退休金；象拿破仑、路易十四、黎塞留和希门尼斯①一样，起用年轻的公务员，但是把他们长期留下来，给他们保留高位和荣誉。这是他所进行的对国家和公务员本人都有利的改革的主要之点。他的计划从预算到各级行政的细节无所不包，很难一一详述以便加以分析。但是不论你对政府结构了解不了解，指出其改革的主要方面也就够了。虽然叙述一项近似“炉边政治”的计划，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危险的，但是为了要通过一个人的作品来刻画其人，还是有必要略加描述。如果把叙述他的所作所为这部分勾掉，只是强调这位处长如何能干，如何有魄力，你们是不会相信的。

---

① 希门尼斯(1436—1517)，西班牙红衣主教，曾为卡斯蒂利亚王国执政。

拉布丹把高级行政机构分成三个部。他想，如果从前能找到足以总管内政和外交的头头，那么法国今天也决不乏象马扎兰、苏杰①、苏利②、舒瓦瑟尔、柯尔柏③之流的人物来领导比目前更为庞大的部。再说，从组织上讲，三个大臣总比七个大臣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在人选上弄错的机会也少一些。最后，这样也许可以使王国避免那经常不断的政府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使得任何既定的外交政策都无法贯彻执行，任何内政的改革也无法完成。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里有好几个民族联合在一个王朝之下，由它来协调他们的利益，领导他们的事务。那个国家只有两位政治家负责一切国事，也没有被压垮。难道法兰西在政治才干方面还不如德意志吗？号称"立宪机构"的那个无聊的玩意儿发展过分了，其结果就是不得不安插许多大臣，以满足布尔乔亚各式各样的野心。首先，在拉布丹看来，海军部并入国防部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海军就象炮兵、骑兵、步兵和后勤一样，都是国防部的一个分支。既然海军上将和元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卫国家、打击敌人、保护国民财产，那么，让他们各自拥有一个部，岂非违反情理？内政部应该把商业、警察和财政都统管起来，

---

① 苏杰(1081—1151)，僧侣及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六世驻教廷的大使。路易七世率十字军亲征时为摄政王。主张王室集权，反对贵族分权。

② 苏利(1560—1641)，亨利四世所倚重的大臣，主管财政、经济、农业，颇多建树。

③ 柯尔柏(1619—1683)，曾在马扎兰手下任职，由马扎兰推荐给路易十四，任财政总监，属重商主义学派，进行过一些经济改革。

尽管它们可能以内政部的名义去骗人。司法、王室、以及原来属于内政部的一切有关文艺和赦免等事宜都应归入外交部。一切恩典应该直接来自国家元首。这个部的职责也包括主持内阁会议。这三个中央机构，每个部门的公务员不得超过二百名，拉布丹完全按当年君主专制时期的办法把他们一一作了安置。平均每人每年一万二千法郎，算起来共需七百万法郎；而目前的预算中相应的部分却需要两千万。他把政府部门精减成三个部之后，其余全部行政机构就失去作用而可以取消了，同时也就精简了巴黎这些机构的极为庞大的开支。他阐明，一个市区只需十人管辖，一个省最多十二人，因此整个法国只需五千公务员，（司法机关和军队在外）而现在，单是中央各部的公务员就超过此数，根据目前的格局，法院书记负责财产抵押，而公共事务部负责财产登记。拉布丹把相类似的职责都并入一个部门，这样一来，财产的抵押、继承和登记都出不了这个圈子，为此，只需法院和皇家司法部各设三名见习员就够了。拉布丹运用这一原则进而改革财政。他把形形色色的税收都合成一种概念，就是只收消费税，不收财产税。他认为在和平时期只有消费一项是可以收税的。地产税只能留待战时实行。只有在战时，国家才能向土地要求捐税，因为国家要保卫土地；但是在和平时期，不适当地增加土地的负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样，到了紧要关头就没法依靠它了。因此，和平时期应该发公债，因为这是按票面价格支付的，而不是象在国难时期那样要损失百分之五十；然后，在战时再征收土地税。

拉布丹常向他的朋友说：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的入侵①在法国创建了一种无论是约翰·罗②还是拿破仑都没能建立的制度：信贷制度。

可惜的是，这个到现在还很少有人理解的、令人钦佩的行政管理的真正原则，格扎维埃在一八二〇年就开始考虑了。拉布丹主张通过直接税的方式征收消费税，取消一切附加的间接税。税收多少，由若干条款组成的专门册子决定。这样，他就取消了各城市之间的重重关税壁垒，精简了它们目前耗费巨大的税务机关，从而给各城市带来了大笔收入。减轻沉重的税务，并不是从财政上减少收入，而是更好地予以分配；减轻赋税，是为了增加商品交易量，使它起更大的作用。这样，个人支出减少，而国家收入却增加了。这一看来巨大的改革所依据的却是极为简单的运转方法。拉布丹把人头税和动产税看成是总消费的最忠实的体现。在法国，个人财产出色地表现在房租、仆人的数目、马匹以及同本人收入相适应的华丽车辆上。那些住宅和它们所包括的内容都大同小异，而且也不大会消失。他指出了编制动产税名册的办法，这种名册比现在的要符合真实情况。然后把国库收到的所谓间接税的总数按百分比分成个人份额。赋税就是打着貌似有理的晃子对实物或对人征收的钱，在必须强制勒索钱的时候，这些晃子是有效的；但是到了这样一个时代，那个担负着沉重赋税的阶级完全知道国家为什么要征税，而且通过什么途径又把征去的钱还

① 指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欧洲反法联军两次打败拿破仑，攻入法国。

② 约翰·罗（1671—1729），苏格兰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

给它，那么这些晃子不是很可笑了吗？事实上，预算不是一个钱柜，而是一个洒水器：它抽上来又洒出去的水越多，国家就越繁荣。所以，假设有六百万的宽裕户（拉布丹证明这是存在的，包括富户在内），那么直截了当向他们征收酒税，并不比收门窗税更惹人讨厌，还可以得到一亿法郎的收入。这岂不是比把人折磨一通，再逼他拿出钱来好得多？经过这样调整税收，每个个人实际上付出的少了，国家收入却增加了。而且由于国家不再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消费者就可以享受物价降低的好处。拉布丹专门对葡萄园征收种植税，为的是保护它免受生产过剩之害。还有，对零售商的营业执照是按其居住区的人口比例征税的，这样，对贫穷的消费者也就收了税。通过酒税、种植税、营业执照税这三种形式，国库就可以既不付费用，又没有麻烦地得到大宗收入。而当时，这笔税收是落在国家和它的公务员身上的沉重负担，他们要分担许多烦恼。这种税收制度打击了富人而没有折磨穷人。再举一个例子：假设对一定数额的盐抽一两个法郎的税，从而得到了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那么现代的盐税局就可以取消，老百姓就可以喘口气，农业也可以得到缓解，国家收入还照旧，而任何一方都不会抱怨。同工业或者商业多少有点关系的各阶层看到穷乡僻壤的生活有所改善，买卖越来越大，立刻会感受到这样分配税收的好处。最终，国家将会一年又一年地眼看着宽裕户日益增加。间接税务机关是开支极大的机构，是国中之国。取消了这一项，就节约下来的税务开支而言，国家有关各方都将受益非浅。烟草和香粉则在国家监督之下进行专卖。这两种

专卖制度不是拉布丹创造的，而是在重申烟草法的时候有一个别的什么人提出来的。这一制度如此令人信服，因此根本没有通过议会，没有象当时政府部门通常做的那样拿到议会去逼它表态。因此，这件事更多的是管理的问题，而不是财政问题。国家并不真正拥有什么财产，森林、矿产、土地都不是国家财产。在拉布丹看来，国有地产是和行政管理背道而驰的。国家既不会开发，又失去了一份税收，这是双重损失。至于国营工厂，也是同样的胡闹用到了工业上罢了。在国营工厂中，产品成本比通过商业购买的还要高，制作过程又慢。国家对工业的活动收不到税，于是就削减对它的供应。政府管理一个国家，难道是要亲自去生产而不是设法让别人生产？难道是要自己占有财产，而不是尽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产业？在拉布丹这个制度下，国家不收任何现金的保证，只接受以实物抵押作保证。理由如下：国家如果接受了保证金，要么就把这笔钱存起来，那么就妨碍了货币周转；要么用高于它所付的利息的利率放出去，那么就是可耻的牟取暴利；要么它赔掉了，那是愚蠢；而如果它有一天全部占有了保证金，那在某种情况下，它就是在酝酿着一项惨重的破产。地产税倒也不完全取消，拉布丹还保留很微弱的比例，以便作为战时征税的出发点。不过，显然由于土地生产不受限制，工业就能得利于廉价的原料，从而增强同外国的竞争能力，而不需要那虚假的关税保护。各省政府可以由当地富豪义务管理，以在某种条件下获得贵族爵位作为报酬。法官、学者、低级官员都能看到自己的服务得到体面的报酬。所有的公务员都受到极大的尊

重，因为他们贡献大，薪金高，每一个人都自己负责自己的前途，这样，法国肌体上就再也没有退休金这一毒瘤了。这样结算下来，拉布丹发现每年只支出七亿，而收入有十二亿。每年国库有了五亿的盈余，那比目前这种流弊已经很明显的收入微薄的折旧费要强多了。根据他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始终是坐享其成的食利者，不象过去，国家执意要拥有产业并制造商品。最后，为了将这一改革付诸实施而不致引起震动，并为了避免对公务员大砍大杀，拉布丹提出以二十年为期。

从他的职位被那无能之徒德·拉比亚迪埃占去的那天起，以上这些想法就在他脑中逐渐成熟起来。这一看来庞大，实则简单的计划，要取消这么多的大参谋部和这么多同样无用的小职位，就要求不断的计算、精确的数字和明显的证据。拉布丹对预算的两个方面——收入和支出——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为此花了多少个夜晚，他妻子还不知道。敢于设想这样一项计划，并敢于把它置于那行政机构的僵尸之上，这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必须向一个能赏识它的大臣提出。因此，拉布丹的成功有赖于动荡的政局平静下来。他认为，只有在三百个议员有勇气形成稳定的多数时，政府才算是最后站稳脚跟。自从拉布丹完成这个计划以来，一个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政府成立了。在那个时期，波旁王朝带来的和平盛世的排场，已使人忘记当年法国作战的排场。那时的法兰西真是灿烂辉煌！由于是胜利者，它十分慷慨大方。西班牙战役之后，政府就感到需要休养生息了。新的朝代已成立了三个月，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因为左翼自由派和右派都以同样的热情迎来

了查理十世。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也上了当①。时机看来对拉布丹很有利。提出一项设想周到而成绩如此巨大的改革建议，对政府来说，不是一种长期统治的保证吗？

于是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沉思。早晨上班途中，下午四点半下班回家，一路上都是心事重重。而拉布丹夫人这边，生活失意，再加上要为自己添妆而暗中劳神，真是烦恼到了极点。但是她爱她的丈夫，认为象有些公务员的妻子那样去做一些可耻的交易以补薪给之不足，是有辱高贵女人的身分的。因此她拒绝同柯尔维尔夫人有任何交往。（那时柯尔维尔夫人正和弗朗索瓦·凯勒②过从甚密，家里举行的晚会极一时之盛，常使迪福大街倾街而至。）丈夫是由于专心致志地考虑政治问题而坚持不懈地工作，无暇他顾，她却把这看成是公务员让枯燥的公文压得麻木不仁，屈服于最可厌的苦差，庸庸碌碌，苟活下去。于是她自叹遇人不淑，丈夫竟这样没出息。这时，她下决心一定要一手为她丈夫争来荣华富贵，不惜一切代价使他飞黄腾达，而又不让他看到她为此而玩弄的机关。在妇女辈中，她鹤立鸡群，孤芳自赏，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不同她们一般见识，也无视社会给她们造成的羁绊。她盛怒之下，发誓要对那群蠢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要时亲自出马。她自

---

① 查理十世即位之初颁布了大赦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敕令，受到自由派欢迎。但旋即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反对共和的措施，暴露了其反动面目。

② 弗朗索瓦·凯勒，巴尔扎克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是一位有权势的银行家，贵族院议员。

以为高瞻远瞩。当时，时机很有利，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得了不治之症，已是不久人世了。如果拉布丹能继承他的位子，他的才能——她认为拉布丹行政才能还是有的——一定会得到赏识，过去曾许给他的稽查长的职位就可以到手了。她仿佛看到他成为钦差大臣，在议会中为一项法案辩护而慷慨陈辞；到那时候，她要做他的贤内助！如果有必要，可以做他的秘书，通宵达旦也甘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坐一辆漂亮的马车到布洛涅森林一游，同但斐纳·德·纽沁根夫人并肩而行，把自己的沙龙也抬高到象柯尔维尔夫人的一样，使自己能应邀参加部长级的盛大隆重的宴会。为了征服听众，为了让人家称自己为“拉布丹·德·××夫人”（她还不知道封在哪里①），就象人们称呼菲尔米亚尼夫人，德·埃斯巴夫人，德·哀格勒蒙夫人，德·卡里利阿诺夫人一样，总之，首先是为了去掉拉布丹夫人这讨厌的姓氏。

这些隐秘在心头的想法给家里带来了一些变化。拉布丹夫人开始以坚定的步伐走上了负债的道路。她重新雇了一个男佣人，让他穿上棕色镶红绲边的制服。她刷新了一部分家具，把住宅也扩大了一点，经常饰以鲜花，加上当时时髦的各种小巧的摆设。至于她自己，过去用钱还有所节制，现在为了使自己的装束能同她所向往的那个圈子相协调，已经无所顾忌。而她为了这场战斗经常光顾的几家商店却都得了好处。为了按当时时髦的方式来安排她的星期三，她就在每星期五举

---

① 法国贵族的姓氏“德”后面应是其家族封邑的地名。

行一次晚宴，然后请参加宴会的客人下星期三再来喝杯茶。客人是精心挑选的，不是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就是直接、间接总能对她有点好处的人。总之，她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圈子。客人在她家里玩得很好，至少人家是这样说的，这在巴黎就足以吸引嘉宾了。拉布丹则深深地埋头于自己那严肃而伟大的计划之中，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家里这由俭入奢的变化。

就这样，夫妻二人各自为政，殊途同归，而互不相知。

当时部里有一位炙手可热的秘书长，叫做什么克莱芒·沙尔丹·德·吕卜克斯。此人是那种被几年中的政治浪潮抛到顶上来的人物。就象一场风暴之后冲刷到岸边的船身，远远望去倒也象个庞然大物。旅客们会寻思：这残骸中可能还有一些珍贵的商品，这条船当年可能在伟大的事件中出过力，参加过某个抗敌行动，载运过皇冠上的丝绒，或是某皇族的遗体。此时此刻，克莱芒·德·吕卜克斯（吕卜克斯这一姓氏把沙尔丹合并过去了）正是最走红运的时候。在世间的万物之中，不论是赫赫有名的，还是默默无闻的；也不论是个畜牲，还是个秘书长，难道不是都有其盛衰、浮沉吗？不是都有一个皮毛光润，或是福星高照的时期吗？在寓言家创造的典型中，吕卜克斯之流属于贝尔特朗①族类，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找到哈东②就行了。由于他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之一，而后来的七月革命又把这一对于立宪政府的部长们如此有用的秘书长职

①② 贝尔特朗和哈东是拉封丹的寓言诗《猴子和猫》中的角色。猫哈东从火中取栗，而猴子贝尔特朗则剥栗子吃。

位给取消了，因此更值得花些笔墨对他进行一番描述。

道学家们通常是在最骇人听闻的坏事上最有用武之地。在他们看来，罪行只存在于法庭或警察局的教养所中，而对那细致入微的社会现象却视而不见。他们既没有放大镜，又没有望远镜，只能看到那彰明较著的罪恶，却根本看不见在法律这个武器的掩盖之下得逞的阴谋诡计。他们只注意食肉类，却忽视爬虫类。这对喜剧诗人来说倒也是好事，因为可以把沙尔丹·德·吕卜克斯这种人物的色彩留给他们来描绘。这位秘书长同形成政界核心的所有的猥琐小人相类似：自私、虚荣、能屈能伸、生活放荡、享乐成性，由于负债累累而贪得无厌。其谨慎小心又象一座坟墓——决不会有什么东西从中跑出来向路人指出墓志铭上的谎言。当他有求于人时真有一股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劲头；平时又极尽和蔼可亲，机智风趣之能事。开起玩笑来很有分寸，又诡计多端。他轻轻地抚摩你一下，或是用力撞你一下，都能把你害得好苦。不论前面横着多宽的河水，他都能姿态优美地一跃而过。他象伏尔泰一样肆无忌惮①，但是发现圣多马教堂有盛会时，又去望弥撒。他的学问来自拾人牙慧，所以总是处于听者的地位，没有人比得上他那样地全神贯注。为了避免人家对他产生怀疑，他阿谀奉承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象香水一样沁人心肺，象女人一样轻柔温存。他马上就要满四十岁了。回首华年，无限怅惘。他感到他的政治前途有赖于当上议员。人们要问，他是如何爬上去的呢？方法很简单：德·吕卜克斯是博

① 伏尔泰以反教会著称。

诺①式的政治人物，他承担这样一种微妙的任务，这种任务既不能交给自重的人，又不能交给不自重的人，而要交给一种既严肃，又可疑，可以随意予以承认或抛弃的那种人。他的处境常常岌岌可危，但是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他总是能前进。他懂得，复辟王朝时代是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以及既成事实和正在酝酿的事物之间不断互相倾轧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时期，政权需要一个管家婆，她知道床该怎么铺，垃圾该往哪里扫，脏衣服放在哪里，银器锁在什么地方，怎样安抚债主，什么人该开门接纳，什么人该飨以闭门羹：一旦家里有了这样一个老太婆，哪怕她又脏又有坏习气，哪怕她跛脚缺牙，哪怕她好赌成性，每天要偷三十个苏作赌本，主人还是离不开她，在危难时刻愿意在她面前商量问题。她也总能在一旁出些点子，嗅出一点内情，乖觉地送上手炉或者披肩，挨骂受气，甚至给赶下楼去，都甘心情愿。第二天你一睁眼，她已笑吟吟地端上一碗好汤来。不论多伟大的政治家，都需要这样一个管家婆，在她面前无需矜持，可以表现软弱，优柔寡断，同自己的命运争论，自问自答，最后通过思想斗争而壮起胆来。野生的软木同硬木相擦，不就生火吗？许多天才之火就是这样点燃起来的。

拿破仑有个贝蒂埃②给他管家；黎塞留则有约瑟夫圣

① 博诺为伏尔泰长诗《少女》中的人物，诗中说此人在宫廷被称为“王子的朋友”，而老百姓称之为“妓院老板”。

② 贝蒂埃(1753—1815)，瓦格拉姆亲王，曾任法兰西元帅，为拿破仑的亲信，但于一八一四年签署逼拿破仑退位书。

父①；而吕卜克斯能给任何人当家。他同下台的大臣们保持友谊，把自己变成他们向新大臣们疏通的桥梁。对前者的最后的谀词和对后者的最初的奉承都是那么娓娓动听。他对一个政治家所不大容易想到的小事之体贴入微，实在令人叹服。他最善于投其所好，惟命是从；他常带头自嘲地位卑微，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为别人出力时，专门挑选那人家不会忘记的事情。所以，在需要越过帝国和复辟王朝之间的鸿沟时刻，正当人人都在寻找一块木板来搭桥的时候，正当帝国的看家狗们在高谈阔论中跳跃翻滚以表忠心的时候，德·吕卜克斯已经向高利贷者借了一大笔钱，跨过了前沿。他孤注一掷，转手买进了路易十八签署的逼得很紧的债券。通过这一办法，他就是第一个以百分之二十的价格清偿了将近三百万债务的人。因为他运气很好，恰好是在跨越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之间办的这件事②，其中的利润都让高布赛克、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这些合伙人给吞噬了，但这是德·吕卜克斯许给他们的。他下的不是一笔赌注，而是赌的整个银行。他知道得很清楚，路易十八是不会忘记这一次大脱手的。果然，德·吕卜克斯被任命为稽查长，册封为圣路易骑士和佩戴荣誉勋章的军官。此人一旦攀上了梯子，就用尽心机赖在自己的阶梯上，

① 约瑟夫圣父（1577—1638），黎塞留红衣主教的亲信，一六三二至一六三五年间权倾一时。

② 路易十八于一八一四年继拿破仑之后统治法国，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打回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时，曾退位再次流亡。拿破仑失败后，他又恢复统治，因此路易十八签名的债券在此期间有很大的起落。

因为在他所进入的堡垒中，那些将军们是不肯长期喂养没有用的嘴巴的。于是，他就以管家婆和掮客的姿态，成为政权的暗疾的义务顾问。他从复辟王朝自夸的所谓优越性中，看出了适得其反的深刻的弱点，而这弱点又是和左右王朝本身的事态相联系的。于是他就在危机时刻，推销那将来足以打动有才之士的口号，把它加在拙劣的政策头上。这样，德·吕卜克斯就变成天才了。不要以为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而已。这个猴子贝尔特朗，到处去搜集意见，探索各种人的内心，倾听它们的回声。他孜孜不倦地到处采集知识，真可以算得上一只名副其实的政治蜜蜂。这是一本活的贝尔辞典①，但是又和这本著名的辞典不一样。他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兼容并蓄各种见解，而是有苍蝇的天才，能在厨房中径直落在最精致美味的那块肉上。他就是这样成为政治家们不可缺少的人。这一信念在人们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那些野心勃勃的后来者认为有必要牵制德·吕卜克斯，以免他爬得更高，不让他有公开的重要地位，然后暗中给点好处作为补偿。但是，这个象钓鱼一样钓取别人的思想的人，在感到大家都支持自己的那个时候，曾经索取了保证金。国民自卫军的参谋部酬答他的是给他一个由巴黎市政府付钱的闲职——一个无名公司的政府特派员。他还在王室的一个监察机关中任职。他的两个从国家预算中付薪金的正式职务是：秘书长和稽查长。目前，他想要的是荣誉军团司令、厕身于贵族院、

① 贝尔(1647—1706)，法国作家，曾编纂著名的《历史辞典》，为十八世纪自由思想的先驱。

当上伯爵和议员。要想当议员，就得付一千法郎的财产税，而德·吕卜克斯那寒酸的房产连五百法郎的房租也不值。要在那里建起一座别墅，周围还要布置体面的环境，以此来吸引整个市区，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德·吕卜克斯尽管天天赴宴，尽管九年来都是国家为他付房租，尽管坐的是部里的马车，在这幕戏开始时，他自己却除了三万法郎的无可争辩的纯债务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如果能缔结一门良缘，也可能把满船债务之水舀尽，帮助这艘雄心勃勃的船恢复元气。但是要缔结良缘，取决于他能否加官晋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当上议员。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他能想出的办法只有为什么人效犬马之劳，或设法做一桩好买卖。然而，可惜那勾心斗角的阴谋已经穷尽，波旁王朝表面上算是克服了朋党之争。更加可惜的是，由于那些处心积虑使任何政府都无法在法国立足的左派进行了多年的无聊争论，政府已经让人看透了，在这上面再没有什么文章可做：最近的这类事发生在西班牙之役，当时不也曾喧嚣一时吗？①此外，德·吕卜克斯竟相信了他的上司对他的友谊，竟贸然向这位大臣表示了想在部一级占一席之地的愿望，就更加自讨苦吃。这样，大臣们猜透了他的心思：德·吕卜克斯想要使自己脆弱的地位稳固下来，而不再依赖他们：猎狗在向猎人造反了。于是大臣们给了他几鞭子，然后又轮番予以抚慰。这一来，又给他树敌不少，而德·吕卜克斯则拿出一个狡黠的妓女对付新嫖客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给他

---

① 此处指一八二三年法国元帅维克多出征西班牙之时受到反对派猛烈攻击。

们设下陷阱，引他们掉下去，又马上拒绝他们。他越是感到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就越渴望赢得一个政府无权罢免的职位。但是，为此，他必须倍加小心。稍一不慎，顷刻之间就会一败涂地。一根羽毛就足以把他文职上校的肩章、他的监察官职务、他在那无名的公司中领取的干薪、他的两个正式职务及其带来的一切好处——总之是在兼职法的庇护下的六种待遇——一扫而光。他常常象一个情妇威胁她的情人那样威胁大臣：经常扬言他要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了，于是大臣就来好言抚慰亲爱的德·吕卜克斯。在某一次这种言归于好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正式的许诺，等拉丁碑文学会下一次出现空位，就让他补上。据说，这是一个肥缺，克莱芒·沙尔丹·德·吕卜克斯一旦占据了这个位子，就会象一棵树种在沃土上一样，他的恶癖、幻想、美德、缺陷，都能从中得到满足。

他整日为之疲于奔命的事就是：每天从五、六张请柬中选择饭菜最好的一家去赴宴。一大早，到大臣家去承欢大人和夫人左右，还要逗他们的孩子玩。然后工作一两个小时，——就是说：躺在安乐椅里读报，口述一封信的大意，在大臣不在时替他接待登门求见的人，大致解释一下要办的事，接受或散布少许来自宫廷的小恩小惠，拿起单片眼镜来看一眼那些请求书，或在上面签名。那批语的内容就等于说："于我何干，悉听尊便。"大家都知道，当德·吕卜克斯对哪个人或哪件事发生兴趣时，他就会亲自过问。他会答应同某些高级职员就一些微妙的问题作密谈，听他们讲那些无聊的飞短流长。他不时到大臣官邸去接受关键的指示。当大臣去议会开会时，他就等

他回来，以便知道是该发明、还是该领导一项阴谋。这个在官场中纵情声色的人穿戴停当，从晚上八点到清晨三点之间可以做十二到十五间沙龙的座上客。在歌剧院里，他经常同新闻记者谈天，因为他同他们最要好；他们之间不断地互施小惠，他常告诉他们一些惊人的假新闻，同样地囫囵吞下一些他们编造的消息。他常阻止记者们就某件事攻击某一位大臣，说是这样做了会使他们自己的妻子或情妇真正难堪。

"你们尽管说某一项立法草案毫无价值，如果能够的话，还可以加以论证，但是不要说玛丽埃特舞跳得不好。你们可以毁谤我们对女眷们的感情，但是不要揭露我们青年男子的种种笑料。鬼知道！我们人人都演过自己的闹剧，谁知道时过境迁我们会变成什么呢？你们今天为《宪政报》① 的长篇大论润色，说不定明天自己变成大臣了呢！……"

另一方面，他有机会时，就助编辑们一臂之力，为一个剧本的演出消除一些障碍，故意施一点小恩小惠，或请吃一顿佳肴。有时他还答应帮忙了结一桩纠纷。此外，他爱文学，保护艺术；他藏有名人的签名，白送的漂亮相册、素描、油画。他为艺术家们做许多好事，从不伤害他们。在某些场合，当他们的自尊心需要得到代价不高的满足时，他就予以支持。因此，他受到所有戏剧界、新闻界和文艺界的爱戴。首先，他们大家都有共同的恶习和惰性；其次，他们在杯酒之间或舞女当中都

---

① 《宪政报》创办于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百日王朝时，代表资产阶级观点。查理十世时为政府反对派。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成为代表政府观点的报纸。

是那样地玩世不恭，嘲弄一切！怎么能不同这些人做朋友呢？德·吕卜克斯如果不是秘书长，他就会做新闻记者的。因此，在用讽刺诗进行笔战，以致打开了起义的缺口的十五年战斗中①，德·吕卜克斯竟然从未受到过丝毫攻击。

那些小公务员们眼看着这个人在部里的花园里同大臣的孩子们玩耍，心里都纳闷，不知他得势的秘诀何在，他到底做什么工作；而各部门的宫廷官员，都把他看作是最危险的靡非斯特。他们都围着他转，为了替他们在上面进几句美言而厚加酬劳。对小人物来说，他象是无法辨认的天书；而对利益攸关的人来说，这秘书长的用处就象数学上的比例定律一样清楚。这位官场老手堪与当年为拿破仑在瓦格拉姆冲锋陷阵的小亲王媲美②。他熟谙一切议会斗争的秘诀，懂得如何把三心二意的人争取过来，如何将一项议案反复提出，或予以埋葬。还懂得在大臣们不敢表态时点头或摇头。他总是首当其冲地承受失望者的怒火冲击，和大臣一同哀叹，一同欢笑。他是一只神秘的指环，维系着这衙门里多少条利益的纽带；他和听忏悔的神甫一样掌握分寸：有时无所不晓，有时又守口如瓶。他能替大臣说出他们自己难以出口的话。总之，在这个政治家奴面前，大臣敢于露出本来面目：脱下假发，拿掉假牙，放下架子，穿上拖鞋，打开自己包藏的祸心，使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外。但是德·吕卜克斯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他对大

① 这里指一八一五至一八三〇年，即路易十八及查理十世执政的十五年，各派斗争激烈，直至一八三〇年爆发七月革命。

② 指拿破仑的亲信瓦格拉姆亲王。参见第464页注②。

臣既谄又谏，为谏而不得不谄，边谏边谄，寓谄于谏。因此差不多所有干这一行的政界人物都形容憔悴。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经常把头那么一点，以表示对听到的话的赞许，或是表示一种气派。这就使他们的脑袋有点怪里怪气。他们对一切听到的说法都心不在焉地表示首肯。他们的语言中充满了"然而"、"但是"、"不过"、"要是我的话，我就……"、"我若处在您的地位……"("处在您的地位"，是他们经常说的话)之类左右逢源的词句。

说到外表，克莱芒·德·吕卜克斯当年的翩翩风度已所余无几：身高五尺四，肥胖的程度还算过得去，由于吃得好而面色红润，带着筋疲力尽的神情，扑了粉的头发修剪成提图斯式①，戴着精致的小眼镜；从他那双象老太婆一样发了皱的胖手上，可以看出他的毛发是金色的。这双手稍嫌短方，指甲剪得短短的，是一双土财主的手。他的脚倒是不无出众之处。五点钟一过，德·吕卜克斯总是鞋袜齐整，穿着黑裤子，细羊毛背心，插着不洒香水的细麻布手巾，戴着金链条。上衣是皇家蓝色，镂花扣子外加挂勋章的别针。而早晨呢，皮靴在灰色的裤子下面橐橐作响，又短又小的晨礼服紧箍着身子。那时他的样子更象一个狡猾的讼棍，而不象部级官员。他的眼睛由于戴眼镜而目光迟钝，因此当他不幸而摘下眼镜时，显得比本来更丑。凡有眼力的人，或是只喜欢真实的正直人，都无法忍受德·吕卜克斯。他的娴雅姿态只不过是为了修饰他的谎言；

① 提图斯，公元七九至八一年为古罗马皇帝，其雕像的发型前后剪得一样短，称提图斯发型。

他的亲切的誓言，惯用的温存，实在太露骨了，只能使傻瓜感到新鲜。一切有识之士都看到他象一块腐烂了的木板，必须注意不要把脚踩上去。自从美丽的拉布丹夫人毅然以她丈夫的官运为己任以来，就开始琢磨克莱芒·德·吕卜克斯，研究这块薄板上面是否还有几根还算结实的木质纤维，可以经得住在上面轻盈地通过，从处里爬到司里，从八千法郎年俸爬到一万二。这个自命不凡的女人自信能够玩弄这一政治权术。于是德·吕卜克斯先生就多少成为拉布丹家里开支陡增的原因之一。

帝国时期建造起来的迪福街以几所外观高雅的宅第而引人注目。这些宅第的内室都很出名。拉布丹夫人家里布置之精美，在许多人面前显示了她内心深处的贵族气派。相当宽敞、亮堂的漂亮前厅通向一间大客厅，窗户是临街的。客厅的右边是拉布丹先生的书房和卧室，转手通过前厅走进去就是饭厅，左边是夫人的卧室和梳妆室，转手是小女儿的卧室。请客的日子，拉布丹先生的书房和夫人的闺房门都开着。这样，就能大大方方地接待那精心挑选的嘉宾，而不象有些布尔乔亚家里的晚会那样矫揉造作——那种人家是靠平日节衣缩食换来一时的豪华，因而显得是一种难得的情况。客厅刚刚用黄地山茶色花纹的锦缎重新布置过。夫人的闺房用的是真正的波斯绸缎和洛可可式的家具①。拉布丹的书房继承了过去客厅用的壁帏，擦洗干净，并饰以勒普兰斯留下的名画。这

① 洛可可，路易十五时期盛行的一种装饰风格。到十九世纪成为古雅的标志。

位定价专员的女儿在饭厅里用的是她父亲过去在一次拍卖中廉价买来的土耳其壁毯，但配上了古色古香的紫檀木框，这一来可就所费不赀。这间屋子周围摆的是令人赞叹的布勒式雕花酒柜，也是已故的定价专员买来的。屋子当中放着古老的座钟，镶铜的阿拉伯式花纹闪闪发光，似乎是在为十七世纪的杰作争光。室内到处摆着鲜花，散发着丝丝清香，无处不显示出高雅、美奂，每一个细节都是各得其所而又相得益彰的艺术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布丹夫人淡妆素抹，带着艺术家所欣赏的本色出场了。她对这种种荣华都表现出习以为常而不置一词，一任自己的娴雅风度来使这一切对客人所产生的效果臻于完美。由于她父亲的功劳，自从洛可可式时兴以来，她就使自己成为谈论的中心。

德·吕卜克斯尽管阅历丰富，惯见各种程度的、真真假假的富丽陈设，但拉布丹夫人家还是使他惊叹不已。那魅力使这个巴黎的阿斯摩代① 也为之神往。这可以用下面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倦游的旅客，饱览了意大利、巴西、印度的千般瑰丽景色，在回乡途中经过一个象玫瑰山脚下的奥尔塔湖那样秀丽的小湖。湖面如镜，有小岛宛在水中央，妩媚多姿而不失其质朴；妆点整齐而不掩其天然。虽有丛丛绿树作伴，参差掩映，却仍不免孤寂之感。环湖四岸既经垦植，又野趣盎然。外面辉煌而热闹，内里极尽人间的和谐、优美。这个旅客所看到的是一个小巧、朴素、纯洁的世界。在这里，他的心

① 阿斯摩代，犹太教中魔鬼名，十七世纪法国作家勒萨日所著《瘸腿魔鬼》一书中的主要人物，专在马德里掀开人家屋顶，探人阴私。

灵得以休憩，使他留连忘返，因为那诗歌一般和美的环境使他陶醉，引他遐想。这里既象是世外桃源，又有欢腾的生活！

圣日耳曼区最迷人的女人之一，美丽的菲尔米亚尼夫人很喜欢拉布丹夫人，并且经常请她到家里去。几天前，这位夫人特意把德·吕卜克斯请到自己家里，为了对他说这样一句话："您为什么不到这位夫人家坐坐呢？"她把赛莱斯蒂娜介绍给他："夫人家里的晚会美妙得很，特别是，她家的饭菜……可比我家的好呢！"这时，拉布丹夫人才第一次抬起眼皮来同他说话。德·吕卜克斯不知不觉间答应了她的邀请。于是他就开始到迪福街走动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费加罗曾说，女人只有一计，但这是永远不败之计。德·吕卜克斯在这位朴素的处长家里一边吃饭，一边暗自决定以后还要常来赴宴。被她的对手柯尔维尔夫人称作迪福街的赛莉梅娜①的迷人的拉布丹夫人以其高雅而得体的手腕，使德·吕卜克斯连续一个月每星期五都在她家晚餐，而且主动星期三来喝茶。拉布丹夫人经过一番精心而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自己已经在这块官场的木板上找到了下脚之处。她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这种内心的喜悦，只有三、四年来对一项任命梦寐以求，情深意切，对它的好处经过精心计算的公务员家庭才能体会得到。为了它，她曾屈意给多少人消愁解闷！向主宰本部的诸神发过多少誓愿！登门造访过多少利害攸关的人物！拉布丹夫人真是胆略过人，她终于听到了钟鸣，报告她从每年八

① 赛莉梅娜，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年轻、漂亮，善于卖弄风情而又尖酸刻薄。

千法郎跃至两万法郎①的时辰已经来到。

她暗自思忖："我今后一定要循规蹈矩。我过去是花费大了一点，但是方今之世，含而不露的美德是不会有人来发掘的，一个人只有出头露面，在场面上拉关系，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才能发迹。归根结底，部长和他们的朋友们只对他们看得见的人感兴趣，而拉布丹是不通世故的！若不是我对那三个议员下了一番功夫，说不定他们也想去争拉比亚迪埃的位置哩。而现在，他们已是我家的座上客，就不好意思了。于是他们变成我们的支持者而不是对手了。我是略微卖弄了一点风骚，但是我很高兴，只需一点点取悦男人的娇嗔就够了。"

那一天，为了争夺这一空缺的那场意想不到的斗争真正开始了。部里晚宴方罢，饭后是大臣们广为交际的时间。德·吕卜克斯正坐在壁炉旁大臣夫人身边。他一边喝着咖啡，再次把拉布丹夫人列入巴黎七、八位真正高贵的女性。他已多次拿拉布丹夫人押宝，就象特利姆下士拿他的帽子起誓一样②。

"别讲得太过分了，您会损害她的。"大臣夫人半笑着说。

任何女人都不喜欢听人家在她面前称赞另一个女人，她们总有几句酸溜溜的话准备着应付这种场合。

大臣阁下说道："可怜的拉比亚迪埃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职务应该由拉布丹来继承，他是我们部里最能干的公务员

① 前面说的是一万二千法郎。

② 特利姆，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小说家斯特恩长篇小说《项狄传》中的人物，他很看重哥哥送他的帽子，动辄以他的帽子起誓、打赌。

之一，而过去我们的几届前任都不大对得起他，尽管其中有人在帝国时代当上了警察署长，而为这件事受贿出力的人却本来是受人之托关照拉布丹的。亲爱的朋友，老实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凭您本人来讨人喜欢……”

“如果拉比亚迪埃的位子给了拉布丹，那么我刚才称赞他夫人的高贵就是可信的了。”德·吕卜克斯答道，他已感觉到大臣话语里的讥讽味道，“但是，如果伯爵夫人① 想自己作出判断……”

“我就会请她来参加我的第一次舞会，是吗？正当许多抱着嘲笑我们的目的而来的女客们济济一堂的时候，您那位高贵夫人到了，她们听到门房通报——‘拉布丹夫人到！’②”

“但是外交大臣家里不也通报过菲尔米亚尼夫人吗？”

“一个卡迪央出生的女人！”那位新伯爵脱口而出，同时狠狠瞪了他的秘书长一眼，因为他和他妻子都不是出身于贵族世家。

许多人都以为他们在谈论着重要的事情，那些登门有所求的人都留在客厅尽头，不敢近前。德·吕卜克斯出去之后，新封的伯爵夫人对他丈夫说：

“我看德·吕卜克斯是堕入情网了！”

“果真如此，那可是他生平第一次！”丈夫耸耸肩膀答道，似乎是向他妻子表示，德·吕卜克斯对这种无聊的玩意儿是不屑一顾的。

---

① 指大臣夫人，该大臣新获伯爵头衔。

② 这里强调的是拉布丹这个姓氏前面没有作为贵族标志的“德”字。

这时，大臣看见一位中右的议员走进来，就撇下他的妻子，去向这尚在未定之秋的一票献殷勤。但是，这位议员刚受到了一场无妄之灾的打击，需要得到保护，于是他悄悄地宣布，他几天之后即将辞职。大臣事先对这一点心中有数了，就可以抢在反对派之前先发制人。

大臣——实际上是德·吕卜克斯——邀请了一位在各个部里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人物参加晚宴。此人在这种场合自惭形秽，就故作矜持，两条腿象一尊埃及雕像的底座那样紧紧并在一起，支撑着整个身体。这个公务员在壁炉附近站了好半天，等待时机向秘书长表示感谢。但是正当他想好一句恭维话时，秘书长出其不意地突然离去了。此人不是别人，就是部里的出纳员。这是唯一在人事变动时不需要担惊受怕的公务员。那个时候，不象我们这个倒霉的时代，议会并不那么小里小气地专跟预算过不去，也不那么卑鄙地削减各部门的薪金开支。它不干那种在筵席上节省蜡烛头的事。它批给每一个管事的部门一笔称作调动费的补贴。唉！进一个部和出一个部的花销一样大，要得到提升，所牵涉的一系列费用就更不便一一列举了。这一笔补贴共有两万五千个娇小玲珑的法郎。《导 报》上每登载一项任命，那些感到自己地位风雨飘摇的大小官员就聚集在火炉边、壁炉前，互相询问："这一次会怎么样？他们会增加公务员吗？他们会不会为了进三个人而裁两个人？"这时，泰然自若的出纳员拿着二十五张漂亮的钞票，用别针别起来，那张象教堂看门人一般的脸上刻上了一丝欢乐的表情。他一大早依次攀登部里各部门的台阶，求那些把

金钱和管钱的人、容器和内容、思想和形式混为一谈的人，把他引见给大臣阁下。这个出纳员选择的时间是一大早，正赶上大臣夫妇刚起床，精神焕发。政治家们在这种时候通常最为仁慈宽厚。他一听大臣问："您有什么事？"立刻出示那几张钞票，说是不敢延迟，专给大臣阁下送来例行的补贴，并向那又惊又喜的夫人解释这笔钱的由来。她总免不了要扣下一部分，有时是全部。一次人事调动等于是他们的家务事。出纳员婉转讲些恭维话，顺便插进去几句："大臣阁下是否肯给保留位子，大人对这项纯机械性的服务是否满意……等等等等……"之类的话。既然一个送来两万五千法郎的人总是值得雇佣的公务员，出纳员就总是带着肯定的答复走出大臣家门，再次保住了职位。而二十五年来，在这个岗位上他曾眼望着多少个大臣来来去去！此外，他还听命于大臣夫人，在最有用的时候送去那每月一万三千法郎，或提前，或推迟，都唯夫人之命是从。这样，用一句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说，他就为自己争得了在教务会议上的发言权。

这位萨亚先生过去是国库的簿记员，——当时国库还有一式两份的帐簿。后来，目前这个位子出缺，就让他补上了。他是一个胖呼呼的好好先生。在簿记方面极强，而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极弱。他身体象一个"0"字那样滚圆，头脑象一句"你好"那样简单。他踏着大象的步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回到王家广场，在那里，他拥有一所古老的住宅，自己住在底层。和他同行的是依希多尔·包杜阿耶。此人是拉比亚迪埃主管的司里的一个处长，因此和拉布丹是

同事。他娶了萨亚的独生女儿，伊丽莎白·萨亚，自然就在他楼上占了一套房间。萨亚老爹是个大傻瓜，这点部里没有任何人怀疑；但是他究竟傻到什么程度，却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严密结实，没法探测，敲上去没有一点中空的声音。他吸收一切而毫无反应。毕西沃（他也是一个公务员，下面马上就要提到）曾为他作了一幅漫画像：在一个鸡蛋上放一个戴假发的小脑袋，下面插两条短腿，并题词曰："生来专司出纳，从未出过差错。若非好运，险些沦为银行跑街；稍有野心，定将遭到免职丢官。"

这时，大臣看他的出纳员就象看一个挂衣钩，或屋角的飞檐一样，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装饰品会听得见他们谈话，或是能懂得他们的隐情。

大臣向那位辞职的议员说："正是因为德·吕卜克斯有所企图，我更加主张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在严守秘密之中同省长作出安排。德·吕卜克斯的破房子就在你那个区，而我们不愿要他。"

议员说："他既不能交足选举税，年龄又不合格。"①

"是的。但是有关年龄问题，就卡西米·佩里埃②做出的

① 法国复辟王朝时期，需有每年缴一千法郎直接税的财产，并年满四十，才有资格当选众议院议员。

② 卡西米·佩里埃(1777—1832)，法国银行家及政治家，复辟王朝时期为自由派反对党议员，一八三一年任内政部长。他于一八一七年九月当选为议员，时年未满四十，但在两个月后，议会进行资格审查时已满四十岁，经争论后，终承认其当选有效。

决定，您是知道的。至于财产，德·吕卜克斯有一点，也不多；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扩大财产，他还可以弄得到手。——各委员会容纳中派议员的余地是很大的，而人们要对这位亲爱的朋友表示好意时，我们表面上还不能反对。”

“但是他要买地产的钱从哪儿来呢？”

“可曼努埃尔①是怎么成为巴黎的一所房子的主人的呢？”大臣叫道。

那挂衣钩在听，但本意并不想听。这一席话虽然是低声耳语，还是传到了萨亚的耳朵里。你们知道这位好好先生听到这番政治上的私房话之后是一种什么心情吗？吓得要死！他是属于那种天真幼稚的人，发现自己在听不该听见的话，进入了没有叫他进去的地方，或是明明是胆小怕事却显得大胆，明明是谨慎小心却显得好奇，在这种情况下，就窘得无以自处。于是，出纳员赶紧在地毯上轻轻溜走，等到大臣发现他时，他已离得相当远了。萨亚是部里一切罪恶的执行人。他是决不可能泄漏机密的；即使大臣认为他已得知了他的秘密，也不过说一句 motus！②而已。出纳员搭上了一辆他的住宅区的马车，回到王家广场去了。这是沾了那些阔气的宫廷大臣的光，这马车正好是他们定下的，为的去参加那个时刻举行的那种穷奢极侈的筵席。

---

① 曼努埃尔（1775—1827），法国政治家。复辟王朝时期为自由派议员，一八二三年因反对与西班牙作战而被开除出贵族院。他原无足够产业，自由派反对党捐给他一份房产以帮助其当选。

② 拉丁文：走开！

正当萨亚老爹行驶在巴黎街上时，他的女婿和他亲爱的伊丽莎白正和他们的导师戈德隆神甫玩道德高尚的波士顿①。参加的有他们的邻居，还有一个名叫马丹·法莱克斯的人。此人是圣安东区的铸铜匠，萨亚曾借钱给他开办一所相当赚钱的作坊。这个法莱克斯原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奥弗涅省人，背着一口大锅来到巴黎，立刻为一个专门从事拆毁古堡的商人布雷札克所雇佣。到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已经由于发了财而变得同以前判若两人。这时，他又走运遇到萨亚，后者付给他一笔定钱，让他探询一项有关铸造业的发明（那是在一八二五年的展览会上得到发明专利权和金质奖章的）。包杜阿耶夫人有个独生女，用萨亚的话来说，刚刚踩着十二岁的尾巴。夫人相中了这个矮壮黝黑、敦厚、活泼的男孩子，就亲自培养他。根据她的想法，培养的内容包括教这个奥弗涅人打波士顿，拿牌要拿得有样子，不让别人看见；来她家时要刮好胡子，两只手用普通的肥皂洗过；不骂人，说正确的法文；穿靴子而不穿软鞋；衬衫要穿细棉布的，而不是粗布的；头发要往后梳，而不要平贴在头上。一星期之后，伊丽莎白又下决心要他把耳朵上两个象铁环一样的大耳环取下来。

他见到自己作出这一牺牲时她那副高兴的样子，就说："包杜阿耶太太，您太过分了，您管我管得太严了；您让我刷牙，结果弄得我牙齿都活动了，您不久就会让我刷手指甲、卷头发的，这在我们这一行里是不行的，人家不喜欢那种擦得喷

---

① 一种纸牌戏。

香的小少爷①。”

伊丽莎白·包杜阿耶夫人——娘家姓萨亚——是属于这样一种人物，由于她们平庸，一般不会出现在画家的笔下，然而是应该予以勾画的；因为她们正好提供了处于富足的手工业者之上和上层阶级之下的典型的巴黎小市民的形象。这种人的长处几乎就是他们的短处，他们的缺点也毫不足取，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平淡无奇，却有其特色。伊丽莎白长得先天不足，使人看了难受。她身高刚够四呎，瘦得腰带连半米都不到。细小的五官都堆到鼻子附近，使她的脸有点象黄鼠狼。她年纪已过三十，但看起来象十六、七岁。和眉毛连在一起的厚厚的眼皮下，压着一双毫无光彩的、陶瓷蓝的眼睛。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小里小气的：她的头发黄里发白，她的前额平坦得发亮，好象白昼永远停留在上面。她的脸色发灰，近乎铅色，面孔的下部不是椭圆而是三角形的，整个棱角突出的脸庞到此陡然结束。她的声音是一连串相当漂亮的外柔内尖的音调。伊丽莎白就是那种典型的小市民家庭妇女，专喜晚上给丈夫进枕边语，自己没有什么可取的品德，在家庭之中狭隘自私，贪心很大而不加掩饰。如果住在乡下，她就要想方设法扩大产业；在政府机关，她就要想法往上爬。只要叙述一下她父母的生平，描绘出她的童年，也就可以说清楚她整个的为人了。

萨亚先生娶了一个在巴黎中央菜市场柱子下面的家具商的女儿。由于买卖很小，开头萨亚夫妇经常手头拮据。在结婚

① 此处原文是 muscadin，系双关语，也指法国大革命之后衣着讲究的保王党人。

三十三年，并在部里工作了二十九年之后，萨亚的财产总共包括：委托给法莱克斯的六万法郎、一八〇四年花了四万法郎买下的这所坐落在王家广场的住宅和给他女儿的三万六千法郎嫁妆。在这笔财产中，萨亚的寡母比多夫人留下的遗产约值五万法郎。萨亚的薪俸一直都是四千五百法郎，因为他的职位实在是政府部门中的死胡同，多少年来无人问津。这九万法郎是多年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起来的。事实上，萨亚夫妇只知道一种投资的办法，就是手头凑足了五千法郎，就拿到他们的公证人——先是索比埃，后是卡陶先生——那里，碰到第一个借户，就以百分之五的利息作为有抵押的贷款放给他，言明借款人结婚之时，他的妻子有代偿债务的义务。萨亚夫人于一八〇四年得到一纸印花公文，其中的详细条文使他们家富裕到可以雇得起一个女仆。这时，从那所已经值十万法郎的住宅，每年可以进款八千法郎。法莱克斯拿去的那六万法郎，除了平分利润外，每年交百分之七的利息。这个好好先生已经心满意足，剩下唯一的雄心壮志就是在退休时得到十字勋章了。

伊丽莎白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持家，而思想简单的家庭里不断地操劳中度过的。为了给萨亚买一顶帽子，要争论不休；一件衣服穿几年，要计算好半天；雨伞是用铜钉高高挂起的。自一八〇四年以来，房子还没有修理过。萨亚夫妇的底层还保持原来的房东留下的样子：壁镜上的镀金已经剥落，门框上面的画年久尘封，已难辨认。这间宽敞而漂亮的房间有着雕花大理石的壁炉，和堪与凡尔赛宫媲美的天花

板。里面存放着从寡母比多夫人家里找到的家具：一把裱着绒绣椅面的散了架的核桃木安乐椅，红木五斗橱，大理石镶铜的小圆桌，一张高级的布勒式书桌，其价值还没有为时尚所承认，另外还有一些那个中央菜市场的家具商当年弄到的便宜货大杂烩：看上了镜框漂亮而买下的油画，不成套的餐具——一个点心盘子是出色的日本瓷器，其余的瓷盘却都是产自各个地方，拆散的银器，旧玻璃器皿，漂亮的织锦床单，还有一张用波斯绸和羽毛装饰起来的，象坟墓一样的床。

在这一堆古董之中，萨亚夫人经常坐在一张现代桃花心木的沙发椅中，双脚放在每一个洞都点燃的脚炉上，傍着堆满了灰而没有火的壁炉，壁炉架上有一座挂钟，古老的铜器，还有刻花的烛台，但是上面没有蜡烛，因为她点的是一枝插在铜烛套上的凹凸不平的长蜡烛。萨亚夫人的脸上虽然布满了皱纹，还是刻画着她的固执、严厉、思想狭隘、为人方正、严峻的宗教信仰，天真的吝啬，还有由于心地坦荡而安然的神色。在某些弗朗德勒的绘画中，你可以看到这种为造物制作出来，而又再现于画家笔下的女人。但是画中人都穿着漂亮的天鹅绒或其他高贵质料的长袍，而萨亚夫人却没有长袍，只有短裙，是一种在后面和两边打褶的裙子。上身紧裹在短衫里，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式样！她还保留着蝴蝶式的软帽和高跟鞋。她虽然已经五十七岁，操劳家务之余也大可休息一下了，但她还是给丈夫、自己和一个叔叔织袜子，就象农村的妇女一样，手里总是织着毛线。说话、逛花园、到厨房去看看，都不放下手里的毛活。

萨亚一家的吝啬，开始是出于穷而不得已，后来就成为积习难改。老出纳员一下班回家，就换上旧衣服，亲自修整那美丽的花园。花园同院子隔一道栏杆，是专门留给他自己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伊丽莎白早晨同她母亲一道上市场，母女两人把整个家务都包下来。母亲会做出色的萝卜烧鸭，而在萨亚老爹看来，没有人比伊丽莎白更善于用葱头调制吃剩的羊腿了："简直是连手指甲都吃掉了还不知道。"伊丽莎白一学会拿针，她母亲就让她补家里的单子和爸爸的衣服。她象奴仆一样一刻不得闲，从来没有一个人出去玩过。尽管他们住的离神庙街只有几步路，那里有弗朗柯尼游乐场，快活剧院，昂必居喜剧院，再过去就是圣马丁门，但是伊丽莎白从来没有看过喜剧。当她忽发奇想，要去看看那是"怎么一回事"时，不用说，是取得了戈德隆先生的同意的，包杜阿耶先生就慨然带她去，说是要亲自指给她看最美的场景。他们到了歌剧院，那里正上演《中国劳工》。伊丽莎白觉得这喜剧象苍蝇一样讨厌，从此再也不想去了。星期日，她母亲要求她严格地恪守宗教法规和礼仪，从王家广场到圣保罗教堂走了四趟之后，父母就带她去土耳其咖啡馆，坐在墙和栏杆之间的椅子上。萨亚一家每次都赶着第一个到那里，以便占一个好地方，观察熙来攘往的行人解闷儿。在那个时候，土耳其花园是沼泽区、圣安东区以及附近地区的摩登男女聚会的地方。伊丽莎白除了夏天印度绸裙，冬天羊毛衫之外，没有穿过别的，而且这衣服还都是自己缝制的。她母亲每月只给她二十法郎的置装费；不过她父亲实在太爱她了，有时送她一些礼物来缓解一下。她家的顾问，圣保

罗教堂的戈德隆神甫称之为亵渎神灵的书，她一本也没看过。这种教育方式产生了自己的效果。伊丽莎白的感情总要找个地方发泄，于是就变得贪得无厌。尽管她既通情达理，又不乏见地，但是宗教和无知象一个铜环一样把这些优点箍得紧紧的，使它们只在生活中最庸俗的事物上起作用；而且适用的范围又如此之狭窄，全都用在眼前的事务上了。她的天性为虔诚所压制，只能在宗教良心所许可的范围内有所发挥。在这个限度内，她还可以施展各种小计，为谋私利而钻空子。她同那些野心并没有为宗教所扼杀的圣人有类似之处：有本事从亲人手里把可诅咒的股票要过来，以便坐收其利。在这种时候，她也和那些圣人一样，在履行义务上无懈可击，而手段极为毒辣。谁要是得罪了她，她就会象猫一样耐着性子冷眼观察她的对手，伺机进行冷酷的、彻底的报复，而受的人只能怪老天爷。直到伊丽莎白结婚之前，萨亚一家人唯一交往的人就是戈德隆神甫。他是奥弗涅省的传教士，在天主教重新得势的时候，① 被任命为圣保罗教会的副本堂神甫。除了这位已故比多夫人的朋友之外，还有萨亚夫人的叔叔——自从共和十一年就已退休的老纸商，那时他六十九岁，只在星期日来看他们，因为那天不营业。

这个小老头脸色发青，整个脸几乎全让一个酒糟鼻给占了，还凿上两只鹰一般的眼睛。一头灰发在三角帽下面披散着，套裤的腰大得不成比例，盖过了搭扣，脚上穿着他管她叫小

① 法国大革命之后曾一度否定天主教为国教。一八〇一年拿破仑与罗马教皇达成和解协议，恢复天主教为国教。

萨亚的侄孙女给他织的棉纱袜子和带银扣子的鞋，还穿一件似绿非绿的长外套。他非常象乡村教堂里一身兼看仓库——做杂役——打钟——看门——掘坟——唱诗的那种人。在没有看见他履行职务之前，一眼看上去总以为是漫画家想象中的人物。目前，他还是步行来吃晚饭，然后再步行回到格勒内塔街去，他住在那里一幢房子的三层楼上。他的职业是圣马丁区的贴现商。由于他走路时抬起腿来连哆嗦带抽筋，他那区里的人都叫他羊腿子。① 他真名是比多先生，从共和二年起就和高布赛克的朋友，一位名叫韦布律斯特先生的荷兰人一同开始搞这贴现的行业。

以后，在圣保罗教堂所属产业的圈子里，萨亚又结识了大陶器商人特朗松先生和夫人，他们住在莱迪吉耶尔街，并且对伊丽莎白表示关心。为了成就伊丽莎白的婚事，他们把年轻的依希多尔·包杜阿耶带到萨亚家里。包杜阿耶夫妇和萨亚夫妇的关系在羊腿子的赞助之下日益密切。而羊腿子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雇佣了老包杜阿耶夫人的弟弟，执达吏米特拉尔先生。那时米特拉尔已想退休，住到亚当岛上一所精致的小屋里去。依希多尔的父母老包杜阿耶夫妇是桑西埃街上老实巴交的硝皮工人。从这平凡的行业中，也慢慢积起了一小笔钱。他们给了独生子五千法郎，为他完婚之后，就想住到乡下去。他们选中了亚当岛，把米特拉尔也吸引了去；但是他们还常到巴黎来，在已经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依希多尔的纳税人

① 羊腿子(Gigonnet)，是当时法国木偶戏中的人物。

街那所房子里，保留了一间小过厅。包杜阿耶夫妇在给了儿子"陪嫁"之后，还有一千埃居的年收入。

米特拉尔先生其人，头戴阴森的假发，脸色如同塞纳河水，闪着一对西班牙烟叶色的眼睛，冰凉得象根井绳，鼠头鼠脑。他对自己的财产是严守秘密的。但是他必须在他的角落里作业，正如羊腿子在圣马丁区作业一样。

就算这一家交游的圈子有所扩大，他们的思想和习惯却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庆祝父亲、母亲、女婿、女儿、孙女的圣徒日、生日、结婚纪念日，复活节、圣诞节、新年和圣显节。每逢这些节日就要举行大扫除，把整个房子都打扫干净，这就使得这种家庭节日不但甜蜜，而且实用。然后，以盛大的排场，伴以鲜花，互相馈赠一些实用的礼品：给萨亚一双丝袜或一顶皮帽；给伊丽莎白或她的丈夫一副金搭扣，或是一只银盘，这样一点一点为他们凑成一套餐具；给萨亚夫人几条绸裙，她一条一条地珍藏着。在送礼的时刻，让受礼人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上一阵子，对他说：

"猜猜看，我们要给你什么？"

最后，开始举行长达五小时的精美的晚宴，参加的有戈德隆神甫、法莱克斯、拉布丹、高达尔先生（原系包杜阿耶的副处长）；巴塔依先生（女婿和亲家所属连队的连长）。当然在邀请之列的卡陶先生的做法和拉布丹一样：请六回，接受一回。餐末吃甜食的时候都要唱歌，互相热烈亲吻，互祝一切可能的幸福，然后打开礼物，征求所有在座者的意见。送皮帽子那一天，萨亚终席一直戴在头上，为的使大家都高兴。晚间，来几

个熟人，就举行舞会。只有一把提琴伴奏，可以跳很长时间舞。不过，高达尔先生是出色的吹笛手，六年来，他一直用一根尖声的笛子参加伴奏。包杜阿耶夫人的厨娘兼女仆、萨亚夫人的女仆老卡特琳、门房、或是他的老婆在客厅门口列队侍候。这些佣人每人得到一枚三利勿尔的金币作酒钱。在这个圈子里，包杜阿耶和萨亚被当作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是政府的公务员，是因功而显贵的，听说他们随大臣工作，是凭自己的本事创的家业。他们是政界人士，而包杜阿耶是大家公认为其中最能干的一个。他身为处长，工作必定是比管钱柜要复杂、艰巨得多。而且，虽然依希多尔是纳税人，街上硝皮工人的儿子，但是他有天赋去读书，还有胆略放弃他父亲的作坊而走向写字台，终于达到了现在这个显要的职位。他沉默寡言，于是人们就认为他是深刻的思想家。特朗松夫妇说，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第八区选出的议员。每当羊腿子听到这些话时，他常常把已经紧闭的两片嘴唇闭得更紧，并且向他的侄孙女伊丽莎白望上一眼。

从体形上讲，依希多尔是个三十七岁的汉子，身材魁梧，属于多汗型，头大得象患水肿的一样，覆盖着栗色的短发。这颗硕大无比的头，由一串被衣领挤成双重的肉使它和脖子连在一起，他有着赫丘利①的手臂，堪与多米蒂安②媲美的双手，他的肚子，用布里雅-萨瓦兰③的话来说，由于节制饮食而保

① 赫丘利，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即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

② 多米蒂安(51—96)，古罗马皇帝，暴君。

③ 布里雅-萨瓦兰(1755—1826)，法国肠胃学家，著有《味觉生理学》。

持其庄严。他的面貌很象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小眼睛、扁平而尖端向上翻的鼻子、冷酷的嘴唇和短下巴都显示出鞑靼人的相貌。前额低而窄。虽然依希多尔的气质是淋巴型的，但是他对妻子怀着异乎寻常的炽热的爱情，丝毫不因岁月流逝而减退。尽管外表长得象那个俄国皇帝和那可怕的多米蒂安，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名官吏，当处长已很勉强。但是在例行公事中也锻炼得能够适应工作。他的空虚无知包在任何刀子都挑不开的厚厚的外衣里，因此决不会暴露在外。他曾以公牛般的毅力和智慧去读书，又长得方面大耳，使他的双亲误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烦琐而貌似博学，絮聒而善于辞令，对他的下属吹毛求疵，不放过一个标点，令人望而生畏。他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准确得可怕，以至于他的处里没有人敢比他晚到。这个包杜阿耶穿一件钉着黄钮扣的蓝上衣，淡黄背心，灰裤子，系着彩色领带。一双大脚，鞋履不整。他的表链上带着一大串陈旧的廉价珠宝，到一八二四年还保留着共和七年时流行的美洲珠子。

这个家庭是靠宗教的力量、严格的习俗和一致的思想——吝啬——来维系的。因此简直象一枚罗盘指南针一样。伊丽莎白生活在其中只能自言自语而不同别人交谈，因为她感到没有人能理解她。虽然在事实面前她不得不对她的丈夫作出判断，但出自对丈夫的忠诚，她总是偏于往好里想。她对包杜阿耶先生深为敬重，尊他为女儿的父亲、自己的丈夫——正如那位圣保罗教堂神甫所说，是庙里的神祇。因此，如果她有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或一句话足以向生人流露出她

对包杜阿耶这个蠢货的真正的想法，她都会自认为是犯了弥天大罪，她甚至甘心情愿屈从于他的一切旨意。生活中的各种风声传到她耳朵里来，她独自加以分析、对人对事作出极为明智的判断，以至于本故事开始时，她已成为这两位公务员占卜用的秘密符签：他们两人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做任何事都得先问她的意见的地步。萨亚老爹率真地说："这伊丽莎白多机灵啊！"但是包杜阿耶太愚蠢，他已经为他在圣安东区所享有的虚名而飘飘然，一边从他妻子的机智得到好处，一边却予以矢口否认。伊丽莎白已经猜到她的比多叔祖，也就是羊腿子，一定很富，手里掌握着巨款。她受到切身利益的启发，对德·吕卜克斯比大臣还了解得清楚。她发现自己嫁给一个蠢货之后，也常想自己的生活本来可以是另一样的，但是她猜想有更美好的生活，却不愿去认识它。她的全部柔情都从对女儿的爱中吸取营养。她不让女儿再受自己童年时代所受过的苦，而且认为这样她就可以不愧对任何人了。她只是为了女儿的缘故，才让她父亲这样越出常规地同法莱克斯发生联系。法莱克斯是比多介绍给这一家的。比多赊给他商品。法莱克斯觉得这位老乡要价太高，就直率地向萨亚抱怨说，羊腿子对一个奥弗涅省人还要一分八的利息。老萨亚夫人鼓起勇气向她的叔叔提出责备。

羊腿子回答道："正因为他是奥弗涅人，我才只收他一分八的利息！"

法莱克斯当时二十八岁，有了一项新发现立刻就告诉萨亚。萨亚认为他心直口快，看来又满有出息；伊丽莎白立刻计

划要为了她女儿而慢慢调理他，自己亲手来培养一个女婿，以七年为期。马丹·法莱克斯承认包杜阿耶夫人才智高超，对她崇敬备至。他以后即使成了百万富翁，也永远属于这所房子，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家。小包杜阿耶已经被教养得会温柔地给他倒茶水、给他放帽子了。

当萨亚先生从部里回到家里时，波士顿牌局正在进行。伊丽莎白在给法莱克斯出主意，萨亚夫人在火炉的一角，一边织毛衣，一边看圣保罗教堂神甫的牌。包杜阿耶先生象一座雕像一样端坐不动，正在动用他的全部智力来计算牌在谁家。他的对面是米特拉尔，刚从亚当岛来这里过圣诞节。谁也没有为出纳员进来而动一动。他独自在客厅里踱了一阵方步，胖呼呼的脸为一种异常的沉思皱作一团。

萨亚夫人说："他在大臣家里吃完饭总是这副样子，幸亏这种事一年只有两回，不然他们就要把他给了结了。萨亚不是政府里当差的料。"

"你得了吧！"萨亚对她高声嚷道，"那你就别留着你那绸裤子、毛料子衣服。这一切你都放弃吧！别在这儿白穿白用，我的老妈妈！"

"你爸爸大概是有点儿心事。"包杜阿耶向他妻子说，因为老出纳员回到房里不生火就要脱衣服。

伊丽莎白只说了一句："也许德·拉比亚迪埃先生死了；他想让你补他的缺，所以心神不定。"

"如果我能对你们有点用处，"圣保罗教堂的神甫鞠躬如也地说道，"就用我吧。我有幸认识王太妃。我们这个时代就

是应该把职位给予忠心耿耿、有着不可动摇的宗教信念的人。”

法莱克斯说：“唷！在你们衙门里头，一个有能耐的人要上去还得找靠山吗？那我当铸铜匠倒是做对了，只要经过实践，就能发现哪儿的产品好。”

包杜阿耶答道：“先生，政府就是政府，永远别在这里攻击它。”

神甫说：“您说话简直象是《宪政报》的口气。”

“《宪政报》光会说这个，不说别的。”包杜阿耶补充说，其实他从来不看《宪政报》。

老出纳员常说他坚信他的女婿比拉布丹高明，正如他相信上帝比圣克雷潘①高明一样。但是这个老好人是以天真的心情想望着这一晋升的。他为所有公务员都怀有的追求升级的感情所激荡，那是一种猛烈的、按捺不住的、粗犷的情欲，他想要成功，就象他想要荣誉勋位勋章一样，全凭自己的功劳，不必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他认为，一个人有耐心在一间办公室里的铁栏杆后面坐了二十五年，就应该算是为祖国而牺牲了，完全够资格佩带荣誉军团勋章。为了助他女婿一臂之力，他也没有什么新发明，只不过是在给大臣夫人送去月薪时相机进一言而已。

他夫人等他再回房间时向他叫道：“喂，萨亚！看你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是全家都死光了还是怎么着？有什么心事

---

① 圣克雷潘，法国鞋匠的主保圣人。

给我们大伙儿讲讲吧！”

萨亚向他女儿使了个眼色之后，就掉转脚跟走开了，为的是不在外人面前谈政治。等米特拉尔和神甫走了之后，萨亚搬开桌子，坐进一张安乐椅，摆好姿势，这是专门为复述办公室里的闲话的姿势。这个动作和法兰西大剧院那三下子开场锣差不多。他先向他的妻子、女儿和女婿交代好要绝对保密，说是因为这听来的闲话不论有多少根据，他们的位子还全得靠谨慎从事。然后他向他们讲述了那一连串难解的谜：一位议员的辞职，秘书长理所当然地希望补他的缺，大臣暗中反对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热诚的仆役的意愿，还有年龄和财产税的问题，等等。这一下，爆发了一连串的猜测，淹没在两位公务员的论理之中，他们互相发表冗长而愚蠢的演说。伊丽莎白则问了三个问题：

“如果德·吕卜克斯先生站在我们这一边，包杜阿耶先生是不是一定会得到任命？”

“那当然啦！”出纳员叫道。

“一八一四年时我叔祖比多和他的朋友高布赛克曾经得过他的好处。”她心想，“他还欠债吗？”

“欠！”出纳员故意用鼻音把最后一个音拖长以示强调，“曾有人反对他照领薪金，后来上边下命令照发。”

“那么德·吕卜克斯的地产在哪里？”

“咳，真的！就在你祖父、你叔祖比多和法莱克斯的家乡，离正要下台的那位议员的市区不远。”

等她那庞然大物的丈夫躺下后，伊丽莎白俯下身子向他

(尽管他称她那几个问题是"瞎胡闹")说：

"我的朋友，也许你会得到拉比亚迪埃的位子。"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包杜阿耶说，"让戈德隆去向王太妃讲话吧，你别参与公事！"

十一点钟的时候，王家广场已一切归于寂静。德·吕卜克斯先生离开歌剧院到迪福街去了。那个星期三是拉布丹夫人家里最光辉灿烂的一天。有几位常客从戏院回来，扩大了聚在沙龙里的客人的圈子。其中有几位名人：诗人卡那利、画家施奈尔、毕安训医生、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奥克塔夫·德·冈、格朗维尔伯爵、封丹纳子爵、杂剧作家杜·勃吕埃、新闻记者安多希·斐诺、宫里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但维尔、议员夏特莱伯爵、银行家杜·蒂耶，还有一些翩翩少年如保尔·德·玛奈维尔和年轻的波唐杜埃子爵。秘书长进门时赛莱斯蒂娜正在布茶。她那晚的装束同她特别相宜：穿一件不加缘饰的黑丝绒长裙，披一条黑纱披肩，梳得光光的头发向上挽一个圆发髻，两边垂下几缕英国式的鬈发。这个女人与众不同之处，是她那种意大利式倜傥不羁的艺术家风度，善解人意，而对朋友们的种种愿望体贴入微。她那天赋的苗条身材在答话时轻盈转动；东方式的黑眼睛，能象中国女人一样斜眼瞧人；她善于运用自己那婉转、温柔的声音，使她即使是漫不经心地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散发着令人心醉的魅力；她那双脚只有画上才见得到，因为画家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他的模特儿穿鞋，只有在脚上可以弄虚作假，而不至于违背解剖学。她的皮肤白天略微发黄，而在灯光下则光艳照人，衬托出她的黑头发和黑眼睛闪闪

发光。总之她修长适度的体态使艺术家们想起中世纪的维纳斯的雕像——就是为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公爵夫人塑像的著名雕塑家冉·古戎①所发现的那一个。

德·吕卜克斯在门口停下来，肩膀靠在门框上。这个专事侦察人们思想的密探，现在要享受一下侦察到自己的一种感情的乐趣——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女人的喜爱，超过对任何一个他曾经热恋过的女人。德·吕卜克斯已经到了男人对女人作非分之想的年龄。最初的白发带来了最后的情欲，那是最炽烈的情欲，因为它横跨于少壮即逝和老衰将至之间。四十岁是荒唐的年龄。到这时候，男人要求人家为了他而爱他，因为到这个年龄，爱情不能靠自己本身来维持，不象青春年少时期，可以象薛侣班②那样随便怎样去爱都能感到幸福。人到四十岁的时候，由于害怕什么都得不到，就什么都想要；而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则什么都有，因此不知道该要什么。二十五岁的时候，精力充沛，不惜到处浪费；而到四十岁的时候，则把纵欲当作力量的表现。此时此刻，德·吕卜克斯的心情肯定是抑郁的。他神经松弛，经常象面具一样保持着的动人微笑消失了，露出本来面目，难看得很，拉布丹看见了，想道：

"他怎么了？是遭到贬黜了吗？"

秘书长只记得不久以前那美丽的柯尔维尔夫人断然弃他

---

① 冉·古戎(1510—1568?)，十六世纪法国著名雕刻家，曾参加布量卢浮宫。

② 薛侣班，博马舍所著戏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人物，是为爱情所唤醒的青春少年的典型。

而去。而赛莱斯蒂娜的意图恰好同她一样。拉布丹发现这个伪君子眼睛盯着他的妻子，他把这个眼神深深地刻在记忆之中，以拉布丹敏锐的观察力决不会看不透德·吕卜克斯的为人。他极端鄙视他，但是正象许多忙人一样，这种感情不会浮到表面上来。迷在一项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之中，可以抵得上最狡猾的掩饰，所以拉布丹心里的意见对德·吕卜克斯来说就象密封的信一样。处长看到家里来了这样一位新贵极不高兴，但他不愿扫赛莱斯蒂娜的兴。这时他正和一个见习员在密谈（此人在围绕着拉比亚迪埃必然的死亡而进行的阴谋中，有他的作用），因此心不在焉地望着赛莱斯蒂娜和德·吕卜克斯。

在这里，也许应该解释一下巴黎的见习员是怎么回事，这对外国人和对我们的子侄辈都是需要的。

政府机关里的见习员就象教堂唱诗班的孩子、连队里的子弟兵、戏院舞蹈班的学员，是一种天真烂漫，带有盲目幻想的人。要是没有幻想，我们将何去何从呢？幻想给我们以力量去咀嚼那空虚贫乏的艺术，使我们凭着信仰去吞噬一切科学的最初成果。幻想是一种不着边际的信念。而见习员对政府机关还真有信念！它本来是冷酷、残暴、僵硬的东西，他却不这样看。只有两种见习员：富的和穷的。穷的见习员富于希望，并且需要一个职位；富的见习员则穷于才智，什么都不需要。一个富有的家庭决不会天真到把有才能的子弟放到政府机关中去。富的见习员总是委托给一位高级职员，或放在主任身边受栽培，那深刻的哲学家比尔波盖把这种栽培称为政府机关

中的高级喜剧，其内容就是为他减免见习期的种种讨厌的事，直到他获得一个职务。富的见习员从来不会使各办公室感到可怕，公务员们知道他威胁不着他们，因为他只着眼于政府机关中的高级职位。那个时期，很多家庭已在开始发愁："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在军队中发迹的机会已经不多。各种专业、市政建设、航海、开矿、军事、教授等职务，不是制度太严，就是竞争太烈，而只有各种警察总局、分局、税务局等等的局长倒是象走马灯一样，不断轮换，不受任何法则的约束，也没有任何见习期的。从这一缺口中涌进了大批坐着马车，服饰华丽、留着小胡子的见习员。他们都象一切新贵那样举止傲慢。这些人大多是某大臣、某议员的表亲、外甥之类沾亲带故的人。新闻界对他们相当不客气，但是，机关的公务员们和他们是同谋，总是设法保护他们。那些穷见习员，也是唯一真正的见习员，大多是死去的公务员的遗孤，寡母靠微薄的养老金茹苦含辛把儿子养大，直到能参加远征军。最后死去时，把他留在和他所能想望的最高职务——文书、科员，或是什么小头头——相接近的地方。他们总是住在房租便宜的市区，一大早就出发。对他们说来，唯一的"东方"问题，就是天色如何。他们必须步行，得小心翼翼保持衣服整洁，还要把万一遇到一场骤雨而需要躲避一下的时间计算在内。为此要操多少心啊！人行道、铺石板的大道和沿河的大街都是他们的恩人。如果由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您竟然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七点半或八点钟走在巴黎街头，在刺骨的严寒、冬雨、或任何一种坏天气中看见一个怯生生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手里没有烟卷，那么请注意

他的衣袋吧！……您会看见一条长面包的轮廓，那是他母亲给他准备的，好让他度过早饭和晚饭之间的九个钟头而肠胃不受损害。不过见习员们的赤子之心也很少能持久。一个从五光十色的巴黎生活中得到启发的青年，很快就会发现一个副处长和他本人之间令人生畏的距离。这一距离是任何数学家，不论是阿基米德、牛顿、帕斯卡尔、莱布尼茨、开普勒，或是拉普拉斯，都不能估算出来的，这是 0 与 1 之间的距离，是不稳定的恩赐和固定薪金之间的距离！一个见习员很快就发现靠这个职业爬上去是不可能的。他听到公务员们向他解释所谓的破格恩赐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办公室里的钩心斗角，他看到他的上级是通过什么样的不正常的途径爬上去的：一个是娶了一个失足少女，另一个娶的是一位大臣的私生女。后者担着极其严重的责任，前者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却有被那强制劳务搞坏身体的危险。此人有着非凡的毅力，一般人很难做出象他那样的奇迹！办公室里互相都知道底细。有一个无能之徒，却有一位有头脑的妻子在幕后指挥，终于当上了议员；如果说，他没有坐办公室的才能，他却能在议会中玩弄手段。某人的妻子有一位密友是政界要人。某人是一个强有力的新闻记者的后台。这样一来，不少见习员就因对这种事反感而辞职不干了。四分之三的见习员都在被正式录用之前就离开了机关。剩下的只有特别顽强的年轻人，或是一些傻瓜，他们寻思："我已在这里呆了三年，总会得到一个职位的。"还有就是自己感到受神的召唤的人。显然，政府机关里的见习制度，就象教会里的见习修道士制度一样，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是

很严峻的。国家通过这发现人才——他们是饥渴、贫困压不垮，对繁杂的工作不生厌，而且还具备一定的素质，能抗得住那可怕的生活，或者说是机关病。从这个角度说，见习制度远不是政府得到无偿劳务的一种不光彩的投机买卖，而是一种慈善设施。

拉布丹现在正与之交谈的年轻人是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德·拉罗什的穷见习员。他完全凭双脚从沼泽区的金王路走来，而没有溅上一点泥浆。他还言必称“妈妈”，也不敢抬头看一眼拉布丹夫人。对他来说，走进这位夫人的家就象进了卢浮宫一样。他很少露出那双洗得干干净净的橡皮手套。他那可怜的母亲给他口袋里放了一百个苏，以备万一非打牌不可之用，并且嘱咐他什么也不要吃，老是站着，注意不要碰翻了灯或是什么漂亮的摆设。他穿着一身黑衣服，皮肤白皙，眼睛呈美丽的绿色，闪着金光，同他的金色鬈发极为相配。这可怜的孩子有时失神地看着拉布丹夫人，心中暗想：“多美的女人！”这回该轮到他心中念念不忘这人间仙子，直到瞌睡使他阖上眼皮为止。拉布丹在塞巴斯蒂安身上看到了一种天赋。由于他对见习制度是认真对待的，因此对这穷孩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能猜到，一个可怜的寡妇靠七百法郎养老金生活，儿子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自然花掉了大部分收入，家里拮据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他对这见习员产生了一种父亲般的感情。他常在会议上力争给他一份津贴，有时同发津贴的人争论不下，就从他自己的年俸中拿出来。然后，他把各种工作压到他身上，加意培养。他让他接替了杜·勃吕埃的

位子。那是一个剧作家，在戏剧界和广告上都以德·居尔西的名字出现，他给塞巴斯蒂安留下了一百埃居的薪金。在德·拉罗什母子的心目中，拉布丹同时是一位伟人、暴君、和天使，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塞巴斯蒂安眼睛只盯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正式公务员那个时刻。啊！对见习员说来，签字领薪的那一天，真是最美好的一天！他们都是把第一个月的薪金在手中久久把玩，也不是全部都交给母亲！维纳斯女神总是向这些初次从部里的钱库领钱的人微笑。塞巴斯蒂安的这一希望只有通过他的唯一保护人拉布丹先生才能实现；因此他对他这位上级的忠诚是无限的。这个见习员每月到迪福街吃两次饭，但都是由拉布丹先生带去的，夫人除了舞会缺人时，从来不邀请他。这穷见习员每天四点半钟在部的大门口打开雨伞准备走到沼泽区去的时候，常常看见一辆部里的马车载着不可一世的德·吕卜克斯奔驰而去。每当此时，他的心就突突跳起来。这位秘书长大人可以决定他的命运，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给他一个一千二百法郎的位子。(是的，他的全部雄心就是一千二百法郎，这就是他们母子可以过幸福生活的代价！）可这位秘书长并不认识他！德·吕卜克斯大概根本不知道有塞巴斯蒂安·德·拉罗什这样一个人存在。但是如果拉比亚迪埃的儿子——也就是包杜阿耶办公室的那个富见习员——也在门口出现时，德·吕卜克斯总是友好地同他打招呼。这个邦雅曼·德·拉比亚迪埃是大臣的一个表亲的儿子。

这时，拉布丹正在责骂这个可怜的小塞巴斯蒂安，——唯

一知道他的庞大计划全部机密的人。见习员一遍又一遍地抄录那一百五十页大张公文纸的备忘录，外加各种图表、摘要、带大括号的算式、英文的标题和环形的副标题。这个二十岁的孩子为他所机械地参与的这项伟大的想法所鼓舞，常常在简单地抄录图表时等于重画一张。他把每一个字都看成是这一崇高事业的一个因素，精心加以描画，把自己的荣誉都寄托在那上面。这回，他犯了一个错误，冒失地把最危险的那部分稿子带到了办公室去抄。那是巴黎各部门中央机关的职员的情况，上面还注明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面所从事的行业。

在巴黎，除了象拉布丹那样怀有爱国壮志，或是才能出众的人之外，大多数公务员都在本职的收入之外，再加上某种营生的收入以维持生活。他们和萨亚一样，把资金投在某一项自己感兴趣的生意上，用晚上的时间查伙计的账。不少公务员都娶一个开洗衣店的、卖烟草的女人，或是彩票公司或公共阅览室的管理员。其中有的人，例如赛莱斯蒂娜的对头，柯尔维尔夫人的丈夫，则参加一个剧院的乐队。另一些人，如杜·勃吕埃，则写杂剧、悲喜剧或导演一些戏。象苏兰、皮克赛雷古、普拉纳先生等都属于这一类。当时，皮戈-勒布伦、皮斯、杜维凯等人都在政府中任职。① 斯克里布先生② 作品的第一个销售商就是国库的一个职员。

① 以上诸人都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法国通俗剧作家，同时在政府机关中兼职。

②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著名剧作家。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拉布丹的报告中还包括一项考核精神能量和体力的办法，以便很好地了解人员的智力、工作能力和健康状况，这三个条件是要担负公职的重担而办事又快又好的人员必不可少的。这一漂亮的杰作，是积十年之经验，经过长期对人对事的了解，并且和各部的主要官员联系的结果。但是对于不了解其何所为的人来说，就有点警察局的密探的味道。只要有一页让人看到了，拉布丹先生就可能完蛋。塞巴斯蒂安对他的上级无限敬仰，对官场的种种邪恶却毫无所知。他十分天真，这使他风度优美，同时也是他的不幸。因此，他尽管已受到责骂，还有勇气承认他的全部错误，他把原稿和抄件都夹在一个别人都找不到的纸夹子里；不过，他猜到自己错误大概很严重，眼里滚着泪珠。

拉布丹宽容地对他说："老弟，这就更加不谨慎了。不过别难受了。明天你一大早就到办公室去。这是我办公室保险箱的钥匙，那保险箱是暗号锁，你拼出'天'字来就可以打开，然后把稿子和抄件都锁在里面。"

这一信任的表现擦干了小见习员的眼泪，他的上司非要他喝杯茶、吃块点心不可。

"妈妈不让我喝茶，因为我肺不好。"

"那么，亲爱的孩子，"庄严高贵的拉布丹夫人说，她愿意当众表示仁慈，"这儿是三明治和奶油。过来，上我这儿来。"

她强迫塞巴斯蒂安上桌子，坐在她身边，可怜的孩子感觉到这位天仙的衣裙擦着他的衣服，心都快要跳出喉咙了。这时，美丽的拉布丹夫人看到了德·吕卜克斯，对他微微一笑，

不等他走过来，就向他走去。

“您为什么呆在这儿，好象在生我们的气似的？”她说道。

“我不是在生气，”他答道，“不过，我来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不禁想到这样您就会对我更加冷峻了。我预见到十个月以后，您就会把我当作陌生人。是的，您太聪明了，而我呢，世故太深……或者您可以称之为老奸巨滑！因此没法互相欺骗。您除了微笑和一些好话之外，不花任何代价就达到了目的……”

“互相欺骗！您这是什么意思？”她叫道，一副被刺伤了的样子。

“是的。拉比亚迪埃先生今晚比昨天情况更加恶化了。据大臣说，您丈夫将被任命为司长。”

他向她讲述了大臣家里所发生的那一幕情景，伯爵夫人的妒嫉，以及她对他争取邀请拉布丹夫人所说的那些话。

拉布丹夫人庄严地回答说：“德·吕卜克斯先生！请容我告诉您，我丈夫是处长里资格最老、最能干的一个，当初任命拉比亚迪埃这个老家伙就是徇私的结果，引起了部里的非议，而现在我丈夫已经代理一年了，因此，我们是既没有竞争也没有对手的。”

“这是事实。”

“那么好了，”她笑着说，露出世界上最美的牙齿，“我对您的友谊难道是和某种利害关系连在一起的吗？您认为我能是这种人吗？”

德·吕卜克斯钦佩地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

“啊！”她叹道，“女人的心对你们之中最聪明的人说来也还是个谜！是的，我见到您来真是莫大的愉快，而在我的愉快的深处有一个利益攸关的想法。”

“啊！”

她在他耳边说道：“您是前程无量的，您会成为议员，然后当大臣！（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耳边转着这些话，又是出自一个美丽女人的甜美声音，该多么心荡神驰！）啾！我比您自己还了解您。拉布丹在您的事业中将是极为有用的人，当您在议会开会的时候，他会把全部工作担当起来！正如您向往大臣的职位一样，我想让拉布丹当上行政法院院长和办公厅主任。因此，我有意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让他们永不相害，而互相给以强有力的帮助。这不正是女人应起的作用吗？朋友，你们二人在一起就可以走得更快，现在该是两个人乘风破浪的时候了。我已经破釜沉舟了。”她嫣然一笑，又说道：“您对我没有我对您那样坦率。”

“您不肯听我说话，”他凄然说道，尽管拉布丹夫人使他内心深处感到满足，“您如果把我冷落在这里，你们将来的晋升又与我何干？”

她以巴黎人特有的快速说道：“在听您说话之前，先得让我们的声音得到倾听。”

说着，她把这胖老头撂在一边，去和一位正要告辞的外省来的伯爵夫人周旋去了。

“这个女人真是不同凡响，”德·吕卜克斯自忖道，“在她身边我简直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的确，这个六年前曾经养过舞女，凭着他的地位把许多公务员的漂亮妻子组成他的后宫，生活在记者、女演员之中的老滑头，今晚整个晚上都在曲意承欢赛莱斯蒂娜左右，是最后一个离开沙龙的。

拉布丹夫人一边卸妆一边想："我们终于得到那个位子了！一年一万二千法郎，再加额外津贴和我们在格拉热的地租，总共可以有两万五千法郎。这不算富裕，但至少可以不受穷了。"

赛莱斯蒂娜入睡时想着她的债务，估算着每年扣下六千法郎，三年就可以把债务还清。她万万想象不到，一个从来没有涉足于任何沙龙的女人，一个小器、粗俗、既没靠山又没熟人，埋没在沼泽区的对丈夫一片忠心的小市民女人，正在考虑发动进攻，抢走她已提前把她的拉布丹安置在那里的位子。拉布丹夫人即使知道包杜阿耶夫人是她的对手，也会嗤之以鼻的，因为她对于渺小事物的力量一无所知，那是一条小虫钻空一棵榆树的那种力量。

假如在文学上也能使用列文虎克①、马尔比基②、拉斯帕依③等人的显微镜，使用霍夫曼④用来检查柏林人的工具，假如把这些曾经蚕食了荷兰的堤坝，使这个国家几乎被冲垮的

---

① 列文虎克（1632—1723），荷兰显微镜学家，在细致观察生物方面卓有成就。

② 马尔比基（1628—1694），著名意大利医生、解剖学家，是最早用显微镜进行研究的人。

③ 拉斯帕依（1794—1878），法国化学家及政治家。

④ 霍夫曼（1660—1742），德国名医。

蛀虫加以放大、描绘出来，也许就可以看到同羊腿子、米特拉尔、包杜阿耶、萨亚、戈德隆、法莱克斯、特朗松、高达尔这类人最相似的面貌。这些蛀虫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显示出力量。因此，现在该让大家看看那些在各办公室里蠢动着的蛀虫了，那里正排演着本文主要的一幕戏。

几乎所有巴黎的办公室都大同小异。不论你徘徊到哪个部里去要求申诉小小的冤屈，或是要求一些小恩小惠，你都会见到阴暗的走廊、光线不足的过道、象戏院包厢一样的那种门，上面镶有一块象眼睛一样椭圆形的玻璃窗，透过这玻璃窗可以看到堪与卡洛①的作品媲美的幻景，而门上写的都是些看不懂的说明。当你找到目的地之后，就来到了第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个当差的杂役，第二间房间是低级职员呆的地方，然后在左面或者右面，是副处长办公室，最后，在远处或者高处，是处长办公室。至于说那位帝国时代称司长、王朝复辟时期有时称主任、现在又称作司长的伟大人物，则在他所管辖的两三个处的楼上或楼下，有时是在他属下的一位处长的办公室后面。他的那套房间总是特别宽敞，与众不同。这在那叫做部、或办公厅的蜂窝式的房子中间，显然是得天独厚的。今天，几乎所有的部都已把以前这些分散的机构吸收在一起了。这一合并，那些主任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公馆、部下、沙龙以及小朝廷，从而黯然失色。今天，谁还认得那个徒步走到财政部，爬上二层楼去上班的人就是当年住在圣阿沃伊街，或是圣奥古斯

① 卡洛(1592—1635)，法国著名雕刻家及画家，富于幻想，其风格对十七世纪的艺术很有影响。

丁街的豪华公馆里的林业局或间接税管理总局的局长，国务院成员，往往还是国务大臣，贵族院议员？（其中帕斯基埃和莫莱两位先生在当过大臣之后又心满意足地当了主任。他们实践了德·昂丹公爵向路易十四说的话："大人，当耶稣基督星期五逝世时，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星期日会复活的。"）如果这位主任失去了豪华生活，还能从扩大行政权得到补偿的话，那还不算太坏，但是今天，这种人物当个只有可怜的两万法郎年俸的稽查长，已经不容易了。作为往昔权势的象征，还允许他保留一名穿着套裤、丝袜和法兰西式上装的门房，——何况，最近门房也给改革掉了。

在行政制度上，一个处由一名杂役、几名在几年内白干活的见习员、几名收发员、文书、一等科员或主管科员、和一名副处长、一名处长组成。一个司一般包括两、三个或更多的处。职务的头衔因部门而异：例如可能有一名稽查员而不是一等科员，还可以有一名簿记等等。杂役呆的那间屋子铺着和走廊一样的方砖地、糊着廉价的糊墙纸，有一个炉子，一张黑色的大桌子，上面放着钢笔、墨水，有时有一个水龙头，还有一些设有垫席的长凳子供那些伫立久候的来访者之用，而那个杂役自己却坐在一张安乐椅里，双脚放在一个草垫上。公务员们的房间是一间大屋子，多少有点光线，很少铺地板。地板和壁炉是专为处长和司长们设的，还有柜子、写字台、桃花心木桌子、红绿羊皮沙发、躺椅、丝织窗帘，以及其他讲究的办公室用具都是如此。公务员的房间里有一个炉子，管子通向一个开口的烟囱——如果有烟囱的话。糊墙纸是一

色的，绿色或褐色。桌子是乌木的。公务员们的气质可以从他们的坐相看出来：特别怕冷的人脚下有一块木制的小台子，胆汁—热血型的脚下只有一块草席；淋巴型的人怕走廊的风，又怕开门或其他原因改变温度，在自己的卷宗前面放一个小屏风。有一个柜子，给大家放工作服、袖套、保护镜、鸭舌帽、希腊式圆顶帽以及其他工作用具。差不多炉台上总是放着装满水的玻璃瓶、玻璃杯和残羹剩饭。在某个阴暗的地方有几盏灯。副处长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以便能监督他的公务员们，不让他们闲聊太多，或者在有重要情况时亲自找他们谈话。在必要时，观察者可以从办公室的家具看出其成员的气质。窗帘是白色或花布的，可能是绸的，也可能是棉布的；椅子可能是樱桃木或红木的，上面铺的是草席或布料；糊墙纸一般比较新。这些作为公共财产的家具曾几易其主，饱经盛衰沧桑，不论它们属于哪一个机关，只要一出部，就显得千奇百怪了。所以在巴黎，最滑稽的景象莫过于政府机关搬家。象霍夫曼①那样想入非非的诗人也发明不出这样光怪陆离的东西来。那搬家的手推车里发生的事，外人是不知道的。张着口的公文夹在路上留下一道灰尘。桌子四角的马蹄铁都露在外面，沙发破破烂烂，一些用来管理整个法国的难以想象的器具，其外表简直吓人。有点象戏院的道具或街头卖艺班子的家什。就象读一块古碑文一样，人们能从这里看到一些智慧的痕迹，一些模糊的字迹，但是没法读到头。总之，所有这一

---

① 指小说家、音乐家霍夫曼，参见本卷第11页注①。

切都是那样的陈旧、破碎、黯淡，连最肮脏的厨房用具也比这行政厨房的用具悦目得多。

我们试把拉比亚迪埃先生所在那个司描绘一番，也许足以使外国或外省人对这些办公室的内情有个概念，因为所有欧洲国家机关的主要特点也都大同小异。

首先，在你想象中，你能设想出这么一位载入《年鉴》的人物吗？

司　长

> 弗拉梅·德·拉比亚迪埃（阿塔纳兹-冉-弗朗索瓦-米歇尔）男爵先生，前科雷兹省总督，内廷常侍，特派稽查长，多尔多涅省大选民团主席，荣誉军团军官，圣路易骑士①，获基督、伊莎贝尔、圣-弗拉基米尔等等外国勋章②，热尔学院院士及其他一些学术团体成员，文学协会副会长，圣约瑟协会与监狱协会成员③，巴黎市长之一，等等，等等……

这位颇费笔墨的赫赫要人，此时正占据着床上五尺六寸长，三十六分④宽的一席之地，头戴缀着火红丝带的棉布软帽，由著名的皇家外科医生德普兰和年轻的毕安训大夫诊疗

---

① 圣路易骑士头衔为路易十四创立，专授予天主教军官。法国大革命后取消，一八一四年又恢复。

② 以上三种外国勋章分别为葡萄牙、西班牙和俄国勋章，专授予天主教信徒。

③ 以上三个协会都属于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天主教“圣会”。

④ 法国古长度单位，等于1/12法寸，约合2.25毫米。

着，两位年老的亲戚侍立在两旁。周围都是细颈玻璃瓶、白布、药以及其他送葬的物品。圣罗克的牧师守候着，诱导他把思路转向灵魂得救。他的儿子，邦雅曼·拉比亚迪埃每天早晨都问两位医生："你们认为我有幸能保住我的父亲吗？"那天早晨，这位继承人以一字之差把"有幸"说成了"不幸"。

再说，拉比亚迪埃的那个司坐落在堂皇的部级大楼海洋中。纬度：天窗下；经度：第七十一阶梯，位于过去曾作过马厩的一个庭院的东北方，现在那里是克莱若管辖的那个司的所在地。一座小平台把两个司隔开。办公室的门都贴着标记，沿着一道宽宽的走廊，光线从带格子的窗棂照进来。拉布丹和包杜阿耶两人的办公室和前厅都在下面二层楼。拉布丹的办公室后面就是拉比亚迪埃的前厅、客厅和两间办公室。

在一楼的中二层上，是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的住处和办公室。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值得略加描述。这年轻人在这个部存在的整个期间始终是大臣的专职秘书。因此他的房间有一扇隐秘的门直通大臣阁下真正的办公室，因为在这间工作室后面还有另外一间同大臣阁下会客的大套间相连接的房间。这样，大臣就可以轮番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同他的专职秘书一道工作；而在秘书不在场的情况下同一些大人物谈话。一个专职秘书之于大臣就象德·吕卜克斯之于整个部一样，其区别就象副官和参谋长的区别。作为大臣的弟子，他是和他的保护人共进退的。如果大臣得宠于王室，或是在议会中得势，他都把秘书带来带去。否则，他就象放牧一样把他们放到机关里某个单位，例如会计部门，去混饭吃。秘书们可

以把那里作为栖身之地，等待风暴平息。这种年轻人不是政治家，但是个政治人物，有时体现一个人的政策。他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要拆阅无数信件。单凭这工作效率，一个君主国家肯定会为他付出高价，而在巴黎，这类牺牲品大约只值一万至两万法郎。不过他还能享受公家提供的住处、接受邀请，并使用部里的马车。这样温柔、体贴、驯服、衣冠楚楚、善于看家，而且……忠心耿耿的，立宪制度的可爱的鬈毛狗，俄国皇帝要得到一个，一年出五万法郎也会在所不惜。然而，这种专职秘书只有在代议制政府的温室里才找得到，才能生长。在君主制度下，只能有侍臣和奴仆；而有了宪法，你就可以受到自由人的服侍、谄媚和体贴。因此，法国的大臣们比女人和国王都幸福，因为他们有知己。也许专职秘书的苦处可以和妻子或者白纸相比拟：什么都得承受下来！他们象贞洁的妻子一样，才华只能藏而不露，而且只属于大臣一个人。他们如果在公开场合崭露头角，那就完了。所以一个专职秘书就是政府派给的一个挚友。现在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吧！

在拉比亚迪埃司里有三个杂役和睦相处，其中一个是为两个处服务的，一个是侍候两位处长的，还有一个侍候司长。三个人都由政府发制服，那是大家所熟知的式样：小个子是皇家蓝地红条纹，高个子是蓝、白、红三色宽袖边。侍候拉比亚迪埃的那一个有达官贵人家里的门房的风度。秘书长为了迎合这位大臣的堂弟的自尊心，就容忍了这一僭越之举，而况它也增加整个衙门的气派。这些杂役是部里真正的支柱，是官场习俗的专家。他们的住所和穿衣都由国家供给，没有负担，由于

生活简朴而很富足。他们对公务员们洞察其微，因为除了观察和研究他们的举止外，没有其他的消遣。于是他们知道，在借贷方面能为公务员们做到什么程度。而且他们完全不动声色地替他们办事，到当铺去典当或赎还、买当票、提供无息贷款。但是任何公务员从他们那里接受那怕是最小的数目，没有不给点儿好处的。这些款项数目都很小，随之而来的是以星期计的短期放款。这些无主的仆人年薪是九百法郎，加上年节的赏钱和外快可以拿到一千二百法郎。此外他们从公务员那里还可以赚到同样数目的钱，因为那些在部里吃午饭的人的午餐都是通过他们的手买的，在有些部里午餐是由门房给送的。当年蒂利埃老头在财政部当门房时可以赚到四千法郎一年，他的儿子就是拉比亚迪埃司里的一个公务员。这些杂役有时右手心里出现一百个苏的硬币，那是有急事的求见者塞进来的，他们则完全不动声色地收下。资格最老的杂役只在部里穿制服，出去就换上市民的服装。

负责两个处的办公室的那个杂役是最富的，他剥削所有的公务员。六十来岁、一头白发剪成刷子型、矮胖臃肿、中风的脖梗、满脸疙瘩、灰眼珠、嘴象一口锅；这就是部里最老的杂役安东尼的剪影。安东尼把这一等级带到萨瓦省去了，把他两个侄子洛朗和加布里埃尔，一个安置在处长那里，另一个安置在司长那里。这两个萨瓦人跟他们的叔叔一样无拘无束，年纪在三十至四十之间，一副经纪人的面孔，晚上在王宫剧院收副券，他们是凭拉比亚迪埃的势力进部的。兄弟俩都娶了伶俐的漂白花边兼熨羊毛衫的女人为妻。叔叔没结过婚，就和

两个侄子、侄媳妇一块儿过，日子过得比多数副处长还好。加布里埃尔和洛朗来部里才十年，还没有到看不起政府制度的地步，他们穿着杂役的制服出门，就象作品刚卖了满座的剧作家一样趾高气扬。他们把叔叔看成一个高深莫测的人，对他尽心服侍，而叔叔则慢慢地开导他们，使他们了解这一行的秘诀。叔侄三人每天七点到八点之间来打开门，打扫办公室，看报，或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同其他杂役讨论政治，并交换情报。正如现在的家庭仆人对主家的事无所不晓一样，他们在部里就象蜘蛛在自己织的网中心，最轻微的振动都能感觉得到。

星期四早晨，也就是大臣和拉布丹家里举行晚宴的第二天，老叔父正在二楼司里的前厅，由两个侄子帮着理胡子，一名公务员意外地突然来到。

“这是杜托克先生，”安东尼说，“我听他那象小偷一样的脚步声就知道。这个人老象是在溜冰！他一下子爬到你背后，你还不知道他打哪儿钻出来的。昨天，他一个人在司里呆到最后，这可有点儿反常，自从他进部以来，这样巴结的事儿连三回都不到。”

年纪三十八岁，一张胆汁色的长条脸，灰色的鬈发经常剪得短短的，低前额、弯鼻子、两道浓眉结在一起，双唇紧闭，一双浅绿色眼睛总是逃避别人的目光，高高的个子，右肩略比左肩高，上穿棕色外衣，黑背心，打着绸领带，下穿发黄的裤子，黑羊毛袜和活扣鞋子：这就是杜托克先生，拉布丹办公室的一等科员。他既无能，又懒惰，对他的处长怀恨在心。这也是自

然的。因为拉布丹没有任何爱奉承的恶习，也没有使杜托克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弱点。他秉性高贵，决不会加害于手下的职员，同时又明察秋毫，容不得别人欺骗他。因此杜托克只是靠拉布丹的宽大为怀才得以呆下去，只要这位领导主管这个司，他就没有提升的希望。但是杜托克尽管自觉升官无路，却对政府机关有足够的了解，深知无能决不妨碍薪水照领，顶多就是找个象拉布丹那样的人来起草文件就是了，因为那位拉比亚迪埃的榜样太鲜明、起的作用太坏了。恶意和私欲相结合可以相当于大量的聪明才智，这个公务员正是有着强烈的恶意和强烈的私欲，于是他就企图通过在办公室里当密探来巩固他的地位。自从一八一六年以来，他就披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因为他预感到，那个时代一般头脑简单的人模模糊糊称之为耶稣会士的那种人是会吃香的。杜托克属于这一教会，但不参与其奥秘。他从一间办公室走到另一间办公室，在说说笑笑之中探听人们的内心世界，然后回来向德·吕卜克斯报告，把最细微的事情都告诉他。因此，秘书长常常以其对部里的阴私了解之深使大臣吃惊。杜托克挖空心思争取能从德·吕卜克斯那里接受密令的荣誉，而德·吕卜克斯明知这是个卑鄙小人，也容忍下来，因为他想，说不定在机缘凑巧时此人会有点用处，那怕只是为了帮助他本人或某个大人物缔结一项无耻的婚姻来摆脱困境也好。这两个人互相心照不宣。杜托克深信这一好运定会降临，指望得到一个肥缺，于是他一直是独身。杜托克的前任是老波阿雷先生，他是在一八一四年，在公务员中进行许多改革的那个时期退休的，现在闲

居在一间布尔乔亚的公寓里。杜托克住在王宫市场附近圣路易-圣奥诺雷街一所带走廊的房子的五层楼上。他热衷于收藏古老的木刻，什么都想要全套的：全套伦勃朗作品、全套沙尔莱、全套西尔韦斯特、奥德朗、卡洛、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等等。他和许多自己理家的收藏家一样，总是自以为买的是便宜货。他住在博讷街公寓里，晚上在"王宫"度过，有时是去看戏，因为杜·勃吕埃一星期给他一张剧作者享有的免票。现在，再交代一下杜·勃吕埃其人。

尽管如你们已经知道的，杜·勃吕埃的位子为塞巴斯蒂安所接替，把那份微薄的津贴也让给了他，但他还是到办公室来上班，那只是为了仍以副处长自居，并且领薪水。他在部里的小报上发表小剧本，同时也在上面写些大臣要他写的文章，以表明众所周知的、不可改变的、无懈可击的立场。再说，杜·勃吕埃不乏可以调和各种人的喜好的小小外交手段。他每次首场演出都为拉布丹夫人包一个包厢，亲自坐车去接她，并引她入座。对这种殷勤，拉布丹夫人是领情的。而拉布丹先生则对部下很宽容，决不吹毛求疵，听任他去排演、迟到早退，还写剧本。德·绍利厄公爵就知道杜·勃吕埃正致力于写一部准备献给他的小说。这位副处长象一切杂剧作家那样不修边幅，早晨穿散脚裤、便鞋、改良式背心、橄榄色上衣、打着黑领带。晚上有一套雅致的服装，因为他要摆出绅士派头来。杜·勃吕埃当时住在他为之创作角色一位女演员——佛洛丽纳家中，这是不无原因的。那时佛洛丽纳住在蒂丽娅的房子里。蒂丽娅是个美貌胜于才艺的舞蹈演员。这一邻居关系使杜·

勃吕埃能经常见到德·绍利厄公爵的儿子德·雷托雷公爵。这位公爵当时正得宠于皇上。在杜·勃吕埃写了第十一个应景的剧本后，绍利厄公爵为他搞到了荣誉勋位勋章。目前杜·勃吕埃，又名居尔西，正在写一个给法国人看的五幕剧。塞巴斯蒂安很喜欢杜·勃吕埃，常常从他那里得到池座的票。他抱着青年特有的热诚看戏，在杜·勃吕埃向他指出的没有把握的地方使劲鼓掌。他把杜·勃吕埃看作大作家。有一次，有一出照例是三人合写的杂剧首场演出中有几处观众喝了倒彩，第二天，杜·勃吕埃向塞巴斯蒂安说：

"那是因为观众看出了有些场是两个人写的缘故。"

塞巴斯蒂安天真地问道："那您为什么不自己单独写呢？"

杜·勃吕埃有充分的理由不独自写作，他只够得上三分之一个作家。很少人知道，一个剧作家是由下列三部分组成的：首先是构思人，负责寻找主题并搭好剧本的骨架；然后是操斧人，负责编写剧本；最后是整理人，负责给歌词配乐，安排合唱，并按顺序把合唱和整个剧情配合在一起。整理人也负责收入方面的事务，也就是说监制广告的内容，同时也不放弃导演，而一个社会剧的导演往往是排演前一天才指定的。杜·勃吕埃是道道地地的操斧人。他在办公室看新出的各种书，把里面的警句摘录下来，以修饰剧本中的对话。居尔西（这是他的作战名字）以其准确而受到合作者的敬重。他对主题保证能体会无误，因此有了他，构思人就可以放手不管了。司里的公务员们也挺喜欢他，常成群结队去看他的戏，去捧场，因为他称得起是"好好先生"。他手很松，从来不需要人揪耳朵就请客吃

冰淇淋或喝麦酒，他借给人五十法郎从来不去要回。杜·勃吕埃在欧尔内乡间有一所房子。他品行端正，有钱就存入银行生利息，除了他职务的薪金年收入四千五百法郎外，还有皇家年俸养老金一千二百法郎，此外还从议会通过的用于鼓励艺术的十万法郎拨款中领到八百法郎。在这种种收入之外，再加上九千法郎，那是同时在三个剧场上演的杂剧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酬劳。这样，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心宽体胖，一副面团团和气老板的样子。而在精神上，他是德·蒂丽娅的心上人。他总是自以为蒂丽娅偏爱他，而不爱那挂名的情人，杰出的雷托雷公爵。

杜托克看到德·吕卜克斯和拉布丹夫人那种关系，为之骇然，压在心头的怒火也烧得更旺了。此外，他眼睛尖得很，决不会猜不到拉布丹在公事之余正在进行一桩大事。他竟然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区区塞巴斯蒂安却参与其全部或一部分秘密，这简直使他难以忍受。杜托克曾想法跟包杜阿耶办公室的副处长，杜·勃吕埃的同事高达尔拉关系，也拉成功了。杜托克出于对包杜阿耶的敬重，在同高达尔来往中比较克己。并非因为他有诚意，而是以对包杜阿耶赞誉备至、对拉布丹不置一辞的方法来发泄他那小人的仇恨。

约瑟夫·高达尔是米特拉尔的表兄弟，由于同包杜阿耶沾了这点远亲，他有意向包杜阿耶小姐求婚。因此在他眼里，包杜阿耶简直是光芒四射的天才。他对伊丽莎白和萨亚毕恭毕敬，没发现包杜阿耶夫人正在培养法莱克斯当女婿。他经常给包杜阿耶小姐带点小礼物，新年送点假花或糖果，过节的时候

送几个漂亮的盒子。他二十六岁，工作还算勤恳，而才智平庸，象姑娘家一样循规蹈矩，对烟、咖啡和骑马都视若畏途。每晚十点钟上床，早晨七点起身，会几手社交场中的本领，能在笛子上吹奏四组舞曲，在国民自卫队中任吹笛手，为的是可以不在部队里过夜。他对研究自然史特别感兴趣。小伙子好收集矿石、贝壳，会制作飞禽标本，房间里摆满了廉价买来的古董：风景石、软木制的风景模型，克莱蒙地方（奥弗涅省）圣阿利尔温泉的化石等等。他包收各种香水瓶，在里面放氧化钡、硫、盐、镁、珊瑚等等的标本，把蝴蝶塞在盒子里，墙上挂着中国阳伞和干鱼皮。他住在黎塞留街开花店的姐姐家。虽然家里老太太们对他颇为钦佩，这位模范青年却遭到姐姐家女工们的白眼，特别是那位账房小姐，她早先本来是想勾引他的。高达尔中等身材，又瘦又弱，斜眼，胡须很少。用毕西沃的话来说，他能捉住飞着的苍蝇。自己不大会照顾自己，衣服不合身，裤子肥得象口袋，一年四季穿着白袜子和系带子的鞋，戴着窄檐帽。他在办公室坐在一张坐位中间有个窟窿、周围包着绿羊皮的藤椅上，常常抱怨消化不良。他主要的嗜好就是在风和日丽的季节，提议星期日到蒙摩朗西去郊游，在草地上野餐，并到蒙巴那斯街上去吃点奶制品。半年以来，杜托克开始隔一段时间到高达尔小姐家去走一遭，希望从这家里能有所获，交上个桃花运。

于是，杜托克和高达尔就成为包杜阿耶在部里的两个吹捧者。萨亚老头对杜托克为人看不透，也常常到他办公室去小坐。在包杜阿耶办公室当见习员的小拉比亚迪埃也属于这

一圈子。这一群庸碌之辈的结合颇遭到一些有头脑的人的讥笑。毕西沃给包杜阿耶、高达尔和杜托克三人起个绰号叫没有圣灵的三位一体，把小拉比亚迪埃称作“踰越节的羔羊①”。

“您今儿个起得早啊！”安东尼带着嘲笑的口吻向杜托克说。

杜托克答道：“可您呢，安东尼。您看，有时报纸比您给我们送的时间来的早。”

“那是偶然的，”安东尼不动声色地说，“报纸从来没有连续两天在同一个时间来过。”

两个侄子面面相觑，对叔叔不胜钦佩，心想：“好大胆子！”

安东尼听见杜托克关上门之后，咕哝着说：“尽管他每天午饭给我两个苏，要能把他弄出司里，我宁可放弃这两个苏。”

“啊，塞巴斯蒂安先生，您今天可不是第一个了。”一刻钟之后，安东尼向这位见习员说。

“那谁先来了？”可怜的孩子脸都发白了。

“杜托克先生。”洛朗说。

童贞的心，可能正因为其纯洁，往往比别人多着一种难以解释的敏感。塞巴斯蒂安已猜到杜托克对他所尊敬的拉布丹怀恨在心。因此，洛朗一提到这个名字，他马上为一种可怕的预感所笼罩，脱口而出：

“我早就疑心了！”

---

① 犹太人过踰越节（即相当于基督教的复活节）时有宰羊的习俗。

于是他象离弦的箭一样冲向走廊。

“咱们办公室可有得热闹了！”安东尼一边摇着他的白头，一边披上制服说：“男爵老爷看来是要去见上帝了……他的看护格吕热太太告诉我，他过不了今天了。这里的人该活动起来了……你们俩去看看炉子是不是都着得好好的。老天爷！这儿可要吵翻天了。”

洛朗说：“这倒是真的，刚才那可怜的小伙子，一听说那个耶稣会的杜托克比他先到了，象是挨了一闷棍一样。”

“我早就跟他说过，也白搭——因为跟一个好公务员还是应该说真话的，象这孩子这样的，我就管他叫好公务员。他每年初一准给十个法郎。所以我跟他说过：‘您干的越多，人家对您的要求就越多。结果，把您撇在一边儿，谁也不提拔您！’可他不听我的，每天拼了命的干到五点钟，比别人多一个钟头（他耸耸肩膀）。这才再傻也没有了，这样是怎么也爬不上去的！你瞧不是吗？这么一个好公务员，现在连正式雇用他还谈不到。已经两年啦！说真格儿的，这够让人难受的了。”

“拉布丹先生喜欢塞巴斯蒂安先生，”洛朗说。

“可是拉布丹先生不是大臣啊！”安东尼答道，“等到他当上大臣，鸡也要长牙了，他太……算啦。我一想到要给那些蹲在家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老油子送薪水去，而这个小家伙在饿肚子，我就捉摸，上帝想到没想到咱们办公室！再说他们这些人给你点儿什么好处？这些元帅大人、公爵老爷保护下的人只会谢谢你（他做了一个居高临下的点头的姿势）：‘谢谢，亲爱的安东尼……’一群懒骨头，快去干活去！要不全乱

套了。当年在罗贝尔·兰代①先生下面才没有这些瞎胡闹呢！要知道，我进这所大楼是罗贝尔·兰代先生管事儿的时候。在他手下的公务员可真干事儿！你们可没见过这些人趴在桌子上刷刷写到半夜，炉子灭了都没发现；可是，那儿还有断头台呢……咳，按理不该那么说：那可跟今天这样在迟到的时候往考勤簿上记一笔大不相同了。"

加布里埃尔说："安东尼老爹，既然您今天打开了话匣子，您给我们说说您认为公务员是怎么样的人。"

安东尼答道："那是一种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写字的人……我说什么好呢？没有公务员，我们会是什么样儿呢？……去看炉子去吧，你们可千万别说公务员的坏话！加布里埃尔，那间大办公室的炉子象鬼一样地喷火，该转一转火门儿了。"

安东尼坐在楼梯口，可以望见公务员们从大门进来涌向四面八方。他认得部里所有的公务员，观察他们的神情，注意他们不同的穿着。在进入这出戏之前，有必要描绘一下拉比亚迪埃司里的主要演员的侧影，这些人可以提供"吏"这类人的各种典型，不但能证实拉布丹的看法，而且也是着重研究巴黎世态的本作品的主题。请不要误会，在境遇悲惨方面也好，在特点鲜明方面也好，公务员跟公务员不一样，正如每一块木头都不重样一样。首先要区别巴黎的和外省的公务员。外省公务员一般是过得很好的，住得很宽敞，有花园，能喝到便宜的好酒，决不吃马排骨，饭后还能有甜食这样的奢侈品。他们

① 罗贝尔·兰代（1746—1825），法国大革命时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国民公会议员，公安委员会成员，曾任财政部长。

不但不负债，还能有点节余。大家不知道他们靠什么吃饭，都说他们不是靠薪水吃饭的！如果是单身汉，他所经过之处，各家的母亲都会向他招手致意；如果他已结婚，就可以偕妻子参加总税务长、省长、副省长、钦差大臣家的舞会。他的个性得到尊重，他有家财，可以以才智出名，他还有机会使人家为请不到他而遗憾。全城都知道他，关心他的妻子、儿女。他家也请客，如果有条件的话，例如有一位有钱的岳父，他还可能成为议员。他的妻子受到小城市里洞察入微的监视，所以如果家门有所不幸，他总是知道的；而在巴黎，一个公务员遇到这种事可能自己一无所知。总之，外省的公务员让人当回事儿，而巴黎的公务员则算不得什么人。

紧接着塞巴斯蒂安之后来的第一个人是拉布丹办公室的文书，名叫菲利翁，是一位可尊敬的长者。由于他上司的恩典，他两个儿子都在亨利四世中学领取半奖学金，这是很优厚的待遇了。他还有一个女儿免费上寄宿学校。他妻子在那里教钢琴，他自己晚上还在那里教一堂史地。他四十五岁，是国民自卫军连队的上士，说话很能体谅别人，但是一毛不拔。这位文书住在圣雅各街一所带花园的房子（典型的菲利翁式）里，离聋哑学校不远，房租不过四百法郎。他以自己的地位自豪，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兢兢业业为政府效劳，自以为对国家有用，以不问政治自诩。他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每当拉布丹先生要菲利翁多留半个钟头完成一项工作时，他总是很得意。晚上，到圣母广场他妻子教钢琴的那个寄宿学校吃饭时，就对拉格拉夫小姐说：

“小姐，我有公事不得不在办公室多留一会儿。一进了政府，就身不由己啦！”

他以问答的形式编写了供寄宿学校女学生用的教科书，称之为内容丰富的短文，以《史地入门》为题，在大学图书馆出售。每出一册新的问答，他就认为必须送给拉布丹夫人一本仿羊皮纸、红羊皮封面的精装本，每次都郑重其事地穿着丝裤子、丝袜、带金扣的鞋子给送去。菲利翁先生家里每星期四在寄宿生就寝之后接待客人，招待啤酒和点心，玩五个苏作赌注的纸牌。尽管赌注这么小，有一次玩得起劲时市政府的公务员洛迪日瓦还把十法郎全给输了。客厅的墙上糊的是绿色镶红边的美国纸，挂着皇上、皇后和太子的像，两幅木刻，一幅是根据贺拉斯·凡尔奈画的《马赛巴》①，另一幅是根据维涅龙②画的《穷人的葬礼》刻的。菲利翁认为：“这幅画思想境界极高，一定能安慰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向他们证明，他们有着比人更忠诚的朋友，它们的感情是超越坟墓的！”从这几句话，就可以想见其人。他每年死人节把三个孩子都领到西郊公墓去，指给他们看他买下的二十平米的地，他的岳父岳母已葬在那里。他要孩子们熟悉死的概念，对他们说：“以后我们都要到这儿来的。”他的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勘察巴黎的郊区。他自己造了地图。那些因当年许多大作家曾经遨游过而名噪一时的胜地，如安东尼、阿格伊、比埃弗、封特奈玫瑰园、欧尔奈

① 贺拉斯·凡尔奈（1789—1863），法国著名画家，擅长画战争场面。马赛巴，系传奇中的冒险家。

② 维涅龙（1789—1872），法国画家、雕刻家。

等，他都已饱览无余。他希望以后有时间能逐步熟悉巴黎整个西部郊区。他指定他的长子进入政府，次子上理工学校。他常向他长子说："当你有幸为政府所雇用的时候！"但是他猜出他儿子想致力于一门科学，他竭力加以压制，但暗中决定如果儿子坚持的话也就只好听他自便。菲利翁从来没敢求拉布丹赏脸到他家吃过饭，尽管他会把这一天看作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他说，如果他的一个儿子能追随拉布丹先生的足迹，那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死也可以瞑目了。他不断在拉格拉夫寄宿学校的女孩子们耳边赞扬这位品德高贵的处长，使得她们都渴望见见伟大的拉布丹，就象当时的青年想会见夏多布里昂①一样。她们常对自己说，要是能有机会教养他家小姐，那该多高兴啊！每当部里的车子出入的时候，不管里面有没有人，菲利翁都毕恭毕敬地向它脱帽，他认为如果大家都对政权尊重到连见它的纹章都肃然起敬的地步，那么法国的情况会好得多。当拉布丹把他叫到下面来当面交代一件工作时，菲利翁一定使出全部聪明才智来，象音乐欣赏家聆听意大利曲调一样，细细品味处长的每一个字。他在办公室一声不吭，两脚翘起放在木踏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的工作。他一切都认真对待，用宗教式的严肃笔调起草公文，把大臣的每一项指示都用庄严的语句表达成文。但是这位如此精通公文格式的人，在他当文书的生涯中却捅过一个大漏子，可真是了不得的漏子！尽管他草拟文件时极端细心，有一次却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复辟王朝时期曾出任外交部长。

一不小心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请带好必要文件到指定地点。"收发员看到有机会把这个无辜的人取笑一番，可高兴了，就背着他去找拉布丹。拉布丹想到这个文书的特点，也不禁笑了，就提笔在边上把这句话改成："请带好所有指定的文件到场。"有人把这一改动指给菲利翁看了之后，他仔细琢磨、推敲两句话的区别，承认他自己要找出同这相当的语句来，得用两小时才行。他情不自禁地叫道："拉布丹先生真是天才！"他认为他的同事这样急急忙忙直接去找上司，对他有点欠周到。但是他对等级制度十分尊重，不得不承认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何况当时他又不在。但是如果换了他的话，还是会等一等的，这本来不是急件嘛。这件事使他失眠了好几夜。人家要想逗他生气，就只需提到这句该死的话，问他："您有必要的文件吗？"这时，文书就会回过头来狠狠瞪那人一眼，回答说："先生，您这话在我看来很不得体！"有一次因这个题目而引起了极为激烈的争吵，以至于拉布丹不得不亲自过问，并禁止公务员们再提这句话。菲利翁有一张沉思的公羊脸，布满了小麻子，厚嘴唇下垂着，淡蓝的眼睛，略高于中等的身材。作为史地教员必须在女学生面前保持整洁，他经常穿漂亮的衬衫饰以皱褶花边，黑色开口开司米背心，露出他女儿绣的背带，衬衫上有一颗钻石，黑上衣，蓝裤子。冬天他穿一件带三层领子的栗色大衣，手里拿一根灌了铅的拐杖，据说是由于他所住的区域有几处特别僻静，所以需要。他戒掉了鼻烟，并以此作为人在这方面能控制自己的鲜明范例。他上楼很慢，因为他自称有"肥胸"，怕得哮喘病。他向安东尼尊严地点点头。

紧跟着菲利翁先生之后，来了一个缮写员，他和这个规矩好人形成鲜明独特的对比。维默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年俸一千五百法郎，身材不错，背有点弯，漆黑的须发和眉眼，使俊秀的面孔更形风流。一口漂亮的牙齿，一双迷人的手，两撇小胡子长得又浓密、梳得又整齐，简直象是专为出售的商品。维默工作能力特别强，因此完成任务比谁都快。

“这小伙子天赋高！”菲利翁看他干完工作后翘起二郎腿，不知道如何消磨其余时间，就这么说。他向杜·勃吕埃说：“您看，这可是颗发光的珍珠！”

维默午饭吃一条长面包，喝白水，晚饭在卡特孔姆那里吃二十个苏一顿的便餐，住在连家具一起出租的房间里，每月十二法郎房租。他的幸福，他的唯一乐趣就是打扮，为此不惜倾家荡产：花样翻新的背心、紧身、半紧身、带皱褶的或是绣花的裤子、精致的皮靴，剪裁合身的衣服把身体的线条勾划出来。漂亮的领子、新颖的手套和帽子，在手套之上带一只骑士式的戒指，还拿着一根漂亮的手杖。他想装扮出富家子弟的风度。他常常口里含着根牙签在杜伊勒里宫大街上散步，活象刚离开饭桌的百万富翁。他希望有位女士看上他，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或是一个寡妇也好，于是就研究耍手杖的艺术，并且学会了毕西沃称之为美国式的送眉眼。他笑是为了显示他那口漂亮的牙齿。他一般不穿短统袜，每天都卷头发。维默制定的原则是：娶一个年收入六千利勿尔的驼背女人，或是有八千利勿尔的四十五岁的女人，或是一千埃居的英国女人。菲利翁喜欢这小伙子的一笔好字，并且对他有些同情，就苦口

婆心地劝他教书法课。这是一种体面的职业，既可以改善点生活，又可以广结人缘。他答应推荐他到拉格拉夫寄宿学校去，但是维默固执地相信自己福星高照，谁也劝不动他。于是他继续象舍韦酒家的鲟鱼一样，空着肚子展览，尽管他已白白地展览了三年那两撇浓浓的小胡子。他午饭已欠了三十法郎的债，所以每次经过安东尼身边，他都眼睛朝下，避免目光和他相遇。但是到了中午，他还是求他给弄一条长面包来。拉布丹曾试图给这脑袋里灌输一点正确的思想，最后终于放弃了。维默的父亲是北方省调解法院的书记。阿道尔夫·维默最近又把卡特孔姆那里的晚餐节约下来，只吃小面包充饥，为的是买一副靴刺和一条领带。人家嘲笑他对婚姻的计算法，管他叫维尧姆鸽子①，对这个空虚的亚玛迪②投来的各种冷嘲热讽只能归罪于创造杂剧的那些鬼才，因为他是一个好同事，除了害他自己之外，不加害于任何人。办公室里关于他的最大笑话就是打赌说他穿着女人的胸衣。维默开始是录用在包杜阿耶的处里的，后来他想方设法调到了拉布丹的处里来，因为包杜阿耶对"英国人"（这是公务员们对债主的称呼）的事太严格。办公室对外开放的那一天也是"英国人"的日子。他们肯定债务人一定都在，于是那一天都一拥而上，折磨他们，向他们讨债，还威胁要去从他们的薪金中扣钱。铁面无私的包杜

---

① 维尧姆（1780—1832），法国一经纪商，曾开设以维尧姆命名的事务所，介绍买卖、合伙、婚姻等，当时很有名。

② 亚玛迪，十六世纪西班牙小说中的传奇人物，是经常处于恋爱中的流浪骑士的典型。

阿耶逼他的公务员们留在那里，他说："他们本来就不该欠债。"他认为他的严厉对维护社会公益是必要的。而拉布丹则相反，他保护他的部下，把债主赶出门去，说办公室开放不是为办私事，而是办公事的。两个办公室的人都对维默嘲笑不已，因为他走过走廊和楼梯时，靴子上的马刺橐橐作响。部里那个滑稽大王毕西沃画了一幅维默骑在一匹纸马上的漫画，拿来在克莱若和拉比亚迪埃的两个司里传阅，要求大家签名认捐，为维默买一匹马。给包杜阿耶名下记了一百公斤饲料，说是从他的特别消费中扣除。每一个公务员都写几句打油诗讽刺他的邻居。维默自己也乖乖地用"费尔费克斯小姐"的名义签了字。

象维默这一类小白脸公务员有他们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也有他们赖以发迹的外表。他们是狂欢节化妆舞会的忠实参加者，到那里去追求那常常从他们身旁溜走的好运道。许多人最后结一门亲事了事。有的倦于战斗，娶一个帽子店的女售货员，有的娶个上年纪的女人，也有的娶个妙龄女郎，那是因为对方看中了他们的仪表。而他们写的足够厚厚一本小说的拙劣的情书有时也居然产生作用。这些小吏们有时胆大包天，看见一个女人坐着马车经过爱丽舍田园大道，就去打听她的地址，到处乱发热烈的情书，而不幸这种下流的活动间或也受到鼓励。

那毕西沃是个画家，对杜托克和对拉布丹一律都加以嘲弄，他称后者为道德高尚的拉布丹。他称他的上司为"包杜阿耶广场"，以形容其庸俗、市井气，他称那个杂剧作家为"弗龙

弗龙 。没人能否认，毕西沃是司里、以至整个部里最机灵的人。但那是猴子的机灵，既没远见，又没长性。他对包杜阿耶和高达尔用处极大。所以尽管他经常要恶作剧，他们还是保护他，他是暗地里帮他们办事的。毕西沃垂涎高达尔或是杜·勃吕埃的位子；但是他自己的行为又妨碍他提升。有时，他对办公室冷嘲热讽，那是在他自己事业顺利的时候，例如刚发表了一幅画——关于菲亚尔代斯谋杀案①开庭审讯时人物的速写，或是关于卡斯坦案件②开庭辩论的情景；有时他又为一种强烈的向上爬的欲望所驱使，忽然巴结地工作起来；但过不久，又放下工作去写一个完成不了的剧本了。他自私、吝啬而又挥霍，也就是说只为自己而挥霍；他粗暴、放肆、冒失，以损人为乐，专爱攻击弱者，什么也不尊重，什么也不相信，法兰西、上帝、艺术、希腊人、土耳其人、养老院、以至君主政权，一概不在话下。凡是他不理解的东西，他就特别加以侮辱。就是他，首先给一百苏的钱币上刻的查理十世的头像戴上黑色和尚帽。他模仿加尔博士讲课的样子，学得惟妙惟肖，使那些最衣冠楚楚的外交官笑得领带都绷开。这个穷凶极恶的恶作剧者最喜欢开的一个玩笑就是把炉火生得出奇的旺，让人从这蒸笼里出去一不小心就得风湿病，同时，他又从消耗政府的木柴中得到满足。他作弄起人来巧妙异常，每次都有新花样，

---

① 菲亚尔代斯，法国大法官，于一八一七年被谋杀，此案的审讯曾轰动一时。

② 卡斯坦，法国医生，因毒死其法定遗产授予者巴莱兄弟，于一八二三年被判处死刑。其案件与菲亚尔代斯案件同为复辟王朝时期著名案件。

因此总有人上当。他在这类事上的秘诀就是猜透每一个人的私心所欲；他熟知所有通向空中楼阁的道路，为了这种美梦人们甘心情愿上当受骗。而他有时故意卖关子，把人一晾好几个钟头。这个深刻的观察家，其开玩笑的本事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却不会运用这一才能来为自己的升官发财服务。他最喜欢跟小拉比亚迪埃过不去，那是他的眼中钉，他的恶梦，但是他还不断地向他甜言蜜语，为的好作弄他：他冒充堕入情网的女人给他写信，署名“××伯爵夫人”，“××侯爵夫人”，以此在食肉节①时把他引到歌剧院休息厅的大钟底下，让他在众人面前出够了洋相之后，把他交给一个轻薄女郎。他把杜托克看作是一本正经的弄虚作假者，同他一起恨拉布丹，一起赞扬包杜阿耶，因而结成联盟，还真动感情地支持他。冉·雅克·毕西沃是巴黎一个糕点商的孙子，他父亲死时是一个少校，把他留给祖母抚养。祖母再嫁给了她最早的男朋友，名叫台戈安，然后于一八二二年去世。他出了大学门之后，无依无靠，就试着画画。尽管他同约瑟夫·勃里杜是总角之交，他还是撇下他去从事画漫画、封面画、以及书刊插图。二十年后这类画称为“插画”。他通过舞蹈演员结识了摩弗里纽斯和雷托雷公爵，得到他们的庇护，他们于一八一九年给他弄到了现在的位子。他同德·吕卜克斯关系好到极点，能在社交场合平起平坐；同杜·勃吕埃互相以“你”相称。这就为拉布丹的观察提供了生动的例证，证明巴黎官场的等级是可以由一个人在衙门以外获得的价值来打破的。小个子，但身材匀称，清秀

① 食肉节，天主教会允许吃肉的日子，尤指狂欢节的后三天。

庞同拿破仑隐约相似，因而颇引人注意。薄嘴唇、平下直发垂肩、栗色的连腮胡、二十七岁、金发、声音尖利、目光灼，这就是毕西沃。这个通达事理、聪明绝顶的人却沉溺于种寻欢作乐而不能自拔，经常过着放荡的生活。他整天追逐柳，爱抽烟，逗人乐，到处吃喝，同什么人都能合拍；无论是在戏院后台，或是在寡妇巷的舞女伴舞的舞会上，都一样神采飞扬；无论是在饭桌上或是在游乐场，无论半夜在路上遇到他，或是一大早刚起床，他总是一样的才气横溢，语惊四座。但是他和多数演丑角的人一样，自己独处的时候是阴沉、忧郁的。他混迹于演员、作家、艺术家以及某些命运飘忽的女人的圈子里，颇为自得。他可以免费看戏，玩弗拉斯卡蒂①，还常常赢钱。总之，这位艺术家深刻起来真是入木三分，但只是如电光石火之一闪。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摇摇晃晃象走钢丝一样，决不担心一旦绳子断了怎么办。由于他才思敏捷而奔放，那些爱才的人都喜欢找他作伴，但他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爱他的。他一有警句总是憋不住，在饭桌上往往第一道菜还没上完就拿左邻右座开刀了。尽管他表面上活泼欢快，言语之中总是贯穿着对自己社会地位暗藏的不满。他想望更好的处境，而藏在他灵魂深处的鬼精灵又使他总是不能象很多傻子那样严肃起来。他住在蓬蒂约路一幢房子的二层楼上，三间屋子，凌乱不堪，完全是单身汉住处的样子，简直象个兵营。他常常扬言要离开法国到美国去发财。他没有一样完整的才

① 弗拉斯卡蒂，当时巴黎一家很有名的餐馆兼赌场。一种纸牌戏也以它命名。

能，根本不会勤恳工作，经常陶醉于寻欢作乐，还认为明天世界就要垮台。这样一个青年是任何巫婆都没法为之算命的。在穿着上，他力图不露怯，可能他是整个衙门里唯一不让人一望而知“是个公务员”的。他穿着雅致的皮靴，带绑脚的黑裤子、花哨的背心、漂亮的蓝外衣，领子永远镶着轻纱绉边，戴一顶邦多尼①软帽和一双深色羊毛手套，举止既风流潇洒而又不加矫饰，永远不失其翩翩风度。有一次，他因提到拉比亚迪埃男爵时过于放肆，遭到了德·吕卜克斯的申斥，并以解职相威胁。他只说了一句：“您会看在我衣着的分上召我回来的。”德·吕卜克斯也忍不住笑了。毕西沃在办公室里开的最漂亮的玩笑是针对高达尔的。他送给他一只蝴蝶，说是来自中国的。这位副处长信以为真，珍藏在他收集的标本中，至今经常拿出来给人看，而竟然没发现那是一只画的纸蝴蝶。为了作弄他的副处长，毕西沃不惜下功夫精心制作出这样一项杰作来。

象毕西沃这类人身边总有魔鬼给他安插的牺牲品。在包杜阿耶的处里也有他的牺牲品，那就是一个可怜的缮写员，二十三岁，年薪一千五百法郎，名叫奥古斯特-冉-弗朗索瓦·米纳尔。米纳尔出自爱情，同一个花店的女工结了婚。她是门房的女儿，在家里给高达尔小姐做活。米纳尔是在黎塞留街的花店里遇到她的。泽莉·洛兰做姑娘的时候颇不乏一跃而改变地位的遐想。她先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后来跳过舞，唱过

① 邦多尼，当时巴黎一家帽店名。

歌，也演过戏。她也曾想步许多女工的后尘，但由于害怕弄不好就陷于一贫如洗的境地，倒使她免于堕落。正当她在无数对象中间飘浮不定时，米纳尔态度明朗地出现在她面前，提出求婚。泽莉年收入是五百法郎，米纳尔一千五。他们认为可以靠两千法郎过下去，于是没订婚约就结婚了，过着最俭省的生活。小两口象一对小斑鸠一样，住在库尔塞勒栅栏附近三层楼上的一套房租一百埃居的房子里；窗上挂着白布窗帘，墙上糊着十五个苏一卷的格子纸，地板擦得亮亮的，胡桃木家具，小小的厨房收拾得挺干净；第一间房间是泽莉做花的地方，然后是一间客厅，放着几把铺马尾槼的椅子，中间一张圆桌，有一面镜子，一只透明喷泉型的挂钟，还有包釉金边的蜡烛台；最后一间是蓝白相间的卧室；床、柜子、书桌都是桃花心木的，床下有一小块条纹地毯，还有六把安乐椅，四把椅子；角落里有一只野樱桃木的摇篮，里面睡着一儿一女。泽莉自己喂孩子、做饭、做花、理家。这个惨淡经营，幸福而寒微的小家庭有其感人之处。泽莉感到为米纳尔所爱，也真诚地爱着他。爱情引来爱情，这同《圣经》里所说abyssus abyssum①是一样的。这可怜的人每天早晨在妻子还在梦乡时，就起床为她寻食去了。他上班去时带上做好的花，下班回来的路上再买回原材料，回到家里等候吃晚饭的那段时间帮着裁纸、涂花茎、拌颜料。他身材矮小，瘦骨伶仃，有点神经质，一头红色鬈发，淡黄的眼睛，脸色白得发亮，但有鲜明的红点。有着一种默默

① 拉丁文："深渊召来深渊。"——意即祸害召来祸害。

的、毫不外露的坚毅品质。他的书法和维默一样好，在办公室逆来顺受，恬静自守。他的白色睫毛，和稀疏的眉毛已使他从残酷无情的毕西沃那里获得“小白兔”的雅号。米纳尔是低一层的拉布丹。他一心一意想让他的泽莉过幸福生活，企图在奢华的物欲和巴黎的十里洋场之中能有所发现，有所成就，从而立即发一笔财。他貌似愚笨，那是由于精神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所致：从女苏丹牌雪花膏到头油，从磷质打火石到轻便煤气，从能折叠的木屐到水平灯，构成物质文明的种种细微末节，他都在其中周游过。他忍受毕西沃的嘲弄就象一个正在忙着的人忍受小虫的叮扰一样，甚至没有表现出一点烦躁。毕西沃尽管机灵，也没猜出米纳尔对他的极端蔑视。米纳尔根本不屑于吵架，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最后，折磨他的人也终于厌倦了。他每天上班衣着很朴素，细麻布裤子一直穿到十月。穿着软鞋和鞋套，一件羊毛背心。冬天海狸毛外衣，夏天粗山羊毛外衣，根据不同的季节戴一顶草帽，或是一顶值十一个法郎的丝织帽子。因为泽莉是他的全部光荣，为了给她买一件长袍，他宁可饿一顿。他早晨同泽莉共进早餐，中午不吃饭。每月带泽莉去看一次戏，票是杜·勃吕埃或是毕西沃送的，因为毕西沃是无所不为的，连好事都做。泽莉的母亲已离开自己的住处来帮他们看孩子。米纳尔在包杜阿耶的处里接替了维默的位置。每到新年，米纳尔先生和夫人亲自出门拜客。人们见到他俩，总是纳闷，一个年俸一千五百法郎的穷公务员的妻子怎么能为她丈夫置这样一身黑礼服。她自己戴着意大利花草帽，穿着绣花绉纱长袍、丝衬裙、薄呢鞋子、漂亮的

披肩、撑着中国花伞，还坐着马车，而且举止娴雅；而柯尔维尔夫人，或别一位夫人每年有二千四百法郎的进账，却常常入不敷出！

在这两间办公室里有两个公务员是好朋友，好到成为笑柄的地步，因为在那里，什么都是取笑的对象。包杜阿耶处里的那个人名叫柯尔维尔，是一等科员，如果不是王政复辟，他早就是副处长，甚至是处长了。他有一个妻子。柯尔维尔夫人和拉布丹夫人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都同样的自命高雅。柯尔维尔是歌剧院首席小提琴手的儿子，热烈地爱上了一个著名舞蹈演员的女儿。弗拉薇·米诺雷属于那种既能使丈夫感到幸福，又能自己保持自由的狡黠而迷人的巴黎女人。她把柯尔维尔公馆变成我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议会演说家聚会的场所。在她家里人们几乎注意不到柯尔维尔所占据的卑微位置。这位稍嫌多产的弗拉薇的行为引起这么多的飞短流长，以致拉布丹夫人拒绝接受她的一切邀请。柯尔维尔的朋友名叫蒂利埃，在拉布丹那个处里所处的位置正好和柯尔维尔一模一样，其官运中断的原因也和柯尔维尔一样。凡认识柯尔维尔的都认识蒂利埃，反之亦然。他们在办公室里结成的友谊，是从他们在衙门起步的情况不谋而合而来的。据流传说，美丽的柯尔维尔夫人接受了蒂利埃的照顾，而蒂利埃的妻子没留下一个孩子就离开了他。蒂利埃，人家叫他漂亮的蒂利埃，这个过去的幸运儿，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其闲散的程度就和柯尔维尔忙碌的程度一样。柯尔维尔白天是处里的簿记员，晚上是喜剧歌剧院的首席单簧管手。尽管他不乏保护人，为维

持这个家还是吃了不少苦头。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特别是他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外表隐藏了自己的野心。他表面上安分守己，热爱工作，使得所有的人，甚至他的上司，都认为他为生活而奋斗的勇气可嘉，而愿出力保护他。几天以前，柯尔维尔夫人刚刚改变了她的治家之道，似乎感情有所转移；办公室里隐隐约约地传说，她想在周围找一个比著名的演说家弗朗索瓦·凯勒更可靠的靠山。凯勒是她的比较稳定的崇拜者之一，但是他的名望至今并未能为柯尔维尔赢得更高的职务。于是弗拉薇转向德·吕卜克斯——这是她犯的一个错误。柯尔维尔有一种癖好，就是喜欢用名人的姓名拆字来算命。他常常用几个月的时间把一些名字拆开，又把字母重新排列组合，想从中找出意义来。从法国大革命一词中可以拼出一个科西嘉人断送了它①，从黎塞留主教的侄女玛丽·德·维涅罗丝的名字可以拼出她丈夫的贞女，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名字可以拼出拉丁文我的亨利的贞节女神，还有从夏尔·热奈的名字可以拼出唉，好大的鼻子，因为此人是路易十四的宫廷主教，他的大鼻子颇得勃艮第公爵的欢心，因而闻名。总之，所有这些拆字游戏都使柯尔维尔惊叹不已。他把这提高到一门科学，硬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写在由他的姓名的字母重新组成的一句话中。自从查理十世登基以来，他就致力于为这位皇上拆字算命。蒂利埃有时爱说几句双关语，他认为拆字工作就是用字母拼双关语。柯尔维尔是个热心人，而蒂利埃则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他们两人好得这

① 科西嘉人指拿破仑。

样难舍难分实在令人不解。司里许多公务员都用这句话来解释："蒂利埃很有钱，而柯尔维尔家里负担很重！"的确，人们认为，蒂利埃除了自己的一份薪金外，还有期票贴现的进账，常常有人找他去同商人谈话，他就和他们在院子里谈几分钟。但这都是为他姐姐蒂利埃小姐的账款事宜。这两个人的友谊与日俱增，有其感情基础，同时也有一些很自然的事实作基础，这些事见于别处。（参看《小市民》①）这些事实要叙述起来，批评家就要称之为冗长乏味了。不过，以下这一点也许值得提一下：如果说，机关里的人对柯尔维尔夫人很熟悉的话，对蒂利埃夫人则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柯尔维尔身材肥胖，对照管孩子很尽心，整天乐呵呵的；而蒂利埃这位帝国的美男子，则身材修长，似乎整天无所用心，到处闲荡，看上去面色苍白，甚至有点忧郁的样子。

拉布丹提到这两个公务员时说："我们真不知道，友谊是由于性情相投而建立起来的呢？还是相反？"

跟这一对挚友相反，另外两个公务员沙泽尔和波米埃是冤家对头。一个抽纸烟，一个吸鼻烟，两人经常为争谁消耗烟草的方式更好吵个没完。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也是使同事们对他们同样地讨厌的弱点，就是喜欢就家具的价值、豌豆的赚头、鱼、衣料、雨伞以及同事们的衣、帽、手杖、手套的价钱争论不休，他们经常争相吹嘘自己的新发现，其实什么发现也没有过。沙泽尔专门收集书店的书目以及石印的和带画的广

① 《小市民》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另一部作品。其中写了柯尔维尔夫人的放荡生活，包括与蒂利埃的不正当关系。

告，但他从来不订购任何书刊。波米埃是沙泽尔的吹牛伙伴，他的时间都消磨在不断地说：如果他有多少多少财富，他一定会购置哪些哪些东西。有一天，波米埃跑到著名的印刷商道里阿那里去祝贺他的书店开始印丝光纸、刻字封面的书，鼓励他坚持不懈地改进工作，而波米埃自己其实一本书都没有！沙泽尔的家是夫人专政，而自己又总想表示独立，这就成为波米埃永恒的笑料；而波米埃则是单身汉，和维默一样经常断炊。他的破旧的衣衫和掩盖不住的寒酸相，也为沙泽尔提供了丰富的话题。沙泽尔和波米埃都开始长肚子了。沙泽尔的肚子小而圆，向前突出，用毕西沃的话来说是颇为放肆，总想第一个往前钻；波米埃的肚子则左右滑动。毕西沃大约一个季度给他们量一次。两人都是三十多岁不到四十，两人都挺笨，在外面什么差使也没有搞，因此是纯血统公务员的典型，已经在机关生活和公文堆里磨得相当愚钝。沙泽尔常常办着公就睡着了，手里还拿着笔，随着瞌睡一点一点，点出他的梦想。波米埃说这瞌睡是由于夫妻生活纵欲所致。沙泽尔为报复起见，就指责波米埃一年倒有四个月喝着药酒，说他总有一天会死在一个下贱女人手里。于是波米埃指出，哪天沙泽尔夫人认为他可爱，沙泽尔就要在日历上记上一笔。这两个公务员互揭家丑，不厌其详地把两人私生活的细节拿来互相张扬，因而招来了人们的轻蔑，这也是咎由自取。"难道你把我当作沙泽尔之流的人吗？"这是经常用来结束一场不愉快的争论的一句话。

波阿雷老二先生，——这样称呼是为了区别于其兄，已经

退休住在伏盖公寓的波阿雷老大，波阿雷老二也常到伏盖公寓去吃饭，并表示将来也要在那里度过余年——他已经有三十年的工龄了。这个可怜人的生活如此之刻板，相形之下，自然界的运转也就不算一成不变了。他永远把东西放在同一个地方，把笔头插在同一支笔杆里，在同一个钟点坐在同一个地方，每天同一分钟到炉边去烤火，因为他唯一的虚荣心就是戴着一只准确无误的表，而且每天都和市府大楼的钟对过。他住在马特鲁瓦街，每天都经过市府大楼。每天早晨六点到八点，他给圣·安东街一家生意兴隆的百货店管账，晚上六点到八点是给布尔东奈街的卡缪索号管账。这样，包括本职的薪金，他每年就有一千埃居的收入。几个月之后，他就满期，可以领退休金了，因此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完全处之漠然。退休对他哥哥是一大打击，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也和他哥哥一样，在不再需要从马特鲁瓦街走到部里，不再需要坐在那张椅子上收发文件时，一定会感到一落千丈。他的任务是收发办公室订的日报和《导报》①。他以一种狂热做着这项工作。如果有一个公务员丢了一期，拿走了没还回来，那波阿雷老二一定请求批准立即到报馆去补回那遗失的一期，并且为报馆出纳员的彬彬有礼所感动。他总是遇到好人，而且他认为那些新闻工作者肯定都是和蔼可亲的人，只是很少为人所知罢了。波阿雷中等身材，目光已半熄灭，微弱而没有热情，饱经风霜的皮肤满是皱纹，呈灰褐色，上面布满了青色的小疙

① 《导报》是《总汇导报》的简称，为当时法国政府的报纸，专门登载政府法令，议会报告以及其他官方文件。

瘩。塌鼻梁，凹进去的嘴里散落着几颗坏牙。因此蒂利埃说波阿雷照镜子也是白费，因为“此（齿）中照不见”。他的瘦长的胳膊尽头是一双硕大无比的手，没有一点白净之处。灰发让帽子压得紧贴在头上，使他看起来很象神职人员，这样类比对他并不是一种恭维，因为他痛恨传教士。这种对宗教的观点，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但是这对立情绪并不妨碍他对政府极端忠诚——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他从来不把那件发绿的旧外套扣起来，最冷的冬天也不例外。他永远只穿系带子的鞋和黑裤子，三十年来，永远在同几家店里添置衣物。他的裁缝去世时，他请了一天假去参加他的安葬，在老子的墓穴旁握着儿子的手，向他保证今后一切照旧。他同所有他经常光顾的店主都交朋友，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意情况，倾听他们的疾苦，而且付现钱。他要是为了改变一项定货而给这些先生中哪一位写信，一定采用最客气的尺牍体裁，先生二字还要抬头，标明日期，还保存一份底稿，放在一个卷宗里，题为“我的通信”。谁的生活都没有他的生活那么有规律。波阿雷保存着他所有已经完成的事情的备忘录，所有付过钱的最微不足道的账单。自从他入部以来，所有的账簿都按年份用口袋装好。他永远在同一家饭店吃饭，每次坐同一个座位，那是沙特莱广场的乳犊饭店，那里的跑堂总是给他留着位子。他在那家著名的金茧绸缎店逗留决不超过预定时间五分钟。八点半准到本区最著名的大卫咖啡馆去，一直坐到十一点。他到那里去也和到乳犊饭店一样，三十年如一日，每到十点半就喝一杯加奶油的咖啡。他两臂交叉靠在手杖上，右手托着下巴，

听别人讨论政治，但自己从不参与。那位坐柜台的太太是他乐于交谈的唯一女人，也是唯一能够了解他生活中小小波折的心腹人，因为他的座位就在柜台旁。他玩多米诺骨牌，这是他唯一会玩的牌。当他的牌友不来的时候，人家有时看见他背靠在板壁上，手里报纸的托板靠在桌子的石板上，睡着了。他关心巴黎的一切建树，每星期日都用在监督新建筑上。他向那些雇来看守工地、防止人们走进去的残废人打听情况。凡遇到由于缺材料、缺钱、或建筑上的困难而拖延工期时，他就着急。人们常听他说："我眼看着卢浮宫从废墟上建造起来。我亲眼看见沙特莱广场、百花码头、市场，一个个地诞生！"他同他哥哥出生在特鲁瓦一个农场职员家庭，两人都给送到了巴黎的政府机关来学习。他们的母亲尽管没少给他们寄钱，但是以行为不端闻于邻里，最后死在特鲁瓦医院里。兄弟俩听到这消息十分痛苦，不但发誓决不结婚，而且连孩子都害怕。他们跟孩子在一起就浑身不自在，怕孩子就象人们怕疯子一样，总对他们怒目而视。他们在罗贝尔·兰代底下效力时，让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政府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觉得能保全脑袋已经万幸，除了两人私下发发牢骚外，从不埋怨政府亏待他们，因为他们曾参与制定最高价格法①。当人们拿菲利翁让拉布丹修改过的那句名句作为笑料时，波阿雷出门时在走廊上把菲利翁拉到一旁，对他说：

① 法国大革命后，革命政权为了对付投机商囤积居奇，于一七九三年颁布了《普遍最高限价法令》，规定全国主要商品的限价。当时大批政府工作人员曾参与制定商品价格表。

"先生，请相信，我已尽我最大的努力反对这种做法。"

自从他来巴黎之后，就没出过城。从那时开始，他天天写日记，记下一天中突出的事件。杜·勃吕埃告诉他拜伦爵士也是这么做的。这一不谋而合使波阿雷心花怒放，于是专买拜伦的作品，——是沙斯托帕里①的译本，他根本看不懂。人家常常撞见他在办公室里神情忧郁地坐着，似乎在深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想。和他同住的房客，他一个也不认得，总是把大门钥匙带在自己身上。新年时，他亲自到司里每一个公务员的家门送名片，但从不进门拜访。有一个大夏天，毕西沃异想天开，要给波阿雷老二(那年他五十二岁)九年来一直戴的一顶旧帽子里面上点油。毕西沃在波阿雷的头上除了这顶帽子之外，没见过别的，做梦也看见它，吃饭时候也经常看见它。于是他下决心，为了自己的消化好，要把这顶晦气的帽子从办公室清除出去。四点钟左右，波阿雷老二出去了。他走在巴黎的街道上，阳光从墙上和柏油马路上反射回来，炎热异常。他这个从来不出汗的人感到头上大汗淋漓。他据此认为自己生病了，或是大病即将临头。于是不去乳犊饭店而折回家去，从书桌抽屉里拿出生活日记来，郑重其事地记录如下：

> 今日，一八二三年七月三日，忽大汗不已，恐系香槟地方特有之盗汗症，当就诊于欧德里医生。疫病已自学校码头侵入矣。

突然，他因为已脱下帽子，发现那所谓的"大汗"盖出自他

① 沙斯托帕里，弗朗索瓦·欧赛伯博士的笔名，曾于一八一九至一八二〇年间与阿梅代·皮肖一起翻译拜伦作品。

故，与自身无关。他擦擦脸，把帽子端详了一阵，什么也没发现，因为他不敢把里子拆开。于是他又在日记上写道：

> 鉴于我怀疑此汗另有他故，诚非汗水，显系新近或过去加于此帽之某种物质所致，遂将此帽送往圣马丁大街制帽商图尔南君处。

图尔南先生当场就看出帽子上有一块猪油。第二天，波阿雷先生暂时戴着图尔南先生借给他的一顶帽子去上班了，新的还没做好。但是他在临睡前还忘不了在日记上添上一笔："已证实我帽上涂有猪油。"这件无法解释的事使波阿雷足足伤了两星期的脑筋，始终不知道这现象怎么发生的。办公室里人人拿他开心，给他讲各种海外奇谈，说得天花乱坠。从树根底下发现拿破仑的头，一直讲到各种离奇的自然史。维默告诉他说，他自己的帽子有一次忽然滴下墨来把他脸都染黑了，因为制帽商在里面放了药。于是波阿雷亲自到图尔南先生那里去了好几次，为的搞清他制作的过程，好让自己放心。

在拉布丹的处里还有一个公务员，爱充好汉，经常发表中左派的意见，常常为办公室里可怜的奴隶们打抱不平，向包杜阿耶的暴政造反。此人名叫弗勒里，胆敢订了一份反对党的报纸。他戴一顶灰色宽檐帽，蓝裤子上镶红条，蓝色坎肩金钮扣，外套胸前有两道交叉，活象宪兵队的司令。他尽管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却还是继续在衙门里当公务员。但是他在办公室经常预言政府如果坚持目前的宗教信仰，最终必将垮台。拿破仑一死，惩治逆党的法律就过时了，自那时以来，弗勒里

一直表示同情这位伟人。弗勒里长得高大、英俊，栗色头发，在皇帝[1]手下一个战斗团中当过上尉，也当过奥林匹克马戏团的检票员。毕西沃从来不敢惹他，因为这个老兵枪法很准，剑术高明，说不定有机会就能让你尝尝厉害。弗勒里是《胜利与武功》[2]的热心订户，他以出版的册数超过新书预告中的数字为由，拒绝付钱，却把所有收到的书全保留下来。拉布丹曾使他免于撤职，因此他对拉布丹感恩戴德，只差没有说出：如果拉布丹哪一天因谁而得祸的话，他一定把那个人杀了。杜托克怕他怕得要命，卑躬屈膝地讨好他。弗勒里债台高筑，有千种花样来对付他的债主。他精通法律，从来不在期票上签名。自己以假设的债主的名义写了要求从薪金中扣还债务的信放在薪金上，这样，他几乎总能拿到全薪。他和圣马丁门的一个无名小商人过从甚密，他的家具都放在那里。他玩牌玩得起劲，以他的多才多艺使得满座欢腾。他能一口喝干一杯香槟酒，连嘴唇都不湿一湿，还能背得出所有贝朗瑞的歌曲，他歌喉嘹亮，颇以此自豪。他崇拜的三位伟人是拿破仑、玻利瓦尔[3]和贝朗瑞。富瓦[4]、拉斐特[5]和卡西米·德拉维

---

① 即拿破仑。

② 《胜利与武功》是一八一七年至一八二一年间法国出版的一套丛书，共三十四册。为当时留恋拿破仑帝国者以及自由派分子最爱读的书。

③ 玻利瓦尔（1783—1830），拉丁美洲民族英雄，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解放了委内瑞拉及其他拉美地区。

④ 富瓦（1775—1825），拿破仑手下名将，曾在滑铁卢之役负伤。一八一九至一八二四年间为自由派议员。

⑤ 拉斐特（1767—1844），法国银行家，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涅①只不过受他尊敬而已。弗勒里是南方人，你可以想见，他有一天终于会成为一家自由派报纸的责任编辑。

代鲁瓦是司里的神秘人物。他与世无争，沉默寡言，把自己的生活深深地掩盖起来，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的保护人是谁，他是靠什么生活的。对于他沉默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烧炭党人；有人说他是奥尔良派；有人说他是密探；还有人说他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其实代鲁瓦不过是当初国民议会中没有投“死刑”票的一个议员的儿子②。他天性冷漠、谨慎，对世界有他的定见，认为一切只能靠自己。他暗中是共和派，对保尔-路易·库里埃③崇拜备至，与米歇尔·克雷斯蒂安是好友。他等待着时机成熟，公众认识提高，他的见解就会在欧洲得胜。因此他向往年轻的德国和意大利，他心中充满着应该称之为“人道主义”的那种痴傻的、对集体的爱。身为已故慈善家的长子，他对神圣的天主教慈善事业的态度就和现在的制度对待艺术的态度一样——以说理来代替作品本身。这个真心诚意的自由派清教徒，这个宣扬无法实现的平等的使徒，对于自己迫于穷困不得不在政府中服务深感遗憾，活动着想进入某个运输部门。他长得颀长、干瘦，布满青筋，神态庄严，象是自认为有一天将应召为一桩伟大的事业奉献

---

① 卡西米·德拉维涅(1793—1843)，法国诗人，戏剧家。

② 这里指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五年统治法国的国民议会，曾通过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决议。

③ 保尔-路易·库里埃(1772—1825)，法国作家，曾发表强烈反对王政复辟的小册子。

出自己的头颅的那种人。他以读沃尔奈① 的著作为生，研究圣鞠斯特②，致力于为那个被认为是耶稣基督再世的罗伯斯比尔恢复名誉。

最后一个值得略费笔墨的人物是小拉比亚迪埃。他不幸丧母，受到大臣的保护，不必象别人那样在“包杜阿耶广场”到处碰壁，是部里各家沙龙的座上客。由于他狂妄自负，人人都恨他。头头们对他挺客气；而公务员们则发明了一种专门对付他的离奇古怪的礼貌来拒之于千里之外。邦雅曼·德·拉比亚迪埃二十二岁，爱出风头，顾影自怜，身材瘦长，有英国人的风度。他的花花公子作风引起全办公室同事的反感：鬈头发、洒香水，每天戴着领结和黄手套，帽子总是式样翻新，还有一副单片眼镜，经常到“王宫饭店”去吃午饭。他的举止一望而知是效颦他人，掩盖不住那副蠢相，可是还洋洋自得。总之他有上流社会的一切恶习，而没有其优雅风度。他自以为天生大器，一心想写出一本书来荣获奖章，既作为文学家，又算是行政人才。因此他竭力讨好毕西沃，希望他在画上给予帮忙，但是还不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这颗高贵的心急不能待地盼着他父亲早死，好继承那新近得到的男爵头衔。他在名片上印着“德·拉比亚迪埃骑士”，并把他的纹章装在镜框里拿到办公室去展览——上部天蓝色缀有三星，下部黑色作底

① 沃尔奈(1757—1820)，法国作家，著有《在帝国革命废墟上的沉思》。

② 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公安委员会成员，是罗伯斯比尔的坚定支持者，与罗伯斯比尔同上断头台。

饰有交叉的两柄剑，铭文是"忠贞不渝"。他忽发奇想竟想研究纹章学，曾问过年轻的波唐杜埃子爵，为什么他的纹章这样复杂。结果引来这么一句漂亮的回答："这不是我让人家做的。"他经常谈到他对王室的忠心耿耿和王储对他的恩典。他和德·吕卜克斯关系很好，常同他一起吃午饭，把他当作朋友。毕西沃以他的良师益友的姿态出现，一心希望为司里和整个法兰西除掉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把他扔到垃圾堆去，于是大力称赞他的计划。

这就是拉比亚迪埃司里的一些主要角色的面貌。也还有其他的公务员，不过其形象、举止和以上那些人大同小异。在包杜阿耶的处里还可以遇到另外一些公务员：秃顶、衣衫破旧、裹在法兰绒里冷得发抖。他们拄着拐杖躲在五层楼上养花，雨伞永不离手。这些人是介乎快活的门房和困窘的工人之间的人，离衙门中心太远，休想得到任何提升。他们是官僚棋盘上的卒子。他们乐于看门，为的可以不进办公室，为了得到一点恩赐，什么都做得出来。这些人的存在对雇用他们的人是个头痛的问题，对容忍并孕育这种悲惨处境的国家是一种控诉。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面貌，很难断定这群拿笔的哺乳动物是由于职业而逐步蜕化成低能的呢，还是由于天生低能才创造出这种职业来。也许政府的原因和先天的原因各半。有一位不知名人士说过："乡下人常常为环境和外界事物所左右而不自知。他们为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界所同化，不知不觉间为这一环境所唤起的思想感情所渗透，再根据他们的气质和性格，在他们的行动和面貌中体现出来。他们就是这

样长期地、不断地被周围的事物所改造。谁要是对这部分生理学有兴趣，这些人就是一部最有意思的书，很少为人所知，但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说明人的精神存在同外部自然界的关系。”而对公务员说来，这自然界就是办公室。他们的地平线就止于那四面绿墙之内；他们的大气层就是走廊的空气、那些不通风的房间里的男人的呼气，以及纸和笔的气味；他们的土地就是一块石板或木板的方寸之地，上面布满了稀奇古怪的废物，还让办公室的杂役洒上水；他的天就是他每天冲它打呵欠的那块天花板；他的元素就是灰尘。刚才关于乡下人的那段话对公务员完全适用，他们同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合为一体了。那些名叫办公室的很少见天日的阴森森的小房间里，思想局限在象马推磨一般的日常工作中，那些马忽而仰天长嘶，然后猝然死去。如果说有几位名医对这种既野蛮又文明的环境对人们精神的影响抱有恐惧的话，拉布丹自然有深刻的理由主张精简公务员，要求同时给他们既大量增加薪金又大量增加工作。人有大事做的时候是从来不会厌烦的。然而象目前这样组成的办公室，公务员们在贡献给政府的九小时中有四小时是浪费在聊天、讲故事、争论、特别是钩心斗角上。如果经常到这些办公室去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生活和高等学校学生的生活极其相似，只不过具体而微；其实，只要是人聚居的地方，这种相似之处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连队里，在法院，也可以发现这种扩大了的学生生活。所有的公务员早晨八时到办公室集合，就有点象学生上课，也有作业要做，只不过上级代替了老师，奖金就象品行优良的学生得到的

奖励一样，他们之间也互相开玩笑，也互相仇恨，同时也存在着同伴之谊。但这种情谊在公务员中比在连队中要冷淡些，而连队已经没有学校里那么深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利己之心逐步增长，感情也随之淡薄下来。总之，这办公室内有其光怪陆离之事，有友情也有仇恨，有向往也有贪欲，有它自己的行动规律，有种种出口伤人的唇枪舌剑，还有无穷无尽的探人阴私，这难道不是世界的缩影吗？

此时此刻，德·拉比亚迪埃男爵先生的司里正处于不寻常的骚动之中，这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司长逝世总不是天天都发生的事，何况任何养老储金会①也没有象政府机关里那样对生死的利害关系如此精心计算。在这里，利欲堵塞了一切恻隐之心，这倒和小孩子差不多，只不过公务员们比小孩子多的是伪善。

八点钟左右，包杜阿耶处里的公务员陆续走上了各自的岗位，而拉布丹处里的人到九点钟还寥寥无几。但是这并不妨碍拉布丹处里事情办得比包杜阿耶处里快得多。杜托克这么早来，是有其重要原因的。他前一天偷偷溜进塞巴斯蒂安的办公室，正好撞见他正在抄写拉布丹交给他的一份东西；他藏在一边，看见塞巴斯蒂安出去时没带文件。于是他肯定这份相当厚的文件及其抄件一定藏在办公室里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的。他翻遍了所有的文件夹，终于找到了这份赫然

---

① 当时法国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组织。其成员定期交费，到一定的时候可从该会中领取养老金。这里是对政府机关的讽刺。

大作。他急忙跑到一家石印店，把原件印了两份，这样拉布丹的笔迹都在他手里了。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第一个到办公室把原件放回文件夹。塞巴斯蒂安在迪福街待到了半夜，尽管他勤奋，这回却让对方的仇恨抢了先。那"仇恨"住在圣路易-圣奥诺雷街，而这"忠诚"住在沼泽区金王路。这一步之迟贻误了拉布丹的终身事业。塞巴斯蒂安急忙打开文件夹，发现他的抄件安然无恙，原件也放得秩序井然，就把它锁在了处长的柜子里。那时已是十二月底，天亮得很晚，有时办公室到十点还点着灯。因此塞巴斯蒂安没能看出纸上石印的痕迹。但是，到九点半，拉布丹审阅这些文件时，看出了石印的痕迹，心里很忧虑，想证实是否石印代替了手抄副本。这位处长坐在靠椅上，深深地陷入了沉思，机械地拿起火钳拨着火。过了一会儿，他急于想知道秘密落到了谁手里，就把塞巴斯蒂安叫了来，问他：

"是不是有人比你先到办公室了？"

"是的，杜托克先生先到了。"

"好，正是这么回事。给我把安东尼叫来。"

事已如此，拉布丹宽容大度，不再去责备塞巴斯蒂安，徒增他无谓的痛苦，于是他什么也没说。安东尼来了，拉布丹问他上一天有没有公务员在办公室呆到四点以后，安东尼告诉他杜托克先生工作到比拉罗什先生还晚。拉布丹点点头辞退了这杂役，继续他的思路：

"他两次因为我而免于撤职，现在这就是他对我的报答。"

对这位处长来说，那天早晨就象军队的司令要权衡各种

可能，以便做出重大战役决策的庄严时刻。他对官场人情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他知道，这类事就象在学校、在监狱、在部队里类似密探的事一样，是得不到原谅的。一个能提供有关他的同学或同事的情报的人是名誉扫地，众人唾骂，再无翻身之日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也只好抛弃他自己的御用工具，而有关的公务员只好辞职，并离开巴黎，他的名声从此有了污点。解释是没有用处的，没有人要求这样做，也没有人听。如果一位大臣干这种事，那他是一位大人物在审查和挑选人才；而一个区区公务员这样做，不论动机如何，就被认为是密探。拉布丹充分了解这一切是多么荒诞无稽，但同时也知道其势力之硕大无边，意识到自己非被压倒不可。他遭此无妄之灾，只有考虑如何最得体地应付这局面，因此对拉比亚迪埃先生之死引起的办公室的骚扰完全置身事外，这消息还是小拉布里耶尔告诉他的，他对这处长的价值有充分的估价。

于是，在包杜阿耶一伙（人称包杜阿耶一伙，拉布丹一伙）的办公室里，十点钟左右，毕西沃向米纳尔、代鲁瓦、高达尔（他把他从小房间叫出来）、杜托克叙述了司长临终的情景，杜托克出于双重动机，赶忙往包杜阿耶家跑。柯尔维尔和沙泽尔两人不在场。

毕西沃　（站在火炉前，不断地把两只靴底轮番放到火口去烤干）今早七点半，我去打听我们尊敬的、高贵的司长、基督勋章骑士等等……的消息。唉呀，天哪！诸位先生，可不是？男爵大人昨晚二十点……还在，而今

天，俱往矣！连个普通公务员都不是了。我问了问他最后一夜的细节。他的看护——此人是只会离去而不会死的——跟我说，从清早五点钟起，他就开始为王室操心。他让人把我们之中去探听过他病情的人的名单报给他。最后他说："把我的烟盒填满，把报纸给我，还有眼镜。给我把荣誉军团勋章的缎带换一换，太脏了。"你们知道，他是在床上也带着勋章的。所以他一直是神智清醒，思路照常。但是，十分钟之后，水肿不断上升，到了心脏，到了肺里，他感到肿胀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在这弥留之际，他显示了多么坚强的头脑，多么广阔的智慧！啊！我们这些人过去对他估计不足！我们常嘲笑他，把他看成昏庸之辈，昏庸之最，不是吗？高达尔？

高达尔　我吗？我一向对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的才能比谁都尊重！

毕西沃　你们俩一向都很融洽吗？

高达尔　反正他不是坏人，他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

毕西沃　要害人总得干点事才行，而他是从来没干过任何事的。如果认为他昏庸不堪的不是你，那么就是米纳尔了。

米纳尔　（耸耸肩）我？

毕西沃　喂，你呢？杜托克？（杜托克作激烈否认状）好啦，谁也没有！那么他生前是这里大家公认为智慧超群的啦！好的，你们有先见之明，他临终表现出是一个有才智、有头脑，总之是一个象他那样的伟人。

代鲁瓦　（不耐烦了）天哪，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自己

要求忏悔了！

毕西沃　是的，先生，他还要求接受圣礼。但是为了接受圣礼，您知道他怎样排场吗？他穿上了平时穿的贵族服装，戴上全部勋章，让人给扑上粉。人家给他编好辫子（可怜的辫子！）还扎上一条新缎带。我说，只有特别要强的人才会在死到临头还让人给梳辫子。我们这里八个人，我想没有一个到临死时会这样做。这还不算，他还说，——你们知道，知名人士死的时候都要做临终 speech（这个英文字在法文就是“议会长篇演说”的意思）。他说……他说什么来着？啊，对了：“我应该衣冠楚楚地去见天上之王，因为我曾多少次穿上法兰西院士的礼服去见地上之王！”这就是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的结局。他倒是以证实毕达哥拉斯的这句名言为己任的：“盖棺才能论定”。

柯尔维尔　（走进来）诸位先生，我向你们报告一个重要新闻……

众　我们已经知道了。

柯尔维尔　我敢说没那回事儿，你们怎么可能知道！自从国王陛下登基当上法国和纳瓦尔的联合国王以来，我就在干这件事。这是今天晚上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拼出来的，柯尔维尔夫人还问我为什么事这么伤脑筋。

杜托克　尊敬的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刚刚咽气，您以为这时候谁还有功夫来理您那拆字游戏吗？

柯尔维尔　我一听就知道，这准是咱们的毕西沃干的事！我刚从拉比亚迪埃先生家来，他还活着呢；不过大家都在

等着他咽气……（高达尔懂得这是冲着什么来的，不高兴地回到自己办公室去了）诸位先生，你们再也猜不出来这句谶语的拆字预言了什么事件：（他出示一张纸）“查理十世承天主之恩为法兰西及纳瓦尔之王”。

高达尔　（回来）快说吧，别卖关子了。

柯尔维尔　（胜利地打开纸的隐藏部分）

他让位给亨利五世①

他从圣克鲁离去

他乘舟漂流

他死于戈里克斯②

所有的字母都在里面了。（他重复一遍）他让位（王位）于亨利五世，他从圣克鲁离去，他乘舟（独木舟、小船、帆船、战舰都可以，这是个古老的法文字）漂流……

杜托克　这多荒唐！您怎么要皇上让位给亨利五世？根据您的假设，他是他的孙子，而太子殿下还健在！那您已在预言太子早逝。

毕西沃　戈里克斯是什么玩意儿？是一只猫的名字吗？

柯尔维尔　（给刺痛了）那是一个城市的碑文缩写，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在马尔特-勃伦③的书里查到的：戈里克斯，

---

① 亨利五世即波尔多公爵，为查理十世之孙。查理十世确曾有意传位给他，但一八三〇年发生七月革命，查理十世被推翻，路易-菲力浦上台。

② 戈里克斯，位于今意大利东北部。一八三六年查理十世死于该地。

③ 马尔特-勃伦（1775—1826），丹麦地理学家，住在法国，著有《世界地理》。

拉丁文是Gorixia，在波希米亚，或匈牙利，要不就在奥地利……

毕西沃　巴斯克省的蒂罗尔，或者在南美洲。您还不如找一支曲子来把这话在高音喇叭上演奏一番。

高达尔　（耸起肩膀走开去）多无聊！

柯尔维尔　无聊！无聊！真希望你们下功夫好好研究一下宿命论，那是拿破仑大帝信仰的宗教。

高达尔　（为柯尔维尔的语气所触犯）柯尔维尔先生，历史学家尽可以称波拿巴为皇帝，但是在政府机关是不应该承认他这一身分的。

毕西沃　（微笑）想法儿把这句话也拆了字吧，我亲爱的朋友！要说拆字，我倒更喜欢您的夫人，把她转过来更容易些。（小声）弗拉薇在闲着没事的时候应该想法让人家封您当处长，哪怕就是为了让您摆脱高达尔的愚蠢也该这么办！……

杜托克　（支持高达尔）如果这不是无聊，那您就会丢掉饭碗，因为您预言的事件不会让主上高兴：所有忠实的保王党人都应该认为他出国两次已经够了。

柯尔维尔　如果我丢掉了职位，弗朗索瓦·凯勒就会骂死您的大臣。（一片沉默）杜托克老爷，要知道，所有为人所知的拆字谶语都实现了。至于您……别结婚，因为您的名字里含有“忘八”字样！

毕西沃　那么剩下的两个字母意思就是“讨厌的”。

杜托克　（不动声色）但愿这只停留在我的名字上。

波米埃　(低声向代鲁瓦说)这是圈套，我的柯尔维尔！

杜托克　(向柯尔维尔说)您给处长格扎维埃·拉布丹的名字拆过字吗？

柯尔维尔　见鬼！

毕西沃　(一面削他的笔)您发现什么了？

柯尔维尔　他的名字拆出来是这样的：*起初梦想升官，终于别处发财*……听懂了吗？……终于别处发财。这意思是说，他从机关工作开始，最后撇开它到别处去发财了。(重复念道)*起初梦想升官，终于别处发财*……

杜托克　这可真是新鲜事儿。

毕西沃　那么，依希多尔·包杜阿耶呢？

柯尔维尔　(神秘地)我除了蒂利埃之外谁都不告诉。

毕西沃　我们打赌，我要是能说出来，您请我吃饭，怎么样？

柯尔维尔　好，您要找得出来，我就付钱。

毕西沃　那我就可以一饱口福了；不过别生气：象我们这样两个艺术家在一起是可以乐死的……依希多尔·包杜阿耶拆开来就是："笑起来象鹅叫！"

柯尔维尔　(吃惊地)您偷了我的了！

毕西沃　(彬彬有礼地)柯尔维尔先生，请赐我以这样的荣幸：相信我这点儿愚笨还是有的，还不需要去剽窃他人。

包杜阿耶　(手里拿着卷宗进来)诸位先生，请你们说得再大声点儿吧，你们叫我们这个处在部里出名了。尊贵的克莱若先生刚才亲自光临我这里，有事垂询，听见你们的谈话了。(走进高达尔办公室)

毕西沃　（低声）今儿个狗叫得挺温和，看样子我们这里气候要变了。

杜托克　（小声）我有话跟您说。

毕西沃　（摸摸杜托克的背心）您的背心真漂亮，准是没花您什么钱，就是这个秘密吗？

杜托克　怎么，没花什么钱？我从来没花过这么多的钱。这是在和平大街大百货商店买的，六法郎一米呢，这是上好的暗色料子，足可以参加隆重的葬礼。

毕西沃　您对木刻有研究，对礼宾可是外行。人总不能十全十美不是？隆重的葬礼是不许穿绸缎的。所以我浑身都是毛料子。拉布丹先生、克莱若先生、大臣阁下，全都穿毛料子，整个圣日耳曼区全穿的毛料子。只有米纳尔不穿毛料子，他怕人把他当作一只羊，因为他的名字在拉丁文的牧歌里就是羊毛；他就以此为借口，没给路易十八穿孝。那是一位伟大的立法家，大宪章的制定人，聪明能干，是一位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国王，正如他到处都占有一席之地一样。您知道他一生最出色的轶事是什么吗？不知道！告诉您吧，在他第二次回国①，接见所有各盟国的君主时，他自己第一个先入席了。

波米埃　（看看杜托克）我不明白……

杜托克　（看看波米埃）我也不明白。

毕西沃　你们不明白吗？咳，那意思就是说，他没认为自己是

---

① 参见本卷第465页注②。

在自己家里。这是极为机智、伟大而有讽刺意义的。那些盟国的国王也跟你们一样，尽管在一块儿凑了半天，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确，他们差不多也都是外国人。……（在这场谈话进行时，包杜阿耶在他的副处长的办公室壁炉旁，两人正在低声谈话）

包杜阿耶　是的，那位贵人咽气了。两位大臣在场送终；我的岳父刚来报信。如果您愿意帮我一个大忙，就请您坐上我的马车去通知包杜阿耶夫人，因为萨亚先生不能离开他的钱柜，而我也不敢让办公室空着。听她吩咐好了，我想她有她的看法，可能要同时进行一些事情。（两位公务员一起走出来）

高达尔　毕西沃先生，我白天要离开办公室，请替我一下吧。

包杜阿耶　（慈祥地向毕西沃说）有事情找我商量好了。

毕西沃　我敢说，拉比亚迪埃一定死了！

杜托克　（在毕西沃耳边说）陪我出去一下。（毕西沃和杜托克一起到走廊里，四目相对，互相猜测）

杜托克　（对毕西沃耳语）听着。我们俩互相谅解，一起升官的时刻到来了。如果您当处长，我当副处长，您说怎么样？

毕西沃　（耸耸肩膀）咳！别开玩笑了。

杜托克　如果包杜阿耶得到任命，拉布丹是不会呆下去的，他一定辞职。这话可就咱们俩说说：包杜阿耶太无能，要是杜·勃吕埃跟您不帮他忙，他不出两个月就要给撤职。如果我算得不错，我们面前就会有三个位子出缺。

毕西沃　三个空位从我们鼻子底下过，结果是给那些挺着大肚子的废物，那些走狗、密探、修道院的和尚，还有象柯尔维尔那种人，他太太的最后下场就跟一切漂亮女人的下场一样……忠贞不贰！

杜托克　我亲爱的，您要是想这辈子合乎逻辑地使用一次您的才智，（他停顿一下为的是从毕西沃的脸上看看他用的这个副词的效果）咱们就把牌摊到桌面上来吧！

毕西沃　（不为所动）看看您的牌吧！

杜托克　我，除了副处长之外别无他求；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不如您，没有当处长的能耐。杜·勃吕埃可以当司长，您就给他当处长；他发财之后，就会把位子让给您，而我就在您的庇护下一直混到退休。

毕西沃　够意思！可是您指望怎么办成这件事呢？这得逼着大臣去掉一个有才能的人。这话可就咱俩说：拉布丹明摆着是部里唯一有资格当司长，甚至当大臣的人。而您的打算是让一个加料笨蛋三重傻瓜——包杜阿耶广场——来代替他！

杜托克　（得意洋洋地）亲爱的，我能把所有的办公室都发动起来反对他！您知道弗勒里多爱戴他吗？咳！弗勒里就会看不起他的。

毕西沃　让弗勒里看不起他！

杜托克　没有一个人会站在拉布丹一边，公务员们会成群结队地到大臣那儿去告他，还不只是我们这个司，还有克莱若的司、布瓦-勒旺的司，还有其他各部的……

毕西沃　是这么回事啊！骑兵、步兵、炮兵、海军，齐步走！您在说梦话，我亲爱的！那我呢，我在这里面又有什么可做的呢？

杜托克　画一幅极其尖刻的漫画，一幅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画。

毕西沃　您给钱吗？

杜托克　一百法郎。

毕西沃　（自言自语）看来有点名堂。

杜托克　（继续说）画上的拉布丹应该穿着屠夫的衣服，但要象他，想办法找到办公室和厨房相似之处，让他手里拿着一把尖刀，把部里主要的公务员都画成家禽，把它们关在一个大笼子里，上面写着“行政上的大屠杀”，给人的感觉是他要把它们一一杀头。画上的鹅啊、鸭啊，脑袋要跟我们的人有点儿象，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画像，这您是懂得的！拉布丹手里抓着一只飞禽，比如说，画作雄火鸡的包杜阿耶①。

毕西沃　笑起来象鹅叫！（盯着杜托克看了好长时间）这是您发现的吗？您？

杜托克　对，是我。

毕西沃　（自言自语）那么说，激烈的感情可以和才华达到同样的目的罗！（向杜托克）我亲爱的，我可以画这张画……（杜托克不由得喜形于色）可是（休止符）我得知道我靠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您不成功，我就要丢掉饭碗了，而我还

① 这里雄火鸡(dindon)是双关语，也是傻瓜的意思。

得生活下去呀。您还是个少有的好好先生，我亲爱的同事！

杜托克　好，您在看到成功之前别画好了。

毕西沃　您为什么不一下子把袋里的货都倒出来呢？

杜托克　得先闻闻办公室的气候，我们一忽儿再谈。（他走了）

毕西沃　（独自在走廊里）这条涂了黑油的鲜鱼，他与其说是象只鸟还不如说是象条鱼。杜托克这小子想的主意倒不错，要是包杜阿耶广场真的继承了拉比亚迪埃的位子，可就有意思了，比有意思还要好，我们都会得到好处！（他回到办公室）诸位先生，要有大变动了！拉比亚迪埃老爹这回肯定是死了。不开玩笑！担保是真的！你们看，高达尔在给我们尊敬的包杜阿耶处长，推想的死者的继承人，跑腿。（米纳尔、代鲁瓦、柯尔维尔惊奇地抬起头来，大家都放下笔，柯尔维尔擤鼻涕）我们大家都要升官了！柯尔维尔起码当副处长，米纳尔也许会当一等科员，为什么他不能当呢？他跟我一样笨。喂，米纳尔，如果您一年有两千五进账，您那小媳妇就会美滋滋，您也可以给自己买双靴子了。

柯尔维尔　可您自己还没有两千五呢。

毕西沃　杜托克就有，现在在拉布丹手里。我为什么今年不能有两千五呢？包杜阿耶先生过去就有的……

柯尔维尔　那是靠萨亚的势力。在克莱若司里没有一个一等科员拿这么多的。

波米埃　谁说！科香先生难道没有拿三千吗？他的前任瓦瓦

索先生在帝国底下干了十年，拿四千法郎一年，当今皇上第一次回国时减到三千，死的时候拿两千五。但是科香先生在他哥哥的庇护下涨了薪水，拿到三千法郎。

柯尔维尔　根据科香的签名，他叫爱弥尔-路易-吕西安-艾曼努埃尔·科香，这个名字拆出字来就是介壳虫，这就跟一家药铺发生了关系，是伦巴第街的玛蒂法药房，那家店就是靠做这种来自殖民地的药材的投机生意发财的。

毕西沃　可怜人，他靠佛洛丽纳过了一年！

柯尔维尔　科香有时参加我们的晚会，因为他是第一流的小提琴手……（向毕西沃说，毕西沃这时还没开始工作）您下星期三来听一次我们的音乐会吧。那次演雷沙①的五重奏。

毕西沃　谢谢，我宁愿看总乐谱。②

柯尔维尔　您是为了找个俏皮字眼儿才说这话的吗？……我以为象您这样水平的艺术家是应该喜欢音乐的。

毕西沃　我一定来，不过那是冲着夫人来的。

包杜阿耶　（回来）沙泽尔先生还没有到，诸位先生替我问候他吧。

毕西沃　（听到包杜阿耶的脚步声就把一顶帽子放在沙泽尔的椅子上）对不起，先生，他到拉布丹办公室去替您了解一个情况去了。

---

① 雷沙（1770—1836），捷克音乐家，后在法国定居。

② 此处为双关语。总乐谱法文是“Partition”，也可训为贵族纹章上的纹路。

沙泽尔　（戴着帽子走进来，没看见包杜阿耶）拉比亚迪埃老爹完蛋了，诸位！拉布丹就是司长和稽查长了！他这个人上去倒不能算是窃居高位……

包杜阿耶　（冲着沙泽尔）您是从您第二顶帽子里发现这一任命的是吧，先生？（指着位子上那一顶帽子）从这个月头以来，您已是第三次九点以后才到了。再这样下去，您就开路算了，不过要知道朝哪个方向走！（向正在看报的毕西沃）我亲爱的毕西沃先生，这些先生们都在准备吃午饭了，求您把报纸让给他们看，去干您今天的工作吧。我不知道拉布丹先生把加布里埃尔留下做什么，我想是为了他自己的特殊用场，我已经按了三次铃了。（包杜阿耶和毕西沃回到办公室）

沙泽尔　真他妈的倒霉！

波米埃　（幸灾乐祸地）他没悄悄告诉您他上楼来了吗？再说，您进来要是先看看，就会看见您的位子上有一顶帽子，还有大象……

柯尔维尔　（笑）在动物园！

波米埃　这庞然大物是很显眼的。

沙泽尔　（气急败坏地）说真格儿的，我觉得总不值得为了政府一天给我们四法郎七十五生丁而作奴隶啊！

弗勒里　（走进来）打倒包杜阿耶！拉布丹万岁！这是司里的呼声。

沙泽尔　（怒不可遏）包杜阿耶尽可以把我解雇，我才不在乎。在巴黎挣五法郎一天的差事有的是！到法院给犯人抄口

供也给这么多钱……

波米埃　（仍不放过折磨沙泽尔）您说是这么说，一个职位毕竟是一个职位。您看好样儿的柯尔维尔在部外还不辞辛苦地到剧院去兼差，如果他丢掉部里的位子，光是教音乐就比现在的薪水高，可是他还是更喜欢现在的职位，人总是不愿放弃希望的。

沙泽尔　（继续发表他的哲学）他是他，我是我！难道我们没机会了吗？真是的！曾经有一度，没有比政府机关的职务再诱人了。军队里召了这么多人，所以政府里就缺人了。那些缺牙少齿、手脚伤残，象波米埃一样身体虚弱、眼睛近视的人提升得可快哩！凡是有几个孩子在中学里混的家庭都盼着出一个戴眼镜儿的漂亮小伙子，穿一身蓝，扣眼儿上钉着耀眼的红丝带，一个月赚几千法郎，只要到哪个部里转它几个钟头，指点指点，迟到早退，象拜伦爵士一样有的是空闲闹罗曼史。在杜伊勒里宫散散步，一副小滑头的样子，戏院、舞会，到处出现，出入上流社会，挥霍他的薪金，就这样报答法国所给予他们的一切，甚至还能为法国效劳。的确，那时的公务员和蒂利埃一样，是受漂亮女人宠爱的；他们好象有点聪明才智，但是决不多用在办公室。在那幸福的年月里，女皇、王后、公主、元帅夫人都任性得很。那些漂亮女人都有美好灵魂所特有的情欲，那就是作保护人。所以一个人二十五岁就能占据高位，当行政法院的办案员或是稽查员，向皇帝禀报情况，同时跟皇帝的显贵的家属玩乐。那时，工作和

玩乐是一起进行的，都进行得很快。而今天，自从议会发明专款专用和那些题为“人事”(！)的章程以来，我们比小兵还不如。一个小小的职务就有一千个人等机会，因为有一千个君主……

毕西沃　(回到屋里)沙泽尔疯了吗？他在哪儿看见一千个金镑了？① 是在他口袋里吗？

沙泽尔　我们来数数看好了：协和桥头有四百个。这座桥之所以名为“协和”，就因为它通向那左右派议员无休止地“不和”的场所②。图尔农街尽头有三百个，还有朝廷里应该算三百个。现在朝廷里要安插一个人，需要比过去皇帝多七百倍的意志。

弗勒里　这一切都意味着，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凡事总是一千对一，所以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靠山的公务员就永远不会得到提升了。

毕西沃　(来回看着沙泽尔和弗勒里)啊！我的孩子，你们还不知道，今天最坏的状况就是国家之为国家。③ ……

弗勒里　都是立宪政府搞的！

柯尔维尔　诸位先生……莫谈国事！

毕西沃　弗勒里说的对。今天，为国效劳跟过去为君主效劳不一样。君主还有个赏罚！现在，国家就是大家，而大家

---

① 法文君主为souverain，也是金币名，此处为双关语。

② 法国国民议会隔塞纳河上的协和桥与协和广场相对，当时共有四百名议员。

③ “国家”与“状况”在法语中是一个字(Etat)，是双关语。

对谁也不关心。为大家效劳，就是不为任何人效劳。谁也不理谁。一个公务员就在这两个否定的夹缝中生存！世人没有怜悯，没有尊重，既没心肝又没头脑。人人为己，昨天受的好处明天就忘掉。你尽管象包杜阿耶先生一样，从少年时代就自命是行政天才，写的报告堪比夏多布里昂，写通函有如博叙埃，写备忘录又似卡那利①，还是写电报的神童；但是有一条令人伤心的法则专和行政天才作对，那就是按平均数晋级的法则。这致命的平均数是晋级表和死亡表相结合的结果。一个人十八岁进入任何一个机关，要到三十岁才能拿一千八百法郎的年薪，到五十岁时才拿六千。柯尔维尔的际遇告诉我们，妻子的天才，外加几位法兰西贵族和有影响的议员的支持都没用。所以这还不如一个自由、独立的职业。一个年轻人中学毕业，种过牛痘，免服兵役，五官健全而才智平庸，干它十二年还可以一个苏、一个苏地攒上四万五千法郎。这就相当于我们基本上是过渡性的薪水的永久收入了，因为他还是不享受养老金的。在这段时期里，一个卖糕点的可能已经赚足一万法郎年金，还可能主持过商务法庭②；一个画家可能已经涂抹了一千米画布，大概得了荣誉勋章，或者以不知名的伟人出现。如果是个文人，就可能已经当上了教授，或成为写一千字得一百法郎的记

① 前二人都是法国名作家，卡那利是《人间喜剧》中的诗人。

② 当时巴黎各区有商务法庭仲裁商业上的纠纷，主持人多为比较有威望的商店老板，也象征着一种社会地位。

者。他可能写小册子，写过一本得罪了耶稣会人士的出色的小册子之后，进了圣佩拉日监狱。① 这本身就使他身价倍增，成为政界人物。最后，一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子——这是区别于多少还做一点事儿的浪荡子——还可以欠下一身债，由一个寡妇替他还。一个牧师在这段期间可以来得及成为挂名的主教。一个杂剧作家可以成为财主，因为象杜·勃吕埃一样，他从来不会写完一个剧本。一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可能用很少的资本开始做贴现商，象蒂利埃小姐那样，买下四分之一证券经纪人的债务。再往低里去吧！一个当公证人的小职员，象个拣破烂的似的，年收入还有一千埃居。最可怜的工人还可以变成作坊主人。而在这个把无穷的分化当作进步的循环不已的文明之中，象沙泽尔这样一个人，头上只值二十二个苏！……还要跟他的裁缝、鞋匠斤斤计较，还负了债……一个无名小卒！还变蠢了！诸位先生，怎么样？来一个漂亮的运动，咱们集体辞职吧！弗勒里，沙泽尔，投身于别的行业，变成两个伟人吧！……

沙泽尔　（毕西沃这番话使他冷静下来）谢谢。（众笑）

毕西沃　您错了。我如果处于您的地位，我就要抢在秘书长前头。

沙泽尔　（不安地）那他会对我说什么呢？

---

① 圣佩拉日监狱，法国历史上著名的监狱，主要监禁政治犯和作家，一八九九年拆除。

毕西沃　沙泽尔，奥得里①会比德·吕卜克斯更加和蔼地对您说：唯一等着您的空位就是协和广场②。

波米埃　（双手捧着炉子的烟囱）真的！包杜阿耶是不会宽恕您的！

弗勒里　又抬出包杜阿耶来！啊！你们这是什么法宝！讲讲拉布丹吧，他才是个了不起的哩！他把要做的事放在我桌上，要三天才能出手，可他今晚四点钟就得要。就这样，他也不曾追在我屁股后头，不许我跟同事聊天。

包杜阿耶　（出现）诸位先生，允许我提醒你们，即使人们有权指责议会制度和行政程序，也该在别处而不是在办公室里讲！（向弗勒里）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先生？

弗勒里　（傲慢地）来告诉这几位先生，部里要有人事变动了！杜·勃吕埃到秘书长那里去活动了，杜托克也去了！大家都要求得到任命。

包杜阿耶　（走回自己办公室）先生，这不干您的事；回到您处里去，不要扰乱我处里的秩序。

弗勒里　（走到门口）这也欺人太甚。我看拉布丹先生怎么吞下去！我是要离开部里了。（又回来）您找到您的拆字了吗？柯尔维尔老伯？

柯尔维尔　找到了，您看！

弗勒里　（趴在柯尔维尔办公桌上）妙极，妙极！如果政府继

---

① 奥得里(1779—1853)，当时圣马丁门剧院的喜剧演员。

② 协和广场，法国大革命期间处死犯人的地方。法语“广场”与“位子”都是place，又是双关语。

续这样假仁假义下去，就会发生这样的事的。（他向公务员们做了个手势表示包杜阿耶正在听着）如果政府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图而不是遮遮掩掩，那么自由派就知道该做些什么。一个政府弄得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反对自己，象《辩论报》派①人物，还有夏多布里昂和鲁瓦耶-科拉尔②等人！这太可惜了！

柯尔维尔　（跟同事们商量之后）算了，弗勒里，您是好人。可是别谈政治了，您不知道您给我们带来多大麻烦。

弗勒里　（冷冷地）诸位，再见，我走了。（他又回来低声向毕西沃说）听说柯尔维尔夫人跟教会有联系。

毕西沃　通过哪里？……

弗勒里　（大笑）您可真是从来不放过机会说俏皮话！

柯尔维尔　（不安地）你们在说什么？

弗勒里　昨天我们戏院上演那出新戏赚了一千埃居，虽然已是第四十次上演了。您真该来看，布景漂亮极了。

这时，德·吕卜克斯在秘书处接见了杜·勃吕埃，紧接着，杜托克出现了。德·吕卜克斯从他的仆人那里得知德·拉比亚迪埃先生逝世的消息，想要在当晚就发表一篇悼文，以此来取悦于两位大臣。

“您好，杜·勃吕埃先生，”这位半大臣见到副处长进来，

① 《辩论报》，代表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七月王朝时为官方报纸。

② 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演说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教条派”的头头。

就让他站在那里，向他说："您听到消息了吧？拉比亚迪埃死了，他临终时两位大臣都在场。这位善良的人大力推荐拉布丹，说是，如果他不知道他的位子将由那位经常替他代行职务的人来接替，那他死也不顺心。看来人之将死，大都吐露真心。大臣和行政法庭一样，本来就想酬劳拉布丹的种种功绩，更是一口答应，（他摇摇头）行政法庭很赏识他的才智。听说小拉比亚迪埃先生就要离开他已故父亲的那个司，到掌玺委员会去了。那就等于国王送他一份十万法郎的厚礼。那个位子和公证人的头衔一样是可以买卖的。这个消息一定会使你们司里的人高兴，因为大概邦雅曼会安排到这里来了。杜·勃吕埃，现在需要写十来行象"巴黎纪实"那种格式的关于死者的文章；大臣阁下们会看一眼的。（他读报纸）您知道拉比亚迪埃老爹的生平吗？"

杜·勃吕埃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一无所知。

"不知道？"德·吕卜克斯接着说，"好吧，他参加过旺代事件①。他是已故国王②的亲信之一。他和德·封丹纳伯爵先生一样，从来不肯和首席执政③妥协。略倾向于舒昂党人④。生于布列塔尼新生的议员之家，路易十八时才封为贵族。他享年多少？没关系！把这些事好好编写一下吧……他从不讳

---

① 一七九三年在法国西部一个郡旺代曾发生由贵族、僧侣所煽起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后被平息，称旺代事件。

② 即路易十八。

③ 指拿破仑。

④ 舒昂党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参与旺代叛乱的暴动分子自称舒昂党人。

言他保王派的立场……开明的宗教信仰……(这可怜人有个怪脾气，决不踏进教堂的门)称他为虔诚的信徒吧……婉转地提一下在查理十世登基时，他曾唱过西面赞美诗①。阿图瓦伯爵很器重拉比亚迪埃，因为他不幸参与了基伯龙事件②，并承担了一切。您知道吗？拉比亚迪埃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为国王辩护，反驳一名记者写的狂妄的关于大革命的历史。所以您可以强调一下他的忠诚。最后，要好好斟酌词句，免得别的报纸嘲笑我们，写好后把文章送给我。您昨天到拉布丹家去了吗？"

"是的，大人，"杜·勃吕埃说，"啊，对不起……"

"没什么，"德·吕卜克斯笑着说。

"他的夫人真是美貌绝伦，"杜·勃吕埃接着说，"可以说是巴黎无双。象她一样有才气的倒是有，但是没有象她那样才貌双全的；也可能有一个女人长得比赛莱斯蒂娜还漂亮，但很难找到一个人象她那样仪态万方。拉布丹夫人比柯尔维尔夫人强多了！"这位剧作家想起了德·吕卜克斯的艳遇，"弗拉薇之有今天是得力于男人之间的交易，而拉布丹夫人是全靠自己。她无所不晓，在她面前用拉丁文说一个秘密也不行；我要有这样一个妻子，我想什么都可以得到了。"

---

① 典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耶路撒冷人西面见耶稣父母抱孩子进圣殿，便颂道："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里的意思是，他见极端反动的查理十世登基，便放心地死去。

② 基伯龙事件，一七九五年流亡在基伯龙半岛的一小股贵族军队曾企图在英国协助下在法国登陆，失败，全军被俘。

"您可太精了，一个作家是不该这么精的，"德·吕卜克斯颇为沾沾自喜地说。然后他转过身来表示发现了杜托克，对他说：

"啊，您好，杜托克。我要您来是为了请您把您的沙尔莱画集借给我，如果全的话。伯爵夫人对沙尔莱一无所知。"

杜·勃吕埃退出去。

剩下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德·吕卜克斯立刻板起面孔向杜托克说："为什么我没叫您就来了？国家大祸临头了还是怎么的，要您十点钟就跑到我这儿来？这正是我要到大臣阁下家去吃午饭的时候！"

杜托克说，"先生，假如我今天早晨有幸能更早见到您的话，您就会看到拉布丹先生对您的评论，大概您就不会那样称赞他了。"

杜托克解开外衣，从左边贴胸掏出一叠纸来，放在德·吕卜克斯的书桌上，翻到做着记号的地方，然后去拴好门，害怕发生一场爆炸。以下就是杜托克关门的时候，秘书长在文章中读到的：

> **德·吕卜克斯先生**　政府公然录用此类人物实有损其威望。此人于外交有其特长。用以对付其他部门之政治扒手，可获成功；而用于内政部门则颇为可惜。……他高于庸俗密探，能理解一项计划，善于圆满完成必要的卑鄙勾当，而又机智地掩护其退却。

短短五、六句话把德·吕卜克斯剖析入微，他的生平已在本故事开头扼要叙述过了。秘书长刚刚读了开头几个字就感

到是在接受一个比自己强的人的审判；但是这份作品涉及面广，牵扯到很高层，他要独自审阅，不向杜托克这种人吐露自己的秘密。因此德·吕卜克斯在这个密探面前表情庄严而平静。秘书长象法庭的辩护士和法官、外交官以及所有惯于搜索人的心灵的人一样，已经对一切都司空见惯。他历尽叛卖、仇恨和尔诈我虞，已经能做到背后让人插一刀都面不改色。

“这份东西你怎么拿到的？”

杜托克于是把他的好运气叙述了一番，德·吕卜克斯听着脸上没有丝毫赞许的表情。这使得那个密探的叙述以洋洋自得开始以惴惴不安告终。

“杜托克，您的手指头已经伸得太长了。”秘书长板着脸回答他。“您如果不想树立最强大的敌人，就得对此绝对严守秘密，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我是知道的。”

德·吕卜克斯用比言语还说明问题的眼神打发走了杜多克。

杜托克心里说：“啊！拉布丹这坏蛋管得这么宽！”他很怕他的上司跟他作对，“他在参谋部而我在最底层！我真没想到！”

在他厌恶拉布丹的种种动机之外，又加上了同行之间的妒嫉，这是制造仇恨的最烈性的成分。

当德·吕卜克斯独自一个的时候，他陷入了奇异的沉思。拉布丹是哪一家权势的工具呢？他该利用这份独特的材料来把他搞垮呢，还是用它作武器来征服他的妻子？这是德·吕卜克斯想不清楚的一个问题。他怀着畏惧的心情一页一页地

翻阅这份文件，在那里面他的熟人都受到空前深刻的审判。他虽然感到深深被刺伤，但还是钦佩拉布丹。他读着读着，惊觉到吃饭的时候到了。

大臣的仆人来提醒他："如果您还不下来，大人要等您了。"

大臣通常是和夫人、孩子以及德·吕卜克斯共进午餐的，没有佣人在场。上午这顿饭是政治家们唯一可以从繁忙的公务中脱身而同亲人共度的时刻。但是他们尽管设置了许多巧妙的屏障来保护这一与家人亲密相处或进行密谈的时刻，不少大大小小的人物还是会想方设法越过这屏障。常常有一些事情插进来干扰他们的欢乐，此刻就是这样。

"我本来以为拉布丹这个人比一般公务员要高出一筹，可是您看，拉比亚迪埃刚去世十分钟他就通过拉布里耶尔给我送来这样一封真是戏剧性的信。您看。"大臣边说着，一边递给德·吕卜克斯一张在他手里卷着的纸。

拉布丹心地坦荡，没有想到拉比亚迪埃先生之死会给他这封信带来可耻的含义，所以当拉布里耶尔向他报告死讯时，他没有从他手里收回那封信。以下就是德·吕卜克斯读到的信的全文：

大人：

余二十三年来辛勤效劳未敢稍懈，倘因此足蒙恩惠，恳请于今日赐见，此事与卑职之声誉攸关。（以下致敬如仪。）

"可怜的人！"德·吕卜克斯将错就错，以一种同情的口气

说，“现在就我们两个，让他现在来吧。您在众议院开会之后还有咨询会，今天阁下还要回答反对派的质询，今天您没有别的时间可以见他了。”

德·吕卜克斯起身把听差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回到桌边坐下，说：

“我让他到进甜食的时候再来。”

这位大臣和王朝复辟时期所有的大臣一样，是一个从来没有过青春的人。路易十八所同意的那部宪章的缺陷在于把国王的手脚束缚起来，迫使他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四十来岁的众议院议员和七十来岁的贵族院议员手里，而无权随时选拔尽管出身低、年纪轻但有政治才能的人。能够不受任何考虑的阻拦，任用自己选中的人才的，惟有拿破仑。因此，自从这一伟大的意志陨灭以来，“能”与“权”就分家了。而在朝气蓬勃之后，继之以软弱疲塌，这种鲜明的对比对法国比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危险。一般说来，到了年纪一大把才当上大臣的人大半是庸才；而青年时即擢升为大臣的大多是欧洲君主制度的荣耀，或者是那些大臣们真正管事的共和国的产物。当年皮特①和拿破仑的斗争至今脍炙人口。这两个人从政时的年龄，也就是纳瓦尔王亨利、黎塞留、马扎兰、柯尔柏、卢弗瓦②、

① 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顽固反对法国大革命，曾组织三次反法联盟，均失败。

② 卢弗瓦(1641—1691)，路易十四时期著名政治家，其父曾任内阁大臣。其青年时期即随父在政府任职，对法国建军、外交、工业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奥朗日、吉斯①、拉罗韦尔②、马基雅弗利③之流——总之，所有知名的伟人，不论是起于卑微还是出身皇族——开始治理国家的年龄。当时国民议会是力的象征，大部分由年轻人组成。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应忘记，它曾以十四支军队对抗整个欧洲；它所奉行的政策在主张绝对君主集权的人看来是如此不可救药，却是真正按照君主制的原则行事的，因为它行动起来同一位伟大的国王一样。现在一个大臣经过十多年的议会斗争，在象过筛子一样反复审查政策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之后，等到终于被某一派封为大臣时，就被这一派看作是自己的办事员。幸好，他这时已是离五十远而离六十更近的人，假如他还有一点青年的活力的话，也早已给摧垮了。但是他已习惯于受攻击、退却、再反攻，能经受得起自己的党、反对党、宫廷、教会的轮番打击，以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软绵绵的无所作为来应付这一切。总之他能因祸得福。他受到政府中千百个问题的拷问，就象什么都辩护过的老律师一样，已经麻木不仁，既没有惯于独处的人的敏感，也没有惯于速战速决的青年军人所特有的当机立断。他怎能不这样呢？多少年来，他习惯于龂龂诡辩，而不是明断是非；专事批评事物的效果，而从不涉及其根源；满脑子都是一个党向它的头头投来的千百种改革方案，或是各利益集团向未来的发言人提出的种种计划，整

---

① 奥朗日、吉斯，均为法国著名贵族世家，出过许多名臣。

② 拉罗韦尔(1445—1513)，自一五〇三年任罗马教皇，称朱利厄斯二世。

③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和理论家，其名著《君主论》奠定了强权政治的基础。

天都纠缠于那些根本行不通的计划与建议之中。等他爬到大臣位子的时候早已失去了朝气，已经为那些进退浮沉的过程弄得心力交瘁。在他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宝座之后，又遇到千百种荆棘，千百种需要调和的相反的意见。假如复辟时期的政治家得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他们的能力可能会少受一点非议；但是，虽然他们的意志得到了锻炼，年龄却已不容他们象初生之犊一样去反抗那些既崇高又卑鄙的阴谋诡计。这些诡计连当年黎塞留有时也为之所败，现在，在低一层的范围内，拉布丹又要与之较量。这些人经过了开初的混战之后，已是未老先衰，现在又要经历部一级的混战。正当他们需要鹰一样的目光时，却已视力模糊；正当他们需要加倍的精力时，却已筋疲力尽。

拉布丹要与之倾谈的这位大臣每天都听到一些无疑比他高明的人向他阐述各种最聪明的理论，不管是否适用于法国的事务。这些人对一般政治的艰难是看不到的，每当这位大臣经过一场议会斗争，或是同宫廷的昏庸明争暗斗之后回来，或是在同公众进行一场斗争的前夕，或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使参议院分成三派的次日，这些人就向他发动攻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治家一听到有人跟他讲如何更好地管理公众事务时，自然就要打呵欠。所以，有些地方的宴会他是欣然去参加的，那里聚集着大胆的投机家，金融界和政界的幕后人物，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用一句深刻的警句概括财政部和银行界的看法，或是发表外交上的惊人之见，或是提出与欧洲形势有关的计划。大臣身边还有德·吕卜克斯和他的专职秘

书，形成一个小小的参议会，可以在一起把吸收来的营养加以反刍，把通过这么多聪明的声音表达出来的各种利害关系加以分析、核对。他和所有六十岁的大臣们共有的通病是对一切困难都采取搪塞的办法：对付记者——现在对他们是要悄悄地堵口，而不是公开打击——，对付财政问题或是工业问题，宗教或是国民财产，自由主义或是众议院，莫不如此。他这样弄权已经七年之久，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如法炮制。一个人怎么爬上来的，当然愿意用同样的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谁也不敢去指责一个为庸人所发明，用以取悦庸人的制度。复辟王朝同波兰革命一样，向各国和各王公都显示了得一人有多重要，而缺这样一个人时，会发生什么情况①。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最大、也是最后一个缺点，就是在斗争中的诚实。而在这场斗争中的对手却用尽了政治手腕和造谣中伤，并且以破坏性最大的手段来发动那些除了善于制造混乱之外毫无聪明才智可言的群众来反对自己。

拉布丹把这一切都想过了。但是他刚刚下决心作孤注一掷，就象一个厌倦了的赌徒一样，把一切财宝都押上了。命运的作弄恰好让他碰上一个德·吕卜克斯作对手。处长尽管才智精明，他长于行政管理，却缺乏议会的眼光，所以还没有看到全部真象。他想象不到，他刚刚完成的那一生中的伟大事业，对大臣说来只不过又是一项理论而已。这个政治家只能

---

① 此处大约指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和同年十一月发生的波兰人民起义。巴尔扎克将这两个事件，归咎于查理十世和沙皇用人不当，前者任命波利尼亚克为首相，后者委派康斯坦丁为驻华沙总督。

把他同那些茶余饭后的发明家和炉边的空谈家混为一谈。

大臣正站在那里，心里想的不是拉布丹而是弗朗索瓦·凯勒，只是当他妻子递给他一串葡萄时才回转身来，此时门房通报处长到了。德·吕卜克斯早就算计好此时大臣没有准备的精神状态，看到他正让他妻子缠着，就先走上去迎接拉布丹，先声夺人地对他说：

"大臣阁下和我已经得知您要谈的事，您不用怕（他放低了声音说）杜托克，"然后又提高声音说，"也不用怕任何人。"

"您不必苦恼，拉布丹，"大人仁慈地说，但是做出要退席的样子。

拉布丹恭敬地走向前去，大臣也不好避开他。

"阁下能拨冗专门听我禀报几句吗？"拉布丹向大臣投以神秘的一瞥。

大臣看了看挂钟，向窗户走去，可怜的处长也跟了过去。

"我什么时候能有幸向阁下提出这件事，以便对那个行政计划作些说明，那计划的附件，人们可能会加以诽谤……"

"行政计划！"大臣皱起眉头打断他，"如果您要跟我讲这类事，那等我们一起工作时再说吧，我今天有会，我需要在众议院会议最后就昨天反对党提出的事件进行答辩。您的日子是下星期三，我们昨天没工作，因为昨天我没空管部里的事。政治上的事妨碍了纯行政事务。"

拉布丹庄严地说道："那我就把我的名誉托付给阁下了。我请求您别忘了，您没有给我时间及时就那份附件作出解释……"

“不用担心，”德·吕卜克斯插到大臣和拉布丹中间，打断他的话，“不到一个星期，您就会得到任命……”

大臣想到德·吕卜克斯对拉布丹夫人那股热劲儿不禁笑了。他向他妻子眨眨眼，妻子也笑了。拉布丹见到这幕哑剧感到不解，心里捉摸着它的意义，眼睛就放过了大臣，于是那位大人赶紧乘机脱身。

“这一切我们以后一起谈吧，”德·吕卜克斯说，拉布丹忽然发现自己是在同他单独对话，有点吃惊，“您不要怪杜托克，我可以替他向您担保。”

“拉布丹夫人真迷人，”大臣夫人没话找话，向处长说了这么句话。

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拉布丹。拉布丹本来准备的是一场严肃的谈话，此刻却象一条大鱼被一张网轻轻兜住，只好自己挣扎。

“承蒙伯爵夫人夸奖。”他说。

“我星期三能有幸见到她吗？”伯爵夫人说，“请您把她带来吧……”

“拉布丹夫人每星期三在家接待客人，”德·吕卜克斯说，他知道那种官场的星期三会客多乏味，“但是您既然对她那么好，我想不久您会请她参加小聚会……”

大臣夫人不高兴地站了起来。

“您是我的礼宾官。”她向德·吕卜克斯说。

她以此来婉转地表示对德·吕卜克斯过问她的小聚会的不快，她的小聚会只请精心挑选的人。她向拉布丹告辞后就

走了出去。于是现在大臣吃早饭的小客厅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德·吕卜克斯手里摆弄着拉布里耶尔给大臣的密函，拉布丹认出来了。

“您对我还不十分了解，”他对处长说，“星期五晚上我们好好谈谈。现在我必须替大臣接见来访者，因为大臣在准备众议院的会议。不过我再向您说一遍，拉布丹，别担心。”

拉布丹缓步走下楼梯，事态的变化把他给弄糊涂了。他认为杜托克已经揭发了他，这也没错，德·吕卜克斯手头就掌握着他自己受到十分苛刻的评价的那份文件，可是德·吕卜克斯对此却好象欣然接受。这可真令人大惑不解！正直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隐秘曲折的阴谋的，拉布丹就在这迷宫里迷了路，因为他猜不透秘书长玩的是什么花样。

“他要么还没有读那份文件，要么就是爱上了我的妻子。”

这就是处长穿过院子时所想到的，因为前一天晚上他看到的赛莱斯蒂娜和德·吕卜克斯之间的眼神，象闪光一样在他记忆里出现，忽然有所启发。拉布丹不在期间，办公室必然象开了锅一样，因为在部里，下级见上级的日子都是严格按规定的，所以当大臣的门房忽然来请处长去，特别又是在大臣不露面的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这一不寻常的会见又和德·拉比亚迪埃先生之死巧合，就更使这件事带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萨亚先生从克莱若那里知道此事后赶忙去同他的女婿商量。毕西沃当时正在他的处长那里工作，见处长的丈人来了，就退出去留下他们两人说话，自己到拉布丹办公室去，那里工作已经中断。

毕西沃　(走进去)你们这儿可不暖和，先生们！你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道德高尚的拉布丹垮台了！是的，撤职了！大臣家里可有一场好戏！

杜托克　(看着毕西沃)是真的吗？

毕西沃　这谁会不高兴呢？您是不会的：您会当上副处长，杜·勃吕埃当处长。包杜阿耶先生升司长。

弗勒里　我可以拿一百法郎打赌，包杜阿耶先生决不会当上司长。

维默　我也参加打赌。您也来一份儿吗？波阿雷先生？

波阿雷　我一月一号就要退休了。

毕西沃　怎么？我们再也看不见您那系带子的鞋了！部里没有您会怎么样呢？谁还参加打赌？……

杜托克　我不参加，我要打赌就得看准了才打。拉布丹先生是被提了名的，德·拉比亚迪埃先生临终时向两位大臣推荐的，他自己承认占了位子，领了薪金，而工作是拉布丹做的，他还有点良心。两位大臣为了安慰他，就答应了他任命拉布丹，除非上边另有命令。

毕西沃　你们大家都反对我好了，瞧，菲利翁先生也要来，这就是七个了！我说拉布丹不会接替拉比亚迪埃的位子，赌牡蛎岩饭店一桌五百法郎的酒席。这你们每人还出不到一百法郎，而我可要冒五百法郎的风险。我是以一对众，怎么样？您呢，杜·勃吕埃，参加吗？

菲利翁　(放下笔)先生，您这“射幸命题”有什么根据？我看

就是“射幸”，不过“命题”二字用错了，我的意思是“契约”，“射幸契约”①，因为打赌就是订契约。

弗勒里　不行，因为只有在《民法》承认的协议中才能用“契约”一词，而《民法》中并没有打赌的条款。

杜托克　与其说是禁止，不如说是承认。

毕西沃　这句话可有分量！我的小杜托克！

波阿雷　好家伙！

弗勒里　他说的对，就好象赖债一样，是得到承认的。

蒂利埃　您倒是可以做一个出色的法律顾问！

波阿雷　我和菲利翁先生一样想知道毕西沃先生的根据是什么？……

毕西沃　（向屋子那一头喊道）您参加吗，杜·勃吕埃？

杜·勃吕埃　（走出来）见鬼！诸位先生，我正在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写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的讣告。求求你们安静一点儿，以后再笑，再打赌好不好？

蒂利埃　又笑又不笑，你们用我的双关语谈话吧！②

毕西沃　（走进杜·勃吕埃的办公室）这倒是真的，杜·勃吕埃，要给这个好人写赞语是件难事儿，我宁可写攻击他的话！

杜·勃吕埃　还是帮帮我的忙吧，毕西沃，好吗？

毕西沃　可以，虽然这种文章边吃边写最好。

杜·勃吕埃　我们等一下一起吃饭。（读）当年在革命中每天

---

① 射幸契约，指条件视将来的情况变化而定的契约，带有碰运气的性质。

② 法语“打赌”（Parirez）和“不要笑”（Pas rirez）发音相同。

都有人为保卫教会与王朝战斗而倒下……

毕西沃　不好。改成这样：昔日王朝卫士，国王忠实臣民，偏遭死神杀戮，每闻此讯，吾王为之痛心泣血。（杜·勃吕埃奋笔疾书）弗拉梅·德·拉比亚迪埃男爵先生因心脏病导致胸腔积水，不幸于今晨逝世……你看，他还忘不了证明这个衙门里的人还是有“心”的。这里需要不需要来一小段抒发一下保王党人在恐怖时期的感情？咳，这倒也不坏。不过还是不要吧，那些小报该说这种感情与其说是打动人心不如说是打动人的肠子。不提也罢，你还写了什么？

杜·勃吕埃　（读）出身于议会世家……

毕西沃　好！有诗意！而且“世家”是千真万确的。

杜·勃吕埃　（接着念）世代忠于王朝，并坚于祖宗之信仰，德·拉比亚迪埃先生……

毕西沃　不如改成男爵先生。

杜·勃吕埃　可是他在一七九三年还不是……

毕西沃　这没关系。你知道，在帝国时期，富歇曾讲过一段在国民议会中罗伯斯比尔同他对话的故事，他说：“罗伯斯比尔对我说：德·奥唐特公爵，您到市政府去吧。”所以这是有先例的①。

杜·勃吕埃　让我把这个字记下来！但是这里不写男爵，我

---

① 富歇（1759—1820），法国大革命期间属国民公会中山岳派，拿破仑称帝时期任警察署长，并封为德·奥唐特公爵。他在大革命时期还不是公爵，因此罗伯斯比尔不可能称他为公爵。故此处说可以援例。

要把他得意的封赏都放在最后。

毕西沃　啊，好！……这是戏剧手法，最后画龙点睛。

杜·勃吕埃　你看！……国王册封德·拉比亚迪埃先生为男爵、内廷常侍……

毕西沃　（旁白）好一个常侍，真是平常得很！

杜·勃吕埃　（继续）……等职，以酬其全部功劳。身为行政长官，他善将严守职责与波旁王朝之宽容大度，以及旺代党人不为淫威所屈之英勇精神融为一体。他留有一子，其忠诚与才干克继家声。

毕西沃　这调子太高，辞藻太华丽了！我建议去掉一点这种矫揉造作的诗意，什么不为淫威所屈！见鬼去吧！文风都让那些庸俗杂剧作家给败坏了，人们已经不知道普通散文该是什么格式了。我看最好简简单单地写上：他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就行了。本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杜·勃吕埃　又捎上一笔杂剧作家！你大概会靠戏院发财的，毕西沃！

毕西沃　关于基伯龙你怎么写的？（念）不对！你看我要这么写：他于最近发表之著作中，甘愿承担基伯龙之役之全部灾难，以显示其不惜牺牲一切之无限忠诚。这样写比较雅致、高尚，你还可以拯救拉比亚迪埃。

杜·勃吕埃　那牺牲谁呢？

毕西沃　（象牧师上讲坛一样庄严）当然是奥什①和塔利

① 奥什（1768—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将军，曾镇压旺代党人暴乱，基伯龙之役，由他率军击败贵族叛乱。（基伯龙事件见第572页注②）

安①啦。你不知道历史吗？

杜·勃吕埃　不知道。我订了一套《博杜安丛书》，还没时间打开呢，那里没有杂剧的题材。

菲利翁　（在门口）毕西沃先生，我们大家都想知道，您受谁的启发，认为道德高尚的拉布丹不会被任命为司长？——他代理司长职务已经九个月了，是我部处长中资格最老的，而且大臣从德·拉比亚迪埃家里出来后就派门房来请他去了。

毕西沃　菲利翁老爹，您熟悉地理吧？

菲利翁　（傲然）我以此自诩，先生。

毕西沃　历史呢？

菲利翁　（谦虚地）略知一二。

毕西沃　（看着他）您那颗钻石挂得不牢，就要落下来了。您不懂得人心，在这方面您并不比巴黎郊区的人先进。

波阿雷　（低声向维默说）巴黎郊区？我本来以为他们是在谈拉布丹。

毕西沃　看来拉布丹处里的人一致反对我的意见，是吗？

众　是的！

毕西沃　杜·勃吕埃，你呢？

杜·勃吕埃　我想也是！我们的头头要是上去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到时候我们处里每人都升一级。

---

① 塔利安(1767—1820)，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公会派，反对吉伦特及罗伯斯比尔，热月事件中的领袖。（参见第445页注②）

蒂利埃　升一级！（低声向菲利翁说）这家伙可真鬼！

毕西沃　我敢打赌，理由如下。你们不大容易理解，不过我还是跟你们说吧。拉布丹先生应该得到任命，这是对的。（望着杜托克）因为无论是资历、才干、人品，都是众望所归。而且，任命他自然是符合政府的利益的。（菲利翁、波阿雷和蒂利埃怔怔地听着，茫然不解，象是在黑暗中使劲想看清楚）正因为这个通常的道理，正因为他这些优点，还因为我认识到衡量一个人的尺度是多么公平而英明，我敢打赌他得不到那个位子。是的，他一定会失败，就象当年天才的拿破仑具备一切成功的条件，却偏在布洛涅和远征俄罗斯之役失败一样。他一定会失败，正如人世间一切看来正义而美好的事物总是失败的一样。我赌的是魔鬼的牌。

杜·勃吕埃　那么谁会得到任命呢？

毕西沃　我越想包杜阿耶，越觉得他具备一切相反的特点，所以，他会提升为司长。

杜托克　（被逼无奈）可是德·吕卜克斯先生刚才叫我去向我要那幅沙尔莱的作品时，对我说，拉布丹将得到任命，而小拉比亚迪埃将要当掌玺官。

毕西沃　任命！任命！委任状十天之内是不会签署的。要到新年才任命。瞧，你们的处长在院子里呢，看看我这位道德高尚的拉布丹脸色象是得了好处的人吗？简直象是给撤了职！（弗勒里赶忙跑到窗口去）再见，诸位先生；我要把你们对拉布丹先生的任命去告诉包杜阿耶先生，这总

是会使他大生其气的，老先生！然后我再跟他讲我们的打赌，好让他宽心。这在戏剧上叫做奇峰突起，是吗？杜·勃吕埃？这对我会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赢了，他就会让我当副处长。（走出去）

波阿雷　谁都说这位先生机灵；可我实在听不懂他的演说。（他说话总是象连珠炮一样）我听啊，听啊，只听见一句句的话，就是抓不住他的意思：他提到人心时讲巴黎郊区，还有（放下笔走到炉边），他提到远征俄罗斯和布洛涅时，说他赌魔鬼的牌！首先得肯定魔鬼也赌博，还得知道赌什么！我只看到多米诺骨牌……（擤鼻涕）

弗勒里　（打断他）十一点了，波阿雷老爹擤鼻涕了。

杜·勃吕埃　真的，这么快！我得赶快到秘书处去。

波阿雷　我刚才说到哪儿啦？

蒂利埃　多米诺骨牌，还说到陛下，因为提到了魔鬼，而魔鬼就是一个没有固定国土的君主。不过这些话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尖刻的讽刺。而我也看不出文字游戏如何区别于……（塞巴斯蒂安进门拿着一份通报来签字核对）

维默　您来啦，漂亮小伙子！您快要苦尽甘来，就要转正了！拉布丹先生要得到任命了！昨天您参加了拉布丹夫人家的晚会，多幸运啊！听说一些非常出色的女人经常到那里去。

塞巴斯蒂安　我不知道。

弗勒里　您眼睛瞎了吗？

塞巴斯蒂安　我不喜欢看我得不到的东西。

菲利翁　（惊喜地）说得好，小伙子！

维默　您对拉布丹夫人可得留神，见鬼！她可是个迷人的女人。

弗勒里　咳，那是瘦型的，我在杜伊勒里宫里见到过这种类型的，可我更喜欢巴莱的情妇佩尔西利耶① 那种类型的女人，她是卡斯坦的牺牲品。

菲利翁　可是一个女演员跟一位处长夫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杜托克　两人都会演戏。

弗勒里　（瞪着杜托克）形象和精神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您把这理解为……

杜托克　我什么也没理解。

弗勒里　谁是那个将要提升为处长的公务员，你们想知道吗？

众　快说。

弗勒里　柯尔维尔。

蒂利埃　为什么？

弗勒里　因为他的夫人终于走了最短的捷径……教会的门路……

蒂利埃　我和柯尔维尔友情不一般，因此恳请您，先生，不要以这样轻薄的口吻谈起他的夫人。

菲利翁　我们决不应该以女人为话题，她们无法为自己辩护……

---

① 佩尔西利耶（1795—1852），法国歌剧演员，奥古斯特·巴莱的情妇，巴莱后被其遗产继承人卡斯坦毒死。

维默　特别是因为漂亮的柯尔维尔夫人不愿接待弗勒里，所以他说她的坏话，以资报复。

弗勒里　她不愿以和蒂利埃同等的身分来接待我，不过我还是去了……

蒂利埃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她窗下吗？……

尽管由于弗勒里勇猛好斗，全办公室都怕他，这回他却把蒂利埃的最后一句话吞了下去，默不作声。这一出乎大家意料的忍让是有来由的，那是由于要通过蒂利埃之手给他的姐姐蒂利埃小姐一张签字很值得怀疑的二百法郎的支票①。这场小摩擦之后，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大家埋头工作到三点钟。杜·勃吕埃没再回来。

到三点半的时候，部里各办公室一片准备下班之声；大家都同时刷帽子、换衣服。这亲切的半小时用于这些家常琐事，使办公时间更加缩短了。此刻，那些太热的房间渐渐凉下来，办公室特有的味道渐渐散去，重新恢复宁静。到四点钟时，剩下的只有那些认真对待工作的真正的公务员。一位大臣只消在四点钟准时到各办公室转一圈，就能了解他部里工作人员的情况，但是这种侦察工作是任何大人物都不屑一为的。

这时，在院子里，几个处长走到一起攀谈，就白天发生的事交换意见。他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多数都倾向于拉布丹；

---

① 根据巴尔扎克另一篇著作《小市民》，蒂利埃的姐姐是一个有钱的老处女，为蒂利埃管家。

可是象克莱若这等经验丰富的人却摇摇头说：Habent sua sidera lites。① 大家对萨亚和包杜阿耶敬而远之，因为关于拉比亚迪埃之死，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好，人人都知道包杜阿耶想补那个缺，尽管他不配。

当丈人和女婿走到离部里有一段距离时，萨亚打破沉默说：

"事情对你不利，我可怜的包杜阿耶。"

处长回答说："我不知道伊丽莎白在想什么，她利用高达尔十万火急地给法莱克斯弄到了一张通行证。高达尔说，她还雇了一辆驿车，按照我叔叔米特拉尔的意见，这会儿法莱克斯已经上路回家乡了。"

"准是我们家生意上的事吧。"萨亚说。

"这会儿我们家最紧急的生意，是想想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留下的那个空位。"

现在他们来到了王宫广场上端，圣奥诺雷街。杜托克向他们打招呼，凑上前来。

"先生，"他对包杜阿耶说道，"在您目前处境之下，如果有用得着我之处，甘愿效劳，因为我对您的忠心不在高达尔之下。"

"您有此表示，至少使我感到安慰。"包杜阿耶说，"这说明正直的人是得到尊重的。"

"如果您能运用您的势力让我在您手下当副处长，毕西沃

① 拉丁文：这桩公案自有其结局。

当处长，那么两个为您的高升而无所不为的人可就受恩非浅了。”

“先生，您这是拿我们开心吧？”萨亚傻瞪着两眼说。

“我可没这么想，”杜托克说，“我刚到报馆去为秘书长传一句关于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的话。我在那里读到的文章使我对您的才干深为钦佩。在需要收拾拉布丹的时候，我可以打他一闷棍，请记住我的话。”

杜托克消失在街头。

“我要是听懂了他一个字，叫我去吊死好了。”出纳员看着包杜阿耶说，两只小眼睛显出惊得发呆的独特神情。“今天晚上得买份报纸看看。”

萨亚和他女婿走进楼下的客厅，就看见萨亚夫人、伊丽莎白、戈德隆先生和圣保罗教堂的本堂神甫。神甫转向包杜阿耶，他妻子向他使了一个捉摸不透的眼色。

“先生，”神甫说，“承蒙厚赠，使教堂装饰一新，我急不能待地赶来道谢。我不敢欠债来买这么漂亮的圣体显圣台，这简直配得上大教堂了。您是我们教区最虔诚、最勤于礼拜的教友，您一定对我堂祭坛的寒酸相印象最深。我一会儿就要去见助理主教大人，他不久就会向您表示感谢。”

“我没做什么……”包杜阿耶说。

“神甫，”妻子打断他说，“我把他的全部秘密都告诉您吧。包杜阿耶先生打算在下次圣体瞻礼节时送一座供顶，这样就功德圆满了。可是这事跟我们的经济情况有点儿关系，而我们的经济情况又要靠我们的提升。”

“敬神者神必祐之。”戈德隆先生和神甫一起告辞时说了这么一句。

萨亚向他们两人说：“为什么不赏脸和我们一起吃便饭呢？”

“您留下吧，”神甫对戈德隆说，“您知道今天圣罗克教堂本堂神甫请我吃饭，他明天要主持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的葬仪。”

“圣罗克教堂的神甫先生能替咱说句话吗？”包杜阿耶问道，他老婆使劲拉了他衣襟一下。

“你别说了，包杜阿耶！”她说着把他拉到一旁，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给教堂捐了一座价值五千法郎的显圣台。我呆会儿给你说清楚。”

吝啬的包杜阿耶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整个晚饭期间一直沉思不语。

最后他问她：“你为什么为法莱克斯的通行证这么着急？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觉得法莱克斯的事就跟我们家的事差不多。”伊丽莎白冷冷地回答，向她丈夫使个眼色，指指戈德隆，意思是在他面前不要多讲。

“这是当然。”萨亚说，他想的是他的生意伙伴。

“我希望您刚才及时赶到了报馆，”伊丽莎白一面给戈德隆舀汤，一面问道。

“是的，亲爱的夫人，”神甫答道，“报纸主编一看到大神甫的秘书的传话，就一点也没刁难。在他亲自关怀下，那一小段

话登在报纸最恰当的地方。我是决不会想到的，报社这位青年还真有头脑。维护宗教的人可以放手同不敬神者斗了，保王派的报纸还真不乏有才干的人。我有一切理由相信，你们的希望一定会成功。但是，亲爱的包杜阿耶，请想着关照柯尔维尔先生，他是主教大人关心的人，人家建议我在您跟前提提他……"

"只要我当上司长，如果他愿意，我一定让他在我司里当一名处长。"

晚饭结束时，谜底来了。门房买来的政府机关报上"巴黎纪实"栏中有以下两篇加框的短文：

德·拉比亚迪埃先生长期病重，不幸于今晨逝世。王室失其忠臣，教会失其信男。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生逢多难之秋，献身艰危之业，虽死犹荣。先生出任长官，其所辖司因叛乱故，阻难重重。全赖先生品格刚毅，克而胜之。先生任重而事难，其聪明睿智以及我法兰西特有之仪范遂皆得有用武之地。路易十八及我王陛下赏赐有加。盖先生矢忠不贰，虽经篡逆，未尝动摇，故当之无愧。斯人遽逝，亲友痛悼。幸其子才智忠诚克继家声。我王陛下圣意已下：邦雅曼·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将擢为内廷常侍云。

葬仪将于明日四时于圣罗克教堂举行，由封塔农教长致悼词。至亲好友倘或讣报不周，特此通告。

巴黎最古老之布尔乔亚世家代表，拉比亚迪埃先生司内一处长，依希多尔·包杜阿耶先生之近举颇具家风。该望族以虔诚闻名，一向爱惜宗教荣光，珍藏教会文物。圣保罗教堂系耶稣会所

建，罗马式长方形，颇为壮丽，却无足以与之匹配之显圣台。营造者及教区皆无力购置此品以装饰祭坛。包杜阿耶先生遂慨然捐赠。该显圣台原在皇家金银匠高依埃先生处，见者咸为之赞叹不已。包杜阿耶先生出于至诚，不惜重金购置，遂使圣保罗教堂自今日起得拥有此杰作。据悉，系索迈尔维先生所设计。本报特刊此讯，以证明自由派所侈谈之巴黎布尔乔亚精神何等虚妄。无论何时上层布尔乔亚皆为保王派，遇有机会即可证明。

“价钱是五千法郎，”戈德隆神甫说，“但是由于付现钱，皇家金银匠让了点儿价。”

“*巴黎最古老之布尔乔亚世家代表！*”萨亚说，“这可是白纸黑字印在上头的，而且是*官方报纸！*”

“亲爱的戈德隆先生，快帮我爹想出一句话来，好让他明天送薪水去的时候在伯爵夫人耳边递过去。要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我得走了，我得跟米特拉尔叔叔一块儿出去。你们想得到吗？我简直没办法找到比多叔祖，他住的那个窝可真够呛！总算是米特拉尔先生知道他的去处，告诉我他在八点到十二点之间办事儿，这个钟点一过，只能在一家名叫忒弥斯的咖啡馆里找到他，这名字够怪的……”

“在那儿审案子吗？”戈德隆神甫笑着说。

“他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呢？那家咖啡馆在后妃街角，奥古斯丁码头边。不过听说他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跟他的朋友高布赛克先生玩多米诺骨牌。我不愿一个人去，我叔叔送我去，接我回来。”

此时米特拉尔那张蜡黄的脸出现了，脸上贴着假发，好象

是绊脚草做的。他示意他侄女快走，别浪费那一小时付两个法郎的时间。于是包杜阿耶夫人没向她父亲和丈夫作任何解释就出去了。

“老天爷，”伊丽莎白走后，戈德隆向包杜阿耶说道，“您可是把谨慎和贤德都赋予这个女人了。她真是智慧的模范，是一个能够心领神会的基督徒。只有宗教能塑造出这样完美的性格来。明天我要为这件好事的成功做弥撒！为了君主和宗教，应该让您得到任命。拉布丹先生是个自由派，他订《辩论报》，那报纸真恶毒！为了维护夏多布里昂受损害的利益，它向维莱勒伯爵①开战。主教大人今晚一定会读报的，就是看在他可怜的朋友拉比亚迪埃先生面上也会读的。助理主教大人会向他提到您和拉布丹。我是知道本堂神甫的脾气的，一想到他那亲爱的教堂，他在主日讲道时决不会把您忘了；而现在，他正有幸在圣罗克教堂本堂神甫家同助理主教大人共进晚餐。”

这一席话使萨亚和包杜阿耶开始明白，从高达尔报信那一刻起，伊丽莎白一直没闲着。

“她可真机灵，这个伊丽莎白！”萨亚叫道，他对他女儿这样快速地掘进这段隧道所作出的评价比那位神甫要准确得多。

“她派高达尔到拉布丹家门口去了解到他订的什么报，”戈德隆说，“然后我告诉了主教大人的秘书；因为在我们这个

① 维莱勒伯爵（1773—1854），王政复辟时期极端保王派的首领，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八年任议会主席。

时候，教会和王室是该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了。”

“我该向大臣夫人说句什么话，已经想了五天啦！”

“全巴黎都会读到这一段，”包杜阿耶叫道，他眼睛一直没离开那张报纸。

“为您这篇赞词我们可花了四千八百法郎，我的孩子！”萨亚夫人说。

“你们美化了上帝的宅第。”戈德隆神甫回答道。

“不那么做我们也能得救。”她反驳道，“不过如果包杜阿耶能得到那个位子，比这还可以多值八千法郎，这牺牲就不算太大……可是他要得不到呢？……唉呀我的妈呀，”她看着她丈夫说，“那可心疼死了。”

萨亚激动地说，“那我们就从法莱克斯那里再赚回来，现在法莱克斯去开展业务去了，他用他的弟弟办事，让他当了专任证券经纪人。伊丽莎白该告诉我们一声法莱克斯为什么溜了。不过现在还是来想那句话吧。我已经想出来的是：‘夫人，您是否愿意向大臣阁下说句话……’”

“愿意！”戈德隆说，“应该说首肯，更恭敬一点。另外，首先得知道太子夫人是不是肯庇护你们，因为如果是肯定的，您就可以在话里暗示这是符合殿下的愿望的。”

“还得点出那个空缺，”包杜阿耶说。

“伯爵夫人，”萨亚站起身来演习一遍，对他老婆讨好地微笑着。

“天哪！萨亚，你就那副腔调啊！我的孩子，你可注意点儿，这会惹她笑的，她叫什么来着？……”

"伯爵夫人……这样好点儿了吧?"他看着他老婆说。

"好点儿了,我的宝贝。"

"尊敬的已故拉比亚迪埃先生的位子现在出缺;我的女婿,包杜阿耶先生……"

"一个有才干、信仰虔诚的人,"戈德隆悄声说。

"写下来,包杜阿耶,"萨亚叫道,"把这句话写下来。"

包杜阿耶傻乎乎地拿起笔,毫不脸红地写下了对自己的赞语,就象拿当或是卡那利在讲述自己的一本书时会做的那样。

"伯爵夫人……你知道吗,孩子她妈?"萨亚向他老婆说,"我假定你是大臣夫人。"

"你当我是傻瓜吗?我早就猜着了。"

"尊敬的已故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的位子出缺,我的女婿包杜阿耶先生,是个才能出众,信仰虔诚的人……"

他看看戈德隆,戈德隆正在沉思,他接着说:"'他如能得到这个位子,将很高兴,'啊,这样说不坏,简单明了。"

"等等吧,萨亚!你瞧神甫在想心思呢,"他老婆说,"别打搅他。"

戈德隆接着说,"……如蒙关照,他将十分高兴;您如能向大臣阁下进一言,尤其会博得夫人殿下欢心,小婿有幸得到她的庇护。"

"啊!戈德隆先生,这句话可值那座显圣台,我现在不那么心疼那四千八百法郎了……再说,包杜阿耶,你得付那笔钱!我的孩子……你写下来了吗?"

“妈呀，我得让你好好背下这句话，”萨亚夫人说，“你得一早一晚给我背几遍。这句话是够曲里拐弯儿的！您这么大学问多好呀，戈德隆先生！这就是在神学院学习的好处，在那儿学的是跟上帝和圣人对话。”

“他既有学问，人又好，”包杜阿耶握着神甫的手说。“这文章是您写的吗？”他指着报纸问。

“不是，”戈德隆答道，“那是主教大人的秘书写的，他是一位青年神甫，欠了我不少情，他还关心柯尔维尔先生。从前我曾为他付过神学院的食宿费。”

“做好事总会有好报的。”包杜阿耶说。

当这四个人坐下来准备打波士顿时，伊丽莎白和他叔叔到了忒弥斯咖啡馆，一路上他们谈论着一件事，那是伊丽莎白凭她的心计断定能牵制大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米特拉尔叔叔过去当过执达吏，最长于包揽诉讼、随机应变以及防人一手那一套。他认为他侄儿得胜就会给他家光耀门庭。他爱财如命，早就探知羊腿子的钱柜的深浅，并且知道继承这钱柜的是包杜阿耶；因此他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同萨亚和羊腿子相称的地位，于是大家都去争着亲近包杜阿耶那个小姑娘。一个年收入可望达到十万利勿尔以上的女孩子什么不能想望！他采纳了他侄女的意见，并且很理解。因此他帮助法莱克斯加紧赶路，告诉他如何能得到最快的驿车。然后，在吃晚饭的时候，他思考了应该让伊丽莎白发明的弹簧弯到多少度弧形。他们来到了忒弥斯咖啡馆，他向他侄女说，只有他单独同羊腿子打交道才能办成事，于是把她留在马车里，单等到一定的时间和

地点才插进来。伊丽莎白从玻璃窗里望见高布赛克和她的比多叔祖两人的脸从这间古旧的咖啡馆的浅黄色护壁上涌现出来，象是两座浮雕的头像，冷冰冰地，僵硬地保持着雕刻家给他们摆好的姿势。在这两个巴黎守财奴的周围，是一张张老皱的面孔。那些从鼻梁一直通到冰冷的颧骨的道道皱纹里好象都写着百分之三十的贴现率。这些面孔一见到米特拉尔都晃动起来，眼睛里闪着饿虎扑食般的好奇的光芒。

“喂！喂！米特拉尔大伯来了。”夏布瓦梭叫了起来。这个小老头是专做书籍贴现生意的。

“咳，可不是吗！”一个叫梅蒂维埃的纸商回答道。“啊！这是只老猴子，谁都认得他这张鬼脸。”

“可您呢，您是一只老乌鸦，谁都认得这具僵尸。”米特拉尔答道。

“对！”严厉的高布赛克说。

“您来这儿干什么，孩子？您是来抓我们的朋友梅蒂维埃的吗？”羊腿子指着那纸商问道，他长着一张象老门房一样的红胖脸。

“您的侄孙女伊丽莎白来了，羊腿子大伯。”米特拉尔在他耳边说。

“怎么，出了什么不幸的事吗？”比多说。

这老人皱起了眉头，做出一副和善的样子来，就象刽子手在准备行刑时候的表情；尽管他心肠硬，好象也动了点儿心，因为他的红鼻头比平常稍微褪了点色。

“怎么，就算出了不幸的事儿，您就不肯帮萨亚的女儿一

把吗？这小姑娘给您织了三十年袜子呢！”米特拉尔叫道。

“能不能担保，我不敢说，”羊腿子答道，“我看这件事一定有法莱克斯在内。你们那位法莱克斯把他的兄弟提拔为证券经纪人，他生意做得和布雷札克一样大，凭什么？凭他的精明，不是吗？反正萨亚不是小孩子。”

“他是知道钱的价值的。”夏布瓦梭说道。

这几个老头子之间的对话足以使一位艺术家不寒而栗，谁听了都要摇头。

“再说，亲戚的不幸与我无关，”羊腿子比多接着说，“我的原则是六亲不认，因为人只有从软弱的地方才能给搞垮。去找高布赛克去吧，他好说话。”

那些贴现商的铁石脑袋都动了一下，表示对这一理论的赞赏，此时见到他们的人，会感到好象听见了没上油的机器的嘎嘎声。

“算了，羊腿子，发点儿善心吧，”夏布瓦梭说，“人家给您织了三十年的袜子呢。”

“啊，这还是值点儿什么的，”高布赛克说。

“这里没外人，我可以说，”米特拉尔将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环视一周之后说道：“我是为一件好生意而来的……”

“要是生意好，您还来找我们干什么？”羊腿子尖刻地打断米特拉尔说。

“有个家伙，他是内廷常侍，一个老舒昂党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拉比亚迪埃，他死了。”

“真的？”高布赛克说。

“于是外甥给教堂送了一座显圣台！”羊腿子说。

“他没那么傻，不是白给的，是卖的，大伯！”米特拉尔得意地答道，“为的是德·拉比亚迪埃的位子，为了得到这个空缺，就要抓住……”

“抓住，还是执达吏的本色，”梅蒂维埃友好地拍拍米特拉尔肩膀说，“我爱听这个！”

“要把沙尔丹·德·吕卜克斯先生抓到我们手心里，”米特拉尔接着说。“而伊丽莎白想出了个法子，就是……”

“伊丽莎白，”羊腿子再次打断他，“小宝贝，她可真象她爷爷，我那可怜的兄弟！我比多真比不上他！啊！您要是在旧家具拍卖场看见他就好了，那个精明、机灵劲儿就别提啦！……她要什么？”

“您瞧，”米特拉尔说，“您这么快就动了天性，羊腿子大伯，这总是有点儿原因的。”

“这孩子，”高布赛克向羊腿子说，“就是太机灵！”

“得啦，高布赛克和羊腿子，我的老爷，你们需要德·吕卜克斯，你们记得自己拔过他的毛，害怕他来要回几根毛。”米特拉尔说。

“能把咱们的生意告诉他吗？”高布赛克问羊腿子。

“米特拉尔是咱们同道，他不会给他自己的老行当抹黑的，”羊腿子答道，“好啦，米特拉尔，这可就咱们三个人知道啊，”他在前执达吏的耳边悄声说：“我们刚买了一批债券，要靠债务清算委员会才能得到承认。”

“那你们可能损失什么呢？”米特拉尔问道。

"什么也不损失，"高布赛克说。

"我们自己不出面，"羊腿子说，"用的是萨玛农的名义。"

"听我说，羊腿子，"米特拉尔说，"这么大冷天，您的侄孙女还在外面等着呢。我三句话您就懂了。你们二位之中有一位必须马上给法莱克斯汇去二十五万法郎的无息贷款；他现在正在离巴黎三十里地的地方向前赶路呢，下一站的驿车都定好了。"

"真有这么回事儿？"高布赛克说。

"他上哪儿去？"羊腿子叫道。

"他上德·吕卜克斯那块出色的地里去，"米特拉尔说，"他熟悉那地方，他要用二十五万法郎把德·吕卜克斯那间小房子周围的好地买下来，价钱是值的。必须在九天之内过完法律登记手续，（别忘了这一点）德·吕卜克斯多了这一小块产业，就可以缴一千法郎的税了。于是，德·吕卜克斯就有资格进入选民团，封为伯爵，要什么有什么！你们知道哪个议员刚下台吗？"

两个守财奴点点头表示知道。

"德·吕卜克斯想当议员想得砍掉一条腿都情愿。"米特拉尔接着说，"但是他想要那张地契归在他的名下，我们就给他看，当然是让他用我们的贷款买过去，并用那块地作抵押，保留卖主的替代权。（啊，啊，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我们先得给包杜阿耶把位子要过来，然后把德·吕卜克斯交给你们！法莱克斯留在家乡筹备选举事宜，所以在整个选举期间法莱克斯都替你们盯着德·吕卜克斯。那是本区的选举，大部分

人都是法莱克斯的朋友。这事有法莱克斯在内吧？羊腿子大伯！”

“也有米特拉尔在内，”梅蒂维埃说，“干得好。”

“就这样吧，”羊腿子说，“不是吗，高布赛克？法莱克斯给我们签一张等价票据，然后把抵押券放在他的名下；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找德·吕卜克斯。”

“可我们呢？我们可就被盗了。”

“啊，大伯，”米特拉尔说，“我想知道是谁偷你们。”

“我们只能自己偷自己！”羊腿子答道。“我们以百分之六十的折扣买下了德·吕卜克斯所有债户的债券，而且自信干得不错。”

“你们可以要他拿那块地作抵押，还可以用利息套住他！”米特拉尔说。

“倒也可以。”高布赛克说。

羊腿子比多跟高布赛克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之后走到咖啡馆门口去。

“伊丽莎白，走你的路吧！”他向他侄孙女说，“我们一定给你男人撑腰，不过，要周到点儿，别疏忽了。这个头开得不错，真鬼！放手干吧，你叔爷我佩服你！……”

他高兴地拍拍她的手。

米特拉尔说：“梅蒂维埃和夏布瓦梭还可以帮我们一把：让他们今晚到一个反对党的报馆去，趁热打铁，抓住部里那篇文章再来一篇。小姑娘，你一个人回去吧，我不想得罪这两个老鸬鹚。”

于是他又进了咖啡馆。

当这个执达吏走过去时，贴现商羊腿子对他说："明天，跟税务局长说一句话，这笔款子就到目的地了。咱们朋友家里就会有一张他签出的十万埃居的支票。"

第二天，一家自由派报纸的大批订户在"巴黎要闻"栏中读到一篇加花边的文章。这是梅蒂维埃和夏布瓦梭下令塞进去的。他们是两家报纸的股东，而且是书籍、印刷机和纸的贴现商，没有一个编辑敢拒绝他们的任何要求。

文章如下：

昨日《政府机关报》显然暗示，包杜阿耶先生将继拉比亚迪埃男爵之位。包杜阿耶先生为巴黎居民最繁茂之市区中最孚众望的公民之一，其仁爱慈善与笃信宗教皆人所共知。《机关报》本当论述其才干，却仅着重宣扬其虔诚。固然，包杜阿耶先生比之任何贵胄决无丝毫逊色，但该报可曾想到，当其大肆宣扬包杜阿耶先生出身布尔乔亚世家之时，即等于指出排斥其作为候补人之理由①？真乃假仁假义！先置人于死地而后又抚爱备至，是其惯技。任命包杜阿耶意味着尊崇中产阶级之品德、才干，为我报一贯维护之主张，虽常遭失败，未尝稍渝。该项任命可谓公正、明智之举，故政府必不容其实现。教会报纸此次较其主子高明；必遭训斥。

老奸巨滑的德·吕卜克斯一觉醒来，回味着昨夜，星期五，在拉布丹夫人家晚宴后离开时的情景：时已半夜，拉布丹夫人站在布丰公馆的楼梯上，光艳照人，向德·冈夫人（菲尔

① 《政府机关报》为保王派报纸，其立场本当维护阀阅门第，但在其文中宣扬包杜阿耶为布尔乔亚世家，按逻辑应反对其作候选人，故云。

米亚尼夫人刚结婚）伸过胳膊去；那时，她同他交换的最后的眼神始终在他脑际萦回，他的报复之心与其说平静下来，毋宁说是又油然而生。

“我得先原谅拉布丹，使他安心，以后再抓住他；目前，如果他得不到那个位子，我就得放弃一个可能成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宝贵工具的女人；她无所不晓，敢作敢为；而且，这样一来，我就没法比大臣先知道拉布丹的计划了。来吧，亲爱的德·吕卜克斯，要为你的赛莱斯蒂娜去征服一切！伯爵夫人，您噘嘴也白搭，您反正得请拉布丹夫人参加您家的首次小聚会。”

德·吕卜克斯是这样一种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可以暂时把复仇之思埋在心头。现在他决心已定，要让拉布丹得到任命。

“亲爱的上司，我要向您证明，我有资格在您的外交界的苦役场里得到一个肥缺。”他坐到办公室打开报纸时自言自语地说。

他完全知道五点钟时《政府机关报》上会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但这次他是为了看拉比亚迪埃的讣告，一边想着杜·勃吕埃把毕西沃起草的那个引人发笑的稿子给他看时使他发窘的情景；他看到几个月前去世的封丹纳伯爵的小传现在又放在拉比亚迪埃身上原封不动重印出来，实在忍俊不禁。这时，忽然包杜阿耶的名字映入他的眼帘。他读完那篇等于让部里作出承诺的文章，勃然大怒。他使劲按铃叫杜托克，准备派他到报馆去。当他读到反对党报纸的回答时真是惊奇极了——因

为那份自由派的报纸刚好就放在他手头第一张。这就不是开玩笑了，他是熟知这一套玩意儿的。而且看来这一局的洗牌人是第一流的作弊能手。居然能在同一天下午这样巧妙地运用两份敌对的报纸，而且以猜测部里的意图来开始这场战斗！他似乎猜到了这是出自某个自由派记者的手笔，打算晚上到歌剧院时盘问一番。

杜托克来了。

“读读这个，”德·吕卜克斯把两张报纸递给他，同时翻阅着其他报纸，想看看包杜阿耶还有没有什么新花招。“你去了解一下谁胆敢这样损害部里的名声。”

“这不是包杜阿耶先生干的，”杜托克答道，“他昨天没离开办公室。我用不着到报馆去。昨天我送您那篇文章去的时候，遇到神甫带着一封大神甫的信，您自己看了也会肃然起敬的。”

“杜托克，您对拉布丹先生心怀怨恨，这不好。他两次使您免于撤职。当然，我们常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有时会恩将仇报。不过，记住这一点：如果您在得到我的命令之前，贸然做出任何一点点出卖拉布丹的事的话，那您就要倒霉，我将成为您的仇人。至于我的朋友的这份报纸，如果大神甫有用的话，让他把我们订的那些份全部给他好了。就要到年底了，马上就要讨论订报的事，我们会有解决办法的。至于拉比亚迪埃的位子，也有办法了结，干脆今天就任命好了。”

“诸位先生，”杜托克回到办公室向他的同事们说，“我不知道毕西沃是不是有未卜先知的天才。如果你们还没有看《政

府机关报》的话，我请你们仔细读读关于包杜阿耶那篇文章；然后，既然弗勒里先生有反对党的报纸，你们还可以看看那上面的反驳。拉布丹先生固然有才干，可是能在这个时候给教堂捐一座价值六千法郎的显圣台的人，也一定是有才干的！”

毕西沃 （走进来）你们看我们的教会报纸上那篇《科林辛的首演式》和自由派报上的《致政府各部书》怎么样？……拉布丹先生怎么样？杜·勃吕埃？

杜·勃吕埃 （刚到）我不知道。（把毕西沃拉到自己办公室，低声向他说）亲爱的，您帮助人的方式可真象刽子手，让人把脚扛在肩膀上好摔得更猛。您让我挨了德·吕卜克斯一顿好骂！也怪我自己太蠢，活该挨骂。关于拉比亚迪埃那篇文章真漂亮！我再也忘不了。第一句话等于对国王说，该死了。关于基伯龙的那段明显地等于说国王是个……反正，整篇文章都是讽刺。

毕西沃 （笑起来）您看，生气了。不许开玩笑了吗？

杜·勃吕埃 玩笑，玩笑！当您想当副处长时，人家也拿玩笑来回答您，亲爱的！

毕西沃 （威胁的口吻）真生气了？

杜·勃吕埃 就是。

毕西沃 （板着脸）那好，您活该倒霉。

杜·勃吕埃 （想想不安起来）您要是我，能原谅吗？

毕西沃 （讨好地）对朋友吗？我想能原谅的！（听到弗勒里的声音）弗勒里在骂包杜阿耶。咳，这赌打得怎么样？包

杜阿耶一定会得到那个位子(象是透露一个秘密)。总之，也好。杜·勃吕埃，好好注意这件事的后果。拉布丹如果甘居包杜阿耶之下就太没出息了，他一定会辞职，这样就会给我们空出两个位子来。您当处长，让我当您的副处长。咱俩一块儿写杂剧，办公室的事儿我给您拼命干。

杜·勃吕埃 (微笑)瞧，我没想到过这些。可怜的拉布丹！可是这会让我难受。

毕西沃 啊，您这么喜欢他吗？(换一个调子)是啊，我也对他无仇无怨。反正他有钱，他夫人经常举行晚会，就是不请我这个哪儿都有份儿的人！好吧，我的好杜·勃吕埃，再见，消气了吧！(走出办公室)再见，诸位。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们吗：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常常是穷的，就算有个漂亮老婆也白搭。

弗勒里 您有钱，您阔气！

毕西沃 差不多，亲爱的辛辛那蒂斯①，不过您得在牡蛎岩饭店请我吃一顿。

波阿雷 我永远没法儿听懂毕西沃的话。

菲利翁 (凄然)拉布丹先生很少看报，咱们暂时不看，给他拿去，也许会有点用处。(弗勒里把自己的报纸递给他，维默把办公室那张给他，他拿着两份报纸出去了)

此时，德·吕卜克斯正下楼去同大臣吃午饭，一边寻思：

① 辛辛那蒂斯，公元前五世纪古罗马王，以简单、粗暴、严厉著称。

自己机关算尽用到那丈夫身上之前，是不是该先试探一下妻子的心，看看自己的一片痴情能不能得到报答。他正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刚好在楼梯上碰到他的亲信秘书，微笑着对他说："说两句话，大人，行吗？"用的是那种自知少不了他的人的随便的口气。

"怎么了，我亲爱的德罗什？我碰上了什么事？那些先生们生气了！他们不会象我这样：等待！"

"我跑来通知您，您所有的债务都在高布赛克和羊腿子先生手里，用的名字是萨玛农先生。"

"这两个人，我曾经让他们赚过一大笔钱！"

"听着，"亲信在他耳边说道："羊腿子姓比多，他是您的出纳员萨亚的叔叔，而萨亚是一个名叫包杜阿耶的人的老丈人，而这位包杜阿耶自以为有权得到您部里那个空缺。您看我该不该来通知您？"

"谢谢，"德·吕卜克斯彬彬有礼地向他的亲信敬个礼。

"您大笔一挥，债务就一笔勾销了。"德罗什临走时说了一句。

"这牺牲可太大了！"德·吕卜克斯心里想，"这事是没法跟一个女人说的。赛莱斯蒂娜值得我拿全部债务的清偿去换吗？我今天早晨就会知道了。"

就这样，几小时之内美丽的拉布丹夫人就要成为她丈夫的命运的主宰，事先却没有任何力量能通知她：她的反应有多重要。没有任何迹象要她注意自己的声音举止。不幸的是，她自以为成功已有把握，根本不知道拉布丹周围正是危机

四伏。

“对了，大人，”德·吕卜克斯进入吃午饭的小客厅时说，“您读到了关于包杜阿耶的文章吗?”

“看在上帝面上，亲爱的，”大臣答道，“现在暂时别谈任命的事好吗？昨天为了那座显圣台，我的头都发胀了。为了挽救拉布丹，就得把他的提升提出来讨论，而我不愿意让别人捆住手脚，这种做法弄得这件事很别扭。为了保住拉布丹，还得提升一个什么柯尔维尔……”

“您就把导演这出戏的任务交给我吧，您不用操心了。我每天早晨讲一段我跟大神甫团下这盘棋的情况给您解闷。”德·吕卜克斯说。

“好吧，”大臣说，“您跟人事处长一起搞这项工作吧。您知道，象反对党报纸那篇文章里那样抨击王室精神现在已经不合适了。用包杜阿耶那样的人来搞这个部！”

“一个虔诚的蠢才！”德·吕卜克斯说，“无能得象……”

“象拉比亚迪埃一样。”大臣说。

“拉比亚迪埃至少还有点内廷常侍的风度，”德·吕卜克斯说。然后转向伯爵夫人：“夫人，现在有必要请拉布丹夫人参加您的第一次小聚会；我可以告诉您，她和德·冈夫人是好朋友；昨天她们两人一起去意大利剧院，我是在菲尔米亚尼公馆认识她的；另外，您也可以看看她是不是那种会使一场沙龙晚会减色的人。”

“就把拉布丹夫人请来吧，亲爱的。现在让我们转个话题吧。”大臣说。

"好了，赛莱斯蒂娜现在在我的手心里了。"德·吕卜克斯回到楼上自己屋里开始晨装时自言自语道。

巴黎有多少人家为了适应那四面八方的奢侈豪华的环境而倾家荡产！能够量入为出，使外面的排场同家庭预算相适应的明智的人是极少的。但这种恶习也许来自法兰西特有的爱国主义，其目的是要保持法国服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国是以其衣着统治欧洲的。每个法国人都感到有必要保持足以使法国的时装和英国的海军媲美的商业统治权。这种爱国狂热，正如亨利四世时的作家奥比涅所说，可以为了仪表而把一切都放到祭坛上当牺牲品。也就是这种爱国狂热，使巴黎妇女们每天把整个上午花在那工程浩大的秘密工作上。她们愿意的时候——就象拉布丹夫人现在这样——可以凭着一万二千利勿尔的收入过着许多有三万利勿尔收入的富翁都不敢过的阔绰生活。于是，每星期五，家里请客那天，拉布丹夫人就亲自帮女仆收拾房间；因为厨娘一大早就到中央菜市场去了，仆人们在擦银器、摆碟子、刷玻璃杯。如果有一位不速之客，由于门房的疏忽，早晨十一、二点钟未经通报就径自走进拉布丹夫人家中，就会发现她处在很不雅观的一片凌乱之中，身穿晨衣，脚趿旧拖鞋，头也没梳好，自己在挂灯罩，或者收拾花园，或者在匆匆忙忙做一顿毫无诗意的午饭。不熟悉巴黎生活之奥秘的那位不速之客一定知道，戏院的后台是闲人免进的；一个女人如果让人撞见了她上午的秘密，她可以把那个人当作最恶毒的人，到处宣扬他如何愚蠢，如何肆无忌惮，直到使那人声名狼藉为止。巴黎女人对于对她们有利的好奇心非常宽

宏大度，但是对有损她们面子的好奇心是绝不留情的。所以，做这样一次不速之客不仅是象监狱警察所说的，是对羞耻之心的一次冲击，而且简直是破门撬锁的偷盗行为，偷的是最宝贵的东西：信用！一个女人如果让人撞见自己几乎没穿衣服，披头散发，倒也甘心情愿，如果所有的头发都是自己的真头发，她还会因此有所得；但是她决不愿让人撞见她自己在收拾房间，这样，有损她的仪表。这天，正当拉布丹夫人忙于星期五的准备工作，处于她的厨娘刚从市场采购回来的一大堆杂物中间的时候，德·吕卜克斯先生偷偷地来到了她家。当然，漂亮的拉布丹夫人此刻决想不到德·吕卜克斯会来的。所以她一听见皮靴响，就脱口而出："怎么，理发的已经来了！"这句话德·吕卜克斯听来和拉布丹夫人看见他一样的不愉快。她一见他就赶快逃回卧室去了，房间里有一大堆见不得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和雅致二字完全格格不入的，简直是一场家庭狂欢节之后的样子。厚颜无耻的德·吕卜克斯紧紧跟着这翩若惊鸿的美人，她那衣衫不整的神态对他更带有挑逗性。不知道是什么景象那样诱惑着他，也许是从上衣缝隙中窥见的肌肤，比起那由丝绒衣缝勾勒出来的线条柔美的脊背，以及那在舞会之前尚未印上情人亲吻的若隐若显、浑圆美丽的天鹅般的头颈，还要迷人千倍。当你的目光在一位挺着漂亮的胸脯的盛妆女人身上徘徊时，不是觉得好象在丰盛的宴席上开始上甜点心吗？但是眼光如果落到被隔夜睡眠揉皱了的半掩的衣襟之间，那感觉真是垂涎三尺！就象吃一个从墙头两片叶子中间偷摘下来的红透了的果子一样，狼吞虎咽。

“等一等，等一等！”这漂亮的巴黎女人一面叫着，一面赶紧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锁起来。她按铃把她女儿泰蕾丝、厨娘、女仆都叫来，自己披上一条披肩。就象歌剧院的机械师一样，哨子一吹，布景都变。果然，一挥手间，另是一番景象！房间散发着诱人的早晨的气息，和这个晨妆方罢，容光焕发的女人十分协调，她于此道真是高明得很！

“是您啊！”她说，“这时候跑来！发生什么事了？”

“世界上最严重的事，”德·吕卜克斯回答，“今天我们得好好谈妥。”

赛莱斯蒂娜透过这人的眼镜看看他，心里明白了。她说道：

“我最大的毛病就是特别任性，所以我从不把感情和政治混在一起。让我们先谈政治，别的，以后再看。再说，这也不是我的怪脾气，而是我的艺术鉴赏力不允许我把互相冲突的颜色配在一起，把不调和的东西联在一起，它命令我避免不和谐。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政治！”

这音调，这娴雅的风度，已经产生了效果，把秘书长粗鲁的举止变成了含情脉脉而又彬彬有礼的态度。她提醒了他作为一个恋人应尽的义务。同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女人相处，能使人紧张的神经放松、感情变得柔和。

“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德·吕卜克斯生硬地答道，他仍然保持粗鲁的态度。“读吧！”

他把两张报纸递给温文尔雅的拉布丹夫人，那两篇文章都用红墨水勾了出来。她一边读着，不知不觉间——也许是

精心掩盖的有意识的结果——披肩打开了。在德·吕卜克斯这个年龄，非非之想既迅速又强烈，到此已无法保持冷静，而赛莱斯蒂娜也同样的不冷静。

“怎么回事！”她说道，“这简直不象话！那包杜阿耶是什么玩意儿？”

“是头蠢驴，”德·吕卜克斯说，“可是，您看见了吧，他驮着圣骨呢①。而且有一只巧手给他拉缰绳引路，他会成功的。”

拉布丹夫人记起了她那些债务，好象眼前闪过两道电光，使她头晕目眩；她血管里血液沸腾，压得她耳际轰鸣；她视而不见地望着挂衣钩，目瞪口呆。

“可您对我们是忠实的！”她说着，向德·吕卜克斯投以温柔的、讨好的一瞥。

“这要看情况，”他用一种探询的眼光回报这一瞥，使这可怜的女人脸涨得通红。

“如果您一定先要定钱，那您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她笑着说。“我原来以为您还要大度一些。而您呢，您也太小看我了，把我当作寄宿学校的女学生！”

“您误会了，”他狡黠地说，“我意思是说我不能给一个象冒失鬼反对马斯卡里尔②那样和我作对的人帮忙。”

“这是什么意思？”

“这件东西可以向您证明我还是大度的。”

① 典出拉封丹寓言诗《驮着圣骨的驴》，讲一头驴把别人向它驮着的圣骨致敬当作是向自己致敬。

② 冒失鬼和马斯卡里尔，指莫里哀的喜剧《冒失鬼》中的人物。

他向拉布丹夫人出示杜托克偷来的那份文件，并指给她看她丈夫对他本人作了精辟分析的那一段。

“念吧！”

赛莱斯蒂娜认出了笔迹，读过之后象是挨了当头一棒，面色苍白。

“全机关的人都在这里面。”德·吕卜克斯说。

“可是，幸亏只有您手里有这份文件，”她说，“我没法解释这是怎么来的。”

“偷这份文件的人不会天真到连副本都不留，他说谎成性，不会承认的；而且干这一行巧妙得很，决不会交出来。我根本没打算跟他谈这件事。”

“他是谁？”

“你们的一等科员。”

“杜托克。人总是好心得不到好报！……”她说。“不过这只是一条狗，要块骨头就是了。”

“您知道，人家提出要给我这个穷鬼秘书长什么好处吗？”

“什么？”

“我欠了三万多倒霉的法郎，您了解到我只欠了这么点儿债，大概会看不起我的；不过反正在这方面，我是器量不大的！好了，现在包杜阿耶的叔叔买下了我的全部债券，当然是准备把债券还给我的。”

“可是这一切太恶毒了。”

“一点儿都不。这既合乎忠君之道又笃于宗教信仰，因为大神甫团都插手了……”

“您打算怎么办?”

“您命令我怎么办呢?”他献殷勤地说道，同时向她伸出手去。

赛莱斯蒂娜现在已不觉得他又老又丑，也不嫌他头发上扑满了白粉，也没认为他有任何轻浮之处，不过她没有把手给他，如果是在晚上，在客厅里，她可以让他握一百次；但是早晨单独在一起，这一姿态所包含的许诺就太肯定了，可能走得太远。

“人家还说政治家是没心肝的!”她叹道，想以言语的抚慰来弥补刚才拒绝伸手的生硬态度。“真把我吓坏了，”她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

“真是世风日下啊!”德·吕卜克斯答道，“有一个地位最牢靠，生来就有权势的外交官，不久前娶了一个女戏子的女儿，而且让她受到了门庭最严的贵族之家的接纳。”

“您一定支持我们吧?”

“我是管任命的工作的，但不管作弊!”

她伸出手去给他吻，并且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脸颊。

“您是我的。”她说。

德·吕卜克斯对这句话钦佩备至。(当晚，这位花花公子在歌剧院对这件事作如下叙述：“一个女人不愿对一个男人说，‘我是您的’，因为这是体面的妇女决不该承认的，而说：‘您是我的’。你们觉得这个弯子绕得怎么样?”)

“可是请您站在我一边，”他答道，“您丈夫向大臣提到一项行政计划，刚才那份我在其中受到这等恭维的文件就是附

件；了解一下情况，今晚告诉我。”

“一定办到。”她说。她并没体会到德·吕卜克斯为之一大早跑到她家来的那件事有什么重要。

这时女仆报告：“夫人，理发师到了！”

“好容易等来了！如果他再晚点来我真不知怎么脱身呢。”赛莱斯蒂娜想道。

“您不知道我一片至诚到什么程度，”德·吕卜克斯起身时对她说，“您将受到邀请，参加大臣夫人举行的第一次小聚会……”

“啊，您真是一个天使，”她说，“我现在知道您是多爱我了，您是用智慧在爱着我。”

“好孩子，今晚我要到歌剧院去了解是哪些记者在为包杜阿耶出谋划策，然后再考虑怎么回击。”

“好吧，可是您来吃晚饭不是吗？我已经派人去采购您爱吃的东西了。”

“这一切可真象爱情！要能长久这样受骗下去多甜蜜啊！”德·吕卜克斯一边下楼一边自忖道，“不过，如果她是戏弄我，我也会知道的：在签字之前，我要给她设下各种最巧妙的陷阱，为的是知道她的心。我的小宝贝，我们是了解您的！因为归根结底女人也就和我们一样！二十八岁，贞洁无邪，而且还住在这里，迪福街！这是难得的福气，值得为她下点功夫。”

这只受到青睐的蝴蝶跳跳蹦蹦地下楼了。

“天哪，这个人要是摘了眼镜，满头扑粉，穿起晨衣来一定

非常滑稽！”赛莱斯蒂娜自言自语道，“他背上有钩子，可以把我带到我要去的地方：大臣家。他在我的喜剧中扮演了他的角色。”

五点钟时，拉布丹回家来换衣服，他妻子去帮他梳妆时把那份文件带给他看，这可怜人到处看到这份文件，就象《天方夜谭》里那双拖鞋一样。

“谁交给你的？”拉布丹吃惊地说。

“德·吕卜克斯先生！”

“他来过了？”拉布丹问着向她看了一眼，这目光能使一个问心有愧的女人神色仓皇，但是他遇到的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和一双带笑的眼睛。

“他还会来吃晚饭呢，”她答道，“你为什么那么愤愤然？”

“我亲爱的，”拉布丹说，“我已经把德·吕卜克斯得罪死了，这种人是不会原谅别人的，而他却来抚慰我！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吗？”

她答道：“我看这个人有着细致的鉴赏力，这我不能责怪他。我认为一个女人能唤醒一座麻木不仁的宫殿，没有比这更足以自豪了。……”

“别开玩笑了，赛莱斯蒂娜！别折磨一个垮台的人吧！我没能见到大臣，我的声誉现在岌岌可危。”

“天哪，不会的。答应杜托克一个位子，你会被任命为司长的。”

“我猜出你在干什么了，小乖乖，”拉布丹说，“可是你现在玩的游戏和现实一样的不体面。谎言终归是谎言，一个正直

的女人……”

“让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赛莱斯蒂娜，这个人一旦看到他做了傻瓜、上了当，对我的进攻也就会更加凶猛。”

“要是我把他推翻了呢？”

拉布丹惊奇地望着他的妻子。

“我一心只想着你的提升。时间到了，可怜的！”赛莱斯蒂娜答道，她停了一下又说，“可是你把猎狗当作了猎获物。几天之后，德·吕卜克斯就会很好地完成任务。在你求见大臣而未见到时，我就将有机会同他说上话了。你呕心沥血地制作一项计划，可是向我保密；而你的女人在三个月之内要完成的事比你六年完成的还要多。给我讲讲你那美妙的计划吧！”

拉布丹先让他妻子保证决不泄漏一个字，并告诉她如果让德·吕卜克斯知道了一点点就等于让猫够着了牛奶碗。然后一边刮胡子一边向她解释自己的作品。

“拉布丹，这一切你怎么居然都没告诉我呢？”对方刚讲了五句话，她就打断了。“要早告诉我，就可以省得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一个人一时之间为一种想法所蒙蔽，这我能理解；可是六、七年一直如此，这我就难以理解了。你想削减预算，这是庸俗的，布尔乔亚的想法！应该让预算高达二十亿，这样法兰西就会加倍伟大。如纽沁根先生所大力主张的，要建立一个新制度，就是用贷款推动一切。最穷的国库就是堆满了无处可用的金币的国库；财政部长的任务就是把钱从窗户扔出去，它会再从地窖回来的，你却要让他把钱堆起来；应该大

力增加人员，而不是精减。不该偿付利息，而是该增加食利人。如果波旁家族想要在和平中统治下去，他们就应该在最偏僻的小镇都制造食利者，特别不要让外国人在法国收利息，因为他们总有一天要我们连本钱都给他的；而如果所有的利息都在法国本国，那么法国本身连同贷款都不会遭殃。英国就是这么得救的。你的计划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计划。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在向他的大臣陈辞时，只应该象约翰·罗那样，只是不要他的坏运气。要解释信贷的威力，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逐步收回资本；但是象英国人那样把利息……”

“行了，赛莱斯蒂娜，”拉布丹说，“你把各种思想搅在一起，互相对比，象玩游戏一样拿来解闷！这一套我都习惯了。但是请你不要对你还不了解的作品提出批评。”

她说道：“对于一项总的精神是以六千而不是两万公务人员来治理国家的计划，我还需要去了解吗？但是，我的朋友，即使这是一项天才的计划，如果一个法国国王要付诸实施，也得让人给废黜了。杀掉几个人头来征服封建贵族阶级是可以的，但是千足之蛇是无法征服的。不行的，小人物是打不垮的，因为他们脚下太平稳了。而你是想在当今这些穷极潦倒的（这也只是在你我之间说说）大臣先生之间这样来摆弄人。利息是可以摆弄的，人是不能摆弄的，人会大叫大贼，而钱是不会说话的。”

“可是，赛莱斯蒂娜，要是你老是这样说下去，这样离题万里地空谈，我们永远没法互相了解……”

“啊，我懂得你这份把各种行政人员按能力分类的文件会

引起什么结果，”她接着说，根本不听她丈夫的，“天哪，你真是自己给自己磨好杀头刀。我的圣母！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呢？至少我会一行字都不让你写；或者再退一步，如果你一定要写这备忘录，我会自己帮你抄，那它就决不会出这个门……天哪，你为什么对我一字不提呢？男人就是这样！他们能在一个女人身边睡七年而一直保守秘密！向一个可怜的女人隐瞒了七年，怀疑她的忠诚！”

“可是，”拉布丹说，“十一年来，我从来没能跟你好好讨论过问题，不是被你打断话头，就是立刻用你的想法来代替我的。……你对我的工作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我全都知道！”

“那你倒说说看！”拉布丹叫道，这是结婚以来第一次失去耐心。

“你看，现在已经六点半了，快刮好胡子，换衣服吧。”她答道，就象所有的女人被逼得没话说时一样，顾左右而言他，“我也要去梳妆了，现在暂时中止我们的讨论，因为我在接待客人的日子不愿意惹自己生气。”她一边出去，一边说道，“天哪，可怜的人！七年来致力于给自己挖坟墓！还不信任他的妻子！”

她又回进来。

“如果当初你听了我的话，你就不会去说情，留下你那个一等科员了。他现在肯定手里有一份签了字的那该死的文件！请吧，才识高超的人！”

她看到她丈夫那副悲戚、痛苦的表情，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于是跑到他身边，不顾他满脸肥皂，抱着他温柔地亲吻。

“亲爱的格扎维埃，别生气，”她对他说，“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研究你的计划，你可以从从容容地说，我一定好好听着，你愿意多久就多久！……我够好了吧？行了。我能做一个穆罕默德的妻子就心满意足了。”

她笑了起来，拉布丹也禁不住笑了，因为赛莱斯蒂娜嘴唇上沾满了白肥皂沫，而她的声音充满了最纯洁、坚贞的宝贵情意。

“去换衣服吧，小宝贝，千万什么也别告诉德·吕卜克斯。你给我起誓！这是我唯一要强制你服的苦刑。”

“强制？……那我偏不起誓！”

“别这样，赛莱斯蒂娜，我刚才是笑着说的，事情可是极为严重的。”

“今晚，”她回答说，“你那位秘书长将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我是知道该向谁进攻的。”

“谁？”拉布丹问。

“大臣，”她答道，身子挺起了两寸。

尽管他亲爱的赛莱斯蒂娜向他表示了那样温柔的爱情，拉布丹穿衣服时还是禁不住有些伤心，使他额头阴沉沉的。

“她什么时候能懂得赏识我呢？”他想道。“她甚至没有理解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她一个人！多么语无伦次，而又是多么聪明绝顶！如果我没有结婚，早就高官而且富裕了！我一年可以从薪金中省下五千法郎。这笔钱如果安排得当，现在除薪金外可以一年收入一万利勿尔，那时我还是单身，可以有机会通过一门婚事而成为……是啊，”他打断了自己，“可是我现

在有赛莱斯蒂娜和我的两个孩子。”他只好选择自己已有的幸福。在最幸福的家庭里，也总是有这种后悔的时候。他来到客厅，端详着他的住宅。

象她这样精通生活之道的女人，巴黎没有第二个。靠一万二千利勿尔的年金能做到这一切！他看着那布满鲜花的花坛，同时想着等一下就要享受的那宾客满堂的虚荣，自言自语道：“她是天生该当大臣夫人的。而想想看，我的那位大臣的妻子却对他毫无用处，她看起来活象个粗俗的布尔乔亚，当她在别墅、在沙龙里的时候……”

他咬了咬嘴唇。那些公务繁忙的男人对理家毫无概念。可以让他相信十万法郎什么事也办不成，同样也可以让他相信有了一万二千法郎一切都可以办到。

尽管拉布丹夫人为那位品尝家准备了名馔佳肴，焦心地等着他，德·吕卜克斯终于没来吃晚饭。他到很晚才露面，那时已近半夜，正是所有的沙龙中谈话渐渐转入密谈的时刻。记者安多希·斐诺留下没有走。

“我都知道了。”德·吕卜克斯说。他舒舒服服地坐在炉边的双人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杯茶。拉布丹夫人站在他面前，捧着一个盘子，装满了三明治和一种名叫铅块的蛋糕。“斐诺，我亲爱的、活泼的朋友，你可以放几只狗出去咬那几个我们将要谈到的人，这就帮了我们这位仁慈的女王大忙了。”他放低声音只让他要告诉的三个人听见，向拉布丹夫人说道：“反对你们的是高利贷者和神甫，也就是金钱和教会。自由派报纸上那篇文章是一个老贴现商要他们写的，他们欠了他的钱，

但是写文章的人对此是漫不经心的。这家报纸的主编三天后就要换人了，我们那时再谈。那些保王党反对派——多亏了夏多布里昂，我们有个保王党反对派，指的是转向自由派的保王党。好了，现在不谈这高级政治。这些查理十世的谋杀者答应我支持你们的任命，但是要以我们赞成他们的一项修正案为代价。我所有的电池都充了电。如果人家硬要我们提升包杜阿耶，我们就向大神甫团说：'某某报纸，或某某先生将攻击你们要的那项法案，所有的新闻界都会反对。(因为我管的政府机关报会装聋作哑，他们这样做并不困难，他们本来就够聋哑的了，不是吗，斐诺？)任命了拉布丹，舆论就会站在你们一边。'可怜的傻里傻气的外省人，蜷在他们炉边的安乐椅里，还在为舆论喉舌的独立性而庆幸呢。哈哈！"

"嘻！嘻！嘻！"安多希·斐诺说。

"所以，放心吧，"德·吕卜克斯说。"我今晚一切都安排好了，大神甫团会屈服的。"

"我宁愿失去这一切希望，而要您今晚来吃饭。"赛莱斯蒂娜在他耳边说道，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来，也可以理解为一往情深的表情。

"我拿这个可以得到宽恕了吧。"他说着递给她一张星期二晚宴的请帖。

赛莱斯蒂娜打开信，高兴得脸上泛起了红晕。任何享受都比不上虚荣心得胜的满足。

"您知道星期二的晚宴是怎么回事吗？"德·吕卜克斯带着神秘的表情接着说，"在我们部里，这就象宫廷里的小城

堡①。您即将列席权力的中心！出席的将有费罗伯爵夫人(尽管路易十八死了，她还是得宠的)、但斐纳·德·纽沁根、德·利斯托迈尔夫人、德·埃斯巴侯爵夫人、您的亲爱的德·冈夫人，这是我特意要求请来的，为了万一那些夫人们对您进行抵制时，好有个帮手。我愿意在这个圈子里看到您。"

赛莱斯蒂娜象一匹纯种良骥在开始比赛前那样抬起头来，再读一遍那封邀请信，就象包杜阿耶和萨亚一遍一遍读报上那两篇文章一样，就是没能读进去。

"先到那里，然后有一天要进杜伊勒里宫去。"她向德·吕卜克斯说。

德·吕卜克斯为她这句话和说话时的神气吓住了，它表现出多大的野心，多大的把握啊。

"难道我只不过是块垫脚石？"他自忖道。

他站起来，向拉布丹夫人的卧室走去，她跟着走进去，因为她从他的手势明白他要同她私下谈几句话。

"那么，那计划呢？"他说。

"咳！这是正直人的傻气！他想精简一万五千公务员，只要五、六千人；您简直想象不到他的想法有多怪，等他的备忘录抄写完毕我就念给您听。他是出于好心。他对公务员进行分析排队是出于最纯正的想法，可怜的、亲爱的人！"

正由于德·吕卜克斯是说谎老手，他听到伴随着这番嘲笑、蔑视的话的真诚笑声，感到宽慰。此时此刻，赛莱斯蒂娜

---

① 指查理十世的儿媳贝里公爵夫人的公馆，路易十八死后，她常在此举行小型宴会，参加者都是精选的贵族，查理十世也常出席。

是诚恳的。

“可是，最终，这一切的底是什么？”

“还不是他想取消土地税，代之以消费税！”

“可是一年以前弗朗索瓦·凯勒和纽沁根已经提出一项类似的建议，大臣正在考虑削减土地税。”

“您看，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不是什么新东西，不是吗？”赛莱斯蒂娜笑着叫道。

“是的。可是他和当代最大的金融家——你我私下可以说，简直是金融界的拿破仑——不谋而合，他至少总该提出一些如何付诸实施的想法。”

“这一切都庸俗得很，”她嘴唇一撇，表示不屑的神气，“想想看，他想用五、六千公务员来治理整个法国，而应该做的恰好相反，应该让法国没有一个人不同维持君主制度利益攸关。”

德·吕卜克斯看来感到满意，因为他发现那个他原以为比他高明的人是个庸人。

“您能肯定他会得到任命吗？您需要一个女人的主意吗？”她问他。

“你们比我们更善于作雅致的叛卖。”德·吕卜克斯摇摇头说。

“好吧，你们可以对朝廷和对大神甫团都说要提升包杜阿耶，以麻痹他们，然后到最后一刻再写上：拉布丹。”

“有的女人用得着一个男人的时候就答应他，等他的作用发挥完了就拒绝他。”德·吕卜克斯答道。

“我知道这种女人，”她笑着说，“可是她们是很傻的，因为在政界，总是要狭路相逢的；这种做法适用于天真幼稚的人，可您是个有才有识的人。我认为，一个人一生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同一个高明的男人打交道。”

“不是的，”德·吕卜克斯说，“因为这样的男人会宽恕别人。只有同那些心胸狭隘，对人耿耿于怀，除了报复没有别的事干的人打交道，才是危险的；而我一生就是这样行事的。”

等到客人都散去之后，拉布丹留在他妻子房间里，总算求得她注意听他谈一次话，向她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说明他不是要削减预算，相反是要增加，指出按照他的计划，国家收入应该用在哪些事业上。他向她解释，国家资金可以投到原来靠私人和地方利息的开支中去，这笔投资可以在开支中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从而十倍地增加货币周转。最后，他向她证明，他的计划不是一项理论著作，而是有着丰富的付诸实施的办法。赛莱斯蒂娜听得心里发热，跳起来抱住她丈夫的脖子，到炉边在他的膝上坐下。

“那你就是我所梦想的那种丈夫喽！”她说，“由于我对你的价值的无知，倒把你给救了，免遭德·吕卜克斯的魔掌。我出色地、真心诚意地把你给贬了一通。”

男人幸福得哭了。他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他多少年来尽一切力量讨他妻子的欢心之后，总算在他唯一的公众心目中成为了伟人！

“惟其我了解你是那样好心、温柔、始终如一，就更觉得你十倍地伟大。可是，一个天才多少总有点孩子气，你就是个孩

子，一个惹人爱的孩子。”

她从女人珍藏东西的地方掏出了那张请帖给他看。

“这就是我要的东西，”她说。“德·吕卜克斯使我得以到大臣身边。大臣阁下就算是钢铸的，在一段时间内也要为我服务。”

从第二天起，赛莱斯蒂娜就全神贯注于她在这小圈子中出场的仪表。这是她的重大的日子，是属于她的！从来还没有一个妓女象这位正经女人那样在自己身上花这么多心血；从来没有一个裁缝象她的裁缝那样受折磨，可也从来没有一个裁缝这么体会到自己手艺的重要性。总之，拉布丹夫人真是考虑周密，无一遗漏。她亲自到租车店去，选了一套既不旧，又不俗，也不太招摇的车马。她的仆人就象所有大户人家仆人一样，有主人的气派。然后，在那不平凡的星期二，晚上十点钟光景，她穿着一套精致的丧服① 出门了。她头上戴着一串最出色的手工雕制的玉葡萄，价值一千埃居，是一个英国女人在福桑首饰店定制而在走之前没来得及取的。那叶子是冲压的铁片，薄得就象真的葡萄叶子一样。手艺人还没忘记雕上弯曲有致的细葡萄藤，刚好扣在发髻上，就象依附在葡萄枝上一样。手镯、项链和耳环是由一种名叫柏林铁的材料制成；但这种精致的阿拉伯式的图案其实是从维也纳来的，看上去简直象是出自仙女之手——就是那神话中被妒嫉的卡拉博斯逼着去拾掇蚂蚁眼睛，或者织一块薄得能塞进一颗核桃里的

① 当时路易十八逝世不久，是国丧期间。

帐幔的那些仙女。她那已经为黑色衬托得倍增苗条的身材，再加上精心剪裁的长裙就愈加显得袅娜多姿。那长裙恰好止于肩头弯曲处，没有肩搭，每一行动，身子就象蝴蝶一样几乎要脱壳而去，但是那独出心裁缝制的衣服巧妙地裹住她的身体。衣料是平纹薄花呢，当时还没有在巴黎销售，不久以后这种只应天上有的衣料将风靡一时。这种衣料的成功意义远不止于对法国时装的作用。平纹薄花呢的经济成本连洗衣钱都不值，后来使棉布大受其害，以致引起了鲁昂的纺织业革命。赛莱斯蒂娜脚上穿一双薄如蝉翼的袜子和一双土耳其缎鞋——因为国丧期间不能穿真丝缎，显得特别高贵。这一身打扮真是美极了。她洗了一个干浴，更显得光艳照人。一双眼睛沐浴在希望的波浪之中，闪灼着异常的神采，自是不同凡响。这一切都为当时正感受着幸福和自豪的德·吕卜克斯所津津乐道。她的亮相很出色，女人都能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她彬彬有礼地向大臣夫人打招呼，不亢不卑，既不冒犯她，又保持自己的庄严气派，因为每个女人就自己而言都是一位女王。她对大臣采取一种俏丽的不逊，这是女人对男人，即使是王公贵族也罢，特别可以采取的态度。她入席时环顾四座，发现自己参加的是那种高级的晚宴。人数不多，因此女客们有机会让人仔细打量、欣赏。在那种场合，轻轻一句话可以在所有人的耳际回响，一个眼神可以打中目标。在那里，谈话就象有证人的决斗，一切平庸的表现都会使人厌烦，而一切优点都得到默默的赞许，被认为是够得上在座的水平。拉布丹事先到隔壁一间打牌的客厅里，站在那里装样子，表示他不是一个乏味

的人。

“亲爱的，”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向路易十八的最后一个情妇费罗伯爵夫人说道：“巴黎真是独一无二！谁也没有料到，也不知从哪里就会忽然跑出来这样一个女人，她看起来真是无所不能而又无所不欲！……”

“她就是什么都要，什么都能办到。”德·吕卜克斯得意洋洋地说道。

此时，狡黠的拉布丹夫人正在大臣夫人斯蒂莱跟前下功夫。前一天她已通过德·吕卜克斯知道了这位夫人的弱点。她抚摸得她舒舒服服，却又好象没碰到她。然后她得体地沉默下来。因为德·吕卜克斯出于爱她之故，已经把这个女人的脾气告诉了她。前一天，他对她说：*特别注意别说话太多！*这真是代价高昂的爱情的见证！贝特朗·巴雷尔①曾留下一句绝妙的箴言：*切勿打断一个兴致方酣的女人去给她忠告。*为了使这一章女儿经完整起见，还可以加上一句：*切勿责怪一个自我表现的女人！*谈话转入了一般话题，拉布丹夫人不时插上一两句，就象一只训练有素的猫，把脚爪缩在绒毛里，再用脚掌去摸她女主人的花边。就动心而言，大臣是极少有非非之想的。王朝复辟时期再也找不出一位象他那样与献殷勤绝缘的政治家，诸如《镜报》、《潘多拉》、《费加罗》等反对党的报纸，在他身上也找不出一丝可指责的轻浮的脉搏。他的情妇就是

---

① 贝特朗·巴雷尔（1755—1841），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议员，公安委员会成员，主张对反革命严厉镇压。

《星报》①。奇怪的是，这份报纸居然在患难中一直对他忠诚，当然它也因此得利不少！拉布丹夫人是知道这点的。但是她也知道，有时古堡里会出现鬼精灵。于是她就下功夫让大臣妒嫉德·吕卜克斯好象在享受着的，尚未落实的幸福。此时此刻，德·吕卜克斯念着赛莱斯蒂娜的名字，舌头都酥了。为了帮助他心目中的情妇发迹，他在八只耳朵的密谈中不遗余力地向德·埃斯巴侯爵夫人、纽沁根夫人和伯爵夫人说明，她们应当把拉布丹夫人纳入她们的联盟之中，德·冈夫人支持他的意见。一个小时之后，大臣已经给搔到痒处了，拉布丹夫人的气质讨他欢心；他的妻子也给这个妖精迷上了，刚向她发出邀请，要她随时都可以来。

"因为，我亲爱的，"大臣夫人对赛莱斯蒂娜说，"您丈夫很快就要升司长了。大臣的意思是想把两个司合并起来，设一个主任，所以您那时就是我们圈子里的人了。"

大臣阁下引着拉布丹夫人去看一间因反对派攻击其陈设奢华而出名的房间，向她证明新闻界多无聊。他把胳膊伸给了她。

"真的，夫人，请您经常光临，那我们——伯爵夫人和我——将很荣幸……"

他向她表示了与大臣身分相称的殷勤。

"可是，大人，"她说着向他递过一个女人专门为这种场合

① 《星报》，查理十世时极端保王派报纸，为维莱勒的喉舌，维莱勒一下台，该报也停刊。

准备着的眼神,“我觉得这可在您了。”

“怎么?”

“您能给我这个权利。”

“您能解释一下吗?”

“不,我到这儿来之前自己就说好决不能低级趣味到求人的地步。”

“说吧! 这一类的申请表格并不算出格!”部长笑着说。

没有比这种无聊的蠢话更能逗得那些一板正经的人眉开眼笑了。

“一个处长的妻子经常到这里来是有点可笑的,而司长的妻子到这里来就不算出格了。”

“就算是这样吧,”大臣说,“可您的丈夫是个不可缺少的人,他已得到任命了。”

“您说的确实是真话吗?”

“您要到我办公室来看看他的委任状吗? 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

“好吧。”她和大臣单独在房间的一角,大臣的急切态度有点可疑,“让我告诉您,我可以报答您……”

她正要把她丈夫的计划告诉他,德·吕卜克斯踮着脚尖走过来了。他故意踩得地板咚咚响,为的说明他不愿意显得听见了他刚才听到的话。大臣很不高兴地望了一眼这个落入陷阱的老花花公子。德·吕卜克斯急不能待地要把他的猎获物弄到手,异乎寻常地催人事部门赶紧办这件事,已经把文件交到大臣手里,打算第二天亲自交到他自以为是他的情妇的

手里。就在这个时候，大臣的仆人出现了，他神秘地告诉德·吕卜克斯说他的跟班要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他，说是非常重要的。

秘书长取了一盏灯来，看到以下几个字：

我一反常规，现在大厅恭候，有急事刻不容缓，请来洽谈。

您的仆人

高布赛克 Gobseck

秘书长一认出这个签名来就不寒而栗。可惜书上不能印出他的真迹，对那些喜欢从签字来猜测本人性格的人，这一签名一定是很珍贵的。如果有任何草书能表现出一种动物的话，那么肯定，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就形成了一张鲨鱼的血盆大口：贪得无厌，永远张着，抓住一切，吞噬一切，强者弱者都在所不免。那信的字迹不可能按原样排出来，因为太细、太密，尽管很整齐。不过可以想象。那句话只占了一行。只有贴现商的智慧才想得出这样一句话：傲然发号施令，而又严酷地无懈可击；言简意赅，而又滴水不漏。如果不知道高布赛克是什么人，单从他不必发命令，仅凭这样一行字就能把对方呼之即来这一点，你会猜想他是希腊街的那位铁面无私的财政部长。因此，德·吕卜克斯就象猎狗听到猎人的召唤一样，立刻放弃追踪，跑回家去，一路上想着自己危难的处境。您可以想象一位司令员刚听到副官报告："现有新增敌军三万包抄我侧翼。"只消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羊腿子和高布赛克为什么双双到达战场——他们两人都在德·吕卜克斯家。

晚上八点钟，马丹·法莱克斯靠着付了三法郎的向导和前一站准备好的驿车，象插翅似地飞回来了，带着注明前一天日期的买地文书。米特拉尔立刻把他带到了忒弥斯咖啡馆，地契就转到了两个高利贷者的手里，他们两个就急急忙忙往部里走，不过是步行去的。钟响了十一点，德·吕卜克斯见到两个不祥的身影，那鹰一般的目光象枪弹一样直射，象炮火一样明亮，不禁打了个寒战。

“什么事，二位老爷？”

两个高利贷者冷若冰霜，无动于衷。羊腿子指指手里的卷宗，又指指那跟班的。

“上我书房去吧。”德·吕卜克斯说，用手势打发走了跟班。

“您对法文领会得可真透彻。”羊腿子说。

“你们是来折磨一个让你们每人赚了二十万法郎的人吗？”他说着不由得流露出一点傲气。

“而我希望他还会让我们继续赚二十万。”羊腿子说。

“是一笔生意吗？……”德·吕卜克斯说。“如果二位用得着我，我是有记性的人。”

“我们可是有您的备忘录①。”

“我的债会有人还的。”德·吕卜克斯轻蔑地说，为的不让自己受讹诈。

“真的吗？”高布赛克说。

---

① 法语“记性”和“备忘录”是一个字。

“言归正传吧，孩子，”羊腿子说。“别这么拿腔拿调的，这对我们不起作用，把这文书拿过去念念。”

趁着德·吕卜克斯吃惊地读着那两份看起来好象是天使从云端投下来的文书的时候，两个高利贷者打量着那间书房。

“您看我们是不是有头脑的生意人？”羊腿子问道。

“可是这样一桩巧妙的合作，我是欠谁的情呢？”德·吕卜克斯惴惴不安地问道。

“我们一星期以前知道一个消息，这事要没有我们，您明天才会知道：就是商务法庭的庭长，议员，要被迫辞职了。”

德·吕卜克斯的眼睛张开了，瞪得象菊花一样大。

“您的大臣这回要了您了。”语言简练的高布赛克说道。

“你们是我的主人，”秘书长说着鞠了一躬，在深深的敬意中带着讥讽。

“是的。”高布赛克说。

“你们是要把我绞死吗？”

“可能。”

“那好吧，动手吧，刽子手！”秘书长笑着说。

“您看见了，”羊腿子说，“您的债券上写明是借来买地的钱。”

“这就是地契。”高布赛克说着从他那似绿非绿的背心口袋里拿出一份卷宗来。

“您可以有三年的时间来偿还全部债务。”羊腿子说。

“可是，”德·吕卜克斯对这样宽厚和这样别出心裁的安排有点害怕，“你们要我做什么呢？”

“把拉比亚迪埃的空缺给包杜阿耶。”羊腿子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小事一桩，不过我还得尽最大努力，”德·吕卜克斯答道，“因为我的手已经给捆住了。”

“那您就用牙把绳子啃断。”羊腿子说。

“您的牙挺锋利的！”高布赛克补上一句。

“就这些吗？”德·吕卜克斯说。

“我们把这些文书保留在我们手上，直到这债券得到承认，”羊腿子说着把一张单子放到秘书长眼前；“如果六天之内得不到委员会的承认，这上面您的名字就要换成我的了。”

“您真精啊！”秘书长叫道。

“不错。”高布赛克说。

“就这些吗？”德·吕卜克斯说。

“就是。”高布赛克说。

“说定了吗？”羊腿子问道。

德·吕卜克斯点点头。

“好吧，那就在这张委托书上签字吧，”羊腿子说。“两天之内，任命包杜阿耶；六天之内，债券得到承认，然后……”

“然后怎么样？”德·吕卜克斯说。

“我们向您保证……”

“什么？”德·吕卜克斯越来越惊奇了。

“您的任命。”羊腿子趾高气扬地答道。

“我们是多数，有五十二张工人、农民的票，他们都唯您的债主之命是从。”

德·吕卜克斯握住了羊腿子的手。

“只有在我们之间才不可能发生误会。”他说，“这才叫做生意呢！我也一定会让你们尝到这里面的甜头。”

“不错。”高布赛克说。

“那会是什么呢？”羊腿子问。

“给您那蠢才侄儿一枚勋章。”

“好！”羊腿子说，“您挺了解他。”

于是两个高利贷者向德·吕卜克斯行礼告别，他把他们一直送到楼梯口。

“这两个人大概是哪个外国派来的秘密使节吧！”两个仆人心里说。

两个高利贷者走在路上，借着路灯的亮光相视而笑。

“他一年欠我们九千法郎的利息，而那块地净值不过五千法郎！”羊腿子叫道。

“他会长久攥在我们手心里的。”高布赛克说。

“他一定会在上面盖房子，干傻事，”羊腿子答道，“然后法莱克斯会把地买过来。”

“他的事情是当议员，其余的事儿这条狼就不在话下了。”

“咳，咳！”

“咳，咳！”

这两小声干嚎对两个高利贷者说来就算是笑了。他们向忒弥斯咖啡馆走去。

德·吕卜克斯回到客厅里，发现拉布丹夫人正风头十足，丰姿嫣然，而平时愁眉苦脸的大臣此时也皱纹舒展，笑容

可掬。

“她能创造奇迹，”德·吕卜克斯想道，“多难得的女人！一定要钻透她的心底。”

“她真好，您这位可爱的夫人，”侯爵夫人向秘书长说，“她就缺您的姓氏了。”

“对了，她唯一的过错就是生为一个定价专员的女儿，她将因投错了门庭而沉沦。”德·吕卜克斯答道，神情之冷淡同他不久以前谈起拉布丹夫人来那种热情形成鲜明对照。

侯爵夫人把眼睛盯着德·吕卜克斯。

“您向他们投过去一个眼光，可没逃过我的眼睛，”她指着大臣和拉布丹夫人说，“他擦掉了您眼镜上的云雾。你们两个真有趣，抢这块骨头。”侯爵夫人正走过门口，大臣赶上去给她带路。

“怎么样，”德·吕卜克斯对拉布丹夫人说，“您觉得我们的大臣如何？”

“他很有魅力。真的，”她答道，故意抬高声音，让大臣的夫人听到，“这些可怜的大臣们，只有认识他们，才能给予评价。那些小报和反对党的诽谤歪曲了多少政治人物的形象，弄得人家终于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但是一旦见到了他们本人，这些先入之见倒反而对他们有利了。”

“他是很好的。”德·吕卜克斯说。

“是啊，我敢说，人们是可以喜爱他的。”她天真地说。

“亲爱的孩子，”德·吕卜克斯说，这回轮到他做出一副天真而调皮的样子来，“您做了一件常人办不到的事情。”

“什么呢？”她说。

“您使人起死回生了。我本来不相信他还有感情，不信您问他的夫人！他的感情只剩下那么一点点，刚够用在一桩想入非非的奇遇上；您就尽量利用这一点点吧，到这边来，别奇怪！”

他把拉布丹夫人拉到小套间去，同她一起坐在长沙发上。

“您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而我因此更爱您了，我悄悄跟您说，您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我德·吕卜克斯把您带到这儿来，一切都得实话实说，对吗？而况，当一个人是为了利益而恋爱时，那还是宁可要一个六十多岁的大臣而不要四十多岁的秘书长，这样好处多而烦恼少。我是个戴眼镜、头上扑粉，让花天酒地的生活淘干了身子的男人，多漂亮的情人！哦，我有自知之明！如果一定要承认我的实用价值，我决不会同时又让人觉得可爱，是不？除非是糊涂蛋才理会不到自己的处境。您尽管对我说真话，把您的底亮给我：我们现在是两个合伙人，而不是情人。如果说，我有点儿变化无常的话，象您这样秉性高贵的人，是不会斤斤计较这种小事，会放过我的；否则您就象寄宿学校的女学生，或是圣德尼街上的小市民一样小心眼儿了！咳，不过你我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您看，德·埃斯巴侯爵夫人走了。您认为她不这样想吗？两年前我和她还很相投呢，（我这个花花公子！）她只需给我写一张条子，不长：*我亲爱的德·吕卜克斯，您如能为我做某事，将不胜感激！*那我就一定立即照办，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堵住她丈夫的嘴。你们女人只需牺牲一点欢乐就可以得到你们要的东西。好吧，

去勾引大臣吧，好宝贝，我帮您忙，因为这对我有利。是的，我愿意有一个能影响他的女人，他就逃不出我的手心了。现在他有时逃过我的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我只是用理智牵制他，而如果同一个漂亮的女人达成谅解，我就可以用他的痴情来牵制他，那是很牢靠的。所以，让我们做朋友，分享您将得到的报酬吧。"

拉布丹夫人怀着极大的惊奇听着这一番奇特的自白。政治商人的天真幼稚驱散了一切惊奇的想法。

"您认为他真的对我有心吗？"她问道，已经落入了陷阱。

"我了解他，我可以肯定。"

"拉布丹的任命真的一定会签字吗？"

"我今天早晨把文件交给他的。可是当司长还不算什么，应该当稽查长。"

"是的。"她说。

"好吧，回去向大臣阁下卖弄风情吧。"

"真的，"她说，"我今天晚上才了解您，您一点也不庸俗。"

"就这样，"德·吕卜克斯回答说，"我们从此是老朋友，再不搞那含情脉脉，平添烦恼的爱情了，而是象摄政王时代那些明智之士那样理解问题。"

"您真坚强，我佩服您，"她微笑着向他伸出手去，"您知道，一个人为他的朋友做的事总是超过为他的……"

她没把话说完，就回到了客厅。

"小宝贝，"德·吕卜克斯望着她向部长走去，自言自语道，"德·吕卜克斯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转过来反对你了！明

天晚上，你向我献茶的时候，献给我的将是我不再想要的东西……一切都说清楚了！啊！人到了四十岁，还是会迷上女人的，可是已经没人爱了。"

他照着镜子顾影自怜一番，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还相当漂亮，可是到了西岱岛上①，却是个十足的残废人。然后，他走进客厅，此时拉布丹夫人正在收场。她精心准备好这场告辞，努力给每一个人留下最后的，优雅的印象，做得的确很成功。等她走后，一反沙龙的惯例，人人都赞叹："真是个迷人的女人！"大臣则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

"我相信您明天一定会想到我的。"他暗指那项任命。大臣回去后说，"高级职员的妻子讨人喜欢的太少了，所以我为我们的收获而高兴。"

"您不觉得她稍嫌主动一点吗？"德·吕卜克斯酸溜溜地说。

女客们互相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光。大臣和秘书长之间的争风吃醋使她们开心。这是巴黎女人最能心领神会的一种逗趣。她们之精于此道，实在令人叹服。她们故意议论拉布丹夫人来激一激大臣和德·吕卜克斯。一个说她锋芒太露，追求太切；另一个把小家碧玉的风韵和大家闺秀的仪范作一番对比，以此来贬低赛莱斯蒂娜；而德·吕卜克斯则象沙龙里人们通常维护仇人那样维护他所谓的情妇：

"夫人们，也要对她公道一点！一个定价专员的女儿能这

① 西岱，爱琴海中一小岛，相传有美神维纳斯的庙，在古典诗文中为爱情之乡的代名词。

样，不是也就够不寻常的了吗？要看看她的起点，再看她今天的地位：她还要到杜伊勒里宫去呢！她有这个打算，她亲口告诉我的。"

"如果她是一个专员的女儿，"德·埃斯巴夫人微笑着说，"这对她丈夫的提升有什么妨碍呢？"

"如今的风气就是这样，不是吗？"大臣夫人咬着嘴唇说。

"夫人，"大臣正色对侯爵夫人说道，"这种话是用来准备革命的，可惜，我们的朝廷在这点上对谁都不肯放宽。您不知道，贵族们那种过分的做法使宫里的有识之士多么不高兴①。如果我是个高贵的爵爷，而不是一个象是放在现在这个位子来为你们管事儿的外省小乡绅，那么我们的君主制度就不会象我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不稳当了。如果王位的光辉连代表它的人都照耀不到，那王位又有什么用？当年王上凭个人旨意就可以一手造就卢弗瓦、柯尔柏、黎塞留、杰宁②、维勒鲁瓦③以及苏利……等等伟人，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是啊，那苏利开头也不过是和我差不多的。我对您说这些，是因为这里没有外人，而且说实在的，如果我当初为这类事耿耿于怀的话，我现在就什么也不是了。我们要成个大人物只有靠自己，不能靠别人。"

---

① 查理十世曾颁布法国大革命时期逃亡贵族的财产补偿法，但贵族中许多人仍不满足，要求无度，而较明智的人则指出这样下去将自取灭亡。

② 杰宁（1540—1622），亨利四世时期的财政总监。

③ 维勒鲁瓦（1543—1617），查理九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及路易十三时期的国务秘书。

“你得到任命了，我亲爱的，”赛莱斯蒂娜紧紧握住她丈夫的手说，“要是德·吕卜克斯不在跟前，我就会把你的计划讲给大臣听了；不过这可以留到下星期二，这一来你会更快地成为稽查长。”

每一个女人一生中都有她最光辉灿烂的一天，而且这一天她会永志不忘，经常缅怀，从中得到无限欣慰。拉布丹夫人一面缓缓地卸妆，一面回味那一晚上的情景，把它列入自己光荣而幸福的日子：她的美貌受到了充分的艳羡，大臣夫人也称赞她，并且很高兴地拿她和她其他女友对比。总之，她的全部虚荣心都为他们的夫妻恩爱而放光芒。拉布丹得到任命了！

“我今天晚上还不够好啊？”她对丈夫说，好象她还需要挑逗他似的。

就在此刻，等在忒弥斯咖啡馆的米特拉尔看见两个高利贷者走进来了，但是从那毫无表情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们的事到什么地步了？”等他俩在桌子旁坐下，他就问道。

“嗯，和往常一样，”羊腿子搓着手说，“胜利总是属于金币的。”

“没错。”高布赛克说。

米特拉尔坐上一辆街车去找萨亚和包杜阿耶，他们家里那桌波士顿还在打着；不过只有戈德隆神甫留在那里。法莱克斯已经累得半死，睡觉去了。

“您要得到任命了，侄儿，人家还给您准备了一样意外的礼物。”

“什么?”萨亚说。

“十字勋章!”米特拉尔叫道。

“不忘祭坛者,神恒佑之!”戈德隆说。

就这样,两个阵营里的人都怀着同样的幸福心情唱起Te Deum!①

第二天,星期三,是拉布丹先生应该同大臣一起工作的日子,因为自从已故拉比亚迪埃生病以来,一直是他代理的。这些天来,公务员们都很准时,杂役们也很忙碌,这是签字的日子,各办公室都乱糟糟的,为什么?谁也不知道。于是三个杂役现在各就各位,略感快慰,因为前一天德·吕卜克斯有意放出拉布丹要得到任命的风声。八点差一刻的时候安东尼大叔和门房洛朗制服笔挺地待在那里,秘书处的差役跑来请安东尼把一封信秘密交给杜托克,这是秘书长要他七点钟送到一等科员家里的。

“我不知怎么了,老大爷,我睡啊,睡啊,刚刚才醒来。他要知道这封信还没送到,可要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了;现在这样,我还可以告诉他是我亲自送到杜托克家的。这可是绝对保密的,安东尼老大爷:可别跟公务员们说,千万千万!不然他就要把我开除了,只要漏出去一个字,我就要丢饭碗,他跟我说的。”

“那里头是什么呢?”安东尼问道。

“什么也没有,我看过了,就是这样的,您看。”

---

① 拉丁文:主啊,我们赞美你!

他把信打开，里面完全是空白。

“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洛朗，”秘书处的差役说，“你们要有一位新的司长了。一定要精简节约了，两个司要并成一个，咱们当差的可得当心点儿。”

“是的，要有九名公务员退休。”杜托克正走进来，“你们怎么知道的？”

安东尼把信交给他，他打开之后就冲下楼梯，一口气跑到秘书处。

从拉比亚迪埃去世那天起，拉布丹和包杜阿耶两个处的公务员闲话已经说尽，现在又恢复原来那机关生活的dolce far niente①。不过，每到年底，总是给各办公室带来一种勤奋的气氛。同样的，门房也格外巴结，驯服。人人都准时来上班，四点钟以后留下的人也比往常多，因为发奖金是看每个人在上司心目中留下的最后印象而定的。前一天，拉比亚迪埃司和克莱若司要合并成一个新的部门，归一个人领导的消息使两个司都动荡不安。人们知道要退休的人数，可不知道名单。估计波阿雷退休以后的位子不再有人补，这个职务是会给精简掉的。小拉比亚迪埃已经调走了。两个新的见习员就要来了；而且，可怕得很！那两个人是议员的儿子。前一天正当公务员们准备回家的时候，消息传到办公室来，给大家心里留下恐怖的阴影。因此在半小时内，炉边谈话一直在进行。在还没有人来上班之前，杜托克见到了正在盥洗的德·吕卜克

① 意大利文：懒散而惬意。

斯；秘书长手不离刮胡子刀，朝他看了一眼，那是将军下命令的眼神。

“这儿就我们俩吗？”他问他。

“是的，先生。”

“好吧，坚定步伐，向拉布丹身上踩去！你一定有一份他的文件的副本吧。”

“是的。”

“你懂得我的意思吧：Inde iræ！①我们需要一次总 tolle②。你要想出一些办法来煽起公愤。……”

“我能让人画一幅漫画，但是我没有五百法郎付给他……”

“谁来画？”

“毕西沃！”

“他可以拿一千法郎，而且会在柯尔维尔下面当副处长，他们两个相处得很好。”

“可是他不会相信我的。”

“你要把我卷进去吗？去吧，要不就什么也没有了，懂吗？”

“如果包杜阿耶当了司长，可以向他借这笔钱……”

---

① 拉丁文：引起公愤。

② 拉丁文：拿出。——典出《圣经》传说，圣奥古斯丁在皈依罗马教前，犹豫中听见一个声音说：“拿出，读吧！”他的目光刚好落在其朋友翻开的一页经文上，就下决心改变信仰，此处指让原拥护拉布丹的公务员转而反对他。

"是的，他要当司长的。这事交给我好了。赶紧去吧，别让人看出来你见过我了，从小楼梯下去。"

正当杜托克心花怒放地回到办公室，心中盘算着怎样能掀起反对他的上司的满城风雨，而又不太妨害自己的时候，毕西沃走进拉布丹办公室向他问个好。他认为自己已经输了，却要装作赢了的样子，以此取乐。

毕西沃　（学着菲利翁的声音）诸位先生，我向你们致敬，并致以集体问候。我说的是星期日在牡蛎岩饭店那顿饭。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被精简的公务员参加不参加？

波阿雷　连退休的也参加。

毕西沃　这于我无干，反正不是我付钱。（全体愕然）包杜阿耶被任命了，我好象已经听见他在叫洛朗了！（模仿包杜阿耶的口气）

洛朗，把我的鬃毛紧身跟鞭子都好好藏起来！①（哄堂大笑）

笑得象鹅叫！柯尔维尔的拆字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们知道，处长，格扎维埃·拉布丹几个字拆开来就是："梦想部里升官，最后别处发财。"如果我名叫查理十世——托天之福，封为法兰西与纳瓦尔之王，看到我的名字所预言的命运这样应验，一定会吓得发抖。

---

① 这是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一句台词。伪君子答尔丢夫专在人前装作对宗教十分虔诚。这句话是他故意说给别人听的。他的仆人正巧名字也叫洛朗。此句译文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蒂利埃　原来如此！您还要笑。

毕西沃　（嗤之以鼻）笑你丑八怪，牛奶泡米饭①，因为您长得不漂亮。而蒂利埃大伯，他可挺漂亮。拉布丹听说包杜阿耶当了司长，一气辞职不干了。

维默　（走进来）多好！我还给了安东尼三、四十个法郎，他告诉我拉布丹先生和夫人昨天应邀参加了大臣家的特殊晚宴，一直呆到十二点差一刻。大臣一直把拉布丹夫人送到楼梯口；听说她打扮得天仙一般。总之，他肯定要当司长了。人事科的收发员里费昨天赶了一夜，为的及时完成这件事。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克莱若先生就要退休，他已效力三十年，这不算是贬黜。科香先生很有钱……

毕西沃　据柯尔维尔讲，他装得象个介壳虫。

维默　他本来就在介壳虫里，因为他和玛蒂法公司有联系。好了，他也退休。波阿雷也退休。他们两个的空缺都没有人补。以上情况是肯定的，其余的还没传出来。拉布丹先生的任命今天早晨就该到了，免得有人要花招。

毕西沃　什么花招？

弗勒里　包杜阿耶，当然罗！神甫那一派支持他，你们看，自由派报纸今天又有一篇报道：只有两行字，可有点古怪。（读）昨日在意大利剧院有人谈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重返政府之事，其依据为受该高贵子爵之友所庇护之拉布丹先生擢任原定给予包杜阿耶之职。面对与大文豪所作

---

① 这两句话在法文中谐音："ris au laid"，"riz au lait"。

交易，教会方面想必只能退却。混蛋！

杜托克　(听到后走进来)谁混蛋，拉布丹？那你们也听到这消息了？

弗勒里　(目露凶光)拉布丹！……混蛋？你疯了吗，杜托克，要不要给你一颗子弹，好让你的脑子里灌点铅，不那么轻飘飘？

杜托克　我没说拉布丹先生一句坏话；只不过刚刚有人在院子里偷偷告诉我，他揭发了许多公务员，还告了密，他之所以得宠是因为搞了一份关于整个部的文件，我们这些人都在里面。……

菲利翁　(以强有力的声音说)拉布丹先生是不可能……

毕西沃　我说，这可真卑鄙，杜托克？(他俩耳语了几句，就出门到走廊里)

毕西沃　那么发生什么事了？

杜托克　您还记得漫画的事吗？

毕西沃　记得，怎么啦？

杜托克　画吧，您就是副处长了，而且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您知道，亲爱的，上头是有矛盾的。大臣属意拉布丹，但是他要是不任命包杜阿耶，他就要跟教会发生冲突。您不知道吗？王上、王储、公主、大神甫团，总之整个朝廷都要包杜阿耶；大臣要拉布丹。

毕西沃　好！……

杜托克　大臣已经看出来他非让步不可，为了取得和解，他要排除困难。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来摆脱拉布丹。于是就

翻出了一份他以前搞的关于精简政府机构的文件，那里面谈了一些情况。至少这是我自已想法儿得出来的解释。画了这幅画，您就参与了最高层的赌局，您同时既为大臣又为朝廷以及大家出了力，您就会得到任命。明白了吗？

毕西沃　我不明白您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要不就是您编出来的。

杜托克　您要我给您看这份文件吗？

毕西沃　要。

杜托克　好吧，到我家来，因为我要把这作品交到可靠的手里。

毕西沃　你一个人先走吧。（回到拉布丹处里）杜托克说的是真话，我以名誉担保。拉布丹先生写了一些对需要改造的公务员们很欠恭维的小报告。他升官的秘诀就在于此。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不足为怪。（装成塔尔玛①的样子）

　　您见过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头落地

　　如今您还大惊小怪，岂不太傻气！

拿这样的事来讨好一个人？我那包杜阿耶可太傻了，决想不出这种成功之道！请接受我的祝贺，诸位，你们的头头可真是出类拔萃。（出去了）

波阿雷　我一直到离开这个部也从来没弄懂过这位先生的一

---

① 塔尔玛(1763—1826)，著名悲剧演员。

句话。他说人头落地是什么意思?

弗勒里　当然罗!拉罗歇尔四军士①,贝尔东②,奈伊③,卡隆④,福歇兄弟⑤,都是给屠杀的!

菲利翁　他总是轻率地说一些瞎猜的事。

弗勒里　就该说他是扯谎,吹牛,在他嘴巴里真货也要生锈。

菲利翁　您这话可出了格了,对同事应该有起码的礼貌和尊重。

维默　我觉得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就该叫做诬蔑,诽谤。诽谤别人的人是该挨鞭子的。

弗勒里　(激动起来)如果办公室是个公共场所,这就可以直接上轻罪警察局。

菲利翁　(想避免争吵,设法转话题)诸位,静一静吧。我现在正在起草一篇新的关于道德的文章,正写到灵魂……

---

① 拉罗歇尔四军士,一八二一年驻守巴黎的军队中有四名士兵秘密卖烧炭党的宣传品。被发现后,以阴谋叛逆罪处死。其实他们并未参加任何活动,公众舆论视为烈士。这一事件在复辟王朝时经常被自由党用来反对政府。

② 贝尔东(1769—1822),拿破仑手下将军,拿破仑失势后,因忠于帝国被剥夺兵权。他参加了烧炭党,在法国组织社团。后被处死。

③ 奈伊(1769—1815),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时期名将,曾任法兰西元帅,并受路易十八的册封。但拿破仑百日政权时,他宣布效忠拿破仑,路易十八第二次当政后以叛逆罪处死。

④ 卡隆(1774—1822),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手下军官,王朝复辟后因牵连进阴谋推翻政府案被处死。

⑤ 福歇兄弟(1759—1815),即恺撒及康士坦丁·福歇孪生兄弟,镇压王党叛乱时,同时任命为将军,并在拿破仑手下作战。为复辟王朝所处死。

弗勒里　(打断他)关于灵魂您怎么说的，菲利翁先生？

菲利翁　(读)问：人的灵魂为何物？

答：是一种能思维、推理的精神物质。

蒂利埃　“一种精神物质”，就象说一种非物质的石头一样。

波阿雷　让他念下去。

菲利翁　(接着念)问：灵魂来自何处？

答：来自上帝，上帝创造灵魂，赋予其朴素而不可分的特性，因此人们不能想象灵魂是可以毁灭的。他说……

波阿雷　(惊得发呆)上帝吗？

菲利翁　是的，先生，传统是这样的。

弗勒里　您自己也别打岔。

菲利翁　(接着念)……他说，他创造的灵魂是不朽的，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死亡。

问：灵魂有何用？

答：用于悟、欲和记；也就是构成悟性、意志和记忆。

问：悟性有何用？

答：用于认识，这是灵魂的眼睛。

弗勒里　那灵魂又是什么的眼睛呢？

菲利翁　(继续)问：悟性应该认识什么？

答：真理。

问：人为何有意志？

答：为了爱善，恨恶。

问：何谓善？

答：使人幸福谓之善。

维默　您就为那些姑娘们写这个吗？

菲利翁　是的。（接着念）

问：善共有多少种？

弗勒里　这可太肤浅了！

菲利翁　（发怒）噢，先生！（又冷静下来）以下就是答案，我就念到这儿了。

答：有两种善：永恒之善与一时之善。

波阿雷　（做出轻蔑的表情）这样的东西能大量销售吗？

菲利翁　我敢这样希望。一定得聚精会神才写得出这样一套问答体系，所以我请你们容我好好想一想，因为答话……

蒂利埃　（打断他）再说，答话可以分开卖。

波阿雷　您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蒂利埃　是的，可以用它来做沙拉，用风铃草。①

菲利翁　我真不该插进你们的谈话。（埋头于他的卷宗中；过一会儿，自言自语说）不过他们不再想拉布丹的事儿了。

这时，在德·吕卜克斯和大臣之间正在进行着决定拉布丹命运的一个场面。午饭之前，秘书长到大臣阁下办公室去找他，在确保拉布里耶尔什么也听不见的情况下，说：

"阁下对我不坦率……"

① 风铃草（raiponce）是法国人用来拌生菜的一种植物，与答话（réponse）谐音。

"这下子我们要不和了，"大臣心里想，"因为他的情妇昨天和我调情。"他大声答道，"我没想到您这么幼稚，我的朋友。"

"朋友？"秘书长答道，"我很快就会知道是不是。"

大臣傲然望着德·吕卜克斯。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可以解释清楚。我的土地所在的那个区的议员……"

"那么，肯定是一块土地了？"大臣为了掩盖他的惊奇，笑着说。

"外加二十万法郎的买地钱，"德·吕卜克斯漫不经心地答道，"您十天之前就知道这议员辞职的消息，可是没告诉我，这可是您的不是了；您明明知道，我一心想要坐在正当中①。您有没有想过，如果继续让那个党不断吸收怀才不遇的人，我就很可能投身于一种会把您连同君主体制都吞噬掉的主义中去？您知道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危险人物不过五、六十个，而这种人的头脑中是才智与野心相结合的？善于统治的人，就是要善于识别出这些人头，要么把它砍掉，要么把它收买过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才智，但是我有野心。而对这样一个一心只为您好的人，您不同他合作，这是您犯的一个错误！加冕礼倒也极一时之盛，可以后呢？……以后，唇枪舌剑又重新开始，愈演愈烈。好了，今后涉及到您的事，别指望我会站在中间偏左立场，您不信走着瞧！尽管您那省长事先得到反对

---

① 指充当贵族院的中派议员。

我的密令！搞了这么多花招，我还是会得到多数的。该是我们互相了解的时候了。有时不打不相识。我将要被封为伯爵，人家也不会拒绝以荣誉勋位的绶带来酬答我的效力。不过我对这两件事还不如对另外一件与您利害攸关的事看得更重。您现在还没任命拉布丹，我今天上午得到消息，您要是不要他而要包杜阿耶，就会皆大欢喜。”

“任命包杜阿耶！”大臣叫道，“您是知道这个人的！”

“是的，”德·吕卜克斯说，“但是等到他证明实在不称职时，您可以将他免职，请他的保护人在自己那里雇佣他。这样，您就可以给您的朋友们一个重要的信号，使得某些交易得以顺利进行，这交易可以替您满足一点别人的野心。”

“可我已经许了拉布丹了！”

“对，可是我并不要求您今天就改。我知道朝令夕改是危险的。您可以把任命拖一下，后天再签字。到了后天，您就会知道不可能把拉布丹留下来，他会提出一项地地道道的辞呈。”

“他的辞呈？”

“是的。”

“为什么？”

“他的后台弄不清是什么势力，派他来在各个部做广泛的密探工作。这件事很偶然地给发现了；现在已在公务员中间议论纷纷，引起了公愤。您今天无论如何不要同他一起工作，让我给您找个旁道来摆脱他。到王上那里去吧，我可以肯定您会发现那里的人对您就包杜阿耶做出让步都会满意的，您也会得到报答的。以后您要把这个蠢才免职尽可以振振有

词，可以说是人家强加于您的。”

“是谁使得您对拉布丹的态度有这样的转变？”

“您难道会帮助夏多布里昂写一篇反对本部的文章吗？好了，您看拉布丹在他的文件里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他说着把笔记递给部长，“他要重新组织整个政府，当然是为了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社团的利益。我还继续做他的朋友，好监视他。我相信我会立一大功，足以把我引进贵族院，因为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贵族院。跟您说明白，我既不想当大臣，也不想要任何使您为难的玩意儿。我的目标就是贵族院，进去之后，就可以娶一位有二十万利勿尔年收入的银行家的女儿。所以，让我为您立一大功，可以向王上报告，我拯救了王位。我早就说过，自由派将不再摆开阵势同你们作斗争；他们已经放弃政变阴谋、烧炭党主义和武装斗争。他们现在是在地下搞破坏，正在准备全套的：*我在此，你滚开*。① 您以为我是为了取乐去当什么拉布丹的女人的情郎吗？不是的！我得到了情报！所以，今天请您做两件事：推迟任命；跟我精诚合作，帮我当选。到这一场戏收尾时，您会看到我是不是大大的偿还了欠您的债。”

大臣把人事任命的文件拿出来，递给了德·吕卜克斯，这就是全部回答。

“我让人传话给拉布丹，”德·吕卜克斯说，“说您把今天的工作推到星期六。”

大臣点点头表示同意。不久，秘书处的差役就穿过院子

---

① 这是一句法国成语。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其他几部作品中叙述了七月王朝时中间派政客阴谋夺权的活动，这句话是其概括。

去告诉拉布丹，通知他工作推迟到星期六。其实那天议会里只讨论申请书，大臣整天都有时间。就在这个时候，萨亚正向大臣夫人递过那句话去。大臣夫人凛然说道，她不参与国家大事，而且她听说已经任命了拉布丹。萨亚震惊之余，赶忙跑到包杜阿耶那里去，发现杜托克、高达尔和毕西沃正处于无法形容的怒气冲天之中，因为他们浏览了一遍拉布丹写的关于公务员的那份可怕的作品。

毕西沃　（用手指点着一段）您在这儿呢，萨亚老爹：——萨亚：所有各部的出纳都应取消，各部应直接向国库报账。萨亚有钱，毋需养老金。您要看您的女婿吗？（翻篇）这儿呢：——包杜阿耶，完全无能。可辞退，不予退休金，他有钱。我们的朋友高达尔呢？（翻篇）高达尔：辞退！退休金相当其薪金三分之一。总之我们都在里面。我呢，是个宜用王家年俸由歌剧院、王室娱乐、庆典科，或博物馆雇用之艺术家。有才无行，不能专心，飘浮不定。啊！我要回敬你的，——以艺术家的方式！

萨亚　取消出纳？简直是个恶魔！

毕西沃　他对我们神秘的代鲁瓦说些什么呢？（翻篇）代鲁瓦，危险人物，因其坚信一切与君主政体不相容之原则。身为国民公会议员之子，向往国民公会；可能成为有害的宣传家。

包杜阿耶　警察局也没这么精明！

高达尔　我要到秘书长办公室去按正常手续提出申诉；如果

这样一个人得到任命，我们必须集体辞职。

杜托克　听我说，诸位！要慎重。如果你们先声张起来，人家就要说我们是泄私愤！不要这样。就让这消息慢慢传开去，这样，你们的做法就会得到普遍的赞同。

毕西沃　杜托克这个原则同杰出的罗西尼为巴西利奥创造的伟大乐曲①一样，那件事证明这个伟大的作曲家是个政治家！我看他说的很对，比较得体。我准备明天早晨把我的漫画贴到拉布丹办公室去，署名毕西沃；然后作为头衔写上：无行，不能专心，飘浮不定。

高达尔　好主意。诸位，咱们都想法儿去弄张漫画来，明天早晨让拉布丹一下子都收到。

包杜阿耶　毕西沃先生，您就负责这件小事吧。印了一份之后就把原画板毁掉。

杜托克　（把毕西沃拉到一边）怎么样，您现在就画好吗？

毕西沃　我懂了，亲爱的，您十天以前已经知道这秘密了。（他盯着他看，象是要看穿他的眼白）我一定会当上副处长吗？

杜托克　包在我身上，还有一千法郎稿酬，这我已跟您说过。您不知道您这样做对有权有势的人物帮了多大的忙。

毕西沃　您认识他们吗？

杜托克　认识。

毕西沃　那好，我要同他们说话。

---

① 指罗西尼根据十八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名剧《塞维勒的理发师》谱写的歌剧，剧中巴西利奥是个无耻小人，有一段著名台词宣扬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杜托克　（冷冷地）您要么画要么不画，要么当副处长，要么不当。

毕西沃　那让我看看那一千法郎。

杜托克　一手交画，一手交钱。

毕西沃　前进吧！明天办公室就会贴满攻击画。现在咱们去要弄要弄那些拉布丹派吧。（向正在低声交谈的萨亚、高达尔、包杜阿耶说）我们去让我们的邻居动起来。（他和杜托克到拉布丹的处里。弗勒里、蒂利埃、维默见到他都骚动起来）好啊，诸位，你们怎么了？我告诉你们的是千真万确的，你们可以到那道德高尚、正直廉洁而又虔诚的包杜阿耶办公室去看最卑鄙的告密的证据。包杜阿耶当然是无能！至少他没有能耐干出这种事来。你们的处长给公务员们制造了断头台，真的。去看吧！按惯例看客不满意就不给钱，你们可以免费享受你们的不幸！因此任命推迟了。现在各办公室已是满城风雨，拉布丹刚得到通知，大臣今天不和他一起工作……去吧！”

只有菲利翁和波阿雷两人没有动。前者是因为对拉布丹感情太深，不忍去看一项足以把一个人毁掉的证据，而这个人他是不愿加以评判的；后者留在部里的日子只剩五天了。这时塞巴斯蒂安下楼来问一份要拿去签字的文件内容应该怎么理解。他什么也没见到，只见办公室空荡荡的，大为惊奇。

菲利翁　我的小朋友，（他站起来，这是很难得的）您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吗？听到关于拉布丹先生的传说了吗？您这么爱他，（他压低声音凑到塞巴斯蒂安耳边）我对他又爱又敬！人家说他不慎把一份关于公务员的文件给漏出去了……（说到这里，菲利翁打住了。他不得不扶住那神经紧张的年轻的塞巴斯蒂安，他脸色苍白得象一朵白玫瑰，晕倒在一张椅子里）给他背上插钥匙，快，您有钥匙吗？

波阿雷　我家里的钥匙总是带在身上的。（波阿雷老二把钥匙在塞巴斯蒂安的背脊上转动，菲利翁给他喝了凉水。可怜的孩子睁开眼睛就泪如雨下。他扑在菲利翁的桌子上，象遭了雷打一样全身倒过去。他的声声抽泣这样发自肺腑、摧人心肝，使得波阿雷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他人的痛苦动了心）

菲利翁　（粗声粗气地）得啦，得啦，我的小朋友，要挺得住。在严重的时刻，就得这样。您是个男子汉。到底是怎么啦？这事怎么会让您激动到这样地步呢？

塞巴斯蒂安　（抽咽着）是我害了拉布丹先生！我把我抄的文件留下了，是我杀了我的恩人，我活不了啦……多伟大的人！本来是可以当大臣的！

波阿雷　（擤着鼻子）那是真的了？他是写了报告了？

塞巴斯蒂安　（抽咽着）可这是为了……坏了，我要泄露他的秘密了！啊！这杜托克不是东西！是他偷去的……

于是他又开始呼天抢地地哭起来，弄得拉布丹在自己办公室里也听到了，认出了他的声音，走上楼来。处长发现塞巴

斯蒂安几乎晕倒在那里，象耶稣一样倒在菲利翁和波阿雷两人的胳膊上，这两个人怪模怪样地作出画上马利亚的姿势，心肠一软，面孔都抽紧了。

拉布丹　他怎么了，先生？（塞巴斯蒂安一下子站起来，跪倒在拉布丹面前）

塞巴斯蒂安　我害了您了，先生！那份文件杜托克张扬出去了！是他偷走的。

拉布丹　（平静地）我已经知道了。（把塞巴斯蒂安扶起来，把他带走）你真是个孩子，我的朋友。（向菲利翁）那些先生们哪儿去了？

菲利翁　先生，他们到包杜阿耶办公室去看一份文件，据说是……

拉布丹　够了。（拉着塞巴斯蒂安走了出去。波阿雷和菲利翁万分惊奇，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波阿雷　（向菲利翁）拉布丹先生！……

菲利翁　（向波阿雷）拉布丹先生！……

波阿雷　可真是拉布丹先生！……

菲利翁　可是您没看见他还是那么泰然、那么尊严吗？

波阿雷　（狡黠地，象是做了一个鬼脸）这下面不论藏着什么，我也不再感到奇怪。

菲利翁　他是一个正直、纯洁、没有污点的人。

波阿雷　那个杜托克呢？

菲利翁　波阿雷先生，您是知道我对杜托克怎么看的。您还

不了解我吗？

波阿雷　（会心地轻轻点了两下头）了解。（公务员们都回来了）

弗勒里　这事可严重了！我看了之后还不相信。拉布丹先生，大圣人！……天哪，如果在这样的人里面都有密探，那真是道德沦丧。我原来是把拉布丹列入普卢塔克①的英雄谱的。

维默　嗳！这是真的。

波阿雷　（想着他反正只有五天了）可是，诸位，你们认为那个偷这份文件，偷偷监视拉布丹先生的人怎么样呢？（杜托克退场）

弗勒里　那他就是犹大的子孙！是谁？

菲利翁　（含蓄地）反正不在我们中间。

维默　（悟出来了）是杜托克。

菲利翁　我没看到证据，先生。在你们不在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德·拉罗什先生差点儿死过去。请看他洒在我桌子上的眼泪！……

波阿雷　他晕倒了，我们两人扶着他。还有我家门的钥匙，啊呀，还在他背上呢。（波阿雷走出去）

维默　大臣今天不肯同他一起工作，而萨亚呢，人事处长向他说了两句话，他就跑去告诉包杜阿耶申请荣誉勋位勋章。是有一枚勋章要在新年时授予这个司的，现在给了包杜阿耶先生了。这还不明白吗？拉布丹先生让那些利用他

① 普卢塔克（约50—125），古希腊历史家，曾写《希腊罗马名人传》。

的人给牺牲掉了。这是毕西沃说的。除了菲利翁和塞巴斯蒂安之外，我们大家都是要给精简掉的。

杜·勃吕埃　（刚到）这是真的吗，诸位！

蒂利埃　千真万确。

杜·勃吕埃　（又戴上帽子）再见，诸位。（走出去）

蒂利埃　他在这场混战里感到不自在，这个写杂剧的！他准是到雷托雷公爵、摩弗里纽斯公爵那里去了。不过他走他的好了！听说柯尔维尔要当我们的头儿了。

菲利翁　可是他好象看上去还是爱戴拉布丹先生的。

波阿雷　（回进来）我好不容易重新找到了我家里的钥匙！那个小家伙哭得象泪人儿一般。而拉布丹先生已经无影无踪了。（杜托克和毕西沃回进来）

毕西沃　怎么样，诸位先生，你们处里怪事不少！杜·勃吕埃！……（巡视办公室）他走了？

蒂利埃　走了！

毕西沃　拉布丹呢？

弗勒里　化作烟尘，消失了！您说，这么一个人，人中之王！……

波阿雷　（向杜托克）杜托克先生，小塞巴斯蒂安在伤心之中指责您拿了那份文件，十天以前……

毕西沃　（看着杜托克）您可得洗刷掉这个罪名，亲爱的。（所有的公务员目光都盯着杜托克）

杜托克　他在哪儿？这个替他抄写的嚼舌头的坏小子！

毕西沃　您怎么知道是他给抄的？亲爱的。只有金刚钻才能

磨亮金刚钻。

波阿雷　听我说，毕西沃先生，我在处里的日子只有五天半了。我希望这一次，就这一次，有幸能听懂您的话！请您屈尊赐教，金刚钻在这场合究竟有什么用？

毕西沃　老伯，我这一次甘愿降格迁就您。这意思就是说，就象只有金刚钻才能磨损金刚钻一样，只有一种包打听能制服他的同类。

弗勒里　这里包打听就是指的密探。

波阿雷　我不懂……

毕西沃　好吧，下次再说吧！

拉布丹跑到大臣家去。大臣到议会去了。拉布丹赶到议会，递了个纸条给大臣。大臣正在讲坛上，参加一场激烈的辩论。拉布丹等着，不是在会议室，而是在院子里。他下决心不顾寒冷，就盯在大臣的马车旁边，好等他上车的时候跟他说上话。跟班的告诉他，十九名极左派议员掀起了一场风暴，会议争论激烈，大臣不得脱身。拉布丹在议会的院子里踱方步，心急火燎，等了足足五个要命的钟头。六点半，人们开始鱼贯而出。可是大臣的听差跑出来找马车夫。

"喂，冉！"他说，"大人同国防大臣一道走了，他们到王上那儿去，从那儿出来一起吃晚饭。我们十点钟去接他们，参议院还要开会。"

拉布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去，其神情沮丧是不难想见的。已经七点钟了，他几乎来不及换衣服。

"好啦，你得到任命了。"他一出现在客厅里，他妻子就欢快地跟他说。

拉布丹抬起头来，神情令人惨不忍睹，答道：

"我怕我今后再也不能踏进部里了。"

"什么！"妻子气急败坏地问道。

"我那份关于公务员的备忘录，已经在办公室到处流传，而我根本没法见到大臣！"

赛莱斯蒂娜是个思想敏捷的人，她心中一闪念，鬼使神差地想到了她最后一次同德·吕卜克斯谈话的意义。

"如果我那天象那种庸俗的女人一样行事，我们就得到这个位子了。"她心想。

她伤心地望着拉布丹。他忧郁地沉默着，晚饭就在各自心事重重之中度过。

"今天还是我们的星期三呢！"她说。

"现在还没有一切都完，我亲爱的赛莱斯蒂娜，"拉布丹说着在妻子的前额吻了一下，"也许我明天有机会和大臣谈谈，一切就都可以解释清楚。昨天塞巴斯蒂安开了一夜夜车，所有的副本都抄好、核对完毕。我要把全部文件放在大臣办公桌上，请求他读一遍。拉布里耶尔会帮我忙的。总不能不听人申诉就加以判决。"

"我倒想知道德·吕卜克斯先生今天来不来我家。"

"他？……当然来，决不失约。"拉布丹说，"他是有虎狼之性的，咬伤了人，还喜欢舐伤口流出来的血！"

"我可怜的朋友，"妻子说着拉起他的手，"我想不到能想

出这样一项美好规划来的人竟然看不到，这种事是谁也不能告诉的。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只能埋在心里，因为只有他本人才能实行。你得在你的天地里象拿破仑在他的领域里那样做才行。他曾经摧眉折腰，甚至卑躬屈膝！是的，波拿巴也曾卑躬屈膝过！为了当上大将军，他娶了巴拉斯①的情妇。要善于等待，设法当上议员，紧跟政治动向，有时沉到海底，有时浮到浪尖，象德·维莱勒先生一样，信奉意大利的格言：Col tempo，翻成法文就是'只要善于等待，一切将及时来到'。这位演说家追求权势整整七年，是从一八一四年反对宪章开始的，那时他正好同你现在一样年纪。错就错在你现在屈居人下，而你生来是该发号施令的。"

画家施奈尔到来，使夫妻两个不得不打断话头，而这一席话引起了丈夫的深思。

"亲爱的朋友，"画家握着官员的手说，"一个艺术家的忠诚是没什么用的，不过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是忠于您的！我买了晚报。包杜阿耶已经任命为司长，并且授以荣誉勋位勋章……"

"我是资格最老的，我已经服务二十四年了。"拉布丹微笑着说。

"我和国务大臣赛里齐伯爵相当熟；您如果想利用他的关系，我可以去见他。"施奈尔说。

客厅里渐渐宾客满座，他们还不知道政府里的动态。杜·

① 巴拉斯(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议员，后来的督政府成员。

勃吕埃没有来。拉布丹夫人强颜为欢，比往日更加活泼、优雅，好象一匹在战场上受了伤的坐骑，还能有力气背负它的主人。

“她真坚强，”有几位夫人说，她们见她处在不幸中，有意对她特别亲热。

“可是她曾经对德·吕卜克斯下了不少功夫。”夏特莱男爵夫人向德·封丹纳子爵夫人说。

“难道您认为……？”子爵夫人问道。

“可是拉布丹先生至少会得到十字勋章！”德·冈夫人为她的朋友辩护说。

十一点钟左右，德·吕卜克斯出现了。要形容他那神情，只能说是一副忧郁的眼镜，一双高兴的眼睛；可是那镜片把眼光掩盖得这么好，只有专门相面的才能看出他那恶魔的表情。他跑去握拉布丹的手，拉布丹没法不让他握。

“我们要谈一谈，”他坐到美丽的拉布丹夫人身旁，她出色地接待了他。“唉！”他侧目看她一眼说，“您真是了不起，我发现您跟我想象的一样，在失败之中还是那样尊严。您知道吗？一个高贵的人能够名副其实是极少见的。那么说，失败没有把您压垮罗？您是对的，我们还会胜利的，”他在她耳边说道，“你们还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只要您能跟一个爱慕您的人联合起来。我们好好商量商量……”

“可是包杜阿耶不是已经得到任命了吗？”她问他。

“是的。”秘书长答道。

“他已经受勋了吗？”

“还没有，不过就会受勋的。”

“那怎么样呢？”

“您不懂政治。”

就在这对拉布丹夫人说来度时如年的晚会的同时，在王宫广场正上演着一出喜剧，这是每当部里有人事变动时在巴黎七间客厅中同时上演的戏之一。萨亚的客厅中宾客满堂。特朗松先生和夫人八点钟到。特朗松夫人拥抱了包杜阿耶夫人——萨亚氏。国民自卫军上尉巴塔依先生偕夫人同圣保罗教堂神甫一起来到。

“包杜阿耶先生，”特朗松夫人说，“我要第一个向您祝贺；您是凭本事上去的。公道自在人心。”

“您当上司长了。”特朗松搓着手说，“这是咱们区的体面。”

“而且还可以说没搞过什么阴谋诡计，”萨亚嚷道，“我们是不会玩花招的，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是不去参加大臣家的小聚会的。”

米特拉尔叔叔搓搓鼻子，笑了。他瞧着侄女伊丽莎白，她正在跟羊腿子谈话。法莱克斯不知道对萨亚老爹和包杜阿耶的这种盲目该怎么看。这时杜托克，毕西沃，杜·勃吕埃，高达尔和刚任命为处长的柯尔维尔进来了。

“瞧这群人头！”毕西沃向杜·勃吕埃说，“如果把他们画成一群鱼、鳖、贝壳狂欢乱舞，那是一幅多好的漫画啊！”

“司长先生，”柯尔维尔说，“我来祝贺您，或者毋宁说是我们祝贺自己有幸有您这样一位领导。我们向您保证在工作中

一定竭诚合作。"

新司长的父母，老包杜阿耶先生和夫人在场享受着儿子和儿媳的荣耀。比多叔叔刚在这家里吃过晚饭，小眼睛里目光灼灼，叫毕西沃看着害怕。

"这个人，"画家指着羊腿子对杜·勃吕埃说，"可以成为一出杂剧里的人物！那该多赚钱啊！象这样一个中国人可以作'两个瓷人'的商标①。还有他那件外套！我看经过十年巴黎的风风雨雨之后，穿得出同样的外套来的，只有波阿雷。"

"包杜阿耶实在了不起。"杜·勃吕埃说。

"让人头晕目眩。"毕西沃答道。

"先生们，"包杜阿耶向他们说，"这是我叔叔，米特拉尔先生；这是内人的叔祖比多先生。"

羊腿子和米特拉尔向三个公务员射去一道闪出金光的深邃目光，给两个讽刺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嘿！"毕西沃在走过王家广场拱形门下时说："你们有没有仔细打量那两位叔叔？两个典型的夏洛克②。我可以打赌，他们在中央菜市场放债每星期利率百分之百。他们是放有抵押品的债，然后什么都卖：衣服、军服肩章、奶酪、女人、孩子；他们是阿拉伯人、犹太人、热那亚人、希腊人、日内瓦人、伦巴第人和巴黎人的混合物，是土耳其娘生，吃狼奶长大的。"

"这我相信。米特拉尔叔叔当过执达吏。"高达尔说。

---

① 原文是magot，既可作大马猴解，又可以是一种中国满清人形象的瓷人，同时也是这种形状的储钱罐。巴黎当时有一家玩具店称"双瓷人"。

② 夏洛克，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守财奴。

“你们看是不是！”杜·勃吕埃说。

“我要去看看石版印刷怎么样了，”毕西沃说，“但是我很想观察一下拉布丹先生客厅的情况。您很幸运，能到那里去，杜·勃吕埃先生。”

“我吗？”剧作家说，“我到那儿干什么去？我的面孔还没有做好表示哀悼的准备。而且今天到罢了官的人家去排队，不是太庸俗了吗？”

到夜里十二点时，拉布丹夫人的客厅宾客已经散尽，只剩下两、三个人：德·吕卜克斯和主人。当施奈尔，奥克塔夫·德·冈夫妇离去之后，德·吕卜克斯神情诡秘地站起身来，背靠着挂钟，轮番望着他们夫妇俩。

“我的朋友，”他对他们说，“事情还不是毫无希望，因为大臣和我还在你们一边。杜托克夹在两股势力中间，选择了他认为比较强的一边。他为大神甫团和宫廷效劳，背叛了我。这也是顺乎常情的：一个搞政治的人从来不应该为了一次背叛而抱怨。只不过包杜阿耶几个月后就会给免职，大概安置到警察局里，因为大神甫团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然后他长篇大论地讲了一通大神甫团，以及政府依靠教会，依靠耶稣会的危险性等等。不过，被自由派报纸说成对政府有着巨大影响的大神甫团对包杜阿耶先生的事其实并没有多插手，说明一下这一点也许不无裨益。那些小花招到了上边，在大的利害关系面前就不起作用了。即使圣保罗教堂的神甫和戈德隆先生不知趣地罗嗦几句，只消大臣一句话，这请求就给扼杀了。教会之变成警察局，全凭狂热的教徒的互相

告发。……这冥冥之中的权力连那个肆无忌惮的以自助而后天助命名的“教义社”① 都曾予以容忍，只有信徒们以教会争相威胁，才使它变得那样令人生畏。最后，自由派的谤词总是喜欢把教会形容成一个政治的、行政的、文武双全的巨人。偶像总是从恐惧中产生的。此刻包杜阿耶信着大神甫团，其实唯一庇护他的大神甫团却在忒弥斯咖啡馆。在某个时代，往往有一些人名、机构或势力让人说成是万恶之源，无一是处，而且给蠢人用来做比例系数。就象人们以为塔莱朗可以用一句妙语来对付任何事件一样，现在，在王政复辟时期，人们认为大神甫团是左右一切的。可惜它什么也左右不了。掌握它的势力的既不是黎塞留红衣主教，也不是马扎兰红衣主教之流，而是类似弗勒里红衣主教② 的那种人，——他谨小慎微地过了五年，一天忽然大胆起来，却用错了地方。此后不久，这教义社在圣梅丽所做的事超过查理十世在一八三〇年七月想做到的，而且丝毫不受制裁。如果新宪章里没有那么愚蠢地放进新闻检查条款，新闻界也会发生圣梅丽事件的③ 。波旁家族的旁系④ 会合法地执行查理十世的计划。

① 教义社，一八二七年以基佐为首组织起来的一个反对查理十世破坏宪法等反动措施的组织。

② 弗勒里红衣主教指弗雷西努主教(1765—1841)，查理十世时任宗教事务大臣，某次代表维莱勒内阁反驳自由派攻击教会的小册子，措词拙劣，帮了倒忙。

③ 圣梅丽事件指一八三二年共和派在圣梅丽街发起的最后一次起义，起义人士全部被屠杀。

④ 指路易-菲力浦，他在自由派支持下上台，以后逐步倒向保守派，多次镇压民主运动。

“拿出勇气来，留在包杜阿耶手下当处长吧。”德·吕卜克斯接着说，“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把慷慨的想法和行动暂时收起，埋头于您的本职工作；不要向您的司长说一句话，进一言，一切按他的指示办。不出三个月，包杜阿耶就会离开这个部，或是免职，或是流放到另外一个部门去搁浅。他也许会进王宫。我一生中有过两次遭到这样一连串蠢事的袭击，我都让它过去了。”

“是的，”拉布丹说，“可是您没有受到诽谤，名声败坏，……”

“啊，啊，啊！”德·吕卜克斯用一阵大笑打断了处长的话，“在美丽的法国，对稍有一点出众的人来说，这可是家常便饭，要么低头，那就得卷铺盖，回去种白菜；要么占上风，那就昂首阔步向前走，头也不要回。”

“我只有一个办法解开那密探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结，”拉布丹说，“那就是立刻去向大臣解释。如果您真如您所说那样诚心诚意和我在一起，那么您可以安排我明天同他面谈。”

“您要向他阐明您改革政府的计划吗？”

拉布丹点点头。

“好吧，把您的计划，您的备忘录交给我，我保证今天夜里就送给他。”

“那么我们一起去，”拉布丹急忙说，“因为我辛苦工作了六年，至少应该享受两三个钟头，听王上的大臣对这样的毅力表示赞许。”

德·吕卜克斯让拉布丹的坚持劲儿逼到一条无处隐蔽的

路上，无所用其计，犹疑了一下，望着拉布丹夫人自己寻思：

"谁战胜谁？是我对他的恨呢，还是我对她的喜爱？"

"您如果不信任我，"他停了一下对处长说，"我看我得永远把您当作写秘密文件的那个人了。再见吧，夫人。"

拉布丹夫人冷冷地打了个招呼。赛莱斯蒂娜和格扎维埃各自回到房里，一语不发，心情万分压抑。妻子想着她在丈夫面前的可怕处境。处长则已下决心不再登大臣的门，并提出辞呈。此时他陷入无边的沉思：这意味着他要改变生活，另走一条新路。他整夜都坐在炉边，赛莱斯蒂娜几次穿着睡衣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他都没看见。

"既然我还要最后一次到部里去收拾我的文件，向包杜阿耶交接工作，那就去看看我辞职所引起的反应吧。"他自言自语道。

他起草了辞呈，仔细推敲了附函的措辞，如下：

大人：

谨上辞呈，恳请允准。然而，敢料大人必当忆及，曩者曾言，有一事与卑职声誉攸关，全仗大人垂听；讵料所请终未获准，时至今日，恐已无用。盖拙作改革行政计划之片断已为人所窃，流传公门，且遭恶意曲解。上既有降责之意，卑职不得不引退。昔日求见，大人或以为意在求晋升，实则所念者唯我部荣耀及社稷之利耳；耿耿此怀，敢请明鉴，斯幸甚焉。……（以下敬语略。）

他把自己的心血结晶送上祭坛，全部付之一炬，做完这件事时已经七点半了。他因冥思苦想而心力交瘁，又为精神的痛苦所压倒，颓然倒在靠椅上睡了过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把他弄醒，发现手上洒满了他妻子的眼泪，而她则跪在他面前。赛莱斯蒂娜进来看了辞呈，掂出了这一败涂地的分量。她和拉布丹二人从此收入将减到四千利勿尔。她算了算她的债务，已经达三万二千法郎！这是一切困苦中最不体面的事。而这个心胸高尚，对她如此信任的男人还一点不知道她是怎样把这笔交付给她的财产挥霍掉的！她在他脚下泣不成声，象画上的玛德莱娜一样楚楚动人。

“我的不幸已经到顶了，”拉布丹心慌意乱地说，“我在部里名誉扫地，名誉扫地……”

赛莱斯蒂娜的眼睛里闪着纯洁的荣誉的光芒，她象一匹惊马一样跳起来，向拉布丹投过去闪电般的眼光。

“我呢，我！”这两个字声音铿锵，“那我难道是个庸俗妻子吗？我不是差一点让你得到了任命？可是，”她又接着说，“相信这个比相信事实真象更容易些。”

“怎么啦？”拉布丹问。

“一句话，”她答道，“我们欠了三万法郎的债。”

拉布丹象疯了似地一把抱起他的妻子，高高兴兴地把她放在膝上。

“放宽心吧，我亲爱的，”他的声音充满着慈爱，把辛酸的眼泪变成了难以形容的温柔甜蜜。“我也犯了错误！我白白为国家辛勤地工作，至少我原以为会对国家有点用处的……现在，我要走上另一条路。如果当初我去卖糕点，现在我们早已是百万富翁了。那好吧，我们去开点心铺吧。你才二十八岁，我的宝贝！好了，十年辛勤就会给你带来你所喜爱的奢华

生活。目前我们就暂时放弃几天这种生活吧。小宝贝，我也不是一个庸俗的丈夫。让我们把农场卖掉，七年以来这块地已经涨价了。这笔利钱加上我们的动产足能还我的债了。”

她为这慷慨的两个字所感动，一气吻了她丈夫千百遍。

他接着说：“我们可以有一万法郎用来投资，我将在一个月之内选好一宗投机生意。既然萨亚有运气碰上一个法莱克斯，我们也不见得运气比他差。等我回来吃午饭。我这回从部里回来就是摆脱苦难枷锁的自由人了。”

赛莱斯蒂娜紧紧地拥抱她的丈夫，力气之大是任何男人在盛怒之下也达不到的，因为女人的情比男人的力要强得多。她同时又哭又笑，一边抽噎一边说话。

拉布丹八点钟出门的时候，门房把包杜阿耶、毕西沃、高达尔和其他人的讽刺画交给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到部里去，碰见塞巴斯蒂安站在门口，求他不要进办公室去，那里正在传着一幅关于他的下流的漫画。

“如果你想减缓一下我失败后的痛苦，那就把那幅画给我拿来，”他说，“因为我要亲自去把我的辞职信交给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免得通过正常的行政手续最后弄得面目全非。我要你给我那幅画是有理由的。”

当拉布丹肯定他那封信已经交到大臣手里之后，他回到院子里，塞巴斯蒂安眼泪汪汪地把石印画交给他。大致轮廓见附页图。

“还挺有才气的。”他说，在见习员面前神态安详，就象救世主刚戴上荆棘冠时那样。

他平静地走进办公室，先到包杜阿耶那里去，请他到司长办公室，听他交代马上就要由包杜阿耶来领导的各项工作。

“请告诉包杜阿耶先生，这事不能耽搁，”他当着高达尔和其他公务员的面说，“我的辞呈已经在大臣手里，如没有必要，我在办公室五分钟也不愿多呆！”

拉布丹看见毕西沃，就径直向他走去，指着那幅画向他说——这使大家大为惊异，“我认为您是艺术家，不是很对吗？唯一可惜的是您把笔锋指向了一个既不该以这样的方式，也不该在办公室加以评判的人。不过在法国是什么都可以嘲笑的，甚至上帝！”

然后他把包杜阿耶拉进已故德·拉比亚迪埃的办公室。门口站着菲利翁和塞巴斯蒂安。只有他们两个在这灾难的时刻敢于公然对遭到非难的那个人表示忠诚。拉布丹看出菲利翁的眼睛湿润，禁不住握住他的手。

“先生，”这个善良的人说，“如果我们什么地方能帮您的忙，请尽管用我们……”

“请进来吧，我的朋友，”拉布丹对他们既尊严又亲切地说，“塞巴斯蒂安，我的孩子，写个辞呈，让洛朗给你送去；你一定也会卷进那把我推翻的诽谤中去，不过我会照顾你的前程的：我们今后再也不分开了。”

塞巴斯蒂安泪如雨下。

拉布丹先生同包杜阿耶先生一起关在已故德·拉比亚迪埃的办公室里，菲利翁帮助拉布丹向新司长交代机关事务的全部复杂情况。每当拉布丹打开一卷卷宗，讲述一件案子，包

杜阿耶的小眼睛就睁得圆圆的。

“别了，先生，”最后拉布丹向他说，神情庄严中带着嘲讽。

这时，塞巴斯蒂安已经把属于处长的文书打好一个包送到马车上。拉布丹穿过部里的大院子，所有的公务员都趴在窗口，等着大臣发话。大臣一动也不动。菲利翁和塞巴斯蒂安伴随着拉布丹。菲利翁勇敢地陪着这个失势的人一直到迪福街，向他表示深深的敬佩之情。他重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由于向一个埋没了的行政人才致以最后的敬意而感到宽慰。

毕西沃 （见菲利翁回来）Victrix causa diis placuit, sed victa Catoni.①

菲利翁 是的，先生！

波阿雷 这是什么意思？

弗勒里 教会党尽可庆功，而拉布丹先生获得高尚人的尊敬。

杜托克 （生气）您昨天还不会说这样的话。

弗勒里 你要是还跟我说话，你脸上可就要着我一拳了。就是你，肯定偷了拉布丹先生的文件。（杜托克出去）你去向你的主子德·吕卜克斯诉苦吧，密探！

毕西沃 （笑，象猴子一样做鬼脸）我倒很想知道今后这个司怎么过下去？拉布丹先生是个出色的人，他做事时总是

---

① 拉丁文：诸神偏向胜利者，而卡托尼偏向失败者。——引自古罗马诗人卢卡努斯的史诗《法尔萨利亚》，胜利者指恺撒，失败者指庞培。卡托尼是当时著名政治家，在庞培失败时站在庞培一边。

有自己的看法。部里失去了一个了不起的头脑。(他搓着手)

洛朗　弗勒里先生，秘书处有请！

两个处的公务员齐声　垮台了！

弗勒里　(走出去)我不在乎！我已经有一个当负责编辑的位子。以后整天都凭我自己支配，闲逛或者为了好玩而到报馆办公室去坐坐，都随我便。

毕西沃　杜托克已经想法让那个可怜的代鲁瓦遭到了撤职。指控他想杀头……

蒂利埃　国王的吗？①

毕西沃　这回说得漂亮，恭喜您！

柯尔维尔　(欢天喜地地走进来)诸位，我是你们的处长了……

蒂利埃　(拥抱柯尔维尔)啊！我的朋友，我要是你，不会感到这么高兴。

毕西沃　这是他老婆干的一手，不过不是用脑袋！(哄堂大笑)

波阿雷　请哪位给我讲讲今天发生的事意义何在？……

毕西沃　您要听吗？从今以后议会②将要成为政府的候见厅，宫廷是它的小客厅，地下室是正常的通道，而床铺将要

---

① 代鲁瓦(Desroys)与"国王的"(des rois)在法语中谐音，此处又是双关语。

② 这里议会(Chambre)也可以作卧室解，宫廷(Cour)也可以作庭院解，是双关语。指柯尔维尔夫人通过与人私通为其丈夫谋地位。

越来越成为方便的捷径。

波阿雷　毕西沃先生，请您解释一下好吗？

毕西沃　我来阐述一下我的意见。要想成为一个什么人物，开头就得什么都干。显然，需要进行一场行政机构的改革。因为，我敢担保，国家在公务员身上窃取的和公务员从国家那里窃取的一样多，可是我们之所以不好好干，是因为人浮于事，所得无几，我们道德高尚的拉布丹看到了这一切！诸位，这位衙门里的伟人预见到了必将发生的事，预见到那些傻瓜们称之为我们可钦佩的自由派机构玩弄的花样。总有一天，议会想要治理国家，而行政人员却想要做立法者；政府想要管行政的事，而行政机构想要统治国家。于是，法律将变成章程，而一般的指示将变成法律。这个时代是上帝为那些爱笑的人而创造的。我有幸欣赏到了近代最大的嘲笑家路易十八给我们准备的好戏。（众愕然）诸位先生，如果欧洲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法国——尚且如此，那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可怜的国家，我简直不能想象，它们没有议会两院，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报告和备忘录，没有通报，没有一支公务员大军，怎么维持下去的？……啊！它们的军队、舰队怎么来的？它们并不是一开口、一喘气都在争论，那怎么存在下去呢？……这能叫做政府，叫做祖国吗？我是有人支持的……（那些流浪闹剧演员！）让这些人去假装他们有自己的政见，还有一定的影响吧，我可怜他们！他们没有见过启蒙思潮的发展，他们根本激起不了思想，他们没有

独立的演说家，他们还是处于不开化的野蛮状态。只有法国人民是聪明风趣的。您懂吗，波阿雷先生，（波阿雷为之一震）一个国家没有那些司长、主任和那个作为法兰西和拿破仑大帝的光荣的漂亮的总参谋部，也照样过得去！当然拿破仑创造了那个参谋部和那些职位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请看，那些国家竟胆敢存在！在维也纳国防部只有大约一百名公务员；而在我们国家，公务员的薪金和退休金却占预算的三分之一，这是大革命之前人们决想不到的。因此，我总括一句话：法兰西文学院既然没多少事可干，可以提议设一项奖金，奖给能解决以下问题的人：哪一种国家组织更好，是用很少的公务员办很多事呢，还是用很多公务员办很少事？

波阿雷　这就是您的结束语吗？

毕西沃　yes sir!……ya, mein herr!……Si, signor! Da!……①其余各国话就免了吧！

波阿雷　（举两手向天）天哪！人家还说您是个风趣人呢！

毕西沃　您还没听懂我的话吗？

菲利翁　不过，最后一点建议还是很有意义的。

毕西沃　这预算看起来有多简单其实就有多复杂，因此在这个危险区、这个洞、这个深坑，这个“宪法”称之为“政治地平线”的火山之上，我给你们放上一盏信号灯。

波阿雷　我希望解释一下，好让我能懂……

---

① 分别为英、德、意、俄语的“是的，先生”。

毕西沃　拉布丹万岁！……这就是我的意见。您满意了吗？

柯尔维尔　（严肃地）拉布丹先生只有一个过错。

波阿雷　什么？

柯尔维尔　过错就在于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处长。

菲利翁　（站到毕西沃跟前）先生，既然您这么了解拉布丹先生，那您为什么要画那幅下……，那幅可……，那幅不象话的漫画？

毕西沃　还有我们打的赌呢？您忘了我是赌的魔鬼的牌吗？你们这个处还欠我一顿牡蛎岩饭店的美餐呢！

波阿雷　（无可奈何）那就是说，到我离开这个办公室，我只好永远也弄不懂毕西沃先生一个字、一句话、一个想法了。

毕西沃　那只能怪您自己！不信问问这些先生……先生们，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吗？话说的对吗？有启发吗？

众　唉！是啊。

米纳尔　证据是，我刚写了我的辞呈。别了，诸位，我要投身于工业界了……

毕西沃　您是不是发明了机织短衫，或是奶瓶、灭火器、挡泥器、不烧木材的壁炉，或是只要三张纸就能做熟排骨的炉子？

米纳尔　（走出去）我保密。

毕西沃　您看，年轻的小波阿雷，这些先生们都懂我的话。

波阿雷　（受到屈辱）毕西沃先生，您能不能屈尊纡贵，赏脸用我的语言说一次话？……

毕西沃　（瞟着其他公务员）十分愿意！（揪着波阿雷外衣的扣子）在您离开这里之前，也许您最好知道您是什么人……

波阿雷　（急切地）一个正直的人，先生。

毕西沃　（耸耸肩膀）要给公务员下定义，解释、剖析什么是公务员，您会吗？……

波阿雷　我想会的。

毕西沃　（转着钮扣）我看不见得。

波阿雷　公务员就是政府给钱，替政府办事的人。

毕西沃　当然，那么士兵也是公务员罗。

波阿雷　（发窘）不是。

毕西沃　可是，士兵是国家给钱，供站岗放哨和检阅用的。您会跟我说，他们都太想离开岗位了，在位的也太少了，他们工作太多而拿到的金属却很少，除了他们的枪。

波阿雷　（睁大了眼睛）那么，先生，更加合乎逻辑地说，一个公务员应该是一个为了生活需要薪水，由于除了起草公文之外什么也不会，因此不能自由脱离岗位的人。

毕西沃　啊！我们就要找到答案了……所以，办公室就是公务员的外壳。没有无办公室的公务员，也没有无公务员的办公室。那么我们把税务官怎么办呢？（波阿雷想要走动一下，挣脱了毕西沃，毕西沃揪下他一个钮扣来，又抓住了另一个）咳，这种人在官僚体制中是一种中性的存在。税务员是半个公务员，他们处于办公室和武装部队的边缘，不完全是士兵，也不完全是公务员。不

过，大伯，我们上哪儿去呢？（他转他的扣子）公务员的界限到哪儿为止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省长是公务员吗？

波阿雷　那是政府官员。

毕西沃　啊！您开始曲解字义了，政府官员难道不是公务员吗？……

波阿雷　（累了，环视其他公务员）高达尔先生好象要说什么话。

高达尔　公务员是纲，政府官员是目。

毕西沃　（微笑）我倒没想到您居然还会做出这个巧妙的区别，多好的下属①！

波阿雷　我们到哪儿啦？……

毕西沃　得啦，得啦，老伯，咱们别踩着缰绳走路啦！……好好听着，我们总会互相了解的。这是我要留给办公室的一句格言。公务员的尽头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尽头是政治家。可是省长里面很少有政治家。因此省长是高等品种里的中等品。他介于政治家和公务员之间，就象税务人员介于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一样。让我们继续探讨这高深的问题吧，（波阿雷脸涨得通红）以下这个定理可以和拉罗什富科的定理媲美：两万法郎年俸以上无公务员。从这一定理出发，我们可以从数学上得出第一个推理：政治家只见于高薪阶层。第二项推理的重要性也

---

① 原文是sous-ordre，既可作下属解，亦可作为分类学中的“亚目”。此处系双关语。

不亚于第一项：主任就可能是政治家。也许正是在这意义上，不少议员常常对自己说："当上主任可真够美的！"但是，为了法语和学院的利益……

波阿雷　（为毕西沃的目光所慑服）法语！……学院！……

毕西沃　（揪下了第二个钮扣，又抓住上面一个）对了，为了我们漂亮的法语，应该说，如果处长勉强可以算作公务员的话，那么司长就应该是官僚。这些先生们……（他转向其他公务员，给他们看他揪下的波阿雷外衣上第三粒钮扣）这些先生们能体会到这里面细致微妙的分寸。——所以，波阿雷老伯，公务员就到处长为止了。您看，问题不是提得很好吗？没有什么含糊的。公务员，看起来是没法下定义的，现在有了定义了。

波阿雷　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

毕西沃　但是，看在友谊的面上，给我解答这个问题：法官是终身制的，因此根据您的细致的区分，就不能算政府官员，而他又领不到同他职务相称的薪金，能把他归入公务员一类吗？……

波阿雷　（看着天花板）先生，我已经不能……

毕西沃　（揪下第四颗钮扣）先生，我要向您证明，没有什么事物是简单的，特别是——我现在要说的话是说给哲学家听的（请允许我套用一句路易十八的话）——我要证明，既有下定义的需要，同时就有弄糊涂的危险。

波阿雷　（擦拭着脑门）对不起，先生，我胃疼。（他想扣上外衣）啊！您把我的钮扣全揪光了。

毕西沃　好了，您明白了吗？……

波阿雷　（很不高兴）是的，先生……是的，我明白了，您是要给我开一个很坏的玩笑，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把我的扣子全揪光！……

毕西沃　（严肃地）老头儿，您错了。我是要想在您的脑子里刻下关于立宪政府的最深刻的印象。（全体公务员都望着毕西沃：波阿雷愣住了，不安地注视着他）而我遵守了诺言。我用的是野蛮民族的比喻方式！（听着！）当大臣们在议会中进行着跟我们这种谈话差不多一样有结论，一样有用的讨论的时候，政府就在揪纳税人的扣子。

众　精彩，毕西沃！

波阿雷　（恍然大悟）我不再可惜我的扣子了。

毕西沃　我也要和米纳尔一样，我不愿意再为这么少的钱在领薪单上签字了。从此部里将要失去我的合作。（他在公务员的笑声中走出去）

在大臣的接见厅里进行着另外一场戏，比这一场更发人深省，因为它告诉人们，伟大的思想是怎样在高层中消亡，而人们又是怎样从不幸中自我安慰的。

这时，德·吕卜克斯向大臣引见新司长包杜阿耶先生。接见厅里还有两、三名有影响的大臣级的议员，还有克莱若先生，大臣阁下已许给他一笔优厚的津贴。闲扯了几句之后，话题转到当天的事件上。

一位议员　那你们就此失去了拉布丹吗？

德·吕卜克斯　他提出辞呈了。

克莱若　听说他想要改革行政机构。

大臣　（望着议员们）现在的薪金可能和要求于人们的效力不相称。

德·拉布里耶尔　照拉布丹先生的意见，一百个年薪一万二千法郎的公务员比一千个年薪一千二百法郎的公务员工作既好又快。

克莱若　他可能是对的。

大臣　那有什么法子！机器已经装配成这个样子，除非把它打碎重来。但是面对着法庭、反对派愚蠢叫嚣的火力，还有报刊上那些可怕的文章，谁有勇气这么做呢？因此总有一天会发生政府和行政机构之间的脱节，这就会造成损失。

议员　那会怎么样呢？

大臣　就是一位大臣想做好事也无能为力。要把事情做出结果来的过程简直慢得没有尽头。就算你们真的做到使贪污一埃居都成为不可能，你们却不能阻止利害关系中的互相勾结。以后凡批准一项行动计划都通过秘密条款，那就很难抓住。于是从最小的公务员到处长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们不再是同属一个头脑的手，不再代表政府的思想；反对派将逐步给他们以权利来发表反政府的言论，投票反对政府，做出反政府的判断。

包杜阿耶　（低声，但是又让人听得见）大人高见。

德·吕卜克斯　的确如此，官僚机构是有它的缺点，我就感到它效率既低态度又傲慢。它对各部的行动卡得太紧了，它扼杀各项规划，阻碍进步；但是法兰西的行政机构用处可大了，真了不起。

包杜阿耶　的确如此！

德·吕卜克斯　哪怕只是在支持造纸业和燃料工业方面，也就够有用的了。如果说它象优秀的家庭主妇那样有点调皮，可它花掉的钱随时总能报得出账来。为了避免损失，哪个精明的商人不会欣然把他的全部生产，或是全部进进出出的资本的百分之五，投进一项保险事业的无底洞去呢？

议员　（制造商）两个世界的工业家都会欣然同这个叫做损失的瘟神签署这样一项协议的。

德·吕卜克斯　好吧。尽管统计数字是近代政治家的幼稚病的产物——他们误以为数字是计算出来的——，我们还是可以用数字来算一算。再说，宪章规定我们这个社会是以个人利益和金钱为基础的，而这种社会就是靠数字来令人信服的。除了一些数字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说服那智慧的大众了。我们的左派政治家说，一切事情肯定是用数字来解决的。让我们来算一下吧。（大臣走到一角去同另一位议员低声谈话）法国大约有四万名公务员，一部分领工钱的在外，因为养路工、清扫工和卷烟工人都不算公务员。平均薪水是一千五百法郎。四万乘以一千五，就是六千万。首先，宣传家可以向中国、俄国——这两

个国家是无吏不贪的——奥地利、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全世界说明：法国以此为代价得到的是最会搜索情况、最会摇笔杆子、起草文件、编造清册、监督核对、最细致入微，总之是所有各国最象管家婆的行政机构！在法国，没有一个生丁的支出或收入不是通过书面的批示、有文件证明、一再印在财产状况清单上，而且凭收据付钱的。然后申请单和收据又由戴眼镜的人登记、检查、核对。只要有一点格式不对头，公务员们就要大惊小怪起来，因为他们就是靠这点认真劲儿吃饭的。对这种情况，多数国家就该心满意足了。而拿破仑还不止于此。这位伟大的组织家创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法庭的最高法官。这些法官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核对公务员们所写的一切证券、文书、名册、证书、货物通运准单、付款单、收入票据、支出票据等等。这些严厉的法官大大施展其一丝不苟的本领，吹毛求疵的天才、尖利的目光和算账的敏锐，竟把所有的数字都重新加一遍，以便找出漏洞来。这些高超的数字的俘虏们两年之后把一张有两生丁差错的账单退还给军需官。就这样，在地球上所有文牍机关中最纯的法国行政机构，正如大臣阁下所说，使贪污盗窃成为不可能，要盗用公款是梦想。那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法国政府收入是十二亿法郎，它把这笔钱花了，如此而已。它把十二亿收入国库，然后又从那里支出十二亿，因此它支配着二十四亿，而只付了六千万，不过是百分之二点五，换取了没有虚掷金钱的保证。我们政治厨房的账单花六千万，而

宪兵、法庭、监狱、警察也要花这么多钱，却没有给我们任何回报。我们还能给那些除了他们做的这点事之外什么都不会的人找到职业，这是实话。如果有浪费的话，只能是道义上的和立法上的，在这方面，议会是帮凶，浪费成了合法的。虚掷金钱表现在让人们做不必要，或不急需的事：把军队制服的饰带拆了装，装了拆；不管有没有木料就定制船只，于是不得不用高价买木料；备战而并不打仗；为一个国家偿付债务，却不向它要偿还或保证金，等等，等等……

包杜阿耶　但是这些高级浪费与公务员无关。国家这种管理不善的状况是掌舵的政治家们的事。

大臣　（已谈完话）德·吕卜克斯先生刚才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您要知道，（他转向包杜阿耶）司长先生，没有人是和政治家一样观点的。下令花各种钱，即使没用，并不构成管理不善。尤其是在法国，由于外省的极不合逻辑的吝啬习惯，把大量黄金储藏起来，使得货币流通停滞，已经造成极坏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促进货币流通岂不是……

议员　（刚才听了德·吕卜克斯的话）可我看，如果大臣阁下刚才讲的对，而我们风趣的朋友（他挽起德·吕卜克斯的胳膊）也没错，那么结论应该是什么呢？

德·吕卜克斯　（看了大臣一眼）当然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德·拉布里耶尔　（怯生生地）那么拉布丹先生是对的啰？

大臣　我要见见拉布丹。

德·吕卜克斯　这个可怜人的过错在于把自己看成是行政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的最高审判官。他只要三个部……

大臣　（打断他）那他发疯了吗？

议员　那各个部里怎么能安插议会各党的领袖呢？

包杜阿耶　（自以为俏皮地）也许拉布丹先生也要改变该由王家立法机构来管的宪法。

大臣　（若有所思，把德·拉布里耶尔拉到一边）我要看看拉布丹的作品，您既然认识他……

德·拉布里耶尔　（在办公室）他全给烧啦。您让他蒙受了耻辱，他离开政府了。大人，您别相信德·吕卜克斯想让您相信的，以为他这么傻，对当前这可敬的中央集权一点都不想改变。

大臣　（自言自语）我做了一件错事。（他沉默了一忽儿）咳！反正我们总不缺改革计划……

德·拉布里耶尔　缺的不是想法，而是能付诸实行的人。

德·吕卜克斯，这个巧于维护时弊的人走进了办公室。

“大人，我要动身去参加竞选了。”

“等一等，”大臣把他的专职秘书撇在一边，拉着德·吕卜克斯的胳膊走到窗台底下。“我亲爱的，把这个选区让给我，您一定会册封为伯爵，我替您还债……最后，如果议会改选之后我还在职，我一定找机会让您成为法兰西的贵族院议员。”

“您是讲信用的人，我接受了。”

就这样，父亲在路易十五治下当上贵族的克莱芒·沙尔

丹·德·吕卜克斯佩戴着四格盾形纹章：第一格银地，上刻一只漆黑的狼，嘴里叼着一只羔羊；第二格紫红地上三个银环；第三格由三条红色与银色相间的竖纹隔成十二小块；第四格金地上刻一条红色神杖，缠着绿色的蛇；盾牌两边由狮身鹰头的神兽的四个爪子托着。铭文是 En Lupus in historia①。现在可以在这个有点滑稽可笑的纹章之上戴上伯爵的冠冕了。

到了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底，拉布丹先生因事到他过去的部里去，那里因为搬家，各办公室都乱作一团。这一变动的重担主要落在办公室的杂役身上，他们对那些新面孔一点也不喜欢。拉布丹一大早来到了他所熟悉的部里，听到了洛朗两兄弟对话，因为他们的叔叔已经退休了。

“怎么样，你那个司长好不好？”

“别提他啦，我简直拿他没办法。他经常按铃问我有没有看见他的手绢和鼻烟壶。他接见人也不让人等一等，一点威风都没有。我只好对他说：‘可是先生，您的前任伯爵先生为了政权的利益经常用小刀刻他的椅子，好显得他在工作。’反正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看什么都颠倒过来了。这人小里小气的。……你那位呢？”

“我那位吗？嗽！我已经把他培养出来了，现在他已经知道他的信纸、信封、火柴和他所有的东西放在哪儿了。我另外那一个爱骂人，这一个脾气挺好……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他没有得过什么勋章，我不喜欢没有勋章的头头，人家还

① 拉丁文：历史之狼。

可能把他当作跟我们一样的人，那多丢脸啊。他把办公室的纸往家里拿，还问我在他家里晚上请客的时候能不能到他家去帮忙。”

“咳！这是什么政府啊，我亲爱的！”

“是啊，大家都往它身上拉屎。”

“只要别再克扣咱们这号人的可怜的工资就行了。”

“我怕靠不住。议会盯得紧着哪。他们在劈柴里头也要找碴子的。”

“要是他们尽要这号人，那就长不了啦。”

“有人在听我们讲话，我们给抓住了！”

“嗳！这不是已经消失了的拉布丹先生吗？……啊！先生，我从您出场的神气就认出您来了……您如果对这儿有什么要求，没有人知道该对您怎么尊重，因为您那时代留下来的就剩我们俩了……柯尔维尔和包杜阿耶先生在您走后连椅子的坐席都没磨旧……噢，天哪，六个月之后他们就当上了巴黎的税务官。”

一八三六年七月于巴黎

资中筠 译

题　解

邦斯舅舅

《邦斯舅舅》是作者晚期系列杰作《穷亲戚》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贝姨》），最初于一八四七年三至五月在《宪政报》上连载，副题为《两个音乐家》。同年由佩蒂翁书屋出版单行本，并在《世纪报》上连载。一八四八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七卷，属"巴黎生活场景"。

小说通过邦斯舅舅的凄惨境遇，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情冷暖和人心的败坏揭露得淋漓尽致。心地单纯、卓有才华的音乐家邦斯，由于贫穷，受尽亲友的白眼和凌辱，终于抑郁成疾，而人们一旦发现他收藏的艺术品价值百万以上时，立即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遗产争夺战。在这场闹剧中，落魄的讼棍和医生为了向上爬，与有权有势的法官夫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贪心的门房女人觊觎邦斯的遗产，千方百计将病人推向死亡，并和古董商勾结，大肆抢劫和偷盗垂死者。对金钱的贪欲，使好人也变成恶人，恶人变得更加凶狠。清心寡欲、正直善良的施模克遇上这群虎狼，只能象羔羊一样任人宰割。标榜"公正"的法律，不过是强人和骗子们的工具。

经纪人

《经纪人》最初于一八四五年九月在《世纪报》上发表，题为"一个债主的狡计"，分为两章，一八四六年八月，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二卷，属"巴黎生活场景"。此版增加了献辞，取消了原来的分章，篇名改为《一个经纪人的小影》，但巴尔扎克在校样上又将篇名改为《经纪人》。一八四七年，苏弗兰书屋以《监狱里的悲剧》为题出版《烟花女荣辱记》第三部时，附带收入了这一短篇，除分段较细外，其他未作改动。

本篇以巴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较量为题材，勾勒了一个狡诈的经纪人的形象。他的圈套设计得如此巧妙，以致老奸巨滑的浪荡公子之王特拉伊伯爵都被他占了上风。在《人间喜剧》中，债权人往往不是债务人的对手，本故事是一个小小的例外。

浪荡王孙

《浪荡王孙》最初于一八四〇年八月发表于《巴黎杂志》，题为《异想天开的克洛丁娜》。一八四四年八月，由波泰书屋出版，篇名改为《浪荡王孙》。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二卷，属"巴黎生活场景"。

本篇以近似漫画的夸张手法，活脱脱画出一个破落户浪荡公子的形象，反映了七月革命后贵族世家末代王孙的生活和心理状态。这位年轻伯爵一表人才，风流倜傥，精通贵族的排场、礼仪和一切吃喝玩乐之道，可就是没有任何正当的生计，

也不屑于从事任何职业，他已经潦倒到几乎流落街头，却还能维持雅致的服饰和翩翩风度，在巴黎的十里洋场中照样自得其乐，拈花惹草，在那些粗俗的暴发户面前保持着贵人的优越感。巴尔扎克对拉帕菲林和对其他贵族阶级人物一样，半是同情和惋惜，半是嘲讽和批判，既叹其生不逢时，也明知其必将为时代所淘汰。本篇文风轻松幽默，别具一格，是《人间喜剧》中少有的俏皮文章。

戈迪萨尔第二

《戈迪萨尔第二》最初于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二日在《新闻报》上刊载，原题《黎塞留街的戈迪萨尔》，副题为《在巴黎可以免费看到的喜剧演员》。十月十五日，又在《巴黎之魔》上发表。一八四六年收入《人间喜剧》第十二卷，属"巴黎生活场景"。此版增加了献辞，篇名改为《戈迪萨尔第二》。一八四七年，本篇归入"外省人在巴黎"的系列。

这是一篇描写推销术的小品。篇幅虽小，却把巴黎商人的心计与随机应变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文学中，正面写商业的本不多见，把经商艺术上升到心理学的高度来分析的，巴尔扎克更是欧洲第一人。仅此一例，也足以说明作家超人的敏感与透视力。

公务员

《公务员》最初于一八三七年七月在《新闻报》上连载，原题《卓越的女人》。一八三八年由威尔代书屋出版。同年十二

月由威尔代书屋再版。一八四四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一卷，属“巴黎生活场景”。

这是一幅十九世纪法国官场的风俗画，也可说是无情揭露官僚体制的“官场现形记”。小说以某政府部门司长病逝，职位出缺为契机，搬演了一出争夺司长职位的绝妙喜剧。最后，正直能干、效忠国家而又深孚众望的拉布丹，因致力于改革行政机构落得身败名裂，被迫辞职；不学无术、昏庸无能、被公认为蠢材的包杜阿耶却升任司长并获得荣誉勋位勋章。这一好象出乎众人意料，其实符合生活逻辑的结局，充分阐明了作家对这一“为庸人所创造，取悦于庸人”的官僚体制的批判。在这种体制下，“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高尚正直的人很难摧眉折腰忍受下去，而且只能“逼得聪明人玩世不恭，天才走向绝望，勇敢的人心灰意懒”。

在这出喜剧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无疑是两位夫人的斗法。这两个女人看上去是那么力量悬殊：一个聪明美貌、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娴雅的风度和富有魅力的交际手腕；另一个却形容委琐，从未见过世面，也没有受过象样的教育。然而后者巧妙地运用了冷冰冰计算出来的利害关系和金钱的力量，于是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全面胜利。前者虽然机关算尽，使出浑身解数，到关键时刻却一败涂地。这两个女人的较量，高度概括地表现了高利贷者羊腿子所一语道破的真谛：“和往常一样，胜利总是属于金币的。”

罗 旭 艾 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十四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多人译
页数＝６９８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６７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６０８５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